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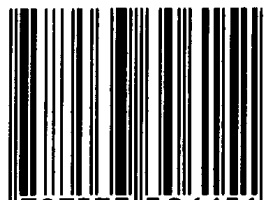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四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134/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四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四四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八代文鈔一百六卷(四)

〔明〕李賓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

八代文鈔一百六卷(四)

〔明〕李賓編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陸務觀文抄

師伯渾文集序

呂居仁集序

東樓集序

長短句序

送關潛詩序

雲門寺聖院記

上天竺復菴記

登南樓記

陸務觀

入

遊黃州東坡記

東屯高齋記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南園記

閱古泉記

東籬記

居室記

書巢記

烟艇記

義莊記
遊金陵三記
遊廬山東林記
天申節賀表
上執政書
上虞丞相書
上辛給事書
答邢司戶書
答劉主簿書
應泰觀 八
與尉論捕盜書
書通鑑後
書賈充傳後
書郭崇瓘後
跋南城吳氏社會書樓詩文後
跋呂侍講歲時雜記
跋李莊簡公家書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跋花間集
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跋畫橙
放翁自贊
畫水石贊
梅子真泉銘
望溪硯銘
延平硯銘
陳君墓誌銘
夫人陸氏墓誌銘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今人王氏墳記
何君墓表
祭周益公文
祭韓无咎尚書文

祭許辰州文

祭勤首座文

陸游

謝

師伯渾文集序

宋 陸游

乾道癸巳予自成都適犍爲識隱士師伯渾於眉山。一見知其天下偉人。予旣行伯渾餞予於青衣江上。酒酣治歌聲。搖江上水鳥皆驚起。伯渾飲至斗許。予素不善飲。亦不覺大醉。夜且半。舟始發去。至平羌酒解。得大軸於舟中。則伯渾醉書紙窮墨燥如春龍奮螭。奇鬼搏人。何其壯也。後四年伯渾得疾不起。予懷祖集伯渾文章移書走八千里乞予爲序。嗚呼伯渾。

師伯渾集序

自少時名震秦蜀。東被吳楚。一時高流皆尊慕之。願與交。方宣撫使臨邊。圖復中原。制置使并護梁益兵民。皆巨公大人。聞伯渾名。將聞于朝。而卒爲忌者所沮。夫伯渾旣決不肯仕。卽無沮者。不過有司歲時奉粟帛牛酒勞問。極則如孔叡徐復輩散人號書其事于史而已。於伯渾何失得而忘已如此。鄉使伯渾出而事君。爲卿爲公。則忌者當益衆。排擊沮撓當不遺力。徙比景輪左校殆未可知。安得如在眉山躬耕婦織放意山水優游以終天年耶。則伯渾不遇。未見可

憾或曰伯渾之才氣空海內無與比其文章英發鉅麗歌之清廟刻之彝器然後爲稱今一不得施顧而爲山顛水涯娛憂紆悲之言豈不可憾哉予曰是則有命識者爲時惜不爲伯渾歎也

感慨悲壯

師伯渾集序

二

呂居仁集序

宋 陸游

天下大川莫如河江其源皆來自蠻夷荒忽遠絕之域累數萬里而後至中國以注于海今禹之遺書所謂岷積石者特記禹治水之迹耳非其源果止于是也故爾雅謂河出崑崙虛而傳記又謂河上通天漢甚至蜀窮江源則自蜀岷山以西皆岷山也地斷壤絕不復可窮河江之源豈易知哉古之學者蓋亦若是惟其上探虛羲唐虞以來有源有委不以遠絕不

出居仁集序

一

以難止故能卓然布之天下後世而無媿凡古之言者皆莫不然自漢以下雖能如三代盛時亦庶幾焉宋興諸儒相望有出漢唐之上者迨建炎紹興間承喪亂之餘學術文辭猶不媿前輩如故紫微舍人東萊呂公者又其傑出者也公自少時既承家學心體而身履之幾三十年仕愈躋學愈進因其服膺交天下名士其講習探討磨礪浸灌不極其源不止故其詩文汪洋閎肆悉備衆體間出新意愈奇而愈渾原震耀耳目而不失高古一時學士宗焉晚節稍用

於時在西掖、嘗兼直內庭、草趙丞相鼎制、力排和戎之議、忤秦丞相檡、秦公自草日曆、載公制辭、以爲罪、而天下益知公之正、公平生所爲詩、旣已孤行于世、嗣孫祖平又盡其文、凡若干首、爲若干卷、而屬某爲序、某自童子時、讀公詩文、願學焉、稍長、未能遠遊、而公捐館舍、晚見曾文清公、文清謂某君之詩、淵源殆自呂紫微、恨不一識面、某于是尤以爲恨、則今得托名公集之首、豈非幸歟、慶元二年九月、旣望中大、夫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觀山陰陸某謹序

東樓集序

二

東樓集序

宋 陸游

余少讀地志至蜀漢巴夔、輒慨然有遊歷山川攬觀風俗之志、私竊自怪、以爲異時或至其地、以償素心、未可知也、歲庚寅、始泝峽至巴中、聞竹枝之歌、後再歲北遊山南、過高陽、郭嵩年諸山、思一醉曲江、漢陂之間、其勢無繇、往往悲歌、兄弟又一歲客成都、唐安又東至于漢嘉、然後知昔言之感、蓋非適然也、到漢嘉四十日、以微得還、成都因索在笥得古律三十首、東樓集序

六

一

欲出則不敢、欲棄則不忍、廼叙藏之

長短句序

宋 陸游

雅正之樂微乃有鄭衛之音鄭衛雖變然琴瑟笙簧猶在也及變而爲燕之筑秦之缶胡部之琵琶箏篪則又鄭衛之變矣風雅頌之後爲騷爲賦爲曲爲引爲行爲謠爲歌千餘年後乃有倚聲製辭起於唐之季世則其變愈薄可勝歎哉然漁歌菱唱猶不能止今絕筆已數年念舊作終不可擯因書其首以識吾過

長短句序

送關漕詩序

宋 陸游

李固杜喬臧洪之死士以同死爲榮范文正之貶士以不同貶爲耻今著作之免歸也御史以風聞言之天子以無心聽之與前事故大異而坐客賦詩或危之何也風俗異也某旣列名衆詩之次又承命作序二罪當併按矣

送關漕詩序

雲門寺聖院記

宋 陸游

雲門寺自晉唐以來名天下。父老言昔盛時，繚山並溪，樓塔重複，依巖跨壑，金碧飛踊，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歸，遊觀者累日乃遍，往往迷不得出。雖寺中人或旬月不相覩也。入寺稍西，石壁峯爲看經院，又西爲藥師院，又西繚而北，爲上友已而少爽，于是看經別爲寺，曰顯聖藥師別爲寺，曰雍熙。最後上方亦別曰壽聖，而古雲門寺更曰淳化。一山凡四寺，壽聖最

雲門聖院記

小，不得與三寺班。然山尤勝絕，遊山者自淳化歷顯聖，雍熙，酌煉丹泉，闕筆倉追想葛稚川王子敬之遺風行，聽灘聲而坐，蔭木影徘徊，好泉亭上，山水之樂饜飫極矣。而亭之旁始得支徑，逶迤如綫，修竹老木怪藤醜石交覆，而角立破崖絕澗奔泉迅流喊呀而噴薄方著，凜然以寒。正晝仰視不見日景，如此行百餘步，始至壽聖巖，然孤絕，老僧四五人引水植蔬，見客不知拱揖，客無所主而去，僧亦竟不知辭謝，好奇者或更以此喜之。今年予來南而回，五人者相與送。

予至新谿，且曰：吾寺舊無記，願得君之文磨刻崖石，予異其朴野而能知此也。遂與爲記，然憶爲兒時往來此中，今三十年屋益古，竹樹益蒼老而物色益幽奇，予亦有白髮久矣，顧未知予之文辭亦能少加老否。寺得額以治平某年某月後九十餘年紹興丁丑歲十一月十七日吳興陸某記。

雲門聖院記

二

上天竺復菴記

宋 陸游

嘉泰二年上天竺廣慧法師築退居於寺門橋南名之曰復菴後負白雲峯前直獅子乳竇二峯帶以清溪環以美箭嘉木凡屋七十餘間寢有室講有堂中則爲殿以奉西方像設殿前闢大池兩序列館以處四方學者炊爨湯浴皆有其所床敷巾鉢雲布鱗次又以爲傳授講習梵唄之勤宜有遊息之地以休止暇日則又作園亭流泉以與學者共之既成命其弟

天竺復菴記

一

子了懷走山陰鏡湖上從子求文以記歲月予告之曰進而忘退行而忘居知趨前而昧於顧後者士大夫之通患也故朝廷於士之告歸每優禮之而又命有司察其尤不知止者以勵名節而厚風俗士猶有不能決然退者又况物外道人初不踐是非毀譽之途名山大眾以說法爲職業愈老而愈導愈久而人愈歸之雖一坐數十夏何不可者如法師道遇三朝名蓋萬袖自紹熙至嘉泰十餘年間詔書褒錄如日麗天學者歸仰如泉赴壑非有議其後者而法師慨

然爲退居之舉傾竭橐裝無所顧惜雖然以予觀之師非獨視大竺之衆不啻弊屣加以歲年功成行著遂爲西方之歸則復菴又一弊屣也死生去來無常予老甚矣安知不先在寶池中俟師之歸語今日作記事相與一笑乎開禧元年三月三日記

天竺復菴記

二

登南樓記

宋 陸游

郡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
固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爲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
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盡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
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爲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
兩傍有水閣極佳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
湖也是日早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
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
南樓記
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
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宮湖詩
序云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
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
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爲
軍太白詩云誰道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
青山漢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面可見形容最妙漢
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
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禪飛升於此後忽乘

黃鶴來歸故名樓號爲天下絕景以崔顥詩最傳而
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
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有可
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太白登此樓送孟
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
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
漢陽門游仙洞止是不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
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
數餅後化爲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
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
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
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
南卽石鏡山麓巖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
可謂浪得名者

游黃州東坡記

宋 陸游

自州門而東崗壘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下面南一堂頗雄四壁皆面雪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爲雪堂堂東大柳傳以爲公手植正南有橋榜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爲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

東坡記

一

詩中走報暗井山之句泉寒聲聞但不甚甘又有四望亭正與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爲一郡之最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幾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跡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郡集於樓霞樓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去卧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也下臨大江烟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郡有慶瑞堂謂亦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

東坡記

二

此樓酒味殊惡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爲自京之外無過者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緣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當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東卽赤壁磯亦茅岡兩畧無草木故韓子蒼待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鶴亦無陳迹但飛鵲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爲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實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子蒼云此地能令阿瞞走則眞指爲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蒼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某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灣可泊或云舊有洩郡官廨過客故塞之

東屯高齋記

宋 陸游

少陵先生晚遊夔州，愛其山川，不忍去。三徙居，皆名高齋。質於其詩曰：次水門者，白帝城之高齋也；日依藥餌者，瀼西之高齋也；日見一川者，東屯之高齋也。故其詩又曰：高齋非一處。予至夔數月，弔先生之遺迹，則白帝已廢爲丘墟，百有餘年。自城郭府寺，父老無知其處者。况所謂高齋乎？瀼西蓋今夔府治所，畫爲阡陌，裂爲坊市。高齋尤不可識。獨屯有李氏者，居已數世。上距少陵，財三易主。大曆中，故券猶在，而高齋負山，帶谿，氣象良是。李氏業進士，名襄，因郡博士雍君大椿屬予記之。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肅宗，官爵雖不尊顯，而見知實深。蓋嘗慨然以稷卨自許，及落魄巴蜀，感漢昭烈諸葛丞相之事，屢見於詩，頓挫悲壯，反覆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然去國凌久，諸公故人熟昵，其窮無肯出力比至夔客於柏中丞嚴明府之間，如九尺丈夫，俛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氣而不可得。予讀其詩，至小臣議論絕，老病

東屯高齋記

一

東屯高齋記

二

客殊方之句，未嘗不流涕也。嗟夫！辭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於此矣。少陵非區區於仕進者，不勝愛君憂國之心。思少出所學佐天子，與正觀開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謬坎壈且死，則其悲至此，亦無足怪也。今李君初不踐通衢榮辱之機，讀書絃歌，忽焉忘老，無少陵之憂，而有其高。少陵家東屯，不浹歲，而君數世居之，使死復生，予未知少陵自謂與君孰失得也。若子者，仕不能無媿於義，退又無地可耕，是直有慕於李君爾。故樂與爲記。乾道七年四月十日。

成都西浦國寧觀古楠記

宋 陸游

予在成都嘗以事至沉岸過國寧觀有古楠四皆千
歲木也枝撥雲漢聲挾風雨根入地不知幾百尺而
陰之所庇車且百兩正晝日不穿漏夏五六月暑氣
不至涼如九秋成都固多壽木然莫與四楠比者予
蓋愛而不能去者彌日有石刻立廡下曰是仙人蓬
君手植于歎曰神仙至人手之所觸氣之所呵麻疾
者起百病者愈榮盛枯朽而金玉瓦石不難况其親
所培植哉久而不槁不死固宜欲爲作詩文會多事
不果嘗以語道人遠昌老真叟以爲恨既去蜀三年
而昌老以書萬里屬予曰國寧之楠幾伐以營繕郡
人力全之僅乃得免懼卒不免也君爲我終昔意予
發書且歎且喜夫勿翦憩棠恭敬桑梓愛其人及其
木自古已然姑以蜀事言之則唐節度使取孔明祠
栢一小枝爲手板書於圖志今見非詆蔣堂守成都
有美政止以築銅壺閣伐江濱廟一木坐謠言罷亦
書國史且王建孟知祥父子專有西南窮土木之侈

沉岸近在國城數十里間而四楠不爲當時所取彼
猶有畏而不敢者况今聖主以恭儉化天下有夏禹
卑宮室漢文罷露臺之風專剛方面皆重德偉人豈
其殘滅千歲遺迹修大棟宇爲王孟之所難哉意者
特出於史胥梓匠欺罔專恣以自爲功而已使有以
吾文告之者讀未終篇禁令下矣然則其可不書

成都古楠記

二

南園記

宋 陸游

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別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湖西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之餘葺爲南園因其自然輔爲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視左顧右盼而規模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象剖奇葩美木爭列於前清泉秀石若顧若揖於是飛觀傑閣虛堂廣厦上足以陳豆核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備升而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窈窕深疑於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魏中獻王之詩句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開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射廳曰知容其臺曰寒間其門曰藏春其間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澹水藝稻因爲場爲牧羊畜鴈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采芳曰諮望曰鮮霞曰於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眠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門

南園記

入

一

石者莫不畢備升而高明顯敞如蛻塵垢入而窈窕深疑於無窮既成悉取先侍中魏中獻王之詩句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開上爲親御翰墨以榜其顏其射廳曰知容其臺曰寒間其門曰藏春其間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天其澹水藝稻因爲場爲牧羊畜鴈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之名堂之名則曰采芳曰諮望曰鮮霞曰於春曰歲寒曰忘機曰眠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塵曰幽翠曰多稼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門

南園記

入

二

望莫能及南園之髣髴者然公之志在公之觀之美哉始曰許開中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爲此名皆取於忠獻王之詩其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累將相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後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銘羹鼎被絃歌者踵踵也迄至於公勤勞王家熏在社稷復如忠獻之盛而又謙恭抑畏拳拳於忠獻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孫又將視公之志而不敢忘則韓之昌將與宋無極雖周之齊魯尚何加哉或曰上方倚公濟大川之舟公雖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知公之勲業而不知公之忠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示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伏思公之門才傑所聚也而顧以屬游者豈謂其愚且老又已掛衣冠而去則庶幾而無諛辭無侈言而足道公之志與此游所承公之命而不獲辭也大夫直文華閣政事賜金紫魚袋陸游謹記

閬古泉記

宋 陸游

太師平原王韓公府之西繚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崖如伏龍徑如驚蛇大石礧礧或如地踊以立或如空翔如不下或翩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果更出互見壽藤惟蔓羅絡蒙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籜解者應接不暇及左顧而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閬古泉在溜玉亭之內繚以翠麓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浴海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後之袁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露雨不溢久旱勿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鑒髮鬚而游塵墮葉常若有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不時恒鏡如也泉上有亭亭中置瓢而飲可濯尤于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泉皆美逮公常與客相羊泉上酌以飲客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當爲我記此泉使后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五年道士葛鑑元八分書題名蓋此泉潛伏弗耀者久之而

閬古蓋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起於告老之後視道爲有媿其視泉猶有愧也幸旦暮復得歸故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尚能賦之嘉泰四年四月乙巳山陰陸游記

閬古泉記

二

東籬記

宋 陸游

放翁告歸之三年，闢舍東弗地南北七十五尺，東西或十有八尺，而或十有三尺，而縮插竹爲籬，如其地之數，蘊五石，分諸泉爲池，植千葉白芙蓉，又雜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東籬。放翁日婆娑其間，設其香以嗅，擲其穎以玩，朝而灌，莫而鋤，凡一甲坼一敷榮，童子皆來報，惟謹。放翁於是考本草以見其性質，探離騷以得其族類，本之詩爾雅及毛氏郭氏之傳以觀其比興，窮其訓詁，又下而博取漢魏晉唐以來一篇一詠無遺者，反覆研究，古今體制變革，間亦吟諷爲長，謠短章，楚調唐律，訓蒼風，月煙雨之態度，益非獨娛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書，末章自小國寡民至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蓋真足以致此於庠吾之東籬，又小國寡民之細者歟。開禧元年四月乙卯，放翁記。

陸放翁之東籬與董太史之兔柴題目甚馴雅而韻

東籬記

八

二

居室記

宋 陸游

居室於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東西十有七尺東西北皆爲窓窓皆設簾障視晦明寒煥爲舒卷啓閉之節南爲大門西南爲小門冬則折堂與室爲二而通其小門以爲奧室夏則合爲一而開大門以受涼風歲暮必易腐瓦補罅隙以避霜露之氣朝哺食飲豐約惟其力少飽則止不必盡器休息取調節氣血不必成寐讀書取暢適性靈不必終卷

居室記

永加損視氣候或一日屢變行不過數十步意倦則止雖有所期處亦不復問客至或見或不能見間與人論說古事或共杯酒倦則亟舍而起四方書疏累不復遣有來者或亟報或守累日不能報皆適逢其會無貴賤親疎之間足跡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舊食奉祠之祿以自給秩滿因不復敢請縮衣節食而已又二年遂請老法當得分司祿亦置不復言舍後及旁皆有隙地蒔花百餘本當敷榮時或主其下方羊坐起亦零落已盡終不一往有疾亦

不汲汲近藥石久多自平家世無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獨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廢可謂過其分矣然自計平昔於方外養生之說初無所聞意者日用亦或默與養生者合故悉自書之將質於山林有道之士云

居室記

二

書巢記

宋 陸游

陸子既老且病，猶不置讀書，名其室曰書巢。客有問曰：鵲巢于木，巢之遠人者，燕巢于梁，巢之與人者，鳳之巢人，瑞之，巢之巢人，覆之，雀不能巢，或奪燕巢，巢之暴者也。鳩不能巢，伺鵲育雛而去，則居其巢，巢之拙者也。上古有有巢氏，是爲未有宮室之巢，堯民之病水者，上而爲巢，是爲避害之巢。前世大山窮谷中，有學道之士，棲木若巢，是爲隱居之巢。近時飲家者，流或登木杪，酣醉叫呼，則又爲狂士之巢。今子幸有屋以居，牖戶墻垣，猶之比屋也，而謂之巢，何耶？陸子曰：子之辭辯矣，顧未入吾室。吾室之內，或栖于櫺，或陳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顧，無非書者。吾飲食起居，疾痛呻吟，悲憂憤歎，未嘗不與書俱。客不至，妻子不覲，而風雨雷電之變，有不知也。聞有急欲起而亂書圍之，如積稿枝。或至不得行，則輒自笑曰：此非吾所謂巢者耶？乃引客就觀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客去，陸子歎曰：

天下之事，聞者不如見者，知之爲詳，見者不如居者知之爲盡。吾儕未造大道之堂，與自藩籬之外而妄議之，可乎？因書以自警。

烟艇記

宋 陸游

陸子寓居得屋二楹甚隘而深若小舟然名之曰烟艇客曰異哉屋之非舟猶舟之非屋也以爲似歟舟固有一高明與麗踰宮室者矣遂謂之屋不可耶陸子曰不然新豐非楚也虎賁非中郎也誰則不知意所減好而不得焉粗則其似則名之矣因名以課實子則過矣而予何罪予少而多病自計不能效尺寸之用於斯世蓋嘗慨然有江湖之思而饑寒妻子之

烟艇記

大

累切而留之則寄其趣於烟波州鳥蒼茫杳霽之間未嘗一日忘也使加數年男勝鉏耨女任紡績衣食粗足然後得一葉之舟伐荻釣魚而賣芟芡入松陵上嚴灘歷石門沃洲而還泊於玉笥之下醉則散髮扣舷爲吳歌顧不樂哉雖然萬鍾之祿與一葉之舟窮達異矣而皆外物吾知彼之不可求而不能不眷眷於此也其果可求歟意者使吾胷中浩然廓然納烟雲日月之偉觀覽雷霆風雨之奇變雖坐容膝之室而常若順流放濯瞬息千里者則安知此室果非

烟艇也哉

烟艇記

大

二

義莊記

宋 陸游

東陽進士陳君德高因吾友人昌君友德來告曰德高不幸早失先人舉進士又輒斥念昔先人進德高輩于學蓋將使之事君使之字民以廣我先人之志顧雖自力而不合于有司之繩尺其如遂負所期望付託生何面以奉祭享死何辭以見吾親于地下不獲于仕進爲時雨爲豐年矣獨不可退而施于宗族乎于是欲爲義莊畧用范文正公之樂度而稍增損

義莊記

一

之以適時變敢求文於執事者且載其凡於碑于復之曰美哉吾子之志也人之情于其宗族遠則疎之彌遠則益疎而至于忘之蓋以身爲親疎而不以先人爲親疎也視兄之子已或不若已之子已之子與兄之子自吾父視之有異乎能以父之心爲心則兄之子與兄之子且不知其同異矣推而上之大父之孫爲從父兄弟曾大父之曾孫爲從祖兄弟及推而上之至于無服雖天下長者不能無親疎之殺矣於子制服不得不若是也若推上世之心愛其子孫欲

使之衣食給足婚嫁以時欲使之爲士而不欲使之流爲工商降爲皂隸去爲浮屠老子之徒則一也死不知量以遠而忘之哉義莊之設蓋基於是然舉天下之能爲是者有幾非以爲不美而不爲也力不足也若陳君者自其先人勤勞節約以致饒餘而陳君不敢私有之其莊在滕頭昭福寺之傍初期以千畝今及十之七而吾地在滕頭者止此比鄰感其義皆欲期年間貿易以成之又植桑畜牛築陂以豐衣食之源其詳見碑陰又有最當慮者吾子之心則豈

義莊記

二

矣後人或貪而專利或奢而各出武夸而廣費或挾長挾挾有力之助而敗約非有司者別白之則莊且壞不支府牧邑長丞掾曹吏及鄉之卿大夫先生處士其必綱維主張之使久而如一日陳氏布衣也其貲產非能絕出一鄉之上而義倡于鄉如此吾徒仕于朝于四方雖未必皆厚祿然聞陳氏之風而不知愧且慕者豈人情也哉于是併書以遺焉君之先君子蓋諱士澄字彥清云

遊金陵雜記

宋 陸游

七日早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地理家以爲此山脈絡自蔣山來不可知也吳晉間城壘多因山爲之觀西有忠烈廟祀卞壺也以嵇紹及卞二子珍野配食紹死忠烈帝時在臺前卞非江左事而以配卞非也廟後叢木其茂傳以爲卞壺墓墓東北有忠孝亭立本南唐忠貞亭後避諱改焉忠貞壺謚今日忠孝以其二子死父難并名之也登覽久之遂出西門遊

遊金陵記

清涼廣慧寺寺距城里餘據石頭城下臨大江南直牛頭山氣象甚雄然壞於兵火舊有德慶堂在法堂前堂傍乃南唐後主撮襟書石刻尚存而堂西徙矣又有南唐元宗祭悟空禪師文登石頭西望宣化渡及歷陽諸山真形勝之地若異時定都建康則石頭當仍爲關要武謂今都城徙而南石頭雖守無益蓋未之思也惟城既南徙秦淮乃橫貫城中六朝立欄斷航之類緩急不可復施然大江天險都城臨之金湯之勢比六朝爲勝豈必依淮爲固耶八口最宜

遊金陵記

上

山道林真覺大師塔塔在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銅鑄寶公像有王文公銘在其肩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塔西南小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尋甲天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末取王文公詩有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故取名之塔後又有定林菴舊開先君李伯時畫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看卍東帶神彩如生文公沒齋常閉遇重客至寺始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爲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王文公舊宅所謂報寧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顧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冶城西此卽此是也九日至寶寧戒壇二保寧有鳳凰臺攬輝亭臺有李太白詩云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今已廢惟亭因舊址重建亦頗宏壯寺僧言亭傍本朱希真隸書法堂後有片石瑩潤如黑玉乃宋子嵩詩題云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司空者徐知誥也後改姓

名曰李昇是爲南唐烈祖而齊丘爲大臣後又有趙
字云昇元三年奉勅刻石蓋烈祖既有國追念君臣
相遇之始而表顯之昇齊丘雖皆不足道然當懷等
分裂橫潰之時其君臣相遇不如是亦不能粗成其
功業也戒壇額曰崇勝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有閣
因岡阜其高十丈李太白所謂鍾山對北戶淮水入
南榮者又橫岡詞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瓦棺
閣是也

采石

遊金陵記

本

三

十一日早出夾行大江過三山磯烈洲慈姥磯采石
鎮泊太平州江口謝玄暉登三山還望京邑李太白
登三山望金陵皆有詩凡山臨江皆曰磯水湍急篙
工併力撐之乃能上然今年閏秋旱水落已數尺
矣則盛夏可知也三山自石頭及鳳凰臺望之杳杳
有無中耳及過其下則距金陵纔五十餘里晉伐吳
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要濬議事濬舉帆曰風利不
得泊卽此地也是日便風擊鼓掛帆而行有大舟東
下者阻風泊浦渚見之大怒頓足詬罵不已舟人

遊金陵記

本

四

答但撫掌大笑鳴鼓愈厲作得意之狀江行
也得風者矜而阻風者怒一可謂兩失之矣世事多
類此者記之以寓一笑烈州在江中上有小山曰烈
山草木極茂密有神祠在山巔慈姥磯磯之尤巉絕
峭立者徐師川有慈姥磯詩序云磯與望夫石相望
正可爲的對而詩人未嘗掛齒牙故其詩云離鸞只
說閨中恨甜憤誰知目下情然梅聖俞護母喪歸宛
陵發長蘆江口詩云南國山川都不改傷心慈姥舊
時磯師川偶忘之耳聖俞又有過慈姥磯下及慈姥
山石崖上竹鞭詩極高奇與此山稱采石一名牛渚
與和州對岸江面比瓜州爲狹故隋韓擒虎平陳及
本朝曹彬下南唐皆自此渡然微風輒浪作不可行
劉賓客云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王文公云一風
微吹萬舟阻皆謂此磯也磯卽南唐樊若水獻策作
浮梁度王師處初若水不得志於李氏詐祝髮爲僧
廬於采石山鑿石爲竅及建石浮圖又月明繫繩於
浮圖棹小舟急渡引繩至江北以度江面既習知不
謬卽亡走京師上書其後王師南渡浮梁果不差尺

子按隋煬帝征遼蓋嘗用此策渡遼水造三浮橋於西岸既成引趨東岸橋短丈餘不合隋兵赴水接戰高麗乘岸上擊之麥鐵杖戰死始歛兵引橋復就西岸而更命何稠接橋二日而成遂以濟然隋終不能平高麗國朝遂下南唐者實天意也若水何力之有方若水之北走也江南皆知其獻南征策或誅誅其母妻李煜不敢但羈至池州而已其後若水自陳母妻在江南朝廷命煜護送煜雖憤切終不敢違厚遣而遣之若水所鑿石竅及石浮圖皆不毀王師卒

遊金陵記

六

五

用以繫浮梁則李氏君臣之暗且急亦可知矣雖微若水有不亡者乎張文潛作平江南議謂當縛若水送李煜使甘心焉不然正其叛主之罪而誅之以示天下豈不偉哉潛此說實天下正論也

青山

十七日群集于青山李太白祠堂祠在青山之西北距山尚十五里墓在祠後有小岡阜起伏益亦青山之別支也祠莫知其始有唐劉全白所作墓碣及近歲張真甫舍人所作重修祠碑早飯罷遊青山山南

小市有謝玄暉故宅基南望平野極目而還宅皆荒泉奇石青林文篠真佳處也遂由宅後登山路極險巖凡三四里又里許至一卷老道人出迎年七十餘姓周離州人居此山三十年顏頰如丹鬚髯無白者又有李媼八十矣耳目聰明談笑不衰自言嘗得異人秘訣燕遊有小池曰謝公池水味甘冷辟盛夏不暑絕頂又有小亭亦名謝公亭下視四山如蛟龍奔走赴川谷絕類吾鄉舜山但舜山之巔豐沃夷曠無異平陸此所不及也亭北望正對歷陽周生言元顏亮入寇時戰鼓之聲震千山中云夜歸舟次已一鼓盡矣坐聞信伯言桓溫墓亦在近郊有石獸石馬制作精妙又有碑悉刻當時車馬衣冠之類極可觀恨不一刊也

遊金山記

六

遊金山記

二十六日遊金山登玉鑑堂妙高臺皆窮極壯麗玉鑑蓋取蘇儀甫詩云僧於玉鑑光中坐客謝金龍背上行儀甫果終於翰苑當時以為詩識新作寺門亦甚雄瞿耆年伯壽篆額然門乃不可泊舟凡至寺中

昔由雄跨局長老寶印言舊額仁宗皇帝御書白
張之則風波洶湧蛟鼉出沒遂藏之寺閣今不復存
矣印住山近十年興造皆其力寺有兩塔未曾予宣
丞相用西府俸所建以薦其先者政和中寺爲霄宮
道士乃去塔上相輪而屋之謂之鬱羅霄臺至是印
始復爲塔山絕頂有吞海亭取吞巨海之意登望尤
勝每北使來聘例延至此亭烹茶金山與焦山相望
皆名藍每爭雄長焦山舊有吸江亭最爲佳處故此
名吞海以勝之可笑也夜風水薄船聲有聲二十
七

遊金陵記

七

七日留金山極涼令印老言蜀中梁山軍鷺鷥爲天
下第一二十八日風興觀日出江中天水皆赤真偉
觀也因登雄跨閣觀二島左曰鶴山舊傳有栖鶴今
無有右曰雲棲島皆特起不附山俗謂之郭璞墓

遊廬山東林記

宋 陸游

余初遊廬山小憩新橋市蓋吳蜀大路並溪橋木皆
三二百年物蓋山之麓也自江州至太平興國宮三
十里此適當其半是日車馬馳奏往宮中焚香自月
朔連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迹東
林寺亦自作會然不若太平之盛晚至清虛菴菴在
松雲峰下登紹興煥文閣寶藏光堯御書又有神泉
清虛堂皆宸翰題榜宿清虛西室八日早由山路至

東林記

一

太平興國宮正殿爲九天采訪使像像袞冕如帝者
舒州潯山靈仙觀祀九天司命真君而采訪使者爲
之佐故南唐名靈仙曰丹霞府太平曰通玄府崇奉
有自來矣至太宗時遣中使送泥金絳羅雲鶴帳時
又加封應元保運真君及賜塗金殿額兩壁圖十真
人本吳生筆建炎中盜以廬山爲巢宮屋焚蕩無餘
憩於雲無心堂蓋冷翠亭故址也溪聲如太風雨至
使人毛骨寒慄一宮之最勝處也采訪殿前有鐘樓
高十許丈三層累塼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楯飛甍

才工之民者不迨也。但鍾爲磚所掩，像亦不甚。亦是一概視主云。此一像爲費三萬，然鍾重二萬肆千餘斤。又經歲，亦作巨像。章慶堂六斗規模大，梁類南昌之三。然三像不稱焚堂，有古趣，爲勝也。遂至東林太平興隆寺。寺正對香爐峰，峰分一支東行，自北而西，環合四抱，有如城郭。東林在其中，相地者謂之倒掛龍格。寺門外虎溪本小澗，比年梵以磚，但若一溝，無復古趣。余勸其主僧法才去埽，使少近自然。不知能用吾言否。食已，資觀音泉，啜茶登華嚴羅。

東林記

入

十

漢閣閣與盧舍閣鐘樓鼎峙，皆極天下之壯麗。雖閣浙名藍所不能逮。遂至上方五杉閣。舍利塔白公草堂上方者，自寺後支徑穿松陰，躡石磴而上，亦不甚高。五杉閣前舊有老杉五本，傳以爲晉時物。白傳所謂大十尺圍者，今又數百年，其老可知矣。近歲主僧了然輒伐去，殊可惜也。塔中作如來示寂像，本宋佛馱跋陀尊者自西域持舍利五粒來葬于此。草堂以白公記考之，畧是故處。其它如瀑水蓮池亦皆在高風逸韻，尚可想見。白公常以文集留草堂後，真宗嘗

令宗文院寫綾包以班竹帙，送寺草堂之旁。有王子醇樞密菴基，蓋王實創東林禪院，死而照覺禪師常抱實第一祖宿。東林九日至晉慧遠法師祠堂及神運殿堂中有耶舍尊者劉造民等一十八人像，謂之十八賢。遠公側有辟蛇童子侍立，傳云東林故多蛇，此童子盡投之。新州神運殿本龍潭，一夕鬼神塞之，且運良材以作此殿，不知實否。然神運殿三字唐相裴休書，則此說亦久矣。壁間有張文潛題詩，寺極大，連日游歷猶不能徧。唐碑亦甚多，惟顏魯公題名最

東林記

入

十

爲時所傳。又有聰明泉在方丈西，卓錫泉在遠公祠後，皆久廢不汲，不可食爲之太息。食已，遊西林。乾明寺西林在東林西，二林之間有小市，曰鴈門市。傳者以爲遠公鴈門人老而懷故鄉，遂髣髴鴈門邑里，作此市。漢新豐之比也。西林本晉江州刺史陶範捨地，紹興間方爲禪居。編小非東林比。然流泉冷冽，環遶亭除，殊有野趣。正殿釋迦像著寶冠，他處未見。僧云：此塑也。殿側有慧永法師祠堂，永公蓋遠公之兄，像一虎偃伏，方丈後有磚塔，不甚高，制度古朴。予登

三級而止東西林寺舊額皆牛奇童八分書筆力渾厚西林亦有顏魯公題名書家以爲二林題名顏書之冠冕也舊聞廬山天池碑塔初成有僧施經二匝未幾塔震一角經亦失所在是日因登望以問僧僧云誠然或謂經乃刺血書故致此異又云今年天池火尺椽不遺蓋旁野火所及也晚復取適太平宮還江州小憩于新亭距州二十五里過董真人煉丹井飲味亦佳真人者本也

東林記

木

四

天申節賀表

宋 陸游

化國之日舒以長運啓千齡之盛天子有父尊之至心均萬寓之驩敢卽昌期虔申壽祝中賀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宅心清靜受命溥將協氣薰爲太平華夷銜莫報之德孫謀以燕翼子宗社侈無疆之休誕敷錫於下民丕靈承于上帝臣方馳使傳阻綴朝班望睟表於雲霄敢恨微蹤之遠被頌聲於金石尚希薄技之陳

天申節賀表

一

上執政書

宋 陸游

某官閣下文人之在天下用之徒以爲用世之觀太平之飾不用則亦已耳非如兵刑錢穀之吏不可以日無也然爲國者每每收取不忍弃去豈固爲是不急哉蓋天下之事惟此爲最難非誠好之捐三二十年之勤耗心疲力彫瘁齒髮飲食寢夢悲歡得喪一在於於是者殆未易可以言工信工矣然且高不足以爲功名下不足以得財利塵編蠹簡束而藏之幸世有知此道者歎息稱工嗚呼可謂鈍哉以天下之勤苦爲天下之至鈍待千萬中一二人之知此賢公卿以人物爲已任者所以不忍弃也某小人生無它長不幸束髮有文字之愚自上世遺文先泰古書晝夜讀思開山破荒以求聖賢致意處雖才識淺闇不能如古人迎見逆決然譬於農夫之辨菽麥益亦專且久矣原委如是派別如是機杼如是邊幅如是自六經左氏離騷以來歷歷分明皆可指數不附不絕不誣不素正有出於奇舊或以爲新橫騖別驅層出間

見每考觀文詞之變見其雅正則纓冠蕭衫如對王公大人得其怪奇則脫帽大叫如魚龍之陳前臬盧之方勝也間輒自笑曰以此娛憂舒悲忘其貧病則可耳持以語人幾何其不笑且罵哉誠不自意諸公聞之或以爲可書生所遭如此雖窮死足以無憾矣然師慕下風而未得一望履舄此心歉然不敢遑寧恭惟明公道德風節師表一世當功名富貴之會而不矜踐山林鍾鼎之異而不變非大有得於胸中其何以能此夫文章小技耳然與至道同一關鍵惟愚下有道者乃能盡文章之妙此某所以忘其賤且貧而願有聞於左右也

上虞丞相書

宋 陸游

某聞才而見任。功而見錄。天下以爲當。君子曰是管仲相齊。衛鞅相秦之法耳。有人於此。才不足任。功不足錄。直以窮故哀之。天下且以爲過。君子則曰是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也。何也。彼有才。吾賴其才。因位處之。彼有功。吾藉其功。因以厚祿報之。上持祿與位以禦其下。下挾才與功以望其上。非市道乎。故齊秦用之。雖足濟一時之急。而俗以大壞。君子羞

上虞丞相書

十

稱焉。若夫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不然。無才也。無功也。是直無所用也。無所用之人。雖窮而死者百千輩。何損於人之國哉。自薄者視之。尚奚恤。君子顧深哀之。視其窮。若自我推以與之。之不敢安也。矜憐撫摩衣之食之。曰彼有才有功者。何適而不遇。吾所急者。其惟無所用而窮者乎。此心父母也。推父母之心。以及於天下無所用之人。非聖賢孰能哉。謂之三代之俗。周公孔子之政。則宜故王霸之分。常在於用心之薄厚。而昧者不知也。恭惟大丞相道學精深力

量廣大庶幾以周公孔子之政而復三代之俗者。渾江某魏不可窺測。平時挾功恃才。錙銖較計者。皆自失。退聽若某之愚。不才無功。流落十年。采隔萬里。而終未敢自默。特曰身之窮。大丞相所宜哀耳。某行年四十。有八家世山陰。以貧悴逐祿于夔。其行也。故時交友。醵緡錢以遣之。硤中俸薄。某食指以百數。距受代。不數月。行李蕭然。固不能歸。歸又無得食。一日祿不繼。則無策矣。兒年三十。女年二十。婦嫁尚未敢言也。某而不爲窮。則是天下無窮人。伏惟少賜動心。捐一官以祿之。使粗可活。甚則可使具裝以歸。又望外則使可畢一二婚嫁。不賴其才。不藉其功。直以其窮可哀而已。此氣象自秦以來。世以功利相高。沒不見者。累二千年。今始見於門下。所願持之不搖行之不疑。則豈獨某之幸哉。

上虞丞相書

二

上辛給事書

宋 陸游

某官閣下君子之有文也如日月之明金石之聲江海之濤淵虎豹之炳蔚必有是實乃有是文夫心之所養發而爲言言之所發比而成文人之邪正至觀其文則盡矣決矣不可復隱矣燭火不能爲日月之明瓦釜不能爲金石之聲潢汙不能爲海之濤淵犬羊不能爲虎豹之炳蔚而或謂庸人能收得文眩世烏有此理也哉使誠有之則所可眩者亦庸人耳

上辛給事書

某聞前輩以文知人非必鉅篇大筆苦心致力之詞也殘章斷槩憤譏戲笑所以娛憂而舒悲者皆足知之甚至於郵傳之題詠親戚之書牘軍旅官廨倉卒之間符檄書判類皆可以洞見其人之心術才能與夫平生窮達壽夭前知逆決毫芒不失如對茶枰而指白黑如觀人面而見其目衡鼻縱不待思慮搜索而後得也何其妙哉故善觀晁錯者不必待東市之誅然後知其刻深之殺身善觀平津侯者不必待淮南之謀然後知其阿諛之易與方發策決科時其平

生事業已可望而知之矣賢者之所養動天地開金石中之妙充實洋溢而後發見于外氣全力餘正閔惜是豈可容一毫之僞于其間哉某束髮好文才短識近不足以望作者之藩籬然知文之不容僞也故務重其身而養其氣貧賤流落何所不有而自信愈篤自守愈堅每以其全自養以其餘見之于文文愈自喜愈不合于世夫欲以此求合于世某則愚矣而世遂謂某終無所合某亦不敢謂其言爲智也恭惟閣下以舉國之望周公之誥清廟生民之詩啓迪人主而師表學者雖鄉殊壤絕百世之下猶將想望而師尊焉某近在屬部而不能承下風望餘光則是自絕于賢人君子之域矣雖然非敢以文之工拙爲言也某心之爲邪爲正庶幾閣下一讀其文而盡得之唐人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是不得爲知文者天下豈有器識卑陋而文詞超然者哉狂率冒犯死有餘罪

上辛給事書

二

谷郡司戶書

宋 陸游

五月二十六日笠澤陸某頓首再拜復書司戶廸功足下某辱賜書及聖人之道與古作者之文章又以世之稱師弟子而徒事科舉求利祿者爲羞卓乎偉哉非某所敢仰望萬一也某少之日學文而不工及其老妄意于道亦未敢謂得也身且未給而何以及人及庸衆人且弗能其況有以助足下乎皇恐皇恐雖然足下顧我厚某其敢有以弗盡吾曹有衣食祭

答郡司戶書

一

祀婚嫁之累則出而求祿恐未爲非既不免求祿則從事于科舉恐亦未可爲憾科舉之文固亦尊王而賤霸推明六藝而誦說古今雖小出入要其歸亦何負于道哉若言之而弗踐區區于口耳而不自得于心則非獨科舉之文爲無益也近時頗有不利場屋者退而組織古語剽裂奇字大書深刻以眩世俗考其實更曰科舉下遠甚讀之使人而焚足下謂此等果可言文章乎尚不可欺僕輩安寧欺足下哉故自科舉取士以來如唐韓氏柳氏吾宋歐氏王氏蘇氏

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舉之士也此無他場屋時苦心耗力凡陳言淺說之可病者已知厭如都市之玉工珉玉雜治積日既久望而識之矣一旦取荆山之璞以爲黃琮蒼璧萬乘之寶珉其可復欺耶凡今不利場屋而名古之文者往往多未當識珉者也又安知玉哉乃如足下識之可謂精矣當棄珉剖玉而已至于聖人之道足下往昔朝夕所講習者豈外于是言之而必踐焉心之而不徒出耳焉無餘道矣某文既不工聞道又甚淺則今所以進于左

答郡司戶書

二

者其果近乎一讀置之無重吾過

答劉主簿書

宋 陸游

某才質愚下。又兒童之歲。遭罹多故。奔走避兵。得近文字最晚。年幾二十。始發憤欲爲古學。然方是時。無師友淵源之益。凡古人用心處。無所質問。大率以意度。或中或否。或始疑其非。終乃大信。或初甚好之。已而徐覺不可者多矣。然非竟不知所謂是。且非者卒何如也。方竊愧歎。不自意如足下學術文章。足以維長一世者。乃不鄙其愚。而欲與之交。惠然見臨。賜之以言。以爲可以言。由學者文辭偉麗。讀之惕然。天道遇乞人。責之千金。足下固過矣。然遂謂足下爲非。則不可。往者前輩之學。積小以成大。以所有易所無。以能問于不能。故其久也。汪洋浩博。該極百家。而不可涯涘。如足下所稱諸公。蓋皆如是也。至中原散亂。諸名勝渡江。去前輩尚未甚遠。故此風猶不墜。不幸三二十年來。士自爲畦畛。甚狹已。所未知者。輒訕薄之。以爲不足學。排抑沮折。惟恐不力。詆窮經者。則曰傳注已盡矣。詆博學者。則曰不知無害爲君子。嗚呼。陋哉。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鐘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往往皆損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彫瘁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得。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淳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挾陋之病不遂沉痾。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書。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

答劉主簿書

二

哉。夫世既未有仁智之足如孔孟而師焉。則亦各出所長。相與講習。從其可者。去其不可者。自六經百氏。歷代史記。與夫文詞議論。禮樂耕戰。鐘律星曆。官名地志。姓族物類之學。今四方之士。亦不可謂無人。雖不能兼該衆長。要爲各有所得。往往皆損數十年之功。耗心疲力。彫瘁齒髮。而爲之。豈可易哉。如足下之所已得者。某願就學焉。其未得。頗願與足下從諸君子。歷探其所有。足下亦宜盡發所淳蓄。以與朋友共之。某所聞誠最淺薄。亦願再拜以進。惟足下與諸君之所決擇。使前輩風俗由吾輩復少振。而挾陋之病不遂沉痾。豈細事哉。屬兩日苦眩。未得面書。而先以書布謝。惶恐惶恐。

與尉論捕盜書

宋 陸游

車騎暮間以逐盜遠出雖小事亦有難處置者此十人皆負重辟相與竄伏山林中晝夜伺便小劫比官知之則已分散跳匿無次舍旗鼓可以物色求無從得部伍可以策畫破無糧可燒無巢穴可窮驟集忽散如鬼物然又實小盜官兵計其不能為其害所以久不獲也今未言能萬一馴至大盜但無辜之民時時遭劫亦不可云細事方其劫時執縛恐迫計民

論捕盜書

一

之寬與遭大盜亦有何異今日偶見一退卒說此事頗若可采不敢效庸人以非職事故默然不以告卒言此十許人雖出沒令散不常似難遽獲然書必食夜必息得金帛必賣劫掠往來至近亦須行四五里豈有都無一人見之之理蓋自頃民言見賊官輒意其與賊通捕繫管掠久之無所得始釋去是官自塞耳目為賊計則多為捕賊計則疎矣一二年來民間懲創此事雖與賊交臂而過歸家噤默不敢以語比隣而況于告官乎故官兵動息賊皆先知而賊雖近

在十步內官兵終不得知某思其言實中事情亦嘗竊度之環三縣弓手土兵為人幾何逐捕十許賊連歲弗獲不可不思其故也四境無事秋稼如雲誰肯為賊囊橐者縱有亦不應人人皆然吾輩儒者當有大畧願足下曠然無疑於胸中不當效武夫俗吏但知守故常也夫戰而獻賊自三代以來用之不可謂非古然近世士大夫殺平人以爲功靖康建炎間不勝其弊始更制凱還勿獻賊使將校列上功最而已蹊是妄殺之禍十去八九然則三代聖人之遺法尚可改以便事而況近歲衰庸者所爲乎自今有言見盜者當一切慰藉遣去卽度其不妄或粗有補則又稍旌別之雖目前未得力但使人人敢言見賊賊蹤跡盡露勢益窮蹙遠不過數月獲矣足下試熟算之獄

晝夜次自愛

論捕盜書

二

通鑑後

宋 陸游

夫既服江南，論使修守備，通鑑以爲近於大邦，其力小，邦懷其德，是比之文王也。方是時，世宗將有事於燕晉，其謀以爲若南方有變，雖不能爲大害，然北伐之師勢亦不得不還，故先思有以安江南之心，又疲其力於大役，使不得動比北伐，成功江南折簡可致矣。此世宗本謀也。遽謂之近于文王，豈不過哉。然世宗之謀則誠奇謀也，蓋先取淮南，去腹心之患，不乘勝取吳，蜀楚粵，而舉勝兵以取幽州，使幽州遂平，四方何足定哉。甫得三關，而以疾歸，則天也。其後中國先取蜀南粵江南吳越太原，最後取幽州，則兵已弊于四方，而幽州之功卒不成，故雖得諸國而中國之勢終弱。然後知世宗之本謀爲善也。

書賈充傳後

宋 陸游

言一也，情則三也。其惟論兵乎？自古惟用兵最多異論，以其有是三者也。禍機亂萌，伏于隱微，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有識者焉，逆見而力止之，王猛之于秦，是也。投機之會，轉盼已移，而常人闕于審機，私憂過計，馮道之于周，是也。猛固賢矣，道雖闇，猶有憂國之心焉。至于賈充，當晉武時，力沮伐吳之舉，至請斬張華，則何說哉？自漢之季，百數十年間，庸夫習見南北分裂，謂爲故常，赤壁之役，以魏武之雄，乘破竹之勢，而大敗塗地，終身不敢南，鄉充之心，蓋竊料吳未可下，因爲先事之言，以徼後日之福，而不料天下之遂一也，要之戰危事也，以舜爲君，禹出師，不能一舉而定三苗，以唐太宗自將，李勣在行，不能遂平區區之高麗，故爲充之說者，常有利焉。此人臣之陰爲身計者，所以多出於此也。馮道不足言矣，王猛賈充之論，所謂差毫釐而繆千里者，可不察哉。

書郭崇韜傳後

宋 陸游

後唐莊宗初得天下，欲立愛姬劉氏爲后，而韓夫人正室也。伊夫人位次在劉氏上，莊宗雖出夷狄，又承天下大亂，禮樂崩壞之際，然顧典禮人情，亦難其事。未知所出，群臣雖往往阿諛，云學術然亦無敢當其者。至盧革爲相，郭崇韜爲樞密使，崇韜功高，迹危，思爲自安計，而革庸懦無所爲，惟譖崇韜以自安。因相與上章言劉氏當立，於是莊宗遂立劉氏爲后。劉氏既立，賈貨盡，政殘賊，忠良天下遂大亂。莊宗以弒

崩李氏之子孫，殲焉嗚呼，革不足言矣。崇韜佐命大，臣忠勞爲一時冠，其請立劉氏非有他心也，不過謂天子所寵昵，而自結焉，將賴其助以少安而已。然唐之亡實由劉氏，是亡唐者崇韜也。後唐之先，皆有勲勞于帝室，晉王克用百戰以建王業，莊宗因之，遂有天下，同光之初，海內震動，機可指麾而定矣。而崇韜顧區區之私，引劉氏以覆其社稷，而滅其後嗣，宗廟之靈其肯赦之乎？崇韜卒以盡忠，亦其族革亦無罪。

誅死，豈非天哉？昔唐高宗欲立武昭儀爲后，大臣褚遂良等力爭以爲不可者，皆得禍，獨李勣勸成之，窮極富貴而死，自謂得計矣。及武氏得志，唐高祖太宗之子孫，誅戮幾盡，而勣雖死，亦卒以孫敬業故，發墓剖棺，夷其宗族，遂良等雖得禍，不至此也。天理之不可逃如此，雖然，豈獨天理哉？彼勣與崇韜皆武夫，烈士勇于報德，乃以此心揣婦人，以爲自安之奇策，女人之性，陰狡忍毒，果于背德，方其得志，自肆若豺虎，然豈復思得立之所自哉？然則二人之禍雖微，天理固有不可逃者矣，悲夫。

跋南城吳氏社倉書樓詩文後

宋 陸游

南城吳君子直兄弟作社倉，畧倣古者歛散之法，築書樓用爲子孫講習之地，其設意深遠，流俗殊未易測也。或者乃與吳氏捐貲以爲社倉，凶歲免民予死，其有德甚大，後世當有興者。子孫不學，則不足以示之，此其築書樓之意，使吳氏之意信出此，乃市道也。市道不可以交鄉黨，自好之士其可以與天交乎？吳君之意蓋曰：吾爲是舉，非一世也。吾兄弟他日要

南城吳氏後人

當付之後人，人不可知，客則膏出，貪則漁利，怠荒則廢事，雖面命之或不聽，于遺言何有？惟學則免是三者之患，而倉社雖百世可也。此吾兄弟之本指，若夫富貴貧賤，我且不能自知，乃爲後人謀而責恨于荒忽，不可致詰之地，亦愚矣。吳君遺書行千餘里，示予以社倉本末，因及諸公書樓紀述，予慨然嘆以爲知吳君兄弟心者，莫予若也。故書之。嘉泰四年六月某日，山陰陸某書。

跋呂侍講歲時雜記

宋 陸游

承平無事之日，故都節物及中州風俗，人人知之，若不必記。自喪亂來七十年，遺老凋落無在者，然後知此書之不可闕。呂公論著實崇寧大觀間，豈前輩達識固已知有後日耶？然年運而往，士大夫安於江左，求所亭對泣者，正未易得。撫卷思之，三年二月乙卯，笠澤陸某書。

歲時雜記

跋李莊簡公家書

宋 陸游

今丈泰政罷政歸鄉里其年二十矣時時來訪先君
劇談終日每言秦氏必曰咸陽憤切慨慷形於色辭
一日平旦來共飯謂先君曰聞趙相過嶺悲憂出涕
僕下然謫命下青鞵布襪行矣豈能作兒女態邪方
言此時日如炬聲如鐘其英偉剛毅之氣使人興起
後四十年偶讀公家書雖徙海表氣不少衰丁寧訓
戒之語皆足垂範百世猶想見其道青鞵布襪時也
淳熙戊申五月笠澤陸某題

跋陳伯正所藏山谷帖

宋 陸游

此卷不應携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
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
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
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苗然後出此卷共
讀乃稱爾

清麗

跋東坡祭陳令舉文

宋 陸游

東坡前後集祭文凡四十首惟祭賢良陳公薛希復
哀讀之使人感歎流涕其言天人予奪之際雖若出
憤激然士抱奇材絕識沉壓損廢不得少出一二則
其肝心凝爲金石精氣去爲神明亦烏足怪彼憤憤
者固不知也紹熙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笠澤陸某
謹書

跋祭令舉文

跋花間集

宋 陸游

唐自大中後詩家日趣淺薄其間傑出者亦不復有
前輩闕妙渾厚之作久而自厭然格於俗尚不能振
出會有倚聲作詞者本欲酒間易曉頗擺落故態適
與六朝跌宕意氣差近此集所載是也故歷唐季五
代詩愈卑而倚聲者輒簡古可愛蓋天寶以後詩人
常恨文不迨大中以後詩衰而倚聲作使諸人以其
所長格力施於所短則後世孰得而議筆墨馳騁則
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

跋花間集

一能此不能彼未易以理推也

跋前漢通用古字韻編

宋 陸游

古人讀書多。故作文時。偶用一二古字。初。人爲工。亦自不知孰爲古孰爲今也。近時乃或鈔綴史漢中。字入文辭中。自謂工妙。不知有笑之者。偶見此書爲之太息。書以爲後生戒。

跋古字韻編

跋劉凝之陳令舉騎牛圖

宋 陸游

公卿貴人。方黃金絡馬。傳呼火城中。時欲如二公騎牛山谷。蕭散遺物。固不可得。若予者。仕旣齟齬。及斥歸。欲買一黃犢。代步其費。二萬有畸。作欄畜之。童又在此外。遂一笑而止。徒有此生。猶著幾兩屐之歎。乃知二公風流。亦未易追也。紹興甲寅十二月二十九日。陸某識。

跋騎牛圖

跋畫格

宋 陸游

嘉泰癸亥四月十六日西朝實錄將進書予以史官
兼祕書監宿衛於道山堂之東直舍茶罷取此軸摩
挲久之覺香透指爪此物著霜時子歸鏡湖小園久
矣

跋畫格

大

放翁白贊

宋 陸游

遺物以貴吾身弃智以全吾真劍外江南飄然幅巾
野鶴駕九天之風濶松傲萬木之春或以爲跌宕湖
海之士或以爲枯槁隴畝之民二之論雖不同而不
我知則均也

跋畫格

大

畫水石贊

宋 陸游

王仲信爲予作水石一壁仲信下世二十年乃
之貴恨仲信之不及見也其詞曰

江三硤神禹之蹟王子寫之洵洵撼壁後三十年
摩時苦使滌墨色之欲盡尚觀之慘悽或曰是學
蜀兩孫者非耶放翁曰吾但見其有歐陽信本柳誠
應之筆力也

畫水石贊

八

一

梅子真泉銘

宋 陸游

距會稽城東北七里有山曰梅山山之麓有泉曰子
真泉遊者或疑焉智者及道人求筮澤通父爲之銘
銘曰梅公之去漢猶鳴夷子之去越也變姓名棄妻
子舛車所通何所不閱彼吳市門人偶傳之而作史
者因著其說信吳市而疑斯山不幾乎執一而廢
百梅公之去如懷安於一方則是以顛血丹脊之斧
鉞也山麓之泉其寒澄澈珠琲玉雪與子徘徊酌泉
飲之亦足以盡公之高而歎其決也

梅子真泉銘

八

一

蠻谿硯銘

宋 陸游

斯石也出於漢嘉之蠻谿蓋夷人佩刀之礪也琢於山陰之鏡湖則放翁筆墨之瑞也質如玉文如黼黻黼龍尾之群從而溜韞玉之仲季也

蠻谿硯銘

延平硯銘

宋 陸游

延平雙龍去無迹收歛光氣鍾之石聲如浮磬色蒼璧子文日衰愧匪敵

延平硯銘

姚平仲小傳

宋 陸游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睦州盜起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其沉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功冠軍乃見貫曰平仲不願得賞願一見上耳貫愈忌之他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欽

姚平仲小傳

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入寇都城受圍平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徙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驪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驪得石穴以居朝廷數下詔物色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

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鬚然長數尺而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壑荆棘其速若奔馬亦時爲人作書頗奇偉然秘不言得道之由云

姚平仲小傳

二

陳氏老傳

宋 陸游

今涪五雲鄉陳氏老年近八十生三子有孫數人皆
農惟力耕致給足凡兼并之事抵質賈販以取贏
者一切不爲耕桑之外惟漁樵畜牧而已子孫但畧
讀書不識書爲士婚姻悉取農家非其類皆拒
不與通室廬不妄增一椽器用皆朴質堅壯不加漆
飾衣惟布襦裙取適寒暑之宜行之四五十年如一
日子孫亦皆化之無違陳氏所居在刺涪山下地名

陳氏老傳

入

曰南溪云

陸子曰予嘗悲士之仕者若苟名位而已則爲負國
必無負焉則危身害家憂其父母有所不免耕稼之
業一捨而去之復其故甚難予先世本耕墟農家自
祥符間去而仕今且二百年窮通顯晦所不論竟無
一人得歸故業者室廬桑麻果樹溝池之屬悉已蕪
沒族黨散徙四方蓋有不知所之者過界城未嘗不
太息興懷至於流涕也聞陳氏事因爲述其梗槩傳
之庶觀者有感焉

此傳何異桃源

陳君墓誌銘

宋 陸游

建炎四年先君會稽公奉祀洞霄屬中原大亂兵稜南及吳楚謀避之遠遊而所在盜賊充斥莫知所鄉有惟悟道人者東陽人爲先君言同邑有陳彥聲名宗譽其義可依其勇可恃彥聲事親孝父死貲百萬悉推以子弟脫身躬耕復致富饒宣和中盜發旁郡東陽之民有將應之者賴彥聲爲言逆順禍福得不從亂安撫使劉忠顯公因命悉將其鄉之兵彥聲設

陳君墓誌銘

方畧明部伍盡出家貲激使用命者有潰卒阻林莽且數百人彥聲馳一馬自往招之皆感泣願効死東陽當橫潰中而能獨全不爲盜區者彥聲之力也劉公奇其材欲官之辭不肯受至建炎初群盜四合州縣復以禦賊事屬彥聲方是時所立尤壯偉及論賞則又固辭先君聞之大喜曰是豪傑士真可託死生者也於是奉楚國太夫人間關適東陽彥聲越百里來迎旗幟精明士伍不譁旣至屋廬器用無一不具者家人如歸焉居三年乃歸彥聲復出境餞別泣下

陳君墓誌銘

霜襟已而先君捐館舍予兄弟遊宦四方念無以報之每惕然不自安軋道二年予歸自豫章一日有衰經來見者則彥聲之子惜也泣曰先君晚歲竟以前功補承信郎遇登極恩遷承節郎盱眙軍守嘗奏爲公淮巡檢不赴不幸以去年三月某日歿矣享年七十四將以今年十一月某日葬于猿騰山之原遺言求銘嗚呼是蓋嘗有德於予家者義不可辭予聞彥聲旣得官赴銓離立庭中吏操牘唱姓名彥聲大不樂卽日棄去其自愛重又有士大夫所愧者則其得銘亦不獨以與之有雅素而已銘曰
配能全其鄉功名非其願也富能燕其族公侯非其美也一辱於銓吏而掄耳疾走終身弗見則吾儕區區釋耕而下祿者非可賤也夫

夫人陸氏墓誌銘

宋 陸游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爲薦紳士大夫有學行爲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侍郎劉公之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範所傳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盥櫛正衣冠乃歿其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未享年六十有七上距黃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葬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黃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拱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子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先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拱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

生於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與孫是疑非得銘永弗毀

山陰陸氏女女墓銘

宋 陸游

淳熙丙午秋七月子來牧新定八月丁酉得一女名閨娘又更名定娘子以其在諸兒中最稱愛憐之女而不名姿狀瓌異凝重不妄啼笑與常兒絕異明年七月生而齒矣得疾以八月丙子卒葬于城東北慈谿院九月壬寅卽葬北岡上其始卒也予痛甚灑淚棺衾間曰以是送吾女聞者皆慟哭女女所生母楊氏蜀郡華陽人銘曰

荒山窮谷霜飈方墜被荆榛兮於瘁吾女孤冢巋然四無隣兮生未出房與死棄于此吾其不仁兮

今人王氏墳記

宋 陸游

嗚呼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
享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
卒七月已酉葬祔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
國有子子成爲程承子龍武康尉子淡子坦子布子
世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魯孫阿喜幼未名

王夫人墓誌

何君墓表

宋 陸游

詩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字之不識一理之不窮
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老壯殊
一卷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于一聯一句
不可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千百讀乃見
其妙者有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
欲工而工亦非詩之極也鍛鍊之久乃失本旨斷割
之甚反傷正氣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

何君墓表

詩者纖麗足以移人夸大足以益衆故論久而後公
名久而後定嗚呼艱哉予固不足爲知此道者亦致
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於品藻蓋彼十廣求約取極
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
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達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
足而卒卒後予受人曾樂道章仲至始介思順之子
羨以遺藥焉予哀墓且言思順平生欲見予而不果
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卧鏡湖上凡以文章來者
置架上不能省一日思順詩讀之不覺起坐太息

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得也不以
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毀譽之
中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也思順
曾大父諱粹中大夫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人嘉泰
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
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於仁壽鄉陂頭山
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槩次尚幼開禧二年四
月戊寅大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
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衡君墓表

二

祭周益公文

宋 陸游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於途欣然傾蓋得居連
牆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纔帶從容笑語輪寫肝
肺隣家借酒小園坐談笑談笑聲相對西湖弔
古並登共載詩屬文頗標奇怪交遊水久而不
壞各謂知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愈顯我方西
遊荷戈窮蹙歸得臺郎旋又坐廢公又策免久處於
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畢公則松倚士昏於
條周益公表
智公則言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
芥瘡兒女間及瑣碎孰爲一病良醫莫差赴告鼎
來疲憊內奔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尊鄉致此薄
辭當則區區聊寄悲慨

祭韓无咎尚書文

宋 陸游

兄之初載，甚蹟而艱，逢亂客吳，萬里孤騫。文方日衰，
蕩爲狂瀾，組織纖弱，各自謂賢。士視莫救，兄勇而前。
歷巷一室，日盱未饘，誦書鼓琴，志操益堅。落筆天成，
不事雕鐫，如先秦書，氣充力全。壯年相從，顧憫我孱。
曰是有志，許以周旋。我自蜀歸，兄典三銓，邂逅都門，
握手默然。兄牧東陽，我走閩山，曠不相值，今五六年。
我病早衰，顧未及泉，兄之壽康，一朝先顛，餉酒踵門。
秦老告文

我兩極前，嗟嗟造物，孰尸此權。豈其好惡，亦與俗遷。
微官有守，喪車莫攀，尊鯽之奠，叙訣於天。

祭許辰州文

宋 陸游

惟靈美操懿行，達識英辭，筆陣掃千人軍，早擢太常
之第，胸中吞九雲夢，耻裁光範之書，抱沉英之歎者
十年，分共理之憂者兩郡，人之不淑，生也有涯，旅館
招鬼，一朝今古，孤舟反葬，萬里風濤，豈知故里之交
遠，作夜臺之別，鬼兮未遠，鑒此哀誠。

祭許辰州文

祭勤首座文

宋 陸游

我之與公義則師友情骨肉也。相從十年談道賦詩
莚松菊也。別雖數月。使來自東書相續也。此獨怪
書詞諄諄若予屬也。嗟哉已矣。頗然野鶴尚在目也。
那啓告成欲往不果身桎梏也。上愧道義下負交情。
欲可掬也。龍文之茗沉水之薰薦甘腹也。懷舊之心
有如丘山此一粟也。

12361

祭勤首座文

蔡君謨文抄

陳殿丞送行詩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送張總之溫州司理序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送丘賢良序

送呂秘校序

太平聖惠方後序

書小吳箋

蔡君謨

書甘露寺多景樓

跋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跋范文度摹本蘭亭叙

禱帖

送荔枝與昭文相公帖

戒弄潮文

福州五戒

枕杖銘

賀兩府正啓

賀集賢相公冬至啓

答趙內翰書

與李大伯書

與韓獻肅公書

明禮策

原賞策

去冗策

論增置諫官

葛氏草堂記

蘇老泉

入

遊徑山記

萬安橋記

記陽朔山水

許迥傳

處士王君墓誌銘

茶錄

荔枝譜

陳殿丞送行詩序

宋 蔡襄

康定元年殿中丞陳君鑄師回通判福州且去京師朝之名卿繼作歌詩以重其行師回至官之明年發橐中所得七十二篇并走書屬某序其篇首將刻之石而傳於人也夫送遠之作必稱其事而附爲之辭師回以文章中甲科間十六年而爲監郡然所治距家纔百餘里奉母夫人官下以仲孝養之志古之人有以親故不擇祿而仕者而師回之祿足以充其養今之仕者東西南北或千萬里士大夫得便其家者輒相慶幸而師回又以侍其親然則琴公詩之足以勸夫爲人子者志乎侈大而遠於孝養者不爲空言也若夫閩州之勝城中三山山之下海之潮汐至焉有魚蝦龍蚌之饒黃雀丹荔之實並山又有竹林泉石曠清雅絕之美可以宴嬉而娛游或雜言之亦詩人之博奧也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宋 蔡襄

唐末御外方將帥臣門豪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徠
傑勇士務刺擊爭鬪爲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專逐
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勢以取天
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由是廢興武人縮重
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間更世後祀若操持飲器
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勝在人上躬儒者俛
首隱舌不復奮起開說古先王治道而爲之節制勢

送馬承之序

一

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鑒前失允持邊
議主兵要內宥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任之武人獨
去角牙磨治壯戾妥處行伍間不敢亢然自校輕重
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獨不知決
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哉承之以
文稱於交遊喜自樹立茲有西鄙之行思以竭材慮
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忠也使力
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爲心唯國之計而微躬之念
事同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下安危大

柄倚重之也

送馬承之序

二

送張揔之温州司理序

宋 蔡襄

提封千里民堵萬區加其上者獨太守耳守之責無已重乎曰不若理官之重然則使死者不怨刑者甘心遂理官之重可乎曰不奪則責之可也凡縣邑之民事不得其平者則平之於尹尹之不能平及事之大者咸得平之於守守視其事之小者立決之其大者下于理官理官得以考其情而棄之故曰守之責不若理官之重然理官之專其重而不得專其官有違張揔之序人

昏耄柔懦則事叢而下有偏怒奇憐則舉手左右有狹中矜敏則務乎簡而前顧指教救迎合其意則喜違之則怒至有鍛鍊遷就而爲之使寬者不得吐其臆鞠者得畢其慮故曰不奪則責之可也使能者爲之期止於是不期於奪然每一事之下審獄具文諸子從事謀于監郡上于太守而又質于掌法者若文不此因不直則移而讞之衆皆可焉而嘗之然後乃得已矣若是積三歲而罷歸其勤亦甚矣總之力學修文行之庶厚復爲理官使主郡者賢明不奪則

其責愈重總之宜如何爲心哉夫與鼓瑟者游而言操刀之事則言者之過也總之于行不敢指異事以規

送張揔之序人

二

送黃子思寺丞知咸陽序

宋 蔡襄

天子之尊下視民人遠絕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澤使之速致而均被者蓋其所開行有以始而終之者也惡乎始宰相以始之惡乎終縣令以終之輔相天子施政化德澤自朝廷下四方而止於縣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後周致於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賢故能輔其政化德澤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無良焉雖政教之美德澤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

送黃子思序

一

而令近於民其勢固殊然其相與貫連以爲本末是必動而相濟者也民知所賴而相休養以業其生惟令而已令之於民察其土風井閭而別其善惡強弱富貧勤惰寃讎疾苦以條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責豈輕也哉今之取令率以歲年不稱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賢有不賢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爾盡天下之令無有不賢則盡天下之民亦無有不幸矣子思黃君業儒以才名於時前此爲獄官泄囚必直其情而未嘗以色語威之今之爲縣從可

知矣故子序其行旣屬子思以爲令之重而又慶咸陽之民之幸也

送黃子思序

二

送丘賢良序

宋 蔡襄

人有名之曰大匠而不能植棟宇名之曰醫師而不能處藥石名之曰治人陶者而器輒不堅以竄世必斥之曰是不足爲大匠醫師治人陶者蓋冒其名而居之也國家設科以博取天下士其敢言直節者曰賢良方正學廣智明者曰才識兼茂特傑出倫類者曰茂才異等凡舉是科者必自恃已之能足以充其名而無愧故第言入等則天下之美譽咸歸焉苟不

走丘賢良序

塞其名之所謂安知夫世之人不斥其冒哉丘君仲謀學通經史口爲文詞窮暮而休累數千言而豪肆之氣奮若未已將挾是以與賢良士並進固有以富其所取然仲謀誠深思遠議以塞其名之所謂則道義之歸有日矣

送呂秘校序

宋 蔡襄

予嘗思古人力學爲文莫不欲著見於後世然傳者少而磨滅者多非至工之詞至當之論不可以久也豈天齋乎才何其工且當者鮮耶及觀後世之學者有大病三焉或喜自高賢或過相稱譽或與時遷移積是三病故不至焉哉夫道至遠苟非聖智未有不由近而之者况自病乎喜自高賢則資已之明不來斯陋矣過相稱譽則怠學者之志斯害矣與

送呂秘校序

時遷移蓋以利而勤者斯下矣呂君足下文富而學博氣溫而內修孰不願進所有以相資矧求之勤乎若某也宜資所求至不可爲講張名譽之說以予之志外乎身而修進雖遠斯至矣况文乎文愈工而道愈至則其傳也久矣謹序

太平聖惠方後序

宋 蔡襄

太宗皇帝一平宇內集古今名方與藥石診視之法
勅國醫詮次類分八卷號曰太平聖惠方詔頒州郡
傳于吏民州郡承之大率嚴管鑰謹曝晾而已吏民
莫得與利焉閭俗左醫右巫疾家依巫索崇而過醫
門十纔二三故醫之傳益少余治州之明年議錄舊
所賜書以示於衆郡人何希彭者通方技之學凡聖
惠方有異域瓊怪難致之物若食金石草木得不死
之篇一皆置之酌其便于民用者得方六千九十六
希彭謹愿自守爲鄉閭所信因取其本騰載于版列
于門之左右所以尊聖主無窮之澤又曉人以巫祝
之謬使之歸經常之道亦刺史之一職也

書小吳箋

宋 蔡襄

李及知杭州日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耶基清
慎無所營嘗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
乎惟頗令人寫書樊宗孟遺之書曰在官寫書亦是
風流罪過基答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甘露寺多景樓

宋 蔡襄

甘露寺多景樓不知所始與所以名寺興于唐繇李衛公以後登北固題詠者皆不及多景則樓當建于本朝無疑獨不知其歲月初爲樓者誰也今樓中石刻有米元章詩且云禪師有建樓意故書禪師不載何名當元章時尚未樓而東坡先生熙寧甲寅歲自杭過潤與孫巨源王正仲會于此賦江天斜照傳于樂府不知與元章賦詩時歲月相去幾何豈有之而中廢耶或云熙寧中主僧應夫爲之皆不可知也

跋隋丁道護啓法寺碑

宋 蔡襄

此書兼後魏遺法與楊家本微異隋唐之交善書者衆皆出一法道護所得最多楊本開皇六年去此十七年書當益老亦稍縱也

跋范文度摹本蘭亭敘

宋 蔡襄

右軍蘭亭最著今世尚有搨本祕閣一本蘇才翁一本周越一本猶有氣象存焉今觀橫放蓋得之矣嘉祐壬寅五月廿六日莆陽蔡襄

跋范蘭亭敘

一

雜帖

宋 蔡襄

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于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以有異也

雜帖

一

送荔支與耶文相公帖

宋 蔡襄

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閩中荔支惟陳家
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以申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
奉手狀上聞不宣

卷之八

戒弄潮文

宋 蔡襄

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之最雄乘秋風而益怒
乃其習俗於此觀游厥有善泗之徒競作弄潮之戲
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誇
時或沉溺精鬼永淪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
有涯蓋終于天命死而不弔重棄于人倫推予不忍
之心仲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
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福州五戒

宋 蔡襄

觀今之俗爲父母者視已之子猶有厚薄迨至娶婦多令異食貧者困於日給其勢不得不然富者亦何爲之蓋父母之心不能均於諸子以此不可不戒人子之孝本於養親以順其志死生不違於禮是孝誠之至也觀今之俗貧富之家多於父母異則兄弟分養乃至纖悉無有不校及其亡也破產賣宅以爲酒餽設勞親知施與浮圖以求其福原其爲心不在於親將以誇勝於人是不知爲孝之本也生則盡養死不妄費如此豈不善乎

廟制五戒

人

一

兄弟之愛出於天性少小相從其心歡欣豈有間哉迨因娶婦或至臨財憎惡一聞卽成怨隙至有與訴訟冒刑獄至死不息者殊可哀也蓋由聽婦言貪財利絕同胞之恩友愛之情遂及於此娶婦何謂欲以傳嗣豈爲財也觀今之俗娶其妻不顧門戶直求資財隨其貧富未有婚姻之家不爲怨怒原其由蓋婚禮之夕廣糜費已而校奩索朝索其

一幕索其二夫虐其妻求之不已若不滿意至有割男女之愛輒相棄背習俗日久不以爲怪此生民之大弊人行最惡者也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於農人商賈百工之家莫不晝夜營度以求其利然農人兼井商賈欺謾大率刻剝貧民罔昧神理譬如百蟲聚居强者食啗曾不暫息求而得之廣爲施與冀減罪惡其愚甚矣今欲爲福孰若減刻剝之心以寬貧民去欺謾之行以畏神理爲子孫之計則亦久遠居鄉黨之間則爲良善其義

廟制五戒

人

二

工明不可不志

枕杖銘

宋 蔡襄

豈有白日而不惜兮安爾而醉夜有明燈而不撓兮
安爾而寐爲心果無求於善學兮曷若安爾之無累

右枕

道之難阻兮爾定扶持爾非自効兮人爾求斯有用
有捨兮抑爾之時用爾寧喜兮捨爾寧悲

右杖

枕杖銘

八

一

賀兩府正啓

宋 蔡襄

元者氣之始惟君體元而謹時正者天所爲惟臣奉
正而饗福恭以某官自天倬粹與聖會亨講明密勿
之謀修濶太平之業燮順陰陽之著以輔乾坤導迎
邦國之祥用安社稷土靈所祐景貺如歸某限守侯
藩阻趨材館

賀兩府正啓

八

一

賀集賢相公冬至啓

宋 蔡襄

推日于矢起斗宿之一度驗氣以律生復卦之七分
恭惟某官同秉國手密調物理助成神化之妙致協
聖時之和踐茲令辰叢厥休祉某限居藩守阻造鈴
齊

答趙內翰書

宋 蔡襄

伏蒙示下衆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游甚久以書
自喜不苟於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
乎盛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爲晞發也然其
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
不宜爲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處
高遠也裏以謂斥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
時人物故衆毀叢至原其所以爲心欲君側無姦邪
人人爲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
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
以修誠立節之大畧也所牴牾者夏竦黨輩耳一旦
介去朝奸之巧僞百端妄造毀謗毀必欲赤其族然
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辨是非故介久而自曰嗟乎謂
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
免寒飢而死幾斲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
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
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

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事而友之自
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
暇以苟容無所自立爲貴況敢毀之睢避介聘爲學
正不肯爲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爲睢高識遠慮
哉足下與亦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
下語論衆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
籍口固不爲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泯然賣死友以
合貴權此襄所不爲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爲寒
氣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倦感歎顛倒

答李太伯書

二

與李太伯書

宋 蔡襄

襄頓首啓襄才識不能過人天子悞知擢直諫列每
自念孤賤之迹旁無尋尺之助一旦名徹萬乘而收
錄之此宜如何論報効之誠也示及庸奴非所謂難
言但未得其詳耳足下業已發之當爲予究之至詢
他人果詐不虛必逃去矣就令不逃必生奸計莫如
密得其詳掩之以寘于法于時不爲無補行路疲憊
草草裁答足下取其意畧其禮也襄頓首啓二十三

與李太伯書

日夜

與韓獻肅公書

宋 蔡襄

襄啟歲行甫新魯鈍之資日益衰老雖勉就職務其于精力不堪勞苦念君之生相去旬日如聞年來補治有方當愈強健果如何哉襄于京居尚留少時佇君還軫伸眉一笑傾懷之極今因樊鄱官西行奉書問動靜不一一襄上子華端明閣下

此帖語簡而情厚

東獻肅公書

明禮策

宋 蔡襄

二帝三王相因作禮樂以正民性革其非心使之寡罪而遠刑通萬世之法也秦任兵刑而棄禮樂漢魏以還至晉日用干戈禮典殘缺至於民俗盡矣唐興四方治定欲有所爲制作雖具朝廷之禮時亦修舉而風教習尚各隨其俗五代禍亂日不遑暇專以刑治之宋興五十餘年太祖太宗平天下皆以兵威助治真宗皇帝契丹結好之後遂至無事朝廷禮文罔不修舉仁宗皇帝好生恤刑澤及禽獸然四方之俗未聞由禮尚專用法法者網羅過咎而施刑耳臣請以一二事言之冠婚葬喪禮之大者冠禮今不復議其禮無復有古之遺文而喪禮盡用釋氏獨三年日月朔類古矣臣請業大儒鴻博之士約古制而立令禮使百官萬民皆有等夷便而易行遠罪省刑之一途也

原賞策

宋 蔡襄

古之所謂賞者有大功則賞之臨兵戎者前死有榮退生有辱雖小功必賞以其履死地也今之臣一切務賞何謂賞所謂酬獎者是也守土之臣刺史縣令招徠逃戶磨勘稅賦皆其職所當爲也不修其職罪當罰也今有爲之者必自陳而求賞不立賞格則不爲也天子歛生民之財以祿之分職位以寵之借威權以使之可謂至矣而於官守常事動即求賞天子豈與羣臣爲市道哉至於茶鹽酒稅之局物物皆有賞格下至吏人百姓莫不皆然此爲政之弊也戰功必賞也功異于常者賞也其餘無名酬獎可漸罷之以正官守之法也

去冗策

宋 蔡襄

治天下者如治家凡民之家隨其富貧視其族屬幾何一歲之費幾何賓客之資公上之須復用幾何度其家之所入然後量力而出之如是乃可以爲家計也不如是其家無以自給則族屬不得自少不知也樞府不知財用日月添兵而財用有無不知也三司使守藏吏也歲了一歲使爲辦事不幸有邊境之急必取於民譬之家計是不度所入不量所出國不富實陛下未得高枕而優游臣故謂兵爲大其次又有官冗今且以轉官一事言之太祖太宗朝仕宦者或有功勞或有民譽則拔任其人人莫不勸然只孤遠守常之人湮沉不遷者有之真宗設三年磨勘之法然後孤遠守常之人與夫權要圖進之士無異也日月既久漸以成俗雖有良材異能出衆人者有小過累未可遷也但能飲食言語於人無忤者數月必遷此三年一遷之法令爲大弊也祖宗時卿監郎中無十數人觀今班簿姓名可見也天下州

軍三百餘處合入知州軍凡軍幾何人局少員多每
至除待闕須一二年通判知縣之類率皆如此 真
宗時選人磨勘有遷京官者有不遷者 仁宗時但
無過咎無不轉官官冗如此豈有不思其變更之術
也哉法冗百端此二者最大願 陛下熟思之漸求
消冗之說

去元策

二

論增置諫官

宋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
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
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
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羣
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
廣言路此陛下爲社稷生靈大計也臣切思任諫非
難唯用諫之難如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况
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失獻明謨摘回邪擊權
倖思所以報効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
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
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爲陛下陳之一曰好名
大忠臣務盡其心事必有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顧
名哉若避好名之毀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
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况名者聖人以之勵
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爲善近名陛下試思今
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幾人哉二曰好進

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遇昏世上。犯威嚴。旁觸勢要。鼎
鑊居側。斧鑕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
官。進用大速。故世人得以謂之好進。今諫官有盡忠
補闕之效。陛下但久而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
於是官。萬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
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主從而
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
亦有好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爲諫臣事。
之難言者。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
行。不復再議。退而曰。其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
名也。容容默默。無所耻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是此
可謂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爲近密。或不
盡言。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
終以爲過。此可謂彰君過也。臣向之所論。乃忠臣巧
者之分。願賜省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擢諫官。必自
主之。若有陳述於理適當。卽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
謂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
亦願優假。無爲奸邪譏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

朝廷有拒諫之失也。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
至。

葛氏草堂記

宋 蔡襄

葛君公綽卽其居之東圍植竹檜果花幾萬本又因其高下以爲丘池疏渠行水於其間冠丘以亭跨池以梁作堂其中可以安處而遊息焉予嘗過之公綽指而謂子曰宅於山雖有巖壑靚深之趣然與人遠欲從賢豪遊不可得也至於都城雖與人近然俗塵時混人意欲自清邁不可得也吾不晦於山不汨於城堂中儲書數百千帙先生當前子弟羣植考經義

葛氏草堂記

之微咀文章之華如是者吾所以學爲業也若夫花飛而艸長竹陰而泉鳴鱗魚果蔬俛仰掇拾登臨據倚醉歡笑歌此吾所以從賓游也賓旣休矣虫鳥幽幽樹林暝色而烟歸荷芰泛光而月來此吾之所以閒燕而自適也若東園之勝吾專有之吾無負於斯矣予謂之曰子之兄子雅君而下皆以文藝中科走官四方子之詞業日益新又將仕矣然則所謂東園者殆與仕而老歸者爲謀子安能專有之而且不負也皇祐四年二月日記

醉翁餘韻

葛氏草堂記

二

朱 蔡襄

經山之遊臨安縣之北鄙直四十里有徑山在焉
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銘述載本初唐崔元翰
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於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
徑二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百休松檜交錯盤鬱
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峻層披翠岱盡十里許
下視來徑青虬蜿蜒搏巖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
幾不容並行已而內括一區平盈坦壑四面五峰如

經山記 大

手豎指一峰南絕卓爲巨擘屋蓋高下在掌中矣庭
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能亡湫在歲率一來雷雨暝
暝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桀木絲杉翠檉千
千萬萬若神官蒼士聯幢植葆駢鄰倚徙沉毅而有
待者導溜周舍鏘然鏘然若響行珮趨而中節者由
西峰之北數百步兀然巨石屏張笏立上下左右可
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鳴石巖其傳甚神
並岩被谷修竹茂密嘗以斲力刻竹兩節間成景祐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徑而往坎窞爲

遊魚曠空其西逕東折蹴南峰領脰之間平地砥然
盈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蔭四之橫柯不聳如
芝孤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仰之煮茶凡
茶出北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宜之偃松
之南一目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攀雲駁
霜寒狀類石出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
顯之物尚可名指羣山屬聯呈露巒脊矯矯剪剪咸
自意氣若小說百端欲聖知之亢而不知其下也臨
觀久之魁博通幽之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

經山記 大

二

爲大夫者乎哉予於斯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
凡言之天鄰地絕山回物靜在處人巧舉可人意雖
窮冬閒寂未覩夫春葩之榮薰風之涼秋氣之清然
取於子者猶在也既歸無幾何而曩所歷者重鈞復
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夢使人情愴而不
知其自也同遊者建安黃璚君度嶽陽朱師德宗哲
又君度之姪子常子美甥杜沂皆從遊其前與謀而
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沂之父叔
元君懿揭陽盧幾舉之三人莆陽蔡襄一與之善惜

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往貽之人一通嘗刻竹兩節
間之十字其遊之年月日也

海濱山記

萬安橋記

宋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庚寅以嘉祐四年辛未訖工繫趾于淵醜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而安民莫不利執其事慮寔王錫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燕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由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萬安橋未建舊設海渡渡人每歲遇颶風大作或水怪爲祟沉舟被溺而死者無筭宋大中間某年月日濟渡者滿載至中流風作舟將覆忽聞空中有聲云蔡學士在宜急拯之已而風浪少息舟人皆免於溺既渡舟人細詢同渡者之姓一舟皆無止有一婦之夫乃蔡姓也時婦方娠已數月矣舟人心異之往而白其母其母感衆人之言亦以爲異即發願禱於天曰吾今懷娠若生子官果至學

上必造輿梁以免病渡之苦也後生子卽忠定公
襄以狀元及第後出守泉州追憶前日得免覆舟
之難促公創建此橋者至於再三公私計海之深
極千丈若欲築趾繫石將從何處着力違命者踰
年夫人復督責不已一日忽命工房吏寫文一道
申報海神公亦勉承母命自以爲迂誕而不經也
乃命皂隸投文海濱隸畏溺死衆皆受責無一肯
從命者有一風皂隸出而倡言曰吾願齋文以往
旣至卽就酒肆痛飲飲畢酣睡于海厓潮至有死
而已睡及半日而始醒醒後退潮起視之則文書
已易封矣封上無他書止一封字乃返而呈於公
公拆而閱之內一醋字在焉翰墨如新舉郡莫之
識也公夜卧轉展思之方悟其意曰醋字以酉配
昔神其令我廿一日酉時興工乎至期潮果退舍
沙泥壅積者丈餘洶之不至者聯以八日遂創建
此橋又時有識云若要此橋成如是狀元生則公
之然承天祐感通神明者蓋有自也

吾若慎山泉先生常令漳浦會泉州士夫之

談及父老相傳真非妄誕故附錄其事

記楊朔山水

宋 蔡襄

遊曾至嶺外見楊朔荔浦山水愛之談不容口嘗謂王讚曰侍郎曾見楊朔山水乎王笑曰讚未嘗打人唇○旋○折○那○得○見○之○蓋○非○貶○不○去○也○倦游錄亦云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茂鬱石如黛染楊朔縣猶奇四面峰巒駢立近見錢塘人家有米元章圖楊朔山圖真是合作

楊朔山水

一

許迥傳

宋 蔡襄

許迥字光遠歙於五代末屬僞唐僞唐士人尤以權利輿服相夸迥獨好擊劍負氣以貧事其母不屈開寶七年王師伐金陵迥仲兄爲先慶殿使分護北城迥亦以光慶殿丞嘗從焉外攻急矢而下兄被重傷戒迥曰我將死主矣汝歸慰吾親迥以身蔽之兄罵曰君親忠孝我與汝均有不可乎迥乃公明年金陵平側遷汴及兄爲魏冠氏令部所部城州城有賊李潛號爲強桀所過剽掠人冠氏問今在否曰令魏城下獨其弟迥在耳潛曰吾固聞許迥之爲人卽領徒去金惟岳以文詞名江南迥與之善惟岳嘗從後主弟朝京師俱留不遣當金陵平迥舉惟岳之族歸汴惟岳有子先因兵亂失其所之後迹知其爲肥水鉅盜李某所俘以爲己子李日殺奪道上州縣莫能禁惟岳泣謂迥曰吾且死則誰收之唯公爲能出吾子迥時在魏徑之澠水且至果遇盜二人遮刺迥曰李家若雄豪欲殺義士無所事力盜驚止迥前泣曰汝

所俘子吾友弟子也吾聞義者哀人之急而勇者明
已以信汝豈効艸間無知輩耶盜迎合迥厚飲食之
還金氏子當是時迥以節勇聞而河北大官屢欲薦
之於朝迥曰寧能浮游江淮不能就力人間以活遂
終淮上年五十八有子會云

諸通傳

六

二

處士王君墓誌銘

宋 蔡襄

文惡蹈襲其妙極於能變惟淵源者得之而今之取
士者反是千人一律轉相模焉是名合格而實學者
病矣余行四方與多士游觀選舉之得大率如此少
異則遺焉亡友王信之是也信之諱勳爲人樂易而
敏於學文有可觀獨於場屋則冰炭益其文之變不
混於一律言必已出不屑於模倣同有司之所弃也
已乃裂去相羊泉石間以吟詠自娛不以資產爲事

王處士墓誌銘

一

而喜販人之急其瀟洒出塵之想雜以邁往之氣曾
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信之得之矣天聖三年二月
壬申卒于家越明年其孤木等卜以九月戊申塋于
筠州新昌縣太和鄉印源里之古塘使來請銘某旣
哭之退而序曰王氏世家淄州北海縣司封郎中諱
恕於信之爲高祖司封生大理評事諱某評事生登
仕郎諱諱登仕生考安遠軍節度推官諱鉉五代末
官于新昌因家焉而信之不及養獨事母趙以孝聞
娶東湖徐氏生四子木其長也次曰林曰森曰東女

二一嫁范孝廉一尚幼孫男一名佛助銘曰

嗚呼玉之美也珪璋之邪不自以爲材埋之地邪亦不以爲災世寶其材必哀其埋我銘信之如之何不哀

主處士范銘

茶錄序

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臣蔡襄上進臣前因奉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清閒之宴或賜觀采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茶錄序

入

一

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屢承

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狀臣謂論茶雖禁中語無事於密造茶錄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爲掌書記竊去藏蒙不復能記知懷安縣樊紀購得之遂以刊勒行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覽本流涕遂復正定書之於石以永其傳治平元年二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臣蔡襄謹記

茶錄

宋 蔡襄

茶論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青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爲上既已末之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詳明故建安人鬪試以青白勝黃白

香

茶錄

入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能及也又有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晶品者以此

藏茶

茶宜蒔葉而畏香藥喜溫燥而忌溼冷故收藏之家

以蒔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炙茶

茶或經年則香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刮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鈴筴之微火炙乾然後碎碾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說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搥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茶錄

入

土

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沫浮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沉前世謂之蟹眼者故熟湯也沉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最難

燂蓋

凡欲點茶先須燂蓋令熱冷則茶不浮

點茶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

建人謂之雲脚粥面

鈔茶一錢七先注陽調令極勻又添注入環迴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眎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爲絕佳建安閩試以水痕先者爲負耐久者爲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器論

茶焙

茶焙繼竹爲之裏以蒭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養茶色香味也

茶籠



主

茶籠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裏以蒭籠盛之置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蓋以砧茶砧以木爲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鈴

茶鈴屈金鐵爲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爲之黃金性柔銅及礪石皆能生銹

星不入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爲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青絹之密者投湯中採洗以羅之

茶盞

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杯微厚煔之久熱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開試自不用

茶匙

茶匙



四

茶匙要重擊拂有力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爲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江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瓦石爲之

荔枝譜

宋 蔡襄

第一

荔枝之于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于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選離支益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蟲猛獸之害臨武長唐羗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比世譏其繆論豈當時南北斷隔荔枝譜 入

所擬出于傳聞耶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于詩又圖而序之雖髣髴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于嶺南長安來于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亡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齡居易雖見新實驗今之廣南州郡與夔梓之間所出大率早熟肌肉薄而味甘酸其精好者僅比東園之下等是二人者亦未始遇夫真荔枝者也園中唯四郡有之福州最

多而興化軍最爲奇特泉漳時亦知名列品雖高而寂寥無紀將尤異之物昔所未有乎蓋亦有之而未始遇乎人也予家莆陽再臨泉福二郡十年往還道由鄉國每得其尤者命工寫生粹集旣多因而題目以爲倡始夫以一木之實生于海濱巖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于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于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理遼絕曾不得班于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彩此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

荔枝譜 入

第二

興化軍風俗園池勝處唯種荔枝當其熟時雖有他果不復見省猶重陳紫富室大家歲或不嘗雖別品千計不爲滿意陳氏欲採摘必先閉戶隔牆入錢度錢與之得者自以爲幸不敢較其直之多少也今列陳紫之所長以例衆品其樹晚熟其實廣上而圓下大可徑寸有五分香氣清遠色澤鮮紫殼薄而平氈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荔枝以甘

爲味雖千百樹莫有同者過甘與淡失味之中唯陳紫之于色香味自拔其類此所以爲天下第一也凡荔枝皮膜形色一有類陳紫則已爲中品若夫皮厚尖刺肌理黃色附核而赤食之有查食已而澁雖無酢味自亦下等矣

第三

福州種植最多延馳原野橫塘水西尤其盛處一家之有至于萬株城中越山當州署之北鬱爲林麓暑雨初霽晚日照耀絳囊翠葉鮮明蔽映數里之間焜

荔枝譜

大

三

如星火非名畫之可得而精思之可述觀攬之勝無與爲比初著花時商人計林斷之以立券若後豐寡商人知之不計美惡悉爲紅鹽上水浮陸轉以入京師外至北戎西夏其東南南舟行新羅日本流求大食之屬莫不愛好重利以購之故商人販蒞廣而鄉人種益多一歲之出不知幾千萬億而鄉人得食食者蓋鮮以其斷林鬻之也品目至衆唯江家綠爲州之第一

第四

荔枝食之有益于人列仙傳稱有食其華實爲荔枝仙人本草亦列其功葛洪云蠲渴補髓所以唐羌疏曰未必延年益壽蓋云雖有其傳豈果能哉亦諫止之詞也或以其性熱人有日嗽千顆未嘗爲疾卽少覺熱以密漿解之其木堅理難老今有三百歲者枝葉繁茂生結不息此亦其驗也

第五

初種畏寒方五六年深冬覆之以護霜霞福州之西三舍曰水口地少加寒已不可殖大略其花春生蔕

荔枝譜

大

四

狀然白色其實多少在風雨時與不時也有間歲生者謂之歇枝有仍歲生者半生半歇也春花之際旁生新葉其色紅白六七月時色已變綠此明年開花者也今年實者明年歇枝也最忌麝香或遇之花實盡落其熟未經採摘蟲鳥皆不敢近或已取之蝙蝠蜂蟻爭來蠹食園家有名樹旁植四柱小樓夜棲其上以警盜者又破竹五七尺擡之咎咎然以逼蝙蝠之屬

第六

紅鹽去聲

之法民間以鹽梅漬浸佛桑花爲紅漿投荔

枝漬之曝乾色紅而甘酸可三四年不蟲去聲修貢與

商人皆便之然絕無正味白曬者正爾烈日乾之以

核堅爲止畜之甕中密封百日謂之出汗去聲耐

久不然踰歲壞矣福州舊貢紅鹽蜜煎二種慶曆初

太官問歲進之狀知州事沈邈以道遠不可致減紅

鹽之數而增白曬者兼令漳泉二郡亦均貢焉蜜煎

剝生荔枝竿去其漿然後蜜煮之予前知福州用曬

及半乾者爲煎色黃白而味美可愛其費荔枝減常

荔枝譜

木

五

歲十之六七然修貢者皆取于民後之主吏利其多
取之賁賂曬煎之法不行矣

第七

陳紫已下十二品有等次
虎皮已下二十品無等次

陳紫因治居第平廬坎而樹之或云厥土肥沃之致
今傳其種子者皆擇善壤終莫能及是亦賦生之異
也

江綠大較類陳紫而差大獨香薄而味少淡故以次
之其樹已賣葉氏而民間猶以爲江家綠云

方家紅可徑二寸色味俱美言荔枝之大者皆莫敢

擬歲生一二百顆人罕得之方氏子名恭今爲大理

寺丞

游家紫出名十年種自陳紫實大過之

小陳紫其樹去陳紫數十步初一家并種之及其成

也差小又時有梨核者因而得名其家別居二紫亦

分屬東西陳焉

宋公荔枝樹極高大實如陳紫而小甘美無異或云

陳紫種出宋氏世傳其樹已三百歲舊屬王氏黃巢

兵過欲斧薪之王氏媼抱樹號泣求與樹偕死賊憐

荔枝譜

木

木

之不伐宋公名誠公者老人之稱年餘八十子孫皆
仕宦

藍家紅泉州爲第一藍氏兄弟圭爲太常博士丞爲

尚書都官員外郎

周家紅獨立興化軍三十年後生益奇聲名乃損然

亦不失爲上等

何家紅出漳州何氏世爲牙校嘗有郡將全樹買之

樹在舍後將熟其子日領卒數十人穿其堂房乃至

樹所其來無時舉家伏藏欲即伐去而不忍今猶存

焉

法石白山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于藍家紅

綠核頗類江綠色丹而小荔枝皆紫核此以綠見異

出福州

圓丁香丁香荔枝皆旁去聲蒂大而下銳此種體圓與

味皆勝

虎皮者紅色絕大繞腹有青紋正類虎斑嘗于福州

東山大乘寺見之不知其出處

牛心者以狀言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澁福州唯有一

荔枝譜

八

七

株每歲貢乾荔枝皆調于民主吏常以牛心爲準民
倍直購之以輸于嘗黜而不用

玳瑁紅荔枝上有黑點疎密如玳瑁斑福州城東有

之

硫黃顏色正黃而刺微紅亦小荔枝以色名之也

朱柿色如柿紅而扁大亦云朴柿出福州

蒲桃荔枝穗生一朶至一二百將熟多破裂凡荔枝

每顆一梗長三五寸附于枝此等附枝而生樂天所

謂朶如蒲桃者正謂是也其品殊下

蚶殼者殼爲深渠如瓦屋焉

龍牙者荔枝之變惟者其殼紅可長三四寸彎曲如

爪牙而無瓢核全樹忽變非常有也興化軍轉運司

廳事之西嘗見之

水荔枝漿多而淡食之蠲渴荔枝宜依山或平陸有

近水田者清泉流溉其味遂爾出興化軍

蜜荔枝純甘如蜜第過甘失味之中

丁香荔枝核如小丁香樹病或有之亦謂之鵝核皆

小實也

荔枝譜

八

八

大丁香出福州天慶觀厚殼紫色瓢多而味微澁

雙髻小荔枝每朶數十皆並蒂雙頭因以目之

真珠剖之純瓢圓白如珠荔枝之小者止于此

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

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其塚今

在城東報國院塚旁猶有此樹云

將軍荔枝五代間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

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出福州

釵頭顆紅而小可問婦人女子簪翹之側故特貴之

粉紅者荔枝多深紅而色淺者爲異謂如傅米粉之飾故曰粉紅

中元紅荔枝將絕纔熟以晚重于時予嘗七月二十四日得之

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穗生梗如杞杷閩中近亦有之

山在梧州

右三十二品言姓氏尤其著者也言州郡記所出也不言姓氏州郡四郡或皆有也

荔枝譜

八

尤

陳同甫文抄

伊洛禮書補亡序

桑澤卿詩集序

送王仲德序

送嚴起叔之官序

送諸生赴補序

送韓子師侍郎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北山普濟院記

陳同甫

八

及第賜笏記

義烏縣減酒額記

謝葛丞相啓

謝留丞相啓

謝陳叅政啓

復呂子約書

壬寅答朱元晦秘書

辛稼軒畫像贊

朱晦庵畫像贊

耘齋銘

力齋銘

跋焦伯強帖

書作論法

書伊洛遺禮後

書戰事題名後

陳元嘉墓誌銘

林公材墓誌銘

庶弟昭甫墓誌銘

陳剛甫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祭潘叔源文

祭何子剛文

祭周賢董文

伊洛禮書補亡序

宋 陳亮

吾友陳傅良君舉爲余言薛季宣士隆嘗從湖襄間所謂袁道潔者游道潔蓋及事伊川自言得伊洛禮書欲至蜀以授士隆士隆往候于蜀而道潔不果來道潔死無子不知其書今在何許伊川嘗言書脩六禮已及七分及被召乃止今更一二年可成則信有其書矣道潔之所藏近是惜其書之散亡而不可見也因集其遺言中凡參考禮儀而是正其可行與不可行者以爲伊洛禮書補亡庶幾遺意之未泯而或省其書之尚可訪也

伊洛禮書補亡序

桑澤卿詩集序

宋 陳亮

予平生不能詩亦莫能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韓退之之論文曰紆餘爲妍卓犖爲傑黃魯直論長短句以爲抑揚頓挫能動搖人心合如二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不刺人眼目自餘皆不足以言詩也桑澤卿爲詩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可謂用功於斯術者矣劉半之大小百戰方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舅一戰而

桑澤卿詩集序

十

勝亦畧似之然終非真也澤卿試問之渭陽李靖之其法既盡乎骨肉之間有留行則人將議其慘矣

送王仲德序

宋 陳亮

昔祖宗盛時天下之士各以其所能自效而不暇及乎其他自後世觀之而往往以爲朴陋而不知此盛之極也其後文華日滋道德日茂議論日高政事日新而天下之士已不安於平素矣衆賢角立互相是非家家各解孔孟人人自爲稷契立黨相攻以求其說之勝此後章蔡諸人以王氏之說一之而天下靡然一望如黃茅白葦之連錯矣至渡江以來天下之

送王仲德序

一

士始各出其所能雖更秦氏之尚同能同其諛而不能同其說也二十年之間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執筆未免手顫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以爲不足學矣世之爲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爲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無所不能能麾其後生以自爲高而本無有者使惟已之向而後欲盡天下之說一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雖聖天子建極於上天下之士猶知所守吾深感夫治世之安有此事

乎而終懼其流之未易禁也。王仲德於亮爲門人，少
有俊才，不自滿足，翻然後從業。正則學問盡交，永嘉
之俊造而猶未以爲足也。又將從正，則於吳門以畢
其業，蓋其學日進而未可量其所成就。未豈獨異於
後生之爲高者？雖頑然以人師自命者，不能銜之而
使移也。亮老矣，將賴其鄰以自強於其行也，爲說以
先之，其歸也必有以復我。

送王仲德序

二

送嚴起叔之官序

宋 陳亮

陳氏以賦列於鄉，爲矣甫五世而孫散落，往往失
其所庇，依其盛衰相尋於無窮，豈必其人之罪哉？吾
叔嚴起以未冠之年，慨然有狹鄉閭之志，奮臂出游，
往來於江淮之東西，而定居於臨安者，大較餘三十
年。諸公貴人，其未達而旅處者，嚴起或出力而自效，
或終日相與嬉游，不問其官崇卑，一接以恩意。蓋既
貴而能相記憶，雖相忘而不見及者，皆所不較也。亮
以是知士非有俠氣者，豈能奮空拳以自托其身於
一世哉？晚得一官，將就食於廣東，部使者之麾下，冒
寒挈妻子而行，問其行裝，則曰：「吾固素手自奮者也。」
然世態日異，此行雖我亦憂之。子嘗論交於四方，其
何以爲我道地乎？亮因告之曰：「四方之豪俊不鄙而
辱與之游者，不知其幾人矣。然自索居以來，黜涉不
知，昔問斷絕，將何所指名而告之？」曰：「亮又力不足者，
徒能泮然興懷，姑次第其語以爲送行序道，遂其與
亮游者，出以示之。其藐然而無意者，必非與亮游者。」

也。吾叔其勉之。堂堂大國一行數千里。豈無一英特知義之人乎。使壯士困於泥塗。則其恥有歸矣。淳熙六載冬十月朔。永康陳亮書於恕齋。

送諸生赴補序

二

送諸生赴補序

宋 陳亮

今年夏進士既題名。於是成均闕弟子員。有司將萃四方之士。而擇其可者。而從余游。告余以行者四人。耳。問其不行者。則曰。度無道以得之。往將何濟。問其行者。則曰。心知其不可得。直未能免俗耳。余以爲不然。古之君子。盡其在我者。以聽其在命者。得失非吾事也。然既已應之矣。而謂無心於得。亦豈情也哉。居者勉吾學。而非以畏失也。失亦何害。而吾則未至也。

諸生赴補序

一

行者竭吾力。而非以志得也。得之固佳。而吾不敢必也。如是而居如是而行。吾無憾矣。皆曰不敢不勉。已而行者曰。非吾居也。也行都英俊之藪。非無可學事者。有如其不得其門。則終日枵然。誰實食之。其何以自視於居者。余曰。四方之英。余不得而究識者。有爲臨安較官石夫子者。吾友也。子往拜之。虛往實歸。吾待子於此矣。謂盧子曰。子以通爽往。謂陳子曰。子以惇謹往。謂何子曰。子以閒警往。此子之資。而非學也。求學於夫子。而不子告者。他日吾將問之。小何子徐而

進曰唯獨遺矣余笑曰彼苟不遺夫二三子者子則何憂并以吾之所常言者而問其當否焉彼如唯唯則告之曰先生謂我不得一言則勿已五月之朔書於妥齋

諸生赴補序

二

送韓子師侍郎序

宋 陳亮

祕閣修撰韓公知婺之明年以恣行酷政民冤無告劾去去之日百姓遮府門願留者頃刻合數千人手持牒以告攝郡事攝郡事振手止之輒直前不顧則受其牒不敢以聞明日出府相與擁車下道中至不可頓足則冒禁行城上繫繫不絕拜且泣下至有鎖其喉自誓於公之前者里巷小兒數十百輩羅馬前且泣下君爲之收淚告以君命決不應留輒柴其關

卷之十

一

如不聞日且暮度不可止則奪刺史車置道傍以民間小與昇至梵嚴精舍燃火風雪中圍守之其扶舟走行開告丞相御史者蓋千數百人而未止又明日回泊通波亭乘間欲以舟去百姓又相與擁之不置溪流亦復堰斷不可通鄉士大夫懼螻蟻之微不足以回天聽委曲諭之且却且前久乃曰願公徐行天子且有詔矣公首肯之道稍開公疾馳徑去後來者咎其徒之不合舍去責訥怒罵不啻仇敵嗚呼大官所尊也民所信也所尊之劾如彼而所信之情如此

吾亦不知公之政何如也，將從智者而問之。

送吳恭父知縣序

送吳恭父知縣序

宋 陳亮

亮見時聞行都有所謂太學者，四方之英大抵萃焉。於時新安二吳以文墨妙天下，而季吳獨好使酒任氣，空所有當樗蒲一擲，不爲後擲計，而勝負往來輒達旦，未已，遇其倦，時間引惡色自汙，不揖客徑寢。有兒撫一世之心，然而月輒從儕輩較一日短長，儕輩往往口誦心惟，吟哦上下，記憶不少，休試之久，蹉不得交，黎明裹飯，叢入坐，定心搖搖，特未寧，吏持題置之廊柱間，羣起就視，相顧無人色，君獨凝然，遙問儕輩題謂何，已則不復作思，開卷徑書，筆不留行，率至日中輒辦出，則歌呼如平時，更數日，掛名舉眼皆驚曰：「果吳儒也，爲首選者。」他日又曰：「復吳儒也。」儕輩率畏服之，然嫉之者，至於以爲可殺而皆不顧計也。久之，得第尉鄞，江鄞並海，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蹤跡，間來掠民家，輒去，朝廷雖宿兵，不能禁，君於是微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造捕者，踵至，盜驚謂神威拱手，疊足死，不恨，論功至不可計，君不以屑意猶得。

京秩授饒之安仁安仁故號冷邑至則肅吏厚民薄
征緩賦庫不留一錢遇有急須片紙立辦民熙熙
里間而商賈之至者如歸江東壯縣武愧焉會旁境
大旱饑民什百爲羣攫食偷活惡少年乘之爲盜勢
駭駭且犯境州以爲憂遣兵數百戍之富民或勸君
學家就避君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
求活吾寧與賊共況不必歟乎籍丁壯閭之君馳馬
橫槊於其間聲勢張甚邑無賴有襲旁境所爲者汰
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皆恐懼縮頸盜不敢犯事已則
送吳奉父序入

土

自効不報不便者從而媒孽之部使者一二攜撫出
餘目以詰君君慨然曰吾所爲固自不應汰吾不勝
汰吏矣方急時吾寧能計此耶今聞錢實甘吏從旁
爲答之持汰者猶欲掇拾其不合以罪焉龍川陳亮
曰成周義能之汰於是不可行矣犬羊小醜孩弄中
國如無人天子赫然不欲赦之未有以屬也於是且
十年矣顧不能爲一壯士道地耶人之有氣力者亦
可嘆也已余以積憂多畏之餘遇君爲之捉手起立
於其別也舉酒相屬嘆離合之不常而毀譽之相尋

而未已也已而開口大笑曰是亦何足計較哉遂行

送吳奉父序入

二

北山普濟院記

宋 陳亮

金華固多佳山水而遊者往往依浮屠老子之官以窮其足力之所至其所不能至者宜其遂爲樵夫牧子所私高人逸士因得以自混於其間而天巧有非人力之所能盡發者梁劉孝標以不合當世棄官居金華北山今其故居是爲清脩院蓋嘗迴流緣磴欲以盡發山水之奇結廬紫微岩吳會人士多從之學岩有石室因以爲講書之堂所謂劉先生講堂是也

普濟院記

八

至今其山號講堂原而陳隋及唐泯然置之不問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始建寺於岩麓曰九龍本朝慶曆六年郡守開公嘗命河南許歸以擅筆書紫微岩三巨字鑱之石治平二年又改賜普濟院額山之僧因陋就簡日底于廢叅知政事蕭公燧繇從橐來爲此邦以僧奉欽爲才命往主之奉欽能銖積寸累服勤不懈佛殿法堂建如程式敞三門於前而翼以兩廡庫堂藏室罔不畧備翰學士洪公邁還其甲乙住持之舊免其諸般科習之擾以厲其成焉今太守秘閣

殿撰趙公師揆崇寺額以張大之然後此山之勝不復爲樵夫牧子所私而劉氏講堂亦因寺以著愛金華山水者於是可無遺恨矣以奉欽一力而能有功於幽勝如此天下而各用其力則事功寧有旣耶奉欽以寺記爲請聾然爲書以授之

普濟院記

八

二

及第謝恩笏記

宋 陳亮

寤寐英賢帝心如渴僥祗富貴士氣若登冀十五之
得人而千一之遇主叨逢則幸報稱謂何恭惟皇帝
陛下日照天臨海涵地負朋來濟濟各自奮於明時
網設恢恢不遐遺於片善矧咸奔走翕受敷施臣等
牽連得書徒採言語之小異次第就役孰輪筋力之
小勞仰戴深仁俯慚微分

謝恩笏記

一

義烏縣減酒額記

宋 陳亮

義烏縣趙君師日以書來曰邑之課額惟酒爲重歲
之二月至八月焚酒以四百石爲率爲緡錢八千
六百有奇餘爲清酒猶四千八百緡乾道初有宰驅
八鄉牙樞列之市肆商賈爭來醢酤倍入既貢其餘
於郡又增歲額一百石及市易者交病而官聽其便
獨酒額如故逋負歲積以至于不可計官不得脫而
吏就黥者相望淳熙十有二載今資政殿大學士李

減酒額記

一

公之鎮是邦也究心民隱諸邑之利病莫不畢達師
日實具本末以告公惻然曰民何以堪乎吾嘗備數
政地口接玉音未嘗一日不在民也使一縣至此而
若不聞吾爲負其上矣立命減焚酒額一百石每石
爲減舊額一緡清酒月減二百緡又蠲其舊逋幾萬
緡一邑自是獲蘇官逃其責而民安焉酒額歲不虧
一錢而郡縣交便之公之盛德在民爲甚深邑民將
立公生祠於星祠之東而朝暮奉事師日在邑僚之
底而獲于大惠不勒其事於石烏保異時之額不增

非所以相我公之惠于無窮也。願屬筆於吾子以誌
來者亮竊嘆醢醢之典。本以佐軍旅之用。而其實則
使民不得自便於酒。猶未戾於古者禁民飲之義也。
其後設計巧取而始專於利矣。今郡縣之利括之殆
盡能者無所用其力。惟酒爲可措手。而一縣之計實
在焉。又從而括之。則縣不可爲矣。剝床及膚其憂豈
不在民乎。今天子之於民。獨公爲深知之。而吾州北
爲受其賜。獨諸邑之逋。吝公帑之出。而一以與民。凡
民苗米之不及斗。帛不及尺。綿不及兩者。悉代輸之。

減酒錄記

二

仁聲載路是固所以宣天子之德意而入民之骨髓
也。寧酒而已乎。上方圖任舊德與之共政。即日旋歸
州不得久私其惠矣。雖使世之名能文者不能執
筆以盡公之美也。顧以屬諸陸沈無所比數之人。顛
倒脫落無以滿已民之望。不將歸其咎於君乎。師日
曰不然。吾二人皆將牽連托公以自見者。亮又奚
辭。

謝葛丞相啓

宋 陳亮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上聖之信目。
況更新於爰立。方共聳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
敬惟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
其可用事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
於異已。是非毀譽。肯弊於胷中。小大短長。自安于度
外。雖幹旋之功。每極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平士
守常心。物無舛望。百年舊典。當漸見于施行。一日俊

謝葛丞相啓

一

功宜不憂於震動。其贊朝廷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
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更多難。雖性命其
如何。忽從死灰之中。騰上烈焰之表。栽培傾覆。天亦
心。噓枯吹生。人焉有敢。猥以門牆之舊物。加之場
屋之陳人。恐使白頭當作如新之態。當令赤子曾微
直上之嫌。爲知己而狂言。亦無心於任運。

謝留丞相啓

宋 陳亮

數十年窮居畎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敬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獨當大任。持衡務適厥中。爲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左右。固光裕于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壁水。一几明廳。

謝留丞相啓

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上聖之能。倚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遺主上。裨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四目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悟明主。尚愧古人。設三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聞。

謝陳參政啓

宋 陳亮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秉國鈞之時。而一介乃有遽掩時流之幸。老之將至。人其謂何。敬惟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圖。四海羣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皇家陳善以開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彌綸所至。不關毫釐。汲引而來。咸展尺寸。萌新芽於

謝陳參政啓

枯木。燃烈燭於死灰。亮禍患之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屬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微慕利之諛。上於二三之中。擢在第一之選。聖恩深厚。固非臣下所能知。衆口會同。天豈志力所可及。自天有命。無地自容。音韻琅琅。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隱。式關上哲之儀。略轉洪鈞。悉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復呂子約書

宋 陳亮

二月間匆匆各違卽有金陵京口之役舉眼以觀一世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聚袞未能拜起居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海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子更買得一兩處虛地便爲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藏拙人樸茂則可以浮沈五七年後庶幾一成不刺人眼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脩蹤跡素疎而脩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以見及么麼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騎墻兩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爲智矣朱丈辭職得遂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葉正則近過此宿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與石方試渠

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萬一報仲權亦佳士會識之否叔誨減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氣絕少雖叔誨亦既

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服生若又隨隊入熟事沓亮當爲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爲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于歸觀其親再三托導意亦嘗以來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懇台照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盡亦何用生爲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亡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尚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約書

二

伸希直叙烟波不窮

千寅答朱元晦秘書

宋 陳亮

山間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辭，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力。將專人問起居，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頃悖爲衆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于伯恭者邪？既以自幸，深懼爲門下知人，不明之一累也。惟時春寒未元，晦書入。

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萬福慰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數墨，正如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獨可笑，亦良苦也。山婦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已時得一男，却幸母子完全，小下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註爲覓甚佳，敢不下拜，用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體全轉，所謂智者獻其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事體，則非某所知也。居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盡天。

下事情，此所以爲荆揚之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輟合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雖異類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已失之偏矣。今欲闢飭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續棉然，此某所不解也。秘書挺持崇深，自拔于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託，豈敢懷不盡意之所到，雖縷縷未止，有不然者，却望見教，某不任至望。

答朱元晦書

二

辛稼軒畫像贊

宋 陳亮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脚。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班。底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稼軒像贊入

朱晦庵畫像贊

宋 陳亮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晬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擦不仕。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命。

朱晦庵像贊入

耘齋銘

宋 陳亮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太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捐。不計其收。懼其不皮。不皮不力。談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耘齋銘

太

力齋銘

宋 陳亮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顧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內飭。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無。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力齋銘

太

跋焦伯強帖

宋 陳亮

寶元康定之間本朝極盛之時也諸公巨人踵武相
接天下毫髮絲粟之才皆得以牽連成就况若伯強
之卓然能自見者乎其於骨肉書翰之間意思藹然
蓋非其異行也魯多君子而必子賤稱焉事衰世之
大夫友薄俗之士雖豪傑拔出之才猶懼其不免是
以君子論其世也

跋焦伯強帖

書作論法

宋 陳亮

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衆
故大手之文不爲詭異之體而自然宏富不爲險怪
之辭而自典麗奇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
不善學文者不求高於理與意而務求於文彩辭句
之間則亦陋矣故杜牧之云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
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昔黃山谷云好作
奇語自是文章一病但當以理爲主理得而辭順文
章自然出羣拔萃

書作論法

章自然出羣拔萃

晉伊洛遺禮後

宋 陳亮

伊洛遺禮其可見者惟婚與喪祭僅存其一二今以附諸補亡之後夫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補亡所集其義也苟精其義則當時之所參定者尚可考而闕裂不全之制豈必以是爲尊哉記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有其可見者以惜其不可見者而已

伊洛遺禮後

書職事題名後

宋 陳亮

賡奏一局之具眼掌計一局之司命題名小錄利害通涉始末而司膳雖若碎煩亦有關係蒙恩來此茲久而後知之四海九州之人邂逅而爲同年士大夫薦吾所不知者亦當分其能品以爲言庶幾各職其云耳

職事題名後

陳元嘉墓誌銘

宋 陳亮

縉雲陳君元嘉以其讀書之餘凡山經地志醫卜方技之書黃帝岐伯之所答問郭璞呂才之所論註無不熟復而究切之下至奕碁亦入能品動息自遂與物無忤從容暇豫人也元嘉娶章氏故吏邵侍郎諱服之女弟也於是士大夫亦多知其名聞其死無不惻然傷之其子檜嘗從余游幼子猛有豪志嘗欲問余以古人之大體方進而未已也奉其諸兄之命而問銘焉乃見其鄉之長老言曰甲戌之旱所在搖動鄉人郭君集義兵以衛其境元嘉亦散家資募少年之有勇武者什什而伍伍之參錯能否牽連遠近而人固不知也會郭君之徒有謀叛者郭君其夜走鄉先生胡經仲之廬則語元嘉命陳首擊鑼鳴鼓整布隊伍更出迭入壓郭氏之門而過焉時邑令方循行四隅以督賑糶元嘉令僞為縣牒起義兵自衛徵使郭氏之徒聞之而元嘉之兵先集未幾邑令亦來其徒震動然尤自說以獻武藝元嘉命翼開左右使獻

之紙者卒不能逞而止以元嘉之才小小自見已能

如此而余獨知其為鄉之善士蓋人才因事乃見而

元嘉亦不願以才自馳騁於世非直余之淺於知人

也元嘉姓陳氏諱昌運元嘉其字也其先繇永嘉徙

縉雲為鄉之大姓曾大父捷大父夢父師尹迪功郎

潭州善化主簿子男五人椿檜樞猛女六人適周

翊何坦沈集王元德坦監處州石堰銀場餘未行孫

男五人日新日益日宣日嚴日勤元嘉以淳熙八年

四月十日死死時六十有五而其墓在其邑之仙都

陳元嘉墓誌銘

二

鄉深渡之原實十四年十一月五日於是永康陳亮

為之銘曰

才足用世而為鄉善士非其命也亦其志也山夷谷

而而來者不墜非其志也固其義也

林公材墓誌銘

宋 陳亮

君姓林氏諱崧字公材婺之永康人其先從天台來於君九世矣初君祖父潘父思聰自田間間積勤服業以起其家至君兄弟且耕且學以無忘先世之緒而聞其來者自是子弟始一於學矣然君猶以爲艱難之易失也訖晚歲不自侈大余嘗至其門崎嶇桑柘間得小徑並牆以入計君之力非不足也獨至於爲其子問學之費無所靳君容貌魁然事親能自異

林公材墓誌銘

十

於等人宜其於緩急輕重之際不足觀者矣不幸得年五十有二以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甲戌卒娶徐氏子男三人惟愉慥愉先君五年卒孫男女三人皆幼君歿之明年其孤將以十月甲申日葬於去家一壟西山之原一日慥泣然拜於庭下曰昔慥實從章氏兄弟以來今其墓者大抵有銘矣奈何以處慥父余無以答乃爲其銘曰

不失其樸而示以文爾祖爾父爾子爾孫

庶弟昭甫墓誌銘

宋 陳亮

嗚呼昔我先人實生汝而棄汝於他人力未足以活汝也我兄弟欲活汝於我家之傍念汝之似吾先人也活汝未成而棄我以去豈以我爲不足賴乎我不能不念其子而不念吾先人之子則無以自別於禽獸矣我之心既不欺於鬼神而汝猶有疑乎無乃汝既知之而命之修短非汝之所能自制乎不然則我之衰困顛倒獲罪於天者既多而併以累汝也嗟乎

庶弟昭甫墓誌銘

一

冤哉疇昔之年當路欲置我於死地病餘而繼以囚繫坐天獄如坐井雖生能幾何扶持左右始末惟汝未幾爲小盜要而欲殺之於路卒能使薄正其罪獨爲有奔走之勞汝之於我既無負矣生死之變俄然至此得疾之端又復繇我而我之所以處汝者今雖百喙自言人誰信之觴酒酌汝而諸子列拜於前汝魂未定尚聽我語衣衾棺槨我皆主辦歲時祭享汝終歸享於陳氏我當救其子孫以無忘吾先人之骨肉庶幾異時有以見汝於地下嗚呼哀哉此龍川

陳亮誌其庶弟之墓者如此先人諱次尹庶弟名明
字昭甫行八三而所養之父則張銳也生甫百餘日
歸張氏其復歸則十有七矣又十一年而死實淳熙
丁未二月二十三日其冬十二月十七日葬之先塋
之支壟銘曰

汝父汝兄相從在此子孫敢曰非陳氏子靈其有知
共食千祀此石昭然其來未已

以祭文體爲誌

庶弟墓誌銘

二

黃夫人樓氏墓誌銘

宋 陳亮

義烏縣黃耕子野以壬辰歲入太學與其同舍時豪
俊角銖積寸累之功以登舍選於余爲同年進士其
入太學之四年始娶同邑樓君若虛之女爲婦年纔
二十有二而子野孀親在堂不以遠離自戚亟欲爲
其親一日之榮時節不敢離學故樓夫人見子野之
日常少子野亦覲得一官以終配儷之樂有男一人
名初孫而樓夫人以己酉十二月十五日死矣紹熙
黃夫人墓誌銘

一

四年夏子野與余同試殿廷下登甲第每爲余誦言
其不滿至十二月二十八日辛酉葬樓夫人于邑之
龍祈鄉菱塘先塋之側求余書壙石以誌其哀余龍
川陳亮也銘曰

三綱所在人之至情事或奪之本心自明是嚄嚄者
寧聞死生子野具石余爲其銘

直叙體不假一辭

祭潘叔源文

宋 陳亮

惟君讀書將以爲善而不主於祿利。應舉將以行義而不志於必得。鮮衣美食以饋男子。有家之願。歌童舞女以終人生行樂之期。禮義以悅其心。朋友以助其德。內外並進。心迹無瑕。此宜閱世之滋多。而亦降年之止此。兄弟相從而去。各適所安。兒女攀慕。無從亦將有立。亮蹉跎莫景。邂逅飄零。自做青衫。傳遊何在。隻鷄斗酒。老淚如傾。歎逝者之斯夫。知吾生之永已。臨穴不及。迴風而號。

祭何子剛文

宋 陳亮

嗚呼。以德不以力。以義不以勢。此古今之通論。而無力無勢者。所藉以安也。公家貲數十萬。不可謂無力矣。結姻於朝列。不可謂無勢矣。而甘心自屈於鄉之暴有力者。猶不必其勢。恃言惡動。不與其較。則公之誠心爲善。尚不以德義自居。而何問勢力之所在乎。亮之心降而誠服。不可謂無所自也。方亮未冠時。束書就學於公之館舍。公不以凡兒待之。歲時之傾遇。奈何乎。則文
杯酒之慇懃。未嘗不倍於倫等也。其後亮方奔走四方。見公之日常少。而聞公之德誼特多。常欲進拜公。以示鄉閭。知所則效。而因循不果。及公之沒。與塋。又以部使者之嫌。而不欲求自附。使亮取外於公之門。若於公之生死。不相關涉者。天當知之。非人之過也。惟公盛德著於平生。懿名偉於晚節。賄後生之自肆。瞻前輩之日淪。酌斗酒於隻鷄。忘墓上之宿草。苟此心其可達。宜英靈之如存。雖再拜之未償。尚臨風而墮涕。

祭周賢董文

宋 陳亮

嗚呼尊行親戚今垂盡也。惟吾舅與君屹然爲一坐之鎮也。方姨母在時一再歲必一覲也。間者闕焉而君惠顧不斷也。連歲有江上之役。欲爲公壽而不果奔也。謂公之壽方興未艾而此心終未泯也。曾與吾詹未及弛而死生不能以一瞬也。思吾先人不可得見而行輩亦復不振也。若余之所遭如此而安得不爲世所損也。天乎人乎自今皆可勿問也。壽大較不

祭周賢董文

一

滿六十而余少君九歲亦凜凜也。豈生旣有關於君

而死乃爲此慷慨也。亦傷大事變之亟而可以自見者無使有遺恨也。英靈如有其亦舉吾觴而滿引也。

葉正則文抄

龍川集序

周會卿詩序

沈子壽文集序

王木叔詩序

周南仲文集後序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留耕堂記

北村記

葉正則

一

煙霏樓記

醉樂亭記

勝賞樓記

櫟齋藏書記

蘄州到任謝表

答少詹書

上執政薦士書

題林秀才文集

題薛仁靜墓

題蘇黃二帖後

題韓尚書帖

題畫婆須密女

題石月硯屏後

鍾銘

松軒雙蓮銘

徐道卿墓誌銘

毛積夫墓誌銘

姜安禮墓誌銘

葬正則

墓林處士誌銘

莊夫人墓誌銘

媛女瘞銘

鄒公墓亭記

包顯史墓記

祭高永州文

祭陳同甫文

龍川集序

宋 葉適

同甫文字行於世者，酌古論陳，子課蔡上皇帝三書最著者也。子沆聚他作爲若干卷，以授余。初，天子得同甫所上書，驚異累日，以爲絕出使、執政、召問、當從何處下手，將繇布衣徑唯諾殿上，以定大事，何其盛也。然而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又何酷也！使同甫晚不登進士第，則世終以爲狠疾人矣。嗚呼！悲夫！同甫其果有罪於世乎？天平余

龍川集序

十

知其無罪也。同甫其果無罪於世乎？世之好惡，未有不以情者。彼於同甫何獨異哉？雖然，同甫爲德不爲怨，自厚而薄責人，則疑若以爲有罪焉可矣。同甫既脩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二千餘年，考其令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宋公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呂公伯共退居金華，同甫間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公歎曰：「夫可以世爲，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亦頗意焉。余最鄙且鈍，同甫

微言十不能解一二、猶以爲可教者、病耗十年、耗忘盡矣、今其遺文、大抵班班具焉、覽者詳之而已、

龍川集序

六

三

周會卿詩序

宋 葉適

周會卿詩本與潘德久齊稱盤摺。生語有若天設。德久甚畏之。德久漫浪江湖吟號不擇地。故所至有聲。會卿常閉門里巷不相識。居謝池坊。爲山宅。水自成。深致知者。獨輩行舊人。爾宗夷遺。余家什零。落十數紙。恨蚤失。情收次不多。一幹之蘭。芳香出林。豈紛然桃李能限斷哉。

周會卿詩序

八

一

沈子壽文集序

宋 葉適

吳興沈子壽少入太學名聞四方仕四十餘年。始於王官再入郡三佐帥幕公私憔悴而子壽老矣然其平生業嗜文字若性命在身非外物也。甲乙自著累百千首嗚呼何其勤且多也。余後學也不足以識子壽之文其不爲奇險而瑰富精切自然新美使讀之者如設芳醴珍饈足飲饜食而無醉飽之失也。又能融釋衆疑兼趣空寂讀者不惟醉飽而已。又當銷慍。

沈子壽文序入

一

忘憂心舒意閑而自以爲有得於斯文也。觀其開闔疾徐之間旁貫而橫陳逸驚而高翔益宗廟朝廷之文非自娛於幽遠淡泊者也。余嘗患文人擅長而護短好自矜耀罕其所能莫與爲比而視他人顧若無有。夫知有已而不知有人以此賈怨宜其窮於世矣。今子壽專自降抑未嘗以色辭忤物爲前輩悒然務出諸生後已之所工反求中焉此固人情之所赴富貴之所歸召叢譽而化積毀之常道也。然且落落寡容至於白首未有所合何也。若夫以文爲華以學爲

質容而不爲利謙而不爲福官庭環堵膏粱藜藿晏然沖守不可榮辱此子壽所以自求古人而成其德也。合不合蓋未言焉。

沈子壽文序入

二

王木叔詩序

宋 葉適

初木叔仕二十餘年未嘗覓舉予屢言於執政不省
闕榜有義烏丞徑取以歸家人更謂詰不服顧也其
在天台與錢丞相象祖甚相厚至是適來守委一州
聽所爲素介無私昵語錢公尤嚴憚故雖當國不敢
以驛用累之觀集中送錢郎中被召諸篇大意可見
矣木叔不喜唐詩謂其格卑而氣弱近歲唐詩方盛
行聞者皆以爲疑夫爭妍鬪巧極外物之變態唐人
王木叔詩序入
所長也反求於內不足以定其志之所止唐人所短
也木叔之評其可忽諸

周南仲文集後序

宋 葉適

自余吳楚淮南十餘年而周南仲孟良夫兄弟滕孔
諸人相與上下追逐憶過秀州值虜使回程避之曲
巷庵廬訪求既絕積水如堆阜擁被移夕續草以燎
臄紙忽白者再信宿焉所詰難往反多矣然南仲遂
欲探入微查語極世人之不到身永騰舉兩眼盡赤
余疑之以爲其氣血不能受未敢及也未幾余乃得
疾不治危甚且死累歲然後悔其所以不答者則君
周南仲文集序入

方論辨縱橫連拄塞余余爲之默然而已嗟夫君欲
問而余不言余欲告而君不請顏曾之指雖或有存
李郭之遺終不可見矣豈亦若有數哉君未歿以近
文寄余上折旁峻閭而不貽余因異其與諸家各體
無所肖貌而深源亦謂君素意每不滿於今人之作
然則是必將大有所成而其力亦未易爲也夫文者
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
爾其後俗益下用益淺凡隱事逐物小爲科舉大爲
典冊雖刻璣損華然行有義理之外矣豈所謂文

也君子於此寄焉則不足以訓德學者於此習焉則
定以害正力且盡而言不立去古人不愈遠乎南仲
已卒而余莫之講也季度既序傳之余記其末如此

周南仲文序

二

與平陽林升卿謀葬父序

宋 葉適

林君好學有文貧不能葬其父屬余爲之言余謝以
母喪猶在殯方圖葬未克不忍言也林君乃言吾先
人墓大父時鄉先生林英伯爲謀於江南故人叔材
亦得治墓葬不以爲嫌今其無可辭余聞而傷之士
貧累世命也若死不能得葬乞於人而後葬此貧之
至不可諱之極也亦可以繼世爲之乎何子遇之深
也雖然不可以諱此名而使其親不得葬也其往昔
升卿葬父序

之當有見哀者

一

留耕堂記

宋 葉適

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余孩稚時聞田野傳誦已識其趣出遊四方所至問巷無不道此相訓切今葛君自得遂取以名堂蓋其詞意質而勸戒深殆非文于言語者所能窺也凡人衣食居處嗜好之須當身而足則所留固狹矣然而念迫於室家莫之贏焉愛幸於子孫不能業焉四民百藝朝營暮逐各競其力各私其求雖危而終不懼已多而猶不足者以其所

留耕堂記

入

一

留不止於一身故也嗟夫若是則誠不可禁已雖然其留者則必與是心俱彼心不喪術不謬阡連陌接谷量山積而隱諸方寸之小無慚焉可也不然則貨雖留而心不足以留也留之家家不能受留之子孫子孫不能守甚至刑禍戮辱水火盜賊俄反顧失之皆是也故廣欲莫如少取多貪莫如寡願有得莫如無爭貨雖不留心足以留也豈惟田野間巷而士君子何獨不然葛君宅纔數畝無高垣大屋之居桑麻果樹依約可數有二子行稱其文卑躬側履非禮不

動草木食自樂其樂然後知方寸之小爲無窮而所留者異乎人之留也若夫蹠是以致其用則猶外物也哉

留耕堂記

入

二

北村記

宋 葉適

戶部尚書吳興沈公園於城北奉勝門外而使告余曰北村畝餘三十中涵五池入半皆水也其爲叢木茂花之蔭狹矣靈壽書院劣容臥起而移危堂巨屋也不過三楹而止其爲崇閣邃宇之居偏矣洲藏渚伏濠港限隔非舟不能通道相爲市者皆魚蝦之芟菱芡之芻而冠帶車馬之來絕矣併日却坐分夜獨宿轉回棹轉穿南北而透東西遺音款乃常在庭除

北村記

十

而絲竹鼓鍾之奏息矣蓋其陋若此也惟對湖臺高不逾丈吳區前臨湖心遠峰明晦滅沒近而後溪鳳凰毘弁諸山往往湊泊於溪山亭之下殆或天與者雖然亦樵夫野人之所同有也若夫城中甲觀大開熒耀映奪曾不設仰視而側立也吾聞古之善游者粗於天而不精於人今吾齒莽而替之苟且而成之姑以寄吾身於一壑之內而游於天地之外非所謂粗耶故名其園曰自足而甲觀大開熒耀而映奪者非惟不設聖亦不設羨焉余謂公冲約有清識既

以天趣得真樂而又能挹損其言不自夸擅可謂賢矣余常評天下山水之美雖質文變態各異而吳興特爲第一其山脉地絡融液而沒漣者莫非氣之至清停止演漾澄瑩紺澈數百千里接以太湖蒲荷蘋蓼盛衰榮落無不有意而來臨公身風颿浪楫恣肆渺莽不知其所窮昔之功已就若范蠡身不用若張志和之流未嘗不遇逸嘯歌於其間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余游濱之人山凡水俗常恨不得生長其地而尙有其賢豪沈公乃以築園曲折名實大指使余

北村記

二

記之豈非所願欲也哉

煙霏樓記

宋 葉適

煙霏樓者本西樓也太守仲并更名之余自湖口渡江沿淮北上至王潼洲燒葦夜行投宿民舍遲明道上車夫與牙兵相詈擊慰謝之然後肯去踐小楊湖一步數陷所過空際絕岸敗蘆衰莽而已入濯港乃見黃梅諸峯雄秀可喜而百餘里之間碎坡巖岫靡迤連接淺泉細石經絡田畔則斬之土無不闢而居者相望矣然而州無城壘市無屋肆屋無樓觀佳卉

煙霏樓記

良木不殖公私一切簡陋四方之集徙者以欺誑苟且爲生促具衣食則止其於絕埃煩近清涼理榛荒致茂好居高覽遠以遂其生之樂非惟不能亦未之知也故郡之涵暉見山與超然觀之廢址不散則個景蔽而意昏皆不足以處煙霏者直通判廳之西其下中洲隱士李之翰所居稍有水竹花石之勝四旁廬宅以寬且遠不見甚陋鷗鷺之羽鷄犬之聲飛走喧寂各會其性林樊間錯瞻霽西去對靈虬馬下等山拱揖賓伏陰晴旦暮天地之氣迭爲降升登之者

亦如在吳越綺麗之鄉湖湘清幽之濱使吟者忘飢而飲者忘酒也蓋一州之觀無以過此夫蘄山澤之聚淮之名城也豈其天趣不足哉特地方有未盡爾以余之不肖忝長吏於是不能疏滌其陋以安利之徒品擇其美以自縱也豈古人所謂富而教之者乎顧今之吏有不可以此責者故記其說以遺通判事朱君俱刻之樓上使斬之人能盡其性之德以爲材盡其地之力以爲利生植遂長而英發器用堅實而久成如韓之樂公劉之蒨鞠洪澳之君子亦欲其知

煙霏樓記

八

二

自茲游者始也紹熙三年正月四日

醉樂亭記

宋 葉適

因城郭之近。必有靡望之美。爲其人燕紆往來之地。所以合衆紀時消煩娛憂。豈天因設之哉。永嘉多大山。在州西者獨細而秀。十數步內輒自爲拱揖高不孤聳下亦凝止。陰陽附從向背以情。水至城西南濶千尺。日峙巖松鹽港綠野紅橋陂蕩縱橫舟楫各出艾蓮中。相歌相應和已而皆會於思遠樓下。土人以山水所到斯吉祥也。益深其嘆。百金一藏。賈匠施僧醉樂亭記

阡隴交值歲將寒食丈夫潔巾襪女子新絳耳掃冢而祭相與爲遨嬉城內外無居人焉故西山之遊爲最著雖然地狹而專民多而貧外有說袪都雅之形其實無名罔傑榭尤花異木遊者雖心競不相下然或舉債移質爲畢事而已固不能闕珍麗窮水陸也守長不察曰億侈富甚矣貪胥所窺暴令繩之必避捕以酒奪其笑語械縛槌擊破產納錢不如是權利不數倍嗟夫以饗從奢求一日之樂而貽終年之憂不變者何也胡議大夫直龍圖閣宣城孫公爲郡之

醉樂亭記

初訪民俗之所安而知其故至清明節始罷椎弛禁縱民自飲又明年宅西山之中作新亭以休遊者名曰醉樂取昔人醉能同其樂之義孫公性不喜飲其政不專爲寬蓋通民之願而務得其情如此亭成而民歌樂之當是時四鄰水旱不常而永嘉獨屢熟殆天亦以其人之和者應之歟古之善政者能防民之佚游使從其教節民之醉飽使歸於德何者上無所利以病民也及其後也因民之自游而爲之禦招民以極醉而盡其利民猶有不得游且醉則其賴於生

湖州勝賞樓記

宋 葉適

凡城邑據江海陂澤之勝。皆卽以爲賞。蓋物常聚於此。吳興三面切太湖。涉足稍峻。偉浸可几。席盡也。然四水會於霅溪。鏡波盪漾。梁。招。動。搖。而。龍。排。絃。服。之。倒。影。互。爲。散。合。衆。流。放。於。荷。葉。浦。沉。清。浮。綠。鳬。鵝。棲。止。而。綺。荷。交。蓼。之。羅。生。無。有。際。畔。特。嶺。聯。口。巧。石。綿。絡。頗。抑。湖。之。重。勢。而。蔽。遮。其。寒。風。故。其。人。意。安。而。氣。和。何。經。筋。絡。艇。綰。綰。細。聲。窈。眇。豪。唱。激。越。宛。轉。

勝賞樓記

一

一州間隨地而勝。隨勝而賞。無不得所。求具區雖大。不暇觀也。夫豈娛於耳目之狹者。易徇而迫於心志之廣者。難親耶。亦其神靈爽異。所獨鍾。彼雖大。而此不小也。國風廢。王道息。柳惲以江南曲名於時。古之采蘋。莕盈而釜熟。薦於大宗。禮至敬也。主於少女。教至行也。惲之采蘋。徒詠而已。其思蕩。其志浮。豈召南本指哉。然而詞人藝士。爭共誇述。郡之勝賞。由是而始。敬堂與館。益盛於今。太守趙君旣新白蘋亭。復樓於側。其言曰。清風水通。碧瀾山隱。兼之者斯樓也。力。

能見湖而不爲者。民方與我游於麗甯之內。我不敢與民縱於青冥之外也。雖然。以道講民。見湖可哉。白居易論謝柳樂山水。多高情。不聞善政。按史惲守吳興。前後十年。其政清靜。吏民所懷。病去而乞留。千餘人。居易偶不詳也。政在平平。在久。加以不倦。瘠土可使沃。窮閭可使富。況蒲魚。鱖。行。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乎。君初至。損稅直。增學廩。親不葬。女不嫁。廢疾無醫。死無歛。棺。皆助之。恐不及。可謂有志矣。惜其暫不得久近惠而未及遠利也。故錄以次。惲君名希蒼。字漢。

勝賞樓記

二

英嘉定十五年三月

櫟齋藏書記

宋 葉適

余友衛君湜清整而裕淡泊而謙酷嗜書山聚林列起櫟齋以藏之與弟兄羣子習業于中夫其地有江湖曠逸之思圖有花石奇詭之觀居有臺館溫涼之適皆略不道而獨以藏書言者志在于學而不求安也又其自以爲櫟者真無用于世矣非退托而云也按孔安國皇名墳帝名典堯名在焉然書稱若稽古四人高辛而上無預也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不

櫟齋藏書記

十

知說所謂古何時也六世之籍不存矣以子華子考之不可訓明甚然則所謂古者唐虞以後爾故孔子于幾吳之前亦缺弗講若夫討禮而尊天子正樂以黜諸侯大夫春秋修而不作詩書因其舊無所更定世儒往往未能明也司馬遷創本紀世家史法變壞遂不可復老莊推虛無冲漠正道隳裂遂不可合孫吳以狙詐祖兵制申商以險刻先治道若夫言語之辭爲辭章千名百體不勝浮矣韓歐雖挈之于古然而益趨于文也經傳之流爲注疏俚箋臆解不勝妄

矣程張雖訂之于理然而未幾于性也凡此皆出孔氏後節目最大余所甚疑而君所藏書具有焉蓋君之力良難而任良重矣問學之要除之又除之至于不容除盡之又盡之至于不容盡故稱鈞石必以銖會億萬必以一讀雖廣不眩也記雖博不雜也日融月釋心形俱化聲色玩好如委灰焉然後退于櫟而進于道矣固宜漏衆美而以書言也寶裝綺籍不敢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滋外與非內與

櫟齋藏書記

二

新州到任謝表

宋 葉適

始從參幕、無此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寵靈而甚願、誤寄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乏、博士方壽、皇輿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祇見祖宗之初、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于長川、恭惟駕馭豪傑之時、兼有收脫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素號僻左、本極貧

新州到任表

虛、筠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新口置監、而後共仰官鑑之美、不勝僞冶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檢微、增繕禁絕、私錢畏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于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爲之頓空、解紛既難、任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繼給經費、懼非屏拙、所克堪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于知遠、簡擢疎賤、卽爲守宰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而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爲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

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新州到任表

答少詹書

宋 葉適

其雖薄多難自少竊聞義理之大方所願守常道不踰乎中庸之德雖其間氣質有偏不能盡合然要當修爲充擴勉而中道每見少詹厲志篤意欲一日千里未嘗不贊嘆及見少詹欲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又未嘗不太息也凡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者世間常理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至之大倫也慈

答少詹書

入

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者卓然興起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強而自盡通達無間而可以顯仁藏用者故孟子謂不待文王而興此其所以願望於朋友而少詹若不相信反以不肖者爲隱藏埋伏不能盡切磋琢磨之道此其之所以疑愧而不敢深言也夫不能共由此道則當各行其志而已至於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才也爲之必不

成行之必不遂讀書之博祇以長傲見理之明祇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而不敢深言也若少詹奮然相聽信知此爲忠愛之極厭勉之至只循常理有日新之功孔子所謂吾爲爾宰也則憂患急難豈有不相告之理乎少詹既未能從人而舍已又疑人之不相與而以爲外已所以枝葉橫生意見多疑不得與一世之賢者遊於大中至正之途實非鄙野之人敢有自外於門下也更望深思詳察某已取此月二十九日畢親平生雖不妄通負人然就省約中亦自有

答少詹書

入

二

理柑子已領貲錢二十千謹用圓納窮冬苦寒千萬爲學自愛

上執政薦士書

宋 葉適

國家之用賢才必如饑渴之於飲食誠心好之求取之急惟恐不至口腹之獲惟恐不盡及其醉飽之餘嗜好衰息方復調適衆味和劑八珍祈懇而後進勉強而後餐其不棄去者寡矣故上有失士之患而士有不遇時之悲至使官職曠闕治功陵夷雅俗隳壞遺風不接繇其始用之非誠心善人之類遭厭薄而散漫也竊以近歲海內方聞之士志行端一才能敏

執政薦士書

強可以卓然當國家之用者宜不爲少而其間雖有已經選用不究才能嘗預薦聞未蒙旌擢亦有已罹憂患恐致沉淪既得外遷因不復入以一疑而傷衆信用浮華而傷實能又況其自安常分無所振拔復胎頽年永絕榮進者乎每十思之深切痛悼伏惟丞相國公晉當國柄所宜察饑渴飲食之時體盡誠好士之心急求力取博選亟用以爲國本民命永遠之地以報明主之遇以塞多士之責某等見聞所親不相爲比所愛不相爲私疎以公相信遠以義相昭昔

班固奏記東平王蒼薦者大人國爲得才不專幕府而蒼納之裴伯爲李吉甫疏三十士吉甫藉以舉用而當時翕然稱其得人某等濫膺朝列叨竊祿食常愧聽聞短狹知賢不多無以裨補萬一不勝慚愧謹自陳傳良以下三十四人目昧以聞伏候採擇

執政薦士書

二

題林秀才文集

宋 葉適

林君自言賢良宏詞雜論著凡三千篇時文亦三千篇然猶不得與黃策中所謂一日子者較其工拙鬢髮蕭然奔走未已可嘆也昔東方朔上書亦至三千牘漢武帝覽之輒乙其處君儻有是意乎

題林秀才文集

題薛仁靜墓

宋 葉適

薛景石之弟名山字仁靜死嘉定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塋九年四月二日墓地曰丁亥橫山君常讀周易行攜坐挾終身不釋人與語多不答或徑起莫測其意

題薛仁靜墓

題瑞安宰董州出蘇黃二帖後

宋 葉適

畏敗羣之民。掣循吏之肘。爲監司帥守者通患也。山谷此帖。却當使上官見之。或能爲君助乎。蘇書與董氏親書。皆君家舊物。源流遠矣。淵明薄宦窮愁。蘇公謫居安命。法正應爾君以材名。受舉治劇縣。方當恐事愛民終。公美知恐輕懷此意。他日隨機感觸。將動浩然之思。不可不先慮也。

題董州二帖入

題韓尚書帖

宋 葉適

韓公子師守東陽樓。公景山爲博士。以文字相從游。常乘月至教授廳。五柳堂對北山。蒼茫有無。賓主更賦漁樵。互答鼓角動。乃歸。諸司不能容。韓公竟罷去。當時有識者皆惟訝謂此乃古人清風前輩雅韻。奈何反被劾也。今帖所謂奇文大篇。流傳人間。蓋不誣矣。

題韓尚書帖入

題畫夢須密女

宋 葉適

舊傳程正叔見秦少游問天知否天還知道和天也
瘦是學士作耶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薄徒舉以
爲笑如此等風致流播世間可謂厄矣且華嚴諸書
乃異域之放言婆須密女豈有聲色之實好而遽以
此裁量友朋乎志意想盡墮虛假然則元祐之學
雖不爲羣邪所攻其所操存亦不足賴矣此蘇黃之
流弊當戒而不當法也

題夢須密女

題石月硯屏後

宋 葉適

歐陽文忠公石月硯屏余見於陳文惠公裔孫忠懿
家云公昔所贈也歐公愛玩不自恃至謂兩曜分爲
三蘇子美梅聖俞又各爲說美惡相攻反令此石受
垢良可歎爾物之真者世不必貴常貴其似然相似
之品亦多蓋其偶然又皆人所共見不甚異也月中
有樹世莫能見特相傳爾石暈正圓白中添樹文因
其可見象所莫見雖難言之若相傳爲不謬則以石
題石月屏後

似月有足異者矣況經諸公辯博之論垂二百年乎
陳君宜寶藏也嘉定癸酉

鍾銘

宋 葉適

不律不呂。非陽非陰。破幽出昏。以大爲音。悲爾含生。
如夢自沈。各隨所聞。復其本心。

鍾銘

八

一

松阡雙蓮銘

宋 葉適

物之竝榮。示美於同。懿哉程氏。千指合宮。其飲同壺。
其飯同盂。其衣複單。樛栢不殊。自其高曾。以及後裔。
一本同生。疎戚曷計。有蔚松阡。菌芻聯祥。一二未已。
十百相將。水有滿虛。蓮有落開。永同弗垂。祉福大來。

松阡雙蓮銘

八

一

徐道暉墓誌銘

宋 葉適

徐照字道暉永嘉人自號山民嗜苦茗甚於飴蜜手烹口啜無時上下山水穿幽透深棄日留夜拾其勝會向人鋪說無異好美色也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橫絕歎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憖憖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爾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効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

徐道暉墓誌銘

名世矣夫東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爲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稀苓枯梗時而爲藥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順主穆如九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以浮響疑官商布縷繆組繡則失其所以爲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卿之一快也惜不尚以言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

爲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集常朋友殯且葬之在塔山林賴兩村間嘉定四年閏月二十三日距卒四十五日銘曰
誦其詩其人可乎身可沒墓不可無

徐道暉墓誌銘

二

毛積夫墓誌銘

宋 葉適

毛子中字積夫。髫髻有傑氣。十七時游江淮。亂後邸店未復。臥起草中。時時與小寇遇。行數千里。知形便。陀塞涕泣曰。管樂不再生。耶夜捕鹿迷失道。旦見樓堞轟然。合肥城也。值帥方打圍。戈甲耀日。君薦虎皮道旁。燔肉煮葵菜。浩歌縱飲。弗爲視。帥揖語大驚。延上座。稍長。親師友學習。今古諸生不能言者。盡爲言之。復出汙鄂。得賢豪名世士。識別相與。懽甚。因畱門。

毛積夫墓誌銘

下終身所至。專席高論。袞袞無對。怒馬獨出不施鞍。勒或入酒壚。憑高悲嘯。衆共怪不敢近。荒旅窮肆飯。客常滿。或閉門袖手。借書危讀。經旬月無不通人畏其博而專也。然不得聘於科舉。禮部嘗欲第其文。又議不合而止。余屢諷君年過五十矣。氣情將衰。血燥將驪。宜返耕築室。以順天命。無徒取俗子贅疣也。君快快不自喜。尚行游無怠。至踰六十度。決不偶矣。始棄公蔽。長松吟小山。招隱諸詞哀。憤激烈。作振衣亭。請余記。未畢而病。嘉定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以書來。

曰。其自量不在友朋下。幸賜之銘。抑揚咏歎之。延不恨矣。其明日卒。嗚呼。人之所長。世固不易知。君之所有人亦不能察也。然使其常蹉跎之年而與之以奮迅之日。則必損奇特之行而爲平易之趨矣。詎輕測哉。所居瑞安深谷。號毛家山。以毛姓者二千人。祖鎰九十三父驤八十六。皆篤學好善。稱於鄉。君自謂壽種。故其規圖常寬遠。若有待。然纔六十五娶張氏正而婉生四子。允兌寬允二女。輟輔再娶康氏一子曰應。早夭。九年某月日葬瑞安山廣度寺。允來速銘。子。

毛積夫墓誌銘

老憤憤下筆未數行耳。如附蜩頭。眩轉不自支。其於抑揚咏歎之意。蓋微矣。故所述僅如此。然可以觀其畧也。銘曰。

不設志風滅命不厚生而薄性古之人哉。嘉定八年九月日。

姜安禮墓誌銘

宋 葉適

姜君諱處恭字安禮淄州長山人六世祖昭範名能治春秋昭範之弟遵仕至樞密副使君曾祖朝奉大夫筠避亂於台州臨海祖仲思朝散郎簽書南康軍判官攝軍事討李成墜馬卒父訖從政郎至君來秀州嘉興始居之自大夫入南相繼官不進君九歲而孤家尤貧大母父母皆散死他州不能葬而朝散旅於都昌佛寺四十餘年矣君營衣食治墳墓收拾諸

姜安禮墓誌銘

視見星出入其走都昌樞故廡殯後爲僧堂也老僧以告君掘地數丈得之題誌尚新歸從左蠡小孤遇暴風絳斷櫓折舟幾覆然後得聚葬于武康上伯嚴山君曰吾可以死乎既而頗買田治屋不至富厚亦稍調族窮援人於乏如有餘者君雖不以科舉自達至於懲渡江凋落之後奮寒士單薄之習積無至有以立家室教二子輝郛進士女適濟南呂濛有孫男女五人婚對及時門戶新成課其力致之難過於場屋偶然成事者遠矣余往來秀州十年間聞君名又

識輝於太學欲見君不果輝將對集英策余疑之曰子色間青黑何祥也君素有足疾加劇卒年五十九葬朝散從政墓西百步夫人龔氏贈諫議大夫夫家也已葬輝錄君詩百餘首示余求銘余讀之曰君詩清壯抑揚而不刻削以反今人之律樂稱人善而志意獨到蓋得古人之意可銘已銘曰

紹熙四年二月十八君死是年四月二十八日君葬嗚呼其詩則傳尚不亡哉

卽誌死葬爲銘

姜安禮墓誌銘

二

墓林處士誌銘

宋 葉適

墓林處士者永嘉何傳字商霖者也死年五十七所居墓林巷城中寂深僻處也前二歲余數過焉草木稀疎而不榮敗屋纔三間悉用故唐書黏之處士潤澤詳整如大人也對客爲清遠之言其言以有財爲累而以貧賤爲得以卽死爲可足而無憾其憂諸子曰恐不能如我無過其釜羹常空而意氣悠然未嘗以微感人亦忘其爲貧也嘗一日大雪道無行人

墓林處士銘

一

處士與同巷朱伯魚問余遂登郭公山富覽亭之故基以望江北雪驟甚不已兩袂皆積余不能忍寒飲酒而下處士獨傷城隅度橫徇徬徨折葦之間昏夜乃歸以余所知於處士能不以非義干其慮而有凍餓自守之樂斯亦士之極致也豈可謂之非賢者歟處士自少攻爲詩竟以成名殆其死也猶課某章未繕而卒男女七人其長者未冠也其幼者尚抱也死之日其友翁忱旣縫歛之又率嘗往來者盡有賻焉始克葬於西山崇明寺有銘曰

古人有言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厚薄不齊非聖莫司惟其不悲以刻於斯

墓林處士銘

二

莊夫人墓誌銘

宋 葉適

慶元戊午余始居生薑門外西湖上金華王植立之
實來於時士相禁以學立之宰相家子匿姓名捨輜
重從余窮絕處水村夜寂解舍一漁火隱約而立之
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
郁湖設帖盛集立之獨後至中表笑曰上學來歟蓋
斬之也自是歲率一來他日余過立之屋牆靜修牖
案潔清僮御敬物具中儀余固惑焉凡學於外者
莊夫人墓誌銘

必弛於家今乃不若是何歟問所以然則其夫人莊
氏之力也莊氏歸立之二十餘年一切以勞自當而
奉夫子於學故立之不爲訾省而家事自治斯異矣
夫母於子能使之學古今常道婦於夫能勸其學非
今也古人之事也母之於子有福利故使之學非必
賢母而後能也婦於夫將以垂其名非必有福利其
勸之學非賢婦人不能矣余先人祥之歲立之來而
亟公止之不可曰婦將免吾欲勿行婦曰第往吾期
未也今其未或能吾速返矣夫不以一身

乏急廢其夫千里之會斯又賢也本年余在建鄴立
之來獻秋曰莊氏子所謂賢者丙寅八月初七死矣
十二月十四葬某所矣其歸也不及事吾父母吾祖
妣魏國之愛也莊氏孝事之吾之福也莊氏柔承之
吾女弟行也而盡用其奩中物外妹不能嫁也而割
其田其儉至於惜一錢而以爲吾師友之費吾之困
無一言而以吾之得從巨人名士爲其身之喜吾之
友二弟也雖貧而四十口之聚無所間曰傳任備是
三子也雖幼而能不以小且近教之吾已矣無所復
莊夫人墓誌銘

望於今世而謂莊氏之足以終吾身也而卒至此信
矣其窮也子哀吾者其得無辭乎余曰然夫人名則
亦金華人二女曰師莒奴奴銘曰

不妄喜愠成婦之德不苟利澤知學之獲益封我原
益樹我祀既以其夫亦以其子

媛女瘞銘

宋 葉適

媛女始生能誰認俄病癰不省憶四年而天將絕忽左右顧應答累累長憶淚下與其母訣余多險艱垂四十矣初有二女連歲皆失之故與高氏頗自傷又傷媛之難成也蓋媛以淳熙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死明日瘞錢塘門外寶勝寺後龍泉葉某記

媛女瘞銘

鄒公墓亭記

宋 葉適

余友胡衛道知常州書來曰鄒公冢在此學官弟子薦省必時禮也家浸遠而貲落祭不亭守無廬山中松栢皆盡然而敬不專於家者我其責歟教授趙緄實始作亭我命尉朱起章治旁廬舍予間民衣食以居而汛除焉墓四隅樹之木俟以長而莊蔽焉若是則視其家無遠矣後甫就業已畢雖然我欲永久如一日而後此勤情不齊奈何思其氣類一而終始能

鄒公墓亭記

不慢者惟學之士庶幾故又使司戶朱中守序其意以請幸子詞而託之也公名浩字志完章子厚獨相日任諫列子厚迷國罪無匹明最大者二后廢立之際尤大者臣子不忍言也公既以死爭而子厚將遂殺公祖問皆坐貶旅次不容榻會其即敗僅免爾小人猶僞撰公疏激怒宮閤故雖元祐黨籍已赦而公三竄謫屈伸榮辱之變未嘗不以正也朝廷雖審乃鄉黨常和樂識慮雖達權操持常据經學術雖敏辨講肄常純默修之身及家未嘗無本末次第也

行人臣之榮遇也。然道之難全而非節不著。喜聞過人主之盛德也。然事之難明而非節不顯。紹聖迄宣和諫官五御史一皆豪傑有重名者也。記曰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嗚呼。公可以爲故矣。學之士仰綴一瓦。俯緝半甍。而楹桷自新也。雪幹霜枝蒼鱗翠甲而樵牧自絕也。出以公之道而仕處以公之道而止而進退自明也。衛道托於學之士也。深而士之報宜厚矣。衛道名衛越州人。

鄭公事記人

二

包顯斐墓記

宋 葉適

包君年五十淳熙九年十月某日卒十一月某日葬永嘉縣塘下原君之子履常思其父之久而存謂有以銘其壙者以爲請十二年八月丙辰始克文之而擴闕不可銘乃刻記其墓上君諱昂字顯斐曾祖某祖某世籍鴈池考某愛樂清之柳市徙居之館頭樂清之間路不堠壕無梁行旅無舍蓋柳市稍有聚落火姓而君以賢聞君和厚平恕以卑遜輯其材力時發於事之難者壯勇敢決已力強黨破散陰類消伏衆皆推君爲能同學知大義所止不爲異人之行人亦莫有指其過溫之士幾萬人其解選拘於舊額最號狹少以幸爲得爾如君之賢既遺落不偶而君無暇與新進爭所知退而教子讀書擇古人之義耽玩傳寫中論反覆陶然有以自樂初君之子與其鄉黨周旋通於令長以任利害之政凶饑有闕征歛有損施設惠愛尚多可紀而余獨以爲君既不幸不得見其大者於世用則其小者豈必以此求知於衆人

余亦存其大畧而已矣夫人翁氏七男子履常履端
履冰履道履遠履大履言一壻張自得二女笄未適
也孫曰安娘履常爲廸功郎新建昌軍學教授與余
同高氏壻云

包氏墓誌

二

祭高永州文

宋 葉適

先后聖德天報其門何以報之維材與賢譬芻之腴
而自陶冶不以師教有如公者靡驕曩貴靡羞後貧
銖廉黍約以標厥身官奚弗昭知亦非少薦聞實多
不用竟老眇然零陵併重奪之理不可推通人所疑
我慚素賤適辱公女手擇寒蔬相與傲處公歸自洪
我屏西山瘦馬獨來共談草間我疾異甚遲旦暮死
公今忽先視我餘幾以義當哀以情當悲昏塞我衷
祭高永州文 一
不知施爲又失我思無復昔語強寄茲觴公酬勿吐

祭陳同甫文

宋 葉適

嗚呼同甫。氣足。蓋物力足。首事天所畀也。孰可抑制。以智開物。以機動事。學而得之。又相比。以飲。載書以來。糾結披籍。解剝闢。遇其殊特。著於詞章。無後無前。啓蟄滌醒。獨爲時先。補空續高。扶英植豪。探海取橈。惟已所操。回視世人。磨細研精。俯墨仰繩。用影律形。視人而行。服勞終身。俎豆僅列。我漫一奏。詔壞雅闕。嗚呼同甫。絕代之寶。衆豈同美。抵擲棄捐。亦其常理。

祭陳同甫文

子重受禍。嘻。又已甚。寓矢以攻。殺者無禁。脫廷尉械。爲進士頭。天子第之。始莫我尤。謂天弗省。天乃終定。謂天既定。而弗永命。嗚呼同甫。心事難平。寵光易滿。萬世之長。一朝之短。余蚤從子。今也變衰。子有微言。余何遽知。畏子高明。痛子憔悴。鐫嗟無勇。和隨有罪。子不余謬。懸俾余銘。且曰必信。視我如生。疇昔之言。余不敢苟。哀哉此酒。能復飲否。

唐子西文抄

箕踞軒記

愚齋記

易庵記

闕茶記

射象記

離堆顏祠記

游湯泉記

迂說

唐子西

八

羅浮二賢贊

家藏古硯銘

上席侍郎書

存舊論

正友論

憫俗論

名治論

辨蜀不置史館論

題三謝詩

評前代史

唐子西

入

一

箕踞軒記

宋 唐庚

箕踞者山間之容也。拳腰聳肩抱膝而危坐。僂僂踟縮其圓如箕。故古人謂之箕踞。便於賦詩。便於閱書。便於長嘯。其勢如蹲猿。如投竿而漁者。蓋長松之下。灘石之上。放然不拘禮法者之所爲也。以之事上。則不恭。以之臨下。則不莊。以之待賢者。則有所不可以之。遇衆人。則有所不敢。故古之士大夫矜名檢飾。邊幅者。皆鄙而不爲。子今以五斗紅腐。置身於憂患之場。是非利害。洶洶百出。以一身之微。受無窮之責。目視上帝。則輒取恠怒。方且遠讒畏譏。規規然從事於禮法。柔聲和容。歛服磬折。拜揖跪起。以取媚於世。惟恐其不悅。而以箕踞名軒。豈不異哉。蓋官舍之西。舊有軒數間。直堂屋之後。人事之所不及。賓客從游之所不至。杜杜獨遊於此。解衣盤礴。箕踞於胡床之上。食瓜賦詩。曝背閱書。以釋其忽忽不平之氣。臨風長嘯。而草木爲之蕭然。足以見其誕率如此。而尤有所畏。而誕率之性。終不能少改。亦施之處已。而不以按

物則底幾其無患也故以箕踞名之而爲文以見其所以名之意

愚齋記

宋 唐庚

元符二年洛陽蘇公通守南龍治書室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愚而屬某爲之記某言於公曰愚有等級公將安處也有顏子之愚有高柴之愚有寧武子之愚楊子以晁錯爲愚柳子厚自以爲愚顏子之愚孔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寧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晁錯之愚則語所謂古之直者也若夫柳子厚之愚則事載方冊有不可誣者文章學術爲百代所宗自唐以來論當世大儒則必稱韓柳而自以爲愚可乎然正元之黨雖婦人女子皆知其必敗而柳子獨不悟也謂之不思可乎是數子者其愚間有等級公將安處也以爲高柴之愚則才非不及於道以爲寧武子之愚則生非不逢於時以爲晁錯之愚則無吳楚之變以爲柳子厚之愚則無任文之事其將處公以顏子之愚則公豈有意乎公生平聚書萬卷手不停披既已自得於心矣推其緒餘以教諸子皆厚然有立其長子太壽

以文學知名于時而公猶以愚自處此真有意於所
謂盛德者歟傳曰希顏之人亦顏之徒公何辭焉請
以是爲記

愚齋記

二

易庵記

宋 唐庚

客問陶隱居吾欲注周易本草孰先隱居曰易宜先
客曰何也隱居曰注易誤猶不殺人注本草誤則有
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隱居爲知言與吾之說大異蓋
六經者君本之致治也漢時決疑獄斷國論悉引經
術茲豈細故而易言哉本草所以辨物六經所以辨
道道者物之所以生萬物者人之所資以爲生一物
之誤猶不及其餘道術一誤則無復孑遺矣前世儒

易庵記

大

上

臣引經誤國其禍至於伏尸百萬流血千里本草之
誤豈至是哉注本草誤其禍疾而小注六經誤其禍
運而大隱居注草木矣本草之爲難而未嘗注
經故不知經尤爲難而不可率易如此世以不服藥
爲中醫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用易不審陷難幾死
今幸閑廢方且據庵熟讀而深思之復書此二本其
一以自警其一以寄二子焉

關茶記

宋 唐庚

政和二年三月壬戌二三君子相與關茶于寄傲做
齋予爲取龍塘水烹之而第其品以某爲上某次之
某閩人其所賣宜尤高而又次之然大較皆精絕蓋
嘗以爲天下之物有宜得而不得不宜得而得之者
富貴有力之人或有所不能致而貧賤窮厄流離遷
徙之中或偶然獲焉所謂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良不
虛也唐相李衡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
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錄序稱嘉祐七年親享
明堂致齋之夕始以小園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
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聞茶不問團鑄要
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真僞固不
可知就令識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
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閱三朝而賜茶猶在此豈復
有茶也哉今吾提瓶支龍塘無數十步此水宜茶符
人以爲不減清遠峽而海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
每歲新茶不過三月至矣罪吳之餘上寬不誅得與

諸公從容談笑于此汲泉煮茗取一時之適雖在田
野孰與烹數千里之泉澆七年之賜茗也哉此非吾
君之力歟夫耕鑿食息終日蒙福而不知爲之者直
愚民耳豈我輩謂耶是宜有所紀述以無忘在上者
之澤云

關茶記

二

射象記

宋 唐庚

政和三季三月乙卯有象逸于惠州之北門惠人相與攻之操戈戟弓弩火炬者至數百人而空手刃觀鼓噪以助勇者亦以千計既至皆逡巡不進有監稅蒙順國者邕州邊人以趨捷自矜短衣跣躍披數十矢射之中項背如蚬毛象龐然不動徐以鼻卷去最後中左耳流血微而象怒馳之順國棄弓反走未數步象以鼻鉤其膝盤之于地蹂踐之衆潰走散象亦

射象記

八

緩緩引去少焉吏卒就視則順國已碎首折脇陷胸流腸死矣吾時方食聞之投筯嘆息嗟夫使象得入城則鼻之所觸齒之所拂足之所蹴豈復有邑屋居民聚落也哉爲萬人排難而以一身死之此吾所以嘆也然吾聞交趾捕象必用機穿未有直決者吾嘗識其形矣其立如屋其卧如堤其行如舟是豈可與力競也哉若人者可謂愚矣此吾所以又歎也然向使數百人者叶心戮力齊奮而共擊之亦未必不勝脫令不勝猶當不至于此此吾所以又歎也雖然古

之。不。量。事。力。奮。區。區。之。忠。以。排。難。救。人。爲。已。任。而。困。于。無。助。以。至。碎。首。折。脇。陷。胸。流。腸。而。死。者。亦。安。可。勝。數。凡。有。志。而。無。成。者。皆。是。也。何。獨。此。哉。此。吾。所。以。又。歎。也。作。射。象。記。

射象記

八

二

離堆顏祠記

宋 唐庚

上元中顏公爲蓬州長史過新政作離堆記四百餘言書而刻之石壁上字徑三寸雖崩壞剝裂之餘而典刑具在使人見之凜然也元符三年余友強叔來尹是邑始爲公作祠堂於其側而求文以爲記余謂仁之勝不仁久矣然有時乎不勝而反爲所陷焉命也史臣論公晚節假蹇爲姦臣所擠見隕賊手是未必然公孫丞相以仲舒相膠西梁冀以張綱守廣陵

離堆顏祠記

一

李逢吉以韓愈使鎮州而盧杞以公使希烈其用意正相類爾然於數君終不能有所傷而公獨不免於虎口由是觀士之成敗存亡豈不有命耶而小人軒然自以爲得計不亦謬乎且吾聞古之尚友者以友天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思見其人而不可得則方且欲招屈子於江濱起士會於九原蓋其志所願則超然慕於數千百載之後而況於公平公之功名事業已絕於人而文學之妙亦不可及因其心畫之所在而祠之此昔人尚友之意

也嘗試與強叔登離堆探石堂觀其遺迹而味其平生則公之精神風采猶或可以想見也夫

離堆顏祠記

二

游湯泉記

宋 唐庚

過水北十餘里得白水山山行一里許得佛跡院院中湧二泉其東所謂湯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間而東泉焚其殆不可觸指以西泉解之然後調適可浴意山之出二泉專爲浴者計哉或說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湯泉或說水出硫黃地中卽溫初不問南北今臨潼湯泉乃在正西而炎州餘水未必皆焚則地性之說固已失之然以硫黃置水中水不湯泉記

能溫則硫之論亦未爲得吾意湯泉在天地間自爲一類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後溫也凡物各求其類而水尤耿介得其類則雖數千萬里而伏流相通非其類則橫絕經過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間不能容尋丈而炎涼特異如此蓋亦無足怪者吹氣爲寒呵氣爲溫而同出于一口此其證也臨潼之水在開元天寶時最爲知名恩幸寵遇震動一時然自是以來是非口語亦紛紛矣此泉出東南萬里外非山僧野叟之所游嬉則騷人遷客之所嘯咏罷

序何自而至哉

湯泉記

迂說

宋 唐庚

非禮之舉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義而止者。蓋未之見。以其非禮義而止之者。又未之見也。今有學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之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者。又皆是也。何勇於爲彼而惡乎適此也。止之者愛人耶。豈樂人之爲非禮義而懼人之爲聖人也耶。

迂說

羅浮二賢贊

宋 唐庚

葛稚川化去三十餘年。單道開始來羅浮。今山中人知有稚川。而不知有道開。蓋稚川既爲鄧岳所留。居山燒煉著書者數年。丹竈具存。而道開平日唯食細石數百。澹無所爲。以故後世莫得考。陳郡袁宏雖作道開贊。然宏嘗爲桓溫作九錫文矣。此手豈宜復弄世外事。而贊文亦復不見于世。遂作二贊書之山谷。而不顯其處。以貽後代之好奇者云。

羅浮二賢贊

贊稚川

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翔而不集。翩然而飛。鄧岳細兒。處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瞻仰。吾緣外丹。遂居羅浮。豈以岳故。而議去留。所就者大。寧恤其小。吾與岳游。如狎鷗鳥。

贊道開

世人茹柔。剛則吐之。匙抄燭飯。口如牛。同至人忌物。剛柔一致。其視食石。如飴餅餌。北平飲粥。出于無心。食石之理。于此可。我雖不能。而識其理。庶幾。之。

以厲其齒

羅浮子寶錄

二

家藏古硯銘

宋 唐庚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能遇相近也。獨書天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爲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爲用也。筆最動。墨次之。硯靜者也。豈非靜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而得養生焉。以鈍爲體以靜爲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靜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豈亦可硯歟。入。

又遠也。雖然寧爲此勿爲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爲體。不能動。因以靜爲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上席侍郎書

宋 唐庚

某備員學校三載於此在輩流中年齒最爲老大詞氣學術最爲淺陋教養訓導之方最爲踈拙所以未卽遂去正賴主人以爲重今閣下還朝曉夕大用爲執政爲宰相爲公爲師此誠門下小子之所願聞然孤宦小官遠奪所依此其胸中不能無介然者日夜思慮求所以補報萬一而書生門戶無有他技因効其所得於古人者惟閣下裁擇某初讀書時未習事

上席侍郎書

意謂古之聖賢例須建功立名其後涉世益深更事益多考論前代經史益見首尾乃知古人之心本不如此舟遇險則有功燭遇夜則有功藥遇病則有功枯槁遇旱則有功戈弩劍戟臨衝兇參遇戰鬪則有功凡物有功悉非得已龍蛇雜處而禹有功草木障塞而益有功民不粒食而稷有功天珪人倫顛倒失次而高有功夷蠻賊寇干紀亂治而咎繇有功自以此降不可勝舉然皆因時立功非聖賢本意伊陟臣扈巫咸相大戍無他奇功以格上帝又上案爲功

上席侍郎書

二

巫賢甘盤傳說相祖乙武丁不問有功以保又有商爲功君陳相成王畢公相康王不自立功以循周公之業爲功後世知有功之爲功而不知無功之爲功其去道已遠至謂聖賢有心於功名其探聖賢亦淺矣天下承平日久綱紀文章纖悉備具無有它髮未盡未便一部周禮舉行畧過但不姓姬爾竊謂今日正當持循法度不宜復有增廣建置歌呼於吏舍者勿問醉吐於車茵者勿逐客至欲有所開說者飲以醇酒勿聽擇士唯取通大體知古誼者用之雖不立

有舊論

宋 屠庚

漢時儀注大抵率意制造不應古誼者十至八九其
又采法度畧矣然而天下之人見卽喜不見卽悲中
更王氏之亂廢弁不用者十餘年光武入洛東都之
民始見司隸僚屬歡喜踴躍父老或至垂泣曰不圖
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自是天下翕然歸之相與出力
鋤去禍難以成中興之業而復其宗廟社稷蓋又二
百餘年雖漢之所以復興者不專在是然亦不可謂
存舊論

無助也且漢官威儀非若三代之盛叔孫所爲非有
周公之學蕭何智識又雜以秦制非復聖人之法也
而遺民見之如盲者復視廢者復起如流浪積歲而
返其故鄉見其父子兄弟感慨之極至於咨嗟流涕
其得民心如此此何理邪方是之時以三代車服示
之吾知其民不復泣矣何者漢之爲漢十世於此矣
民知有劉氏而已夫救天下於戰國秦項水火之中
而措之於安全逸樂之地不數十年海內無事斯民
得以養生得以送死得以事其父母而長育其子孫

考漢之力也三代遠矣何有於我哉由是觀之古者
帝王之興其正朔服色自爲一王法而不慕前朝典
姓已陳之迹其用意深矣由是觀之國家舊物宜使
斯民常見而熟識之以習其耳目而繫其心自非不
得已者不宜輕有改易變置以自絕於民也亦灼然
矣嚮使今日變其一明日廢其二祖宗餘澤日益就
盡不在目前不幸而姦人憾之則人心搖而天下去
矣古者公卿大夫猶知守其家法至數十世不易其
承冠閭閻豈無隆替而國人信服終莫之敢抗謂之

存舊論

太

二

名家舊族而況數百年爲天下國家者哉

熙寧中變法故作此論以諷之

正友論

宋 唐庚

庾公之斯以朋友之故廢君命而君子不以爲私，卽輸去金發虛矢以塞責，而君子不以爲欺，卽况之說其友也，其言甚甘而君子不以爲險，其友爲之墮肱，墮首，覆宗絕祀，而君子不以爲恐，知此二義，然後可以言友矣。方漢之時，呂祿之權爲如何，其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者爲如何，國家社稷宗廟之勢爲如何，而父又切質其急爲如何，又安得捨所重以

正友論

入

全所輕則以計劫之也，固宜彼子濯孺子之事，豈至是耶？以區區之鄭，固非衛之所以存亡，而區區之子濯孺子又非鄭之所以強弱，敵公而追之，茲又國事之區區者，而彎弓於其友，則在名義爲至重，此孟子所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勢也，何得以呂祿比之？夫莫重於金，莫輕於羽，此雖三尺之童，足以知之，至於輕重之中，又有輕重焉，則非通孟子者不能權之矣。孟子之書，世未有通之者，故漢魏之臣如蘇章于禁之徒，皆以得已之事，親誅其友，禽復殺然，自謂忠於

朝廷而世亦莫知其爲天下之至惡，自是而後一變而相證，再變而相告，三變而至相誣，讎也，豈不愈惑哉？嗚呼！名教之事，聖賢談之盡矣，忠不深考爾，君使已誅其友，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餘者可救，則救之，可贖而贖之，無罪者辨之，不可則辭於君，要之不可以執戈友爲不善，則如之何？曰：審之，禍大則誅之，其次痛責而力正之，不從則去之，其小者則忠告之不從，則已，終不可棄也。夫上則善其君，下則善其友，使君臣朋友之間無不滿焉者，豈非人之所欲哉？不幸而至於此，則古人所以處之者，亦有道矣，而論者不察，以君臣爲公，指朋友謂之私，何其不思之甚歟！孔子曰：以孝事君則忠，曾子曰：朋友不信，非孝也是相生法也。何名爲私乎？父子兄弟出於天，君臣夫婦朋友出於人，而父子兄弟夫婦主恩，君臣朋友主義，則五教之中，近於君臣者，唯朋友爲然。故欲知人臣之忠者，必於朋友焉，觀之，寧有賊害其友而能忠於所事者乎？是物理之必不然者，夫以公心處之，何適而非公？苟私矣，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皆私也。

正友論

入

二

年獨友哉。嗟夫。牧之所自出者三。而世闕其一曰師。其所以爲教者五。而抑其一曰友。

正友論

入

三

憫俗論

宋 唐庚

自古諸侯風俗小大。曷嘗不與其國相稱。齊地負海。膏壤二千里。則其俗闢達。寬緩而多智。全晉未分時。在春秋時。最爲彊國。則其俗用意深遠。有古帝王之遺風。鄒魯居洙泗之間。迫於齊楚。國小而地狹。則其俗亦復儼嚴而謹。良。今天下大矣。堯舜三代之地。蓋不至於此。民生其間。耳之所聞。目之所睹。體之所安者。壯矣。而風俗之大。不足以稱之。有是理否。風俗非一事。要以人材爲本。今士大夫達時變。識事情。警敏有餘矣。至於學治道。通大體。氣力度量。足以支久而任重者。未可多得。是豈無有也。有則不容於時。今之建言也。類皆薄物細故。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而士之所言。亦不過趣一切辦治而已。非能有益於宗廟社稷也。學術小故。無大論議。力量狹。故無大功名。以爲上世悉然。則前此風聲嘗廣矣。當是之時。雖恐其疏隔。形勢非有不同。年表日曆。非甚相遠。而更病其隘。是必有說矣。吾聞江海之水。必有吞舟之魚。通邑

大都必有千金之家以四方萬里之國而非得恢廓
宏遠之風以充之是猶承九尺之承束十圍之帶高
視闊步而血氣不逾中人也可乎建武永平之治未
必優於西京而風俗不及者正其小也傳曰不知其
形視其影也今百工之所造商賈之所鬻士女之所
服者日益狹陋而一時人物大率悍而短小此非其
影耶古之化俗惡者可使爲善邪者可使爲正今俗
非有他也獨患小爾顧不可使之大乎

備俗論

八

二

名治論

宋 唐庚

古者一代之典則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
人尚質周人尚文雖聖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
政事必有稱號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國之治亦
然故曰周公治魯尚齒而親親太公治齊尚賢而尊
尊自是以來謀談之臣議論之士亦未有不明當世
之治體而識其面目者故漢世每以雜霸自名而晉
人亦云以道勝寬和爲本今宋之爲政久矣其所尚
者何也士之通經術知古誼者不爲不衆日夜講究
治道以遊于世者亦不爲不熟其所稱引動以宗周
爲言而問以當代治體則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
無得于此是以有慕于彼愚誠不自揆蓋嘗妄論之
矣屢不必同要之適足治不必同要之適時故成周
之治任人而國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
人爲本而輔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爲本
而行之以人自古法無全是亦無全非而人之忠佞
智愚賢不肖至于遠絕故任法之世無甚利亦無甚

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則大亂矣周時公卿不過數族周召毛原執政至數百載不絕今之大臣更出迭入遠者十餘年極矣近者朞月而已雖無累世輔弼之利亦無妨賢專恣之害矣周之諸侯既錫以土宇則刑賞生殺之柄悉舉以委之今郡縣之權不過鞭朴耳過此以往則相顧而議法矣雖無藩屏形勢之利亦無戰爭侵奪之害矣周時任官必考論人物謂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資歷爲高下以注籍爲先後揭闕千道應法者得之雖無爲官擇人之利亦無

舊治論

入

二

好惡徇私之害矣周時取士使之自相推擇謂之鄉舉里選今又異于此矣蓋自國初以來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離文字晦名易書暗考而明取之雖無出長入治之利亦無毀譽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極熾至刑措不用四十餘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絕人而晚節禍敗亦足以稱此國家受命五百六十年間海內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勣爲將無大勝亦無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卽大敗而近世論將未嘗不以英衛爲先然則今之所

得多于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歎然不足乎說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國朝規模處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勢者固已如此非獨不知國朝亦復不知成康矣何則人有情而法無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無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則必脫畧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于繩墨之內是猶以李勣之節制而求萬徹之奇勝終不可異然與其蹈萬徹之險孰若李勣之持重足任也哉

名治論

入

三

辨蜀不置史館論

宋 唐庚

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禮建官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記注爲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者流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蓋方是時學者適知天人而卜與廢者亦不純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不置史論入

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議證據有絕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又掌之漢司馬談父子爲太史令以論著爲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效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爲二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題三謝詩

宋 唐庚

江左諸謝詩文見文選者六人希逸無詩宜遠叔源有詩不工今取靈運惠連玄暉詩合六十四篇爲三謝詩是三人者詩至玄暉語益工然蕭散自得之趣亦復少減漸有唐風矣於此可以觀世變也

題三謝詩

評前代史

宋 唐庚

司馬遷敢亂道却好。班固不敢亂道却不好。不亂道
又好是左傳。亂道又不好是唐書。八識田中若有一
毫唐書。亦爲來生種矣。

評前代史

八

耕戲

劉彥冲

八

二

原缺第一葉

送張當世序

宋 劉子翬

庚戌張侯來守莆田余佐郡事後兩月至時逸寇楊某犯閩官軍綴之磨演山下聲播四境已而回源盜作辛亥其徒益熾吾之赤子探九佩憤皆號范葉兵疽食劾郡壬子春靈旗大伐衝逐蕩拓寇乃平又一月天子召侯爲郎余亦及貳焉噫余與侯同寮最久而寇攘甲兵之事相爲終始也方繡衣交馳行檄狎至哀兵括食刻期取辦侯以強敏濟之余因以免侯

送張當世序

一

焉顧於侯未有助也今侯將承前席之寵思效一言可乎夫平盜易使盜不作難蓋勦戮也威易伸而涵養之恩難洽也閩之勢猶人嬰痼疾者陰邪內乘根固盤互牢不可解今以鍼艾藥石攻之灼之蕩之滌之疾雖除其真氣憊矣道和扶衰如保嬰兒如擎盤水如維持側車惴惴然不敢有毫髮之傷則生理可致不然一病已一恙生消於指臂聚於腹心必甚於前而至不可爲也吾民困矣輕徭薄賦寧使鈍官守

法勿使利官逞能庶幾存瘳乎余閩人所知者閩事

四海之廣亦猶是也願侯以此告于上

送張當世序

二

送翁德功序

宋 劉子翬

書生輕議兵。自荀卿發之三至五權六術。雖畧本仁義。然聖人不輕議兵。夾谷之會。田常之討。勇往直前。無如吾夫子者。至於衛公求由之間。皆深閉固距。不假以辭色。非沮之也。慎之也。卿譚之何容易乎。末世乃有長嘯卻扇。圖碁破敵。揮扇靖烟塵。投筆取封爵。抵掌譚笑。橫槊賦詠。視聖人之所甚慎。藐然輕肆焉。使書生讀之。激昂歎羨。袖書公卿之門。飛奏雲天之

送翁德功序

一

陛莫不撫髀嘆息。恨其試已之晚。是則鼓之舞之。苟卿爲之罪人也。吾黨翁侯德功。老於經術。不得一第。向來小試武事。朝廷官之。德功沈毅忠信。客氣不存。於胸臆言靡出諸口。吾知其可以有爲也。因贈言焉。夫金玉已生。螻蟻人命。徒詐長平之卒。不媿申息之老。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謀乖僭飭。勇將憑河。扁舟慕西子之載。抄騎縱南塘之出。以是言兵者。德功之所嫉也。余亦嫉之。誠莫動天忠。非許國匪魚腹之丹青。灑指端之公字。以是言兵者。德功

之所嫉也。余亦嫉之。操心儼不然。提千百千萬之衆。凌凌兢兢。如是愛子慈孫。將跳白刃焉。雖不慎者。慎矣。德功是行也。有引而用之者乎。摩厲以須。卓然自見於世矣。異時游宇清泰。毒手尊拳。袖而不川。凌烟之像。有白面書生。雍容於虎臣之列者。其德功也耶。

送翁德功序

二

代翁殿撰遺表

宋 劉子翬

傅薪熾息將隨化於大鈞。易質氣微願輸忠於半縷。
伏念臣受資朴訥。查跡單平。風猷輒慕於古人。詩禮
僅傳其家學。初霑世賞。方僂僂以循牆。繼竊科名。遂
實祿而隨牒。本更繁冗。已玷清華。無一介之先容。辱
前朝之異遇。編摩書局。勉郎曹叅陪三老於賢關。
領袖羣英於秘府。官箴恪守。歲籥易流。傳癖書癡。性
雖安其所好。客嘲賓戲。時或歎其夕淹。但直道以事
人。恥曲學於阿世。至乃東州懷綏。淮部乘輅。敢圖擇
地之安。惟勵匪躬之節。屬中原之雲擾。當陛下之龍
飛。趣歸行所之班。俾典奉常之職。綿蕞之儀。未就蒲
柳之質。已哀一返家園。五更祠館。朝有青。而原。有給
叨冒爲多壯也。仕而老也。休絲毫無補。今則已嬰疴
痼難。羨及生。重念臣自幼讀書。卽知論古憤。張禹臨
終之請。惟訴私情。喜史魚絕命之言。猶存忠諫。探其
惻惻。灼見正邪。雖真僞或混於平昔之時。而隱微必
發於死生之際。臣今憊矣。心竊戒之。敢伸奄奄之言。

代翁遺表

仰濱高高之聽。伏惟皇帝陛下。日新聖學。躬攬權綱。
中華之服。裂五千。天惟授德。列聖之基。垂一百。民實
之功。臣卽奔明時。莫瞻盛舉。未草涪溪之頌。定愧懷
銘。平伊洛之戎。固欣受食。

友石臺記

宋 劉子翬

友石臺肇慶吳公南園勝處也。臺因墩形不事培剗。有大柿樹如側蓋。然風藤月篠。從而附益之。清蔭周覆。可容六七客。肇慶羣石置其上。所以悅觀瞻。而供遊憩也。石出吾里。無嵌空奇怪之姿。特以其介然若英。毅之氣鍾結而成者。皆取以自近焉。倚立參錯如拱如伏。遊其間者。莫不神竦意動。吾知肇慶之不苟爲此戲也。徐而物色之。老而耄耄。有若純臣者。

友石臺記

示人以忠。不玉其佩。有若祈子者。示人以孝。容儀儼麗。有若奮威者。示人以勤。詞氣剴切。有若徂徠者。示人以直。有數馬而對。若御史之謹者。有穴城而戰。若統軍之雄者。異派同宗。剴劑凜凜。是以知肇慶之所取亦吾平昔之所樂親也。附猶介而沈者。次之。爲勞力所驅者。次之。能言以怪除三品以冒除。隕星以妖除。化婦以執除。一有是玷。雖瑰璋亦弃。是以知肇慶之所損亦吾平昔之所欲疎也。夫以咫尺之地。數拳之石。寓意深遠如此。則周旋於斯。孰不砥礪。苟逐物

從好以茲爲小而陋也。則雖擴六合爲基。立五嶽爲塊。鄧林蔽其左。江漢流其右。自達而觀之。亦掌中之一物耳。曾何足大焉。惟隨見而足。怡然理會。則又何大小之別。主人方刈柳源之稻。釀明月之泉。數招客。倚伴于臺上。儻以此說爲是。與則倚而歌。捷而腹。皆吾之三益也。因以文記。

友石臺記

開境志

宋 劉子翬

開境志者。肇開乎方寸之間。而莫知其以際限之所。夢自有宇宙。便有此境。若其遼邈。曾不跬步至焉。無參涼之俗。無風波之途。如化國。其日舒長如桃源。與藉塵背。如混茫之世。無爲而常自然。真雅懷素志之。栖寓。埃行。逸軌之遊歷也。境內之人心和而氣平。神靜而體舒。不拘拘跂跂。不管管汲汲。閉聰明之牖。息思慮之機。酒濃厚之情。停飛動之根。喻良弔之解。繫譬道輪之繫。棼然而篤於脩勵者。識其墮役於智巧者。謂其拙。湛於樸茂者。疑其矯。非夫特立高尚之人。莫能居也。昔許由嘗卜鄰焉。其視天下輕矣。伯夷季札因之以逃國。顏闔子仲因之以辭祿位。黽哉卓平。莫可尚已。若夫坐忘。寄傲之流。閉關却掃之士。徜徉乎竹林蓮社之間。放浪乎草堂松徑之側。曲肱箕踞。長嘯微吟。送日月於枯棋。混乾坤於一醉。皆乘堅策駿。有意臻其藩域者也。乃有黃冠羽服。布袖方袍。逍遙其間。自立門戶。曰濟都。曰淨土。蓋開境之別名也。

開境志

自世途歎豔斯境。榛蕪或純盜虛名。或指爲絕徑。出焉一入焉。誠未足與議。今之人遊談賦詠。挾以爲高。慷慨激昂。若心將往者。狐疑猶豫。終莫能至焉。豈以其淡泊無味。寂寞難安。故喜言而畏蹈。可暫而莫久。歟。余嘗熟遊送之者。皆自崖而返也。因述其有趣。以導夫來者。

蘇雲卿傳

宋 劉子翬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艾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極寒隆暑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器無闕者才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輪直夜織履堅報過華爲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溉圃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贈

蘇雲卿傳

帛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淮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淮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雲卿也既而蘇翁者苦意稍欬淚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問德遠何如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

出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方讀

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倚戶闢然

排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逝矣竟不知所

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作魚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於傳霖子期與之共濟

當今山潛水告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易鍼

山林人謀不過人却與樵兒牧豎何異蘇翁一雙

法眼業已洞入張魏公腹中區區書幣官爵豈能

籠得它來

蘇雲卿傳

二

溫公謄書銘

宋 劉子翬

公視已瘞，姦覓夜悸，公墨雷池，潛來湘纍，假其餘聲，所感如此。矧公真筆，劍戟交倚，挂之高堂，浮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輪誠，風霜薦厲，吐而發之，茲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勦其剛，不披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嘗繼斥，卒伸其直，世衰道圯，喑喑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嗟已矣。

溫公謄書銘

字朱熹祝詞

宋 劉子翬

冠而飲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熹，幼而騰異，交朋尚焉，謂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木晦於根，春容曄敷，人瞻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知顏氏如愚，迹叅並遊，英馳俊驅，豈無他人，夫誰敢居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於聲，終身弗越，陋巷暗然，其光烈烈，從事於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字朱熹，祝詞人。

身則三交，輔孔門，翱翔兩驂，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愷有適之，衰變切切，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駐，勿謂此耳克之益克，借曰合矣，宜養於蒙，育而思，步動而思，賸察乎端，端惟曾顏是畏。

試舉道士筆

宋 劉子翬

善將不擇兵。善書不擇筆。顧所用如何耳。南渡以來。毛穎乏絕。輒亭黃冠以筆遺子玉。表霜裏視之。皆鵝落之毛。毳也。束縛精妙。驅使如意。亦管城之亞匹焉。聞念州赤縣。半沒埃穢中。或言南兵剽輕不足仗。若臨春秋吳楚之霸。六朝晉宋之捷。不聞借銳於他方。選徒於外境。昔人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豈用之自有道耶。書生還計。推此理於試筆之門底。幾貌。試舉道士筆不。一。之喬不專美於舊。譚組練之軍。或有爲於今日。

題尤貢明壘

宋 劉子翬

蒼官之英。孕此犛德。未復麋捐。聊守其黑。沽之哉。沽之哉。吾將從管城子游。餐潛光于六籍。

題尤貢明壘

熊氏令人陸氏孺人墓表

朱 劉子翬

趙炎已酉歲余兄侍郎從戎川峽時余嫂熊氏已嬰
高明年冬十一月十一日卒侍郎書來曰聞汝嫂計
以是爲恨也吾歸而葬之慰夫亡者又明年春三
月二十七日余室陸氏病卒侍郎書來曰國事未濟
懷恩則虧義棄成則失武一集吾私二疵深矣何以
歸乎時方艱虞塗積非策汝嫂汝婦可共營窀穸相
南令人墓表

地惟吉洵日惟良送終之禮惟盡則有吾歸也於是
葬於建州拱辰山開善寺之東原熊氏建州建陽人
故朝奉郎安行之女也慈懿知書年二十爲侍郎之
配生二男五女長男琪承務郎女思娘尚幼餘皆早
亡封令人享年三十六以紹興二年十月十七日葬
陸氏家越州左丞相之孫奉直大夫寘之女謙淑能
琴年十八歸余生一女失之
十二日而葬畢事復于侍郎元初刻文以表之辭曰
熊氏居左陸氏居右異穴同丘解詔厥後

祭翁版撰文

朱 劉子翬

堂堂老成國之龜玉進則光朝退斯美俗天其靳耶
存之何速嗚呼哀哉惟公之質嶽重海渾學窮古書
通聖門本朝取士科張甲乙偉人巨公皆此塗出
公亦欣然飛騰騰實賢俊之開圖書之圃孰游其間
惟德之思公亦欣然求爲領袖懷綬乘流來輶光遠
時以外爲仕之蹇公亦欣然屢膺臨遣慍絕三已
榮輕九遷浮雲卷舒何往不安公亦欣然老於祠官
祭翁版撰文

惟公行藏曰有義命物智時機無心而應榮發探玄
麟經纂聖得意忘年怡然處順惟我小子與公同鄉
交舊年矣奕葉有光晚獲從公素心相傾見必我留
宴笑坐傍公雖病矣神氣內強袖手不色滿堂
大化密移遠遊不復壽格粹容闕于一
秦詩莫贖設體陳殷文以相之誠可達幽公共亮之

武帝論

宋 劉子翬

武曰武帝不冠不見汲黯此足稱者余謂君臣相與在貴以誠心不在貴虛禮也武帝以黯爲社稷之臣是非不知黯也黯進言未嘗一聽畫策未嘗一用弘湯之阿諛順旨皆超躡見用至謂黯爲甚慙謂黯爲不學謂黯爲妄發卒見斥逐則不冠不見是虛禮也後拜黯爲淮陽太守欲借其威重以靖寇也黯不受印綬張子之曰吾今召君矣此殆黯欲令之淮陽也

武帝論

入

一

黯居淮陽十年竟不召也漢高祖騎項而問周昌據牀而見酈食其可謂亡禮矣然其計策行其身名顯故高祖雖有嫚侮之譏而英雄樂爲之用者蓋其誠心相與不責其虛禮也武帝力征匈奴主父偃嚴安徐樂引危亡之事諫之甚切帝曰公輩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悉拜爲郎然征伐竟不已又包南山民田爲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然遂起上林苑蓋武帝知受諫爲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賞諫之名無

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孔子曰恣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此之謂也

武帝論

入

二

論魏相

宋 劉子翬

魏相爲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丙吉與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相心善其言。爲齎威嚴。相所貶退。當耶。不可已也。失之過耶。箴之可也。不當以朝廷方見用而爲慎事之計也。以丙魏之賢。猶如此。況其下乎。後之人慎事自重。而致身榮顯者。率遵此言也。

論魏相

八

一

論賈山

宋 劉子翬

史稱賈山自下。劇上鄒陽。枚乘游于危國。然卒免刑戮者。以其言正也。審如是。則比干諫紂。子胥諫吳。皆不免刑戮者。豈其言不正邪。君有明暗。寬暴由其所遭。有幸與不幸也。

論賈山

八

一

論漢史贊

宋 劉子翬

史贊諸帝皆稱述。獨高祖贊推其世系運統而已。無所稱也。蓋以高祖之盛德大業。不假言而自著。亦非一二言可贊也。故贊衛霍不言征伐之功。贊相如不論文章之美。其他則片善寸長。贊皆言之有餘。易見不足。難知故也。

論漢史贊

一

六經堂學者

宋 劉子翬

汝心之休。處此如遊。汝心之流。處此如囚。此堂何有。雖經與史。隱索周施。于茲備矣。誦書琅琅。其神乃揚。雖慮橫心。聖言則忘。講書然然。情義乃得。借聰于人。終焉必惑。視彼迅晷。若弗云來。今汝不免。則何有哉。時習之說。反身之樂。瞻忽茫然。匪伊情度。

六經堂

一

再戲

宋 劉子聲

有相者論病翁曰。僕聞人多矣。寧馨殊姿。噤吟怪形。田面之麗。禹角之清。固難以一二論也。若翁者。雖乏青肩燕領之奇。亦無雙頭鳳目之陋。然而蹉跎言蹇。錫窮拘羈。則多弊之累也。夫髯多則貌古。貌古則神厲。神厲則語不和。語不和則交寡。合則動無成。宜乎翁之沒沒也。亦盍錄亂芟繁。稍自矜飭乎。溫而儼然。蕭而惻然。蕭而儼然。登而莞然。夫如是。則孰不稱先親子。爲快焉。左持有擊。或曉或推。聲咳之間。山移海回。慢子者。加其敬。笑子者。止其咄。運何塞而不開。名何顯而不來。竊爲安此。翁曰。嘻。鄙夫樂隨。正士自守。子徒欲軟美求容。而不慚爭行之益。麗也。吾聞之。君子修己者。非無榮名之患。而無素履之難。我則不偶。夫髯何罪。且髮膚之傷。前哲垂戒。豈其敝之輕若弁髦。相者曰。天生百骸。所以立我。覘於肝。號於附。重挺承。類連絡。結。臍。後。咳。爬。又。負。荷。揮。隨。踏。杓。惟人具焉。闕一不可。若夫髯也。存乎亡乎。皆可以生矣。

而貽絕派之譏。後發毛蠶之諺。苟利夫子。必能士之。何相摩距而自奪其便乎。翁曰。子觀夫有形之形。而未識夫無用之用也。易稱須賈其義尚矣。扶疎郁紆。可象之儀也。勃拂盤聚。可畏之威也。綠飾英姿。發揚勁氣。偉人特士。造物多以昇焉。故黃者紫者。鬱然者。皎然者。似蜩者。如戟者。帛纏者。綵編者。垂至帶者。儼若神者。白皙甚美者。布置勝人者。于此不凡者。能令公喜者。是以蓬頭相商。疏眉輔漢。于思強宋。絕輪霸蜀。美鬚奇齊。長鬣勝楚。或抵凡而奮。或論事而張。其剛毅挺挺。有如此者。或手將獻規。或口銜伏誼。其忠烈炯炯。有如此者。是既然矣。子獨何患乎。且貴賤禍福。天實爲之。子乃謂去窮有政。謂攀榮有梯。謂機振可施。謂坎圯可移。不已甚乎。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乃規倪俛顏。嚙吮強咽。偶旅望塵。啖吻乞憐。雖位三槐。食五鼎。馬千駟。祿萬鍾。澤九族。賓十世。吾弗能也。相者趨隅如慚。雅譙病翁。極髯爲之一笑。

12361

虞伯生文抄

雲南志畧序

楊叔能詩序

胡師遠詩集序

會上人詩序

送李擴序

送冷敬先序

南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飛龍亭記

虞伯生 八

青雲亭記

悠然亭記

天心水面亭記

谷滌記

小孤山記

羊角洞記

親祀南郊放

全章閣銘

題陳希夷畫像贊

自贊

秦駝圖贊

題吳傅朋書及李唐山水

與昭文相書

與朱禹初書

與張伯雨書

答劉桂隱書

揭志道墓誌銘

稷山段氏阡表

虞伯生 八

祭孫履常文

雲南志畧序

元 虞集

京師西南行萬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萬里在憲宗時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於海內使省臣賽天赤往撫以成惠浚其俗而導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方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官天子閔達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器名無治術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無以宣布

雲南志畧序

一

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惡生樂以夫豈其情也哉嗟乎昔者單壺迎候之民日以老幼且盡主者格於貪利雲師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無所建白而馭於中者又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國憂而論治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景山由樞庭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志畧四卷因報政上

之余嘗按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畧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姦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葛歲食賂隨服隨叛梁昆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傷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覽觀焉至讀其記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雲南志畧序

二

楊叔能詩序

元 虞集

人之生也。以其父母妻子所仰之身。以治乎居。輒飲食之具。外有姻戚州閭之好。上有公上貢賦之供。固其常也。然而氣之所稟。也有盈歉。時之所遇。也有治否。而得喪利害。休戚吉凶。有頓不相似者焉。於是處順者。則流連光景。而不知返。不幸而有所嬰拂。饑寒之迫。憂患之感。死喪疾威之至。則嗟痛號呼。隨其意之所存。言之所發。蓋有不能自揜者矣。是故有知其

楊叔能詩序

然而思去之者。則必至於外其身。以遺世。不與物接。求生息於發倫之外。庶幾以無累焉。然其爲道。則亦人之所難者矣。蓋必若聖賢之教。有以知其大本之所自由。而修其所當爲也。事變之來。視乎義命。而安之。則憂患利澤。舉無足以動其心。則其爲言也。舒遲而澹泊。閑然而成章。是以君子貴之。予行四方求之而未之見也。又求夫今昔之人。有詞章之傳。而合乎此者。必取而諷之。以寄予意焉。然而亦鮮矣。臨川危太樸與其友孫章。楊顯民。以其族叔父叔能所爲詩。

一編以示予。觀其所游。不過州郡數百里之間。觀其所慕。則千古高尚之士。澹然有餘而不墮於空寂。悠然自適。而無或出於傷悵。乃若蟬蛻汗濁於世。略不相干。而時和氣清。卽凡見聞而自足。幾乎古人君子之遺意也哉。吾嘗以此求諸昔人之作。得四家焉。則陶處士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其人也。蘇州學詩於惲惲之餘。子厚精思於竄謫之久。然後世慮銷歇。得發其過人之才。高世之趣。於寬閑寂寞之地。蓋有愆創困絕而後至於斯也。右丞冲澹。何愧於昔人。然而

楊叔能詩序

一旦患難之來。遽失所守。是有餘於閑逸。不足於事變。良可嘆也。必也大義所存。立志不貳。乃若所遇安乎。其天若陶處士者。其知道之言乎。雖然。言不可以僞發。人不可以徒欺。千載之下。簡翰之存。苟有一人詠咏於一日之間。則安所逃乎。是故君子尚論其本也。今有讀叔能之詩者。譬諸飮芻豢之肉。病夏畦之苦。而得一勺之清泉甘露。豈不悅乎。夫泉之所自由。露之所由降。尚善求之哉。

胡師遠詩集序

元虞集

離騷出于幽憤之極而遠遊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爲隣。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浩蕩之辭。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於無可奈何之表者矣。近世詩人深於怨者多。工長於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歸。極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慮安靜。最爲近之。然學有以致其道。思有

胡師遠詩序

以達其才。庶幾古詩人作者之能事乎。今觀師遠胡君詩集。外無世俗之交。內無聲色之惑。其發辭摠思。殊有飄飄凌雲之風焉。自分外之說。論之大若宿有仙材。積習不昧者。不然何以能如秋蟬引風。露清切一緒之無間哉。夫君子之爲學。常因美質而篤焉。師遠詩思之清。可謂美矣。然至清莫如水。而水其出也必有源。其行也必有用。易曰。山下出泉。蒙君子果行育德。果行者。其操如山之固。而確然不可移。育德者。其涵養如水之達。而沛然無不濟。故水非徒清之謂

也。于既美其詩。而又欲其有所進如此。則辭人云乎哉。

胡師遠詩序

會上人詩序

元 虞集

古者君臣庶歌於朝以相勸戒頌德作樂以薦于天地宗廟朝覲宴享之會征伐勉勞之恩建國設都之役車馬田獵之盛農畝艱難之業閨門和樂之善悉托於詩而其用大矣至於亡國失家放臣逐子嫠婦怨女之感滯瀆譏刺之起而其變極矣於是又有隱居放言之作市井田野之歌諠誦識緯之文史傳物色之詠神仙術數之說鬼神幽佑之語其類尚多有會上人詩序入

之而最善者君子之道德有乎其身則發諸音而成文者足以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務者也上下千百年間人品不同所遇異時所發異志所感異事極其才之所能其可以一槩觀之也哉浮圖氏之入中國也不以立言語文字爲宗於詩乎何有然以其超詣特卓之見擗節隱括以爲辭固有浩博宏遠大過於人者則固詩之別出者也而浮圖氏以詩言者至唐爲盛世傳寒山子之屬音節清古理致深遠士君子多道之乃若含風雲月露花竹山水琴鶴舟筇之什

一語不措者就令可傳亦何足道哉予過吳遇錢塘

會上人以其詩數百篇示予蓋其平生深得禪悅之味枯稿介特絕不與世相嬰凡吾前所云者一未始與之接也而獨得其一緒之清思終日累月吟哦諷詠於泉石几榻之間其運思苦造言精矣至其貶駁衆人曾不少貸雖古尊宿猶吹求其失而論之故翰林學士承旨吳興趙公嘆其詩有道味手書十數篇施諸屏障又因以遺之曰使以示諸江湖庶少慰其苦吟之心者予因爲之目曰春永結花塵滓都盡秋會上人詩序入

空卓秀一色空青是亦可以傳矣而又欲予爲之序應予歷觀世變作者之能事有槩於東者多矣上人乃欲休予於寒寥澹泊之至者乎故爲之序

送李橫序

元 虞集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以篤實之資得朱子數書于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學成于下而後進于上或踴躍未卽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才樸茂文正

送李橫序

八

一

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化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掇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于是數十年彬彬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家知其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于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歿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踴躍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于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甚重遠焉其門人之得于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

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學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于今日必有以發明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恣也而後之隨聲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于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躐等而姑困其師長謂無所厭爲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

送李橫序

八

三

夫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聲聲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學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學果出于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聖世休明而人才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于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注之得失而達羣經之會同通儒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問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

明通變不滯于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學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來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學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學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學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畧解或不能盡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

送李撫序

入

三

解而推太漸遠退而論于僕僕皆得因其材而達先先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臣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去幾二公有他除近臣以先生薦于上而議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學也非朱子之學也不合於許氏之說不得爲國子是將率先天下而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同異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公鄧丈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善

之請改學法其言曰今皇上貴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合亦投劾去于是紛然言吳先生七不可鄧司業太而投劾爲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撫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于僕尤親近去年以國子生舉今年有司用科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官聞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舊學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畧叙所見以

送李撫序

入

四

授之使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冷敬先序

元 虞集

初集從親僑居於大江之西。當干戈甫定。故家舊族。雖可指數。而子孫漸就流散。卓然不泯其世者。蓋甚少也。大德中。集始來京師。江左耆舊盡名。故國衣冠之裔。同仕於朝者。則有永嘉鄉公兄弟。新安汪君漢卿。都昌曹君伯明。與今翰林待制四明袁君伯長。數人而已。今十餘年。獨集與袁公猶在。於此。最後至者。得冷君敬先。亦令族也。嗚呼。昔者大夫士。懇懇於詩

送冷敬先序

一

書禮義之尚。其澤未必若是易。斬然也。氣之興衰。時之得失。殆有使之者。不然。則隱去而未章者。尚多。有之也。嗚呼。國朝興王之初。其勲勞功多之大臣。天下所共仰。曾未數十年。而一日勃然赫然。以貴顯者。未必皆其子孫也。況欲責諸寥寥異世之恠緒者哉。雖然。德盛者福澤常深遠。材薄者傳委常短近。則固可信。而不誣者也。惟冷氏世望豫章。自經畧公事業。表表當世。而縣令君遺事。見今禮部元尚書所撰墓碑。者可傳信。是以敬先溫溫儒雅。有退讓之風。非朝夕

之積者矣。夫天下之美才。適一時之用者。豈必皆不自特起。而君子之觀人。尚論其世者。忠厚之道也。敬先覽仕而遽歸。士君子愛而勉之者。皆爲詩以爲贈。而集竊有感焉。故又著其說以爲序。

送冷敬先序

二

兩尹先生慶九十壽詩序

元 虞集

會川兩尹先生伯仲同以己亥歲正月一日生至今泰定丁卯皆九十矣而疆隄聰明二公如一其二期亦各八十餘昆弟之子總九人諸孫十八人曾孫又十數人家庭之間慈孝愛敬滿如也丞相長史燈伯氏之孫也來語集曰昔翁之歲八十也子常序其事以啓羣公之賦詠當時榮之至今傳焉今茲又十稔矣起居飲食不減於昔年朔旦之吉子孫親戚閭里兩尹九十序

舉酒爲壽自州郡長吏與大夫士之家居者父老幼稚咸集莫不歆羨而頌禱焉誠不可以無述子爲我復爲之可乎集曰昔之壽朋見詠於詩人久矣其後武相與高隱於深山之中而精神風采足以聳動乎朝廷或名遂身退於既老之日而盛德雅望足以敦厚其風俗著在信史見乎詠詞以爲一代之良美者人人知之然而其人不必出於一家其生未必同於一日則尹氏之異可不重絕乎且夫太平之世物亦有盛而異者矣若嘉禾之同穎瑞木之連枝世猶或

喜傳而樂道之況尹氏之人瑞乎且夫和氣之應而嘉瑞生焉人物固無以大相遠也然而草木之偶見於年歲之間者其可以生人之盛同日而語乎吾嘗上邇二翁始生之年國家方得中原未數歲也甲兵未盡息呻吟未盡起也而渾厚淳固之氣已潛復於摧傷零落之餘其見於人物之生者已有若二翁之盛身受安樂共養以觀乎列聖百年之治平謂之偶然可乎噫觀物者常因生人之盛而推考太平之始則必自斯翁矣善頌者常目一家之善而推本聖代之昌亦必自斯翁矣集也屬書東觀敢不具錄乎

兩尹九十序

二

飛龍亭記

元 虞集

昔者文宗皇帝之在潛邸東南海岳湖江之上車轍馬足有所至焉則守吏民庶欣感榮幸隨而表之以識其愛慕之意既登大寶自天光日華之所被及山川草木與有榮耀則必有所述以示乎天下後世若某慶路大元興永壽宮之飛龍亭其一也亭成久矣而宮之住持道士勅賜虛白先生臣陳寶琳始錄其事卽臨川山中臣集記之亭本治亭宮本玄妙觀集飛龍亭記

本建康路皆文宗皇帝所賜名也方在金陵時行邸去治亭爲近上時游焉一日傳命且至寶琳出宮迎候逾時從官已奉御供具及門則知上已至治亭久矣引鐘山之形勝俯城郭之佳麗顧瞻徘徊悠然有化育之治焉從臣以寶琳見上笑曰道人何避客之久也寶琳頓首俯伏請罪上曰山徑幽雅取便而至宜爾之不知題治亭者虞集今何在也皆對口今在翰林充學士命王僧家奴模而觀之因藏諸篋問寶琳何以字玉林也則對曰道士燒金石爲丹汞

抽鼎中狀如瓊林玉樹故取以爲名上曰當雪時吾登此亭目力所及樹木皆玉也豈不易知乎更謂之雪林後臨御別書雪林字賜近臣趙伯寧而寶琳仍字玉林矣謂寶琳曰吾出游數勞人不如山行之便可作柴門嚴扃以待余之往來自是數至寶琳野人見上之樂而忘其微賤或持酒引裾留上上欣然爲留亦不責也天曆己巳寶琳與其宮之住持趙嗣祺朝京師始置先生號以賜金陵道士之常得見者嗣祺曰虛白先生寶琳曰虛白先生得之者纔二三

飛龍亭記

二

人耳蓋異其數也時賜新宮名而治亭名飛龍矣明年之三月二十五日臣集侍立奎章上顧謂曰汝猶憶治亭乎亭傍松當加長茂臣集對曰集到治亭時未種松也上曰朕游治亭見卿書以爲繫千載之思實慨朕懷因命臣集書宮亭新名以賜而寶琳持歸賜南御史臺錢若干新其宮所謂治亭者旣名飛龍加飾楹桷置御榻其中重覆而謹視之別作亭其下仍曰治亭以當鐘山之秀名之曰鍾英宮成行臺御史大夫中丞以下及郡縣守吏咸集于此以侈天子

之賜矣。嗟夫亭成至于今十有一年，而文宗皇帝之棄臣民將八年矣。微臣辱在草野，未先朝露，詎能爲寶琳執筆以述恩光之萬一哉。於惟今天子仁孝純至，勛華相承，羹墻之見，無有遺思。文宗皇帝神靈在天，降上帝，雖曰不可度思，而日月所照，雨露所墜，顧懷下土於萬斯年，臣民之瞻仰焉有窮已乎。臣敢不述事亭石，以昭示來者，仍改至元之五年歲在己卯十有一月日南至，臣虞集謹記。

青雲亭記

八

三

青雲亭記

元 虞集

古之大夫君子，所以有登臨覽觀之樂者，蓋以其升高能賦，山川能說，非徒爲燕游以暇逸也。昔鄭裨諶之善謀也，於野則獲，於邑則不是，猶有所殫焉。若夫能賦能說之事，近不遑乎，喧襍遠有得於虛曠，發謀出慮，就有彼此之間哉。臨川之城有五峯焉，山形自南而來，其第一峯最高，有亭曰青雲。自昔守臣與其僚佐賓客休暇之次，則必游目騁懷於其上，或記或詠者多矣，而辭多不傳。國朝仍改至元之三年，監郡中順大夫塔不台侯出俸金，帥僚屬與凡好事有力者更新之，以予昔嘗得一至於斯亭也，故求文以爲記。按郡城之中地高而可覽觀，可名者三：若五峯之堂，則在郡治，更舍環屬，屏樹翳塞，不足以周眺望，擬峴之臺，可以遠眺望矣，而負託城壁出於人爲，於奇勝爲未足焉。隱然高據總會遠邇，若挈裘而得其領焉者，莫斯亭若也。吾之有人民社稷之寄者，從容治下而來至於斯也，凡其目力之所及，皆其心思之所

至也。俾彼雲漢昭回于天北。瞻闕廷如日斯近。凡所以竭力以事其上者。罔敢不盡其心焉。俯而視之。岡阜之起伏。閭閻之生聚。休養保息。寧有所未盡者乎。愁歎憂苦。寧有所未極者乎。出令行事。寧有所未盡善者乎。環而觀之。名山靈阜。鬱乎蒼蒼。能出神明以去菑害者。吾理之得其道乎。流水之行。可以治溝洫而備水旱。通舟楫以足貨殖。用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時生成以驗其豐稔者。吾之賦稅力役之征。有以公其勸懲者乎。見之則必有所

青雲亭記

人

二

思思之則必有所處之道矣。然則仕於斯邦而來斯亭者。休休焉。俯仰無愧於吾民。然後得遂一日之樂者。不難乎。安得不爲之書以待來者。

悠然亭記

元 虞集

郭君彥達有亭曰悠然。取陶淵明南山東籬詩語也。予愛其引興高遠。欣然爲題。顧客有笑於座曰。昔柴桑翁生不逢時。自放於草野之間。托此言以自見。其無所事乎。當世者也。今彥達以聖天子潛邸文學之舊。以其習於朝儀也。率其屬以佐其長。執事就列。嚴恪齊整。其得爲悠然乎。予告之曰。何傷也。亦各見其志云耳。心累於物。則窘我室廬。使適寬閑而就優逸。猶若皇皇何。心之中局虛明。應物無迹。則垂紳正笏。不動聲氣。以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外無矜容。內無逸志。則亦何害其爲悠然也。古之君子。常以陶先生上。配孔明論者。以爲至當。信之不疑。非知言而能若是乎。試以孔明論之方。其龍臥草廬。三顧之車。未至其悠然固與采菊者無異也。及其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軍務誠勞矣。然八陣之方。嚴襍排之整暇。羽扇指搗於從容。而山川形勝盡在風雲之變化。子謂此時孔明悠然乎。不悠然乎。客曰。淵明

悠然亭記

人

一

之悠然衆所共聞。孔明之悠然誠未之聞也。然則彥達上荷主知，雖進用顯要，有不足悠然者乎？客請書其說與彥達爲亭記。

悠然亭記

人

二

天心水面亭記

元虞集

天曆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塵土水中而爲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勝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爲道，上達乎庖羲，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水面亭記。

水面亭記

人

一

盛其始學也，隱居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始生焉，擬之爲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爲天根。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陰陽之交互者乎？與之爲卦，陰爲主，於物爲風；坎之爲卦，陽爲主，於

物爲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安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爲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下而不爭。渟而爲淵。注而爲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

水南事記

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遇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爲記。

水南事記

元 虞集

大者巖者在温州永嘉縣北八十里。道書所謂赤水山。地者也。其山周圍五十里。巖高十七丈。深百四十尺。廣培之石。聚中虛。容光東啓。居焉如在屋室。大抵世言洞穴多在幽暗。險絕必旁行。及入莫窮其所。至篝火捫索。乃頗有見。以爲奇。未有若是之明爽者也。有石高十數丈。當其前。若門屏然。其北有東西兩溪。合流道。岩下瀝爲龍潭。而南出其西。溪相傳有赤

水南事記

水。時出飲者。養壽。今山下多老人。百十歲而赤水常有也。沿溪皆奇石。可以物象名者。若香爐石。筍屏霞蓮花之屬。凡數十處。不可名者至多也。溪之源有兩瀑布。皆垂數百丈。一曰谷湫。一曰傳崖。傳崖尤奔怒者也。晉永嘉中有傳隱逸王玄真者。隱此洞。其弟子朱孺子。兒白犬走。枸杞叢中。疑之。掘得根。若犬形者。烹食之。身輕。登白石臺。仙去。故名其臺曰飛昇臺。而枸杞豐茂。異常產來游者。皆摘茹之。其後陶隱居著真誥。此岩名真誥。又嘗煉丹。曾巖中夜坐時。或望

見光燿燿然是丹光也宋宜和間建靈官于巖中
元大德四年道士曹淵龍始專居之出私錢募人墾
其山隄其溪水除導其堙蕪得田數十畝蓋以已私
產悉資官中之用作齋堂治几屋之當治者幾二十
年而官事備天子璽書護之俾以其徒世相傳勿敢
有所易淵龍嘗曰上岩後山一里得最高處樵者至
此聞鐘磬聲相戒勿敢動而去淵龍數至其處無所
聞然實奇勝也蜀郡虞集曰此殆子玄應耳玄教嗣
師吳道人曰此可銘故爲著銘曰若中虛容作室門
卷八 二

出震當離日承闕端鎮巨石陶朱君千百年赤水隱
源水葛綿綿曹淵龍脩其官學仙翁萬靈受命斤物
惟非有道者勿敢至矧敢壞勒以吾銘示千載

小孤山記

元 虞集

延祐五年某以聖天子之命召吳幼清先生於臨川
七月二十八日舟次彭澤明日登小孤山觀其雄特
險壯浩然興懷想夫豪傑曠逸名勝之士與凡積幽
憤而懷感慨者之登茲山也未有不郭然樂其高明
遠大而無所留滯者矣舊有亭在山半足以納百川
於足下覽萬里於一瞬泰然安坐而受之可以終日
石級盤旋以上蹇結堅縝闌護完固登者忘其險焉
小孤山記 一
恭故宋江州守臣厲文翁之所築也距今六十三年
而守者弗虔日就圯毀聚足以涉顛覆足懼至牧羊
亭上蕪穢充斥曾不可少徙倚焉是時彭澤邑令咸
在亦爲赧然愧赧然怒奮然將除而治之問守者則
曰非彭澤所治境也乃相與慨然而去明日過安慶
府判李侯維肅某故人也因以告之曰此吾土也吾
爲子新其亭而更題曰一柱可乎夫所謂一柱者將
以卓然獨立無所偏倚而震凌衝激八面交至終不
爲之動搖使排天沃日之勢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

靡然委順聽令其下而去。非茲峰其孰足以當之也耶。新亭嵒岵在吾目中矣。子當爲我記之。至池陽求通守周侯南翁爲吾書之。以來也。李侯真定人仕朝廷數十年。歷爲郎官。謂之舊人文雅有高材。以直道剛氣自持。頗爲時輩所忌。久之起佐郡。人或憤其不足。侯不屑也。觀其命亭之意。亦足以少見其爲人矣。且一亭之微。於郡政非有大損益也。到郡未旬。日一知其當爲。卽以爲已任。推而知其當爲之大於此者。必能有爲無疑矣。

小孤山記

八

二

羊角洞天記

元 虞集

洞天之說。蓋出於神仙家所傳記。多名山異嶺。夏絕人世。高明空洞。故以天名之。而撫州譙樓前左有一卷石。長三四尺。高二尺許。郡人謂之羊角洞天。不見其空洞。可名天者。世俗相傳。有人自青城山來。扣石暫開。得入。見洞府。云所謂羊角者。蓋郡城形勢。南來東行而轉乎西。昂然若首有石上出。進而不遂。所以有角之名。故宋紹興中。守王侯拒覆以小亭。後久之。

羊角洞天記

八

一

守林侯某掘地而觀之。未數尺。大風起。穴中懼而止。景定癸亥。守家侯坤翁更新其亭而爲之記。

親祀南郊赦

元 虞集

朕膺昊天之感命承聖祖之詒謀祇續丕基于今三載統萬幾之兢業思兆姓之雍熙式舉禮文事嚴報祀爰以今年十月初四日躬服袞冕致明禋于南郊尊我太祖法天啓運聖武皇帝配享上帝方至誠之孚格嘉景貺之旋臻宜施曠蕩之恩用洽溥天之慶於戲永言配命克肩昭事之心一視同仁益廣鴻寧之福

親祀南郊赦

一

奎章閣銘

元 虞集

天曆二年三月吉日 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神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
維皇穆清中正無爲翼翼其欽聖性日照迺闕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奎章閣銘

一

題陳希夷先生畫像贊

元 虞集

集嘗奉詔祠華陰入雲臺觀進至張超谷拜先生遺像高遠淵冲之風變化流通之妙猶可想見其彷彿也昔邵氏先天之學上邇其源官自先生出天作斯文焉可誣也而世人以神仙求之殆因其所見而然歟錢塘隱者薛無應得先生畫像草衣蓬跣蓋其終隱而無復當世之意者令集作贊集何足以知先生哉姑以所聞其粗者而言之其辭曰

陳希夷像贊

風霆流形宇宙在手隱顯盡神而已弗有匠有代斲題反無爲圖書之傳百世之師

自贊

元 虞集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歟乎未能至其所至也俛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聯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太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自贊

蔡曉圖贊

元虞集

皇武肇迹。宛宛龍漠。其居其康。緝乘爲郭。有服維駟。
礪肉載嶠。毳旆帷房。倬輶輦。軋軋千里。載泉于漿。
黃頭羔裘。騎引顧却人。習見聞聖。獨有作。深宮穆清。
思詔勅。于若厥初。伊勞匪樂。公劉繼程。于邠式廓。
要饒啓行。致祥八百。史臣作雅。稽古允若。

題吳傳朋書及李唐山水

元虞集

題吳傳朋書及李唐山水

子幼過豫章見滕王閣榜吳公傳朋所題也。裴回顧
瞻歎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脉屈折生柴之態。
後聞宋阜陵欲易其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墨而卒
不能及。因使塗字以金而署之。當時固善人君之服
善無我而亦深知吳公之書之真不可及也。大抵宋
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遂風
靡從之。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
題吳傳朋書人
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
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不惟江
南爲然。金朝有用其法者。亦以善書得名。而流弊南
方特盛。遂有干湖之險。至於卽之之惡謬極矣。至元
初士大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尚可類鶩。而宋末
知張之謬者。乃多向歐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
運使然耶。自吳興趙公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
書。然吾父執姚先生嘗云。此吳興也。而謂之晉可乎。
此言蓋深得之。予比過吳越。見傳朋書最多。皆適分

贊歎且圖來者稍守正法云耳此卷又以李唐山水
繼之亦好事者蓋書畫同一法耳後來畫者畧無用
筆故不足觀此畫乃直如書字正得古象形之意甚
爲可嘉因劉掾執卷求題爲坐客言如此悉書之云
集時目疾在告以公牘與史館曰執筆唯憑於手熟
爲文每事於口占非飾辭也

題吳傳用畫人

二

與昭文相書

元 虞集

集之西遊獲衣被光華以遂登臨之樂又以其間得
申其情事於百歲荒殘之丘壠大槩昭文之賜也還
京之日卽圖謁謝而櫓帷容容已在鈞陳豹尾間矣

與昭文相書人

一

與朱萬初書

元 虞集

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
老松柏之根枝。實葉共擣。治之。斫風。昉。辟。和之。每焚。
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
初至石鼎。清晝香空。齋華寒。遂爲一日之伴。良可喜。
也。

與朱萬初書入

一

與張伯雨書

元 虞集

承舍福真。便向江東西名山縱游。此最上奇事。惟在。
勇爲仙真神人。卽未便居天上。要亦不肯來塵中。汨。
汨。山水勝處。多所恒游。願吾伯雨早。有玄遇。某俗緣。
未了。此事但輸一籌先耳。

與張伯雨書入

一

答劉桂隱書

元 虞集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知其道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汚載道而大陸不爲之昏墊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金獨

答劉桂隱書

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而讀之如雷雨旣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舟寶藏充溢旗旄在前鼙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小子迷瞽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敘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謾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詞純厚不隨德俗恪然以

隱居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日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答不能詳好伏惟鑒念不宜集頓首再拜

答劉桂隱書

二

揭志道墓誌銘

元 虞集

志道諱道孫姓揭氏世居預章豐城少篤學爲文章通陰陽卜筮方藥之說親疾常再刲股肉和藥進之而愈好痛飲狂歌方醉時視天地間無一物足撓其懷者中乃力穡灌園教授鄉里晚又不飲酒不食肉刺血手指寫佛書率從弟明孫族弟有光出錢建壽聖報恩佛寺歲時合族人共祀其先祖寺中延佑元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年六十八以某年月日葬

揭志道墓銘入

某處娶黃氏男二人曰思忠曰思永孫男五子木車德今思生止生女二人長適黃來復次在室曾孫紀生銘曰

少也不羈引酒爲豪折節中年卒佛是逃佛則有功揭以祀祖從神來斯繫志道甫

稷山段氏阡表

元 虞集

泰定四年秋天官侍郎段輔出其先世遺文以示集讀而嘆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隊地茲爲金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乎其間至于明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亂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揅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於正不惑於神怪不盡於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託於不泯者哉

段氏阡表入

於是輔告集曰維段氏世居絳之稷山由輔而上邇其可知者爲前宋司理參軍諱應規十一世矣司理之六世孫爲金武威郡侯諱矩生三子長曰鈞次曰鏞次曰鐸鐸以正隆進士官至華州防禦使武威所因以得封者也鏞先卒而二人以文行稱謂之河東二段在防禦時隴西李愈作武威墓表五世之內名德並著自武威而至于今又六世矣家學幸可徵焉了爲敘而篆之將刻諸墓道集辱在同朝不敢辭乃按而書之凡李愈氏已表者不具所具者自鈞始鈞

生汝舟汝舟生恒恒生克已成已修已克已成已之
幼也禮部尚書趙公秉文識之目之曰二妙成已登
至大進士第主宜陽簿及內附朝廷特授平陽提舉
學校官不起而克已終隱于家一時諸侯大夫士皆
師尊之各有文集數十卷集所爲讀而與嘆者也克
已之子三人思永思誠河中府儒學教授思溫皇子
安西王召爲記室參軍不赴以子輔貴贈中順大夫
禮部侍郎上駙都尉追封河東郡伯成已之子曰思
義平陽路儒學教授四子之孫凡十人似英甫彥孚
庚氏序表 八

輔之兄葵經術順其弟也其九人皆仕有祿位獨輔
最顯以文行選應奉翰林三爲御史遍歷陝西江南
及中臺以司業教國子生判太常禮儀院尋貳天官
累召日盛君子有聖焉嗚呼自司理君至于今段氏
十一傳凡二百有餘年而代亦三易矣文學之懿前
後相屬豈不偉哉彼以功名富貴赫奕一時者何可
勝數然不過一傳再傳而聲迹俱泯自其子孫有不
能知其世視此孰爲得失哉故爲之銘銘曰
氣蓋世今慮偏物邈無託今又焉識眇弱翰兮著微

迹何千年兮如白日翩翩今弟昆顧余庭兮鞠存嘉
邇今無聞善自託兮斯文皇肇造兮有區羣林來兮
並驅匪伏兮有待視其家兮多書爰維岳兮澗流斯
河世寔顯兮子孫則多邦人有言兮先生之家

庚氏序表

八

三

祭孫履常文

元 虞集

維元統三年歲在乙亥正月甲申朔十日癸巳前奎章閣侍書學士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虞集謹遣從子國子生豈致清茶之奠于近故臨川隱君澹軒孫先生履常甫之靈曰嗚呼前年癸酉歸自京師哭學士吳公於吳山之下斯文之慟豈爲其私去年之春徵使實來餞之城闕負病就醫乃於其間得觀君子從容燕游言論經史將几奉祭孫履常文

席餘風雨只穆兮清風來自竹間逝川云云雨雲在山庶幾德人易哉節順爾俊爾彥楚楚岌岌來觀來遊不有儀式如何不淑天又奪之端行雅言忽其如遺昔有老成君子環歸濯濯儒林摧餘披枝一之已甚矣得之幾頃影恨人孰知我思薄奠寓哀情見乎

祭孫履常文

12361

劉夢吉文抄

壽史翁百歲詩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崔庵記

遊高氏園記

簞簞古器記

唯喏記

跋懷素藏律公二帖後

書示瘍醫

劉夢吉

答田尚書書

答仲淵書

新安王生墓誌銘

處士冠君墓表

乙卯春釋菜先聖文

吊荆軻文

憤者記

讀藥書漫記

壽史翁百歲詩序

元 劉因

翁年九十六百歲舉盈數也翁保定祁人有子今爲郡從事從事先爲宰府掾請出求爲鄉郡以翁故也尹以下閒從事有親年及百擁車騎持酒肉造翁爲壽敬老也親賓佐也夫人生滿百舉世無幾唐人稱九十爲人瑞況百歲乎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益以男女全具爲可貴也宋故事民百歲男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蓋以有

史翁百歲序

一

子而仕爲尤可貴也今翁旣百歲又有子而仕仕而又爲鄉郡其爲人所歌詠之也宜哉至元辛卯二月望日樵庵序

田景延寫真詩序

元 劉因

清苑田景延善寫真不惟極其形似併有夫東坡所謂意思朱文公所謂風神氣韻之天者而得之夫畫形似可以力求而意思與天者必至於形似之極而後可以心會焉非形似之外又有所謂意思與天者也亦下學而上達也予嘗題一畫卷云煙影天機滅沒邈誰從毫末出清妍畫家也有清談辨到處南華一嗒然此後可學景延不至者之戒也至元十二年

田景延詩序

一

三月望日客城劉某書

鶴庵記

元 劉因

或贊大經鶴二畜庭中遂名其庵鶴一日問予曰予知我鶴名庵也何哉予曰此在我而不在鶴夫樂水者吾見其知之周流同于水也樂山者吾見其仁之重厚同于山也大經之機警高亮游心閑遠發爲文章。其可以鳴一時而傳後世此非同于鶴者乎故聞其聲見其形欣然而悅非鶴可悅也我之同于鶴者使之然也大經曰予之于鶴非但悅之而已

鶴庵記

八

也予其爲我更思之予乃顧鶴而嘆曰謂大經爲厭世俗之卑隘不可與處心欲高舉遠覽而與此遊耶則其心狹矣謂大經爲以已之軒昂超卓勢利不可得而羈縻之姑引此以自況耶則其心矜矣狹與矜大經不爲也然則名庵之意果安出耶予觀古人之教凡接于耳目心思之間者莫不因觀感以比德託興喻以示戒是以能收萬物而涵其理以獨靈如黃鳥之章孰不賦之而聖人則曰於止知其所以止夫斯鶴之呼之不來長鳴下趨亦常事耳而予噤乃嘆其

進易退蓋亦黃鳥之遺意也曰此而推之其遊于陰知養也感夜半識時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有本也其動也節其鳴也律用和也月白風清徘徊佇立況此數者于縞衣玄裳之外寧無起予者乎名庵之意或出于此大經曰得之矣至元壬辰冬十月望日劉基記

鶴庵記

八

二

饗餐古器記

元 劉因

武者蓄一銅器若古尊彝其象拱泉而垂腹羸其面而坐則人焉河東元裕之爲之考定共爲古器無疑而謂其象則饗餐也武者遂以劉敞呂大臨側而圖之欲以張博古之本焉而且請予記之嗚呼人之于古器物也強其所不可知而欲知之則爲博物之增感也舍其所不可知而特慕其古焉則爲玩物之喪志也爲增惑爲喪志皆非知好古者也舍其所不可

饗餐古器記入

一

知者而求其所可知者則古人之所以爲惑者在我矣因其所可慕者而思其大可慕者則古人之所以爲古人者在此而得矣求知是知也求慕是慕也則人之于古器物也固有可爲致知之一明德之端者也夫如是則吾惟恐君之不好古器然亦恐君之終將不好也至元丁丑十月朔容城劉基記

唯諾說

元 劉因

唯恭於諾何也曰各有所施也呼之則其音必內故唯以趨赴之若取物而奉之也命之則其聲必外故諾以承受之若與物而受之也失其所施則文理從而亂矣豈但是乎凡物無無對者無無陰陽者而聲亦然其意象之清濁闔關亦莫不合也姑以進退存亡吉凶消長體之則可見矣此天機之所發而禮樂之所由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然者豈但人乎物之聲亦然豈但聲乎凡形色氣味皆然也而況古今之時變事物之倫理聖人何嘗加損於其間哉雖妙此理而宰此事者心焉而已矣必盡夫心也然後聲爲律而身爲度苟爲不然幾何其不爲無適非道之道作用是性之性也

唯諾說

入

一

跋懷素藏真律公二帖後

元 劉因

顏魯公自其九世祖騰之至公以能書名天下者凡十人而顗頗不與焉其淵源已如此而其父已傳法於殷仲容而公又會意於張長史今見懷素此帖所云則知公之講習於師友者又如此嗚呼書一藝也必欲其精而猶如是矧其大者乎帖後有文潞公呂汲公趙懿簡劉忠肅諸公元祐四年跋語是年潞公以元老平章軍國事方辭去不得而汲公爲宰相懿

簡爲樞密忠肅公爲御史

吁亦盛矣哉後游師雄刻此帖於長安則八年九月也宣仁后實以是月崩而明年已非元祐矣宋之治亂於此焉分又所以發予之嘆也此雖一帖而有可鑒者二故併書於後以待覽者云至元丁丑七月己亥容城劉因書

書示瘍醫

元 劉因

周禮瘍醫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五毒疑卽醫師所聚毒藥凡五藥之有毒者非謂一方五藥而可以盡攻諸瘍也攻與療所以去其疾也養與節所以扶其本也蓋攻則必養之療則必節之攻視療加急養視節加密理勢然也鄭民釋五毒以黃堇置石膽丹砂雄黃礬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鷄羽取之以視創

惡肉破骨則盡出

朱楊文公見楊峭驗之果如鄭所云此蓋古方五毒藥之一爾若卽以是爲五毒則不惟聖人之言不如是之狹而執兼與下文五氣五藥五味之言亦不類矣予又恐以楊之偶下而致人之不中也賈氏疏又以五藥爲五毒則鄭旣失經之意而賈又失鄭之意也東坡嘗論學儒不但費紙而正俚語之非唐庚論陶隱居注本草與易之說非知言者蓋儒術之大無對非可與醫並言者也然衆技技之則李明之嘗言蘇沈良方猶唐宋類詩蓋言不

詩者之集詩猶不知方者之集方也。一詩之不善誠不過費紙而已。一方之不善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友人爲醫者求余書其醫鳴也。故云。

書示弟書

二

谷田尚書書

元 劉因

某再拜復禮。意恨到至於再三。雖不敢當。亦所不敢拒者。然勢有不能者三。今不免一往焉。近有人自鄉中來。水幾嚙先墓。尚賴相公甚近。時得展省。而謀所以遷避之方。必三歲而後可庶幾焉。一也。家堂垂老。有所生女子在趙州。亦欲時一相見。若遠去則往復極不易矣。二也。外舅郭判官平生受知最重。今在平定。卧疾十月。聞已一往省視。臨別垂泣。云比死幸得

書田尚書書入

一相見。近其子書來云。變腫而利。醫者云利不利。是證也。拙婦聞之。殆難爲懷。欲遂俱往視之。則山路崎嶇。往復千里。而勢有不能。殆不免某復作一行也。三也。有此三者而遂舍之。將以教人而先失。此雖公亦所不與也。可往則一來。卽往誠不敢虛譌。以要人之。再三公若不亮察。雖百往復亦止此而已矣。某再拜。

答仲淵書

元 劉因

某頓首再拜復書勸農仲淵先生執事辱惠書之勇退之節好士之風不勝嘆服所喻舉可爲縣學師者一人見保府及旁郡諸及人年及四五十以上者皆已經擢用某在城一二生徒稍通經者亦以事奪不能去惟李某字某者見在親安縣三臺村居其事行頗可爲小學師其累稍輕或可暫太鄉邑然過於嚴命不敢不勉思之欲求如許端甫者實不可多得也

答仲淵書

一

益如斯人每每已在仕路不然者或老病不任教讀也僕平昔一二生徒精通文義者亦各以事纏綿不能遠去爲執事計不若懇留許君之爲得也恒之習之廻謹此奉報不能既二月十一日

新安王生墓誌銘

元 劉因

新安王綱居母喪以哀毀致疾繼而其父病作而綱竟以憂終其師容城先生爲銘其墓其辭曰禮之未制也人或徑情人之未知也禮有失平生制禮之後爲學禮之人不俯就之而天禍是嬰如九原之可作將聲言以責生雖然出繼有嗣終養有兄生沒其寧事有過厚薄俗可驚吾當作銘

王生墓誌銘

一

處士寇君墓表

元 劉因

君寇氏諱靖字唐臣祖禹父曾耕于中山安喜陞號
質行家君始力學爲士當金選國汴梁河朔內附一
軍分戍鎮定間開府屈君爲掾時約法未定刑賞惟
意君所論一如平世師出將吏額士卒輸虜獲爲常
君獨不取惟受田募十戶爲屯以食汴梁旣破衣冠
內從者大爲歎所苦君見之必盡力以恤天下旣定
中書令耶律楚材奏疏遣使分諸道設科選士中者
寇君墓表

復其家終身擇疏通者補郡縣詳議君旣中選仍署
之縣君曰向從事紛紛中思濟人且自全耳今兵
戢獲奉先人造體守墳墓足矣尚復仕耶乃謝去隱
居教授安勤樂儉口爲琴數弄讀易一編卽所居自
號松溪翁其子三爲開洛州郡恒得以佳山水悅親
有繁孫枝本惟一也體君所學銘以易也

已卯春釋菜先聖文

元 劉因

聖代天言明告萬世寥寥方冊孰傳聖言天啓聖心
程朱將命堙晦沒闢聲聰昏明謂官後人承此遺澤
孰云剽盜資我而文肆焉多岐孰謂其一徒爲瞻仰
有測此心某早躁狂若將有志中實脆庸木立以顏
揆厥無成實由貪懦時馳意去擅不自容顧念初心
恍焉如失今此闕館惟我之求講學有徒進修有地
研窮叅訂亦復有書于古遺言于今學者尚有裨益
釋菜先聖文

少慰此心但懼悠悠復循前軌惟神啓迪實有臨之

弔荆軻文

元 劉因

歲丙寅十月步自鎮州歷保定將歸北雄息肩于易水之上草枯水落寒風颯起登高四顧慷慨懷古人莫測也風蕭蕭兮易水寒此非高漸離之歌乎荆軻與太子瀝泣共訣刎血相親就征車而不顧望行塵之時起非此地乎方其把臂成交豪飲燕市烈氣動天白虹貫日亦一時之奇人也至若怒秦王滅國奇謀不成飲恨而死獨非天意乎嗚呼軻乎吾想夫子

弔荆軻文 六

之憤慨千載不散遊覽於此矣古稱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余不忍負此言也故投文以弔焉

則合其數之陽實而陰虛故有自一虛中而爲奇自

二實中而爲奇之象也蓋掛扚之奇徑一而過揲之

奇圖三而掛扚過揲之偶鈞用半也故分掛扚過揲

而橫觀之則以陰爲基而消長有漸分四象而縱觀

之則亦以陰爲平而低昂有漸其十二之則自右一

而二自左二而三其四之則自右三而六自左六而

九如水之流行觸東而復西其消長則其自然之淪

漪其判合則其盈科而後進者也此皆自夫一行邵

子之說而得之知此則知夫誤推一行三變八卦之

稽者記

八

二

象謂陰陽老少不在乎過揲者爲昧乎體用之相因

而誤推邵子去三用九之文謂七八九六不在乎掛

扚者又昧乎源委之分也由此而極其奇偶之變以

位則陽一而陰二也以數則天三而地兩也初變之

徑一而圓三以爲奇者三而得之是以老陽少陰之

數多也後二變之圓四用半以爲偶者二而得之是

以少陽老陰之數少也分陰分陽則初一變皆奇而

後二變皆偶也迭陰迭陽則去掛一初一變皆偶而

後二變皆奇又如畢中和天地人之說也其變也自

一生二二生四而又四之四生八八生十六而言則
畫卦之象也自四乘而十六十六乘而六十四則重
卦之數也故初變而得兩儀之象者二畫卦之數也
再變而得四象之象者四畫卦之數也三變而得八
得八卦之象者六畫卦之數也自兩儀之陰陽而言
其用數則乾兌離震皆十二而與坎艮坤皆四也自
八卦之陰陽而合其體數則乾坎艮震三十二而巽
離坤兌三十二也自二老二少之陰陽而言其饒乏
之數則又如四象之七八九六也六變而得四象之

續書記

本

三

畫則每位之靜變往來得十畫卦之數也又二畫則
總其數矣其數也皆靜者爲多變者爲少而一爻變
者居中二靜與變皆老陰爲多老陽爲少而二少居
中積畫成卦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十五畫卦之數
也又三畫則總其數矣其數也亦皆靜極者爲至多
而變極者爲至少而又一爻二爻進退於其間其靜
與變則皆坤爲至多乾爲至少而三男三女進退於
其間因而重之則每卦之靜變往來得三十畫卦之
數也八六畫則總其數矣其進退多少皆與八卦之

續書記

本

四

例同也此皆自歐陽子七八常多九六常少之一言
而推之與夫後二變不掛不知其爲陰而使二老之
數與成卦同二少之數與一老同而參差益甚其初
一變必鈞不知其爲陽而於乾坤六子之率勉強求
合乃若四十九者而虛一與五十著虛一而掛二者
固有間矣此以著求卦者也若夫以卦而求變也則
自夫交易已成之體爲變易應皆之用由兩儀而上
自紆而促八卦循環而其序不亂以遠御近以下統
上而皆有文之可尋也以變而求占也則自靜極而
左之一二三四五自動極而右之一二三四五極自
用其極而一則專其一居兩端而分屬焉二則分其
爻居次兩端而分屬焉動則上爻重而靜則下爻重
也三則分其卦居中自爲兩端而分屬焉前則本卦
重而後則之卦重也動中用靜靜中用動靜多主貞
動多主悔而皆有例之可推也然自此而極言之則
以六甲納之其卦之序不亂也以互取之其序有漸
而亦不亂也以伏求之其序亦有漸而不亂也以世
位反圖而推之則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

進退有序逆順以類而不亂也以策數卽圖而六之
其在兩儀而一消長在四象而二消長在八卦而四
消長在十六而八消長在三十二而十六消長故長
中八消消中八長皆震爲巽之消而坤爲乾之消巽
爲坤之長而乾爲震之長而不亂也以揲變之數應
圖而推之則其多少又合乎一一爲乾八八爲坤以
少爲息以多爲消而亦不亂也是則按圖畫卦揲著
求卦莫不脗合矣然而朱子猶以大衍爲不自然于
河圖而變揲之左可以形右卦畫之下可以形上者

積著記

本

五

又以爲短於龜也其三索之說則一行有成說旣取
之于本義後復以爲不必然而卦之陰陽之奇偶畫
與位合則大傳有明文旣著之筮說而不明言于啓
蒙是又恐後人求之過巧而每遺恨不能致古人之
詳者也若以奇策之數合之圖圖之畫則四十八一
卦之畫也其奇之十二卽乾之陰而策之三十六卽
其陽也三十六自九進而得之也九陽也三十六亦
陽也全陽也其奇之二十卽兌離之陰也而策之二
十八卽其陽也二十八自七進而得之也七陽也二

十八陰也陽合於陰也其奇之二十四則坤所去之
半也而策則所用之二十四陰也二十四自六進而
進得之也六陰也二十四亦陰也全陰也其奇之十
六卽艮坎自上所去之十六也而策之三十二卽其
所用之半并上所餘之八陰也三十二自八進而得
之也八陰也三十二陽也陰合於陽也其震巽之不
用則猶乾之不用陰坤之不用陽也其奇策之八方
數之變也掛枋之六圖數之變也此邵子之說也然
前之奇策之所當陰不若陽之齊後之六八之所應
積著記

本

木

圓不若方之備是必有深意也第未能及而知之又
不知朱子之意以爲如何此因積著而說之至元十
年春二月吉日積成記

讀藥書漫記

元 劉因

人秉是氣以爲五臟百骸之身者，形實相孚而氣亦流通，其聲色氣味之接乎人之口鼻耳目者，雖若泯然，然其在我而同其類者，固已昭焉而相合，異其類者，固已惛然而相戾，雖其人之身亦不得而自知也。如飲藥者，以枯木腐骨，蕩爲齏粉，相錯合以飲之，而亦各隨其氣類而之焉，蓋其原一也。故先儒謂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故骨以酸養之，金味辛，金之纏

讀藥書漫記

一

合異物似筋，故筋以辛養之。鹹水也，似脉，苦火也，似氣，甘土也，似肉，其形固已與類矣，而其氣安得不與之流通也。推而言之，其吉凶之於善惡亦類也。

天生此一人而一世事固能辦也，蓋亦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也。嶺南多毒，而有金蛇白藥以治毒，湖南多氣，而有薑橘菜蓂以治氣，魚鼈螺蜆治濕氣，而生於水，麝香羚羊治石毒，而生於山，蓋不能不以勝使之氣，則不能生於其氣之中，而物之與是氣俱生者，夫固必使有用於是氣也。猶朱子謂天將降亂必生

弭亂之人，以擬其後，以此觀之，世固無無用之人，固無不可處之世也。

讀藥書漫記

二

歐陽元功文抄

補正水經序

族兄南翁文集序

羅舜美詩序

李希說詩序

奕序

送伍成均南歸序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讀書堂記

歐陽元功

臨溪亭記

芳林記

潘雲谷墨贊

答孫春洲書

曾秀才墓誌銘

元錄事羅君墓誌銘

防里祭祖祝文

補正水經序

元 歐陽玄

補正水經序

金禮部郎中蔡正甫作補正水經三卷翰林應奉蘇君伯修購得其書將版行之屬余叙其篇端按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卽道元也然皆不注撰人名氏唐杜佑作通典時尚見兩書言郭璞疎畧于酈注無所言撰人則槩未之考也舊唐志始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然未知兩水經之一存一亡已見于斯時否也新唐志乃謂漢桑欽作水經一云郭璞作今人言桑欽者本此也崇文總目作于宋景祐與新唐書同時又未知新志何所據以爲說也余嘗參訂之說者疑欽爲東漢順帝以後人以疑一縣疑之也今經言江水東逕永安宮南永安宮昭烈託孤于孔明之地也今特著于斯又若因其人而重者得非蜀漢間人也不寧惟是也其言北縣名多曹氏置南縣名多孫氏置余又未暇一一數也斯則近代宇文氏以爲經傳相淆者此說近

之也。然必作經作傳之人定而後可分也。或者又曰：豈非欽作于前二氏附益于其後他書或然也。而此未必也。西漢儒林傳言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尚書。見氏言欽成帝時人使古有兩桑欽則可審爲成帝時欽則是書不當見遺于漢藝文志也。抑余又有疑于斯。水經述作往往見于南北分裂之時。借曰舊唐志可據則作者南人注者北人在當時皆有此疆彼界之殊。又焉知其詳畧異同。不限于一時聞見之所逮也。嗟夫古今有志之士思皇極之不作傷同風之

補正水經序

二

無時又焉知其不寓深意。于是書也。然則景純也。道元也。正甫也。是或一道也。然以余觀正甫之博洽多識。其見于他著作者。蓋有劉原父鄭漁仲之風。中州士之巨擘也。是書雖因宇文氏之感發。而有以正蜀版遷就之失。其詳于趙代間水此固景純之所難若。江自潯陽以北吳松以東則又能使道元之無遺恨者也。伯修生車書混一之代身爲史官年學俱富於金人放失舊聞多所收攬而是書又有關於職方之大者故余亦願附著其說焉而不自知其妄也。

族兄南翁文集序

元 歐陽玄

族兄南翁過余劇上示予以文藁讀其文廉靜而深醇。是四辭者昔人嘗以稱人之有德者矣。今予以稱兄之文必有所見也。兄抱道自足無求于時。故形諸外者亦有德之言乎。吾江右文章名四方也久矣。以吾六一公倡爲古也。竊惟近年江右士爲文間使四方學者讀之輒愕相視曰。歐鄉之文乃險勁峭厲如此。何不舒徐和易以宗吾六一公乎。蓋嘗究其源焉。

南翁文集序

一

吾鄉山水奇崛。士多負英氣。然不免尚人之心。足爲累焉耳。夫文上者載道。其次記事。其次達焉。烏以尚人爲哉。歐陽公生平於平心兩字用力甚多。晚始有得。前輩論讀書之法。亦曰平心定氣。人能平其心。文有不近道者乎。況文廉則不誇。靜則不躁。深則不膚。醇則不靡。尚願羽翼吾歐陽公之學。以模楷後進之士。將見江右之文章粹然爲四方師表矣。

羅鼎美詩序

元 歐陽玄

江西詩在宋東都時宗黃太史號江西詩派然不皆江西人也南渡後楊廷秀好爲新體詩學者亦宗之雖楊宗少於黃然詩亦小變宋末須溪劉會孟出於廬陵適科目廢士子專意學詩會孟點校諸家甚精而自作多奇崛衆翕然宗之於是詩又一變矣我元延祐以來彌文日盛京師諸名公咸宗魏晉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趨於雅正詩丕變而近於古江西羅鼎美詩序

士之京師者其詩亦盡棄其舊習焉廬陵羅舜美以詩一帙屬予題其端讀之佳句疊出詩不輕假則日進於雅不缺薄則日造於正詩雅且正治世之音也太平之符也鄭箋言詩可以觀治道之盛衰豈不信哉楚與吳之詩不列國風而近世江表詩甚多他日冀諸樂府者矣

李希說詩序

元 歐陽玄

予訪族安成多見佳士又多見佳作將歸得秀才李希說山中小藜玩之幾不能去手蓋作詩甚難多作不可少作亦不可多作易強少作易艱二者皆不得佳句非句不能佳興乏佳耳境趣之生如不欲詩而不能不詩古今絕唱率由是得也希說此藜開卷第一首稭賦有我欲近自然物物由天成以是求句何患無佳句也予茲行喜見佳士佳句之多雖未見希李希說詩序

說已見其人於詩何時當握手與共論詩之旨

奕序

元 歐陽玄

古者人生入小學。比及弱冠而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之事。已編習矣。他日因射之餘。意爲投壺。且寓禮焉。因數之意爲奕。且寓智焉。其初皆足以養其良心。而合乎張弛之道者也。投壺之說見禮記。奕之說孔孟嘗及之。世傳堯以丹朱少智。教之以奕。雖未必然。然奕有算法存焉。足以導智。容有是也。今小學之教久廢。而二事以爲伎精之者。往往名世焉。廬陵嚴德甫

奕序

八

十

善奕。初集奕法爲書。晏文可故家子也。乃以家藏諸譜又增益之。奉禮青城楊君以書來爲之求敘。將錄諸梓以廣其傳。予性狷且拙。少賤力學。乏暇於琴於奕。皆懵然。每爲大夫士所哂。楊君之請。愧不能言。奕之幽眇以答之。姑敘其所知者如是。

送伍成均南歸序

元 歐陽玄

昔子路言志。聖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他日夫子稱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能不以其貧富動乎。其中誦詩之不伎。不求以美之二事。正相表裏。子路之所志。卽夫子之所稱也。今世布衣之士。好以惡衣羸服。傲視簪紱。往往援子路以爲依據。殊不知子路所言車馬輕裘。則其平生服御未嘗不至於華且好也。惟已之華好。猶思與人共之。雖

送伍成均序

一

敝無憾。則人之華好在此。無美在彼。無媚非所謂不伎不求者乎。自世以科目取士。士子得失之情形。有大於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矣。安成伍成均奮起世科之後。領薦於鄉試。預貢于春官。而以額溢小却。乃能泊然不以得失入於其心。是可嘉也矣。嗟乎。成均今日之偶失利。不以人遺已爲憂。他日而遂得雋。共思與人同其樂也。必矣。故以子路之言志。亞於前賢之浴沂者告之。且使其駿駁於聖賢之事。當自

也。

送曲阜廟學管勾簡君序

元 歐陽玄

鄭余讀魯相置孔子廟史碑載司徒臣雄司空臣戒言魯相瑛書稱孔子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公廟有禮器無常人字領請置百石宰史一人謹問太常祠曹掾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爵太常丞監祀牛羊豕河南尹米大司農給請許瑛言置制可此元嘉中事也它書考之雄吳雄戒趙貳瑛乙瑛獨始置史闕姓名余頃代匱國子博士中管勾簡君序

春秋祠上丁中書奉上命代祀御史二人糾儀物禮部主符戶部器皿兵部車工部轡幄光祿醴齊宣徽免鹿脯修畱守烜燎蕪宗正卒徒大興尹桑盛儀牲事眎古加詳禮器則常置管勾一人司其事實與百石史同方是時衍聖公言曲阜祠事放辟雍祠器服無常職請用辟雍故事置管勾中書集賢史禮部曹監往復諮問凡數年始決于是朝士大夫合辭薦蜀士簡君當其選又詩以送之夫衍聖古褒成在漢褒成無所言賴相發其端歷三公訪曲阜褒成均禮器

始有常官然則是職豈輕也哉漢史初置如是其難其人亦必慎選惜逸其姓名今簡君學賅而周行篤而惠既幸居是職之始又幸託姓名于一時名士大夫之詩文異時並漢碑以傳而偶然設抑余又有感焉昔者商有天下三十世爲周周二十三世孔子生其間千有餘載矣孔子早年孟倍子屬其子曰聖人之後也爾必往學禮此聖聖成湯也以今距孔子較之周末距湯歲不甚相絕也湯之澤未必如今日夫子之盛也子開之宋降而孔父之魯其世系又未必管勾簡君序

今日之世有爵邑也雖生民以來之有無斷可識也而今有爲倍子言者世不以爲迂乎夫何一禮器之職于故宮古今設置之難其曹府事例有若合符者獨人心士習之厚薄泰古也遠甚果何自而然乎余于其所甚同者既詳叙之其所甚異深致余意爲孔氏後人爲當世學禮者簡君願爲我敬告之而益以厚也

讀書堂記

元 歐陽玄

廬陵永和蕭尚賓爲醫士有一世能根柢儒業非但緣飾表襮而已也六世祖子信能屬文善胡忠簡公公子田贈金辭薦以官又辭問所欲則曰富貴非所願但得世世子孫讀書立身以廣活人之功則亦足矣忠簡笑曰君所謂薄於利而厚於德者乎昔讀書堂三大字以遺之使以勗其後人焉至其大父震甫號竹軒又釋其說曰醫道由儒書而出非精於義理者不能舍儒而言醫舍儒言醫世俗之醫耳尚賓之父德祥乃拓室之東偏作讀書堂揭忠簡公之扁以志其先訓焉尚賓游京師具顛末謁余爲之記夫儒者讀書以正心術爲務醫者讀書尤以正心術爲急心術正則學術亦正心術偏則學術亦偏正則人受其賜偏則人與已皆爲所累矣近世儒家子孫往往擢科第人以爲有陰德行斯陰德自心術始故爲蕭氏願之

臨溪亭記

元 歐陽玄

安成李君鼎翁好賢而篤義理大夫士樂其善而親其賢而鼎翁又能同其物外之樂同自樂之存諸中者沛乎其有餘裕也家居枕溪水上作亭並溪以醉翁滁亭記語名亭書來暨圖屬予記余少年有山水癖壯乃爲祿仕今老矣未能去壯之累而時有少之趣聞客談幽居之勝恨不欣然舍已而從之況見吾鼎翁之圖乎何時與臨溪分坐俯闕清流毛髮可鑒臨溪亭記

潛鱗游泳不避人影清風舒徐漪漣回旋悟溪之有文也霜瀨激湍石齒玉雪喜溪之能聲也搗琴而歌曰溪之水深且清兮我濯我纓溪之水清且深兮我濯我心纓有塵兮尚可心有累兮溪將無以滌我外潔靜兮中明媚我與溪兮各全其天

芳林記

元 歐陽玄

宜春郭廷秀世儒家子也因其所居之地名著號曰芳林屬予族兄宜翁求予爲之記予復之曰蘭生深林之中未嘗不自閔其芳也人以爲有國香而服媚之蘭欲自遠於當時其可得乎君子修其身於暗室屋漏之地而聲流於四方萬里之外亦豈所願哉且夫芳林者君之所以自況也余雖乏一日之雅而樂爲君記之良有以也夫殆有蘭處於僻而芳播於遠芳林記

大

一

也雖然蘭或握以事上或佩以修襖而其芳烈之氣不改於深林豈非其性然與草木無情能一其性人惟有情鮮不汨性君子存之蘭荃同畦不混於植蘭鮑同室不移於染斯以異乎衆人也吾聞廷秀之風清白之操使一日而進諸市朝吾知其無愧於芳林也卓矣請以是爲記

潛雲谷墨贊

元 歐陽玄

徂徠松雲貯玄谷道人居中抱其獨琅琅空山萬杵熟道人曄然開電目松雲化石石化玉呼喚寶氣霄漢燭賁之奎章月在嶺龍光淋漓九宇福

潛雲谷墨贊

一

答孫春洲書

元 歐陽玄

玄頓首再拜上記春洲聘君先生玄讀天台賦金聲
嫋嫋吾耳將二十年識公於此蓋久昔人識心在識
面之前斯謂知己族弟志行家人至辱佳翰勞問勤
懇殊慰瞻馳第玉署再遷之言此傳說者之謬幸勿
過聽區區抱病三年朝廷熟察而深憐之譬之病駒
不任銜勒置之茂林豐草之地使之姑遂其本性豈
有復可驅策者哉令郎才俊自當不乏知遇萬一邇
客孫春洲書

一

近在他入尚能推轂豈敢愛一援手之力於秦晉之
戚哉。价旋力疾占答秋杪冬初必到防里胥悟有日
餘儲面賦草略切希照察不宣

曾秀才墓誌銘

元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没于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聞
而哭之慟知其葬有時奉行狀乞銘于歐陽玄拜且
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就不願有辭于永世也弟一
漢寔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續以長願
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其言惻然乃
敘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漢字明善本曾
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似俞早夭無後以繼之

曾秀才墓誌銘

一

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朏生天曆二年庚午五月
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
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
無童心年十二三能文章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
浮靡不事貨殖篤志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
父兄善交朋友信遇宗族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
詞章凜凜趨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子業精
熟尋執贊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
十有五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

西北來拔並舍六木似翁著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
踰月一漢乃不起妻鍾氏子男一人萬奴載四月而
孤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于德元言者
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有
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存嗚
呼一漢真佳子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角麟不如殯鷗之不翰鷗不如殯奪其所有
無子之爲痛黎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而慘
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自秀才墓誌入

二

元帥事羅君墓誌銘

元 歐陽玄

延祐二年仁廟初以科目取天下士左右榜得五十
六人時朝廷驟黜舊制一以經學行義取人所得士
非故業舉子以應時需者十五六年間司風紀掌綸
綍內綜機務外使絕域才不乏使其間居位勇退能
以風義先天下則惟羅君求師一人求師諱曾家廬
陵新安里登第授將仕郎寧都州判官再調臨江錄
事以初授官終焉其退非有扞格不偶亦非以才具
不適時而所慕有大于此者暢乎若不能以斯須留
故同年之士聞君之風反自修省失所負挾怡然欲
爭佔之高而莫之能也若至寧都蔡寇甫平剽掠未
復奮以身任撫摩芟其強梁雖去宿蠹久乃按堵歸
江素號繁劇吏初疑儒者劣于剴裁君夙夜勤恪事
無懈難林年綱紀修舉一日聞親有疾遂棄官去自
是不復出仕以死惜哉羅氏吉望族曾祖士友宋承
務郎致仕士友母年滿百故相文山文公與其子弟
有斯文昆弟之好奉幣載酒升堂拜母題詩廳壁郭

里禁之曾祖妣蕭氏恩封孺人姻宦父寅君孝出至性親病自臨江歸拜醫嘗藥衣不解帶親終毀瘠異常禪除餘年哀不忘嘗廬母鍾氏墓蔬食數歲不變事繼母習氏尤孝其死習慟之切至其平居終日忻忻喜慍不色蒞政廉約遇物謙沖自來髮與人交不見幾微褊心登第偕同年蕭君立夫舟還蕭僕死給以已從蕭病臨清一月君一月留甘苦燥濕共之未幾蕭卽世教其孤遺長妻以女其所爲不愧古人類如是泰定四年丁卯十有二月二十二日以疾卒于

羅君墓誌銘

二

家享年四十有五以次年某月某日葬于廬陵之清湖娶文氏子男一人會之克世其學造物之報庶幾在茲女四人長適蕭霽餘幼霽卽立夫子今江西鄉貢進士狀其行來求銘嗚呼余於君爲同年又同生昭陽協洽之歲霽來始聞君之訃乃哭諸寢門之外爲之銘曰
雅之烏烏不止于藪而集于枯車之輾輾不馳于坦而陟于阪嗚呼羅君士之以爲難兮君固卽所安兮而棲神于一宮

防里祭祖祝文

元 歐陽玄

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一月己巳朔十有三日辛巳曾孫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玄謹以牲酒之奠致祭于防里第十一代祖七承事府君歐陽公墓前而言曰禮去鄉國省墓而行重違遠也先世遷瀏動踰十紀井邑旣殊歲月旣久疎渺松楸事勢使然餘慶所覃靡間彼此玄自竊科第登進公朝備列法從推厥本原敢昧所自謁告來歸展省墓下追懷雨露休惕深增惟我先祖流慶後昆願自今始無曠彝禮尚享

祭祖祝文

一

元裕之文抄

傷寒會要序

上耶律中書

跋金國名公書

跋趙氏族譜後

兩山行記

東游記

濟南行記

孫伯英墓誌銘

元裕之

入

聶孝女墓誌銘

雷希顏墓誌銘

故金尚書耶律公神道碑

崔府君廟記

紋物譜

傷寒會要序

元 元好問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于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背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業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于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害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謂之也大槩學于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司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于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藥特以意

傷寒會要卷八

二

增損之一劑之出愈于託寄友而役孝于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為京兆酒官病小便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效明之來謂眾醫言疾深矣非積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覺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內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渠輩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啓玄子云無陽者陰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淡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手。明日以群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已投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投之以苦陰邪則他證必起。非所以抹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抹。君之治奈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不升則經不行。行經則本證見。

傷寒會要卷八

三

矣。本證又何難焉。果如其言而愈。魏邦彥之夫人日翳暴生從下而上其色綠腫痛不可忍。明之云翳從下而上病從陽明來也。綠非五色之正殆肺與腎合而為病耶。乃就蓋王家以墨調膩粉合而成色諦視之曰與翳色同矣。肺腎為病無疑矣。乃瀉肺腎之邪而以入陽明之藥為之使既效矣而他日病復作者三其所從來之經與翳色各異乃復以意消息之曰諸脉皆屬於目。脉病則目從之。此必經絡不調經不調則目病未已也。問之果然。因如所論而治之。疾遂不作。馮內翰叔獻之姪標年十五六病傷寒目赤而煩渴脉尤八至。醫欲以承氣下之已煮藥而明之適從外來。馮告之當用承氣。明之切脉大駭曰幾殺此兒。內經有言在脉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今脉八九至是熱極也。而會要大論云病有脉從而病反者何也。脉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此傳而為陰證矣。趣持薑附來。吾當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不中變頓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床不能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錢。

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一二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婦久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已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溫劑大過。故無益而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宜德侯經畧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效。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予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傷寒會要序

四

求為序。乃以如上數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于書其已試之效。蓋如此云。

耶律中書書

元 元好問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好問謹齋沐獻書中書相公閣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閣下輔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不為閣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成就人才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梗楠豫章。節目礪砢。萬牛挽致之材。預為儲畜。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椳根楔。樞杙。薏楠。雜出于榆柳槐栢。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在所有者。聖者之後。

如衍聖孔公者。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戶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貫。臨淄李浩。秦人張徽。楊興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呂大鵬。山西魏瑋。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德輝。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冶。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徵。中山楊果。東平李昶。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全。平定賈庭。上耶律書 八 二

館粥足以餬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然施之諸家。固已骨而肉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于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然。然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

上耶律書

八

三

跋金國名公書

元 元好問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風塵物表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徃徃以風流自命如封胡荆末猶有醞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矣。宇文大學升通王禮部無競蔡丞相伯堅

金國名公書

父子吳涑州彥高高待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麗都運才卿。集賢季宏王都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若党承吉正書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倫而行溪獨見遺。正如郭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無陳思王輩則亦不得不爲西園清夜惜也。

跋盧龍趙氏族譜後

元 元好問

余嘗述元氏族譜四世以上不能原其所自每悲之及觀盧龍趙氏之譜繼繼承承的然可考蓋四百許年十有三世矣嗚呼是不徒偉人碩士豐功盛烈以永今垂亦肖子哲孫克衍其世世爲之譜乃能是蕃且大也。今夫天下之人孰非大姓之苗裔哉。非大姓何以有氏乎。今惟其不幸而失其傳或昧者不知所述故有不能遠知其世而爲之悲者余于是譜則然

跋盧龍趙氏族譜

矣。凡大夫士之讀是者亦豈漠然而無所感哉。故夫趙君之藏之也不但厚于其家而已也。

兩山行記

元 元好問

甲辰夏五月八日子以事當至鄆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道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偕同行臺貢外廣寧王純甫弃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冲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兩山行記

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通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携酒見過乃聚話于西齋純甫先隱前高子問前高景趣比雁門鳳凰山爲何如純甫言前高去此五十里而近君能一游到則當自知之予竊自念言先東巖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開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崑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子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客登南樓亡友蘇莘老聞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

兩山行記

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闌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爲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雁門壽寧武尊師子和國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爲言是則余夙志爲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雁門之南夜宿王仲章道正端雲菴菴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章主之道士係守真年八十童巾入道其家爲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兩山行記

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章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爲勞也半山一峰爲釣魚臺其上爲十八盤爲青龍嶺爲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爲來儀觀觀在山腹峰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絕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初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如來儀之始末者予爲之反覆數過始見崖畧蓋後

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冠謙之授秘錄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爲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爲言而訛爲質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爲言亦轉而爲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素圖志求故實嘗爲辨之天寶九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頽毀者所在長官量事修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練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文刻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爲嘉瑞

兩山行記

入

三

觀之東有養虎峰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峰峰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峰西北有煉丹峰洗藥池次有玉女峰峰南有會仙峰傍有五漫樹北有王母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洗漫池與參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爲識凡洗漫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

兩山行記

入

四

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峰四子峰有莊列亢倉文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此始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並有留跡代州壽寧古詩十韻醉走白驢來倒提銅尾乘引過碧眼奴擔着獨壺癭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携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臥古松陰閑

立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
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寧州民劉操書此詩
宋白蟬子西曾次韻子西于詩號爲專門極力曾未
能彷彿仙材凡筆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
所謂予因太歲生燕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
碧眼奴亦當羞道之矣今全真家推翁爲祖翁之姓
名鄉里且不能知况其道乎是又可爲一嘆也來儀
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
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閉目倚一幃坐下一

兩山行記

本

丑

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以爲心清而安則
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爲無意寫真在西南一幅巾黃
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處綻補之氣韵古澹
望之知爲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惜無名手爲
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爲猛獸毒螫所
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鏗然隱晦中時
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筑箏笛
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聞
之之和持莊練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

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謾謾
有聲雲烟草樹濃澹澹霏霏不雨時頃而極陰晦明
之變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情清景
之不可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爲
純甫醉後歌之明日期戒中諸不至留題殿壁而去
下山宿孫張道院又明日爲前高之游

兩山行記

六

東游記

元 元好問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千泰安侯以子宿尚遊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於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旁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絕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腳耳

東游記

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齊梁體而苦不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臯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彥元廟記云盧城北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節度押衙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爲晉所敗殺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爲格而今爲隔馬疑與左氏

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充鄆馬山之神陰障從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爲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焉而祠之至於陰障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雨而應將以封爵請於朝今勝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靈巖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鷄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雀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絕景亭在方山之下絕類嵩山法王党承之世傑

東游記

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青亦未嘗備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揆叔文蘇轍子由吳拭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大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

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
帳發駕泉而上遂登天關鶴頂四峰曰秦觀曰越觀
曰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
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
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夸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
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
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間至此語
以亦有理故錄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
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真祐之兵今惟客省
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城
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
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
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崑崙亭
山水自溪欄而下就兩崖爲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
壓之北望天門屹然如立屏而獨流出几席之下真
大山絕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
帝及九宮貴人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駙馬
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充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人

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名知名如魏庠輩過三
巖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几十首云

濟南行記

元 元好問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遊觀之富每以不得一遊爲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十日間所遊歷爲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濟河約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

濟南行記

太

下亭故基此亭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旁近有亭曰環波鵲山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曰狎陽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綉令人渺然有吳兒舟渚之想大慈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爲比喪亂二十年唯

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嘗讀書于

此曰粟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之民有

云每歲七八月鳥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鵲時

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歷

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似芙蓉此真華峯

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瀾漫無際

遙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峯之東

有卧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

正公學舍在焉故又謂之黌堂嶺東十里有南北兩

濟南行記

二

山兩山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

千佛山之西有函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

之北麓也太山去城百里而近特爲函山所礙天晴

登北渚則隱隱見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

其山修廣出材不匱今但兀然一丘耳西南少隴有

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瀑流泉

在城之西南泉灤水源也山水匯於渴馬崖湫而不

流近城出而爲此泉好事者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

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尺許今漫流爲草木

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而纔二三寸而已近世有
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義而言然土人
呼瀑流如故瀑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云然金線泉
有紋若金線夷猶池而泉今爲靈泉庵道士高生妙
琴事人目爲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好賢樂
善款曲周密從予遊者凡十許日說少日曾見所謂
金線者尚書安文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
或見之子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
康泉今湮沒土人能投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

濟南府志

卷八

三

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中冷每
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淪茗不減陸
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園
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沆水注泰
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沆水東
之逾溫逾墳城入於河益於榮泆於曹濮之間乃出
于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灤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
爲濟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障於太
行限於太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濟矣

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泆。於。地。中。水。性。
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
并。錄。之。玆。珠。泉。今。爲。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
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爲。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
有。二。爆。流。爲。上。金。線。次。之。玆。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
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鉢。及。水。晶。泉。非。不。佳。然。亦。不
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泉。庵。者。三
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綉。江。發。源。長
白。山。下。周。圍。三。四。十。里。府。叅。佐。張。子。鈞。張。飛。卿。觴。子

濟南府志

卷八

四

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
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
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欽玆慕玆巴郡武昌
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爲
巴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玆咆山之西者
知西南小丘爲咆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
至今甲午碑石出機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
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換讀書堂三字東坡
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換字叔文自題仕宦

之後每以王事至其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爲識叔文有文舉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爲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煙出沒顧揖不暇恨無佳句爲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濟南行記

六

王

孫伯英墓誌銘

元 元好問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游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絕府治中高廷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爲永冠龍門大尹復與甚之會有爲飛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爲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玉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爲出死力者多故得光事遁去依殷輔

孫伯英墓誌銘

一

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青年四十許出名場已久重爲世故之所權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漸節爲書生束以詩禮優柔壓飢偶以緼藉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皆一發見知縛虎之急一怒故此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爲思得毀裂冠冕投窟山海以高齋

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爲抱關。或仕
執轡。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畫皆出於無聊賴之
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松山者云。伯英真爲
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毫之太清宮。
春秋五十有一。因卽其地葬之。曾祖堅。金初以軍功
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魯山
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于
璋。瑋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
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孫伯英墓誌

二

馬逸更駕。積健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
彼責守間。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
之與居。俱腐艸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撻蓬
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
心而老歲月歟。

蘇孝女墓誌銘

元 元好問

五臺縣天驥元吉爲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
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摧立
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
醫者療之。百方至。封其股。雖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
可。抹肯京城。圍久食且盡。間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
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
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脛而
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

蘇孝女墓誌

一

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
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亡也。死而可害者。惟
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
仲寧戶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
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
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
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
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上崩。痛乎風俗之衰。人

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嬰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隊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大曰美繩不於士夫一女之界銘以表之并志予愧

墓孝女墓誌

二

雷希顏墓誌銘

元 元好問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負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才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

雷希顏墓誌銘

一

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爲朔方兵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間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姓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未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損不用希顏正

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于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畧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冬朔方兵突入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異同欲釋之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待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疆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泯然之歎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于希顏尤

嗟惜之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任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蒼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遷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叅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燕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儼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間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青生遇之嘗爲戶部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說役道出聞時以毒藥殺民家馬

牛而以小直腸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于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胷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大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若淫丹服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于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粹亦不能變也食蕪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譁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

常書補遺錄人

四

歌謠慷慨如關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亦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正大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

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籌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耻自名目中中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拚軀不及馳迅霆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悉柱不捭洪波傾望若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憤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寧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漢元精炯炯賦子形澹焉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留泉局何以驗之石有銘

常書補遺錄人

五

故金尚書右丞耶律公神道碑

元 元好問

右丞文獻公在大定間所以爲通儒爲良史爲名卿材大夫者其事未遑當代者舊尚及見之好問嘗從事史館每見薦紳先生談近代賢臣莫不以公爲稱首公自初入館卽被顧問忠言嘉謀不可一二數及薊州召還世宗始有意大用公于是時汨沒文字間者餘二十年其衰且病亦已久矣故財入政府卽乞罷未幾果以不起聞私竊慨歎以爲生材爲難盡其

耶律公神道碑

材爲尤難古之人急于拯世至于分陰爲惜不我與忽焉有資志之恨觀姚元崇之薦張柬之與張嘉貞之所以自薦爲可見矣世宗重惜名器百執事之人必擇焉而後用得人之盛近古所未有至于孤獨偉傑之士困于資考限于銓選百未一試兀然而空老者抑多矣以公之材當春秋問盛時不能使之極其所至以建夕安而隆長治故雖爲章宗所相至論得時行道識者猶以不能亟用爲世宗惜之銘曰
德星煌煌出東方
讓王七世蔚有光
高陽苗裔襲衆

芳得易貞幹書潛剛帝前巍冠
諱虞唐德音一鳴
騁賜謂公不逢相明昌謂公爲
逢達所長風后力牧
望顏行老之著作暨典常興陵
用公殆未嘗丘山萬
牛債且偃顧以根闢待豫章緊
國短修奚我傷維公
之息幸獨良不用柱天屹堂堂
有來殷士作祿將力
華一世歸壽康
游推之公不亡千年萬家置冢旁
龜石有銘示不忘淵兮漆水其永

耶律公神道碑

二

崔府君廟記

元 元好問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嶽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所從來府君定平人太宗時爲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勿備且有賊昧之鄙時縣有虎害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爲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爲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佑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

崔府君廟記

一

其父之志爲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爲書之傳曰有功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爲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民心則漬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爲之所親以特設祭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爲廟於沔陽由是觀之漢人

于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况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吏更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于密魯仲康則止于中牟朱邑則止于桐鄉召父杜母則止于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袞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方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于爲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宸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

崔府君廟記

二

舉喪配以來天網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微福在耳惟逃禍微福者在故克悍毒詐有時而息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爲誚爾所敬非吾之所謂敬爾所懼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羹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故物譜

元 元好問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爲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爲超絕先大夫銅山府君官汝縣時官賣宣和內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風字大硯先東巖君教授鄉里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祿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

故物譜

太

一

得存兵退于將奉先夫人南渡河事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瘞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十月北兵破潼關避於女几之三潭比下山則焚蕩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兄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褱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曰

故物譜

太

二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爲恨也或曰物之閱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爲物所玩食多務取巧儔豪奪道簪敗壞惻然興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恒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爲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爲大有力者負之而越我躬之不可必矣我後之卹哉予以爲不然三代鼎鍾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欸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游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爲逆旅形骸爲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辨矣道不同不相爲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飢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財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爲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疆可矣亦何必卽空以遺累倚情以趨達以取異於

耶乃作故物譜

故物譜

入

宋景濂文抄

奉制謨蟠桃核賦

應制冬日詩序

剡源集序

樗散雜言序

訥齋文集序

桃花澗修禊序

春日賞海棠花序

閱江樓記

宋景濂

入

養親圖記

家慶圖記

題蘭亭觴咏記

渤泥入貢記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游鍾山記

游荆塗二山記

游五洩山水志

游瑯琊山記

王冕傳

吾衍傳

杜環小傳

泰士錄

刪古獄瀆經

論中原飯

諭安南國

擬漢賜衛青璽書

五輪沙漏銘

宋景濂

八

三

詩塚銘

銅雀瓦碑銘

墨鞠圖贊

撲滿說

鑽燧說

題司馬溫公手帖後

題天台三節婦傳後

跋樂貞婦傳後

匡廬結社圖跋

跋黃魯直書後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題蛺蝶圖後

處州神仙宅碑

官巖院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故成穆貴妃墳誌

劉府君碣

祭古帝王陵墓文

宋景濂

八

三

燕書

奉制譔蟠桃核賦

金華宋濂

洪武乙卯夏五月丁丑 上御端門召翰林詞臣
出示臣桃半核蓋元庫內所藏物也其長五寸廣
四寸七分前刻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
塗以金中繪龜雀雲氣之象後鐫庚子年甲申月
丁酉日記其字如前之數亦以金飾之所謂庚子
實宜和二年字頗疑祐陵所書既奉 旨譔賦垂
誠方來臣濂謹按王母獻桃事詳見張華博物志

譔蟠桃核賦

第八卷史補類華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帝五自
食其二以今核觀之且十倍於彈丸則其實之如
斗可知矣豈華出於傳聞而想像載之歟抑其言
足信而後之好事者假托傳會之歟不然漢武內
傳所謂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者又果何如歟復
按蔡京所記尚方有王母蟠桃核頗鉅京嘗相祐
陵其見與今相符事當可徵然則傳志所載誠有
不可信者歟臣敢忘其固陋譔賦一篇俯伏 丹
陛以獻初則極其形容終則一歸於正其詞曰

炎漢六葉寔惟武皇閭坤符握乾綱祀汾陰建竹官
仁獸在郊赤芝薦房西海獻續弦之膠弱水來燕卵
之香慶諸福之畢集思騎龍於帝鄉幸靈桃之入口
傳仙種於下方想其瑤階露寒彤庭秋迴銀燭未掩
畫屏斜映啓承華之秘殿眄瑤池而神騁忽王母兮
遙臨托青鳥以傳命鬱佳氣之蔥蘢靚芳姿之妍靚
于是玳席初延霞觴屢傳蘭辭吐兮襲人縹袂舉兮
高竊紫雲之輜輶暫駐九微之燈火猶然乃啓錦幃
乃濯翠蓮乃出桃實獻于帝前味甘醇而如醴色含

譔蟠桃核賦

腴目不乾鸞刀割蜜神液流泉上滋華池身輕欲仙
將懷核而稱之斲上林之寒烟王母微笑塵世易遷
儵花實之並見歲屢閱於三千唯紫府之列真視滄
海於桑田彼窺鳥牖之小兒尚奚測夫幽玄斯核也
匪鑄而成非陶而凝籍五行之亭毒資六氣以流形
鄙瓠犀之脆薄並玉質之堅貞爪之不入叩則有聲
知何年之中折存半辟之晶燐俯帖金盤巢蓮之龜
仰承玉露常滿之梧其銳首聳兮尖岑豐下櫛兮墜
星衆皺蹙背文之榴一窪暈而色之頰荷盤欲展蚌

中未局藏仁之跡猶在含肌之罅如生血肉好之隱約圍合線之交層龜雀軒翥今顯象寶章絢爛今金明鳳占鸞葵同藏真于天府星形月魄狹灝氣於蓬瀛嗟夫自昔仙靈惚恍難憑出無入有變幻莫停橘類盎今巴園來如瓜今漢庭念燕齊之方士聘詭辨之犇騰瞻雲路之咫尺恨凡骨之難登以雄才之蓋世甘昏溺而不醒至若建章月淡甘泉風冷銅壘中時仙掌高擎望颺輪今不來徒馳情於窈冥苦白日之易短今竟莫制於頽齡核雖存而人則逝今悲秋

東坡先生集

三

風於茂陵矧宣和之繼軌今慕鼎湖之龍升托青華之帝子設神霄之玄稱何殷鑒之不遠踵覆轍其相仍天啓皇明真人龍興順堪輿之大化調陰陽之至精道惡行兮卽龍虎之丹顯忠信昭兮勝鉛汞之功弘以九州爲仁壽之域憐兆民於喬松之朋神機流浹太和薰蒸指佞人兮艸生屈軼齊氣朔兮階秀堯葵視區區之遺核初何係乎重輕此所以革運古之荒唐法唐虞以作程也諄曰桃有核今大逾掌歷千齡今多惚恍慨靈仙兮勞夢思誰見昆丘兮紫

選長真人出今海寓寧禮樂爲冠今仁義作纓蕭韶九成今鳳凰鳴青鳥不敢徠今幻說清千秋萬歲今永長生

竊記徽宗本紀宣和元年己亥二月庚辰收元遂易宣和殿爲保和殿至四年壬寅夏四月丙午詔錄三館書置宣和殿及太清樓秘閣始重稱宣和今核上之字刻于二年庚子之甲申月乃不書保和而猶襲宣和之名此固不可不疑况丁酉日屬庚子歲癸未月之終今復隸之于甲申月之首尤

東坡先生集

四

有不可得而致詰者頗意此核非漢武時物字亦非宋祐陵所書雜書所載海外之國多大桃雖不可盡信或者得其遺核特依倣而托之者歟然濂年已邁舊學皆廢忘未必其言之足徵也姑書之於此以俟後之君子云

應制冬日詩序

金華宋濂

洪武二年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 上御外朝遣中
貴人召翰林學士臣濂侍講學士臣素侍講學士臣
同直學士臣經待制臣禕起居注臣觀臣琳列坐左
右既而命大官進饌賜黃封酒飲之 上屢命盡觴
內官承 上旨監勸甚力臣濂數以弗勝盃酒固辭
上笑曰卿但飲雖醉無傷也酒終 上親御翰墨賦
詩一章復繫小序于首命各以詩進臣濂最先臣禕

應制冬日詩序

一

次之臣觀臣琳臣經臣同又次之 上覽之大悅臣
素最後詩以民瘼爲言 上曰素終老成其有軫念
蒼生之意乎于是各霑醉而退明日臣素以遭逢盛
際光膺 聖眷如此不可無以示後來乃集其詩爲
卷而以題辭爲屬臣聞之在唐中世當夏日炎蒸君
臣相與賦詩不過以日長爲可愛涼生殿閣爲足矜
後代多譏之惟我

皇上勵精圖治其於 沍寒之際形諸篇翰固不
忘於聽政群臣贊歌 後以逸豫爲戒憂勤爲勸而弗

敢後者其故何哉蓋唐虞在上無小無大孰不精白
一心以承明德況於文學法從之臣職在獻替者乎
揆之於唐初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臣濂不佞庸敢以
是序諸篇端上所賦詩別以金龍箋繕謄其副尊閣
於家示不可褻也

應制冬日詩序

二

剡源集序

金華宋濂

濂嘗學文於黃文獻公公於宋季辭章之士樂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爲然濂因日購先生之文絕不能以多致會有詔纂修元史命濂總裁其事事有關遺者遂以上聞遣使訪於郡國竊以謂先生著作有關於勝國宜多乃屬使者入鄞徧求之鄞先生鄉國庶幾有得之者曾未幾何有司果以剡原集二十八卷來上濂始獲而盡覽焉因作而曰辭章至剡源集序

于宋季其敝甚久公卿大夫視應用爲急俳諧以爲體偶儷以爲奇覲然自負其名高稍上之則穿鑿經義際括聲律孳孳爲譁世取寵之具又稍上之剡掠前修語錄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將以明道奚文之爲又稍上之聘宏博則精麗雜揉而略繩墨慕古與則刪去語助之辭而不可以句領欲矯弊而其敝尤滋私自念辭章在世如日月之麗乎天雖疾風暴雨動作無時將不能蔽蝕其精明獨怪夫當時之士奚爲乏一人障其狂濶邪復念豪傑之士何

剡源集序

代云無第區區所見孤陋故鮮能知之非誠然也及覽先生之文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巒出雲姿態橫逸而連翩弗斷如通川縈紆十步九折而無直瀉怒奔之失嗚呼此非近於所謂豪傑之士邪蓋先生七歲卽知攻文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主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乙科調教授建寧府及遷臨安教授行戶部掌故皆不就會宋亡爲元執政者薦之起爲信州教授先生年已六十一矣尋遷婺州以疾亂後六年終初先生旣擢第憫宋季辭章之陋卽擢然自異久之四方人士爭相師法故至元大惡間東南文章大家皆歸之先生無異辭先生之幼僅六十年已罕有知其名者字者殊可哀也濂在史局旣命彙入儒學傳中及司業成均復將錄其剡源集者歸以示諸人而先生之鄉有夏君閔來爲國子正方與先生之孫資先謀刻于梓夏君遂以題辭爲請且謂知先生之深者唯黃文獻公公旣不可作子幸無讓於是忘其僭踰而爲序之如此嗚呼豐城之劍荆山之玉總理沒泉壤爲已久神光上貫於霄漢

者終弗能掩也其先生之謂乎先生名表元字帥初
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

題辭集序

入

三

杓散雜言序

金華宋濂

杓散雜言者金華許君存禮所賦之詩也予嘗獲而
讀之愛其取法比興有近於古作者謂存禮曰當今
之詩予頗得縱覽求其如君者百十之中僅一二見
焉非三十年磨濯光精而宣鬯靈和烏能如夫渠出
水弗沾纖塵有如此者世俗輩腸溺胃饜沃肥醲未
必能知君然而至寶不可使埋光而韜采也予當爲
君序之以傳已而存禮俾侍史錄其全集示予於龍
樞散雜言序人

門山中因爲之言曰詩至于三百篇而止爾然其爲
體有三經焉有三緯焉所謂三經者風雅頌也聲樂
部分由是而建所謂三緯者賦比興也制作法裁山
是而定故周官大師之敎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
經而三緯之所以聆其音節之詳玩其義理之純養
其性情之正詩之爲用其深且大者蓋若此嗚呼學
詩者其可不取之以爲法乎學詩者固不可不取之
以爲法若夫出品裁之正合物我之公高不過激悲
不傷陋則論詩者又可不倚之以爲權度乎夫詩一

變而爲楚騷雖其爲體有不同至于緣情托物以憂
戀懇惻之意而寓尊君親上之情猶夫詩也再變而
爲漢魏之什其古固不逮夫騷而能辨而不華質而
不俚亦有古之遺美焉三變而爲晉宋諸詩則去古
漸遠有得有失而非言辭之所能盡也嗚呼三變之
後天下寧復有詩乎非無詩也詩之合於古者鮮也
何以言之大風揚沙天地晝晦雨雹交下萬彙失色
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其有若斯否乎組織事實矜悅
葩藻僻澀難知強謂玄秘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

傳世雜言序

二

若斯否乎牛鬼蛇神騁姦眩技麗雜誕幻不可致詰
不知孔子所刪之者又有若斯否乎如是者殆不可
勝數孔子吾徒之所願學者也孔子之所取如彼而
後之作者乃如此尚得謂之詩矣乎唐宋諸名家其
近古者固不可絕謂無之而不及乎爾者抑何其多
也今世之以詩鳴者蠡起而泉涌其視唐宋又似有
所未逮姑置之勿論間有倡爲江南體者輕儇淺躁
殆類閭閻小人驟習雅談而雜以褻語每一見之輒
閉目弗之視詩而至于使人弗之視則其世道之甚

下也爲何如哉此予於存禮之詩不覺深爲之喜而
繼之以歎也嗚呼使自一鄉達之於一邑自一邑達
之於一州自一州達之於四方咸有如存禮者焉則
詩之道庶幾其復古乎予雖不能詩而論詩頗謂有
一口之長因愛存禮之作不待請而自爲序之非深
於詩學者殆未有以知予意之所存也

傳世雜言序

三

納齋文集序

金華宋濂

凡天地間青與赤謂之文，以其兩色相交，彪炳蔚耀，秩然而可睹也。故事之有倫有脊，錯綜而成章者，皆名之以文。唐虞以來，賢聖之君迭作，而其文至周特備。畫疆定野，授田分井，邦之文也。前室後寢，左昭右房，廟之文也。車服有章，爵土有數，官之文也。鐘磬笙瑟，千戚施狄，樂之文也。朝會燕饗，郊社禘嘗，禮之文也。振旅菱舍，治兵大閱，兵之文也。發號施令，陳經布

納齋文集序

紀政之文也。舒陽條陰，彰善癉惡，刑之文也。如此之故，殆不可以一二數斯文也。非指夫辭章而已也。昔者孔子生於周末，憫先王道衰，以四科教學者，而游夏以文學名其所謂文學者，儀章度數之間，或損之或益之以就夫厥中，欲使體用之相資而本末之兼該也。惜乎不見用於時君，乃退而有隱憂，始以平昔不及設施者，壹寓於六經，陰陽變易之義，則繫於易，治忽幾微之由，則定於書，成孝厚倫之道，則刪於詩，尊王賤霸之畧，則修於春秋，辨叙名分，悅和神人之

納齋文集序

方則見於禮樂，豈徒示夫空言爲哉？其意若曰：先王之後，人或有興起者乎？孔子憂世之志深矣。奈何世教陵夷，學者昧其本原，乃專以辭章爲文，抽婉青白，組織華巧，徒以供一時之美觀，譬如春卉之芳穠，非不嫣然可悅也。比之水火之致，夫用者蓋寡矣。嗚呼！文之衰也，一至此極乎？括蒼王先生毅字剛叔，刻志經傳，而其所學必欲見之於實用，嘗誦言曰：古人之所謂文者，治具也。六籍之所載者，載此而已。非若後世侈靡乎文也。侈靡之文，吾不欲觀焉。吾所謂文，達吾胸中之所欲言耳。初不知有他也。於是先生之文明白洞達，皆不假乎雕琢，而其至味自足。先生歿後之十年，其高第弟子章君存道與其弟存誠皆篤學力踐，能弗畔先生之教且謂先生之爲人固不假文以見然，非此又不足以知先生者。因輯成四卷來請爲文之序。濂故以古人之所謂文，非指乎辭章者，序之於首簡，其亦近於先生之志矣乎？先生之行事濂嘗擬爲小傳一通，備載之矣。茲不書。

盛世之辭

清江先生集序

丰

桃花澗修禊序

金華宋濂

浦江縣東行二十六里有峰聳然葱蒨者玄麓山也。山之西桃花澗水出焉。至正丙申三月上巳鄭君彥真將修禊事于澗濱。且覽泉石之勝。前一夕宿諸賢士大夫厥明日既出相帥向北行以壺觴隨約二里所始得澗流遂沿澗而入水蝕道幾盡肩不得比先。後纍纍如魚貫又三里所夾岸皆桃花山寒花開遲。及是始繁傍多髯松入天如青雲忽見鮮葩點濕翠。

桃花澗修禊序

一

間皦皦欲燃可玩又三十步詭石人立高可十尺餘面正平可坐而簫曰鳳簫臺下有小泓泓上石壇廣尋丈可釣聞大雪下時四圍皆瑠璃樹瑤林益清絕曰釣雪磯西垂蒼壁俯瞰臺磯間女蘿與陵茗輻輳之狀赤紛綠駭曰翠霞屏又六七步奇石怒出下臨小窪泉冽甚宜飲鶴曰飲鶴川自川導水爲蛇行勢前出石壇下鏘鏘作環珮鳴客有善琴者不樂泉聲之獨清鼓琴與之爭琴聲與泉聲相和絕可聽又五六步水左右屈盤始南逝曰五折泉又四十步從山趾

斗折入淵底，水滙爲潭潭。左列石爲坐，如半月其上。
危巖峭峙，飛泉中瀉，遇石角激之，泉怒躍起，一二尺
細沫散潭中，點點成暈，真若飛雨之驟。至仰見青天，
鏡淨始悟爲泉。日飛雨洞洞，傍皆峭石冠其顛，遠
覓幽邃，宜仙人居。曰：藥珠巖遙望見之，病登陟之勞，
無往者，還至石壇上，各敷茵席，夾水而坐。呼童拾斷
樵，取壺中酒溫之，實鬆觴中。觴有舟，隨波沉浮，鴈行
下稍前有中斷者，有屬聯者，方次第取飲，時輕颺東
來，觴盤旋不進，甚至逆流而上，若相獻酢，狀酒三行。

桃花湖禪序

二

年最高者，命列觴，輸人皆賦詩二首，卽有不成，罰酒
三巨觥。衆欣然如約，或開目潛思，或狂頰上視，霄漢
或與連席者耳語不休，或運筆如風雨，且書且歌，或
按紙伏崖石下，欲寫復止，或句有未當，搔首感額，向
人笑曰：「吻作秋蟲吟，或群聚蘭坡，奪觥爭先，或持卷
授鄰坐者，觀曲股看雲而卧，皆一一可畫，已而詩盡
成，杯行無筭，迨罷歸，日已在青松下。濂按韓詩：「內傳
三月上巳，桃花水下之時，鄭之舊俗，于溱洧兩水之
上，招魂續魄，執蘭草以祓除不祥，今去之二千載，雖

時異地殊，而桃花流水，則今猶昔也。其遠裔能合賢
士大夫以修禊事，豈或遺風尚未有泯者哉！

桃花湖禪序

三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金華宋濂

春氣和煦海棠名花競放浦陽鄭太常仲舒開宴觴
客於衆芳園時日已西沒乃列燭花枝上花既始好
而燭光映之愈致其妍於是衆賓咸悅銜盃咏詩聲
興不自休酒半酣金華宋濂乃揚言曰李格非書洛
陽名園記後謂園圃之興廢爲天下盛衰之候其故
何繇憶昔烽火之際冒雨風竄匿巖穴聞人步履聲
心怔忡若春花紅青何處無之有目不暇顧欲求

賞海棠詩序

酒醪一卮以澆渴吻尚可得邪今者衣冠雍容倡酬
於俎豆間花雖不解言亦散影婆娑若相與爲娛樂
者不知何自而致之亦曰聖天子在上廓清四海
化呻吟爲謳歌所以有斯樂爾帝力所被如天開
日明萬物熙熙皆有春意其視昔日之事爲何如世
道之盛其兆已見苟不能詩則止能則烏可已也雖
然經有之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吾儕今夕無乃過於
太康矣乎宜知好樂之無荒而爲良士之懼懼可也
所賦詩自太常君而下凡三十人其三則賓客餘皆

其君昆弟子姓云

賞海棠詩序

上

閩江樓記

金華宋濂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逮我皇帝定鼎于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游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顛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嘉名爲閩江云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凭闌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戡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下上蕃舶接跡而來廷轡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夷之遠益思有以柔之見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馮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

閩江樓記

八

十

閩江樓記

八

二

火而登于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推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矣止閩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艷姬一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十餘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報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故上推宵旰圖治之切者勒諸貞珉他若留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褻也

養親圖記

金華宋濂

天台楊君子善謁予而請曰善之少也習進士業從陳用晉彭允誠二先生游屢踐場屋輒不利於是棄去會海內弗靖奉二親遠窳山谷艱難險阻無不備嘗及今 真人啓運六合一家幸得還先人之敝廬竊自念少壯之時思欲沾寸祿以榮親東馳西奔靡有寧歲定省職而音問疎茲獲婆娑於膝下家公年已七十又二固幸康強素髮垂領而齒牙且進搖矣

養親圖記

一

母之年如家公又益其二焉疋靡如不勝永而出入之氣僅屬愛日之情恒怛怛然頗聞中椒爲物性熱而味辛能益氣延年明目生津吾親所宜服何而不可闕者也乃擇家南之沃壤數畝而廡九畊而十耨之使其上疏而壤鹵封爲直隤畤各有溝踰三尺輒樹一本以數計之將六伯焉周爲儲胥以護之使羊牛不得踐履夏氣方中絳實盈盈綴于枝間舉手觸之馨烈之氣鬱達於左右遂與子姓承而擷之以奉親有餘則售于千家之市獲其直以還買魚沽酒以

爲親嚙班衣起舞每歌之以侑觴歌曰我藝我椒其寔纍纍只薄言掇之其香弗虧只可以延年可以生津只樂兮樂兮吾以奉吾親只歌已二親亦欣欣爲之引滿頽然就醉今善雖出仕與有祿食遐想斯園寤寐不能忘子願爲善記之子聞川天道分地利孔子以爲庶人之孝說者謂其順時別五土所宜而播種之以養其父母蓋古之士者朝出耕暮歸讀聖人書亦常事爾後世習俗寢偷鷄鳴而起從事於未作始有不知躬耕以爲養者如吾子善於濶倒波隨之

養親圖記

二

際屹立不遷不亦行古之道哉雖然子善以茂才應辟出仕明時亦既丞京府而贊治化當以守貴富保社稷和民人爲孝較之庶人之事則有不得而苟同者子善素爲明經之學其識見超卓有非人之所及豈不能以予言爲然乎予年加耄不足以言文力辭子善之請而其言益勤因濡毫而爲之記

家慶圖記

金華宋濂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垂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康寧飲啗如恒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坐鞠隱堂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焉。驪州里觀者莫不徘徊歎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畫史作家變圖。裝褙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垂領，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簪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顧語者，曾孫也。其左方盛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携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甌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爲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爲言久也，最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皦然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

家慶圖記

一

家慶圖記

二

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厓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自足之樂矣。得不爲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爲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設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發素號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鏗，鉤剪毛羽之紛翹者，比比有之，其能爲仲賢撰爲賦頌矣乎？

蘭亭觴咏圖記

金華朱濂

蘭亭觴咏圖一卷相傳爲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上甚幽靚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上研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後冠竹簪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羲之草序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蕤鼎鼎水沸將淪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

蘭亭記

大

一

顧一飛起波而側二鵝間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出三級水西賓酒尊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勺酒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偃立其後舉觴次第授之旁有小挺觴泊岸觸之使逝又西有石磴磴上覆舟一列觴三一童執壺注觴中一童取酒盜飲次畫郡功曹魏滂右將軍王羲之滂左執卷回顧羲之伸右手欲受卷觀羲之左持卷授滂未授右執翰凝視若將塗竄然風流之狀猶可彷彿想見

次畫散騎常侍郗曇左右手展卷自誦次畫榮陽桓偉餘杭令謝藤偉袒腹坐左手掀髯氣甚豪右執卷倚大帶間藤解襟盤礴詩思久未屬握拳作欠伸勢次畫侍郎謝琨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袒兩肩左手垂視側右執卷授友友袒如疑之方軸紙作卷卷末紙參差以掌齊之渙之袒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事中丘旄祖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孫統琅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府主簿任凝統翹左足又兩手着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指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垂輟轉軸之凝之和衣露左臂壓膝上翹一足如統旋首顧茂目光炯然次畫左司馬孫綽欽衽危坐若泊然無所爲者次畫潁川庾蘊年甚耄坐久思起右手據地一童挾左臂扶之次畫行參軍楊模衣半袒單足起立屈一足揚雙袖向前翩翩如舞次畫王獻之王肅之鎮東司馬虞說任城呂系府主簿后綿獻之襟袖半敞垂右手着地左按膝肅之因蹠不可攀一手撚指

蘭亭記

大

二

作針刺鼻令嚏說袒半衣兩手展卷讀系向說右手據席左繞出背後開膝上臂露者半俯身說作聽狀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傍一童伏溪岸以小艇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玄之永興令王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微之玄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不見彬之與玄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臂右執翰壓臂臂瘵將搔之微之左肇卷至觀右操翰欲寫未寫次畫府功曹勞夷行參軍徐豐之夷豐之相向夷左執觴右手夾觴側若獻豐之豐之面仰視指袖至腕勢粗甚右手向身北取觴似欲酌夷者次畫長岑令華耆右執觴未飲左撚髭旁晚豐之洋洋有喜色次畫徐州西平曹華右執卷側身欲讀左手隱次畫王蘊之鎮國大將軍掾卞迪司徒左西屬謝萬彭城曹謐任城呂本蘊之箕踞坐交臂兩膝間一握拳一舒掌覆掌背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

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謐伸右足左持觴顧本木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孫嗣茂袒肩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共谷語谷袒衣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偃嶠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有扶闌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艇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

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有不可得。曰想像於圖
畫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是何足深道。
唯辭章榮烈。足以傳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
如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
此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
不勝感慨者矣。

蘭亭記

六

五

渤泥入貢記

金華宋濂

濂承 旨禁林。日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來謁。曰。洪武
三年。殊八月。秩與監察御史張敬之等奉 詔往諭
渤泥國。冬十月。由泉南入海。四年春三月乙酉。湖達
閣婆。又踰月。始至其國。國王馬合謨沙僻處海中。倨
傲無人。臣禮秩。令譯人通言曰。皇帝撫有四海。日
月所照。霜露所降。無不奉表稱臣。渤泥以彈丸之地。
乃欲抗 天威。邪。王大悟。舉手加額曰。皇帝爲天
下主。即吾之君父。安敢云抗。秩即折之曰。王既知君
父之尊。爲臣子者。奈何不敬。亟撤王座。而更設。鄰几
賓 詔書其上。命王帥官屬。列拜於庭。秩奉 詔立
宣之。王俯伏以聽。成禮而退。明日。王辭曰。近者。蘇祿
起兵來侵。子女玉帛。盡爲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
紓。造舟入貢。爾秩曰。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
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則交趾。占城。閩婆。西則吐蕃。
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於道。王即行已晚。何謂
三年。王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

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於王？且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王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聞婆有人間王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聞焉矣。」王惑之，秩復走見王，王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聞婆非中國臣邪？聞婆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朝還，天兵且夕至，雖欲噬臍，悔可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乃入白王，王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四人入朝，臨發，王以金佩刀吉貝布爲贈。秩毅然辭之，王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邪？」聞婆來人誅索，每無厭況，強之而不受。邪爾曹宜效之。秩以涉海萬里，不可以無紀，乃與敬之各賦一詩。王太悅，書於板中，懸之。既與王別，舟行至海口，王又戒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王不喻，復走王所，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乎？」中心釋然矣。王舉酒爲別，酌地祝曰：「願使者蚤還中，固願亦思麻逸蚤歸。」敵邦殊八月十五日還京師，十六日以亦思麻逸

滿人貢人

二

滿人貢人

三

等人。見錫宴於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云其所貢物：鴿頂生玳瑁、大片龍腦、米龍腦、黃臘降、真諸香，其表用金刻，書彷彿如回鶻書，其文都陋不足觀。皇太子燄用銀版文與表相類，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爲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縮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馬出入，徒行城中，人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胸背，腰繫花布，放髮跣足，其物產只吉貝、黃臘、降真、龜筒、玳瑁、檳榔、荻海爲鹽、瀝榔漿爲酒，無稻麥捕生魚、鰕蟹食之，兼食沙糊。沙糊者，取樹實爲漿，澄汰之，如粉食之，能不饑食，無器皿以竹編，貝多葉爲之，食畢則棄之，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爲節，國人亦於是日作佛事，若有燕饗，則刳羊豕，錫鷄鳴鼓擊鉢，以爲樂。此其大凡也。先生職在太史，願爲詳紀之以昭聖化所被之盛。濂聞渤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去聞婆四十五日程，去占城與摩逸各三十日程，去三佛齊四十一日程。歷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至宋太平興國

二年其王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歌遣使努使副喃亞
利判官哥心等齎表來貢元豐五年二月其王錫理
麻咭復遣使如前日後輒不聞元有國百餘年亦不
復至方今聖人在上威德之所被無遠不屆 聖書
一頒輒稽首臣順稽之往古允謂過之至若秩等奉
宣 德音辭令所加足以尊服其心亦可謂不辱
君命者矣其事宜書以俟他時脩國史者采焉秩字
仲庸湖之烏程人敬之字某某州人二人協心謀慮
無役不偕故卒能成功云

渤泥人貢記

四

表文云渤泥國王臣馬合謨沙爲這幾年天下不寧
靜的上頭俺在番邦裏住地呵沒主的一般今有
皇帝今有使臣來開讀了 皇帝的詔書知道 皇
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好生歡喜本國地
面是開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 皇帝記心這幾
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及人來把房子燒了
百姓每都喫害了託着 皇帝詔書來的福朕喜得
一家兒人沒事如今國別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的
土物使將頭目每替我身子跟隨着 皇帝跟的來

的使臣去見 皇帝願 皇帝萬萬歲 皇太子千
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渤泥國王臣馬合
謨沙表

渤泥人貢記

五

代祀高麗國山川記

金華宋濂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
惠敷浹于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日癸巳上
御奉大殿受羣臣朝乃言曰朕以非惡惟天惟祖宗
是賴位于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朕不敢
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雨雲以澤被生民者朕於
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表稱臣已封其君
爲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
也祀高麗山川

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之

臣崔亮郎

中臣趙時泰貢外郎臣蘭以

肅相與具

牢醴膳幣選志慮凝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
有司遂以臣徐師吳名上既復命上出宿齋宮七
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爽右丞相信國
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墀之左右上服通
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授臣師
吳置彩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上親迂玉趾送
之臣師吳受命惟謹以夏五月二日甲子至其國基

日甲子爲壇三成於南門外攝行祀事其國王王顯
暨諸陪臣先後駿奔以竭顯相之義當祀之晨天氣
冥清海波不驚祥雲瑞飈迴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歆
來格僉以謂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具
欣雖鳥獸魚鼈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
幸古所未睹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吳
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爲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
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
宜也肆惟

代祀高麗山川

二

皇上撫有萬邦壹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
此之嚴者豈有他哉實爲東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
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
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
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下者矣臣師吳不佞請書是以
爲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期中國者當與
東海相爲無極云

遊鍾山記

金華宋濂

鍾山一名金陵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逐賊死山下。大帝封蔣侯大帝祖。諱鍾。又更名蔣山。晉作楊都之鎮。諸葛亮所謂鍾山龍蟠是也。豫辛丑二月癸卯。余始與劉伯溫夏允中遊。日在辰。出東門過半山報寧寺。寺舒王故宅。謝公墩隱起其後。西對培塿小丘。培塿蓋舒王病濕。鑿渠通城。河處南。則陸靜修茱萸閣。齊文惠太子博望苑。苑自烟涼草離離。使人躊躇鍾山記 入

不忍去。沿道多蒼松。或如翠蓋斜掇。或蟠身矯首。如玉虬搏人。或捷如山猿。俯臂掬澗泉飲。相傳其地少林。宋詔刺史郡守罷官者。栽之。遺種至今抵圓。悟開闢宋勤法師築太平興國寺在焉。梁以前山有佛廬七十。今皆廢。唯寺爲盛。近殿下兵外三門。僅存適松。花正開。黃粉麤麤觸人。詩興予獨出行。函道間會章君三益至。遂執手上翠微亭。登玩珠峯。峯獨龍阜也。梁開善道場寶誌大士葬其下。永定公主造浮圖五成覆之。後人作殿四阿。鑄銅貌大士實浮圖浮

鍾山記

二

圓或現五色寶光。舊藏大士履。神龍初。鄭克俊取入長安。殿東木末軒。舒王所名。俯瞰山足。如井底出度。第一山亭。亭顏米芾書。亭左有名僧婁慧約塔。塔上石其制若圓櫺。中斷爲方。下刻二見。僅之方上。書曰。梁古草堂法師之墓。有幅匾法定爲梁人書。復折而西入碑亭。碑凡數輩。中有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世號三絕。又東折度小澗。澗前下定林院。基舒王嘗讀書於此。院廢。更剏雪竹亭。與李公麟寫舒王像洗硯池。亦皆廢。又北折至八功德水天監中。胡僧曇隱來棲山。龍爲致此泉。今甃作方池。池上有圓通閣。閣後卽屏風嶺。碧石青林。幽邃如畫。前乃明慶寺故址。陳姚察受菩薩戒之所。又東行至道卿崖。道卿葉清臣字也。嘗來遊。故名。有僧宴坐崖下。問之。張目視弗應。時雉方桴粥。聞人聲。憂起。崖草中從北至。靜觀多臧。矜先生遺跡。復西折過桃花塢。詢道光泉。舒王所植松已逝。唯泉紺淨沉沉如故。日將夕。章君上馬去。予還廣慈。明日甲辰。予同二君遊崇禪院。文皇潛邸時。建從西廡下。入永春園。園雖小。衆卉

畧具操栢爲麋鹿形栢毛方怒長翠濯濯可玩二君
行倦解衣覆鹿上掛冠鼠梓間橡石坐主僧全師具
盃觴予不能酒謝二君出遊夏君愕曰山有虎近有
僧采薪虎逐入舍僧門焉虎爪其額齒有痕可驗子
勿畏往矣予意夏君給我挾兩駒奴登惟秀亭亭宜
望遠惟秀永春皆文皇題勝塗以金又折而東路益
險予更芒屨倚駒奴肩蹠蹠行息促甚張吻作鋸木
聲倦極思休不問險濕蹠蹠據頓地視燥平處不數
尺兩足不隨久之又起行有二臺潤數十丈上可坐
鍾山記 三
百人卽宋北郊壇祀四十四處間蔣陵及步夫人冢
無知者或云在孫陵岡至此屢欲返度其出已遠又
力行登慢坡草叢布如毯不生雜樹可憩思欲借裯
憊卧不去坡古定林院基望山椒無五十弓不翅千
里遠竭力躍數十步輒止氣定又復躍如是者六七
徑至焉大江如玉帶橫圍三山磯白鷺洲皆可辨天
闕芙蓉諸峯出沒雲際雞籠上下接落星澗澗水漉
漉流玄武湖已堙久三神山皆隨風雨幻去西望久
之擊石爲浩歌歌已繼以感慨又久之傍崖尋一人

泉泉出小窾中可飲一人繼以千百弗竭循泉西過
黑龍潭潭大如盎有龍常可居側有龍鬼廟頗陋由
潭上行叢竹翳路左右手開竹身十行隨過隨合忽
腥風逆鼻群鳥哇哇亂啼憶夏君有虎語心動急趨
過似有逐後者又棘針鉤衣足數躓咽唇焦甚幸至
七佛菴菴蕭統講經之地有泉白乳色卽踞泉畔嚙
衫袂落水中不暇救三巖神明漸復菴後有太子崖
一號昭明書臺方將入崖遊菴中僧出肅面有新瘡
詢之卽向采薪者心益動遂舍崖問別徑以歸所謂
鍾山記 四
白蓮池定心石宋熙泉應潮井彈琴石落人池朱湖
洞天皆不復搜覽還抵永春園見肴核滿地一髻童
立花下問二客何在童云遲公不來出壺中酒飲且
賦詩大噱酒盡徑去矣予遂回廣慈二君出迎夏君
曰子顏色有異得無有虎恐乎予笑而不答劉君曰
是矣予幸不葬虎腹當呼斗酒滌去子驚可也遂同
飲飲半酣劉君燈坐至二更或憾之作舞笑鉤之出
異響畏脇之皆不動予與夏君方困睡交不可擘乃
就寢又明日乙巳上人出猶未歸欲遊草堂寺雨絲

絲下意不住乃還按地里志江南名山唯衡廬茅蔣
蔣山固無聳拔萬丈之勢其與三山並稱者蓋爲望
秩之所宗也晉謝尚宋雷次宗劉劭齊周顒朱應吳
包孔嗣之梁阮孝緒劉孝標唐韋渠牟並隱於此今
求其遺跡鳥沒雲散多不知其處唯見菴兒牧豎跳
囂於婁風殘照間徒足增人悲思况乎人事往來一
日萬變達人觀又何足深較予幸與二君得放懷
山水窟一刻之樂千金不易也山靈或有知當使予
遊盡江南諸名山雖老死烟霞中有所不恨他尚何
望哉他尚何望哉。

鍾山記

入

五

荆塗二山記

金華宋濂

濂既遊琅琊山起行至池河驛適郵卒遞內使監公
牒至及開緘中藏濂梁古跡一卷宸翰親題其外
令濂搜訪與青宮言之濂因啓曰臨濠古跡唯塗
荆二山最著按圖經塗山在昔鍾離縣西九十五里
荆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
荆山之背神禹鑿開使水流二山間其疏鑿之蹤故
在人思其功迄今弗能忘青宮曰至中都當共往
荆塗二山記人

遊焉余將度淮狩于王莊先生宜汴流而上屆今懷
遠縣治以俟濂奉教行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
巳發舟庚午日曠始泊縣西門而青宮已駐驛於門
東五里矣辛未濂上謁青宮甚喜下令以壬申遊
二山濂至期約懷遠文學掾王景彰宿舟中黎明權
舟至塗山足曳杖入山山傍廢址舊皆民廬前度石
梁復斗折而北累石爲壩多藝椒之園行可三里餘
視大磐石青綠間錯頽然欹足坐諦視之乾蘚交封
之耳聞有艸生石上高一尺其花可玩不假土力人

取懸檐間呼爲石蓮華復行四里所巖石聳峭插起
道左危傾欲飛墜復二里所微徑入灌莽抵巖罅貯
泉一泓味甚甘覆以生茨曰聖水亭取水以祭雨多
驗復一里餘至山嶺禹廟在焉廟已毀唯頽垣破礎
存游目四顧長淮西來渦河北匯而壽春臨濠宿州
之境皆在冥茫昏杳中緬想南北戰爭屯戍處爲感
慨者久之山之下聚落甚盛廟史云名禹會村乃禹
會諸侯之地廬舍之比如櫛移踵入廟廟前杏樹一
章大可蔽牛二栢參差左右樹東寘小甕杏柯之水
可代井汲石碣二一大書有夏皇祖之廟六字下
方刻宋慶元初州守劉仲光自造禱雨記一亦記禱
雨事皇甫斌紹熙庚戌來爲郡命鍾離尉丁大榮作
石未剝泐文尙可讀復從廟西循石坡而下鉅石危
立如人形遙望之一姬儼然也相傳爲敬母石廟史
云居人每封豕豕祭之至有以粉黛飾其貌者聞之
不覺失笑山岫舊有僧房今廢久候鶴駕不來忽
使者至云扈從士馬多無橋可以渡河青宮不復

荆塗山土記

二

至矣言未既但見旌旗如錦綉搖曳上荆山矣濂亦
下山麓入繇廟見所題碑神號鄧伯棄而不暇出讀
祠無擇所賦歌京口孫臨爲書碑蓋無擇謫守壽春
過此而作也復北經縣治折而東行約三里所至荆
山梁魏交關時就山築堰以灌壽春其遺蹟猶班班
可見復行三十步崖广如屋側身而入石平如床座
可坐人號爲卞和洞自西上復一里所過避雨石石
斜倚可避雨故名復六十步至產玉坂奇石駢列玄
質而白綠粲如雪西有玉池榛荆迷路不可尋景彰
荆塗二山記

三

欲導游青峰庵足倦遂止時青宮已徧遠郊濂因
登舟先還中都云惟二山見諸載記者其說多乖舛
以塗山言之春秋左氏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
注云在壽春縣東北說者云今濠州是也國語史記
則又云禹會諸侯於會稽故會稽亦有塗山吳越春
秋亦以塗山在會稽又兼載塗山之歌應劭云塗山
石永興北說者云今會稽蕭山縣是也是二說已不
能歸於一致矣至於蘇鶚演義又云塗山有四一會
稽二淪州三濠州四當塗然其處皆有禹跡或者遂

謂禹之治水固嘗徧歷宇內而會諸侯實在會稽之
塗山。柳子厚塗山銘。蘇子瞻子由塗山詩。指在濠州
者。皆非是。濂之存疑而未決者一也。以荆山言之。荆
山。楚山也。楚之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
艸莽。傳至成王。始盛。又七傳至昭王。始遷都。郢昭王
有言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河非所獲罪。則
楚之封疆可知。郢卽今之江陵。其地有荆山一名景
山。荆故楚號也。有之誠宜。世則謂在濠州。濠州古鍾
離子國。與壽春密邇。楚自昭王之後。又歷十一傳至
荆塗山記入

四

考烈王始徙都壽春。韓非子所載下和獻玉事。乃在
厲武文三王之際。昭王上接武王。已越十世。當三王
時。鍾離何嘗屬楚。而強謂下和至此山邪。新序又謂
抱玉而泣在共王之時。雜記又謂在懷王及其子平
王之時。平王乃昭王之父。下距懷王九世。共王上至
武王。亦六世。何至顛倒錯亂如是邪。濂之存疑而未
決者二也。大抵山川遺跡。非本諸經史者。多不可信。
如葛洪丹井與郭景純之墓。在在有之。縱以高世之
智。將何自辨其真偽邪。必欲可信。塗山當稽之左氏。

以壽春爲正。荆山當證諸史傳。以江陵爲正。有謂塗
山氏乃古國名。禹曾娶其女者。別是一說。與此殊不
相涉也。濂耄矣。諸書遺忘。欲盡所記憶者。未必無舛
訛。輒緣紀遊因掛漏書之以發同遊者一笑。同遊者
蓋太子正字桂彥良。晉府長史朱伯賢。楚府
長史朱伯清。吳府伴讀王致遠及景彰云。後一月
某日記

荆塗山記入

五

游五洩山水志

金華宋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刁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遇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礁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峯巒環列獻狀其紋縈紆類神工鬼斧

五洩志

八

所雕刻者山多猿游人恐之輒撒石雨下又前行半里所泉白石竇中出澗澗作聲若琴若笙泉西流澗爲小窪瑩澈泓澄毫髮不隱儻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圖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闊道相傳有巖角肖鷹喙忽夜大雷雨喙崩下聲聞數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衣袂成碧色山蟲崖壑奔達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蓬嶠坐水晶宮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簌覆

五洩志

八

二

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許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水流傾沫成白簾澗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蘚暈時有水珠絪絪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水或涌取蜥蜴入瓶中特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述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孟峰或曰肖東甌鴈蕩又名鴈蕩峰自鴈蕩而南峙有白雪峰屹然人立者名玉女峰巔巔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峰其他諸峰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畧安橋趨三學士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勢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日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輓雷人咲語咫尺不能辨猶聞甕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旱投龍

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沂潭之源登響鐵嶺度紫
聞山村人多舍茅葦間有平泉數百畝可耕概傍公
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蹙蹙鳴越十步
之第一潭潭如井睨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珮環又
越十餘步至第二潭圓如倚釜而廣而底敞大水驅
亂石聚其內迨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
寘足從其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絕之
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天向陰常有雲氣從中起
疑有潛龍人恒以幽悄爲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
五洩志

五洩志

入

三

綯圍腰繫巨杖俯崖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
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
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爲壘石作塚
或云龍子之母塋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
卽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爲洩云噫造物之委形
山水者奇峭有是哉

遊瑯琊山記

金華宋濂

洪武八年十有一月壬子 皇上以 皇太子暨諸
王久處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沿道校獵
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
濂進啓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
之地帝嘗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麗偉拔爲淮
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能也敢請 皇太子驪然可
之卽約四長史同行遂自驛西南出過平臯約三里
琅琊山記

入

一

所望豐山盤互雄偉出琅琊諸峰上唐梁載言十道
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祖祠又有飲馬池世俗
妄傳漢高祖曾飲馬于此 國朝以山麓爲畜牧之
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
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修所
發泉上十餘步卽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
椒卽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
煙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爲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
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卽歐陽公嘗

龍處上有五龍君祠 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旱
僕親挾雕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雨如期果大雨
及 御寶曆爲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
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鴿洞以肆窮
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許有泉瀉山於兩
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釀泉潺湲清澈可鑑毛髮傍岸
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淳熙
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沿溪而上過薛老橋入
醉翁亭亭久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燬殆盡亭後
琅琊山記 八

四賢堂亦廢堂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圍覆之
閣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
之甚溫是日天陰雪花翩翩而飄伯清倡曰雪作矣
不還將何爲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
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回馬者建炎寇盜克斥郡守
向子伋因山爲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曰回馬
也嶺之東有醴泉又其東南有栲栳山山之南有桃
花洞又南有丫頭山山之下有熙陽洞皆未暇往地
行路折黃茅白韋問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定

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爲四十九塔於道間纍纍如貫
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
軒豁蓋峰回路轉九鎮而至闢化禪院院在琅琊山
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
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定公方平
寫三生經處三門外有觀音泉人院皆瓦礫之區唯
新構屋三楹中間施佛像僧紹寧出速具飯飯客已
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幼卿所發李陽冰所篆銘
銘已亡張億書三字碑亦斷裂臥泉下石巖上多諸
琅琊山記 八

賢題名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
或楷間或可辨山之東西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
有白龍泉晴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
道士高觀音及須菩提像刻石壁上傍鐫淮東部使
者八人舜臣琅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爲之破顏一笑
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而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
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曆井井亦幼卿所鑿沿山腰
陟磨陀嶺遠望大江如練鍾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
茫中嶺下有琅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叵測名

人題識無異庶子泉自幼卿博求勝跡鑿石引泉以爲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爲尤勝今荆榛彌望雖遺跡亦無從求之可歎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奚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何限第以處於偏州下邑無名勝士若幼卿者黼黻之於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卿固能使瑯琊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定論耶然公之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瑯琊山記 木 四

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不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釋騷竄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跡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瑯琊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寓之所致耶因取醉翁亭記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爲韻各賦詩刻諸石云

王冕傳

金華宋濂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其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挑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穉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錄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卽迎母入越城就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慙冕屢應進士舉不第歎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杰事卽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

狂奴北遊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
 職見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兔遊矣何以
 祿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濠陽惟兩
 幼女一童留燕俛仰無所依見知之不遠千里走濠
 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見既歸越復大言天
 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見爲妄見曰妄人非我誰
 當爲妄哉乃攜妻孥隱于九里山種荳三畝粟倍之
 樹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區雞韭各百本引水爲
 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做周
 主見傳
 禮著書一卷坐卧自隨秘不使人觀更深夜寂輒挑
 燈朗誦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
 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不休皆
 鵬鷺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
 日不倦食至輒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
 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差人譏之見
 曰吾藉是以養口體豈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
 穎兵起一如見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見寘幕府授以諮議參

軍一夕以病死見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
 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主見傳

三

吾衍傳

金華宋濂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僮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從衍游者常數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涼傘，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賓游談大噱，解髮濡酒中，爲戲，群童皆肅容。

吾衍傳

莫敢動。衍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醵，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爲妾。至元三年，怵或訟女嘗爲已妻，官爲逮女母，母死復逮母後夫。夫主衍家會其僞券，事覺逮及衍，衍固弗知也。遷卒辱衍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堪也！」卽遣歸。或訴行丞相府，事下杭府治。臘月未盡二日甲子，衍

持詩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衍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靈薨之西湖上，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勸李賀詩，工隸書，尤精於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宛兵趙期願以書召世得之，衍者爲多。其所著書有尙書要略、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楚史、倚枕言文、春林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間中編、竹素山房詩世多傳。

吾衍傳

爲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尙也，亦可悲也。雖然，行亦奇士也夫。

杜環小傳

金華宋濂

杜環字叔循其先廬陵人侍父一元旂宦江東遂家金陵一元固善士所與交皆四方名士環尤好學工書謹飭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氏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允識允恭母者憐其老告之曰今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盍往依之彼見母念允恭故必不遺棄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

杜環小傳

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庶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今無恙否道上人對以一元死已久惟子環存其家直潯洲坊中門內有雙橘可辨識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爲而至於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平王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無在者不足附又不知伯章存

亡姑慰之曰天方雨雨止爲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它思時兵後歲饑民骨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布帛令妻爲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家人順其所爲勿以困故輕慢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爲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爲太常贊禮

杜環小傳

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若無所聞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爲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旣而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給以它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之禮買地城南鍾

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

北齊書

卷八

秦士錄

金華宋濂

秦士錄

卷八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壁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輒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其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歌嘯以為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寘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唾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卽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詢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

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杰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愧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游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泰定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閹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邪連擊蹄數人聲聳于王王令隸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鄣卽不滿所欲出火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

秦士錄

八

二

却其齡國體爲已甚東西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立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中人聞之皆縮頭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錢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予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

隨之暨弼至衆衆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煙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通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誠壯士誠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錢鎗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鉄肋不使立効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山爲道士後十年終

秦士錄

八

三

刪古嶽瀆經

金華宋濂

維禹治水。三至桐栢山。驚風訊雷。石號水鳴。五伯擁
川。天姥肅兵。雄干持旄。龍鴻勅軒。闕不能興。禹乃震
怒。召集百靈。覓命夔龍。桐栢千君。稽首請命。罔不惟
寅。神令所射。激如機槍。乃縻鴻蒙。乃囚章商。乃繫堯
虞。皇威載揚。犂婁卒劉。勢不敢爭。彼亡支。祈力踰九
象。厥形肖蟻。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辨捷從衡。授之章
律。章律莫當。授之烏木田。木田遠。授之庚辰。庚辰
扼其亢。絡以鉄繩。譬如牛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木
彫水精。洞妖石祥。犇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
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率
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刪古嶽瀆經跋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山與隱者周焦
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
未醇。竊意即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
集古鳴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蓋深於古學者
也。鑄窳器與方乳曲文。大兩爭妍。其自知不可哉。丙
申冬十一月濂志。

古嶽瀆經

論中原檄

金華宋嫌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弑兄至於弟殺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

論中原檄

入

一

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害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南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原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

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

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

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

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

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

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

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

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

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

論中原檄

入

二

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

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讐孽家北走陷

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

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

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

而治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

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國之

人撫養無異

論安南國

金華宋濂

春秋大義亂臣賊子在王法之所必誅不以夷夏而有間也向者安南國王陳日燿薨我國家賜以璽書而立日燿爲王今觀所上表章乃名叔明詢諸使者日燿爲盜所逼悉自剪屠其羽翼身亦就斃此皆爾叔明造計傾之而成暴奪之禍也揆於大義必討無赦如或更弦改轍擇日燿親賢命而立之庶幾可贖前罪不然十萬大軍水陸並進正名致討以昭示四

諭安南國

夷爾其無悔

擬漢賜衛青璽書

金華宋濂

皇帝使謁者問大將軍青朕以眇身托于諸侯王上萬方響風唯匈奴未款塞且登我叛臣計謂漢兵不能度幕輕留數寇邊民不得田作朕心靡寧今遣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驃騎將軍去病出代各將五萬騎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必深入赴利禽獮而艸薙之且虜逐水艸食聞大軍至多藏匿山中冊其必有伏卒有伏何以制之將軍預爲備跡捕山間虜且

擬衛青璽書

盡乃爲便中國爲虜所苦者日久將軍乘吏士銳氣當一鼓而克勿延期虜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功脫不蚤就進退惟艱爾當今智謀勇功誰復如將軍者卽將軍不滅虜虜將孰滅哉間者虜入上谷殺略吏民將軍擊却之右賢王寇朔方將軍率六將軍圍之得裨王十餘人衆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將軍屢建功高卽此行寧有不利耶朕已下丞相御史趣刻卽侯莫府以功上使使者卽軍中益封爵將軍勉焉驃騎將軍與將軍一體人也其立功有如將軍前將

軍廣年耄且數奇毋令當單于秋向高幕北風苦勁
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

樓衡書

二

五輪沙漏銘

金華宋濂

沙漏之制貯細沙於地而注於斗凡運五輪焉其初
輪軸長二尺有三寸圍寸有五分衡莢之軸端有輪
輪圍尺有二寸八分上環十六斗斗廣八分深如之
軸杪傳六齒沙傾斗運其齒鈎二輪旋之二輪之軸
長尺圍如初從莢之輪之圍尺有五寸輪齒三十六
軸杪亦傳六齒鈎三輪旋之三輪之圍軸若此與二
輪同其如初軸杪亦傳六齒鈎四輪旋之四輪如三
輪唯莢與二輪同輪杪亦傳六齒鈎中輪旋之中輪
如四輪餘輪側旋中輪獨平旋軸崇尺有六寸其杪
不設齒挺然上出貫於測景盤盤列十二時分刻盈
百斲木爲日形承以雲麗於軸中五輪犬牙相入次
第運益遲中輪日行盤一周雲脚至處則知爲何時
何刻也餘輪各有楹附度中輪則否輪與沙池皆藏
几腹盤露几面旁刻黃衣童子二一擊鼓一鳴鉦亦
運衍沙使之沙之進退則日一視焉此其大畧也初
深陽水善水雖變鼎沃湯不能爲漏新安詹君希元

乃抽其精思以沙代之漏成人以爲古未嘗聞較之
郭守敬七寶燈滿鐘鼓應時而自鳴者殆將無媿乎
浦陽鄭君永與希元遊京師因知其詳歸而製之請
予銘銘曰
挈壺建漏測以水用沙易之自詹始水澤腹堅沙弗
止一日一周與天似鄭君繼之制益美請惜分陰視
斯啓

五輪臺清銘

二

詩塚銘

金華宋濂

番有奇男子曰魯修學詩李存先生先生以文雄江
東獨才修修有詩朋十人皆緣情善賦番數罹兵燹
修懼其詩失傳埏埴爲甕刻瘞芝山中瘞已請太史
宋濂勒銘其上銘曰

河清嶽明効坤之靈何韃綏兮顯文龍章於聚其英
叶昌厥辭兮冥智欽真返諸至神貌黃墟兮洩爲體
泉三秀千眠合貞符兮番山可夷番川可移道如初
詩塚銘

銅雀瓦研銘

金華宋濂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漳河中，相傳逾百齡。兵部員外郎許珪，以使事過之，遂購焉。質貞而文黜，蓋真物云。太史金華宋濂爲造銘曰：

埏埴成胎，資氣母炎。火一爍，貞且壽。禁雨迴，風著勲。久何哉！舞榭鹿爾踪。天假漳河滌，其醜出。贊觚翰，刻左右。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龜文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銅雀瓦研銘

墨鞠圖贊

金華宋濂

建安蘇照爲學子黃叔暘作墨鞠圖，侑之以竹石，豈以其氣節之相同歟？禁林散吏宋濂爲造贊曰：

我本中黃，錢爲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黜歟。綠竹猗猗，白石瑤瑤。貞而匪阿，斯爲月下之爰歟。舊色齊冥，洞容物情。雖暗而明，豈陶令沉昏而托之酒歟。

墨鞠圖贊

攄滿說

金華宋濂

攄滿貯錢陶器也狀類甕口通一錢錢入不可出攄乃攄去故名攄因是未嘗不悲石荊州之爲人也荊州俠士切遠使商客致富至與貴戚爭豪以鉄如意擊碎珊瑚非金多不能然卒用是以殺其身嗚呼荊州亦攄滿歟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又曰積而能散然則聚財而不散者不可哉

攄滿說

鑽燧說

金華宋濂

宋子開居見家人夏季改火不用柴柘板赤燧二尺中析之一剡成小空空側開以小隙一剡圓大與空齊稍銳其兩端上端截竹三寸冒之下端寘空內以細絢纏其腰別藉卉毛於隙下左手執竹右手執絢急旋轉之二櫛相軋摩空水成塵烟輒起塵自隙流毛上候其烟翁勃以虛掌覆空鬱之則火燄生矣宋子嘆曰火在水中不鑽則火不見萬善具於人性鑽燧說

不學則善不明人何可不學哉

題司馬溫公手帖後

金華宋濂

右司馬溫公與范忠宣書一通藏楚郡龍雲從家雲從間請題其後濂聞哲宗初立崇慶太后同聽政起公知陳州過關留爲門下侍郎忠宣亦從慶州召還爲右諫議大夫俄遷給事中此書正此時所遺其殆元豐乙丑之冬或元祐丙寅之春乎夫公自熙寧辛亥居洛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官至是始司政柄故書中有閑居十五年之言公年蓋已六十

題司馬溫公手帖後

有七新法方盛行小人附和者衆公度不可止遂絕口不言事故又有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卽如禮致事之言當是時章惇蔡確黃履邢恕等蛇蟠蚓結牢不可解公新自外至孑然獨立故又有如一黃蘗在冽風中幾何而不危墜之言公之志爲可悲矣然公與忠宣素相知其居洛日忠宣方丐罷齊州之政判西京留臺乃同爲真率會則其志同道合固非一日之故熙寧之法又皆其怒其爲害而其設施或不同者忠宣則欲去其泰甚公則欲鉅去而絕其本根

題溫公帖後

雖書有隨時示諭勿復形迹之請二賢之見粹有未易合者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故使之然歟公遣此書後僅及數月且觀化冥冥之中忠宣繼公爲左僕射務以博大開上心中篤革士風四海方翹首望治會未幾何頴昌之命亦遽下矣不亦重可悲夫閱此帖者當知治亂之機所係初不可以尋常簡牘視之也

二

趙天台三節婦傳後

金華宋濂

予修元史時天台以三節婦之狀來上命他史官
具稟親加刪定類入列女傳中奉詔刻梓行世先是
會稽楊廉夫爲之作傳其事頗多於史官蓋國史當
畧私傳宜詳其法則然也近與台士游嘗詢之則廉
夫所載猶有闕遺者因據其言補之杜思綱娶沈沈
生三女及子勤而死繼室宗媛秘書丞陶誼女兄也
生一女思綱亦亡宗媛棄膏沐弗御上奉七十之姑

題節婦傳後

獲其驢心下視沈之予不期親育十八年間悉畢其
婚姻歲丁未九月壬寅台城陷火燄燭天宗媛護姑
柩不忍它適爲兵所繫驅之行宗媛不從兵怒刺乃
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沒瀕死無它言惟念勤
不置曰勤苟不存吾尚何望哉宗媛妹宗婉歸周本
亦同日死于水誼婦王淑見事急抱其子名長已者
屬傅姆曰持以歸其父長已存吾不死矣乃披髮亂
走明日事定求之不得淑見夢媵人曰吾義不辱身
赴南鄉杜氏井死矣所懷簪珥亦投其中可聞漢生

知之漢生其夫字也媵人以告黎明寃之皆在焉實
月乙巳也然人之受刃無血者宗媛則以之淑雖
死其精靈猶能動物不亂是知貞節之人其超絕誠
與常人殊薦紳家相訾替者輒斥曰女子婦人女子
婦人猶有是嗚呼

題節婦傳後

二

販樂貞婦傳後

金華宋濂

樂貞婦陳氏早喪天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揆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它覲哉使陳氏所見於此毫髮有未盡瓦鐙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旌表門閭爲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販樂貞婦傳後

匡廬結社圖跋

金華宋濂

右匡廬十八賢圖一卷上有博古堂印識不知何人所作描法學馬和之人物布置則彷彿東林石刻而韻度過焉其二人相向立一人戴黃冠手持衣袂而揚眉欲吐言者道士陸脩靜也一人飲容而聽之者法師慧遠也其一人冠漉酒巾披羊裘策杖徐行而蕭散之氣猶可掬者陶元亮也其一人躡屣振衣笑指元亮者畢穎之也其一人執羽扇宴坐芭蕉林下

匡廬結社圖跋

者慧遠之弟慧持也其一人與持對坐合瓜豎二指者僧跋陀也其一人俯仰其手操麈尾斜拂坐陀下者宗少文也其一人居持右抵肩作禮而爲貌甚恭者僧曇順也其三人皆披甲一人持鋏如意一人展卷讀一人美髯而反顧者則劉程之雷仲倫周道祖也餘則余忘之矣又頗記程之蓮社文云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二十八日乙未慧遠命正信之士豫章雷次宗等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廬山般若臺精舍修西方淨土之學今所畫止十八人取著名於時者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金華宋濂

濂屢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
錦袍乘馬者四人前一人捷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
繡毬於馬後箭中毬上次一人彎弧斫髮作放箭勢
手猶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繡毬後
騎射中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矢其
馬如飛似欲追射毬者最後植青楊枝于平沙繫以
絳綯一人躍馬向前斜睨而射之章良能詩所謂紅
繩飛騎射圖人

綯低繫柳枝碧蒲滿關弓斫繫射者是也蓋伯時應
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毬楊枝之戲
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篆籀筆寫成固不俟
讚美惜乎此卷但存第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
壁濂因據所見備書之使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
之一義云

題蛟蝶圖後

金華宋濂

右蝶戲長春圖乃院人馬遠子名麟者所畫美人撲
頭蝶筆勢圓勁意非李伯時不能到二畫皆絕品也
舊時曾落宮掖故其間有上兄永楊郡王及楊妹子
之字妹子縱能工書作畫未必能及此題者專指祔
陵以爲言則恐不然也

題飛騎圖後

處州神仙宅碑

金華宋濂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之南一峰嶢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抱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爲真蓬壺員嶠之絕景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觀中遂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盃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

神仙宅碑

丙戌冬浴坐脫化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于眉巖下後有見于濤江之濱手携一鳥飄飄然逆風而行衆異其事啓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亭草前壞于風雨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顛誅榛剪荆造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處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橋樂爲娛賓奕棋之所宅之前二石巖拔起若蟠龍踞虎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留

鳥而山之景愈勝矣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輝下燭凝粹敷和修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爲多也今以紫虛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盧仲璿者乎道遇至人授以游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虛寂者乎且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霞舉之士至三人焉嗚呼塵塗膠葛予不知秋髮之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于寥葛彌陽之上耶惟適

神仙宅碑

麗水人宋戶部尚書汝嘉諸孫

官巖院碑

金華宋濂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于衆峰之間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巖山俗以其形踞踞如獅子又稱之曰獅子巖從巖趾斜入六百餘步岩木回環最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淨始建院巖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梵率至唐會昌之季燬于火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巖內會歲旱獨上絕頂祈請捐身投岩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感之就巖之西爲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賜額爲官巖云濂所居距巖不十里而近一山戶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上俯瞰縣北巖坑仙華諸峰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蜒蜿蜒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連巖腹而去周圓原野星羅棋布諸池沼廁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游或戰掉不能留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

寫景生動而行文更蒼雅

官巖院碑

東丘郡侯花公墓碑銘

金華朱濂

皇上渡江之六年庚子夏閏五月癸酉僞漢主陳友諒以舟師入寇圖太平行樞密院判花公率麾下三千餘人結陣迎戰三日賊不得入乙亥城中乏食公士馬憊城陷賊縛公急公怒奮身大呼縛盡解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虜非吾主敵也曷不輒降賊怒碎公首縛於舟檣衆射之公至死罵賊不少變已而賊犯龍江上命諸將力戰賊敗遁去後五年甲

花公墓碑銘

一

辰上卽吳王位追封公東丘郡侯又十六年其子俞水軍左衛指揮司事煒泣口先公物今二十年無文銘于神道竊恐忠烈不自于後世敢請惟公勛業始卒宜載國史予嘗待臯太史氏不敢以毫辭公諱雲姓花氏世爲懷遠人自考以上姓名皆亡莫知遷徙世次然皆不顯公少孤隨母嫁張氏貌偉而黑號勇絕人儕輩畏服之歲癸巳杖劍謁上于臨濠上奇其材力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口虜其帥以歸進攻全椒拔之羣寇據繆家寨公俟夜襲

之寇散走上將取滁州單騎前行遇賊數千人於

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

可與爭鋒兵旣至遂克滁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卒

三百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率所部先渡江上克太

平以公忠勇可信任命宿衛左右丙申上破集慶

公得兵千人陞總管殉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

下之過馬馱沙劇盜數百遮道索戰公且行且鬪三

日夜皆禽殺之授前部先鋒攻常州拔其城駐守牛

塘管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遂拜公院判階安

花公墓碑銘

二

遠大將軍丁酉春正月克常熟州獲卒萬餘命公將

之秋七月以兵三千之寧國陷山澤中者八日卒登

蟠結梗道公操矛鼓譟出入營壘間斬首千百計而

身中一矢還命守太平後四年遂卒卒時年三十有

九夫人邵氏公與僞漢戰時一子方三歲夫人以牲

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今城且破吾夫忠義人必以

身死之吾夫死吾必不獨生然不可使花氏亡後嬰

在若等善撫育之聞公就禽夫人赴水死年甫三

十有五侍兒孫氏瘞夫人尸遂抱兒以行僞漢軍虜

之至九江軍中惡養小兒孫氏以兒授漁家屬之曰
此兒良宜善視之是年冬王師伐僞漢漢敗孫氏至
漁家視兒在矚漁人出竊負以走夜宿陶穴中天曙
脫簪僦舟渡江遇漢潰軍奪舟弃江中孫氏抱兒遇
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采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
聞人語聲呼之逢老父號雷老告之故與之俱行明
年辛丑春二月達上所孫氏泣抱拜上上亦
泣寘兒于膝曰此將種也賜雷老衣遣之復其徃已
而令人追之忽不見兒八歲侍皇太子就學年十

花公墓碑銘

三

三授虎賁右衛副千戶後七年拜今官卽煒也煒於
洪武丁巳偕孫氏至太平奉夫人骸骨歸乃束艸像
公以二月巳未合葬上元縣南五十里之水橋嗚呼
觀公之死賊與妻妾之報公可以知公之爲人矣天
不殄其後豈不宜哉銘曰

雲雷遶屯區宇分篤生真人鎮乾坤騎龍鞭霆下
天門前翼後衛翁若雲誰其最雄花將軍力驅智駕
敵萬人蹂躪羣盜猶麇磨大刀長戟屬囊韃左麾右
刺流電奔排衣緇弁貌虎屯駐馬飲江江水渾吳楚

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隆隆然若雷電遭
者膽落兩足踣元戎開府大江濱腰佩兵符威令尊
控制上游爲國藩僞漢恃力不圖存建旗揚帆事鉦
鼓燦燦蔽江躡鈎援捷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
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單騎赴之
齒齧齟怒髮上指目吐烟汝賊兇頑犬與豚願臨汝
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聳至死不屈酬國恩飄然
乘雲叩帝閣請爲厲鬼扼賊元賊當極死沈厥冤

花公墓碑銘

四

善不墜宗祀天所敎生爲烈士死明神神靈在天光
焄焄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弗謬弗信請考
太史文

故成穆貴妃擴誌

金華宋濂

成穆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
因家江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慧過人父母
既亡長兄模治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
次兄範避兵楊州遇青軍陷城一時離散範不知所
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爲義女年十八未聘上
聞其有容德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
賢女嘗請於上訪求模得相見上卽位冊爲貴
妃位居衆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上甚至有所戒
相成之助佐皇后以理內治宮壺肅雍上下咸無
怨者侍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女早卒洪武
七年秋九月癸未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十有二
上爲之感悼詔謚成穆復緣人情定議命東宮
親王持服一朞勅有司營葬具甚厚念其無子賜
田租三百石令模依歲嘗祭祀之費下日未得吉停
柩宮中者兼旬至十月巳酉始權厝京城朝陽門外
柩岡之原禮也塗殯有期謹奉勅書其卒葬歲月

納諸擴中嗚呼哀哉

成穆貴妃誌

二

劉府君碣

金華宋濂

烏傷劉君大音字韶父。凝貌寡知。撫世一以誠人。至於不忍欺。富四筵合座。聲撼屋居。處其間默如也。或出一言。輒中肯綮。而萬理皆解。且十識。覓絕人多。嗜腴田。設功。穽期必獲焉。君曾不舉目睨之。世咸以病君。君曰。吾將利吾胤耳。子奈何欲陷之邪。未幾多田。夫苦賦歛。繁荷械。走冰雪中。咤曰。劉君其智人也。哉。歲穀盜夜半入。君舍攫金以去。君揣知其人。帥子

劉府君碣

姓蹤跡於野。遙見一家燈燭。燭紅。君曰。此是已。隔虎落偵之。盜方轟飲。昧爽縛送於官。盜爲哀止。即欲盜辭。舌相戒曰。劉家翁在何地。容吾屬乎。族人瀕死。子方乳。以業券泣授君曰。非君仁厚。不足以保此有子。與無子同。願爲盡心焉。君藏券篋。簡候子長。召而觴之。枚數以還。祖揆弗遠。事父訓復蚤。世君每思之。必潛然飲泣。奉母李夫人。唯懼有咈。其志君之弟晉繼於別宗。夫人愛之甚。泉若布。君縱其欲。弗敢靳。其焚券。周急拯難。嫁娶又不一而足。嗚呼。非古之所謂吉

士者邪。君之傳裔有家牒。中奉大夫公亮五世祖也。家嘗顯矣。君雖不登仕版。其行無歉者。娶余生誠剛。魯道四男子及女二。賈叔文宋慎其壻也。卒以洪武辛亥十二月三日。葬以癸丑十二月某日。壽七十三。墓在瀟溪黃垣之原。從先兆也。剛既從子學經。有文聲。而君女又歸於冢孫義當。銘銘曰。玉孕於山。其木華滋。淵產靈珠。水則有輝。鄉有吉士。俗醇而熙。一旦死矣。吁其悲。

劉府君碣

六

二

祭古帝王陵墓文

金華宋濂

昔者聖帝名王豐功盛德被于生民四海咸賴涉世
既遠陵墓所在往往鞠爲樵薪祭祀遂至廢而弗問
朕既統一天下主百神之祀心其憫焉因遣使者訪
問其處命有司製衰冕之服具牲牢醴齊致祭陵下
而焚之然帝王之精神上與天通陟降帝所必能來
格於冥冥之中也尚享

祭帝王陵墓文

書

金華宋濂

齊路寢壞桓公欲新之召工師翰具材工師翰伐巨
木於營丘山中若籠若結若鬼旄若豫章無疵取而
泛之河蔽流而下工師翰麾衆徒操剗剗斷之運繩
尺劑之閤開然橐橐然聲達乎臨淄之郊越五月路
寢成桓公環視之東阿之楹有用樗者桓公讓工師
翰曰樗散木也膚理不密漉液弗固嗅之腥爪之不
知所窮爲柢爲根且不可況爲負任器邪工師翰對

書

十

曰臣之作斯寢也嘉木以爲榱文碣以薦址畫藻以
奠井堅堊以厚牖陶甃以飾鞠臣竊以爲盡善矣雖
東阿之楹缺以一樗足之不虞君之見讓也桓公曰
寢之輩者在宋腐承宋者在梓藉梓唯楹耳一楹蝨
則寢隳奈何不讓工師翰曰臣聞國猶寢也三楹蝨
則無寢若衆壬進尚可國乎桓公曰不可也工師
翰曰君既知不可何爲察其小而遺其大也桓公曰
不知也工師翰曰臣請爲君言之擅執國柄者有雍
巫焉成內食之奸者有夷鼓初焉長君之欲者有寺

人貂焉外惡諸侯而凶惠弗華者有開方焉是衆極
皆蠱矣路寢能獨存邪桓公悟曰敬諸於是解四子
政而召管仲任之齊國大治君子曰工執藝事以諫
忠矣斷而行之者非勇歟宜其上下相親伯業底定
書曰從諫弗拂桓公有焉易曰納約自牖工師翰近
之矣

頓國之大夫權聞黃帝與蚩尤戰裂角以象龍鳴樂
之剗剗而絲錮焉畫爲龍文日習焉其音鬱紆而廻
旋優優焉靡靡焉可聽若能通乎玄潛者大夫吹向

樂書

入

二

南山之湫以感龍湫中三足能聳角鳴意人將醢已
呀然號林木皆動大夫大驚謂真龍吟也走謂公之
奇曰真龍之鳴業業如靈鼓前後相續宛澤不能休
吾向學者殆非也請改而習諸何如公之奇曰子所
聞者能也非龍也龍之鳴人鮮能聞子之角固饒也
今子又以能爲龍益僞矣舍僞而學僞奚擇焉君子
曰世之法孔子斷斷兮自謂得其宗者若真龍出鳴
則駭矣

鄭伯卒庶孽奪正公子五爭及厲公自櫟入國將盡

劉諸公族縣劔于國門且下令曰敢爭者斬子俞彌
方病聞之歎曰是何亡國之政也乃令左右扶見公
未至公還呼曰大夫力疾而見寡君非欲營國門劔
乎聲色俱厲子俞彌陽驚曰何謂也公語之故子俞
彌曰君能如此過文王遠矣臣頓首賀且不暇況敢
爭乎公解顏曰寡君焉能過文王也曰臣言不悖君

寔過之公曰大夫言何易也雖然幸卒言之子俞彌
曰君之過文王者無它威勝也公悅前子俞彌問曰
文王初伐犬戎次伐密須次伐耆那次伐崇虎侯而

樂書

入

三

作豐邑其岐徙都之其威盛矣大夫乃謂寡君勝之
其故何邪子俞彌曰文王之威能行天下而獨不行
于周宗故其孫子之蕃兄弟之國者十有五入姬姓
之國者四十人此無它親親也今君欲兵之非威勝
文王乎公艷然見乎色曰大夫言固善如儀臺之黨
何子俞彌曰鄭之公族盡二人黨邪君奈何賊之臣
所居之南有山曰陽都之山甚溪羣熊萃焉熊性惡
血偶度絕壑棘刺脅血見若濡縷熊亟爪之血俞滋
爪之不已膚成坎原原如泉涌熊不能禁剗去其膚

而血弗息竟擢腎腸以死鄭之公族猶一體也今因公子五爭不問小大盡劉無乃與前事類邪公嬰然失聲曰吾過矣吾過矣遂下城門之劍寘諸公族不論君子曰鄭厲公之懷諫誰能犯焉子俞彌反覆言之而公弗格者以順入以正出也內經曰寒因寒用熱因熱用其始則同其終則異於戲豈特豎師之爲然哉

晉樂氏世爲晉卿以財名至樂零益務侈靡狗馬聲色無不好藉之舉火者百姓無規之者媚惑唯恐不

燕書

八

四

亟求焚西旅訪神馬渥注徵樂姬燕趙出則行馬擁犬還則吹竹彈絲爲長夜飲酒酣連臂踏歌曰非卽之陰白楊悲止今我不樂日月馳止卷髮衰止飲酒沱止我心和止無日不然蓋藏皆空而爲樂不厭零覺召所嬖謂曰吾樂已太康家力不向單乎輒給之曰魚雁滿載澤羊牛溢郊坰金帛珠玉克積庫藏何謂單乎零復悅零妻蓼媛罵曰蜣蚋所藉以生者在人腸胃中也嗜其血營日夜不止人因病厲死人死則蜣蚋亦稿矣爾曹藉吾家舉火且旦蠱而伐之我

家亡汝家得獨存乎衆畏蓼言以計去之嬖亂益甚零以貧死百餘家皆散爲丐君子曰山之陽有桑焉蟲穴之晝夜齧弗止桑漙液乾而悴蟲亦無生者蟲其樂氏之客與使戒蓼言亦何至于丐哀哉

玉戴生與三烏鼓臣朋玉戴生曰吾儕宜自厲異時立朝勢人之門足無陟也三烏鼓臣曰此予切齒腐心者蓋誓諸玉戴生喜乃歃血誓曰二人同心毋循利毋昧有位毋附厥愴壬而移其行有違此盟明神殛之居亡何其仕于晉玉戴生復申前誓三烏鼓臣

燕書

八

五

曰言猶在耳何敢忘也時趙宣子得君諸大夫日奔走其庭三烏鼓臣既悔復恐玉戴生知之又不得不往也雞初鳴卽去候宣子入門有危坐東榮者舉火照之則玉戴生也各慙而退君子曰二子於貧賤時其盟誠良及登祿仕遽變其初志何邪利害戰于中位勢怵於外故也士君子食於山林而壞於朝廷背人之歎其有感哉

宋有白冥子旂耕于渠蔭之埜得石焉觸而胥肉且倍好土有蒲穀文子旂熟視之曰質如截肪澤而有

章其璧也哉乎尹旁達廉而不謁其璧也哉無功而
家大寶者禍當獻諸朝於是沐浴冠帶言於周王曰
臣渠隆之賤夫也偶挈耒耜以耕竊不自意地不愛
寶獲嘉璧焉臣不敢私聳王將有事上帝方明六玉
闕其一焉敢獻諸下執事王使大夫欵受璧薦諸玉
尹玉尹曰嘻是珉也卻還之子旂抱石歎曰吾聞有
道之朝是與非別白繡裳雖華不飾以補冠太阿雖
鍾不委以割牲今強謂璧爲珉可不可乎楚丘丈人
過而視之曰子旂其幸矣哉子旂怒曰何幸也曰卞

燕書

六

六

和以玉獻尚遭朋况爾薦珉者乎子旂終不悟君子
口士以真材銜且猶不可假才能自致與嗚呼世不
特一子旂也

越人甲父史與公石師交甲父史能計而弗決公石
師善決而計疏各合其長事無留行人兩而一心也
因語相侵離去政輒敗密須奮泣謂二人曰君不聞
海蟲有水母乎水母無目資蝦以行蝦亦資水母食
兩不能無也水母姑冥之又不聞有瑣瑁乎腹藏蟹
蟹則蟹出求食歸則瑣瑁飽否乃死蟹失所巢亦兩

不能無也瑣瑁姑冥之又不聞夏屋有蟹鼠乎與叩
叩驅驢比爲叩叩驅驢齧甘草卽有難叩叩驅驢負
而走亦兩不能無也蟹鼠姑冥之又不聞西域有共
命之鳥乎枳首一體性多妬飢則爭啄一俟其瞑食
毒艸害之及下噬皆斃亦兩不能無也是皆山海蟲
爾不足怪雖人亦有之北方有比肩之民迭食而送
望失一則死亦兩不能無也今二人甚類之其所異
者彼以形此以事爾奈何離去奈何離去二人相顧
曰微奮言吾等將愈敗驢焉如初君子曰十二官各

燕書

七

七

有所思必相資以成體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何可
自用哉密須奮可謂善諷矣

宋剔成君自高視羣臣皆下有諫者輒拒曰爾欲上
我邪毋不已也指所佩劔曰思此乎皆怖汗而退欲
造九成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言戒門者毋納士納
則死北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將見吾君門者沮之子
且堅欲入且曰吾事君十年豈不知君君所甚惡者
諫耳吾不諫則已何沮也曰子既不諫欲入何爲曰
吾善爲鷄戲將以悅君也門者入白剔成君君召至

且股肱爲翼膠膠而長鳴鳴已急趨出氣甚暢君
怪之起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鷄鳴何也曰臣尊鷄
甚故效之耳何故尊之曰臣以堯舜之知或不如也
曰是何言歟是何言歟寡人聞非聖人者無法況方
之異類乎曰臣言敢非聖人竊有疑也道蔽天地者
堯惠及萬世者舜皆古聖人也今謂其知不若鷄者
誠過乎激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愆度者堯舜能之
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鷄乎曰固也
曰君如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鷄者乎君喜曰羣

燕書

八

八

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方諫也
曰君令臣諫臣不敢隱今賦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
夙夜憂勤且思不免況事游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
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
君子口日之行盡天下無不照月之行夜萬國無不
明然日月之光有所不及者一燈之微足補其功此
蓋子且鷄喻之說也

12361

劉伯溫文抄

靈棋經解序

鄭士亨東游集序

項伯高詩序

照玄上人詩集序

牡丹會詩序

贈徐仲遠序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送月忽難明德謝病去官序

劉伯溫

八

十

發自普濟過明覺寺至溪居記

遊溪居精舍記

遊出越城至平水記

遊自雲峰適溪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遊活水源記

遊松風閣記

紫虛觀記

遊雲門記

棟蓼軒記

市隱齋記

苦齋記

祀方丘頌

瑞麥頌

官箴

靈峰寺植木贊

奎上人標杖銘

玉兔泉銘

天說

雷說

萊窩說

獅子園說

夏后之郊論

書劉禹時行孝傳後

書斷獄記後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題劉商觀奕圖

題王右軍蘭亭帖

劉伯溫

八

二

獨冷先生傳

諭甌括父老文

送窮文

郁離子微

劉伯溫

八

三

靈棋經解序

青田劉基

昔者聖人作易以前民用靈棋象易而作也。易道與而難知。故作靈棋以象之。靈棋之象雖不足以盡易之蘊。然非精於易者。又焉能為靈棋之辭也哉。靈棋之式以三為經。四為緯。三以上為天。中為人。下為地。上為君。中為臣。下為民。四以一為少陽。三為太陽。二為少陰。四為老陰。少陽與少陰為耦。而太陽與太陰為敵。得耦而悅。得敵而爭。其常也。或失其道而耦反為仇。或得其行而敵反為用。其變也。陽多則道同而相助。陰多則志異而相乖。君子小人之分也。陰陽迭用。體有不同。而名隨之異。變易上道也。易之取象曰。車曰馬。曰梟。曰矢。曰鬼。曰狐。之類。推而達之。天下之物無不該矣。曰馬矣。而又化為龍。曰水矣。而又以為雲。變易之義也。非通天下之賾者不識也。故曰靈棋象易而作也。非精於易者不能也。子母喜其占之驗。而病解之者不識作者之旨。而以世之卜師之語配之。故為申其意而為之。若夫以為黃石公之授張

子房之受則傳無其文。史無其實。不敢從而附會之也。

靈棋經解序

二

士亨東游集序

青田劉基

予始與豫章鄭士亨遇于杭察其人玩其文遂與爲忘年交日相過談文章劇晝夜如不及有所得則各相自慶慰呼酒共飲至醉近世之爲文非達官貴人及善諛不諧於時士亨不能諛又不仕故不敢以文示於人而自以爲賢於博奕書而藏之或獲傳於後世則亦可以懲創感發不爲無益而不悖乎古聖賢之意雖不望其必傳而亦未嘗不欲其傳也其年冬

鄭士亨集序

十月有牛諒者見鄭子之文大喜率其友聞正集而刻之于梓求予爲序予甚異之夫縣黎之處璞中雖不自售而不能闕其環謂下和不恒有可也而謂世之無下和也可乎哉余嘗謂鄭子之文獨予識之而不意復有二子彼二子者好爲文則不取諸時人之所趨而獨慕於居下位之鄭何耶子既喜鄭子之文獲傳於世而又喜有二子能識世人之所不識而自拔於流俗以爲之傳也於是乎序

項伯高詩序

青田劉基

言生於心而發爲聲詩則其聲之成章者也故世有治亂而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秦俞之音悅以豫煠蟲之音悽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於人哉予少時讀杜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爲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

項伯高詩序

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悽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後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凝冰矣故今觀項君之集而深有感焉項君與予生同郡而少年長觀其詩則冲澹而和平逍遙而閒暇似有樂而無憂者何耶嗚呼常項君作詩時王澤旁流海岳莫又項君雖不用于世而得以放意林泉耕田釣水無所維係於此時也發爲言詞又烏得而不和且樂也夫以項君之文學而不得揚歷臺閣黼黻太平此人情之所不足也而項

君不然抱志處幽甘寂寞而無怨項君亦賢矣哉賢
不獲用世而亦不果於忘世吾又不知項君近日所
作復能不悽愴憤慨而長爲和平閒暇乎否也感極
而思故序而問之

項伯高詩序

二

照玄上人詩集序

青田劉基

予初來杭時求士于鄭希道先生先生爲余言照玄
上人之爲詩雄俊峭拔近世之以能詩名者莫之先
也余素知鄭君善鑒而言不過心常懷之及訪于杭
人無能言上人之能詩者心竊怪之及余徙居白塔
之下而上人乃住持萬松嶺之壽寧寺於是始得徧
觀其所爲詩蓋浩如奔濤森如武庫峭如蒼松之棲
懸崖凜乎其不可攀也而憂世感時之情則每見于
言外嗚呼是宜不以詩聞于杭之人矣夫詩何爲而
作哉情發於中而形于言國風二雅列于六經美刺
風戒莫不有裨於世教是故先王以之驗風俗察治
忽以達窮而在下者之情詞章云乎哉後世太師職
廢於是夸毘戚施之徒悉以詩將其諛故溢美多而
風刺少流而至于宋於是誹謗之獄興焉然後風雅
之道掃地而無遺矣今天下不聞有禁言之律而目
見耳聞之習未變故爲詩者莫不以哦風月弄花鳥
爲能事取則於達官貴人而不師古定輕重於衆人

照玄詩集序

一

而不辨其爲玉爲石。惛惛惛惛。此倡彼和。更相扇附。轉相詆訾。而詩之道。無有能知者矣。然則上人之不以詩稱於今之人。不亦宜哉。嗚呼。有伯樂而後識馬。有匠石而後識櫟。自古以及于今。伯樂幾人。匠石幾人。耶。抱奇材而不遇以泯死者。不少矣。予旣重上人之詩。而又悲夫人之不知鄭先生之爲伯樂匠石也。故爲序其端焉。

惠玄詩集序

二

牡丹會詩序

青田劉基

三月之春。予避地會稽。始識祝茂卿于吳君以時之。三月既暮。茂卿之牡丹大開。因得與寓官郡士往觀焉。主人崇酒肴。登客而侑之。旣洽。主人奉花以請。曰。茲花之植于某有年矣。雖翫賞日至而未嘗有闕坐。皆文章大夫士。如今日之集者。盍各爲歌詩以爲他日之雅談乎。客曰。唯唯。乃取唐人羅鄴詩二句。十四字爲韻。命探九信所得爲詩。不限以體製。詩成屬牡丹會詩序。

余序予讓弗獲。乃爲之序曰。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和樂且湛。夫旣曰君子。而又謂之豈弟。則其爲和也不流。而爲樂也不淫。故湛而無害於德。此詩人之所以贊美之也。予嘗見世俗之爲宴集。大半以聲色爲盛禮。故女樂不具。則主客莫不黯然而無歡。及夫觴酌旣繁。性情交蕩。男女溷雜。謔浪褻侮。百不一顧。有向隅而不獲與。羣則憤憤然見于色。形于辭。故始之以笑傲。而終之以鬪爭。以爲有人之心者。無不知惡而絕之也。而世方以是爲能放曠豁達。以盡主客之

情然則與禽獸奚異哉若今日之會則不然矣其色則草木之秀其聲則風雅之餘其人則邦家之彥也是故揖遜酬酢所以盡朋友之義凝志澄神所以杜絕恣之門抑揚歌詠所以摠幽深之抱懽情既暢藻思逸發莫不郁如樹蘭鏘如金石皎如月露躍如蛟龍之出渙渚捷如拔堅城而禽大酋以獻馘也會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今日之舉其庶幾乎雖然神著之薰靈龜蔭之以之藉豕則茨藪之不如矣蒼莨之實鳳凰食之以之秦牛則管稗之不若矣人固有異好

牡丹會壽序

二

惡其相出豈不縣絕也哉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吾於是乎見之故既爲之詩復冠以序焉

贈徐仲遠序

青田劉基

世之所謂禍福通塞者果由於命邪聖人罕言命命果不足道邪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自古固有不仁而安榮守道而戮辱者庸非命乎古之人以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爲福而不言貴今之論命以官爵之大小品高下豈古人之所謂禍福與今異耶好德無踰於仲尼則厄窮而在下顏淵亞聖三十以死曹孟德司馬仲達位在上而

贈徐仲遠序

一

以壽終且及其子與孫禍耶福耶所謂命者當何以斷之哉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今之言命者其果有合於古否乎夫以陰陽五行生爲人也陰陽五行之精是謂日月木火土金水之曜七曜運乎上而萬形成于下人也者天地之分體而日月木火土金水之分氣也理生氣氣生數由數以知氣由氣以知理今之言命者之所由起也夫氣母也人子也母子相感顯微相應天人之理也則亦何可廢哉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羸蠃噤

溫風動而薺麥死，清霜降而豐鍾鳴。物理相違不可
誣也。天台徐仲遠以七曜四餘推人生禍福，無不驗
其異之而贈以言。若無吉凶利害之所趨避，則吾
之孟子矣。

贈徐仲遠序

二

送熊文彥歸江西序

青田劉基

傳曰：君子以友輔仁。天下之大倫，五友其一也。是故
聖人論友，必備道其損益之故。友之爲道，豈易言哉！
近世學者，率不好聞己過，未有善而欲人揚見勝已，
則諱見不若己，則肆藻于外，不求于中，詆異而黨同，
附勢而傳聲，靡靡揚柔，柔如也，而與之友能無損
乎？故論友之益者，曰：直曰諒，而又曰多聞焉。夫直又
諒矣，而所聞不多，則箴規獎勸，未必盡合乎古而適
于今。吾未見其能益也。嗚呼！友之爲道，豈易言哉！

送熊文彥序

一

居杭三年而得江西鄭士亨，無何又因鄭子而得熊
文彥焉。觀其人理而溫，又亮以莊，恢乎其有容，且年
方壯氣，方銳學業，方日新識見，方廣如泉之始出，鴻
之始發，勿萌之方達也。因命曰：交相爲助，于是方自
慶，其各有所益也。比歲暮予歸浙東，而二子亦相率
歸于豫章，乃命酒以別而爲之言曰：古人之爲學也，
未嘗自謂已至。仲尼大聖也，曰：假我數年，卒以學易。
衛武公大賢也，九十猶深抑戒，而況于吾儕也乎？歲

月如流時不再得。擲之不動。其實不聚。築之不多。其
基不鞏。詩不云乎。婉兮。變兮。總角。卅兮。未幾。見兮。突
而弁兮。幸相逢于未耄。而學業俱若是焉。朋友之心。
送矣。至于東門之章。游子之吟。則不必爲君歌也。

送

送熊文彥序

二

送月忽難明德謝病去官序

寺田劉基

余昔宦游高安。高安與臨江隣。臨江故多虎狼之卒。
凡居城郭者。非素良家。咸執鞭以爲業。根據蔓附。累
數百千輩。以鷹犬於府縣。民有忤其一。必中以奇禍。
官斥弗任。則羣構而排去之。獄訟興滅。一自其喜怒。
有訴于官。非其徒爲之所。雖直必曲。獲其助者。反是。
百姓則足畏。避號曰。笏鼓。人莫解其意。或曰。謂其部
黨衆而心力齊也。余每聞而切齒焉。無能如之何也。

送蕭子官序

會朝議以蒙古色目氏參佐簿書曹官。於是江浙行
省掾史月忽難公。獲選爲臨江路經歷。下車訪民瘼。
按宿獄。凡壅滯不決者。皆笏鼓之。徒爲之督所屬。逮
捕窮其姦狀。而上下夾爲覆冒。公執正議。愈奮曰。吾
誓不與鼠子俱立於此。衆不能沮。於是寒露者伏其
辜。餘黨悉歛迹。退散。農民入城市。相謂曰。微經歷我
與爾。敢來此乎。予聞甚喜。且慶朝廷之用得其人也。
後數歲。乃識公于京師。公時奉使自湖廣還。民譽獨
籍籍。予又爲大喜。至正己丑。公爲江浙財賦副總管。

因得相與爲文字，交公素有足疾，辛卯六月以病去。薦紳之士咸祖送北門外，酒酣有起而歌者曰：湛盧可以歸，犀而之以割雞，隋珠可以照車，而之以彈鳥。呼嗟兮言安所如？客有和之曰：松栢在山，今匠石求之，夜光在璞，今下和識之物，固有遇，今遇當有時，因相顧大笑賦詩爲別，而劉基序焉。

蓬病去官序

二

發自普濟過明覺寺至深居記

青田劉基

是日未午，已大熱，砥上人固欲留客，宿有來告曰：浮休公待子于深居，且久，予曰：浮休公，老人也，不可使久待，雖熱必速往，遂亟辭出。上人持酒追至寺門外，亭上臨池水坐，更盡四五杯，忽有雲自西方飛來，翳日，奎上人拊掌曰：可行矣！乃登輿度何山嶺，上刺浮至明覺寺，雲去，因相視大笑。時日方懸，天中氣如爐炭，乃皆坐松下，石上俯視澗水，風出松水間，淅淅作涼意。少頃有僧出揖客，乃偕上後山麓，謁千歲和尚，塔觀洗骨池於東廡下，蓋當山之巔，而有水能爲池，雖大旱不乾，謂之靈跡，或可信也。而予特愛其前三澗，自三方來，皆會石壁下，正與寺門對，鹿頭龜鶴之山隔澗水，若拜其下，而柯公陶山木禾鵝鼻諸峯咸外列如屏障，故寺雖高，不露人言。天下名山水多爲浮屠所占，豈虛語哉！觀覽久之，乃降自前嶺，絕澗少憩，道側雲復自崖中上，冉冉欲作雨，趣行至深居，道上凡二憩，每行皆適當雲起時，以語浮休公，浮休公

亦大笑歷觀古人未有觸熱遊者蓋自奎上人與予始云

至深居記

二

遊深居精舍記

青田劉基

深居精舍者雲門廣孝寺上人淨休公退居室也上人
有文行賢士大夫無不與交深居去雲門十里而
羸初入谿口有奇石拔起沙水中狀如折桂其下者
如伏獸其名曰釣臺其石罅皆有樹自爲臺派谿入
谿色湛碧兩岸皆杭稻風過之其香菲非然有三山
鼎足列狀如三獅子九墩錯其間爲九塊深居在三
獅子中其背山曰柯公之山山上有潭潭中龜白色
深居精舍記

有龍恒出作雲雨歲旱禱輒應其右山曰化鹿之山
亦曰鹿頭相傳葛稚川化爲仙有木几亦化爲鹿
在此山其外山曰秦望其左山曰木禾視群山
爲最高其前山曰鵝鼻之山其高與木禾等峯頂大
石突起望之如鵝鼻大鵝在鵝鼻東此其上云有秦
時碑今亡之矣鵝鼻山下小山曰望秦秦望在望秦
北又北口天柱曰王筍又東北爲光明之山是爲禹
穴其下維湖予既至深居與淨休公語極相得又愛
其有美木佳水石花竹且靜僻無妄人跡雖隆暑不

汗因留八日出既出而心恒思之

深居精舍記

二

遊出越城至平水記

青田劉基

舟出越城東南入鏡湖四里許爲賀監宅宅今爲景福寺又東南行二里許爲夏后陵陵旁爲南鎮祠又東可二里入樵風徑東漢鄭巨君采薪之所也徑上有石帆山狀如張帆又折而西南行二里爲陽明洞天其中有峰狀如傘名曰石傘之峰其東爲石旗泰皇酒甕在焉又南入若耶之溪循宛委玉笥泝流三里至昌源有故宋廢陵蓋理宗上皇之所葬也其上遊至平水記

有山狀如香爐名曰香爐之峰入南可四里曰鑄浦是爲赤堇之山其東山曰日鑄有鉛錫多美茶又南行六七里泊于雲峰之下曰平水市卽唐元微之所謂草市也其地居鏡湖上游羣小水至其入湖於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貨物之產于山者皆於是乎會以輪于城府故其市爲甚盛開元寺僧有菴在市南卷側有小軒俯耶溪而山自泰望之陽分趨雲門北下者至此而止其南自舜田陶山刺浮若耶東下者則皆在其外歷歷可數諸簷櫺間故雖居市中

而不黷首春水洞舟不得深入登岸行一里餘乃至
坐久覺清爽寺僧因請名其軒乃議其名曰溪麓

遊雲峰水記

二

遊自雲峰適深居過普濟清遠樓記

青田劉基

出靈峯循溪而上至雲門近十里取道禾黍中二三
里爲普濟寺外視甚峻絕若無所容陟石徑數十步
忽平廣而寺始見入其中則松栢幽茂徑路窈窕似
不在人間世問之則晉時鴻明禪師講經之所將軍
何克常詣聽講有何胤讀書之室故又謂之何山寺
寺西廡有樓焉其扁曰清遠昔剏之者雲峯和尚而
今居之者砥上人也客至上人邀客坐樓上開戶左
清遠樓記
右眺則陶山刺浮柯公秦望紫霞諸山皆在眼底有
泉出行根流入于樓下其聲琅琅然又有白石岡在
樓外其石色皆白如玉上人見客喜因請爲詩詩成
又求敘清遠予笑曰樓之名予與之也我安能知子
意哉且盈目前皆山水也我不知其孰爲清孰爲遠
也今夫天清而望遠無遠之弗見也及其雲雨晦冥
則所謂遠者安在哉請無求諸目而求諸心上人不
應旣而躍然曰命之矣

遊活水源記

青田劉基

靈峰之山其。上曰金雞之峰。其草多竹。其木多楓。楮。多。松。其鳥多竹雞。其狀如雞。而小有文采。善鳴。寺居山中山四面環之。其前山曰陶山。華陽外史弘景之所隱居。其東南山曰日鑄之峯。歐冶子之所鑄劍也。寺之後薄崖石有閣曰松風閣。奎上人居之有泉焉。其始出石罅。涓涓然冬溫而夏寒。浸爲小渠。冬夏不枯。乃溢而西南流。乃伏行沙土中。旁山爲四小池。東至。遊活水源記。一

山麓爲大池。又東注于若耶之谿。又東北入于湖。其初爲渠時。深不踰尺。而澄徹可鑒。俯視則崖上松竹華木。皆在水底。故秘書卿白野公恒來遊。終日坐水傍。名之曰活水源。其中有石蟹。大如錢。有小鱖。魚色正黑。居石穴中。有水鼠。常來食之。其草多水松。菖蒲。有鳥大如鸚鵡。黑色而赤嘴。恒鳴其上。其音如竹雞。而滑。有二鵲。鵲恒從竹中下立石上。浴飲畢。鳴而去。予早春來時。方甚寒。諸水族皆隱不出。至是悉出。又有蟲四五頭。皆大如小指狀。如半蓮子。終日旋轉行。

水面日照其背。色若紫水晶。不知其何蟲也。予既愛茲水之清。又愛其出之不窮。而能使羣動咸來依。有君子之德焉。上人又曰。屬歲旱時。水所出能溉田數十畝。則其澤又能及物。宜乎白野公之深愛之也。

遊活水源記

二

遊松風閣記

青田劉基

松風閣在金雞峯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峯，獨高于群峯，而松又在峯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從、蛇、蟬、鵲、轉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爲之明，有聲如吹埙篪，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劒槊相磨，受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爲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爲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

遊松風閣記

一

紫虛觀記

青田劉基

縉雲之山，桐溪出焉，東南流入于好溪。其南曰少微之山，是爲括蒼洞天。有倪曰紫虛，紫虛之山水清奇幽邃，躡括之間，無以爲比。自宋以唐來，神仙鍾離先生、呂洞賓皆常來遊，而章思廉、徐奉定卽其視之道士也。皆以羽化去，其事蹟顯著，人能言之，不可盡述也。履其地，思其人，寧不飄然有凌雲之志哉！

紫虛觀記

一

遊雲門記

青田劉基

語東南山水之美者莫不曰會稽豈其他無山水哉
多於山則深沉杳絕使人懽悽而寂寥多於水則曠
漾浩汗使人望洋而靡漫獨會稽爲得其中雖有層
巒復嶺而無梯磴攀陟之勞大湖長谿而無激衝漂
沒之虞於是適意者莫不樂往而余宿聞會稽有雲
門若耶之勝思一遊而不可得甲午之歲始至越以
事不得遊明年春乃與天台朱伯言東平李子庚會
稽富好禮開元寺僧中偕往遊則知所謂雲門若耶
果不謬於所聞於是慨然有留連徘徊之意而以事
復止不能如其願遂自廣孝寺度嶺至法華山而歸
于普濟明覺諸寺名山古跡多不得一寓目而余之
興終未已也其年六月乃復與靈峰奎上人往頗得
觀所未歷而向時同遊之人皆不在焉予每怪古人
於歡會之際輒興悲感良非過矣昔唐柳先生謫居
嶺外日與賓客爲山水之遊凡其所至一丘一壑莫
不有記夫嶺外黃茆苦竹之地有一可取猶必表而

出之而況於雲門若耶以山水名於天下者哉

遊雲門記

棟蓼軒記

青田劉基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予以事至蕭山過故人包與善
留舍于其棟蓼之軒明日予還居越無何與善以書
來言曰大同之先舊爲山陰人今徙家蕭山三世矣
先人一身無兄弟而大同之兄弟五人先人因以棟
蓼名其軒且卒道命無負吾所以命名之意願先生
爲我記之按棟蓼之義出自小雅周公不幸遭管蔡
之變故作棠棣之詩極天下之人情以致儆于世之

棟蓼軒記

一

爲兄弟者今包君之命其軒不亦遠哉夫兄弟一氣
之分也兄弟不親亂之本也雖有家室將焉保之先
王之教不行此義不明於人心久矣血氣之欲流爲
忿爭簞食豆羹不能相讓由是干戈尋於門庭鬪閭
作於戶牖然後手足化爲豺狼而人道絕矣夫父母
之生子無不願其人人昌且熾也父母沒而兄弟
不偕容死者之日其不瞑於地下矣包氏兄弟能無
忘其先人取詩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
所勸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孫法于下吾見其世澤之

之未艾而方隆也昔者湯以日新銘其盤武王以敬
義書其几杖器用朝夕見之以啓其心廸其德學聖
人者師焉然則茲軒之扁當無愧于古人矣吾子勗
哉

棟蓼軒記

二

市隱齋記

青田劉基

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閭閻中集古今圖書以爲燕游接賓客之所不高其垣而不覲車馬之塵不深其官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俾予記夫隱以全身而遠害也市者商販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於市者以其卑賤混濁足以自穢而泯其名也

市隱齋記

一

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於古之隱于市者乎吾嘗聞隱于孔子矣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夫君子之有道也遇則仕不遇則隱仕與隱雖兩途而豈二其志哉伊尹傳說處于耕築一旦舉而賓諸相若固有之無動于其中也故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知此則可以語隱不必廢其身醜其名而後爲隱者也是故博徒賣醬隱之俠者也放言非聖隱之狂者也辟兄離母隱之賊者也料穎水以洗耳隱之矯者也蹲竅水以待聘隱之僞者也

上介山而立枯隱之怨者也沉湎于酒不衣冠而處

隱之亂者也是皆爲驚世駭俗而有害於道君子不

是尚爲能求其志也哉賢者遭時之不然或

辟世或辟地或耕或漁或居山林或處城市或抱關

而擊柝無所不可而其志則不以是有易焉柳下惠

之與伯夷跡若冰炭而同謂之逸民君子不非焉庸

非以其志乎賈君以牟友處乎家人以信義行乎里

隣有學有文而口不言其志可知矣謂之隱者不亦

宜乎雖然夜光在深山人莫得而見也出而投之瓦

市隱齋記

二

礫之間則庸人孺子皆識之矣今君居于市而不與

市人同其行吾懼其欲晦而愈彰也它日兄王君請

以斯言質之

苦齋記

青田劉基

苦齋者章溢先生隱居之室也。室有十二楹，覆之以
萌。在匡山之巔，匡山在處之龍泉縣西南二百里。劔
溪之水出焉，山四面峭壁拔起，巖崿皆蒼石，岸外而
曰中，其下惟白雲。其上多北風，風從北來者，大率不
能甘而善苦。故植物中之其味皆苦，而物性之苦者
亦樂生焉。於是鮮支、黃蘗、苦楝、側柏之木，黃連、苦枳
亭、歷苦參、鉤天之草，地黃、游冬、歲芑之菜，櫛櫟、草斗
之實，桔竹之笋，莫不族布而羅生焉。野蜂巢其間，采
花髓作蜜，味亦苦。山中方言謂之黃杜，初食頗苦，難
久，則彌覺其甘。能已積熱除煩渴之疾，其價茶亦苦。
於常茶，其洩水皆齧石，出其源沸，汨汨潄潄，曲折
注入大谷，其中多斑文小魚，狀如吹沙，味苦而微辛。
食之可以清酒。山去人稍遠，惟先生樂遊而從者多。
艱其昏晨之往來，故遂擇其窳而室焉。攜童兒數人，
啓墮籬以藝粟菽茹，啖其艸木之實。實間則躡屐登
崖，倚修木而嘯或降而臨，清泠樵歌出林，則附石而

和之人莫知其樂也。先生之言曰：樂與苦相爲倚伏
者也。人知樂之爲樂，而不知苦之爲樂。人知樂其樂
而不知苦生于樂，則樂與苦相去能幾何哉？今夫膏
粱之子，燕坐于華堂之上，口不嘗荼蓼之味，身不歷
農畝之勞，寢必重褥，食必珍美，出入必輿隸，是人之
所謂樂也。一旦運窮福艾，顛沛生于不測，而不知醉
醇、飢肥之腸，不可以實疏糲，籍柔覆溫之軀，不可以
御蓬藿。雖欲效野夫賤隸，踴跳躑躑，伏前性命于榛莽
而不可得，庸非昔日之樂爲今日之苦也耶？故孟子
曰：天之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趙子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
於行。彼之苦吾之樂，而彼之樂吾之苦也。吾聞井以
甘竭，李以苦存。夫差以酣酒亡，而勾踐以嘗膽興，無
亦猶是也。夫劉子聞而悟之，名其室曰苦齋，作苦齋
記。

祀方丘頌

青田劉基

經洪武三年五月二十日戊申日北至

皇帝將祀地祇于方丘乃先期九日潔齋于舊宮
率百僚集射西苑命之曰古人有言惟德動天惟
誠感神故射以觀德誠於中者必形於外不可掩也
惟爾庶官各一乃心以致其誠毋替朕命羣臣自左
丞相宣國公以下至于有司百執事皆拜手稽首曰
敢不敬承天子之明命維大江之南土每夏四五
月多霖雨少霽是歲雨作連日至十有七日乙巳
皇帝御法駕率百僚告于

祀方丘頌

一

太廟遂居于齋宮雨勢未已至丁未日夜三鼓有
風徐來淋漓頓收微月出雲氛霧廓清

皇帝被袞冕登壇萬籟無聲華燭有輝雅樂瀏亮燎
煙不搖百禮既洽千官肅雍洋洋乎神明臨之在上
誠意懇至升降秩秩濟濟翼翼穆穆如也比明竣事
薰風應節和氣交暢小大咸喜知誠德之感格若合
符契大命所集

皇天后土信不忒也于是弘文館學士臣基謹獻頌
曰

潛哲惟帝父天母地維孝維誠斯承其意孝誠既
備物以將之神鑒在德匪惟其儼聖不世出禮失莫
求弗澄其源曷清其流末流之極禮儀并廢豈無牛
羊而不以祭穹祗赫怒監觀萬方式昭大命命我
聖皇維我

聖皇克孝克誠提三尺劍由一旅興奮于長淮長淮
具宗濟于大江大江攸同漢沔既朝閩浙率從施及
祀方丘頌

祀方丘頌

二

廣海化外之邦望風占雲獻其琛寶稽首龍墀蹈
舞從容乃命虎臣越濟踰河雲旆霓旌鐵馬金戈蹴
踏秦岱憑陵華嵩鋤秦鏹燕掃貉滌戎莫亢我前莫
膺我鋒斬逆懷降允協

天衷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懌懌戴

天子德

天子之德格于上下既禮于郊又敬于社人懷其仁
神錫之嘏圓方所包無不服者超黃邁唐越商踰夏
小臣作詩以繼文

鴻臚盛事

鴻臚盛事

瑞麥頌

青田劉基

天厭元德九州糜沸群猾並作黎民惶惶奔走無路
皇帝提三尺劍奮起草萊指顧之間豪傑景附矛鋒
所向戰克攻取

皇帝心知天意之有在爰舉有衆以其萬姓請命
一征而取荆襄再征而清江浙三征而闢海率從四
征而席卷全齊五征而定周及梁遂取秦晉舉燕趙
南交北貊東夷西羌海外之邦莫不望風遣使奉朔

瑞麥頌

八

稱臣拜伏闕庭于是民獲所歸上下神祇咸有依托
慶雲甘露游奏禎祥帝心謙抑每讓弗居洪武三
年五月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
者三本兩穗者十有餘本蓋自兵興以來王保保據
周宋李思齊張思道據秦晉無趙齊梁之間大豪小
猾或憑城郭或聚山寨皆假元爲名分割境土擅兵
相攻於是燕晉周秦之地彌數千里連歲無雨百穀
不生民相殺食且盡今年夏四月王師奏捷于蘭
州朔漠掃清開隴底定天乃大降甘雨滋爲嘉瑞和

氣致祥不亦昭哉周頌有曰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懈傳者謂商之季年比歲旱荒至周武王克紂受命而天下遂獲豐年由今觀之信矣漢書以麥穗兩岐歌其太守之美政則是兩岐之麥世所希有而況於三岐以至五岐者哉頌聲之作弗可闕也頌曰神雀赤鳥其羽不可以爲儀紫芝甘露其實不可以療饑豈若五穀之爲瑞可以厚民之生豐國之資者哉元失其鹿天下共逐擾擾紛紛強食弱肉

皇天震怒譴命

瑞華

入

二

真主肅將天威以靖區宇騎士如雲猛將如龍發蹤指示悉出帝衷既平東南遂定西北民居攸奠品物咸殖爰有嘉麥一本五岐布葉萋萋結實離離既齊既平先百穀成擢穎揚芒金文翠英溥彼原田滄若雲烟望之油油卽之芊芊其種伊何降自穹昊其瑞伊何豐年之兆豐年穰穰頌聲洋洋其始自今奕世無疆

官箴

青田劉基

上

維天生民億億里出有欲罔制迺約迺螭爰立之君
載作之師式養式教毋汨秉彝嗟爾司牧代君撫綏
君視我食君令我施邦本弗固庶事咸廢受寄匪輕
敢不肅祗治民奚先字之以慈有頑弗迪警之以威
極情獎勸勤瘁艱息疲疾病顛連我扶我持禁暴戢茲
損贏益虧如農植苗蚤夜孜孜勞疏旱溉無容稗秕

官箴

入

一

如良執輿順以導之無俾旋濇疆策以馳慈匪子愛
帝命溥時威匪子憎國有恒規弱不可陵愚不可欺
剛不可畏媚不可隨無取我便寘人于危無避我謗
見義不爲天鑒孔昭民各有思惠之斯懷推之乃離
譽不可驕器惡滿敬謗不可怒退省吾斯人有恒言
視民如兒無反厥好以暴子知是用作箴敢告執轡
中

在昔隆古分封國都付之以民俾養勿瘠上下協心
各保乃區明庶考績昭哉範模秦廢聖制代德以狙

刀筆之權始歸吏胥弄法舞文弊癘替愚流波至今
一任簿書行立公庭如鴈如鳬我欲是求我利是趨
摩揣官情以逞覬覦官惟好貨我甘以直官惟好名
我逢以諛官惟畏嫌我疑以汙官惟好情我淫以娛
官惟好猜惑以多途官惟好威道以培植語默有爲
俯仰有須覩容察辭助忿乘愉法度盈口奸邪滿軀
益智迷昧欺庸陷迂俾奸作惡以紫爲朱未獲官心
嫗嫗儒儒亦既獲止如登天衢傲兀民士憑凌里閭
惡積禍來官與之俱人有恒言遇吏如奴堅防固隄

官箴

八

二

猶恐或竊矧曰聽之百姓何辜是用作箴敢告僕夫

下

無謂余明人莫能昧離婁善察不識其背無謂子能
人莫敢欺校人烹魚于座弗知立事惟公燭詐惟誠
小節勿固小慧勿行無矜我廉守所當爲無沽我名
以生衆疑何以簡訟決之使通何以弭貪慎檢乃躬
去讒斥佞遠吏近民待人以寬律已以勤無咎人弗
信忱至斯乎無患人不聞惟德不孤德以進善威以
挫姦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無謂彼富我必拯之無謂

彼貧我必直之持心如衡以理爲平無爲避嫌以縱
無情人有恒言爲臣不易是用作箴敢告有位

官箴

八

三

靈峯寺植木贊

青田劉基

靈峯寺有松杏與樸竝植焉。劉見而感之，爲竹贊。

替曰

杏葉蔥芊，有子可以實。遡松枝扶疎，有苓可以引年。
樸狀如枵，衆蟲所穿。擁腫液瞞，不可以鐫。胡竝植于
庭，溷厥醜妍。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
然。嗚呼樸乎，孰女之憐。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
天耶。

靈峯寺植木贊

十

奎上人耘杖銘

青田劉基

奎上人得古藤以爲杖，而置鋤焉。將以兩其用也，
名之曰耘杖。而劉基爲之銘曰：

魯可以取魚，而不可以繫駕。帶可以繫襦，而不可以
貫珠。孰眇其耀而多，乃需。旣予老是扶，又蕺莽之除。
昇康勿起，以弗迷厥塗。杖乎杖乎，歲月逝夫。子也子
俱。

奎上人耘杖銘

一

玉兔泉銘

青田劉基

自古有以勢軋天下，錡人口，使畏已者，鮮不由細微以及大。此姦人之素能也。故高之馬，莽之祥瑞，惟其言而莫之遠，然後大詐行而大欲得矣。秦檜之事宋高宗也，以岳將軍之武之忠，且排擄之殺其身，以及其子，反以爲功，而宋之君臣莫不從其指，則亦何求而不得哉。玉兔之泉，以清美爲建業城中第一，豈昔顯而今埋者，檜實知之耶？或有善察土脉，工穿井之術者，密以語檜，而神之以白兔耶？則皆不可知也。夫檜之罔民設詐，豈下於高莽哉？白兔之是非，無關天下之大事，是故賢人君子忽之，而莫與較於是非。鄙夫謂子遂探其意而夸之以爲佞，是蓋不足辯也。金華張孟兼憫泉之芳潔，爲姦人所污，而銘以雪其冤，愛物之良心也。予亦悲之，爲之作後玉兔泉銘。銘曰：嗚呼泉乎！夫何辜爲檜所污，世無吳隱之，孰昭其誣？嗚呼泉乎！尼父大聖，猶言其上疥環與癰疽，白兔之傳，夫何傷於爾歟？檜死爲蛆，泉潔自如，我作銘詩，衆

惑斯祛。嗚呼泉乎！終古弗渝。

玉兔泉銘

八

二

天說

青田劉基

或曰天灾流行陰陽舛訛天以之警于人與曰否天以氣爲質氣失其平則變是故風雨雷電晦明寒暑者天之喘汗呼吸動息啓閉收發也氣行而通則陰陽和律呂正萬物並育五位時若天之得其常也氣行而壅壅則激激則變變而後病生焉故吼而爲暴風鬱而爲虹蜺不平之氣見也抑拘憤結迴薄切錯暴怒溢發冬雷夏霜驟雨疾風折水漂山三光盪摩

未說

一

五精亂行晝昏夜明瘴疫流行水旱愆殃天之病也霧濁星妖暈背稜氛病將至而色先知也天病矣物受天之氣以生者也能無病乎是故癘癘天札人之病也狂亂反常顛厥披猖中天之病氣而不知其所爲也雖天亦無如之何也雖聖人有神道焉神道先知防于未形不待其幾之發也堯之水九載湯之旱七載天下之民不知其灾朱均不才爲氣所勝則舉舜禹以當之桀紂反道自絕于天則率天下以伐之元氣之不汨聖人爲之也曰然則人勝天與曰天有

所不能而人能之此人之所以配天地爲三也曰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非與曰此天之本心也而天有所不能病于氣也惟聖人能救之是故聖人猶良醫也朱均不肖堯舜醫而瘳之桀紂暴虐湯武又醫而瘳之周末孔子善醫而時不用故著其方以傳于世易書詩春秋是也高文光武能于醫而未聖故病少愈而氣不盡復和安平以降病作而無其醫桓靈以鉤吻爲參苓而操懿之徒又加錫焉由是病入于膏肓而天道幾乎窮矣曰然則元氣息未說

二

矣乎曰有元氣乃有天地天地有壞元氣無息堯舜湯武立其法孔子傳其方與法不泯也有善醫者舉而行之元氣復矣作天說

雷說

青田劉基

有人耕于野震以死或曰畏哉是獲罪于天天戮之
我劉子曰噫誣哉何觀天之局也一夫有罪天將自
戮之乎天生民而立之牧付之以生殺之權而又自
震以討焉惡用是司牧者為也曰天鑒于民有隱匿
焉人罰弗能及也而震以威之微顯闢幽神道也曰
惡是何言也古帝制刑以為天下均故執刑如執權
因罪之輕重而前卻之又不敢專而聽于天曰天討

雷說

一

也夫是之謂贊天地之化育今日天又自以震戮人
罪吾不知天之所自戮者以何等罪乎謂其積之極
人不能勝而戮之邪則天下之為人子而不孝為人
臣而不忠為人長而不慈為人切而不遜為人友而
不義為人妻而不順賊義戕仁縱私而滅公倚勢而
行姦乘約而肆淫人言而欺心陰險而陽和磨牙吮
血股臂刮骨擅威作福殘害正直直迫于司寇之誅
者不為不多矣豈司雷者有所畏乎乃不一有戮而
庸夫乎戮焉使彼有以現天之意而謂天之所怒在

彼而所容在此也則恃以不忌是天以震勸逆而濟
禍也豈天道哉必不然矣曰然則雷何物也曰雷者
天氣之鬱而激而發也陽氣團於陰必迫迫極而迸
迸而聲為雷光為電猶火之出燄也而物之當之者
柔必穿剛必碎非天之主以此物擊人而人之死者
適逢之也不然雷所震者大率多於木石豈木石亦
有罪而震以威之耶

雷說

二

萊窩說

青田劉基

萊窩者宗姪彬之所以名其居室也彬字宗文少好學有識而未用其居在處州府城之東門每求予爲文而恒弗得暇今年予來京師而彬亦以儒士貢爲工部主事因戲作萊窩說且以勉而進之云爾

早眉公謂東門子賤曰子之居東門也井地十畝既夷既壤俯壕爲溝倚城爲墉潞以杞林緯以藥塲是蓋比如束鍼鍊若攢鎗蛇蝎不能求其縫罅蚍蜉不能爲之穴隙也何不墾之以種樹乎又何不耕之以藝稷黍乎不然何不大爲之池分北山之泉流以養鱉與魚乎徒何爲乎築陋室于其中鑿糞土以爲壁茨以腐茅噴蜩是宅藉以瓦礫羊蹄求跡與駘鼠爲主客平明出門不馬不車不羸不驢以造他人之廬呼朋命徒左踰右趨談無用之空言強相名而曰儒坐視股脈之腴索爲蓬藿之區不亦悲乎吾聞燕秦

東栗穰橙鄧橘李梨莫鬱秦杏周漆柿桃柰楔琬容瑛質椅桐栝栢堅嶺有瑟杜椒更椒吐芳簪秘木瓜

萊窩說

二

楹梓諸蕒葛苴叢蔓轆轤彼孳此茁或庸其材或其實或黃如金或赤如日翹蕭遠條可蜂以蜜克動厥營苟獲其一富樛封君受天之秩范子所至穿池種魚史傳貨殖盛稱陶朱八口之家五畝之宅墻下栽桑足以衣帛今子不士不農不商不工綴籍州庠口體不充人皆子嗤子曷不憐東門子賤聽之愀然思之杳然瞿然而作再拜而作立而言曰公有言吾獲矣而吾亦有知焉請以復于公吾將以藝稷黍乎則古人一夫受田百畝而給今將以五畝爲宅矣則所羨不過二十之一不能以不饑也抑將以種樹乎則近者非四三年不成不知遠者又幾年乎不可以懸吾釜而俟幾也抑且爲池以畜魚乎則我身畸耳貸力于人何日成乎不可以曠吾肱而待汲也今當種菜而鬻焉尚庶幾哉可也夫菜也者采也君子之所采也或謂之蔬焉蔬也者疏也食梁肉者之所疏也君子所采而食梁肉者疏之庶幾或者可以裕我矣乎乃往訪于溪南之圃人得膏土沃泉之術蒐四鄙之菜類其族而種之買牛沽一犍二鏹其菜蕪芟

去黃蘗援其莖杜阜翳籜而地之穿并于其四隅建
桔槔焉。潄水有池洩水有渠或培或滋或叢或竒灌
溉攸宜或耘或耔疏稠比稀慈稗舉肥根莖實莢各
隨其時羅之離離檻之菲菲未浹旬月而東門氏之
童色澤如也貌懌如也窺其園則鬱鬱芊芊入其門
則盎盎春溫有酒盈尊他日犁眉公過焉東門子賤
御諸門犁眉公笑曰亦足于斯而已乎東門子賤
再拜謝曰吾願見公而有陳焉久矣請坐于吾廬而
爲公言之可乎公曰吾願也東門子賤曰公能悉識

東門子賤

大

三

吾菜乎公曰未也請之園而言焉曰始吾之不營是
園也漠乎其無思也今吾之既營是園也惟其所以
壯吾址而厚吾生則非一日也天地久其道而萬物
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業而百務
貞故植韭以爲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
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其道則視明
而聽聰故植之以蔥聰達則得算多故植之以蒜蒜
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薑豐則強矣故植之
以薑薑強也物大彊則過剛過剛則折君子戒焉故

植之以芥芥者戒也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
之以荼荼毒懼于中而用力勤故植之以芹勤極則
病故植之以蒲蒲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
以桂桂柔而弱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微微肝瘍也
肝微則羸其行故植之以萆萆者僂也愈病必以藥
故植之以芍藥藥攻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
養也得其養而後蘇故植之以蘇蘇則起矣故植之
以芑芑起必慎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
違乎道則難舒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

東門子賤

大

四

祉莫大乎育德故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
薺者濟也濟自近而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
蔞蔞者高也高極必窮故植之以芎芎慮窮者必早
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吾朝而游焉觀其萃萃菁
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
英可以甘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
安得不悠然而求懷怡然而自喜哉夫吾廬高也不
足以延長者而長者昔躡焉不可以不志請名之曰
東門子賤公爲吾誌之犁眉公大悅遂旅其菜酌其酒

書其言而去

文效敘卦傳而筆自馴雅

來寓說

五

師子圖說

青田劉基

殺。祝。天。下。之。猛。獸。也。而。人。能。擾。之。人。亦。靈。矣。哉。世。有。人。而。爲。獸。所。食。者。是。不。能。靈。其。靈。者。也。人。不。能。靈。其。靈。不。惟。不。能。以。擾。獸。而。反。食。於。獸。雖。爲。人。不。如。獸。矣。吁。靈。不。如。獸。而。欲。以。制。獸。則。不。爲。獸。所。食。鮮。矣。哉。

師子圖說

十

夏后之郊論

青田劉基

祭法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固夏后之父也夏后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鯀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夫鯀以治水績用弗成而舜殛之羽山天下咸服則鯀天下之罪人也故舜之刑非私刑也天刑也以天刑討天下之罪人天下之至公也禹既受舜禪而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鯀非也夫鯀之殛獲罪于天殛之也非舜殛之也奉天討也而以鯀配天夏后之郊論六

是天之殛鯀亦非也一私其父而逆于舜又逆于天其弗享夏后氏之郊矣禹聖人也而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鯀也如之何曰廟以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書劉禹疇行孝傳後

青田劉基

世之所謂浮屠果何道而能使人信奉之若是哉人情莫不好安樂而惡憂患故憐之必於其所恒懼誘之必於其所恒願然後不待驅而自赴浮屠者氏設爲禍福之說其亦巧於致人與夫四海之衆林林也而無不爲其所致何哉彼固非止惑愚昧而已也人情無不愛其親親歿矣哀痛之情未冥而謂冥冥之中欲加以罪孰不惕然而動於其心哉間有疑焉則羣咻之若目見其死者拘於囹圄受箠撻而望救者故中材之人莫不波馳而蟻附雖有篤行守道之親則亦文致其罪以告哀于土偶木偶之前彼固自以爲孝而不知其爲大不孝豈不哀哉且彼謂戕物者必償其死故有牛馬羊豕蛇虺之獄謂天下之蠢動者舉不可殺也今天虎豹鷹鷂搏擊蜚走以食日不知其幾何而獨無罪也哉人之殺物有獄矣虎豹食人而無獄何其重禽獸而輕人也彼又謂婦人之舉子者必有大罪故見女子尤篤信其說以致恩于其

母吾不知司是獄者誰歟。人必有母。將舍其母而獄人之母。與將弁與其母而獄之。與獄其母。不孝舍其母而獄人之母。不公。不孝不公。俱不可以令。二者必一居焉。將見羣起而攻之矣。雖有獄誰與治之。宰天地者帝也。彼則謂有佛焉。至論佛之所爲。响响。嫗嫗。若老婦然。有呼而求救。不論是非。雖窮凶極惡。無不引手援之。使有罪者勿懷刑。是以情破法也。夫法出於帝。而佛破之。是自獲罪于天也。吾知其無是事也。昭昭矣。以劉子之賢。其不爲所惑無足怪者。吾獨悲夫。天下之爲劉子者不多也。故又爲之言以寤夫知愛其親而不知道者。

書斷獄記後

二

書斷獄記後

青田劉基

往歲朝廷慮天下斷獄之未審。用中書御史臺議遣官審覆。論報僕時居山間。聞人言之。山嶽震疊如雷。雨之將至。陰風鳴條。飛電爍目。豪民猾吏竄伏如鼠。俱自期不能免。而銜冤抱痛之民。莫不伸肩引項。若摘葉之行。滋潤及其至。則風止雨霽。望者如敗軍之歸。而畏者如鷹隼之脫條。而得扶搖也。則怪而問于老成更事之人。咸曰。斷大獄必視成案。苟無其隙。不

書斷獄記後

一

得而更焉。因退自大息曰。苟如是。烏用是審覆者爲哉。于是大信刀筆之真能生死人矣。既又問諸人曰。非朝廷意也。奉命者之不恪耳。及觀國子博士黃先生所敘御史蘇公慮四湖北所平反事。曷嘗拘于成案哉。然後知賢人所爲。固與衆人異矣。夫以一湖北之地。公一巡歷而所平反者八事。所撻豪右之持吏而尼法者。又數事。豈他道之無寬。民耶。無蘇公而已矣。僕往嘗觀于牧民之以簡訟名者之其庭。草生于階。視其几塵。積于牘。徐而訪于其鄉。察其田里之間。

則強梁橫行怨聲盈路問其故曰官不受詞無所訴受之而已矣大吏至則曰官能不生事民譁非官罪也則皆扶出之訴者悉舍詎去則轉以相告無復來者由是卒獲簡訟之名嗚呼輿圖廣矣不皆得蘇公彼上報于朝廷者又將獲備事之賞矣然後怨憤之氣拘而爲閭殺激而爲盜賊譬而爲灾沴上應乎天誰之咎哉嗚呼使人人如蘇公刑期于無刑不難矣明天子在上庶其見之則求諸老成以爲典刑舍是編其奚適哉

書斷獄記後入

五

題醫者王養蒙詩卷後

青田劉基

李君一初序王養蒙之爲醫且美其不屑爲吏予獨謂此無足怪者虎豹鷹鷂日殺物以養其軀至死不厭騶虞視生草而不折見生蟲而不踐其嗜好不出于天性易之則兩死物理然也何獨疑於人哉故吏與醫爲二道活人以爲功者醫之道也其心慈以恕而仁者好之利已而無恤乎人者吏之道也其心乙以刻而不仁者好之故以吏之心爲醫者業必喪以醫之心爲吏者身必窮又何怪乎善醫者之不屑爲吏也哉雖然今之以醫道爲吏者未見也而以吏道爲醫則有矣然則養蒙賢乎哉吾故發李君之言以附于孟氏論巫匠之末

題王養蒙詩卷後

一

題劉商觀奕圖

青田劉基

右昔人臨唐劉商觀奕圖其曰李伯時臨茅君彥勒
先生識蓋皆假設之云而其描寫模刻實俱妙絕
不必問其真作於何人也王生以采薪入山父母妻
子待之以食見奕者而耽觀之至於爛其斧柯豈所
謂力本者哉此歸而親戚鄉黨咸非其舊可悼也已
一夫一婦不獲自盡伊尹恥之以戲迷愚人使之老
無所依其果有事耶神仙亦未仁矣

題劉商觀奕圖

題王右軍蘭亭帖

青田劉基

王右軍抱濟世之才而不用觀其與桓溫戒謝萬之
語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豈其本心哉臨文感
痛良有以也而獨以能書稱於後世悲夫

題王蘭亭帖

獨冷先生傳

青田劉基

客有遺棄世事不求利達者結屋於巾山之下居焉
以桑木有泉一泓躋高岡而景焉坐於桐梓之陰
曰衆皆誼我獨靜衆皆熱我獨冷朝作暮息今我
日獨承牧人吟之歸而語其老其老曰隱者哉明日
就其廬問其姓名曰忘之久矣因目其居曰獨冷謂
其人曰獨冷先生客出先生寢夢遊乎蒼茫之鄉觀
玉帝于瑤臺帝賜之遊于廣寒之宮飲之以玄雲之

獨冷先生傳

一

漿四顧無人淒風滿空星月塊扎於是愀然而思悠
悠而歌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衣高寥沈寥今遊將安
歸又歌曰風蕭蕭兮吹我裳吁何爲乎踽踽涼涼登
而具之訪于鬼谷子卜之過井之與其繇曰井天飛
吝其願獲于南垂燭而焚而沃其鮮而利貞鬼谷子
曰木上有水井井上出者也飛而上于天人莫得而
食也南夏方也賜之所由生也如燭如焚可勿沃乎
與東南之方也其象爲風泉以冽之風以清之鮮可
知矣利貞者秋冬之德也秋冬之德收藏者也宜乎

其踽踽涼涼吾聞天台之山南望赤城有逸人焉謂
之獨冷先生其子九夫或曰先生姓張氏蓋子房之
孫也先生不言人亦莫知其果然否也

獨冷先生傳

二

論旤括父老文

青田劉基

告旤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殺煥休滋潤罔有荼毒至今八十餘年矣父老目不覩旌旗耳不聆鼙鼓茹蔬飯稻哺孫育子早卧晏眠優優坦坦通無取有蹈山涉水不覩不類誰之賜與帝德寬大務在休息與百姓安樂太平故禁網漏而弗修官缺其人偷惰潛生以不能宣德化達壅滯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今父老子弟不察其故懟暑嗟寒徒怨于

論旤括父老

天乘間造象竊弄戈兵睚眦跳踉曼及草木禽獸率遇厥生所過所止山夷土赤甚亡謂也百姓無辜顧號于天驚動天心天子乃授鉞左丞相曰其從便宜死之生之無倚無頗丞相矜念小民爲不教而誅有辜帝仁詢于庶言知使者父老鄉里姻戚與父老故無惡爲能奉揚朝廷仁恩以啓迪父老心不遜傷是用發傳俾使者來諭父老冀父老各體上意約束其子弟變禍作福以活乃胤屬俾引勿割惠至渥也今使者至郡且彌月矣布告已至而父老子弟猶豫未

決使者實愚朴不能測人意而嘗聞大君子之教曰惠迪從逆吉凶猶影響火生于木厥惟自灼匹夫不可懲况敢觸天子丞相怒乎大命不借大恩不再怨可釋不可結亂可已不可長冥行弗返厥途乃窮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又曰迷復凶父老念哉語曰固不失其親亦可宗也使微丞相命也惟父老審圖之無自失厥時以貽悔莫及

論旤括父老

二

送窮文

青田劉基

今夢有物兮。龍首人身。蓬頭鼠目。今其音若呻。跳踉
跌。今若遠而親。歛往表來。今忽笑以報。覺而異之。
乃具糗芳。紫豆觴。過老郭而問之曰。是何祥也。郭子
哀然啓憤。拂著密沕而筮之。遇困之兌。其繇曰。困于
掇穴。中有狐。舉趾躡胡。毀踵及顙。其泣嬰如恣。睚腫
睽孔。隙以窺如垢。如脂。彳亍追隨。求速得遲。郭子釋
策而笑曰。是窮鬼也。其爲物也。入山山空。入澤澤荒。
送窮文 一

人而遭之。窮不可當。載祓載禳。遣之宅方。可以無殃。
余曰。苟然矣。遣之何居。郭子曰。子第爲之所。我請爲
子逐之。余曰。唯唯。乃致詞曰。嗟爾窮鬼。今無處我廬。
八廬洞朗。廓以虛。陟登危。頽有圖書。蠶組。糲食。菽與
蔬。守分自足。不求餘。汝不可留。阻步趨左。有爵壘。右
有茶華。索縛汝。飼老烏。嗟爾窮鬼。今無泊我市。九衢
四達。平若砥。高樓大屋。爵雲起。冠裳濟集。俊士謀。
謨折衝。格遐邇。汝不可往。徙諸侍。三川靈神。欲移祀。
孟涂司刑。伐爾死。嗟爾窮鬼。今無依我城。垣墉睥睨。

送窮文

高不可陵。溝湟浚浚。梓以荆。重門擊柝。鐘鼓旬。斥埃
謹肅。列旗旌。汝不可往。搆妖殍。健見披甲。眼若星長。
大勁箭穿。爾形嗟爾窮鬼。今無適我野。田疇井井。治
而不宜。禾蔴豆麥。梧梓櫟。萃萃蔚蔚。被隆黜。歲時種
祀。遠方社。汝不可往。原照類朱衣。赤郭騎。駁馬執汝。
於日月照幽玄。溫涼噓吹。寒暑煎。閭閻。冷萬物成歲。
平汝不可往。亂星。點。點。憑憑。怒施椎鞭。破骸碎骨。表
爾元。嗟爾窮鬼。今無下地。博厚載物。生育庶類。江河
順流。山岳峙。融結蓄洩。百寶出。洪纖蠢頑。各莫位。汝
不可往。坤軸。黃祗土伯。咸震恚。艾殄爾種。灰厥醜。
嗟爾窮鬼。今無潛于山。岩。磬石。核立鍵。開丘。林陵。麓
產植。菴閣。隔風氣。限夷蠻。頽雲腹。雨濡旱乾。汝不可
往。鼓神。涉。羅。泰。逢。毛虎斑。噬膚嚼肉。流血殷。嗟爾
窮鬼。今無入于水。大瀛包。納川。演委。疏煩洩。機通脉。
理。魚鹽蟹鰕。奏。鮓。旨。蛟鼉龜鼉。藏。誦。詭。汝不可往。陵
察。圯。天吳九頭。挿九尾。磨牙吮血。糜爛爾。大泊蕩蕩。
無涯垠。青冥杳茫。不見人。骨。膏。漠漠。混昏。晨。渴。之。不。

虛墜不墮不甘不苦淡以淳汝往居之寂無隣乘騎
光景入網緼保全爾軀絕詬嘆汝不寤兮滅爲塵
急如律令

送弟文

三

郁離子微

青田劉基

郁離子謂從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
爲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
郁離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
執政者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爲田也不
以羊負耜賈子之治車也不以犬驂服知其不可以
集事恐爲其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
入官必試之事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
不鄙其側陋今風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
服言語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
近之郡那豎爲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
車也執政者許其言而心忤之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
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脉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
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
之也遂至於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
邑不足以爲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

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疏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損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於身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爲身孰爲爪甲孰爲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工謀

郁離子微

八

二

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於是衆工皆慙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霖步廊之柱折兩廡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其二曰子之饗餼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子曰北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

不修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間猶水之米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郁離子微

八

主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姑仍之則甕桷之未解者猶有所附以待能者苟振而摧之將歸咎于葺者

弗可當也况葺宅必新其材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所產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賢間之大本竭矣規矩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枅榱剪爲櫛薪雖有魯般王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爲而不悲也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

衡離子微

入

四

爲能得群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何足道哉郁離子曰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天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至誠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于滄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蓬折櫓破輻者卽官舟也從而

得之瓠里子仰天嘆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民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也

郁離子曰善戰者省敵不善戰者益敵有敵者昌益敵者亡夫欲取人之國則彼國之人皆我敵也故善省敵者不使人我敵湯武之所以無敵者以我之敵敵敵也惟天下至仁爲能以我之敵敵敵是故敵不敵而天下服

盜子問於郁離子曰天道好善而惡惡然乎曰然曰然則天下之生善者宜多而惡者宜少矣今天下之

衡離子微

入

五

飛者鳥爲多而鳳凰少豈鳳凰惡而鳥爲善乎天下之走者豺狼多而麒麟少豈麒麟惡而豺狼善乎天下之植者荆棘多而稻粱少豈稻粱惡而荆棘善乎天下之火食而豎立者姦宄多而仁義少豈仁義惡而姦宄善乎將人之所謂惡者天以爲善乎人之所謂善者天以爲惡乎抑天不能制物之命而聽從其自善惡乎將善者可欺惡者可畏而天亦有所吐茹乎自古至今亂日常多而治日常少君子與小人爭則小人之勝常多而君子之勝常少何天道之好善

惡惡而若是戾乎郁離子不對盜子退謂其徒曰甚矣君子之私於天也而今也辭窮于予矣

楚南宮問于蕭寥子雲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形必有極理也勢也蕭寥子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楚南公笑曰是聖人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故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窮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凡耳之所可聽目之所可視心思之所可及者聖人搜之不使有毫忽之藏而天之所闕人無術以知之者惟此今又不曰不知而曰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

郁離子微

六

郁離子見披枯荷而履雪者惻然而悲涓然而泣之沾其袖從者曰夫子奚悲也郁離子曰吾悲若人之陷死而莫能恤也從者曰夫子之志則大矣然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悲焉夫子過矣郁離子曰若不聞伊尹乎伊尹古之聖人也思天下有一夫不被其澤則其心媿耻若撻于市彼人我亦人也彼能而我不能寧無悲乎從者曰若是則夫子誠過矣今天夫子羈

旅也伊尹之事非夫子之任也夫子何爲而悲哉且吾聞之民天之赤子也死生休戚天實司之譬人之有牛羊心誠愛之則必爲之求善牧矣今天下之牧無能善者夫子雖知牧天弗使牧也夫子雖悲之若之何哉退而歌曰彼岡有桐兮此澤有荷葉不庇其根兮嗟嗟奈何郁離子歸絕口不談世事

熊鰲父謂子離曰今有病渴而刺溲汁飲之可乎曰不可有魚于池而患獺毒其水可乎曰不可曰然則子之王亦未之思也甚矣王患民賦之不均也而用

郁離子微

七

司馬發司馬發務盡收以爲功見利而不見民民入不足以爲出老弱餓殍田野荒虛而王未之聞也王患敵寇之未弭也而用樂和樂和悅士卒以剽掠見兵而不見民民視之猶虎狼所過妻孥不保而王未之聞也是何異乎刺溲汁以止渴毒池水以禁獺哉王如不寤吾恐民非民而國非王國矣郁離子曰勸天下之作亂者其招安之說乎非士師而殺人謂之賊非其財而取諸人謂之盜盜賊之誅於法無宥秦以苛政罔民漢王入關盡除之而約三

章焉殺人傷人及盜而已秦民果大悅歸漢漢卒有天下由是觀之豈非他禁可除而惟此三者不可除乎天生民不能自治於是乎立之君付之以生殺之權使之禁暴誅亂抑頑惡而扶弱善暴不禁亂不誅頑惡者不抑善者日弱以消愚者化而從之亦已甚矣而又崇之以爵祿華之以寵命假之以大權使無辜之民不可與共戴天者釋其讐而服事焉是誠何道哉遂使天下之義士氣勇士裂眦貪夫悍客攘臂慕效以要利祿故曰勸天下之作亂者招安之說

郁離子微

八

而世主弗寤也悲夫

或問郁離子曰井田可復乎郁離子曰可曰何如其可也曰以大德戡大亂則可也夫民情久佚則思亂亂極而後願定欲謀治者必因民之願定而爲之制然後疆無梗猾無間故令不疲而行井田可復也或問於郁離子曰幣之不行而欲通之有道乎郁離子曰在治本何謂治本曰幣非有用之物也而能使之流行者法也行法有道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使天下信畏然後無用之物可使之有用今盜起而

不討民不知畏信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無用矣而況於幣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郁離子曰天地之呼吸吾於潮汐見之禍福之素定吾於夢寐之先兆見之同聲之相應吾於琴之絃見之同氣之相求吾於鐵與磁石見之鬼神之變化吾於雷電見之陰陽五行之消息人命繫其吉凶吾於介鱗之於月見之祭祀之非虛文吾於豺獾見之天樞之中吾於子午之針見之巫祝之理不無吾於吹蠱見之三辰六氣之變有占而必驗吾於人之脉色

郁離子微

八

見之觀其著以知微察其顯而見隱此格物致知之要道也不研其情不索其故格于耳目而止非知天

人者矣

王子克文抄

夏小正集解序

黃子邕詩集序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平王制

皇外考妣追封詔

封諸王詔

開科舉詔

免租稅詔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王子克

入

漢南北軍記

考定伯夷傳

儒解

宋景濂像贊

器物銘

書代祀馬援頌後

大事記後記

寫易軒記

自建昌州行廬山下記

游栖賢院觀三峽橋記

開先寺觀瀑布記

浮槎山記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華川卮詞

青巖叢錄

續志林

王子克

入

夏小正集解序

烏傷王祿

夏小正世以爲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爲之註或曰盧辨註謂爲鄭氏非也潁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傳松卿氏又據關本而爲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爲之解於是爲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

夏小正集序

之爲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爲重事小正其遺汰也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爲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雜有虞夏商

周秦漢之制始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鳥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紀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曆術知其實

夏小正集序

二

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曆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曆數者逆考而邇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子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

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甚
有可傳者歟第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于兵而此
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書之脫
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友桂詵仲其字學
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誌茲故弗道而論予所
疑者序其書焉

皇朝書目

三

黃子邕詩集序

烏傷王禕

盱江黃子邕氏善爲詩其詩有曰醉夢婆者皆古樂
府歌行五言古體總若干卷其辭簡質平實壹本於
漢魏而絕去近代聲律之弊殆幾於古矣嗟乎若子
邕者豈非其意欲追古之作者以爲並然可不謂爲
今世之能言者歟予嘗論之三百篇之詩其作者非
一人亦非一時之所作而其爲言大抵指事立義明
而易知引物連類近而易見未嘗有艱深矯飭之語
而天道之顯晦人事之治否世變之隆污物理之盛
衰無不著焉此詩之體所以爲有繫也後世之言詩
者不知出此往往惟銜其才藻而漫衍華綺奇詭浮
靡之是尚較妍里工拙於辭語間而不顧其大體之
所繫江左以來迄于唐宋其習皆然是其爲弊固亦
非一日矣今子邕乃能斥漫衍以爲簡屏華綺以爲
質黜奇詭以爲平易浮靡以爲實讀其辭知其於天
道人事世變物理之際詳矣等而上之詎止於漢魏
而已哉故予以謂子邕之詩殆幾於古今世能言之

士如子邕者蓋不可多得也。子邕嘗北游遭世叔季其言不見用其志鬱鬱不得遂賴令天子明聖盡收前代遺才而甄錄之故子邕遂擢官於禮部會朝廷方務稽古禮文之事討論潤色出於子邕者居多蓋子邕之學不特善於詩而已予故論其詩并及其平生之槩使讀之者因得以悉其人而又以見予於子邕之詩能知其意之所在與其學之所至非苟焉相好而已也

東晉書卷八

二

中書平章政事常遇春追封開平王制

烏傷王祿

天開鴻業篤生英傑之臣星隕將營載舉哀榮之典肆大勲之垂集俄上將之云亡庸錫褒封誕頒渙號具官常某英敏而沈毅嚴肅而恢宏自初建於義旗卽來歸於戎旆首從淮右揚采石之鋒旋定江東振丹陽之捷拓邊疆於全楚殲強敵於三吳掃河洛而奠中原指幽燕而平朔土功成百戰允爲一世之豪氣蓋三軍豈特萬人之勇近報樂陽之凱益窮漠北

東晉書卷八

一

之追挽哀訃之遽來知力疾而猶戰眷言忠蓋深用痛傷海宇一家旣已成於大統君臣同體期共享於太平事乃若斯情何能已秩庸陞於次相爵兼錫於真王雖禮數之有加於予心其猶歎於戲金書鐵券曷忘佐運之功袞衣繡裳尚服餘終之命寵靈弗替祚胤彌昌可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忠武

皇外考妣追封詔

烏傷王禕

朕惟歷代君天下者推恩必及於后族親親之道也
皇后馬氏勤勞內助化家爲國非其親之積德何以
致此稽於典禮是用追封皇外考馬恭爲徐王皇外
妣爲徐王夫人仍立廟以奉祀事於踐親之至則恩
遠報之至則禮崇尚推幽霽歆茲卹典

外考追封詔

封諸王詔

烏傷王禕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福起自布衣難創業
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壹四海功成治定
以應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子居嫡長者必
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胙土封以王爵蓋明
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
長子標爲皇太子爰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
模爲秦王第三子桐爲晉王第四子棟爲燕王第五
子櫛爲吳王第六子楨爲楚王第七子博爲齊王第
八子梓爲潭王第九子杞爲趙王第十子檀爲魯王
姪孫守謙爲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凡
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磐石之安
大封土疆所以眷親支之厚古今通誼朕何敢私尚
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故茲詔示咸使聞
知

封諸王詔

開科舉詔

烏傷王碑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
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
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
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
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
所得資品咸居舉人之上其懷才抱道之賢耻於並
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

開科舉詔

大

一

中國外撫四夷方與斯民共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
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
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才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修
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
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
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
者毋得與官敢有游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
貴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
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開科舉詔

大

二

免租稅詔

烏傷王祿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恤民爲先務朕爲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卽位以來於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宜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爲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宜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宜州

免租稅詔

一

廣德滁州已免二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州嚴州金華温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爲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稅秋糧亦與蠲免其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爲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爲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爲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

之意

免租稅詔

入

二

定嶽鎮海濱名號詔

烏傷王禕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濱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

定嶽鎮海濱

一

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辨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濱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并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茲詔示咸使聞知

當時制詔多出公手

定嶽鎮海濱

二

漢南北軍記

烏傷王禕

南北軍漢制也。漢受明命，撫方夏，乃西顧北宅，作都長安，城闕宮室，光明神麗，固足以備國制，而昭皇威。隆上都而觀萬國矣。重惟天子之都，宜有重兵，所以壯根本而嚴衛翼者，庶其在此。蓋上天之象，以羽林爲天軍，黃帝之聖，以兵師爲營衛。王者規天法聖，則爪牙之衛，詎可缺諸？高皇帝以神武之資，躬提三尺，糾集義旅，汎掃宇內，天戈所麾，蓬宇消穢。五年馬上

漢南北軍記

蝨輶登而汗介冑，縛嬰斬羽，天下旣混，爲一任罷之。兵佚諸農，晦巴渝北務，無勤遠人臥，鼓包戈，將與天下元元相安于無事矣。然而強宗豪姓，盤互關東，而材官騎士，散在郡國，必虎符羽檄召而後來，帝室皇居，苟無武卒銳士，以衛翼之，殆非所以防未然而窒不軌。此南北軍之所爲置也。南軍所以衛官城者也，主之者衛尉，其屬有南北官二衛士，左右二都候，南屯公軍，蒼龍玄武北屯朱雀，東明朔平八司馬，凡衛上二千四百六十九人。然衛尉主兵殿外，而主兵殿

門內則爲光祿勳，其屬有左右五官中郎將、虎賁羽林郎左右監、凡衛士三千四百六十一人。北軍所以衛京城也。主之者中衛，其屬有中壘、越騎、步兵、長水、射聲屯騎、胡騎、虎賁八屯校尉，而胡騎不嘗置，惟中壘、射聲、虎賁屯騎在城中，餘屯則皆留城外。總凡軍士三千五百三十六人。而胡騎、虎賁所領士數無所考。大抵衛尉主南軍，以衛官城，實居乎內；中尉主北軍，以衛京城，實居乎外，相爲表裏，其勢皆相均。然亦使之自相爲制焉。以史考之，北軍在外，而或兼乎南

漢南北軍記

軍。南軍在內而常重乎北軍，何也？國有大故，則北軍亦環宮而屯，故五校嘗入爲宿衛之兵，是北軍或兼乎南軍也。吳漢之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以送葬，而不易於發南軍，是南軍亦主乎北軍也。豈其兼乎南軍者，在外之兵多，重乎北軍者在內之兵精故歟？然古者內兵不外出，以根本之當壯，衛翼之當嚴也。漢初猶存古意，南北二軍未嘗出，雖嘗出矣，而其出未嘗遠。高帝十一年發中衛卒軍，漸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林官軍，長安故曰雖出而未嘗遠也。至于武帝

始以衛尉擊南粵。宣帝又以羽林、羽林諸兵擊諸羌。
厥後自明帝至順帝，南軍遠出者二，北軍遠出者六。
而高帝建軍之本意，於是廢矣。竊嘗論之：天下形勝
惟地與兵。漢都長安，阻河山之險，左轂右蜀，太華、涇
渭表裏，襟帶金城千里，隱然天府之國矣。而南北二
軍負城環宮，路秘而營列，棋峙而星布，平居無事，則
虎視眈眈，四征不庭，則如火烈烈，戒心肝膽，戰栗駭
落，孰敢弗率以干我天威？可謂兵形地勢兩兼得之。
於以鎮安四方，鞏固萬代，永永無斃，高帝之貽燕于

漢南北軍記

王

厥子孫者，神謀聖畧，何其宏遠也！是用著其建軍之
本意，以昭後世。若乃官名之更革損益，先後不同，士
卒之調遣增減，始終有異，已詳於簡牘者，茲不復書。

考定伯夷傳

烏傷王禕

太史公伯夷傳自漢以來論者莫不稱其文章之奇
偉，萬喙一辭，無異議者。以予論之，則有不然。遷作史
記，體制最正，其列傳之體必首著名氏鄉里世系繼
序行能功烈之始終，而其末論斷之辭則別傳太史
公曰云云以補所未備之事，發所不盡之意。觀乎老
莊管晏申韓孫吳等傳，爲體皆然。獨伯夷傳首述載
籍博考等語，次述太史公曰余登箕山等語，乃始及

考定伯夷傳

一

夷齊之事，而遂以天道無親等語終之。辭意不倫，體
制乖舛，意者必有錯簡，而後世承訛襲謬，不以爲非
也。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不過隨文生意，曲爲註
解，于切病之，因爲考尋其指，意易置其文辭之先後
而訂定之，間復援據古說補其一二，而頗加箋訓，庶
幾其體正而義明，讀而習之者有所取法也。或曰：太
史公之文至矣，後學顧乃妄議而竊更之，不已僭乎？
曰：非然也。予之考定是傳也，實因其本文而更次第
之，曷有妄贊一辭哉？且書之武成禮之大學既列，

聖人之經而在先儒悉嘗更改則予於是而考定之
乃所以成其美也而奚僭之爲況乎史記本不完之
書故褚少卿小司馬氏輒爲之補益設以僭罪予則
於二人也其又將何尤庸志諸傳後以缺覽者詳焉

儒解

烏傷王禕

有用之謂儒世之論者顧皆謂儒爲無用何也曰非
論者之過也彼所謂無用誠無用者也而吾所謂有
用者則非彼之所謂無用矣夫周公孔子儒者也周
公之道嘗用於天下矣孔子雖不得其位而其道卽
周公之道天下之所用也其爲道也自格物致知以
至於治國平天下內外無二致也自本諸身以至於
徵諸庶民建諸三王本末皆一貫也小之則云爲於

儒解

八

一

日用事物之間大之則可以位天地育萬物也斯道
也周公孔子之所爲儒者也周公孔子遠矣其遺言
固載於六經凡帝王經世之畧聖賢傳心之要粲然
具在後世儒者之所取法也不泯周公孔子不足謂
爲儒儒而泯周公孔子矣其不可謂爲有用者意斯
吾之所謂儒也其果世之所謂無用者乎且世之所
謂無用者我知之矣縫掖其衣高視而闊步其爲業
也咕畢訓詁而已耳綴緝辭章而已耳問之天下國
家之務則曰我儒者非所習也使之涉事而遇變則

曰我儒者非所能也。嗟乎儒者之道其果盡於訓詁辭章而已乎。此其爲儒也。其爲世所詆訾而蒙迂濶之譏也固宜。謂之爲無用固誠無用矣。而又何怪焉。姑孰潘君章甫儒之有用者也。自爲右史卽以嘉言讜論上簡。主知歷僉湖廣荆東憲所至赫赫有政。譽用是入中書爲參議。遂拜江西按察使。夫陪鈞軸總憲度國家之任莫重焉。而君則迭任之。此其爲有用夫人之所知也。抑余之所知固有大於是者。周公孔子之道吾將望之儒者之効庶幾賴以暴白於

衛解

本

二

天下寧如今日所見而已乎。雖然有用之用難矣。而無用之用亦不易也。若余者蓋業於無用之用。流於迂濶不能以自返者也。君盍有以教我乎哉。余嘗執筆繼君後知之也。深故於其行解。儒以爲贈。

宋景濂像贊

烏傷王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睟。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立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宋景濂像贊

十

器物銘

烏傷王碑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
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
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
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余因竊取古義卽凡器物
各爲之銘非敢貽于博雅之君子蓋庶幾動作之
間私致其警焉爾

冠銘

琴銘

爾形之端故居吾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爲予輔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于以警吾昏體石而方于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爲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

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幬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寢不可狃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
可慎乎而

筥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梳銘

琴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舄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勢也曷以治之

尺銘

自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

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藏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
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
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

琴銘

主

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鯉陸剝象犀盡少忍之以全物軀

公銘可謂不愧其言

琴銘

四

代祀馬援頌後

烏傷王禕

初王君廉使安南奉 上旨就齋白金若干兩具牲牢代祀馬援於橫州之烏蠻灘至則覩其廟貌頽壞因斥餘金俾有司繕修之功畢始藏事蓋以遂事爲之也廉還白于 廷臣或謂非 上奉旨格不敢聞乃洪武四年二月十三日丁卯 上御大本堂太師韓國公及禮部太常翰林諸臣咸在焉廉因泰對之頃具言修援廟事 上曰援當時殺戮羣蠻過當故虎傷援頌後

蠻俗今猶不共其祀耳爲之修廟良是也於是廷臣乃建之謂廉善爲使云

大事記後記

烏傷王禕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爲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於各條之下雖云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間竊以臆見復加蒐輯而補其一二不

大事記後記

題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爲易軒記

烏傷王律

太淳安縣治北五里山巒迴合其地曰石峽有方氏之居焉方氏在宋季有以倫魁致位禮部尚書者學者稱之曰政峯先生宋亡堅卧不起而推其所學以淑諸人因卽其居爲書院尚書之曾孫以愚實世其家學且蚤擢世科仕郡縣入爲太史屬當運去物改之餘亦復遂其高節而無媿又太石峽北五里珠佩峯下結屋居之去人境益以遠學徒有執業來受教

爲易軒記

者弗拒也此其進退出處庶幾有合於易道之時中者乎太史晚益好易嘗卽寫易之軒而以寫易名之禕之先大父昔嘗主教於書院交方氏也久於是太史以契家故屬禕爲之記昔者竊聞之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四聖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者何其微也然而有先天之易焉後天之易焉要具畫卦重卦之義固不同也是故陰陽奇耦積成三畫而爲八卦此先天之易也故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定畫卦者積陰陽奇耦三畫而始成也八卦之三畫

既以成列復重以本卦之三畫而有上下二體既又相錯相盪而六十四卦互成焉此後天之易也故曰兼三才而兩之是重卦者八卦之上復加八卦而非三畫之上通加一奇一偶爲六畫也邵子之圖以乾大至剝坤爲卦之次第雖與易經不合然實自然之序若其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而爲三十二而爲六十四者斯蓋使人觸類而伸之以見易道之無窮而申卦之義不在是矣然吾朱子乃有取於是焉則後學之不能無疑者也雖然盈宇宙間皆太極之妙而人物得之以各正性命然則易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求易者在平內反諸心精體而實踐之以會去體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固不必惟文字之爲泥也邵子之言曰先天學心法也萬化萬物生乎心也此固易之本而聖賢之所謂學者歟太史之居於斯也觀象而玩占心之所契必有得於文字之外者而余何足以知之姑就所聞以求質請遂以爲記焉

廬山三記

烏傷王禕

自建昌州行廬山下記

發德安西北行三十里至廬山下訪湯泉湯泉在路南距山趾不半里甃石爲池者五南一池極熱手不可探北四池水稍溫人往往浴其中然皆作硫黃臭予舊聞凡湯泉下必有硫黃惟驪山者乃是礬也礬毒石本草云性熱入水水不冰蚕食而肥鼠食而死也又數里過醉石觀卽陶靖節故居栗里也地屬星

廬山王記

入

子縣而星子在晉爲彭澤縣觀已廢惟有大石亘澗中石上隱然有人卧形相傳靖節醉卽卧此石上也按史靖節爲彭澤令不肯束帶見督郵遂解官歸是歲劉裕殺劉仲文將移晉祚陶義不事二姓故托爲之辭以去若將以微罪行耳夫豈以一督郵爲此悻悻乎靖節旣歸益放情於酒人知其樂於酒而固莫窺其所以然也或云觀南諸山卽其詩所謂悠然見南山者也其傍居民多陶姓云是靖節後又數里爲簡寂觀觀亦廢簡寂者陸修靜謚慧遠法師之結白

蓮社也同社者十八人陶靖節陸修靜皆與焉遠公

居東林在廬山北靖節修靜常訪之東林之近有虎

溪遠譬不過溪或過溪虎輒鳴及送二人不覺過虎

溪皆大笑世故相傳爲三笑圖或曰慧遠卒於晉義

熙十二年丙辰年八十三修靜歿於宋元徽五年丙

辰年七十二丙辰相去六十載推而上之修靜義熙

四年丁未慧遠亡時修靜纔十歲爾至宋元嘉末修

靜始來廬山時遠公亡且三十餘年靖節死亦二十

餘年矣安取所謂三笑乎或曰晉蓋有兩修靜也又

廬山王記

入

二

循山下西北行未至郡治二十里爲歸宗寺在金輪峰下山勢方疑忽石峰從山腰拔起如卓筆高與山齊峰頂有舍利塔俗呼爲耶舍塔釋氏書云佛滅度後所遺舍利八萬四千散在人世龍宮皆貯以金瓶寶篋建塔藏焉東晉時耶舍尊者自西域奉舍利來八萬四千之一也於此建塔塔範鐵爲之外包以石峰峭峻鐵石重人力不可施皆運神通力致之俗故呼爲耶舍塔耶舍之去逕上紫霄峰紫霄又在金輪東也寺相傳爲右軍故宅有池水色黑曰墨池義之

所洗墨也豈信然耶今臨川郡城東有墨池魯南豐
曾爲記蓋深疑之以謂方義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
極東方出滄海以娛意於山水間豈其徜徉肆恣而
又嘗自休於此耶余謂以彼之可疑則此之不足信
非耶宋元豐間真淨文禪師住歸宗時濂溪周先生
自南康歸老九江上黃太史力勸先生與之游以故
先生數數至歸宗因結青松社若以踵白蓮社者又
名寺左之溪曰鸞溪以擬虎溪其事爲釋氏所傳亦
廢故基爲樹所蒙蔽不可入予徘徊鸞溪上甚久日

廬山三記 大

三

已暮遂復行數里宿開先寺明日乃還

遊棲賢院觀三峽橋記

五老峰於廬山爲西面卽郡治北望峰如屏障蔽其
後達郡治北行二十里轉五老東入巖谷中棲賢寺
在焉余舊讀蘇次公棲賢寺僧堂記云棲賢谷中多
大石岌業相向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
者振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
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爲
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寺據其上游右倚石壁

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
上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于習廬山者
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又聞蘇長公云
廬山奇勝處不可勝紀獨開先漱玉亭棲賢三峽橋
爲二勝棲賢寺於是廢已久有僧曰惟賢頗通世間
法余俾之往棲賢賢旣結屋山中乃使來告余游至
谷口日卓午矣未至橋十許步石巖下觀陸羽泉乃
至橋上俯視澗底亡慮百千尺或云以瓶貯水五升
許從瓶嘴中寫水縷縷下注瓶竭水乃注澗底欲試

廬山三記 八

四

之不果又云橋魯班造蓋謂堅緻壯奇惟班乃能造
耳非謂真造於班也距橋北十許丈有大石方整狀
如棺橫亘澗底相傳嘗有壁蛟從谷中出水怒湧勢
將壞橋時主僧有道人叱神挽此石扼之蛟退橋得
不壞過橋北轉行百許步澗水至是滙爲深潭有龍
蜃焉蘇長公詩所謂玉淵神龍近卽指此也又相傳
昔寺僧嘗浸甌潭上俄失所在後有人從湖南來云
甌從洞庭湖上出甌上有棲賢寺可驗故知此潭下
通湖南也此其言皆誑誕不足信已乃徑造賢公新

屋下法堂故址也至是五老峰乃截然左出寺顯在峰後日方熾忽雲從谷中起俄頃雨已至有風南來雨復旋散日光穿雲斜照峰上巖谷石濕芒采相射宛然金芙蓉也明日謁赤眼禪師塔塔距寺北行又十許里巖谷深絕處也棲賢寺實禪師所創道場

開先寺觀瀑布記

廬山南北瀑布以十數獨開先寺最勝開先瀑布有二其一曰馬尾泉其一在馬尾泉東出自雙劍香爐兩峰間爲尤勝或曰瀑水之源昔人未有窮之者或

廬山志記

入

五

曰水出山絕頂衝激入深洞西入康王谷爲水簾東出香爐峰則爲瀑布也十一月十八日日南至余約郡守呂侯肩輿十數里至開先主僧志一作丈室未成遂坐茅屋中乃訪漱玉亭却至龍潭石峽口由寺至亭可二百步由亭至峽口僅數十步蓋自遠觀之瀑布出自兩峰間如瀉天半由近而觀則二瀑下注匯爲重潭潭水出石峽乃爲溪循山足東流以入於彭蠡當峽口仰望但見從潭中出巖谷回互二瀑所從來不可復見矣峽石上刻青玉峽及第一山字大

二尺米芾書也石間多題名石泐字畫淺初不可悉辨命左右掬水沃之字乃見大率宋南渡後人其人無聞者居多可識者纔十二三因慨君子惟植節抵行乃可不朽苟不出此雖記名崖石未久人不之識矣又從石壁間讀淳熙中郡守禱雨神龍示現事一公爲余言歲春夏交大雨後潭遽溢盡涿去積葉墜梗謂之龍洗潭或歲旱禱雨者於潭中輒應回坐亭上上亭廢已久亭下池亦爲石所壅初寺僧作石雷引潭水至寺給庖湍又鑿石作此池卽蘇長公賦詩

廬山志記

入

六

處也徑入九尺雷水從潭上來流入池乃從池中復入雷以去而石雷亦半廢明年三月二十六日雨初霽郡中又無事復約諸公遊焉比抵寺諸公皆先詣一公余獨徑往潭下坐石上瀑水方怒瀉奔騰盪激聲震如萬雷令人心怖神悸股戰慄不休頃焉諸君至見余獨坐又顏色變皆拍手呼大笑然水聲噴洞呼笑聲亦不聞也寺僧云龍適洗潭矣然是一公丈室已完又作竹筧接石雷引水過階除下溝駛極可愛余命取水煮新茗一公謂近從後崖下得泉一窟

以資茗味比瀑水乃倍佳試之果然暮乃回六月十日余被召將赴京念人世行止不可必萬一有他累則清游不復得因與郡人段謙曹元同泛過落星湖約得路之半舍舟以行一公與光應知余來遠出迎乃與二僧携手行至招隱橋坐橋上橋在寺前五十五步潭水爲溪所經也其西東松杉楓杞蒼翠色掩映從樹底望鶴鳴諸峰高出樹杪僅尺許隱然如畫圖中見又從樹隙見巖腰采薪人衣白大如栗初疑此白石耳有頃漸移動乃知是人也橋下流水觸石灑灑鳴塵慮蕩盡久之不能去乃造一公所出楞伽經示使子讀讀盡卷頗悟微旨一二應公者戒行清峻畧涉書史年且老不欲他走一公邀留與同處群中亂後無讀書人可與語余因數與往來一公請予詣潭下是時久不雨瀑布流且絕余指筓中水謂曰此水一耳何必復往也是夕宿寺中夜半雨大作比曉予未起應扣門告曰瀑布流如故矣余欣然攬衣起倚闌睇視良久日初出紅光徑照香爐諸峰上諸峰紫靄猶未斂光景恍惚可玩不可言也應因誦李太

白觀瀑詩又誦笑隱題太白觀瀑圖詩余笑曰安知今日無太白耶胡可謂古今人不相及也此下乃還一公間爲余言開先者舊傳梁昭明太子之所棲隱南唐元宗在潛邸亦嘗讀書於此招隱橋其所造也後歸踐尊位乃卽造寺故以開先名有了崖和尚者實開山宋以來住山者皆名德寺前有松每株大數十圍佛印元禪師手所植近時南楚越公乃盡伐以建寺見者惜之而寺今亦爲劫灰矣豈非數乎

廬山主記

浮槎山記

烏傷王禕

浮槎山在樂縣東南三十五里按隋志云有浮閣山俗傳自海上來昔有梵僧過而指曰此者閣一峰也梁天監間帝女總持大師于此建道林寺無諸釋用孫嘗題詩云山爲浮來海莫沉蕭梁曾此布黃金梵僧親指者閣路帝女歸傳達磨心地控奸峰排萬仞洞餘流水落千尋靈蹤斷處人何在日夕雲霞望轉深入謂可得山中大梁歐陽公水記云碑陰有元豐七年洛陽景謨遊山留刻云寺有榴花根餘偉茂世傳昔梁武帝女尼所植也有井泉陸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歐陽公水記浮槎山與龍穴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華陽山在含山縣北十八里本名蘭陵山下有華陽亭因名山有洞曰華陽至和初王介甫遊焉洞有二前洞遊者甚衆後洞則介甫所遊寺僧言山嶺有天梯洞

祭高麗國山川祝文

烏傷王禕

高麗爲國奠于海東山勢磅礴水德汪洋實皆霸氣所鍾故能使境土乂安國君世享富貴尊慕中國以保生民明神之功於是爲大朕起布衣今混一天下以承正統比者本國奉表稱臣納貢朕嘉其誠已封王爵考之古典天子於山川之祀無所不通是用遣使敬將牲幣往修祀事以答神休惟神其鑒之

祭高麗國山川

一

太原郡夫人葉氏墓誌銘

烏傷王祿

洪武三年正月庚子中書右丞王公溥言於天子曰臣之父晉毋葉氏實生臣溥及臣弟漢寶而臣不天父也棄諸孤蚤所恃者毋氏以長以教故臣兄弟克有成立而毋氏之亡亦已十八年顧臣無似獲事陛下比者推恩褒崇二代假寵於王氏甚厚獨念臣忝鄉邑日久儻賜之告得歸展省丘墓以伸私情臣不勝至願於是皇上憫焉有旨予告所以撫諭

葉氏墓誌銘

之者良至仍勅儀曹具祭物給之公將行以毋夫人墓宜有識請銘於史臣王祿祿不敢辭謹按追封太原郡夫人諱某姓葉氏饒之安仁縣人歸同里石港王氏爲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諱晉之配資善大夫中書右丞溥昭勇大將軍崇仁衛指揮使漢寶之毋夫人性慈惠治家以勤儉族里黨莫不稱其賢至正壬辰干戈倣擾饒信首破明年三月右丞公奉夫人避兵於信之貴溪倉卒毋子遽相失繼而公起兵衛鄉里會皇上

葉氏墓誌銘

地江右遂舉其地來附拜中書右丞分鎮建昌蓋自癸巳至丁未凡十五年夫人所在不可知而公思慕之情日夜未嘗置是歲正月忽夢夫人若告以其所在者命卜者筮之其繇辭曰非巖卽穴厥得朽骨五月躬率士卒詣貴溪之桃源山卽向夫人避兵處也伐林木入山以物色求之不得夜號者三日旣乃得其地居人英潮能言兵相逼時夫人病不能行卽自投井中死矣公乃披榛棘尋得井俄有鼠自井中出跳入懷中旋復入于井汲井索之夫人之遺骸果在焉公哀號益不自勝以是月某日具衣衾棺槨卽其地禮葬之夫人乏卒享年六十有七二子卽公及漢寶也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嗚呼父母之喪人子之不幸也而右丞公則又遭乎其事之變罔極之德曷從而報之抑人子之圖報其親者固無間於存歿用是公以功業自奮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地恩錫命貴及泉壤所謂立身揚名以顯其親者於是乎在是雖遭事之變而能合禮之正仁人君子復奚憾焉銘

日

顯允王公乘時奮庸入建相業出成將功載念所恃
實有我躬昔丁艱難久銜哀衷孝思之至神明可通
乃安體魄兆域以崇以壤以樹若堂斯封 天子有
命禮貴飭終龍光赫奕賁于幽宮公曰噫哉君命實
隆豈我陋微能亢其宗靖思厥繇積慶所鍾春雨在
草秋霜在松世世子孫來瞻來同

葉氏墓誌銘

王

華川卮辭

烏傷王禕

千古在前千古在後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
前承千古後垂千古乎亦曰自致於不朽焉耳矣不
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

王者能富萬民而不能富一夫能安四海而不能安
一戶豈其智弗及而力弗逮哉無私故也

聖人不得已而用刑輔治之具匪刑不懲刑書刑鼎
特以示世之章程是故簡易者制刑之本矜恤者用

華川卮辭

八

刑之情

聖王之制兵用以康不若匡不义而已是故有義兵
而無忿兵有應兵而無貪兵

爲天下者必先有天下之才而又有天下之器乃足
以成天下之功矣才以施之器以容之施之欲無弊
容之欲無遺施之周故其業可大容之廣故其德可
久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心之非非一端也莫難
強如息心莫難制如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

然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故必隨其非而格之格之之道攻之以言難爲從感之以德易爲化故非大人莫之能古之大人伊尹周公是已

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政術殺入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天道遠人道邇故君子貴於盡人道人心昧天心顯故君子斬於合天心人可欺也天不可欺天可欺也心不可欺

人有三不祥曰盈曰矜曰爭盈則傾矜則陵爭則刑

華川龍麟

天

二

惟盈故矜惟矜故爭

財者陷身之穿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腸之藥人能於斯三者致戒焉災禍其或寡矣

利者害之基福者禍之媒乘除倚伏灼如蒼龜失惟明炳幾先乃能洞其幽燭其微世之養利溺福入而不出者有不蹈災而襲危

禍患之臻言行之失召之也故君子之謹言慎行也視其足嘗若刖視其舌嘗若結

山高矣鷹鷂猶以爲卑而增巢其上淵深矣鼃鼃

以爲淺而穿穴其下然而卒不免罹於畢弋者何也有身則有害也惟君子藏其器若虛爵祿莫敢爲之拘體其道若愚功名莫能爲之驅爵祿者災之隅功名者禍之輿

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用不用命也有其才無其時雖以孔子之聖周流天下卒不以少遇而獲試焉有其時無其命故以唐虞之世而有許由非由之不見用也其受於天者非所常用也

君子平居若無所事也及涉於患難則智愈明氣愈

華川龍麟

天

三

平志愈增德愈成道愈凝故曰不遇盤根錯節無足以別利器

文本於才才命於氣氣帥於志志立於學學以基之志以成之文不期工而自工矣苟徒驅之以才駕之以氣則才有時而盡氣有時而衰文能久而不蹶乎學必有師尊信其師說故易爲道師道廢學者始騖其私說而道術乖矣斷木爲棋列革爲鞠猶必有師焉況於學道乎

道不可以言傳也契之於身悟之於心道之全在哉

身者道之符心者道之儲彼以口舌爲者竊道之
華棄道之真者也

學在力力則無不至性質之駑駘不與焉騏驥千里
跛驚亦千里

人之欲爲善也由乎一念之烈而已反而求之克而
致之盜跖有不可爲堯舜者乎

米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蓼虫不知苦糞蛆不知臭
與生俱化故也人生而性善者也溺於利欲與之俱

化而不自知悲夫

華力能辭

四

交友之道褻則慢慢則欺嚴則憚憚則離惟敬是持
則情真而愈宜好久而不衰

衆君子之中一小人容焉鮮有不敗其成者蠹蟻仆
柱梁蛟蟲走牛羊小人雖寡爲害蓋甚鉅也故國家

之務去小人也如農夫之除稂莠狼莠雖微不得不

除者也

青巖叢錄

烏傷王祿

緯書漢儒以爲孔子所演七經之緯凡三十六篇易
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書
緯璇璣鈴考靈曜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詩緯推度
災紀曆樞含神霧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樂緯
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孝經緯援神契鉤命訣春秋
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威精符合誠圖考
異郵保乾圖漢合華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

青巖叢錄

一

此三十五篇又太平御覽有論語緯摘輔象撰考識
書緯帝驗期禮緯稽命耀春秋緯命曆序孝經緯左
方契威嬉拒及河圖九篇洛書六篇又別有三十篇
與七緯各八十一篇而尚書中候論語識又不與焉
大抵緯書之說以謂孔子既敘六經以明天人之道
知後世不能稽同其意故別立緯識以遺來世其書
出於漢哀平之世蓋賈賀良之徒爲之以爲有經則
有緯故曰緯書其言誕謾詭譎不可致詰是時王莽
好符命將以此濟其篡逆而公孫述效之至光武亦

以赤伏自累篤好而推崇焉當世儒者習爲內學賈
逵以此論左氏學曹褒以此定漢禮樂大儒如鄭玄
輩專以讖言經而何休之徒又不足言矣然惟桓譚
張衡力非之而不能回也先是孔安國毛公以來皆
相承以爲妖妄亂中庸之典因魯恭王河間獻王所
得古文參而考之以成其義謂之古學而世儒惑於
讖緯反非毀之至魏王肅推引古學王弼杜預從而
明之自是古學稍立而讖緯之學浸微建宋大明中
始禁讖緯之書及隋末遣使搜天下書籍與讖緯同
者皆焚之唐以來其學遂熄矣然考之唐志猶存
九部四十八卷而孔穎達作九經正義往往援引緯
書之說宋歐陽公嘗欲刪而去之以絕僞妄使學者
不爲其所亂惑然後經義純一其言不果行迨鶴山
魏氏作九經要義始加刪削而其旨絕焉今易緯乾
鑿度猶存

佛氏之學其未入中國也世尊大弟子阿難陀多聞
總持有大智慧結集世尊所說爲修多羅藏而諸尊
者或後或先各開化源優波羅葉爲四部律謂之毗

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授瑜珈五部謂之秘
密章句無着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
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毗羅
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
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此其大略也
自漢永平二年佛法始入中國厥後離爲異宗曰教
曰禪曰律凡三焉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
至洛陽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
律師道宣作疏以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南山之
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
元中智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猷大慧一
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之宗唐貞觀三
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授
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基基乃網羅舊說廣製疏論
是爲慈恩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開因讀中觀論悟
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
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其說乃大備顗
授灌頂頂授智威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玄朗授

湛然是爲天台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國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峰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是爲賢首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行於今者。唯慈恩天台賢首。而天台爲尤盛。此則世之所謂教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乃弘教外別傳之旨。謂不立文字。可以見性。而成佛達摩傳慧。可傳僧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鑒禪師。慧能。而其法始盛。能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闢。與

青岩叢錄

八

四

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以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鴻山大圓禪師。靈佑。佑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明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鴻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義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語言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實偃之同門友。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寺而

迥然獨立。不涉此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溱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勾。囑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石晉開運中亦亡。弟繼雲門曹洞。雖僅存。然不絕如綫。惟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蕩無際。久盛於今。此則世之所謂禪也。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真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實出六十家釋義之外。是爲會正之宗。至大智律師元照

青岩叢錄

八

五

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乃與會正之說。不能同。是爲資持之宗。二宗今雖並存。而學者多遵資持之教。此則世之所謂律也。大抵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既遠。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

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智圓性善性惡之說如冰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拱則復以聲傷其示人之要如枘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

老子之道本於清靜無爲以無爲爲體以無爲而無不爲爲用道德經五千餘言其要旨不越是矣先漢

青岩叢錄

太

六

以來文帝之爲君曹參之爲臣常用其道以爲治而民以寧一則其道固可措之國家天下者也自其學一變而爲神仙方技之術再變而爲米巫祭酒之教乃遂流爲異端矣然而神仙方技之術又有二焉曰鍊養也曰服食也此二者今全真之教是已米巫祭酒之教亦有二焉曰符籙也曰科教也此二者今正一之教是已鍊養之事黃帝之書雖頗及之而皆後人依倣而託之者及赤松子魏伯陽者出實始爲之宗至於盧生李少君樂大之徒則又變鍊養爲服食

其爲術愈偏矣符籙之事黃老之書所未嘗道張道陵寇謙之等實創爲其法及杜光庭與林靈素輩則又變符籙爲經典科教其爲事益陋矣然嘗論之鍊養之說歐陽子嘗刪正黃庭經朱子嘗改注參同契二公大儒皆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用以養生全年固未爲得罪於明教科教之說鄙陋不經庸黃冠資是爲逐食之具爲世患蠹亦未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說本邪僻繆妄而凡惑之者鮮不罹禍樂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流以此殺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僂張角孫思邈用之輩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而不顧矣今也鍊養服食其術具傳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又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師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皂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又謂其書皆昉於漢桓帝之時今其經典以

青岩叢錄

太

七

爲天師永壽年間受於老君是也世傳太平經最古且多今不復存然其所言興國廣嗣之說殆不過房中鄙褻之談若大洞等經大率六朝以來文士之所造雖文采可觀而往往淺陋無甚高論朱子謂佛學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執是說以求之道家之本末可論矣

堪輿家之說原於古陰陽家者流古人建都邑立家室固未有不擇地者而擇地以葬其術則本於晉郭璞所著葬書二十篇多後人增以謬妄之說蔡元定

青岩叢錄

八

八

嘗去其十二而存其八後世言地理之術者此其祖矣自近世大儒考亭朱子以及蔡民莫不尊信其術以謂奪神功回天命致力於人力之所不及莫此爲驗是固有不可廢者矣後世之爲其術者分爲二宗一日宗廟之法始於閩中其源甚遠至宋王伋乃大行其爲說主於星卦陽山陽向陰山陰向不相乖錯

星八卦以定生尅之理其學漸間傳之而今

江西之法肇於贛人楊筠松曾文

龜尤精其學其爲說主於形勢

原其所起卽其所止以定位向專指龍穴沙水之相配而它拘忌在所不論其學盛行於今大江以南無不遵之者二宗之說雖不能相同然皆本於郭氏者也業其說者參其異而會其同斯得之矣

醫家之書自內經以下藏于有司者一百七十九家二百九部一千二百五十九卷而後出雜著者不與焉內經謂爲黃帝之書雖先秦之士依倣而託之其言質與而義弘深實醫家之宗旨殆猶吾儒之六經乎秦越人八十一難經繼作蓋舉黃帝岐伯之要旨

青岩叢錄

八

九

而推明之亞於內經者也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脉經敘陰陽內外辨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腑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厥後巢元方著病源候論王冰撰天元玉策要皆有所祖述然元方言風寒三濕而不著濕熱之說祇推五運六氣之變而患在滯而不通此其失也至唐孫思邈出以絕人之識篤濟物之仁其列千金方

冀所以發前言啓後學有功於醫道深矣當時王肅
有外臺秘要所言方證符證灼灸甚詳然謂針能殺
生人而不能起死人則一偏之論也及宋錢乙肱安
時許叔微迭典龐則困於準繩尺寸之中許則務在
出奇而應變其術皆本於仲景惟錢深造仲景之闢
興建爲五藏之方各隨所宜用謂肝有相火則有瀉
而無補腎爲真水則有補而無瀉可謂啓內經之秘
惜其遺書散亡出於閻孝忠之所集者非乙之本真
也若大觀間陳師文裴元宗輩所製二百九十七方
則欲以一定之方而應無窮之病識者固知其昧於
變通之道矣金氏之有中原也張潔古劉守真張子
和李明之四人者作醫道於是乎中興潔古以古方
新病不能相值治疾一切不以方故其書不傳其學
則明之深得之明之推內外三陽尤先於治脾土其
爲法專於補其所著脾胃論誠根本之言也子和以
吐汗下三法風寒暑濕火燥六門爲醫之關鍵其劑
多峻厲其爲法主於攻守真論風火之病以內經病
機氣宜十九條者爲病原式曲盡精微其治法明與

子和相出入者也張氏一再傳其後無聞李氏弟子
多在中州獨劉氏傳之荆山浮圖師師至江南傳之
宋中人羅知悌而南方之醫皆宗之爰及近時天下
之言醫者非劉李之學弗道也劉李之法雖攻補不
同會而通之隨證而用之不存其存乎

續志林

烏山王祿

古稱文章家自漢唐而下莫盛於宋東都歐陽修氏曾鞏氏王安石氏金時迭起而蘇軾氏於其間爲尤傑然者也蘇氏之文長於持論縱橫開闢上下變化無不如其意之所欲言雖其理不能皆純而其才氣之浩博固將躡漢唐而上之矣余讀其書愛其志林諸篇議論超卓而文章馳騁殊可喜中心慕之因竊其餘論續爲十八篇陳俚樂於金聲玉振之餘廁瓦

續志林

缶於夏陽商敦之末亦見不知量已然而願學之意則庶乎君子有取焉王禕序

周穆王時徐偃王爲國徐去刑爭末事君國子民侍四方者務出於仁義而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焉或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六國盡服矣王不伐楚必事徐楚遂興師伐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此也君子曰仁義天下之本也

續志林

二

自古有天下者由之以興矣未有由之而亡者也謂行仁義而亡者知假仁義之名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也徐偃王之謂也夫徐處淮之南北而得乎地之中其爲中國患久矣先乎穆王當成王時卽已肆其强暴書所謂淮夷徐戎並興東郊不開是也後乎穆王至宣王時其馮凌爲尤甚詩所謂徐方驛騷是也當穆王時天下晏安而天子乃無意於天下方乘八龍西遊與王母宴於瑤池之上逸樂而忘返於是偃王時得乘間而起用其籠絡駕馭之小智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以聾瞽東諸侯而諸侯之爭辯者適無所質正乃咸賓祭於徐庭偃王蓋自謂仁義之道爲止於是而王業固可圖而不知所以爲仁義者不在是也故未幾爲天子諸侯所不容而國以遂敗身以遂亡而偃王顧謂吾好行仁義之道以至此也嗚呼藉使偃王誠知仁義之爲道難力行之則民之附之者心必堅諸侯之從之者名正而言順湯武之業可成也其何敗亡之有惟其不知所以爲仁義而徒假仁義之名故不旋踵而敗亡世之論者因以謂湯

武以仁義興假王以仁義亡興亡雖殊其爲仁義一也嗚呼亦孰知仁義雖一而行之有不同假王假其名而行之湯武則真知之而行之以無僞者也興亡之效固判然不同矣湯武假王奈何同年而語哉春秋之時宋襄公欲圖霸亦徒假仁義以爲名與楚人爲弘之戰曰吾文王之師也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一戰而敗國以幾亡故宋襄公之仁義卽徐偃王之仁義也一則假以謀王而不成一則假以圖霸而不就皆假其名而不知用其實者也或曰齊桓晉文亦

續志林

三

假仁義者也而其霸業以成何歟曰齊桓晉文之於仁義善假之者也假之而善故其業以成僂王襄公則慕仁義之名而不善假不善於假其敗亡也固宜此又其得失之所由分也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鄴鄴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于洛蘇氏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君子曰周之東遷非過也

謂周自東遷而益衰可也謂周東遷而致衰不可也周居鄴鄴鄴鄴在西故謂洛爲東都自武王遷九鼎于洛固已有意於經營周公相成王成武王之志於是乎十洛以建邑而郊丘社壇宗廟市里無不備是固以洛邑無可都矣謂洛邑形勢不如西周之據函崤界蜀隴邪則東有成皋西有殽阨背河向伊洛其固有之守也謂洛邑土地不如西周爲天下土腴邪則左伊右瀍沃衍可以富也而況天下之中實維洛邑陰陽之所和南北日昃於是而取正道里之所

續志林

四

均四方諸侯於是而取則是則維也曷嘗不可以爲都也以書攷之周公告成王使居新邑以爲治王因遂東故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成王當至洛邑事蒸祭矣以詩攷之宣王徵車馬備器械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還車徒是宣王又嘗至洛邑會諸侯矣然則平王之遷洛得非先王之遺意而豈可謂其失計乎藉使周因東遷而致衰則曰蹇國百里已非一日西夷交侵有甚於戎伐凡伯南征不復有甚於問虢重輕豈至平王以後而然耶蓋周自厲王之亂

王室板蕩不有宣王以中興之吾見其不待東遷已無周矣宣王之後幽王失德王室又大壞使平王不遷周其將不衰乎使文武而東遷周其有不興乎是周之所以衰因無令王以振興之初不以遷故也且堯都平陽而舜遷蒲坂禹又遷安邑商自契至湯八遷盤庚五遷是唐虞夏商之都罔有定止蓋屢遷矣奈之何獨以周之東遷爲失計耶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則都洛本可以致興而所出致衰者固在於不德也周以後

續志林

大

五

漢世祖都洛矣而延祚二百魏孝文又都洛矣而太和稱治有德而都洛無有不興之理此古今之所同然者然則周有天下傳主三十七而平王以後凡二十四主歷年八百六十有七而東遷之後猶五百二十八年平王之東遷其果失計乎哉

漢高帝既定天下謂群臣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也君子

曰知人善任使此帝王之畧也夫以高帝之雄姿大度而當其任使者又皆天下之才其取天下也固宜矣方其與項籍俱起叛亡逐秦鹿蚌鷸相持者八年高帝之命懸於籍手數矣而籍卒以敗亡者籍專爲暴高帝務爲寬大故也高帝之入咸陽也秋毫無所犯籍至火而屠之暴與寬大異超如此楚漢興亡於是已決况籍有一范增而不能用而高帝則覽一時之英豪而御之如所謂三傑者皆天下之才也而用之各能當其才及其成功且曰吾不如焉是可謂知

續志林

大

六

人善任使有帝王之畧矣其得天下不亦宜乎雖然高帝固善知人爲可尚抑所以任使之道則未免持駕御之術以束縛馳驟之蓋有無足多者當韓信爲治粟都尉蕭何數言其奇而高帝故不用殆欲激之使亡爾旣亡而追得之則信以爲必死矣反遽拜之爲大將使其以任遇太重爲過望效死以酬恩不復叛而信遂謂漢遇我厚也此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酈食其爲漢謀撓楚欲立六國後高帝非不知六國後不可立也而以問良是特以嘗其心焉耳蓋良始

惟爲韓報仇又嘗說項梁立韓諸公子橫成君成爲王而已爲韓司徒而後又自褒中去漢而歸韓高帝恐其終爲韓不爲漢故因疑其謀以嘗良豈果不知六國後不當立哉而子房固且力陳其難以爲不可此又在其術中而不知者也蕭何與高帝同起事膺專任守關中漢廷諸臣功無與比盛高帝恐其脫自驕以取禍故遣卒爲衛又繫之廷尉以抑折之使自謹守以保令終非誠疑何也設誠疑之則已以待韓彭者待之矣而何至自汙以求免此又在其術中而

不知者也嗟乎三子者皆人傑然役於高帝術中而皆不知而高帝既知三子之爲人傑矣乃徒以術御之不復知有忠信之爲道君臣之際其不俱可惜哉且吾聞之舜之於十二牧武王之於十臣其君臣之相與無非忠信之道焉上以誠求下下以誠事上元首股肱視同一體烏有所謂相持之術哉嗚呼此古帝王之所以爲盛也高帝非不得天下也然其君臣之際如此其不有媿於古帝王也夫

高帝六年叔孫通徵魯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肯行

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君子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彼以爲禮樂矣而吾謂非禮樂何哉彼徒知其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記曰禮者天地之別也樂者天地之和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又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孔子之論以爲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之論先之以仁義而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此禮樂之謂也夫禮樂不可斯湏去身者也聖賢之治身卽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也以其不可斯湏廢者而必俟乎百年亦何其迂之甚也是故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其可損益因革者文也故忠變爲質質變而文繼文者不能保其不變也夏變而漢漢變而武繼武者亦不能保其不變也此皆文之謂也至論其本則古今一而已矣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也吾故曰兩生之所謂禮樂非禮樂也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之謂也自兩生創是說而漢儒悉宗之

漢之世禮樂之說紛如而其大槩則正朔也服色也
辟雍也井田也封建也雅樂也是皆帝王經制之具
而掃滅於暴秦者有王者作固當修而明之然漢之
賢君莫如孝文漢興至是已及百年禮樂之興維其
時矣而賈生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則謙
讓以爲未遑惟以德化民故海內安寧烟火萬里成
康以後稱治者莫加焉至武帝而改正朔矣議明堂
矣至成帝議立辟雍未作而王莽作之矣至哀帝而
詔定雅樂罷滯聲矣此三君者其於致治何如也自

續志林

八

九

漢以來千數百年之間有爲之君臣於斯數者未嘗
不講明之其說易通而易行者正朔服色也言人人
殊而或行或不及行者明堂辟雍雅樂也其說雖多
而終不可行者革之而皆足以爲一代之治則其爲
禮樂之文而非其本也明矣禮樂之文無與於治道
也明矣蓋高祖以馬上得天下而輕詩書叔孫通鄙
儒也因拔劍擊柱之事將肅朝儀以止喧嘩乃進儒
者可與守成之說夫肅朝儀以紉蔽從事其事至末
也而通以爲儒者守成之事兩生以爲興禮樂之事

嗟乎儒之爲儒禮樂之爲禮樂止是而已乎至隋文
中子講道河汾謂其徒魏徵房杜曰先輩雖聰明特
達然逢明主必愧禮樂及開江都之變曰道廢久矣
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十年平之十
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其後唐太宗與房杜論興
禮樂曰禮壞樂崩朕甚愍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時
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徵與房杜皆慚悚而退
是數公者可謂興王之良佐而明於古今之治體矣
雖未嘗以改法立制自任至論其輔佐之實則房杜

續志林

八

十

之彌縫魏之諫諍皆人臣之所難爲在其媿禮樂也
是故以征伐取天下者莫如湯武湯造邦之初誥其
臣下曰無從匪彝無卽愾滯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此
禮也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此樂也武下車之初列爵
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蒞事惟能此禮也大賚于
四海而萬姓悅服此樂也然則革命不崇朝而禮樂
行乎其間亦烏待於三十年之久乎故吾以謂兩生
之所謂百年文中子之所謂三十年皆徒論禮樂之
文而弗達其本者也嗟乎彼兩生不足道也文中子

勸以聖人自儆而立論若是幾何而不爲叔孫通也哉

光武遭漢中衰紹恢前緒征伐四方日不暇給而乃敦尚經術賓延儒雅開廣學校修明禮樂繼以明章臨雍拜老橫經問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教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俗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君子曰國家風化之成非一人之爲一日之積也爲之非一人故行之也無弊積之非一日故守之也有素此所以

續志林

六

十一

既成而益隆愈久而不替者也周之有天下也始於文武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弦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天下繼以成康持盈守成世篤忠厚當其時風俗之隆比屋可封蓋垂裕乎八百年之久此豈一人之爲一日之積哉成周之後言風化之美者無如東漢矣然非光武躬行於其先明章繼志於其後皆敦尚經術修明儒學以爲務則其效之所至亦豈能底于盛極乎是故自建武

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上而朝廷下而鄉閭莫不以名節相砥礪而不肯一毫苟且以自詭相師成風翕然無間此其俗習之美雖其比隆於成周可也及平元興以後閭閻擅政而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顧望不知所爲而漢已失其操柄綱紀大壞矣然在位公卿大夫有若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皆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戮力用公義以扶其危直道正言分別其是非白黑不少回撓至於勢有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而其執彌堅其行

續志林

六

十二

彌厲志雖不就而其忠則有餘天下之士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如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咸立私論以收其敗闕而其甚者至於解印綬弃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避或且以不得與其死以爲恥以故百餘年間擁兵專地者雖互相吞噬而猶莫不以尊漢爲辭雖以曹操之姦雄擅強大覲非望乃至沒身不敢廢漢以自立豈不以名義有在知所畏避而自抑乎嗚呼尚論兩漢之習者西漢必曰經術東漢必曰名節抑豈知經術者固名節之本而名節

之爲效其有係於國家天下者爲尤重如是夫程子之言曰後漢名節成於風俗非自得也然一變之則可以至道矣司馬公之言曰教化國家之急務風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識長慮然後知其爲益之大而收效之遠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龜鑑矣乎

曹操雖勞日隆董昭言宜進爵加九錫以彰殊勛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及

續志林

本

十三

擊孫權請彧勞軍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彧以病留壽春飲藥而卒君子曰篡逆之人將欲奪人之國家必擇正人賢士人望所屬而意與已忤者從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遂也曹操之殺荀文若是已夫文若飲藥而死蓋自殺也而謂操殺之何哉蓋文若雖自殺而致其自殺者操也雖謂操殺之可也嗚呼君子不幸而處國家亂亡之際而欲自立於其間適足以殺其身而已爾雖欲明哲保身有不可得若文若者亦何其

不幸也且文若可不謂正人賢士者歟當漢之亂豪傑並起文若以爲曹操者庶幾可以圖大事定國家故從而佐之凡其與操謀所謂大順大畧大德者太抵皆匡朝寧國之事豈嘗與謀篡漢哉而不知曹操者天下之姦雄懷其魁賊之智雖外示恭遜而篡漢乃其本心彼董昭逆知其本心者也九錫之謀有以中其心之所欲矣文若雖賢而智不足顧謂曹公秉忠貞而守退讓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不亦有忤其心乎智不足而節有餘不殺其身不止矣操見平

續志林

本

十四

時文若所與言未嘗違其志及圖九錫而又忤其志使文若而在將已之志不得終成其殺之也固其所矣是故文若死操之惡遂成明年而九錫加及孫權稱臣稱述天命而操以爲天命在吾吾爲周文王矣操死于丕遂篡位而且以舜禹自居矣嗚呼世豈有是等文王舜禹也哉朱溫將篡唐欲以優人張廷範爲太常卿裴樞持其事樞等朝廷宿望溫以爲小事猶不已從必不肯聽已取天下故肆其誅鋤白馬之禍樞等無遺類矣曹操之篡漢朱溫之篡唐其惡一

也操之殺荀彧溫之殺裴樞何其所爲之相類耶吾是以知篡逆之人欲奪人之國家者必擇正人賢士而中傷之惟恐人之不成其志而其惡之不得遂也嗚呼以操久蓄無君之心加有大功於天下其移漢祚不啻如反掌文若縱件已其力豈足以沮操否是時國之后戚朝之忠良殺戮畧盡畱一文若夫亦何害而操曾不能少容焉文若則死矣而不知篡魏之司馬懿已隄其後而不察也害能加於其所易制而明不足以料其所難圖烏在曹操之爲智哉懿既剿

魏國命子師及昭並秉重權而昭子炎遂以代魏當其時王陵以青春欲討懿而不克文欽母丘儉以淮南欲誅師而不遂諸葛誕又欲以青春誅昭而不成巨姦之鋒夫人將嚙之然人知司馬氏專魏而不知養成其惡者由操之不智也故夫司馬氏於魏猶曹氏之於漢而已耳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未有不仁而得天下者也又曰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有天下者盡亦鑒觀之手
唐太宗有天下貞觀之間天下大治外薄嶺海戶門

不閉行不彌爾米十三錢歲斷死獄僅二十有九蠻夷君長咸襲衣冠帶刀宿衛太宗歎曰此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或曰太宗烏在其爲仁義也太宗之爲君大抵仁不勝其武義不勝其利者也當其以英武之姿而舉義師於弱冠之始一戰而定東都再戰而下河北以至取江陵舉黎陽攘群盜如振槁拉朽其有天下如運諸掌視成湯之拯民似矣而陽尊隋以爲名則何異晉文河陽之尊周北擒頡利西滅高昌以及破吐谷渾降薛延陀衣冠其人郡縣其地視武王之通道似矣而高麗之征垂老而不厭則不及齊桓召陵之伐楚太宗之用武果三王之義乎因至五覆罪至三訊視古人聽獄之辭則審矣而張蘊古之死則未免於濫殺除斷趾之法去鞭背之刑視古人肉刑之制則輕矣而李君美之誅則未免於濫刑太宗之用刑果三王之仁乎蓋其好大喜功志慕高遠而學問之道有未充故其設施制度綱紀雖有足觀而平生所爲類皆假仁義以濟其功利之私烏在其爲仁義也君子曰三代而下

賢聖之君無如太宗矣而顧猶不足焉春秋責備之意其母乃已甚乎夫論仁義之本太宗雖若有愧論仁義之功太宗不可謂不盛也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然則太宗雖未可以性之許之而亦豈可以假之議之哉不然仁義之效大矣太宗行之何其易致而速成如是也蓋仁義之於天下如錢湯之於飲食人情之所同欲也其所以同欲由人心之所同有也況當天下大亂之餘斯民新脫於水火綏之以仁撫之以義尤易為尤故其行之數

續志林

木

十七

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自厚幾至刑措天下翕然而從化如影響之從形聲有不期然而然者此其為效易致而速成曾不待乎必世百年之久不謂之盛可乎太宗之所以致是者非其身之而孰致之乎使太宗行之以無倦雖至於由仁義行可也而謂其徒行仁義可乎而況謂其假仁義不亦過乎且自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自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文武以後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其治天下之效如此

然而猶以其所未至而責備之不得與先王並是則文武之前率五百餘年而遇一治世文武之後千有餘年而猶未遇顯治之君也是不亦責人終無已乎嗚呼唐有天下果十八君垂三百年其間蜀道關陝奉天之幸唐之幾亡者數矣而天下終復為唐焉是則太宗仁義之效益不可誣而行仁義之功果何負於太宗哉

魏徵嘗言於唐太宗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也君子曰人臣之於君其義一也而以

續志林

木

十八

為有良臣忠臣之易者則以其君有道無道有不同焉耳人君有道人臣重道以事之而得明哲以保身故謂之良臣君臣之名兩全而無失此處君臣之常者也人君無道人臣不容於直道而殺身以殉之故謂之忠臣君臣之名兩敗而不全此處君臣之變者也是故有禹湯文武之為君則皋陶伊尹周召之流因而為良臣有夏桀殷紂之為君則龍逢比干之流因而為忠臣嗚呼使其君為桀紂而已為龍逢比干之為此豈人臣之所願乎宜乎魏徵拳拳焉以為太

宗告也且三代而下受諫如太宗之爲君盡諫如魏徵之爲臣可謂各極其志無媿乎君明臣良者矣而徵猶爲是言何哉嗚呼此政徵之所爲善諫者也徵之意以謂君有道則臣得爲良臣君無道則臣必爲忠臣願陛下爲有道無爲無道苟爲無道則臣將必爲忠臣矣是殆欲繩其君使不得爲無道云耳不然則忠良雖異稱要皆美名而徵亦何擇焉蓋徵非爲其身謀實爲其君計藉令其君以無道見醜於天下後世而已獨以忠節聞孰與君都顯號臣荷美名而

清志林 十九

臣主之善兩立也抑徵之爲是言蓋亦深知太宗之足以爲有道矣苟太宗果不足與爲有道也則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徵其寧有貶哉幸而太宗力政貞觀之治而終爲有道之君雖徵之所以諫之者非一端安知非忠臣良臣之論有以啓之也雖然良臣未始不爲忠而忠臣未有不爲良者也徵之此言抑有所矯而言之世有庸回之臣韋脂塞默惟以持祿固位爲務者將必坐視其君之昏愚暴戾而無所匡救因據魏徵良臣之言以爲解卒致臣主有兩敗之禍

嗚呼此又徵之罪人也哉

清志林

六

二十

崔仲鳧文抄

文苑春秋序

中說考序

刊陶詩後序

靜修文集序

喜雪詩序

對江話別詩序

乙丑同年便覽序

大司徒李公八十壽序

何母劉太淑人八十壽序

阜民樓記

豐潤縣儒學射圃記

湯陰縣修城記

張御史治路記

百泉題名

春秋薤卒解

小適亭銘

河南憲司書

跋孝經古注

王山人薄命辭跋

燕青志

巖叟先生李公墓表

張先生墓表

張舍人墓誌銘

王淑人墓誌銘

劉李氏埋銘

長兒滂墳誌

三生誄

周秀才誄

祭李獻吉文

祭張守天澤文

祠堂成告文

小祥祭妻文

崔氏家塾議

評文喻學者

庸書

松牕寤言

赴召錄

南陸志

後渠漫記

文苑春秋序

相臺崔銳

說者曰孔子刪書爲首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凡書所錄事之大與變者乎世小節亡與焉堯典禪也甘誓世也湯武伐也歷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煥而伯興故秦誓終也自秦以上爲封建自秦以下爲郡縣封建者與人共天下其威福也公郡縣者其君擅天下其威福也專君臣之交禮樂

文苑春秋序

之布風俗之流人才之成是以相遠蓋宇宙之大限也夫善惡有懲則勸戒孔昭紀載皆實則譏偽莫售君子有恃而長其德小人有畏而戢其奸文之修則人樂玩道是載則書久存由漢而宋史紀其事儒圃其義文士聘其貫智士申其辯然而詭誕害教浮華亡用者錯列而兼存之世之選者非不欲求其簡要用省觀覽也鮮有志夫子而法書者隋王仲淹氏出道喪文靡久矣抗志編經其籍亡傳焉後人誅絕之者胡爲乎已甚也銳慨慕其意竊欲取漢帝伐楚

之告。迄于我皇祖攘夷之徽。名曰文苑春秋。以明
文之正。以盡代之故。是故氣之淳漓。詞之簡煩。事之
經奇。理之粹駁。言以知政。政以觀德。而天謀可稽矣。
棄官林居。十有四年。猶無暇及也。嘉靖丁酉。春復讀
通鑑。興亡是慨。乃錄百篇。畧表作者之志。將俾後之
觀者。因緒以探端。玩文而撫質。上悟天運之因革。下
究人道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
者亡。庶塞禍源。永由治軌。庶幾古人修經之遺志云。

文苑春秋序

二

中說考序

相臺崔銑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湮之易乎。知者寡而
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天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玄
盛齋戒。競殺伐。而攻譏。許言道則惟空寂。爲文
則仿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
年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欲亂
則退而懷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儔乎。罪之者曰
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

中說考序

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
人而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
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
古之治。朴而陋。不可復也。中世之治。文而驕。不可由
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僞。不華以飾。簡可習也。約
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邪。是故桑中鴉奔。可參雅
頌。斥君悔諷。可殿典謨。假仁竊禮。可與存義。氣變滿
而事改。化消薄而武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莫倫
攸。敦將欲抹於文。制不巨。則痛不深。怨不刻。則勸不

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鑒於亂以有其治。譬諸膏粱藥石。養生者弗偏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駁矣。文則類以蕪矣。而是非得。天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若馬遷班固者。疵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尊經。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民蕘其遂。泯亂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醇駁相淆。又或依倣論語爲書。讀者厭之。銑爲別白。其詞權量其肯。類分爲三。曰內曰外曰禪。內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禪篇。削杜淹之誕。爲世家。凡二十篇。間爲發繻糾失。曰釋然後仲淹。書真賢聚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人。

中說考序

刊陶詩後序

相臺崔銑

子汲欲爲詩予語之曰三百篇其的也詩發乎情情感乎時治則樂則頌衰則憂則刺亂則慟斯紀以著忠匪情匪人也匪則匪情也汲曰後人孰爲詩曰其陶子淵明乎潔身如嵇康而安遜保如孫登而平放志如阮籍而法六朝無良才詞浮靡而論玄虛矣陶子出言深覲希志未洩數百年中斯文而已汲遂刻其詩而載是言也嘉靖甲午午九日崔銑識

刊陶詩後序

靜修文集序

相臺崔銑

自夷薄周。食首陽之薇而死。管寧盜視曹氏。遂不受
爵。靜修劉子。辭元人之召。夫三子者。篤念故國。義存
華夏。豈曰山棲谷汲。尚冲樂退而已哉。劉子則又研
精聖典。登探大道。聲之爲詩。綴之成章。雄渾明切。不
蹈陳言。其詞如西山之歌。其誼如春秋之旨。予每撫
卷太息。慨然知者。茲應召過雄。瞻望靜修之里。如起
諸九原。爲之執鞭欣如也。旅次略撰數言。門人劉格
靜修文集序

適倅茲邦。託之梓于篇首。

喜雪詩序

相臺崔銑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夫勸懲者
政也。動民之括也。發舉者道也。發政之樞也。失之廟
堂。則得之山澤。亂諸在位。則正諸立言。昔周公作立
政。其用人之法嚴矣。語宅俊之德曰。常而已。夫常人
也者。心端而敦。質量弘而遠。猶略急功而垂永休。汎
轉事而厭餘味。彼其比法顯能。刻情猛威。非民之梁
而國之福。然世顧以爲賢。今夫倏焚之際。震霆合電。

喜雪詩序

一鼓而雨。人孰不快之。然禾稈而沒土。燥不入孰與
祁祁焉。三日之霖。乎陽信馬侯守鄴四年。鄴狹封顯
民無俟猛厲而理焉。侯休休其心。優優其施。刑惡不
頗。予善不泛。民戴之如父母。歲丙戌。旱再雩而再雨。
戊子巳丑。北域皆旱。且蝗民。旱而流。然洹東畝猶獲
二斛。武涉降。慮歲一熟。柴村木綿不墮。太保之麥兩
岐。謂非神相之不可也。巳丑冬。禱雪十有二月。二十
有二日。雨雪庚寅。春正月十日。大雨雪二十有二日。
值侯及僚。爲予壽。侯大說。諸公皆舉解賀。已而詩興

久之可快矣。古稱感應之原云。天人一理。其言有間焉。夫垂之成象。結之成形。散之成澤。智則人。蠢則鳥獸。植則草木。合是數者。名之曰造化。猶百體具而名人也。彼忽人事而求天道之茫昧。曷不於我侯是徵哉。

喜寧詩序

八

二

對江話別詩序

相臺崔銑

對江話別。贈顧開封也。開封爲郎。厥有盛名。廼聞于上。陟守大郡。夫名著則思實。任重則思才實。不修則名隕。才不稱則任債。是故惟君子能憂之。亦惟君子能告之。告之故永言之。示不忘焉。於乎吾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僚友之詩。其辭明其旨切。交游之詩。其辭婉其旨遠。執友之詩。其辭揚其旨深。明以切者。警之也。易事者。踰艱事者。立是忠言也。婉以遠者。風之也。讀之使人油然而動心。不駭情。不鬼視。是微言也。揚以深者。美之也。知有美則愛之。愛之必永終之矣。是厄言也。三者因其分之異也。望以不朽。其意不異也。吾故曰。觀是詩而知友道之益也。

諸卿詩序

八

大司徒李公八十壽序

相臺崔銑

銑也讀書至周文公之語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攸曰斯皇極之道乎無偏無陂其平乎臣敷君德已人乃羞其行而邦其昌其格乎富而壽壽而康永好攸德於其休哉明興至成化弘治之間治洽而熙物大以隆氣象寬而優人才文以敦駸駸乎上世之風我沁水石樓公鬱鬱然稱名卿矣石樓公方介而容愚明練而茹鄙嚴法而恕迂情別品而錄細長憲臺見

李公壽序

其裁吏部見其文司徒見其精博聞持鑒善賦存教表顯往哲刊布遺書甫及耆年而遜大官優游鄉邑涵泳道藝餘二十年春秋八紀聰明益達智慮日長齒可噬腊日能作楷夫天之右國也必福其壽俊焉淳樸之儀以定躁也博弘之度以刊隘也古德之稽戒用臆也天謀之出伐逞智也丘壑之安警貪位也進退之裕退棘登也詩曰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又曰鼓瑟鼓琴以燕樂嘉一心是故身潛齋榻而標著乎四海德修閭昧而

流光于萬世銑石樓公門下士也樂帥模而代其鄉人頌陳古章而爲夫斯民禱歌曰有酒如波有瑟孔和公之樂矣云如之何又歌曰琴兮寫心酒馨暢林君子萬年式玉式金

李公壽序

太

二

何母劉太淑人八十壽序

相臺崔銑

夫母之於子也。成其仕者。易安其道者。難天下之趨於仕也。猶商賈之奔於貨也。古之君子。寧棄國卿。不主鬻子。樂於負米而求達節。是故豐養胡賴於鼎釜。頌躬不華於金緋。萊婦之感。備仲。母之遂隱。操子。讀漢史。至周磐。毛義之篇。又未嘗不歎。逢時之難。而究仁孝之心也。予友單懷何公粹。大自少不遊四方。無待三益。玄悟深識。徹于幾微。雅志介守。堅于顯艾。何母八十序。

自直史官至貳宗伯三十餘年。半居山林。抗禮權閥。伸義明主。今年春。王瞿二生索言。後渠壽其母太淑人。太淑人剛貞賦性。澹泊宅心。順相封君。方訓吾友。今八十年矣。康履和顏。聰聽灼視。吾友之歸萊田。弗裕於甘。庠居但御夫風日。暨其弟璋。力耕願志。太淑人樂其子之道。而無其家。乃語二生。曰。天之壽期而已。是母是子。自引於無疆。植我臣。漢。統。罔無庸祝哉。

阜民樓記

相臺崔銑

張子作阜民樓于浙省治堂後。已病免歸南城。及林慮馬子來。乃訖工。自嘉靖壬午。夏五至癸未冬。期歲。入奇月焉。凡省諸僚謀于斯。燕于斯。鑒于斯。其謀以政。其燕以敦禮。其鑒以伐貪。今之省。合古。數。國。而一之也。浙又上省也。其土沃而饒利。其民文而錯尚。夫利與害對者也。文與質相息者也。布政樞于中。五參各宣事於外。或棘于名。而欲爽其赫赫之迹。飭兵阜民樓記。

不憚匪民。已責不難廢禮。則衡道決矣。冬寒也。裘其左臂。而絡其右。右必痺。夏暑也。袒其限。而襲其首。首必癢。雖顛癡者。弗爲也。裘絡之爲服異。而養身則均。省猶一身也。故政人勿異袒襲之施。酸甘殊味而成羹。可否判詞而立議。是故善母惡其不已出也。貴宜民。害母惡其延諸人也。貴協力。故曰其謀以一政。古者邦相交也。則燕盛儀以昭讓。賦詩以見志。君子有禮。民斯則焉。而煩言飭令可屏矣。來則迎。行則贖。勞則勞。迭賓而信。與杜里好之猥屑。放俗音之靡盬。采

蘋章其潔四牡固其節皇華廣其忠上知節矣而民
化其惠故曰其燕以敦禮吾聞斯樓也宋祕省之基
也後爲紫微堂而火十年弗暇葺張子不發帑金毋
鳩民材撤二閣之侈祠而爲之閣之自爲祠削民甯
國之積也其心豈不欲永哉惡成而誅及故曰象焚
於賄居斯樓也觀其良材而刻楮賞楹而文石礪土
木于彼甘冒惡名于世卒不得而有之藏之厚者大
亡富之溢者速奪爲彼人者奚利乎則君子之操益
堅故曰其鑒以伐貪是故政舉而平禮修而敦鑒明
卑民壽記 下
而不漁下可以阜民矣張子名恩馬子名鼎俱布政
使

豐潤縣儒學射圃記

相臺崔銑

史銑曰吾嘗學射禮焉其進退也揖其執弓矢也審
其處勝負也讓傳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夫君子
之於天下也必中節而後可以成德必力行而後有
功故先王隨事而爲之節文折其傲與惰之氣而養
其敦習之而性成而德立矣豐潤寧生官來言曰豐
潤儒學故有射圃焉從步之七十丈橫十有三丈成
化中射堂暨垣毀鄰有武人盜其地爲居弘治中諸
生議復之無能治武人者甲戌秋董御史按畿內折
枉茹強民抑以伸諸生申前議御史下興州指揮魯
清豐潤知縣邢良驗之果實毀居爲圃閱一歲知縣
建堂三楹築階樹侯作垣以衛射以表學之北民
亦侵地五畝遂復之必刻石於圃後其庶有興哉史
銑曰爾諸生知御史暨知縣之志乎自其地將以修
禮也修其禮將以育才也是故才其於德禮莫大
於射又曰御史山東萊蕪中字商民邢知縣者字宗
善汝南人

簡質爲禮射記尤稱

湯陰縣志

二

湯陰縣修城記

相臺崔銳

正德六年春薊盜起陷城殺長吏薙民如草秋八月
彰德府通判鄭公如阜奉臺檄修湯陰縣城而大之
夫什立里甲什立長使第稽勸號以四鉦鳴則咸抹
以慶不鳴則築越十有八日而成其圍八百四十九
丈其高二丈有五尺其基濶三丈自基以上歛之其
矩牆一千二百四十堵其濠濶深均二丈也南北月
城二城樓六鋪二十四所又修弓矢砲置快手使習
湯陰縣志
之十月初賊劉七果以賊衆來攻城賊火且射越二
日弗克攻去七年二月賊又來攻城又弗克南去攻
胙城陷民半死焉賊黨楊虎渡河趙錢劉三遂連破
西平上蔡十餘城太史氏曰於乎自賊之起也郡縣
唯視城爲存亡堅者全敵者陷無若戡嗟乎民之患
除矣

張御史治路記

相臺崔銑

河東人曰河東鹽行四方公私咸利之運司東南二十里曰青石槽道狹而險如永巷然長七里徒者負者亦艱行自槽之南如陝州中有曰張店曰茅津者凡六十里有土坡高二十丈溝深則半之兩崖對立而中隘正德八年秋張御史取河津稷山工百三十人芮城安邑夫六百人鑿石槽深一丈有奇濶倍深之一石槽平旅說之已又取平陸夫七百人治張店茅津弘隆刊峻既月張店茅津又平傭者殺其直負者餘其力馬行可行車可並兩馳旅大說之又曰御史初詢于王運使宜平陸申知縣綸又詢于衆謀協而舉民故安均力明禁毋敢買逸民故借因勢而治之不與諍爭功故速成太史氏曰張御史者安陽張士隆字仲修

百泉題名

相臺崔銑

嘉靖己亥春三月己巳相臺崔銑隨駕至衛已事
庚午西適于輝辛未往觀百泉謁聖祠弔嘯臺入安
樂窩憇湧金亭烹鮮佐酒飲泉一勺進退而歸

百泉題名

春秋薨卒解

相臺崔銑

禮五等之君國人稱之曰公

見儀禮

魯薨稱公是也列

之君稱魯卒從計也告之他國焉謙也會葬稱

公本國臣子之辭也尊也聖人貶諸侯之僭苟當平

禮亦伸其臣子之情故曰春秋者性命之文

春秋薨卒解

小適亭銘

相臺崔銑

古言真隱。惟居城市。終南何爲。乃捷徑止。定哉泰宇。
萬物之樞。有湛者空。任彼卷舒。我屋臺東。閱年三紀。
祇事嚴慈。煦成孫子。我屋之對。載開一園。作亭以茅。
背負西垣。亭小如拳。園狹伊跬。儒生環堵。高士畏壘。
種花樹木。春和秋清。禽迎好音。菊擅晚榮。玄律聿臨。
霏霏其雪。松斯梅斯。乃顯高節。言念古賢。仕止何心。
道由坦坦。迴車避嶽。巖巖長公。一仕而止。軒冕奚華。
小適亭記

覆我淳履。董生著書。三年不窺。司馬獨樂。非感佚道。
嗟予生晚。瞻仰遺風。望險停橈。不濡於澤。弦之誦之。
游已息已。綽綽在我。炎炎從彼。

復河南憲司書

相臺崔銑

陳百戶廉奉鈞令來語僕諸公欲將新毀道觀立後渠書院新清理員郭官田徵賦俱永仰寒戶爲業夫公卿不優禮者舊而作起生徒久矣諸公高義深所欣慕士業有官學而又立書院則居之者有異所必得振志古昔修業科舉之外者方稱之今難其人士生熙世垂延榮利千百其思以冀必然故近者舉業靡盬經旨盲迷僕老矣又可助之乎僕山東人自王父以來皆沾一命家于相者七十餘禩先人所遺屋不華可以容膝田不饒可以糊口僕又早失先室一婢給灑掃一子能自力食不敢苟慕他人財一孫甫成童僕自費一飯一蔬一褐一葛所玩古易論語亭下修竹十箇又愛古人始生非營不宰鷄鴨此外皆長物也自知福薄分足敢固以陳請望鈞令勿再布以動漁者之妄幸願諸公擴此心更加惠於疲民寒士則愚老式同大慶未由面請不勝愧謝之至

跋孝經古注

相臺崔銑

唐皇訓已簡明但未見聖人之一爾經文間同左氏如乾之文言先儒欲刪之穆姜子太叔雖生夫子之前左氏則後矣況引而及三家乎左史蓋世史職者與彼采輯羣典潤色爲書後人反以疑經邪小戴記采家語而成遂減本文使脫略如今所傳者惜哉嘉靖癸巳秋日銑書

陳孝經古注

王山人薄命辭跋

相臺崔銑

於乎山人其卷卷於世者乎匪自訟已爾其以公望諸人耶積如成毀采幻言而榮人之平生甚矣民之好異而不情也夫同者易感鄙者難明以相如之苟合而閉情于白頭之詩白華小弁益其怒而已矣山人曰吾謝衣冠入深林也其將忘言已乎可以無咎矣

王山人辭

燕耆志

相臺崔銑

太史氏曰年之貴于天下也尚矣是故有堅實之氣焉其體斯壯固而不羸有精明之心焉其氣斯凝定而不搖燕耆者茹叟文中也號時齋隨其父自無錫徙燕蓋永樂初祀云叟性坦易故不囁於險志慷慨故不沒於佞解書史睦於族以達於鄉故其履安友善貴顯而遠利故其交貞天順初叟百有四年英皇復辟推恩天下凡庶民八十以上者賜冠服有司

燕耆志

以叟姓名上英皇御便殿召見叟說其狀與辭既予冠服帶履燕順天府又命吏部尚書姚文敏公以下造其第爲賀又六年叟乃終後諸孫舉鄉進士者一人鳴玉舉進士者二人鳴鳳鳴金皆爲郡大夫叟之德信厚矣譬諸植果咀華茹實相禪而無窮已也茹氏可不自敬愛哉予聞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其盡心也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其致恭也而知加肅英皇其能兼之與嗟乎上敬老則天下莫敢遺

年孝弟興而頌聲作矣。

藥香志

人

二

巖叟先生李公墓表

相臺崔銑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心之生理曰仁。彼秀之實。棄在中野。雪霜所摧。然乘春卽達。蓋其生性存焉爾。是故古之功臣。其澤。潏山之佚人。其事。微各能昌。亂顯匹其國。皆其心之不欺焉。爾所遇弗與焉。心不欺斯達仁矣。仁之達斯毓和矣。故曰洋洋乎發育萬物。直其祀而已哉。永樂中建安有巖叟先生李公名楚字士林。莊毅質信之行。鄉人式之。慎保儉遜之訓。子弟

康樂公墓表

一

服之。正統間沙尤盜起。民避而奔山。遂相攘畧。惡少聚謀。將犯高山。公居鄰境。往叱之曰。汝欲得米。何乃蹈。歟。指囷示振。諭以典憲。惡少散去。又請諸有司。撫而平之。有盜竊其廩。公止左右勿追。豪讐。嗾其奴殺公之驢。乃餽以驢肩。貧者負息不責。得閭人昧筮直數萬。不與爭。疾革。語其子勿作佛事。第焚通券。於乎豈孔氏所謂造次顛沛必如是者乎。公有子曰仲修。公之德有孫曰默發。公之債起。進士爲封部郎中行。敬而安。文美而典。他子暨孫凡數十人。其能衍澤引。

暉爲汝之袁華之楊哉

康樂公墓表八

二

張先生墓表

相臺崔鉞

睢陽蔡公守濟南卒于天祐財成童張雲鵬先生以
易教授見天祐罷之先生居睢陽東陵里中天祐往
復之遊既天祐入太學先生作知縣矣天祐家素饒
先生數局之乃得飲朝夕先生治經不臆入不奇探
曰先儒有訓其索賸而辯辯矣心羸氣逸胡爲背乎
其教曰寡欲以養身守身以能官者操領也夫塵則
穢而水則濁繩則直而木則度故欲熾者心亡已枉
張先生墓表八

者如乖先生真知學哉先生不得進士知三縣又不
偶而退老子東陵先生孝貴悅心不憚曲遇政貴定
民不微赫號仕貴獲已不嗜厚成詩曰豈弟君子于
先生見之矣天祐善鉞濟南公鉞大人之友也天祐
思先生教日欲礪行以剛知立石以章幽鉞聞而歎
曰濟南公膏秩而家約膏榮而鉞信先生用未昌而
行孚天祐承家而不倍師是故濟南達其忠先生宏
其化天祐永其譽

張舍人墓誌銘

相臺崔銳

張舍人名倫字天敘千戶張能適子也其先滄州人祖基從太祖伐元後發藍黨逆謀授府軍左衛千戶後從太宗靖內難改北京府軍衛其子孫因家焉舍人蚤卒無子舍人止一第餘襲千戶餘一子贊無他張也舍人老實無嗜好北京四方之人在焉其風錯故其習殊貴勢之習侈俠少之習儼商賈之習便寒約之習儉儒學之習責獨舍人斤斤然木訥人

張舍人墓誌銘

也然其事父處第如禮要其中亦有負乎而弗獲長年使人無述焉故諺曰棟材弗成朝花則榮巧藝不比拙就得利悲哉王媼王千戶愷女也年二十五嫁舍人舍人死時媼年三十二為孀婦四十七年始贊生數歲其父母以寡子故甚愛之媼贊諸母也獨奇之曰振張氏者此兒也吾夫死竊憂門戶衰今幸天不絕張氏矣贊失母媼撫訓之瓊果積官列九卿舍人宣德丙午九月三日生天順五年六月三日卒媼宣德甲寅十二月二十三日生正德七年七月十六

日卒舍人享年僅四十媼乃七十九然媼劬劬如婦不食矢言則勞瘁過舍人百矣舍人信有婦哉媼卒之次月一日瓊啓舍人穴合葬銘曰已乎已靡嗣只艱乎艱勤妃只竟女行曰大史附女襁女從子

張舍人墓誌銘

三

王淑人墓誌銘

相臺崔銑

太史氏曰春秋常事不書禮內言不出閨門之事君子自考其德者也前史言列女者或以辯言或以書文字廣聞猥異而不知其長亂李勣部曰子姻陳都指揮紀長厚人也君繼妻王淑人官女也事太皇太后上卽位放官女千人淑人歸陳君當是時陳君有父老矣有三弟有室矣有子一女二幼矣淑人咸宜之蔑有間言陳君無他子淑人每飾少姬令御於陳君姻族貧及有喪不克襄必告于陳君周之必以厚其自奉尺布以上不輕費也每斯夕侍於陳君所或自奉巾櫛陳君止之曰非缺侍人也淑人曰事夫禮也不可以有人怠今年四十四春秋矣五月十七日以痰疾終陳君喪之慟李大器曰陳君其非過哀者與夫殄厥嗣者妬婦也天厭生者艷婦也廢厥事者慵婦也敗厥體者驕婦也離厥兄弟者讒婦也長厥亂者哲婦也喪厥家族者橫婦也故曰婦者家之所由盛衰陳君者兄弟安之姻族賴之多矣其獲

助于內者銘曰

甲戌維歲未維月陳率葬妻紙坊側

王淑人誌銘

二

劉李氏埋銘

相臺崔銑

後渠書院諸生規劉生曰正之甫汝喪妻之惻母乃越於禮歟生曰君輩知吾之瘁弗閔予之遭格少失父母長寡兄弟踰寇墜偶湯陰李郡倅梅翁見予于渠師第已許女我正德辛巳夏予逆婦歸李氏鼎貴冠我河朔予妻餐珍衽綺二十年一旦妻貧士履若素安啖糲而節衣蠶而綴木豆瓦卮年易如新格三婦孟劉廢而貧格養之妻奉如姑焉仲劉遺三孤無

劉李氏埋銘

一

所依格生之妻字如子焉仲劉之女季劉之女將嫁妻領其嫁來奩具以資捐其貸錢之券予就學于渠計偕于京妻嚴居同居者不聞僕婢聲嗟格凡劣愧鮑子何以有肖少君之婦乃嘉靖癸巳十月十有二日以氣疾不幸生弘治壬戌十月初年纔三十有二所遺三子一女天乎虐哉理內撫孤子將疇付諸生以其言白涇翁翁曰梅翁子外舅鶴山太傅從弟子先室恭人謂劉李爲女弟子當憫如劉生嗟哉何李氏善天女銘曰嗟離出之倚兮何棘霜之夷兮曷忍

汝天之奇兮

劉李氏埋銘

二

長兒滂墳志

相臺崔統

兄滂相臺崔統仲魁長子也母李氏初先公晉參政
卒如弘治丙辰二月七日生滂于省衙滂早慧
言是時先公先妣年皆望六始有孫每抱滂置草
墩側坐相與酬應滂出語輒當先公意予卒業太學
友馬溪田諸君滂八歲能誦書善爲立容溪田與之
將成童乃好嬉游習羣兒鄙事予居京師東長安邸
西臨御河滂獨出撲蜻蜒落河洲碑岸高二三丈值
長兒滂墳志

外舅鵠翁隸人被酒入河濱漫識滂出之負而歸鵠
翁乃召入工曹火房令學舉業期望一出見母歲再
閱爲正德壬申內婦邵氏予妻曰曷試滂業乎予從
之滂大言曰兒思爲子房孔明一第足潤丈夫哉予
斥其在問曰今朝中大夫士爾誰慕曰何公也蓋中
立不倚者云何公者柏齋粹夫也明年呂涇野還翰
林俾受學焉又明年涇野謁告西歸溪田登第乃從
溪田聞見頗充居二年溪田及子先後還家嘉靖土
午滂與鄉試第五十二人先公年八十餘自慶有孫

權甚已子棄官嗣年喪妻又一年先公棄代憂悴就
哀即處服舍而滂壯健多力代綜家務每春秋自督
在田耕勤時播所入倍他人間由餘粟治買市田作
小屋十餘楹辦內外賦役斬斬遇人急傾貲施予周
計乏置性敏氣豪又少習聞當世先生曠世之論喜
讀左氏司馬遷書自是富貴人合已者善待之不合
弗忍見或至以言侵然亡忤心雖嘗欲擠已入不測
淵者事往不校人熱其然忌而卒厚之作義始必已
出不襲時人一字一句治朱氏詩顧氏毛鄭之說以

長兒滂墳志

版祭詩緝爲盡曰國史得詩卽紀其由否雖孔子奚
知之夫詩人達意寄諷惟比興焉託祭謂亡所取義
殆疏與論鵲巢曰婦道亡成卽夫之所有而固亨之
可矣故曰昏婦傾城論求福不回曰條枚舉物而因
葛藟附水而生勢相成耳非有心也論魚麗曰鬻乃
苟簡所成取魚則多蓋宇宙和而水澤盛水澤盛而
三物繁是以著太平焉今年己丑春試禮部不第得
氣壅之疾比歸愈篤疾革呼予曰爹兒分必死
所幸不死者父守邊郡恭政大藩室靡纖賄民

亡以杖死者一可幸。參官禁從潔已不待言。平生致力忠孝二可幸。兒未嘗刻人財。厄人於難三可幸。天幸。年數年。俟汲弟壯能勝事。死亡恨已。予曰。兒正心寧神疾其自愈。七月二十九日死。年纔三十有四。子一。士。某。一女。小梅。嗟乎。滂竟至此。邪。汝父積愆。叢凶不見祐於神。先及爾。邪。兄死再踰月。爲九月十日。殯于其之左。銘曰。

嗟滂乎。嗟滂乎。吾家拙翁之仁。南郭公之忠。清不能延汝之生。吾崔君相七十餘年。至亡。焚婦廟亡。祔塋。

長見滂塋志

主

而短折。汝首當之。是惟爾父有源。惡痼。愚見瞰之。而殯于幽。嗟滂乎。汝其從母。受于玄室。母天是。譬母爾父是。尤。

三生誄

相臺崔銑

王德辛巳鄉寧王生培齡。從其父居相。從子受尚書。王生穎敏。爲文善發經旨。其父倖子郡。王生衣惡而使人不知爲倖之子。子家姻故置酒。王生匿辟不與。年甫十五。他友侵語。笑而受之。嘉靖丙戌。武安韓生。牙。崔。邑牛生世昌。來從子受春秋。年皆二十有二。好聚古學。思企聖賢之武。韓生詞藻清麗。牛生孝友。交人先諭知所志。而後與。王生年二十有四。舉己丑進士。是秋。天死。牛生丁亥。冬天死。年二十有三。韓生舉河南戊子鄉試。辛卯秋。年二十有七。歿。牛生妻從死。父母慟而相繼死。嗟乎。三生少年而慕我道。矢願得傳。善識吾言。不迂之而生疑。予沒。冀可付卒。乖所望。有志之士。或數十年而一人。或歷十餘郡而僅有。然拘於質。奪於僻。好者十人而八九。茲天又毒之。奈之何。奈之何。予各誄數言。以洩予悲。且不泯其人。詞曰。有懿王生。天錫敏才。妙悟清言。匪自學能。翼翼其躬。禮束形骸。秀言絕口。不報嘲詼。有糲其食。有陋其

棲弗爲華炫。貽厥父讖。負笈來從渠。上東柴。京邸之
。居與予偕。何義不示。何疑不開。雅矣韓生。厥稟實
。爰出鄙邑。乃求大資。渠南之遊。日夕孜孜。謂經豈
。聖可師。嗟嗟季周。列辟放恣。幸有假仁。少振頹
。聖側愴。予其禮而。彼麟爲祥。胡爲來哉。我不夢
。吾其久衰。嗟嗟此心。日居昭玆。用我之的。輔世必
。聞子有談。我意用熙。我窮弗試。爾其弘之。牛生循
。循握瑜懷。抗志伊何。千夫之臺。容修閨閨。行慎堂
。養二人。豐品器。朝慕夕戀。婉婉孩提。敬事長
。王生錄
。鄰弗敢睢睢。擇友而交。恐損而駸。聖止雖遙。有階可
。稽級斯拾升。冀可扳躋。溫溫者度。言則祥慈。刑家之
。考爰于其發。幽幽三泉。從之若節。嗟嗟三生。咸在弱
。齡。各賦美材。元賓居實。斐然可裁。渣焉已矣。韓朱動
。哀。我呼嗚嗚。運何不諧。霜冽火炎。玉燼蘭摧。浩浩三
。才。匪賢孰維。生之孔艱。長之亦遲。干霄之水。歷年百
。斯。颺風悴之。曾不踰時。謂天無知。胡爲而滋。謂天有
。道。云何其苗。惟人之勤。惟化之差。惟道之然。我其力
。爲。惟遭之戾。聿云儻來。心兮炯如。志兮龜嵬。無損無

餘。溢于九垓

王生錄

三

周秀才誄

相臺崔銑

秀才名太字大初安陽人郡倅公之季子也幼能古
對闕奇取捷見者大驚既長綜覽諸藝明蔡氏尚書
性剛直面斥人愆然能周人之急推揚人善族人
宗事言相軋不合太一言而決皆歎服焉太母子母
之女弟也太以正德戊寅正月二十有武日不幸短
命春秋四十嗚呼哀哉太有兄不友余作誄哀之詞
曰

周秀才

入

嗚、恤、爾、發、爾、孤、疇、撫、惟、徑、欽、如、莫、布、爾、武、爾、幹、如、梁、
乃、同、疋、僕、昊、天、載、威、恩、莫、爾、溥、爾、母、垂、白、爾、溘、掩、土、
涕、泗、滂、如、疇、識、母、苦、

祭李獻吉文

相臺崔銑

君郎署是參而危言劇主敢于臺諫今人與居而雄
志於周泰堂堂乎節折而不撓燁燁乎聞幽
可謂成章君子矣銑壯而識君強而定交奈
一水之爲隔竟十年而弗覲南望隕涕綴詞寫哀惟
君鑒之

李獻吉文

十

祠堂成告文

和臺崔銑

茲崔遷鄒七紀于今我祖拙翁以旅我考以仕闕哉
祀事未遑修稱先考退位始有此屋往因先妣之亡
命作三代神主久棲庫間香火弗虔茲者何天之祐
中以列祖之慶田入頗豐憂患稍定銑及兒汲恪建
茲堂規制器用咸則古憲寅合族人肆陳牲醴奉遷
各主永安斯所銑大非宗子德愧哲孫欲須合禮懼
茲愆年協義犯分冒罪申情自惟叨有爵秩少次先
廟掌成告文

人食忘其報祿祿其私仁所不容心則奚忍今宗子
士標畧年失養銑取育斯教之方義倘賴先休得堪
付受即畀主祀伏冀諸慈翼覆同俾夫墜

小祥祭妻文

和臺崔銑

子逝一歲子憂百端顏色忽悴髮毛益斑自子歸我
閱年三紀精力小心靡愆可指子事我父子事我母
喜則踴勤勞不言苦操刀治脗糾紱縫衣姑喪相子
執禮無違唯子事我敬如昆弟鍼規朋友情好仇儷
自子之亡孰察子衷言則誰商行則誰同予父望九
子年及艾中饋豈宜子之不在爲子服齊綈焉及期
中心之悼曷有已時世之類矣虐婦後母義慕子與

小祥祭妻文

戒戒吉父嗟嗟吾妻其安冥冥傷哉痛哉涕而雨零

崔氏家塾議

相臺崔鏡

嘉靖己丑冬予汲承予志改臺居之對舊易爲家塾其屋不滿三楹其宇高不及丈前爲燕所中爲堂後爲祠又後爲樓缺費不能一成至壬辰春而苟完予述祠之謀訓之法刻石垂後

祀謀

夫學之有祠何也致嚴也修敬也企武也予汲問先聖之主當何書夫王祀之尊久矣施諸公宮有朝典

崔氏家塾議

焉大夫之私塾匹民之子弟而祀王母乃僭乎宜書先聖孔子尊其道焉爾若夫顏氏之四配濂溪而下之五儒其善范乎後其書攷諸科舉可忍而不俾侑乎汲問他無可班者與夫司馬公言願行立功以德尹和靜學爲已述程弗淆許魯齋學修紀尚行克立又皆豫產也其祀諸後之僭其作富焉言稱赫焉匪特三子而已然夫子病周之文從先進曰野可矣是故不溺舊不銜博而奇不沒心不畧外曰學之夷不尚玄不媚聽不妄論而批曰詞之典不樹黨不耀名

不襲功而攬美曰信之周

訓畧

夫小子之學其行愛親敬長事師其役灑掃應對其執習禮誦書學字歌詩今之教有作對因習知天地四方艸木鳥獸器用之名其條具于呂涇野小學釋及通梓對類爾爲師者晨興端坐擊鼓升堂諸小子拜已問其日行所教上項何善有疑礙難推者爲解析其沒無述者可知其怠詰而進之已授書不過一百五十字已講書各就乃能已習字學顏魯公帖既

崔氏家塾議

二

法其字畫嚴勁因養其志意端直已習對核名究義已誦書至酉乃散教以歸家見親暨長省候之儀日中令羣立歌詩一人倡之衆乃和之詩用孝順三十八章及邵子子養親六章漸進之二南及鹿鳴之五三

日一習禮禮用本塾釋奠儀本家節祭先祠儀及呂氏鄉儀漸進之冠士相見禮射御禮畧求小子喜呼呶而少舒徐樂跳達而少雍遜歌詩亦可以洩其呼呶而趨之祥定習禮亦可以竭其跳達而反之周謹也

評文翰學者

相臺崔統

崔子曰金元之際中州之文氣雄而詞倜儻欲陳義而不獲其人可與集事而不可持久故國易摧譬則秋壑猶屋孤峭漏決非託生之區也南宋之文氣浮而詞細靡故國益弱甚者葉水心之譏周平園之漫陳止齋之雜秋陽之華祗章其索然也已

辭本諸學考入

庸書

相臺崔統

國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亡樂乎斯焉爾諸子賦乎文者也六朝賦乎詩者也無與忘賦乎學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蘇則以爲大美味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闢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爲奇珍之以爲真眩視發聞六經又晦矣哉

庸書

士之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日匿二日譽三日便夫不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奇取慕事常取忽非譽乎玄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操從由已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忠信而已矣

尤而後慎言悔而後理行末之及已寒而索裘不亦晚乎亂而親賢不亦芒乎易曰繻有衣袽既繻而猶有御恐或匪也寒其遠諸

治虛心亂若人也長而必消者天也人至逸而便者

莫喻於坐臥坐久思立臥久思興故易窮則變變則通且久治亂者人回天者道易曰繻有衣袽美曰繻

繻繻絮曰袽繻轉爲袽袽代盛矣噫可不戒乎

厭規微而貞觀息矣疏宋壞而天寶兆矣夫治與亂猶人之行與止也不止則行二者弗可兼用已故君子戒終其身戒則升於治謙則推其亂易曰繻有衣袽言勿以新繻而棄舊袽也奚亂之有

虞帝之德不可加已末而征苗苗胡逆命乎夫夷狄

猶禽鳥也人而踐禽鳥之居而弋之其不奮異而逃

庸書

八

二

去者鮮矣夫聲人之罪是自章其德也以德相較不幾於亢乎因益班師修文德已而不見苗之有罪也安得而不服哉

流者陽也疑者陰也陰生物非陽運之則弗能故陽得陰而行陰得陽而靈若曰陰陽一氣爾人死而魂

繩離者何居

易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夫位偏而志不通非內矣心腹寄而遠其迹非外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予嘗思之矣有至理存

焉春夏陽也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議禮也春王正月人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兼存哉之在人若曰夫子裁其冬而首春則絃君變古者何以易其文哉

耶律晉卿之諫絃許平仲之興學劉夢吉之不仕夷元三儒而已矣方希直之志李時勉之直薛德溫之清王公度之不折明四臣而已矣

二南正家也變風化於國也雅則天下之化焉頌以

書

八

三

事神學成而應見矣故曰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仁且孝德之備也魯頌著其備也商頌存古也詩斯終矣

宋人之說古事也多以其意億之始猶昭然也習之久遂若真者誣矣哉

或曰二南之名義何也曰周召地名也南樂名也取明盛之義也一日夏當文王時周公少且武王在焉未必使之爲政成王幼而後周公攝政也

大賞數世斯亂矣大獄興國斯亡矣人慕賞則幸自

事獄廣建則濫及者衆樂禍端民不亡奚恃哉

問忠恕曰盡心於恕爲忠恩有殺禮有等當其分不致以疏忠之事也故以德報怨非忠矣量已恕人非恕矣夫子嘗語曾子矣而恐其易之故又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忠恕是也後人欲高其論而遠斯義也其未然乎

河圖洛書之文綿書載之五行相生且相克也術家之言也夫子述伏羲之作易自仰觀以下凡六事非特取於二圖而已其詳不得而聞也能明八卦之義

斯可矣陳氏希夷所謂索隱行怪者與不可通於易也已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可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得理多者存乎讀書得理速者存乎辯得理深者存乎思得理實者存乎得行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遵存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

其存心之方乎天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平事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日輕曰疏曰弱輕之失殆疏之失殆弱之失廢

問曰顏子之樂可得聞乎荅曰古人以盡倫爲樂瞽瞍底豫舜之樂也兄弟既翕周公之樂也若曰風月之懷花柳之興萬物同體天地爲侶斯後人之衍言毋乃誕乎

問曰傳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舊訓奚宜荅曰蓍者象也非指在地之草蓍龜皆聖人所立占事之名天生百物聖人相宜立器以周民用是故刻木爲書鑄金成鼎截竹作律取蒿爲蓍天地一闢庶物露生則蓍已出矣至今與庶草同茂奚待聖人之贊乎

監司患兵政之廢問於崔子荅曰母以政爲慮必也擇人乎今世胄之子參養而不學惟其參也故專賄惟其不學也故逃稍有異者不便於僚胥相陷以訟株連百人必歷歲而誣乃自改署如傳舍衆如驛符

何更二人者有矣事誰與治是故先掄其才次定其任而後用其不及而需其成省其小失而絕其門任專而思奮時久而務益諳其少有濟乎

人有作郡者崔子告之曰君知政乎夫子曰政者正也學正斯可以言正人矣是故修容治度齊其外也密幾守一正其中也誦經履實滿其量也辯詞考述驗其真也使吏舍畜養其有也是故明則容直則溫斷則密

崔子謂唐監司曰刑欲其密不欲深令欲其簡不欲煩

煩未化而責民善則民怠未平而責民從則民疑怠以刑去疑以議定則殘擾之害生焉故曰馬未調不可言御六物未具不可言漁國刑而信止言化也同令而行與者乎也是故化無刑乎無令

松窓寤言

相臺崔銑

癸巳臘予屏迹靜居致觀復之功表任李生棟遺予古松一株若偃龍之狀曰閱歲十有五祀載列窓側共守寒節是冬天氣和煦筆硯調適乃援筆從談得教章取諸考盤寤言是命義不詮次詞亡因襲粵若是非俟哲人正之

學不志道乃冥行也道不法聖乃曲涂也聖莫中於夫子道在修其倫紀是故發諸孝弟主諸忠信出諸

松窓寤言

強恕比諸文密其節大其規遠其止待其定履而後博諸先儒之言以盡叅驗之詳可矣

漢唐銘墓之文簡宋則繁固曰秉筆者之辯亦由漢唐行事宋人建白爾伊周書紀其御變張蕭史載其典邦賈誼董相之策匡世可也相如楊雄之賦毋乃濫乎

日誦六經不力行則得其字爾心無定靜之力則行乃迹爾故孟子曰不著不察

士患見不高高或流於虛思行不果果或涉於虛言

顧其行無虛行履其平無靡大言者難與適道尚氣者難底功

碑志盛而史贊矣唐詩興而教亡矣啓札具而友誼矣表牋諛而君志驕矣制詰儼而臣報輕矣賄幣流而贊禮失矣舉業專而經學淺矣登第易而全才蔑矣

強入不如積感考辭不如玩意發事不如默成動求不如靜養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覬也貪其所可

松憲書

入

二

致覬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卽思覺之卽截或澄心或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矣

學者有二病積學未厚而用之遽養德未足而談有

餘

讀經見之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

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

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接凡夫聞俗論應乎默乎擇其可應者推義而正言之可也

心在焉謂之敬由中焉謂之誠循性焉謂之情合於焉謂之恕發恕焉謂之忠

古無防民士有定業競業者實功也閒散者虛樂也學記之教有七正容修職而誦說居其一今之士終身誦說其下者習非法言也噫弊久矣

晉書錢哀姜晉文內王晉悼討魚石乃定伯之柄平人倫精明紀綱嚴立所謂假之也與是故儒學王道修藝倫而已矣

文王之詩謂之雅則非天下之故文王末王也謂之

松憲書

入

主

風則夷於列國王業之由基也夷之則卑也尊之非實心故異其稱曰南小雅曰以雅以南其皆治世之音乎

錄其頌之變乎頌歌諸廟舉奏諸朝頌嗣祭其先魯

臣詩其君頌美其成德魯頌其開治頌以祭魯以燕

是故魯頌氣溢而詞夸周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幾

滅質矣夫檜曹無幽則人望絕春秋不書獲麟則天

道竭一經聖筆神工大化妙矣淵哉

夫子定書終于秦定詩終于商商之質變周之文秦

之伯兆王之熄夫周上承平商下訖於秦也

橫渠徹臯比幾於亡我後人爭氣屢變以求長真若
閑道術聖然徒熾其勝心而不悟也噫

月川曹端之敦篤介巷李錦之清固學皆守朱氏識
或未逮沿襲之近也荒陋之中卓然自興今士習改
民僞滋安得斯人矯之哉

至哉夫子之教也相其明而廊之扶其武而誘之子

路欲共車裘於友顏子雖善勞於已子路重意氣顏

子達性分猶有人已之判子進之曰老者安之朋友

松憲齋言

四

信之少者懷之人已兩忘矣我無可施彼無可受四

時行百物生天果無言哉

人食五味以養五氣疾則扞味而氣消藥以去之凡

使味之得暢也人之道也君臣父子以相生桑麻穀

粟以相養有暴民生焉侵弱犯尊反厥民常故刑以

正之甚者合黨盛與逆厥上罰故兵以克之暴

而人道通矣無疾則藥不可試也暴者泯則省刑戢

兵可也夫甘味肥膏過食之且傷氣況於藥乎而况

於舛施者乎

堯舜之用心得人也夫子病學者無用心之所

奕也大學之正心憂好忿懼也孟子之存心仁禮也

雖橫逆自反也與夫面壁杜門絕念與意者異也

賢士大夫始厲節而終喪名且以亂邦其由四失乎

急論議則畧已而傷人爭名勢則致飾而敗友尚同

黨則叢欺而蔽主務欲速則開徑而盡事

松憲齋言

五

赴召錄

相臺崔銑

嘉靖甲申秋九月予議禮不合罷歸家居十有三年
吏部奏准起用又三年己亥二月十四日內閣題准
以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三月二十九日部書至
四月三日庚子辭先祠祭行道而出子汲月初愈
送予登車擗淚而別郡老及諸生送至張氏園置酒
於梅花下各勸一杯午至柴村予處分農事弟鉉鉉
從兄鉉孫士梟皆李惟保俱送至此未刻孫沿渡漳
赴召錄

水洶湧北岸水淺下船乘馬而濟晚至臨漳教官諸
生相迓中夜大雨辛丑雷遣僕本還家視汲作李司
諫雙壽序壬寅發臨漳泥淖僕夫甚勞未刻至苑浦
薛氏莊運使全卿及其二子來飯一餐中刻至魏
縣晚過薛宅留飲癸卯雨僕本至魏縣見汲手書迺兄
親筆僕愧回寄兒三詩未刻赴薛氏燕漳魏接境漳
水溉之雖苦潦有填於之利田肥美村連屬麥茂種
播民好作室全卿爲予言嘗弔澶淵之友喪途失豪
中金楊文義得而歸之斯民賢於樂羊子矣甲辰辰

赴召錄

十一

刻至廣平縣民雖多田而薄出廣平北行二十里入
肥鄉界又二十里至安寨儼如一縣過淦水五里至
曲周肥鄉至縣饒田美屋曲周民居整密其田每畝
歲辦租役錢止四十文薄賦故民富且淳也邑令張
鵬翼有治聲乙巳午至雞澤城四圍污下秋潦積十
里故名澤西行十里過沙河晚至南和丙午早拜宋
文貞祠辰刻至任縣和任之交有百泉河堰水灌田
稻畦柳塘任之北有漳河泊魚鰕淺藕民賴之如粟
此泊匯入水舟通衛河邑人高繩武來見同觀縣學
泮池戊申高生約陳貢士世祿霍氏兄弟同遊河泊
泊方廣六十里有洲民居百家舟行十里抵洲泊
本映田弘治中水占之民納稅不蠲晚赴謝卿飲已
酉早發謝卿送之郭北諸生十里都舍酌酒三行未
刻至唐山是時巡幸回鑾縣官督車馬候官道縣
若空焉道中遇鄉民託寄書兒汲庚戌早至隆平晚
至寧晉地甚腴亦有沙灘者東大波任之泊古謂
大陸澤也兩澤善匯潦水淺者不越三尺往往有洲
開渠築堰咸宜種杭可以富民邑人蔡御史駿來會

辛亥早飲御史家晚至晉州州南門枕漳沱勢洶河
廣夜訪張都臺齊都臺言往漳上無能造橋者安陽
張士隆適判乃創之至今相襲民不病涉又作城南
堤備秋水大將嚙之倉卒無計張子命刈田中穀苗
爲束塞之計祇收穀三斛廼命償四斛并買草御史
某惡張子抗禮漳水將圯真定堤御史曰判官能完
之不張子命樹後比次堤下水觸木輒墮御史慚謝
張子每取南岸土作北堤水益遠則堤不衝民思張
子不忘壬子望五更焚香告天不欺君不欺人不
欺心祝天祐老身及兒及幸無患陳奉來二親景拜
之辰刻大風揚沙未刻至安平遂憩癸丑早至饒陽
微雨自臨漳至安平田之肥瘠產之厚薄各殊風土
樹藝皆相似魏曲周寧晉稱最然俗尚豐筵大居民
性淳質有慷慨之氣士高者精舉業鮮志吏治罷廢
甚撫按間歲至然爲過郵長官或年八十及中病臥
牀一年者猶視篆上司檢官帑藏多空南和下有
錢三十七文官多代攝悉竊取火其文卷凡皆古趙
上游如善用之財可富兵可強士可賢也甲寅邑人

詹事府錄事路珍因使過家偕其兩弟送至張氏莊
壽昌侯故業賜田尚百頃然垣宇荒落矣未刻過河
間晚至新中驛河間控制滄景協右雄趙河海交會
夷夏雜居一大都會也自此而北漸近京師染聲利
之習民集詬鮮恥勁烈便弓馬有燕遺風是夜雨乙
卯晴辰刻至任丘弔故相李文康之喪會同年閔氏
兄弟丙辰早行四十里古鄭州土城存北高十餘丈
自此皆水澤瀾漫數百里至趙浦西來白溝貫澤而
東舟航涉焉凡過九橋至雄宋瓦橋關也蓋阻水而
設以禦契丹晚至新城任丘新城壯哉巨邑趙於小
郡丁巳巳刻至涿洲十里過胡良河三十里過琉璃
河晚至良鄉入夜雨繼內自七月不雨至于四月無
麥禾是夜雨始決可大播種戊午雨已未辰刻過蕭
溝未刻至京是夜大雨寓陳氏店辛酉移居司經局
朝房壬戌朝見丁卯謝恩五月朔入院供職

南陸志

相臺崔銑

嘉靖己亥後七月望 上晉臣銑爲南京禮部右侍郎俟賀 聖節八月十六日 陞辭十九日出都二十九日至家開書櫥檢舊藁回翔菴竹黃花間仕情泊然十月十二日丙子發程携士棗孫同行官府及親友餞于魏營子汲亦乘馬隨自目病凡五年不出今幸愈汲深以不侍養爲歉予慰遣歸晚宿五龍李西牟別業其地面衛水通舟楫民治場堆木貯鹽皆南陸志

有利牟翁曰子岸上有田河中有船可爲富者相對一笑縣別丁丑午至濬東大任西枕衛民物繁縟晚至滑縣城大於濬兩邑地亦沙饒皮寅至長垣多商販故富已卯望過兩堤至儀封河西徙田可種夜飲張黃門漢卿家庚辰劉中丞大謨召予飲又過雷戶部啓東酌數行乘月與中丞黃門步歸寓館邑多貴官故室多壯固鄉民言有司作大司馬坊用九百金予歎其妄費辛巳辰刻渡河至野雞岡晚至睢州城中惟南北一街有屋餘皆積水望之一湖陂也壬午

至寧陵癸未至歸德自鷄岡至此州皆河所沒不旱十室九饑人皆菜色甲申至石畱鎮李守備瑄知州材送至此同宿店房寧陵公館廢予宿儒學進德齋石畱故有驛亦廢乙酉四更行午至會亭驛正屋亦破見天日晚至永城丙戌大風行四十里至鐵佛劉氏家止前二十里有善道驛廢夜常有盜予少年聞雕歸名郡也地宜麥河舟通南貨今過之村屯落或數十里皆荒坡自城外多野水歸德船渡五里而至門今水涸泥淖歸德雖設守備然法不振欲南陸志

二
備十騎護予行不能辦止有四騎永城令劉瑤言兵備取民快守歸德舛錯可駭軍官富皆剝之下故桀驁不制者實之餘貧者焉能充役此地北接徐碭南迫亳穎一要會也永城民處嚴督官不能令豪家大樓居高閭垣收壯健爲奴便殺馬喜鬪殺多者百人各日家將專匿亡命增官以罰擒得之則用其家將奪於途而去收債急於納稅于意不以大賜破滅十餘家後患不小積弊二十餘年未有經畧此者丁亥辰刻至善道民多棲草舍巷陌蕭索出善道東行皆

岡阜登陀下坂四望無人煙故爲盜藪日西至宿州大郡也秋無禾冬種麥未甲土此州爲南北午衢甚苦厨傳之供戊子午至大店驛驛之東北有湖廣袤二十里秋水酒店人收猪食蒹葭地粟多者至百口冬作醴術江南客化之晚至固鎮凡千餘家鎮南潞河通商販俗號馬頭言其聚貨而散之他方也已丑早渡潞橋大風中刻宿王莊館舍敝陋門無關鑰家人皆坐至月出遂行庚寅已刻渡淮至濠梁臨淮令劉仕達來迎劉以御史言事左遷言數日前盜五十

南隴志

入

三

人劫民劉某家火甲圍而攻之得盜三十餘訊之皆河南饑民也則河南之變將作予曰今無一處無患無一法無弊所願賢者在令耐煩爾一事周詳民大利一事革畧民之害無窮令謝教而別過二小阜至紅心窠舍半額席蔽之而寐辛卯行二十里過黃龍岡午至池河前此淮上鹽徒來據岡過旅劉紫巖司馬奏准於池河設守備武官統軍千五百人盜不復至今武官夏忠貌朴質戎士整飭民頌忠廉潔故能立事出池河十五里過盤山高六七里旋繞而行二

十里山之麓曰大柳驛壬辰行三十里過關山磧石錯落壁立直上二里許而降則坦途也山之頂北崖石磴而上有關羽廟又上石磴有小閣三間四望羣山煙靄蒼然頗有興致未刻至滁州癸巳午刻至東葛驛舍盡顏子在簷下一飯而行過黃崖嶺晚至江浦大司馬湛公大宗伯熊公遣使來迎十一月甲午朔渡江已刻至南京卽謁孝陵三日丙申上任辦事計程千家八十里至五龍渡衛又四十里至濬二

南隴志

入

四

十五里至濬九十里至長垣過兩大堤路皆邪徑九十里至儀封三十里至野鷄岡渡黃河又五十里至睢五十里至寧陵六十里由西門入歸德今門外水潦而溺由飲馬池入東門乃七十里六十里至石留五十里至會寧七十里至永城自此而南路多岡陀或升或降非如中原坦然掌上六十里至百善七十里至宿六十里至大慮六十里至固鎮六十里至王莊田皆稻畦有陂塘潞水六十里至濠梁渡淮自此山行六十里至紅心二十五里過黃龍又二十里至池河三十五里過盤山至大柳六十里過關山至滁

四十里至東葛六十里至黃嶠嶺至江浦漫江二十里至京

南陸志

八

五

後渠漫記

相臺崔銑

桓野子曰宋史濫矣曷從而徵實誤國之臣亂真之
黨後猶有稱述之者道其不明矣夫未月治稼柴村
雨晝然坐因記他書可證者著于篇

王安石之變法其弟安國諫之不從乃哭于景堂曰
吾家今滅門蓋知其必亡宋也

張浚與符離之師李椿告之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
也必也正名定分養威觀變而後可圖今議不出於
後渠漫記

督府而出於諸將已爲興師之凶汎藩籬敝儲備薄
將多非才兵弱未練節制未允議論不定彼佚我勞
雖得地不能守也李公洛水人朱子志其墓乃力行
之士云

張浚出師與高宗克日復中原岳飛曰相公睡語邪
遂忌岳陷之而死高宗謂趙鼎曰浚措置三年竭民
力耗國用何嘗復尺寸之土朕寧亡國不用此人浚
又上疏言兵高宗曰浚用兵天下皆知之富平淮西
兩敗矣今又生事乃下永州之命史氏皆咎其君之

不用浚也非實也

寶錄曰符離軍敗浚鼻息如雷魏公有是定力邪果
然是其輕民之死宜其敢用罔也

周密曰張九成參杲之禪陸九淵又參禪於杲之徒
得光云杲之謂韶曰侍郎得此霸柄可改頭換面說
同儒家子辭門人詹阜民瞑目坐半月陸子曰逆之
曰此理已顯夫張以禪語亂經陸以禪定亂德

陸子亦讀書談道乃譏文公言蠱喻鄙其忌心之發
邪楊簡欲去意如彼攻時文而取官理政事而著功

後渠漫記

六

王

非意孰尸之二子務爲大言以高人而不檢其所行
也噫

宋光宗之病心至于子蒞阼而不知蓋沉潰矣不朝
重華非罪也宰臣有王曾韓琦焉明舉上疾昭示百
官請子監國崇朝而定唐順憲是已趙汝愚用趙彥
逾之策付於侂冑致禍邪家故中國寧威之弗振不
借兵於夷伏君子寧事之不威不授而於小人

唐五王失誅三思唐仍亂矣宋趙相吝費侂冑宋浸
亡矣謀始如轉丸凶終如回天於乎可忽哉

寧宗以樓鑰倪思之言以侂冑首界金蓋以縣郡自
居金之尊無敵於天下矣寧宗之世金虜衰頽中國
既復之幾乃不自強而安於弱夫正法戮奸各國之
政何與於金邪噫宋尚爲有臣與

宋君厚其臣臣負其君國有大政不務審處而先抗
論不求濟事而先潔名神宗求興邦悞於安石而南
度孝宗求復讐悞於張浚而請和史浩而下苟延目
前雷正而下有奔而已矣

後渠漫記

六

王

曹節猶有君子起而存之宋亡於韓史賈丁亡能存
之者蓋漢之明經以修行宋之注經乃衍同漢士質
宋士浮漢協忠宋爭名

李獻吉文抄

陳思王集序

刻阮嗣宗詩序

刻陸謝詩序

刻陶淵明集序

方山子集序

詩集自序

送楊希顏詩序

余公挽歌詩序

李獻吉

萍會圖序

結腸操譜序

代同榜序齒錄序

送馬布雲歸序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送陳公赴貴州序

送喬太常祀山以西序

送何耿方序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南園翁九十壽序

壽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鮑母八十壽序

贈鮑族序

贈王生序

送史泰序

優游堂記

觀風亭記

河上草堂記

李獻吉

石淙精舍記

脩然臺記

國相寺重修記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遊輝縣雜記

遊廬山記

華池雜記

賓貢圖記

張將軍畫像贊

石几銘

端硯銘

駁何氏論文書

詒古鏡書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題江山雪圖

太白山人傳

邵道人傳

六烈女傳

李康書

禹廟碑

曲江祠亭碑

嘯臺重修碑

釣臺亭碑

明故叅政崔公墓誌銘

明故宗人府儀賓左公遷葬墓誌銘

虞士松山先生墓誌銘

梅山先生墓誌銘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許子誄

哭白溝文

余員外祭文

秘錄

李康書

大

增

陳思王集序

北郡李夢陽

李夢陽曰予讀植辭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兢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族以叙理然後戚疎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

陳思王集序

起時改行効重本敦族之計而顧凋剪枝幹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親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兢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勝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束曲莫白窘迫沒身至今其臣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

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敝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爲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陳思王集序

二

刻阮嗣宗詩序

北郡李夢陽

夫三百篇雖迷絕。然作者猶取諸漢魏。予觀魏詩。嗣宗冠焉。何則。混淪之音。視諸鑊。離奉心者。倫也。顧知者。稀寡。効亦鮮焉。鍾參軍曰。嗣宗詠懷之作。洋洋乎會于風雅。使人忘其鄙近。斯爲不佞矣。顏延年注。今莫可考。見然予觀陳子昂感遇詩。差爲近之。唐音。風。源乎開源矣。及李白爲古風。咸祖籍詞。宋人究原作。者。顧陳李焉。極。豈其未覩籍作邪。孰謂天下有鍾期。阮嗣宗詩序。大。哉。今以故所抄籍詠懷詩八十篇。刊諸此。訛缺姑仍之。俟知者較焉。

刻陸謝詩序

北郡李夢陽

李子至都昌。登石壁山。覽謝氏精舍遺址。俛仰四顧。慨然興懷焉。知縣徐冠曰。故有精舍二字。嵌山壁。二十年前。邑人猶及見之。後被盜剗去亡矣。於是李子登舟。乃往觀于嵌壁。是時秋高。水落。壁巖巖立。怪石撐拄。而嵌橫于其上。風雨傾剝。蘿蘚交翳。李子乃顧謂徐生曰。子亦知謝康樂之詩乎。是六朝之冠也。然其始本于陸平原。陸謝二子。則又並祖曹子建。故鍾

刻陸謝詩序。大。

嶠曰。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賦之才。夫五言者。不祖漢。則祖魏。固也。乃其下者。卽當効陸謝矣。所謂畫鵠不成。反類鶩者也。嗚呼。此可易與不知者道哉。今輯陸詩得八十六首。謝詩六十四首。俾徐生刻於邑齋。

刻陶淵明集序

北郡李夢陽

予既得淵明墓山封識之矣。又得其故居祠址田令其裔老人瓊領業焉。然其山并田德化縣屬。而老人瓊星子民。會九江陶亭來言。本淵明裔。亭固少年粗知字義者。於是使爲郡學生焉。實欲久陶墓。而陶生則曰。力能刻其祖集。予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焉。夫青黃者木災也。太羹之味。豈群口所嚮哉。夫陶子。知其入者鮮矣。矧唯詩。朱子曰。詠荆軻詩。淵明露出。

本相。知淵明者朱子耳。初淵明墓失也。越百餘年無尋焉。予既得其山并田。遂遷諸竊據而葬者數塚。而封識之。然仍疑焉。及覽淵明集。有自祭文曰。不封不樹。豈其時真不封不樹。以啓竊據而葬者邪。墓在面陽山。德化縣楚城鄉也。集去其注與評爲八卷云。凡八十一板。因系之曰。淵明高才豪逸人也。而復善知幾。厭遭靡時。潛龍勿用。然予讀其詩。有俛仰悲慨玩世肆志之心焉。嗚呼惜哉。

方山子集序

北郡李夢陽

方山子集者。集欽鄭生之詩也。鄭生名作字宜述號方山子。常讀書方山中。已棄去爲商。挾束書弄扁舟。孤琴短劍。往來宋梁間。壯歲英氣愈勃。駿馬強弓。時出射獵。大梁數中獲雉兔。則敲石火溫錫。槧炙腥肥。自觴自醺。半醉垂鞭。迤邐而歸。識者謂鄭生雖商也。而實非商也。鄭生既豪粗負氣。于是玩世輕物。見王公大人。不問新故。便長揖抗禮。以是人多病其不遜。

方山子集序

然奇特之流。顧樂與之游。未始不假容優遇之者。其爲詩才敏典速。援筆輒成。人難之曰。汝詩能十乎。鄭生輒十。汝能二十乎。鄭生輒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鄭生乃卽兀坐沉思。鍊句證體。亦往往入格。然對宅人。則又率易如初。故其詩數千百篇。擇而集者二百餘耳。嘉靖五年。鄭生年四十七歲。病痰核。不炊于遊。將返舟歸方山。釋舊業。讀書巖穴。松桂間。空同子送之。郊三疊歌贈焉。鄭生于。是乃再拜謝曰。自作之遊也。往來獲公贈章多。然未。

古歌也。今得此備矣。空同子曰：君固有恙，茲去詩能精乎？鄭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而語人曰：鄭生茲去，必大進。或問：何也？空同子亦不答。

方山子集序

二

詩集自序

北郡李夢陽

李子曰：曹縣蓋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喁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孔子曰：禮失而求之野。今真詩乃在民間，而文人學子顧往往爲韻言謂之詩。夫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作者，雅也。而風者亦遂棄而不采，不列之樂官。悲夫！李子曰：嗟異哉！有是乎？予嘗聆民間音矣，其曲胡其思淫，其聲哀，其詞靡靡，是金元之樂也。奚其真？王子曰：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古者國異風，卽其俗成聲。今之俗旣歷胡，乃其曲烏得而不胡也？故真者，音之發而情之原也，非雅俗之辨也。且子之聆之也，亦其譜而聲者，也不有卒然而謔勃然而訛者乎？莫知所從來，而長短疾徐無弗諧焉。斯誰使之也？李子聞之，矍然而興曰：大哉！漢以來不聞復此矣。王子曰：詩有六義，比興要焉。夫文人學子比興寡而直率多，何也？出於情寡而工于詞多也。夫途巷蠶蠶之夫固無文也，乃其謳也，喁也，呻也，吟

也。行。咭。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無。不。有。比。焉。與。焉。無。非。其。情。焉。斯。足。以。觀。義。矣。故。曰。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也。李。子。曰。雖。然。子。之。論。者。風。耳。夫。雅。頌。不。出。文。人。學。子。手。乎。王。子。曰。是。音。也。不。見。於。世。久。矣。雖。有。作。者。微。矣。李。子。于。是。憮。然。失。已。灑。然。醒。也。于。是。廢。唐。近。體。諸。篇。而。爲。李。杜。歌。行。王。子。曰。斯。馳。騁。之。技。也。李。子。於。是。爲。六。朝。詩。王。子。曰。斯。綺。麗。之。餘。也。於。是。詩。爲。晉。魏。曰。比。辭。而。屬。義。斯。謂。有。意。于。是。爲。賦。騷。曰。異。其。意。而。襲。其。言。斯。謂。有。蹊。于。是。爲。琴。操。古。歌。詩。曰。似。矣。然。糟。粕。也。于。是。爲。四。言。入。風。出。雅。曰。近。之。矣。然。無。所。用。之。矣。子。其。休。矣。李。子。聞。之。閤。然。無。以。難。也。自。錄。其。詩。藏。篋。笥。中。今。二。十。年。矣。乃。有。刻。而。布。者。李。子。聞。之。懼。且。慚。曰。子。之。詩。非。真。也。王。子。所。謂。文。人。學。子。韻。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詞。多。者。也。然。又。弘。治。正。德。間。詩。耳。故。自。題。曰。弘。德。集。每。自。欲。改。之。以。求。其。真。然。今。老。矣。曾。子。曰。時。有。所。弗。及。學。之。謂。哉。是。集。也。凡。三。十。三。卷。賦。三。卷。三。十。五。篇。四。五。言。古。體。一。十。二。卷。四。百。七。十。篇。七。言。歌。行。五。卷。二。百。一。十。篇。五。言。律。五。卷。四。

百六十二篇七言律四卷二百八十三篇七言絕句
二卷二百二十七篇五言絕句并六言雜言一卷一
百二十篇凡一千八百七篇

李集目錄

三

送楊希顏詩序

北郡李夢陽

希顏曰夫自吾離鄉土侍兩 皇帝奉 王藩也倏忽四十年餘矣然無異朝夕焉夫吾顛毛今種種矣而夢竟常遊于故鄉李子官免之明歲君乃言於王曰臣歸昧死請臣有先人墓在大行之陽汾河之傍荆榛翳如狐兔穴之敢請 王曰吁汝歸其造歸君于是陳調於郊載脂其牽旆旗設帳馬首載西將展墓而游于其鄉周諸王諸將軍暨群大夫士與執

楊希顏詩序

事者壯君歸也於是佩玉者見者紳者紱者車者馬者組而酌者咸祖君甚至鮮不歌也有鴻篇焉有寥言焉有鏗鏗而參差者焉有嚴而鼎鼎者焉有飲而逸放而井井者焉左史景陽謂李子曰夫祖必有詩何也李子曰祖必有詩者自崧高蒸民始也夫歌以永言言以闡義因義抒情古之道也然而靡專于祖故詩于人有頌箴諷于已則思是故古之人之遇也必陳詩論志焉昔者鄭人賦緇衣也晉侯曰敢不拜鄭君之不貳也此取諸頌者也國子賦鸛之桑矣者

則諸箴者也叔孫相鼠穆子茅鷗本諸諷者也莊舄越吟激諸思者也之數者皆古之道也而靡專于祖然祖也必歌焉事者情於離難也故鄭六卿饒宣子于郊也使各賦占志焉志以立行則事有名矣名以順義則行有程矣執義建程則人不愛情矣景陽曰乃子今始知祖之必歌也且希顏之能得情何也李子曰夫名莫大于展墓義莫隆于追親程莫要于思本情莫先于頌義是有其一足以得情矣况兼之乎况兼之乎

楊希顏詩序

風雅

余公挽歌詩序

北郡李夢陽

余公爲河南按察司副使三月無何遽卒其友人李
子哭之見其挽者歌之一歌之百和之乃喟然而嘆
也曰予觀詩書六藝之文至於論天道備矣其最明
著伊尹曰作善降之百祥夫然後孤行特出之士恒
恃此而不懼不平也則呼曰天乎天乎故寧隱忍
軀終不肯降志辱已苟與世推移亦冀求伸於將來
乃今不然善不必壽惡不必夭作忠者罹憂造僞者

余公挽歌詩序

顯遂視彼蒼蒼方夢夢豈耳則所謂天者安在哉
是以比于朝死屈原見放顏回短折孔孟隱約無述
遺事使人憤惋悲歌長嘆涕下不能自已故曰長歌
之哀甚于痛哭今觀余公乃亦若此之倫矣周公之
言曰視履考祥又其詩曰求福不回夫余公自爲邑
令爲臺諫暨今爲按察副其履具載傳志其回與否
至彰彰可考也往余在朝蓋親見余公行事審謬
貞諒是古賢之流也乃今弗究也又弗壽也祥與福
固如是乎彼所爲天者安在歟如是雖欲使人不憤

惋悲歌長嘆涕下不可得矣故歌者導轡者也詩者
敷志者也挽者宣悼者也今諸爲余公作者誠不出
于鬱悼則已使誠出于鬱悼則所以傷其志者必有
甚于痛哭者矣或曰顏天雖壽以變言耳彼信能與
世推移取富厚顯貴多金玉貨財安知其後之不喪
也余君卽弗究弗壽然天下皆知余公之賢也又安
知其非子孫之利也詩曰既克有定靡人弗勝亦謂
是耳李子曰誠若是則諸爲余公哀者亦可以少紓
焉矣

余公挽歌詩序

二

萍會圖序

北郡李夢陽

萍會圖王官十有五人紀善一教授十二典善二十五人者所謂東西南北之人也生不同同王官官不同同地也於是十五人者約曰始吾儕生東西南北也固不謂同王官卽知有王官知同地乎夫勢無常形止無定踪吾儕知自是不復散而東西南北也夫萍之未水也知水乎水知萍乎及颶風過焉紫花絮於漣漪之曲於是萍者布清而根深泛精以化神

萍會圖序

一

綽約娉婷嬉波上下始與水一矣故有寤寐其求而終身無邂逅之遇而傾蓋於塗路者非素相聞也斯所謂偶然之合也夫合未有不散者故君子同也必聚而酒食相樂於是乎有會會者所以繫情防散者也有類乎萍故稱萍會焉散而思必及其親又子孫所世講焉世講必曰吾祖吾父昔與某同王官同地蓋同會云於是會不可不圖圖者所以示永而存義之道也李子先人亦嘗爲王官茲地覽其圖而嘆曰嘉哉會也然亦時使之焉夫叔世寡安枕危邦鮮甘

食設境內有綠林銅馬之警國無河澗東平之舉輔之以端而拒之不信導之以良而專恣者自遂也諸君方背刺以憂責荷擔以謀遷非穆生逃則張衡去卽有繫情防散示永存義之心弗暇爲心矣而奚會之有圖故曰寧淵無焦鱗時使之耳此之謂也

萍會圖序

二

結腸操譜序

北郡李夢陽

李子既爲結腸之篇嘉靖初京口人陳鰲者來游于汴而以其詩鳴。琴者譜焉。結腸操者是也。李子曰。嗟陳生重子過矣。是篇也奚操之爲也。曩子有內之喪。親親厭異。傷焉警焉吟焉咏焉。於是援筆而布辭。疎肉荒鄙之音。聊泄憤悶。洩洩焉耳。然恒慮今之君子謂子好怪也。乃陳生顧以鳴之琴而譜焉以行。君子其謂子何。陳生曰。鰲聞之天下有殊理之事。結腸操譜序

無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則幻化勿測。易曰。游竟爲變是也。乃其爲音也。則發之情而生之心者也。記曰。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也。感于腸而起音。罔變是恤。固情之真也是故是篇也。鰲始鳴之琴也。泛絃流徽其聲。噍以殺也。知哀之由生也。比之五音。黷以傷也。知其音商也。已而申奏摘節其聲。謦謦然若痛而呻。若怨而吟。若雉雊于朝。鶴鳴在陰。其餘音則颯颯然若欲訴而咽。已吐而中結也。斯楚之

遺些也。李子曰。子爲是篇也。長歌當哭焉矣。知其思索以悲。勿別恫離。若逐臣懷沙迷弗知其所之。然不知其些之猶楚也。知其情蕭焉瑟焉。若迴風隕葉寒蟬暮聒。然不知其音商也。知其抒哀焉已矣。而不知其聲噍以殺也。是故聲非琴不彰。音非聲何揚。詩。非官人其文辭焉。觀矣。子有琴二具。而不解一彈。內人未亡也。見琴則弄短子曰。汝不琴亦能詩耶。內人則手自撫弄。亦每悠揚而成音。嗟陳生。子何能聽汝琴。子何能聽汝琴。

結腸操譜序

二

代同榜序齒錄序

北郡李夢陽

嘉靖五年秋八月河南鄉試成業以其名并文錄之獻矣于是榜中士谷宇齡等乃相謀爲私錄而齒序焉註其字年籍經并榜之名第題曰同榜序齒錄乃于是請之監察陳公觀焉陳公曰嗟諸生公錄之矣汝復私錄之乎宇齡等乃再拜而言曰夫私者有必不能無者也以其類私而實公也是以君子安焉蓋天下有必義焉亦有必情焉義者公之天下者也如

代同榜錄序

孔子正名是也情者出于不可必無者雖私猶公也如周公之於伯禽之疾是也夫鄉黨莫如齒今一旦得意于鄉而直以文之高下名之又恬然而安之愚懼人之挾賢也夫人之倫五序居其一故長幼者必不能無者也今一旦以名之高下而安之昔也兄之今也弟之昔也後之今也先之以是而行于鄉愚懼人之無長也故榜之名公也天下之義也齒之序私也人之必情也似私而實公者也陳公曰嗟諸生寔哉可與仕矣夫國家之取士文也而用之則行也名

也而責之則實也誠使挾賢以驕之鄉則其居官必矜已而凌儕又使挾長以先人則有官必自高而忿爭是故先王之制禮也鄉黨必齒以敦讓也長幼必倫以敦遜也遜讓立而實必循實循則行成行成則名茂名茂則同榜有光嗟諸生可與仕矣是年冬十二月某溫以左史至河南之藩幸謁陳公又幸見茲錄已又獲聞公與諸生問答之言乃竊歎曰嗟事有小而關之大者以其本正也有近而通之遠者以其始慎也故正莫先于禮讓慎莫先于厚倫諸生發軔

代同榜錄序

者也而不文驕也不名之競而于序焉齒焉圖之宅日階品功業尚可量哉夫監察公因其請而遂成之不獲本始乎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陳公有焉又敬慎威儀維民之則諸士子之謂也

送馬布雲歸序

北郡李夢陽

馬君布雲主事戶部四年矣。一旦致其事而去。同僚既醜爲之餞。而又屬予之言。予幸接下寮。日以簿書期會爲事。其何言之能爲。雖然。竊有聞焉。君臣之義。道不合去。言不聽去。不得其官去。年及去。疾去。以余觀布雲。年未及也。非疾者也。布雲前爲中書舍人。九載克厥職。乃擢主部事。布雲又克部事。鄉督太倉粟。吏不敢蹈奸。於是舉督天津粟。天津之人咸藉藉稱焉。布雲雖失其官。而道違者也。而明斯非不得其官者也。非所謂言迂而道違者也。而何以遽去。無可去而去。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夫自士大夫以官爲家。進退之義。損而不講。於是。有老死于位而不悟者。穢行詭迹之士。遂安然行列蒙詬訾。不顧甚有病卧床褥。猶日探除拜問調遷者。使其弗事事。則已苟。或事事而能以不得不聽不合去否也。嗟乎。予於是知布雲之賢也。使布雲不得其官去。言不聽去。道不合去。老去疾去。猶爲賢。况無可去而遽去邪。夫宦。譬之海也。百險備焉。逆之則危。犯之則溺。

不知而不去。謂之逆。知可去而不去。謂之犯。布雲茲去。譬若泝恬波而行。興意窮極。舍舟登陸。其有不樂者邪。布雲偉軀幹。美髭鬚。豪爽尚氣。少失意於科第。老復弗究其官。必考壽樂其餘年。必生賢子孫。昌大其家。不然。何以與危者溺者別也。

馬布雲歸序

二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北郡李夢陽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爲嘉靖甲申詔
乃移公于陝西于是河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
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茲邦也民紆
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
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
其舛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

王公移鎮序

限年也有它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
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殊
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且主焉陝以東與主
焉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天子不以旦與待
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
偏兼故有才以兼則改難爲易化險爲夷變阻爲利
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羌
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復故
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于

西者用其兼也亦以旦與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
踈位崇者危名高者妬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蒞書盈
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勳流
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
子曰樊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
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召公思
歸而且召君與之篇今以王公之兼才必入而委之
保衛夾輔之任陝以西豈久居公哉于是冬十月初
告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贈三行各稱詩論志焉藩

王公移鎮序

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
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惟也諸
寮佐則廢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河與陝均也

送陳公赴貴州序

北郡李夢陽

陳公之貴州左布政使也。爰自河南右使往焉。往之日。河南左使臧之階。左右參僚。餞之。如有舉觴勞陳公者。再拜而言曰。嗟。遐哉。夫貴州者。古鬼國之域。而西南之荒裔也。不謂萬里哉。陳公觴而醉之。而再拜對曰。竊聞之王事無近。有知道路之事者。曰。遐。何難焉。夫洞庭五溪。天下之險也。林箐峴峴。劍峰指攢。下視無地。仰之無天。苦霧蒸焉。水則波濤靡際。微風薄。

送赴貴州序

湧。是險之至者也。又草露蟲蛇之虞。不可不戒。陳公曰。王生遇九折之坂。叱御徑度。狄相登羊腸之谷。望雲徒悲。故君子不以夷險異懷。人臣不以非美殊志。某也。前嘗歷匡廬。泛彭蠡。北涉并代。揚號鴈門之衝。飛蓋白登之墟者。屢矣。然嘗浮洞庭。踐五溪。徧沅辰之嶠。極偏鎮之區。蒙蒙嶽嶽。犬牙相入者。固貴之北。隅也。乃後復踰大庾。登五羊。迄于江。于淮。于河。以至于河南。某者。未始困于險也。而險亦莫吾困。問者瞿然。正變色曰。嗟。壯哉。且子何以治夷。陳公曰。竊聞之。

送赴貴州序

雨露不擇地。君子不擇人。故鳥獸悅惠。豚魚及孚。忠信篤敬。蠻貊焉行。夫自貴之開邦也。列帝敷膏于上。諸吏宣承于下。官御惟備。巨小相屬。立酋世長。因其勢輕徭薄賦。養其力。左輪右轉。瞻乎用甲冑以威庠序。以教錄。俊登杰。細繁大。靡是夷而華者也。某何敢以夷治也。臧公曰。吾與子異域而均責。夫封疆之官。其責有五。訓養先焉。一以持之。守之以寬。詳出允納。宜明剔幽。其底幾乎。陳公再拜而受曰。旨哉。敢不敬承。佩君子之訓。於是李子聞之曰。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赴貴州序

矣。一餞而三物備。或問何也。曰。送而恤。遐而險。焉虞仁也。仕不避難。重險不懼。忠也。別靡忘規。陳責必五。義也。仁以樹忠。義以行之。益之以貞。何事不濟。是一餞而三物備者也。諸君可謂善祖行矣。

送喬太常祀山以西序

北郡李夢陽

元年春天子肇祀天地既合羣神于南郊乃復遣使祠天下名山大川暨古帝王宗室王墓告始也書曰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是也自山以西其鎮曰霍瀆曰河海曰西海帝曰嫫曰湯宗室王曰晉曰代曰藩則吾友太常少卿喬君往侍祠建節行葢道非陞沂太行南並蒲坂反于太原北抵鴈門雲中歷月乃還徃反葢數十里按祀典王祀四望天子始

送祀山以西序

踐位祀之巡守至其方則又祀之故公羊曰天子有方望之事至漢宣帝令使者持節侍祠於是近臣始攝天子祀事而區帛哉御祝與百神抗禮矣祀之義有三一曰尊神二曰尚賢三曰展親夫晉代藩所謂文之昭也嫫湯古之神聖人也河海霍望也於是時將天子精意能靡所弗享非太常所育事邪太常掌百神之祀素行無醜於神明又晉之山川所生也夫三者備矣非太常享而孰享邪是故孔子曰我祭則受福言有本也山西連年凶赤野千里黍稷不

牲半殯瘠百神之典將有所不給今天子踐始遣使臣往修禋事如是而復雨暘愆期甘澤弗降神曰夫職賢曰助恩親曰悖德夫山川鬼神豈若是極乎乎行矣予於是望之矣

送祀山以西序

送何職方序

北郡李夢陽

今之所謂淺丈夫者，非薪若漁乎？至其道山澤之事，雖善方輿家言，莫能詰其所從來，此無他踐之實者言之切身親歷之與得諸口耳者異也。夫言於人亦難矣，兵也者難之尤者也。山川艸木之利，疆異而界不同，車騎步短兵長，戟劍楯矛鉞弓弩之施，又相什百不齊，故曰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彼坐高帷擁僚佐談萬里外事，設非身踐其地，信才且知而克一一中哉。趙充國漢名將也，及討西羌則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則兵果易言邪？新天子卽位，銳意戎政，乃勅司馬卿屬數馬於邊鎮，而榆寧肅三鎮則以柳陽何君往。君少年負俊才，至于兵戎之事，又爲長茲奉璽書踐萬里之域，異疆殊界，將靡所弗涉，竊於君有賀矣。君前在職方圖天下地形，寢壁上號曰卧遊，予問叩之曰：吾得其形焉，踰年又叩之曰：得其勢焉，再踰年曰：得其備焉，然終不以是自是而予亦不以是是君者，以未踐也。

送何職方序

二

天下之患莫大于西北邊，西北邊莫大于榆寧肅三鎮者，君踐有日矣，歸坐高帷擁僚佐談萬里外事，尚有能詰之者，否耶？予於君之離，是故以之賀而不以悲，君幸勿諉曰：吾之行數馬焉耳矣。此亦因人就事字字根據者。

兵部尚書華容劉公歸序

北郡李夢陽

公自去歲上書乞骸骨，上察其忠誠，勉留之。至是三上書不許，會公目疾，引請益力，上不得已許焉。賜璽書文錕，有衣一襲，行之日，冠蓋車騎填塞路衢，道旁觀者咸嘆息，爭走覲公聚，而轉相語，豈不爲至榮幸事耶？議者謂公前以司農卿歸，先皇帝特詔起之，置之左右，委以腹心，數召對訪，延失得，故每語屏從侍，必移刻乃罷，所謂帷幄舊臣者。今天子幼冲，孰笑在

華容劉歸序

疾，四境未輯，忠鯁耆舊之臣，不可一日去左右。又大司馬者，佐王平邦國者也。公去誰與理耶？公不聽，比去，議者以聞。天子廉公有決志，故朝卒不留公。夫士有必去之志，而後有不可奪之節。故古之人有招之不可來，而臨事麾之有不可去者，豈不爲俊偉烈士大耶？爲公者，誠曰：吾可去去焉。卿又曰：吾可去去焉。大夫又曰：吾可去去焉。朝去一公，暮去一卿，又去一大夫。君人者，必謂榮貴利達，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天下之才，亦必自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若是，即使公

決于去，何不可耶？知天下之才以利其榮貴利達爲辱，將遂以是風天下，故卒不留公。若是，天下之願仕於朝者，且駢駢至也。先王之訓人也，語交際，必曰：義進退，具焉。先之以幾顯，微生焉。決之以時消長，形焉。故亡義者貪昧，義者危悖，時者殘，三者有一焉，上之人必賤之。曰：是求榮貴利達者，夫惟賤之也。故天下之願仕者不至，故曰：即使公決於去，何不可耶？公前爲司農卿，諸生以郎吏事公，洎爲大司馬，公以舊郎吏，又數數見，愚無似，誠不能狀公，然竊知古之所謂

華容劉歸序

二

大臣者，有是義也。易曰：不俟終日，殆公之謂矣。旣相率祖公于都川北地，李夢陽乃爲之序。

南園翁九十壽序

北郡李夢陽

南園翁者京兆人也。今年九十矣。耳聰目明。體履矯健。喜飲酒。然多而不亂。與人奕。竟日。人以此疑翁而私相謂曰。夫酒血虛。則同勝中。熱者必病。夫奕。心機也。即壯者。奕鮮竟日也。于是私相論翁。一人曰。翁之壽。自爲之也。一曰。養之備。一曰。至于積。一曰。生有之。爾言自爲之者。曰。夫膏煎則涸。燭風則淚。故氣耗則損。精竭則竭。形勞則憊。神役則折。言養之備者。曰。翁

南園翁壽序

之子。皆令巨邑矣。復有二孫。接步于巍科。夫外足者。內娛。心歡者。體頤。耳目既和。惟洽隨之矣。故志廣者。適氣舒者。永有甘日。陳諸前。紛授弗嬰于中。即弗壽。則壽斯臻歟。至于積者。則曰。竊聞之。積水成澤。積善成福。翁教行于家。化及鄉閭。義形于斷仁。闢諸施。四者。昌之道也。烏乎不壽。言生有之者。則曰。均介龜壽。均羽鶴壽。化工非私于松竹。其于寒也。獨榮。斯無他。定之素者。人莫之增也。若歸諸爲。則顏回。豈天札之行咎。諸養則榮。啓期。七十帶索被裘。行歌斯亦窘。

至于積乃。距則以壽終。故金石負堅。錢鏐引年。所謂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也。二孫之過大梁也。以其言告李木。李木曰。言生者。拘諸氣者也。積者。修諸志者也。養者。燕乎外者也。爲者。專乎內者也。吾請諸叔父。其叔父曰。上古之民。里出。故其民上壽。上壽百二十。中古之民。皞皞。故其民中壽。中壽耄耋。季世之民。勞。故其壽耆而老者。寡矣。里出之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也。于是學壞而歌。曰。帝力何有于我。帝之世也。皞皞之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者也。于是鼓腹而游。

南園翁壽序

二

出作而入。休王之世也。嗟爾木汝。以是足以占翁矣。汝見翁乎。里出者乎。皞皞者乎。

壽姜翁夫婦八十壽序

北郡李夢陽

人有言曰富壽康寧然論者必歸諸三王之世非謂其太和風熙無愁苦夭折之民邪雖然八十者於其時亦罕矣故其制曰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又曰八十曰耄此非謂其筋力智慮衰邪是故有罪不刑食則常珍於朝則杖夫使八十者誠易得也古之人豈宜優禮若此哉然此亦謂其耄者耳非夫婦偕也假如八十而夫婦偕又弗耄也若今長安姜翁者古之

壽姜人十序

十

人又若何而優禮焉嗚呼亦罕矣余讀載記上下數千年間夫婦齊德而隱者吾獲三人焉冀缺梁鴻龐公是已然三人者史皆不著其年設其年與姜翁比然未必皆弗耄也即弗耄矣未必與其婦偕也嗚呼若姜翁者不誠罕邪不誠罕邪且壽者氣昌而娛樂者之爲也今天下民窮而欲急輸不息肩微弗停催亦甚矣姜翁顧奚所娛于心而使其氣昌也余竊嘗觀翁夫婦矣並生于宣德初年是太和風熙之際也一宜壽齊德而隱一宜壽所謂栽者培之也其子判

名郡振勵不辱其身養志率訓珍綺備矣三宜壽夫三播一條之天二係之人是氣之機而娛之要也故曰得機者昌知要者康夫若是乃其壽焉得而不偕也又安所得耄矣余往年道秦晉之境見山谷田野間多麗眉皓髮之民乃其年故不亞姜翁然微輪比惡愁嘆貧病相與轉而之溝壑者殆半矣幸而存矣氣昌而娛樂者幾焉於乎亦罕矣余於姜翁夫婦有深慕焉有深敬焉又有深感焉作斯序

壽姜人十序

二

鮑母八十壽序

北郡李夢陽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鮑母劉年八十其子曰
崇相者汴商也先期馳歸謁李子請言焉李子曰予
有天下之珍四界汝歸而壽焉可乎崇相默無以應
也心忖曰珍者言邪古之器邪今之寶邪既曰四非
言矣徐請焉李子曰予之四珍崑崙之桃扶桑之藟
丹山之雛瀚海之鯢也是四者足以壽乎崇相聞之
默無以應也良久曰竊聞之有其理而無其事君子

鮑母八十序

據理以訓來有其事而無其言君子卽事以宣往夫
殊畎異域有目所未睹人迹未之及如崑崙扶桑丹
山瀚海之倫固寓託之微而荒唐之云也夫鳳之雛
有矣如甕之藟天池之鯢王母之桃果有之邪今子
謂之珍又以之吾母壽邪崇相惑焉是以默無以應
也李子曰鮑商知道哉夫自世之狙于壽也于是務
文而損實自人之習于僞也于是內略而外詳是故
事其父若母名號冠帔以爲榮而辱其身者或弗之
慚拜跽奔走以爲敬而憂其親者則莫之恤牲醴稷

黍以爲養而違其志者不之顧也故壽其父母母繪
西池之圖撰南山之頌誇東海之壽修北斗之杓惟
怪是述而不復計事與理之有無今汝不予言之珍
而訓來宜往者之惑不謂之知道何哉崇相曰僕世
前也自我先公輩有修而弗耀雖無所爲榮者然身
弗敢辱也雖無所爲敬者然弗敢貽親之憂也雖無
所爲養者然志弗敢違也是故吾爲母壽弗敢違怪
以速君子之譏而先生之言請焉李子曰夫子非知
道者何言以塞汝哉雖然嘗聞君子之緒論矣居而

鮑母八十序

養者以志壽離而養者以心壽心壽者使親之心常
樂離猶不離者也志壽者使親之志不違居而安之
者也汝商也有離焉以心壽可也心壽則樂樂則無
憂無憂則無辱其敬親莫大于是崇相乃于是再拜
曰天下之珍四不如天下之珍一是故人有真珍焉
心之謂哉有真樂焉壽親之謂哉

贈鮑侯序

北郡李夢陽

有馬于此咸畏之矣。或曰：是未歷險，斯不知馬者也。汗以血，齒未畏也。夫伯樂觀于冀野，而馬群爲空。固非險試之也。且當是時，能一一齒之哉？固有所弗暇矣。蓋才有常殊，天之畀也。器有小巨，人之具也。故見根莖而知品者，知花者也；見形而知千里者，知馬者也。卽夷以知險，卽少壯以知老長者，知人者也。卽平居以知臨變者，知用人者也。鮑侯弱襲父官，壯而

贈鮑侯序

六

立焉。一擢而僉都指揮事，與書押再擢而鎮淮。汝三擢而掌司印。年未三十也，先是命將下人有謂鮑侯者：河南卽天地中然，巨鎮也。地方千餘里，轄衛十守禦之所三而侯之。齒未長也，夫兵者所以耀威固疆，戡暴輯民者也。河南西以南秦楚之隘鄙也，故其地數盜而哨兇。北東南曠，故其俗輕剽而易扇。而司兵者前憂而預防之，潛奪密消，不耀而固，不戢而輯，誠非長而才不能。又都司者藩臬顏頤者也，有參謀焉，有接禮焉，有同事焉。謀駁則取輕，禮失則招侮，事謬

贈鮑侯序

六

則來損而鮑侯之掌司印也，明而詳是故無損。謙而實是故無侮。敏而聰察是故無輕。恕而廉是故威威。生固固生，輒如是則何剝不奪？何兇不消？所謂驟然歷塊者，而人又謂鮑侯使提三尺行龍沙，厲塞中，比古之良。或亞夫見銜轡而奔躍蹄鳴者，非致遠者也。一飽一石，飲神徐步，健氣勃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暮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斯之謂負器之才如是，則何險不可夷？何變不可臨？而齒之少長足計耶？子非伯樂倫也，知鮑侯自其父矣。嘗觀侯射于南郊，又見

贈王生序

北郡李夢陽

夫華池西鄙之砦山也。其俗牧樵衣裘。不識文字。其地苦寒。其人民零散而艱難。然其地顧產王生。王生者。則詩書衣冠徒也。余之寓華池也。在弘治丙辰丁巳年。其時王生始遇余而從之學。夫王生起家非衣冠故族也。無詩書之世業也。窮僻寡陋。鮮同聲之胄也。一旦棄牧簞。豎褐挾冊書。從予學。是謂耀至寶於污穢之鄉。秀芝蘭於叢棘之中。卒奪巍科。致身顯明。豈不謂異常之士哉。後十餘年而當正德己巳。王生自京師還。而過大梁。見余然。猶爲青袍生。塗路坎坷。於是告王生曰。竊聞之富貴在天。行藏有命。久速有時。古之人不有起自寄食牧豕而身爲將相者乎。豈其始才知弗人若哉。亦時有遇不遇耳。故曰雖有至寶。自售則輕。芝蘭逢春。香乃發生。故不務修己而求富貴者。謂之遺天藏而求行者。謂之逆天。久而求速者。謂之悖時。斯三者君子不由也。子之歸亦修己以俟其自至者矣耳。王生曰。夫孤立鮮就。獨行無成。

余處窮僻寡陋。懼不修也。乃今聞教矣。

贈王生序

八

二

送史泰序

北郡李夢陽

驛有舟有馬兼水陸者兼舟馬其最著自京師陸行南皆大驛大驛有南馬其丞與州縣長吏埒富次則自京師水行然不逮陸驛其陸驛非閣大臣及權力所役使不得除即除不得以為常人亦不之怪也史泰以陝西承差至京師不得為閣大臣及權力者使及除貧又不得購於是除平望驛丞平望據水僻較之自京師水行不逮又甚臨行意忽忽不樂予

送史泰序

一

謂之曰子聞周官乎周官雖卑末如速傳牧廐各慎厥職惟厥賢故天下大治昔者單襄公假道于陳以聘于楚謂其候不在疆國無寄寓縣無施舍占其國有大咎曹之候人荷戈與役能稱厥職詩人歌之今之驛即古速傳寄寓施舍丞即古之候也且若等向非齊民邪以承奉奔走之力天子錄之俾列在末官豈謂思與州縣長吏埒富邪何為忽忽至此史泰曰今號明經居尊官職宜助教化乃日務富厚蓄金帛為子孫計夫驛至卑也丞至末也奔走承奉之職

易稱子何望之過哉予謂之曰人之美劣不係官之崇卑古之人歌之咎之獨非此等官邪假令若等不慎且賢即已誠慎且賢孰謂無助于治哉法驛丞得捕邏境內錄其績夫平望盜藪也輕舳利刃出沒雲濤烟浪間至橫也子西北人也壯膂力精騎射即其所事豈直奔走承奉間邪史泰曰然微子無所聞教史仲成者永樂間都御史也有風裁慶陽安化人奉其孫也泰於子有瓜葛故於其行為之言

送史泰序

二

二

優游堂記

北郡李夢陽

張生之還滇也復過大梁之墟而見北郡李子李子問曰生何志張生曰舍也願爲古之優游者耳然業名吾堂矣李子聞之感然而嘆曰噫舍乎噫舍乎張生曰先生何嘆也謂舍竭精以探厥邪守藝以俟庸耶艱險阻身屈而氣振與優游者殊耶謂驕驕既羈世網終嬰之邪抑桂菊秋榮惜其後時而貞也李

優游堂記

八

子曰上世君逸中世民逸民逸則賢隱賢隱則官曠官曠則君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立賢備矣然猶懼其遺也於是弓旌有招輪有迎夫然後賢者各以其位故采菽之章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言君之獲臣也臣獲則君逸故卷阿之章曰優哉游哉矣臣或弗合去則君追之還故白駒之章曰慎爾優游斯何也於文優以足訓游以適爾優游者自如之名而逸之義也使人自逸則與官校曰慎爾優游天

舍聞之得之不得有命夫孔子何人也然猶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含義奚足云爾雅

優游堂記

八

二

觀風亭記

北郡李夢陽

亭在風穴之山。迥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目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廵。而歷汝而遊於亭。乃俛仰而歎曰。嗟美哉山河復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上洛定郊。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關我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

觀風亭記

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君於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簞筍窮如噫如噴如噓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荅。它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於風。故颶颶乎莫知所從。颶颶乎莫知其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異。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

觀風亭記

二

風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風之神也。於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思其乖也。於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於是彰美而殫惡。漸澆而培淳。純以剋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數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數叩而不荅。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於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主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誅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廵之政也。監君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刻之堅石。譚子名繼達。溪人伍君名全安。福人參政也。王君名洙。台人按察僉事。

河上草堂記

北郡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予自京師返河上築草堂而居其地
古大梁之墟今日康王城是也瀨河河故常來今其
地填淤高河不來人稍稍治墳墓葺廬舍矣始蓄牛
馬樹樹木始有井落道路之界然四面皆薦莽其地
宜樗楊宿麥予兄故墾田數十百區樹柳以千數環
堂皆柳也登堂見大堤及城中塔背隱隱見河帆堂
下蔣榴竹菊葡萄檉柳丹井諸雜草物而予日彈
琴詠歌其中出則披蒼榛登丘塲坐斷岸而歌有二

三子從二三子進曰岸嶄嶄巖其下遺渦澆澆非
河之故衝邪非所謂魚鱉龜鼈窟邪夫子奚取而堂
又何樂焉予曰子以爲吾愛吾身孰與堂曰不如身
子以爲天地與吾身孰久曰天地久予曰天地不能
知其不終窮予何能知吾身予不能知吾身顧安知
吾堂予前不知地爲魚鱉龜鼈窟又安知後之不爲
魚鱉龜鼈窟且小子休矣

石淙精舍記

北郡李夢陽

昔周子起濂溪之上倡明其學天下宗焉其後自濂
溪徙廬山遂名廬山之溪曰濂溪名其堂曰濂溪之
堂今天下之學宗我師楊公而公亦自安寧石淙渡
徙鎮江於是築精舍丁卯橋名曰石淙精舍嗟乎事
固有偶同者非謂是哉愚往觀眉山蘇氏愛陽羨山
終徙之蓋卒不返眉山今其墓在郊廓之間曰小巖
眉者是也愚謂其特文章士不足法及觀周子自濂
布漆精舍記

溪徙廬山則又訝曰茲非有道者爲邪蓋天壤間物
無常主自吾之所自出言濂溪也眉山也石淙也固
吾土也自天壤間物言吾安往而不得至邪嗟乎古
今人用心豈異哉愚不佞少幸從公遊以故得竊聞
石淙焉石淙有虎丘之丘曹溪之溪螳蜋之川自昆
明池來者奔流千里其地崩湍激石兩崖菰葦交合
水汨汨循其間泠然金石之音故曰石淙石淙視二
子故土吾不知孰愈乃若丁卯橋負山帶江據東
南之會上遊之泉石巖壑之佳要不在廬山陽

羨下也。陽羨姑置勿論。且廬山其志奚爲者邪。顧卒
幽抑不見于世。今公際 明天子拔茹鵲用功著邊
微。顯名四夷。利澤在社稷天下其還也。登橋据水厓
坐石磯。不一再吟嘯去矣。故金焦大江之雲不能奪
京洛之塵。而其露鶴林之情不能已。龍沙鴈塞之行
也。雖然君子豈以此易彼哉。故孔子曰樂則行之憂
則違之。夫廬山豈固濂溪意邪。愚不佞徒及公之門
力不足潛流揚波。南瞻石淙特望洋耳。是何敢言記

右漆精命記人

二

脩然臺記

北郡李夢陽

草堂之東築臺高二丈餘。所登臺四望雲冉冉在桑
榆葢千里外見也。人心不天遊則視曠塋崇原大澤
天地日月星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
榮枯皆與已不干涉。視曠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
辰霜露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誠與已
干涉。於是觸于目者罔不樂也。臺貴高高則遠遠則
無所不見。于臺不高望之千里外見地使然也。無所

脩然臺記

本

一

不見則其樂克滿。其樂克滿則脩然矣。莊周曰脩然
而往脩然而來。於是命臺曰脩然之臺。予觀屈原放
逐江濱非與曠野崇原大澤天地日月星辰霜露不
干涉。非不知朝夕煙霞之變寒暑草木往來榮枯之
情而恒戚戚憂斯人殆未天遊乎。抑宗臣當如是邪。
爲臺記

國相寺重修記

北郡李夢陽

國相寺繁臺前寺也臺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
斷而中立有鸛巢其上受受鳴按夢華錄繁臺寺一
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問之老長曰寺一耳而三其
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褊衫後教之禪深褐褊衫前教
喻伽淺褐褊衫而寺遂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
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國相門於是號
國相寺寺分勢孤時遷世殊於是崇者頽而下者蕪
國相寺記 一
僧開教汗庸師惡徒於是樹石盜亡損破烏鼠穢之
往來羊猪寺非若能至矣又國初剽王氣塔七級去
其四崩獨幽窟狐狸魑魅昏瞋陰啼僧席未暖業逃
去而善者國相僧也乃奮然興曰寺時世廢邪僧
廢之邪於是守一清修年七十餘步詣戒壇受戒持
之於是寺得不土平者彬之力也汴城以水湮故諸
古蹟茫然蕩然獨斯臺歸然存峻峙可遊遊者挈膠
楫載吟筆花晨月夕雪驢風馬無不扣彬之門者斯
足知彬也正德間彬葺其寺殿暨伽藍閣山門鐘樓

僧房等而睢陽衛百戶趙越等實助之涅槃其像設
按舊碑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今洪武初僧古峯者
新之相去四百餘年迨彬又百五十餘矣而空同
山人爲之記

國相寺記

二

三渠陳氏家園一覽圖記

北郡李夢陽

三渠陳氏者莆人也舉進士官至戶部郎中無何謫均州同知尋陞汝州知州以留滯不能歸蓋夢現常遊於家園於是作家園一覽圖曰吾覽之卽猶見家園爾其友人李子叩之陳君曰直吾宅而南三里許突然而倚空者前之壺公山也其山蟠踞數十里高踰千丈狀瑞士指笏而立而一支蜿蜒蜿蜒奔而西盡處稍突爲穴則先大夫贈戶部郎中毅菴先生先王墓陳陳也

北贈宜人吳氏墳也前有峯對峙而溪溪之源有二一自寶勝溪西來一自龍潭溪南來合流於墳之西南半里許是爲南溪口北行三百餘步匯爲潭墳亦而之潭蓄復流折而東行亦三百餘步北面有峻山石均則葬我先太母黃氏太叔母張氏而其墳亦面溪二墳隔水畧相朝拱故曰夾溪先隴溪東流折而西北行里許又折而東有石山岸北俗呼龍臂嶺又東二百步夾溪皆田以供墓祭者南有屋十餘間此所謂龍臂南莊也莊有二水磨粉麥獲微息亦以供

祭至是而溪始曲折東北行四五里又折而西有石橋名壺公橋今園內邊橋夾溪蒼蒼鬱鬱者皆荔枝樹也岸北稍東荔枝樹中故有屋數間今圯矣不圖溪又西北行半里許始入大渠蓋永春德化仙遊三縣之水迤邐三百里入莆至木蘭山下通海號木蘭溪而宋時有李姓者築陂鑿渠以溉田今園內邇延左行者是也渠繞山東行四里一股分而北名曰橫渠又二里許又一小股分而北名曰西渠又三里許又一股分而北名曰下渠是爲三渠今予竊之爲號

三渠陳氏家園記

二

渠北行二里許亦岐爲二俗呼雙叉溝一東流里許爲池可二畝池北築田爲地植荔枝與雜樹池南復流東行百步則先兄庶吉士五瑞與弟今刑部員外郎邦器居之又東又折而北二百步許有通渠寬小橋通水于田田之東吾宅焉族聚凡百餘家其林森森卽前所謂直南對壺公者也宅西有餘坊則于中鄉試所樹雙叉溝一北流二里許折而東而南復折而東繞宅後里許與下渠水會東北曲折行十餘里入于海蓋圖之大槩如此而予襲與兄弟輩

展墓而遊林登夾溪之隴宴龍臂之莊躋壺公之橋
逍遙于荔枝之園翔翔乎三渠之徑瞻望海嶼崇
汎深酌醕割鮮致朋敘族坐詠行歌蓋旬浹不寃其
歎委今是圖一覽而卽見其首末故凡繞家園而峙
者流者植者繚而直者通而曲者浮者凸者諸者蔚
而離離者次而峭隅者望之若翔就之若伏者凡于
故所釣所采所舟所騎所坐所卧所行者皆列吾前
也故予覽之未始不豁然喜也已又鬱然而戚焉予
子曰子之戚者何也陳君曰傳曰君子過其故丘則
三渠陳圖記

三

然以悲予行年五十餘矣宦情落落均汝去故鄉
千里音信罕往來今一覽而見吾家園有能不
戚者乎陳君又曰莆有四山北曰陳巖東曰成山西
曰紫南與壺公均敵而對峙高聳如四柱海潮自東
北入莆莆人分之爲南北洋西南行曲折數十里至
木蘭山下與木蘭溪會故曰壺公蘭溪莆之望也今
不能盡闡亦畧見其彷彿李子曰夫形家者流君子
所不道也然述者奚取焉予讀漢唐史至藝文志見
其載堪輿金櫃葬經青烏子等書而牛眠馬跑亦時

時見于他說陳君曰邑人相傳宋朱子赴同安時
一見壺公卽曰莆田多人物乃此公作怪於乎信斯
言也則嶽降尼禱之說不虛矣余襲立朝著蓋歟兄
莆縉紳於戶部又見三渠陳子與其弟五器已又見
其子舉人竊謂陳氏更多賢今覽是圖則陳氏多賢
有以哉有以哉

三渠陳圖記

四

遊輝縣雜記

北郡李夢陽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值春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蘇門之山降觀于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于三湖返焉李子登蘇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阻暮子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蘇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祠之獨籍不祠也蘇門有九峰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蘇門連峰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峰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巍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有盜賊恒數百騎來則鼓弓弩持刀出沒林阻巖谷間號曰青羊白戈云而盤山路石岬岬漸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擴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

輝縣雜記

一

二

輝縣雜記

一

二

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蓊茂登山西望亭亭綠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然壁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耳邊寺磽田以千數然故櫟橡硯磊區耳於是寺僧招流人墾之租其人率斬茅營阻巖崕爲聚落烟火裊裊相維也其流人若婦并爲寺僧使乃其婦則於邊寺泉任載水予自南湖還也乃見兩三婦置桶巖滴下而俱坐广下然青羊白戈過其聚落聚落人輒飲食之得無害青羊白戈感其餘食數亦輒贈遺之爲常焉輝縣產魚稻然其人多病瘠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雲已知其山也蓋又喜躍馬行悞不卽至山李子曰余遊蘇門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蘇門記

有意爲文而得無意之妙

遊廬山記

北郡李夢陽

自白鹿洞書院陟嶺東北行並五老峰數里至尋真觀觀今廢然有石橋自觀後西北行里許並石澗入大壑路傍有石刻一宋嘉定間刻剝落難識一元大德間呂師中刻也入壑行並澗路石漸峻巉數里至白鹿洞此鎖澗口者也群峰夾澗峭立而巨石怒撐交加澗口水湍激石間旁有罅人偃僂穿之行此所謂白鹿洞云過洞復並澗轉北行數里則至水簾水

廬山記

一

簾者俗所謂三級泉也然路過洞愈險澁行蛇徑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矣水簾掛五老峰背懸崖而直下三級而後至地勢如游龍飛虹架空擊霆雪翻谷鳴此廬山第一觀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顧輒以書院旁鹿眠場者當之可恨也斯雖畧見於王禕遊記然渠亦得之傳聞又以尋真觀列之白鹿洞後誤矣自書院陟嶺西北行至五老峰下並木瓜崖西行則至折桂寺石橋有澗朱子嘗遊此自折桂寺循嶺而南下則至白鶴觀觀劉混

成樓處也觀背峰曰升砂峰自觀西北行數里至棲賢橋橋跨澗孤危宋祥符間橋也澗曰三峽澗澗石肝爛而巍怪嵒處澗潭碧黛潏則碎泮橋旁有石亭亭旁崖刻錢聞詩詩自橋西並澗行則至玉淵路旁草間有石鮮不刻也今莫能盡記玉淵蓋其澗噴湧來至此而穴石懸注宵昧聲如迅雷亦天下壯觀也石上有刻字云過此爲棲賢寺今廢李白嘗寓此自棲賢寺西行至萬壽寺有路通廬山絕頂可至天池逾澗北行則太平寺路也俗呼龍潭則在五乳峰下

廬山記

二

路仍自棲賢橋出澗口西行數里北逾重嶺入大壑始見潭潭亦瀑布注而成者潭口有長石鱗鱗起伏猶龍也朱子嘗欲結庵潭广今崖有其刻字然嵐重晝日常黯黯出卧龍潭西行數里至萬杉寺程史云宋仁宗建寺當慶雲峰下崖間刻龍虎嵐慶四大字又西至開先寺寺有瀑布李白詩者有龍潭黃巖雙劍鶴鳴香爐諸峰又有蕭統讀書臺李煜亦嘗寓此亦廬山一大觀也自開先西行十數里至歸宗寺寺有馬尾泉亦瀑布挹紫霄峰而下王羲之嘗爲此洗

壘養鵝皆有池其南有溫泉焉自歸宗寺西北行則至靈溪觀觀西爲陶淵明栗里今有橋橋西北谷口有巨石上有刻字言陶公醉則卧此傍有醉石館過醉石入谷行有溫縷池崖有詩刻自醉石館並山南折有通書院有天生基盤石上有刻字自通書院入谷西北行則至康王坂有景德觀今廢觀傍石刻谷簾泉三大字自觀東行十數里則谷簾泉也亦瀑布與開先瀑布同源而分下陸羽嘗品其水自康王坂又西北行則古柴桑地曰鹿子坂面陽山者陶公宅廬山記

王

與墓處也自面陽山北行可至圓通寺此一路予未之行予則自德安縣西並山北東行至圓通寺寺對石耳峰前有猴溪元歐陽玄有記宋黃庭堅亦寓此自圓通寺東行度石門澗登廬山尋天池寺度錦澗旁有錦亭路雖攀緣上然修整又林木鮮伐掘問僧曰禁山也路以曳御製碑開云行一里輒有亭路旁崖半處皆字刻也蓋五亭而後抵寺寺據廬山絕頂奉勅建者也鐵瓦而畫廊有銅鐘象鼓悉毀於火殿前有池仰出而弗竭稱天池焉是日晴晝秋高

下視四海環雲若屯絮望岷峨江南北諸山皆見然江與湖益細小難觀矣僧爲指石鏡鐵船獅子芙蓉諸峰乃東至白鹿臺觀高皇帝自製周顒碑高古渾雄真乃帝王之文然碑亭漸崩裂又東觀竹林寺刻非篆非隸周顒手跡也又東觀佛手崖然皆絕頂下遊東林寺觀虎溪又至西林觀塔東又觀太平宮太平宮者卽御製碑物色周顒處也又東至濂溪寺院又東十餘里至周子墓墓對蓮花峰自蓮花峰東行至吳障山過山逾石子相思二澗並五老峰行廬山記

四

則至白鹿洞書院相思澗者水簾下流也此廬山南北之大槩也按志廬山有大嶺與九疊屏風號奇絕李白詩不云屏風九疊雲錦張今問人咸莫諳其處惟開先寺前有錦屏鋪云又按王禕記是山也洪武初長林蔽咀虎豹交於蹊路雖十餘里非群數百人莫敢往今其山童童赤崖耳樵夫非探絕頂不能得徑寸薪也是山名跡則肇自惠遠在山北至李渤始有白鹿洞在南後又有周顒其跡則絕頂正德八年夏六月李夢陽記

古勁

廬山記

木

五

華池雜記

北郡李夢陽

華池古樂蟠縣也故城川華池東天子溝大入洞並故城川蒙恬塹山堙谷處也今馳道存焉稍東則陽周城也壯丹園華池城東北太和觀壯丹園西張將軍墓華池城北邊路將軍名吉宋范仲淹卒也以節死贈將軍詳見郡志興陽洞華池西岩也不窟陵慶陽東山傳介子慕西山范仲淹宅今爲府庫范純仁遺棟今爲府儀門過木鵝池慶陽城鑿通河處臨川華池雜記

木

一

閣鵝池上宋蔣之奇建今廢咸武樓慶陽北城樓也宋建公劉廟在慶陽其兩壁書周三十七王云李子曰余如華池在弘治乙卯年焉居蓋三年云從子遊者尉氏左國賤慶陽高尚志暨其弟尚德華池王祐

賓貢圖記

北郡李夢陽

河南按察司僉事吳君有賓貢圖一卷吳君曰此物傳自我高祖子其記焉記曰賓貢圖長五尺有奇濶一尺畫蠻夷人十一人擎寶珊瑚托一人臂鵠其一牽獸似鹿其一人牽狡狴一人則抱狡狴子一抱獒子又一擎寶珊瑚托又一人牽獒八人者皆左而起至肅也而一人獨右向立而背八人者來知其首長也一人背行婉婉抱樂犖器一人兩手捧一物二

賓貢圖記

人者則右而趨其首長十一人者貌固人人殊也乃冠佩物屬亦人自殊異今不能盡考識其氣象爲賓貢者云按圖後題志曰冶城陳酥曰永嘉王溥曰徐諒曰林本清曰縉雲朱惟嘉曰永嘉張謙曰鄒陽周厚性曰林仲勲曰雲窩鄭道曰樂清趙新曰西江李衡亦十一人云然皆不謂圖作于誰氏今圖角明有趙氏子昂印而十一人者皆不之及也惟嘉謂周景元作謙謂胡璩輩五人作誠使二人者見子昂印不應如是道矣予故曰子昂印後人加之也今江南

人善模榻屢本刻古印記誑世此圖色色精巧猝動

自足傳亦奚取于子昂印焉鄭道曰朱生近從何得

之則知此圖又本朱氏物而傳吳氏語曰永祿傳視

子孫今吳氏傳五世矣而有僉事君此圖不落他氏

手矣圖首篆廣平程氏筆也正德四年冬十一月日

記

賓貢圖記

二

張將軍畫像贊

北郡李夢陽

我崇我官。有徒嘽嘽。我服我丹。有蟒盤盤。盤盤者蟒。
天子之賜。嘽嘽者徒。天子之畀。何以畀之。以伐以征。
何以賜之。汝涉汝明。北徵是清。南蠻是平。將軍者誰。
姓張桓名於赫。將軍魁軀長鬚。戰陣能勇。處已卑謙。
禮士若誦。臨下威嚴。動若虎彪。靜若女潛。將軍之馳。
如鳥之過。之矢之發。當之者破。此衛開設。將官實罕。
將官豈罕。損於自滿。於美將軍。年始向強。髮黦顏渥。
張將軍像贊

脊力載剛。萬兵罔雄。百戰匪奇。慎終如初。文王我師。

石几銘

北郡李夢陽

李子獲石焉。平而方。爲几焉。而銘之。銘曰。

色乾之清。質坤之剛。扣之鏗然。平直靜方。我有嘉林。
皮。汝其旁。汝憑汝依。可詠可觴。我有兄弟。友朋親戚。
燕無豐約。來惟汝覲。朝之夕之。汝懽汝暱。人情靡同。
汝應則一。浴露吞烟。坐月烜日。孤貞介確。光澤縝栗。
雖有霜霰。毒蒸厲颺。侵之不入。而撼之汝樞哉。

石几銘

本

視銘

北郡李夢陽

世以眼貴而汝無此人其瓦礫汝

其二

台端若方女式虛內女式越若鈍靜亦乃式乃磨不
磷涅不緇允茲在茲相台

端視銘

駁何氏論文書

北郡李夢陽

某再拜大復先生足下前屢覽君作頗疑有乖於先
法於是爲言敢再拜獻足下冀足下改玉趨也乃足
下不改玉趨也而卽撻僕文之乖者以復吾其言辯
以肆其氣傲以豪其旨軒翕而哮嚶僕始而讀之謂
君我誡也已而思之我規也猶我君規也夫規人者
非謂其人卑也人之見有同不同僕之才不高於君
天下所共聞也乃一旦不量而慮子爭於先法茲其
駁何氏論文書

情無他也子撻我文曰子高處是古人影子耳其下
者已落近代之口又曰未見子自築一堂與突開一
戶牖而以何急於不朽此非仲默之言短僕而諛仲
默者之言也短僕者必曰李某豈善文者但能守古
而尺尺寸寸之耳必如仲默出入由已乃爲舍後以
登岸斯言也禍子者也古之工如倕如班堂非不殊
戶非同也至其爲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
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
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

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猶班則倭之
則倭方班之方而倭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
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
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
規矩而能之乎指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
矣何有於法何有於規矩故爲斯言者禍子者也禍
子者禍文之道也不知其言禍已與禍文之道而反
規之於法者是攻子亦謂操戈入室者矣子又曰孔
曾思孟不同言而同至誠如尺寸古人則詩至曹劉
阮陸足矣李杜即不得更登於詩壇詩云人知其一
莫之其他子之同法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
治天下者也子以我之尺寸者言也覽子之作於法
焉後矣宜其惑之靡解也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
結綺之修麗楊亭葛盧之幽之寂未必皆倭與班爲
之也乃其爲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也何也有必同
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歸可也
巨可也守之不易久而推移因質順勢融鎔而不自
知於是爲曹爲劉爲阮爲陸爲李爲杜即今爲何太

何不可哉此變化之要也故不泥法而法皆由
求異而其言人人殊易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
謂此也非自築一堂與自開一戶牖而後爲道也故
子嘗曰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筆筆不
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疏也密
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筆之精也精者何也應
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窺其精不足以爲字而矧文
之能爲文猶不能爲而矧能道之爲仲默曰夫爲文
有不可易之法辭斷而意屬聯物而比類以茲爲法
宜其惑之難解而使之者易握也假令僕即今爲文
通能使辭不屬意不斷物聯而類比矣然於中情
思澁促語險而硬音生節拘質直而龔淺謏露骨爰
疵爰枯則子取之乎故辭斷而意屬者其體也文之
勢也聯而比之者事也柔澹者思含蓄者意也典厚
者義也高古者格宛亮者調沉着雄麗清峻閒雅者
才之類也而發於辭辭之暢者其氣也中和者氣之
最也夫然又華之以色永之以味溢之以香是以古
之文者一揮而衆善具也然其翕闔頓挫尺寸而寸

寸之未始無法也。所謂圓規而方矩者也。且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前子以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諸義進規於子而救倏亮之偏。而子則曰必閒寂以爲柔澹。濁切以爲沉着。艱窒以爲含蓄。俚輒以爲典厚。豈惟謬於詩義。弁倏語亮節悉失之矣。吾子於是乎失言矣。子以爲濡可爲溺。緊可爲數。遲可爲緩。邪。濡弱緊數遲緩不可相爲。則閒寂獨可爲柔澹。濁切可爲沉着。艱窒可爲含蓄。俚輒可爲典厚邪。吁。吾子於是乎失言矣。以是而論。

東坡先生集

四

文子於文乎。病矣。蓋子徒以僕規子者。過言靡量而遂肆爲蜂蟻之談。掩僕之垂以攻我。而不知僕之心無他也。僕之文千磨百孔者。何敢以加于子也。誠使僕妄自以閒寂濁切艱窒俚輒爲柔澹沉着含蓄典厚。而爲言點慘有如提鞭擊鐸。子何不求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真爲之。而遽以倏語亮節自安。邪。此尤惑之甚者也。僕聰明衰矣。恒念子負振世之才。而僕叨通家肉骨之列。於是規之以進其極。而復極論以冀其自反。實非自高以加于子。傳曰。改玉改行。子誠

持堅白不相下。願再書以俟我。

東坡先生集

五

詒古鏡書

北郡李夢陽

姑蘇徐昌穀纂外史湘郡瀕行關西李子持古鏡爲
贗復爲書以詒之曰嗟乎古人有言明鏡所以照形
往事所以知今鏡不古不靈士不古不成夫自陶冶
氏範金規體利世鑒物民用是貴至於殉丘冢瘞山
澤歷歲綿邈精氣上泄往往爲盜掘發暴於人間初
哲冶之操爐熾炭也鼓橐成風五銅具鑠什百就模
孰賢孰劣及有入地千祀情質滲漉膏融液結絲汞
內瑩赤砂外積扣如哀玉映如飄雪可以走鬼神銷
疾疫哲志確神進匹鼎敦同時躍冶之器雖或間存
莫不歛顏以退者所養異也且夫金陽之質也規天
之形也明日之發而月之行也鼻者樞也孔者戶也
凸罔兩山澤之怪詔姦也圍以千支諸屬示用也然
必取之於山鼓之於火翕之以陰化之以水土歷千
祀而後成是天下之至精也夫士鑄于師銘于父明
德體元冥會億萬載之上踐義譽之域獵姚姒之圃
剛足以決疑智足以析微虛內美醜遠炳先幾凝滋

詒古鏡書

一

詒古鏡書

二

勿習待時而發豈不爲古君子哉何則畜不遂不光
變不神不化妍媸之分易立且晦之與難識于物且
然而況于人乎曩者遇老人橋山之陽綠瞳而玄髮
神若皎星氣若流電駟拂雲之馭謂予曰小子來白
軒轅氏故臣也往從觀九鼎于閼湖之上極其滌汁
治之而爲名曰青霞之鑑湛之九仞之淵軼帝愈王
葛伯迄于今茲小子其受之爰伐乃翳勿埃勿虧予
時再拜奉歸什襲與俱茲二十稔于茲矣非大賓鉅
人齋沐涓思未始獲一窺也竊聞之君子不私其有
規于子貌甚古又聞有遠行將涉洞庭蒼梧之墟百
物之好不可不備乃取割千金之愛以贈然予毋忘
老人之事夫烈士慕欽君子尚玉其類同也子毋辭
焉徐子獲鏡折讀書既再拜而愛之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北郡李夢陽

二世使中軍府令高按丞相斯獄治罪。李斯乃從獄中上書陳七事。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乃顧詐爲二世答書。書遺斯曰：「覽丞相事辭甚愍。朕竊怪丞相忘其大而撥乎細，拾毛瑣之行而捐夫赫赫者也。朕蓋感焉。先王幸哀憐黔首，立詩書仁義之教，所以惠來世甚厚。丞相固誦習其說，已乃立議盡闡之。夫詩書何惡於丞相哉？諸生之坑咸陽也，朕自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十

有識知聞此事，未嘗不腐心而切齒者。丞相縱不與謀，獨不能強諫耶？朕既與丞相訣，何敢卒諱沙丘之事。出自朕本心與否，丞相所明也。大行喪未發，輒背自立。又矯吾親屬及大臣荼毒之朕，口雖不言，於心獨無恥乎？一詔一令，無不自丞相手出。丞相爲朕則得矣。如先王何？如天下何？往以私議干丞相，乃曰：「堯禹以身殉天下，是奚足法？法之是以天下爲桎梏者也。丞相不欲朕爲堯禹，則欲爲桀紂邪？夫讒賊者不可以共國。阿比者不足以存君。丞相侍始皇帝，始皇

戲擬趙高答李斯書

二

帝未聽惑，左右窮兵黷力，殫天下之財，勤事四夷，外內騷動，丞相弗止也。既戡六王，丞相不以此時強諫，按甲息戈，振百姓之急，乃言治馳道，興遊觀，以見主之得意，勦爲已有抑未矣。且前數事孰與丞相所自陳？丞相何愛瑣瑣之迹而輕夫赫赫者也？夫關地顯主，循尺寸取功名者，將之事也。鎮國家，調燮陰陽，輯和其民，人使人人親其主上，以顯序大業，相之職也。且丞相將邪？相邪？丞相治民三十餘年于茲矣，始皇帝倍羣臣，未久，關東盜賊大起，殺長吏，攻陷城邑，裂

題江山雪圖

北郡李夢陽

雪之天黯霰凡雲色異獨雪同詩曰上天同雲是已雪之山顛不骨溪壑淺蹊徑迷雪甚則樵不入雪之水雲同天一有舟蓬白而人簑笠之則水見矣雪屋簷直或明其窻柱然不見茅與瓦雪之驢下視凌兢若臨窟蹈穴雪之人目曠而神欽眩然光奪之也雪之木枯則白其上皮花葉雪則隔其心雪無風則勻勻斯盡矣即妙筆弗盡弗勻之雪何也勢使然也

題江山雪圖

畫之勢貴粗盪近詳遠畧情貴雅而包意貴減而宛氣貴豪而洵包貴凜而潤五者雪之良者也李子嘗論及畫事田生曰其惟史痴乎江山一圖近之矣是圖今落於吾家李子取而觀之曰微痴吾誰與言雪取此與子威作同觀可謂冰壺雪嶠

太白山人傳

北郡李夢陽

太白山人者吳越間放人也終吳越間莫知其所自來人問其姓名山人曰我姓孫一元名問其字曰我字太初問何以稱太白山人曰我秦人也嘗栖太白山之巔於是稱太白山人云於是人始知山人爲秦人及問其家世山人不之答故人止知山人秦人也而不知秦何人也山人善詩有超逸才嘗出秦四游浮湘漢躡衡廬踰河涉泗謁關里登岱嶽之峯憩日觀

太白山人傳

觀日出焉奇之駭叫狂走人頗異之然弗識之也於是山人則南走吳會吳會人識山人又識山人詩於是爭禮敬山人山人固善說玄虛又膚瑩渥顏飄飄望之如神仙中人於是愈禮敬山人而好異之士踵接於門矣山人往來越湖間多在支硎南屏山寺中鉅家則爭造寺餽山人美飲食鞋服以是饒裕冠佩之士慕名求訪山人輒供具惟洽竟日酒酣暢歌意態超脫令人起塵外之思人士或事功人說及時事山人則又善說時事率鑿鑿副名實于是人士轉相

譽稱爲孫山人聞四方矣一日山人病且革倉皇屬其友曰死墓我佳山幸題我墓曰明詩人孫一元之墓已而山人甦起而憤曰幾負我志而吳越人以是覩知山人初無羽化術徒空談放浪形骸稍稍疑避而山人則顧益說世務恒切齒不平其詩亦多爲憤激悲壯之音于是用世之士顧益喜之樂與之交義投情合犯濤弄月扣舷和歌俛仰一笑每自許于世無雙而湖舉人施侃者雅喜山人而病其放因說之居山人然之于是買田苕溪之旁又說也婚則婚侃

本山人傳

二

妻妹張氏喜山人者率移書相慶曰太初爲全人矣是時建業劉麟龍覓威徙居湖與吳充陸晁暨山人結社游號苕溪五隱山人始講吾儒性命之學無何病作竟死年三十七矣李夢陽曰子不識孫山人何如人未之面也往劉子過夷門蓋素稱山人風神藻雅云曰與之游令人坐忘而山人亦時時寄來然子竟莫知其何人也

邵道人傳

北郡李夢陽

邵道人者蜀人也至慶陽年七十餘矣道人不欲言凡所願指色授故莫究所自來然見之者率知其異人也道人館於鐘樓街周家築土被衲無晝夜露坐郡中諸子弟少年爭來事道人道人凡所願指色授之諸子弟少年無不當道人意者道人喜看病病者來請往乃令病者張目又令其噓即可活道人則目諸弟子而諸弟子卽置飯病者前道人出其袖中鐵尺橫飯上誦大悲咒已起尺摩病者曰瘥矣脫不活道人則趨而出病者家以死日請道人則出其指示日數如其指數然道人不取錢每歲自正月始活一人取其布尺裏衲裏完弗取也病者家脫有見飯飯道人以碗列諸案無問多少道人食之若加飯更以碗列之不食也若見飯是草惡食道人卽喜食之日更爲造美食道人則不食其見飯或雜葷物道人曰弟擇去葷物終不欲更造也道人善飲水鄉野人聞之爭來請願觀道人飲水道人微笑領然之弟子前

置水道人目弟子令鄉野人自置水亦以稅列諸案
無間多少道人飲之若冬月水冰則聞道人齒間澆
澆聲頃之肩膊面紅汗簌簌下若雨也道人與予世
父同時世父患脛瘍久不愈以問道人道人曰此祟
也若往聘于某氏乎謂其女陋也將更聘之女慚而
繼死此其祟也世父大驚伏地頓首曰奈何道人曰
今遇我三日解矣三日瘍果瘳居十餘年忽謂諸弟
子曰吾將歸歟諸弟子曰先生福慶之人慶之人無
敢慢先生者何遽言歸邪道人不應一日道人令該
邵道人傳

几三層而坐其上諸弟子始悟其歸謂死也環守之
夜有登几而伺其息者道人猶揮肱墜焉半夜霹靂
隱隱起屋脊若戈士甲馬戰鬪之聲諸弟子震懾伏
地天明起視則道人死矣贊曰

予不語怪若道人者何如人哉二氏惑世亂政而道
人口悛悛不欲道辭急人之難斃而後已嗚呼是所
謂逃于墨者非邪

烈女傳

北郡李夢陽

儒生劉德舉來言六烈女事李子問之泫然而涕出
劉生曰夫子奚慟也李子曰予蓋傷為臣不終云於
乎死生亦大矣往逆瑾之亂子實丁焉當是時人士
大都以昧行問之曰救死爾又曰死瑾無謂於乎死
生亦大矣彼粉黛笄褱之人乃顧若是烈邪自死瑾
無謂之說興於是昧者公言於朝群議於巷偶語於
途以逮至則問金多少為罪重輕於是天下吏曰考

烈女傳

掠桎梏之威金通也下歛而上聚公簿而顯輸曰姑
救死爾夫為臣宜若是不邪設靡昧瑾能盡死之邪
於乎死生之際難矣彼粉黛笄褱之人乃顧若是烈
邪予蓋傷焉於是作六烈女傳陳氏者陳傑女也年
十八聘楊瑄居無何瑄卒女痛哭將死之父母不許
欲往哭瑄又不許女則竊剪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
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
是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
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

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甲戌瑄有姪
曰永康者改葬瑄而求陳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
婚帖獨鮮完劉生曰葬之三年而岐殺了瓜產之墓
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青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
比翼之禽今以岐殺了瓜觀之不其信邪張氏者李
傑妻也年十八歸傑踰年而夫病且死握其手訣曰
我死汝必更然善侍後人矣妻泣矢之曰君死妾死
不顧更也傑死張氏謂棺匠曰棺大之未性喜寬大
也其父母曰棺第狹之勿大匠從其父母狹其棺張

六續集傳

八

二

氏哭毀其決棺曰不大不棺也棺成自經而死高氏
者夏永昌妻也嫁三月而永昌病死高氏欲從之然
家人防之嚴則日至前焚香竊視曰永昌俟我其母
知之泣謂之曰汝今十九年耳奈何輕死高氏曰嗟
母訓百年永邪然均死耳竟縊死劉氏者魏相妻也
相之死也相姑王規婦有失志乃引婦登樓同寢婦
哭之達旦不輟聲已給其祖姑曰我餓渴甚和姑信
之下樓取水食婦以手巾二幅接縊于梁上年二十
一矣王氏者孫林妻也林病貧無以療王氏賣衣辦

湯藥夜顧天祈以身代林死則匍匐哭不絕聲水漿
不入口者二日乃潛詣後園桑樹自經死張氏者田
孝子妻也孝子曰田銳嘗割股療母病母死廬墓三
年於是稱田孝子云孝子有甥宿舅舖而夜殺其鄰
舖客盜其財於是逮孝子獄無何孝子死出其屍皆
爲之崩張氏之死也或勸之矣則忿哭曰我與田銳
夫婦二十年矣彼既爲孝子我獨不得爲節婦邪竟
死今按六女者皆祥符郭門西人也六十年間烈者
六焉足謂之興矣聞風者激邪抑地之靈使然邪李

本烈女傳

本

三

子曰子於六女而重傷時俗之偷也孔子曰匹夫不
可奪志乃人不欲死顧詫人曰我死弗獲死今以六
女事觀之然邪否邪夫鉅鑊之嚇盈諸耳甘綺之誘
戰于中人鬼之關須臾是決乃六女者方視死如歸
不以如飴遺間伺隙如探金攫玉惟恐後時而靡
也斯其志可奪邪不可奪邪夫粉黛并禪之人至微
也窮閭敝閭顛顛下賤之女非有閨閣之儲文史之
訓父兄之指誨聞見之開卓也而一旦有如此者彼
哀鳴孤之夫口先王而講詩書者乃徃徃狼貪而

苟生患難之至不化爲齏則永突鼠竄矣於乎極
矣予於六女安得不重傷時俗之偷也劉德舉曰斯
舉也予倡首義於鄉人復白其事於官司矣業爲六
女立廟郭西贊曰

貴非必爵輝豈惟華有碎而完有凶而嘉於烈陳女
甘心未家槁骸竟雙並蒂則瓜岐穗離離載嘉者永
五女繼興奮義執情隕軀捨生展哉令名於惟六女
生猶鴻毛死而遽巍山岳其高瞻廟者拜過里者式
無貴無賤無識不識卽跡於心持獨驗同古今一感

本烈女傳

四

人心至公熊掌取譬瓦全是恥爾忠爾孝敢告君子

禹廟碑

北郡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官平沙四
渺遐睇故流北盡碣石九派溷淤雲草浩浩於是始
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騷人
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爲陸
易輒爲寧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
生生至今者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賴者也然問之
耕者弗知粒者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
故曰王之功忘譬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
栖者忘其枝民者忘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
知自忘及其畱也號呼而祈恤於是智則指之所從
來而廟者興矣河孟津東也感曠肆悍勢猶建瓴堤
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
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椿戶艸門輪築困苦則
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
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
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

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膳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苗者也。大梁以苗故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城。乃今歷三河攬四泗。極洪流而盡滄海。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者父矣。尚能粒耶。耕耶。廬耶。能甦者寧耶。川者陸耶。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微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謂美哉勤而不得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碑焉。至于名濤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予則爲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兮雲吐竊黃屋。今陸離靈纒總兮。上下羗若來兮。儵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橫四海兮。波。右迎神。

組絃兮鐘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輦霽兮。來至風冷兮。堂戶舞我兮。我酈尸既飽兮。顏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右降神。

風九河兮。蔚暮雲曉曉兮。昏雨王駕鳳兮。駢文魚龍其異兮。兩旗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有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右送神。

禹廟碑

主

曲江祠亭碑

北郡李夢陽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豐城也觸磯頭岡則俛而東南拆數里始北達奔也登其岡望盡見其奔北俛拆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究其氣仁者堅其塞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故古之賢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增益其所不能過之登也依徐繖繖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則有新安之朱磯山杖履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

曲江祠亭碑

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邪是江也既與其詠章而往來也則三人者不可不於其地祠之明矣正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望江曲之勢見其上有祠也而非其鬼乃立使去其鬼而作三先生王受於其內及余還也則知縣吳嘉聰業又作二亭祠後其最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足以盡此江奔北俛拆之勢夫理以曲賤勢以曲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調理也何也智有所不役勇有所不用謀有所不徑情志有不直遂仁有

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終而必北者非勢也故曰知水者可與言道登斯亭也謁三先生之祠而覽其勢之所以始有取於予言哉始有取於予言哉

曲江祠亭碑

二

臺重修碑

北郡李夢陽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政之繁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然拔微。斯其至矣。而御史許君按許還也。則謂予曰。吾比游於蘇門。蓋登孫登臺云。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囑焉。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焉。已爲祠祠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彰乎。然厥施繁焉。又

臺重修碑

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蘇門之山也。乃其人夏承艸。冬而披髮。自覆至微。末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好讀易。撫一弦琴。性無恙。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籍退而至山半間。有聲若鸛鳳音焉。則其囑也。又嵇康從登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故用光在於得薪。

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無實。譽不必顯。勝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者非赫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之偶耕。非如陶隱居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逃汚而潔。我隨安卑而尊。我追舍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敖。苦約而天下不以爲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囑焉。祠之若廢之。永也。斯非實之明效哉。孔子曰。邦

臺重修碑

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者也。世不可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廉恥之道喪。廉恥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君得之矣。夫嵇康者。亦晉之聞也。乃卒不免於刑戮。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高翔疾走者。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何也。見欲而不見禍也。故曰。不習爲吏。已。

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污埋如登也能如河上公
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激之者寡也乃
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梓梓曰風笑益於世詎不大可
訾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故有思親聚遠二亭百
泉南有瓊翠亭咸圯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孫祠之餘
材材咸無撥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
襄之云許君名完升徙縣人劉名澤齊寧州人正德
十年夏五月北郡李夢陽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續臺亭修碑

三

釣臺亭碑

北郡李夢陽

李子游於白鹿之洞顧山歷澗谷嶺合沓石灘茂林
適杪秋之交風行瑟瑟颭颭回視五老峯垂在几榻
於是洒然而樂也曰佳哉山矣乃與諸生泝澗攀蘿
履石而上剔蘚考刻步自院門西有石突如危如仰
而睇之矧曰釣臺俯之渟泓魚躍諸生曰此往者釣
魚處也李子曰吁佳哉乃命卽其上作亭焉亭成李
子游於其上諸生從李子俯仰良久喟然而嘆曰夫
子今乃知釣可以喻學也諸生曰夫釣與學同乎李
子曰夫釣者飭竿絲綴芳餌兀坐盤石之上凝精歛
志沾沾而聽啾啾而視期取必獲蓋饑需之舖而渴
俟之酤也乃竟日而不得一魚神荒氣沮投竿踴躍
而歸路詠溪歌天日向暮諸生以爲苦邪樂邪衆皆
蹙額弗懌曰苦矣李子曰假令以四海爲壑明月爲
釣以虹霓爲絲以崑崙爲盤石凌雲駕鴻超出天地
倒視日月釣無不獲朝醺巨觥暮俟修鯨則汝願之
乎衆皆掀眉而喜曰願哉然無能焉李子曰夫釣以

魚學以道。故据盤石兀坐。竟日期。取而必獲者。計功者也。假天地以爲釣。垂涎于不可必得者。鶩遠者也。計功者。泥鶩遠者。虛夫。泥與虛。不可以得魚。而況于學乎。是故君子以仁義爲竿。以藝倫爲絲。以六藝爲餌。以廣居正位爲盤石。以道德爲淵。以堯舜禹湯周孔相傳之心法爲魚。日涵而月泳之。至而後取。不躡其等。不計不必。積久而通。小大必獲。夫然後道可致也。是以君子身處一室。而神游天地矣。夫然後以盤石爲崑崙。丈絲爲霓。寸鈎爲月。溪壑爲四海。鰕鮎爲

釣臺亭碑

鼉鯨。此所謂一貫之道也。故曰鈎可以喻學。諸生乃飲色平心。再拜而謝曰。聞教矣。書于石爲記。

以鈎喻學。庶不徒遊嬉之文。

明故叅政崔公墓誌銘

北郡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一月廿六日。中奉大夫四川右叅政崔公卒于家。年八十有八歲矣。先是其子南祭酒銑抗疏求致仕歸。是故公之終。所事無憾焉。君子謂祭酒能子矣。公諱陞。字廷進。號南郭。學者稱南郭先生。其先樂安人也。有諱大者。生彥和。彥和生剛。趙庫大使。後累贈中憲大夫。延安知府。大使娶于蔡。後贈恭人以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生。公于安陽乃後遂

崔公墓誌銘

籍安陽。公童時。會父失官。貧。兄五四各出自營。獨次兄父母居。日一食。然猶糲也。而公於書。頗益。攻久之。悍。母蔡憐之。泣謂曰。兒從兄。賈不易效。邪。公弗聽。顧愈益攻書。年廿六。李給事中者。見之。異焉。遂女以女。後封淑人。明年。爲成化乙酉。公舉于鄉。已丑。登進士。第。拜都水主事。改武選。以父憂起。改主客。又以母憂起。武選。擢職方。貢外郎。出知延安府。陟叅政。敗歷中外。凡三十餘年。公旣以蓬蓽力。致青雲。巨才洪識。卓越倫輩。而冰蘗奮勵。無怨。寒約。遂能解前難。後慶流。

崔公墓誌銘

二

于孫至今相人訓學誨德必曰不見南郭公少時
貧邪今人凡少貧者貴顯必焚而公主客時畚人有
踰請者業賂鈞樞者許之矣日趨上議而公執弗食
名番人夜持玳瑁奇香各十餘斤餽公斥之出旦聲
其事遂寢公雖歷三部階五品然僦屋而居競競如
少時出則一瘦馬青布袍耳僮日出拾馬通淑人李
維諸薪手爨之故自爲郎官識者業以台輔期之矣
先是星變求言公與餘干蘇章同奏監閣干政妖僧
蠱惑援芘憐王竄逐忠良所致又言兵部尚書王恕
今之伊傳不宜置之南京奏入不報而他言者或頗
及官禁秘密上爲之怒於是書言者六十人姓
名于屏擬升則紉其級不則遠惡地於是吏部故遲
公獲免孝宗卽位乃有延安之命邊郡瘠耗習猾
而俗夷公至立規畫固局鑰謹簿書節浮浪省游宴
時出入退果萊私園乃清疆場嚴徵稅平徭役鋤豪
橫招流逸墾荒開實廩庾乃始葺廢墜療疾疫教行
布惠煦邪崇禮興學誨徒咸鑿鑿名實詳具行狀中
先是成化末郡大饑民太半亡漢中山谷中公爲郡

崔公墓誌銘

三

復者十六七會屢豐斗米數錢耳斯不足觀政邪公
嘗見宜川知縣唐來馬鞍驚曰鞍如是華邪廉其價
近百金曰有一鞍百金者邪遂收按之果盡獲其貪
狀黜來又杜文祥者延之巨猾也見公惠而實易之
每大言曰崔誠好然貧官也聞其自少貧吾起大獄
必使之窘意公聞之必開節而公佯若不知者已而
有發其殺人事者公鞠之然罪不至死遂生之議者
謂公內明而外容剖大決難靡動聲色頗似稚圭亦
相之山川之鍾與而不知履堅秉貞識體負羆自郎
署時定矣在郡七年擢四川右叅政弘治丙辰監營
壽王宮於保寧役者數萬人費覈而力舒戊午逆中
王于境民無擾者人稱之公行部勾稽既詳顧又喜
廉賊否與僉事曲銳齊名蜀人語曰崔叅曲僉吃如
雪山常如松茂得暈疾久弗愈已未秣遂致仕歸
三十年至是卒公恭儉出於天性少壯隱一耳故
能錫參蔬糲文錦布緼輸真蓬萊絕無飾庶無裁
約家居檢書課農灌溉花竹年踰八十則日焚香靜
坐精神內瑩聰明長存出入不杖卒之日顏面猶生

也雖天畀之遐如報公者然祿位未極議者每有蒼生之憾斯非命而何邪嗚呼傷哉公生子三長南祭酒也次鉉次鈺女亦三長適丁璽千戶次適賈澤次適張吉俱學生孫子四滂舉人次汲次涌次泮女六長適樊剛錦衣指揮次適劉仁學生次適李世隆次適張宗茂學生餘尚幼曾孫子一士桌女一公卒之明年月日葬彪潤之兆與李淑人合淑人先公六年卒業自有志刻石銘曰

積之豐用之肅中折其翼井渫終食象賢肖德有瑗

崔公墓誌銘

四

有寔妥公茲域聚靈發祥虎變驚翔英英洋洋後其大昌乎

明故宗人府儀賓左公遷葬墓誌銘

北郡李夢陽

左公諱夢麟字應瑞年四十弘治三年六月三日病卒葬白塔兒原梨園中葬二十二年而爲正德五年於是始徙于今墓云今墓去舊墓東西四百步而近李夢陽曰嗚呼古不脩墓乃予今忍銘我外舅焉按左氏永新逢橋人也語曰逢橋八百左而公會祖曰左東吳稱堂下派東吳生仁宏仁宏生左輔是爲知州公知州公爲南道御史正統間嘗有激劾之章請

左公墓誌銘

一

炎方驛丞會喪其胡夫人乃更娶崔夫人崔夫人以景泰二年五月七日生公炎方驛年數歲知州公起尉氏知縣從舟行墮水流里所出不死天順五年河決大梁鎮平恭靖王如尉氏見公以之歸爲其孫廣武郡君後六年誥授公朝列大夫爲儀賓云恭靖王周定王第八子於高皇帝爲庶孫而周定憲時儀賓最貴重與封疆官分席而抗禮道逢則以輓相揖及公爲儀賓乃諸儀賓者業稍稍降矣公出獨張蓋駿馬見諸所官悉如前定憲時諸所官不平也久

之乃顧獨敬重公以公才行故然公固美貌奇偉作詩善畫今祿給不以時王孫貧者出或不能具驢車矧如儀賓矧如我外舅行嗟嗟悲乎悲乎郡君父曰四鎮國將軍溺佛燒丹四方諸以佛燒丹來率輒驅其金資居無何將軍貧債負以萬數無能償而衆債家輒又日譁其門將軍泣欲尋死會公謁將軍出因佯呼曰將軍死矣衆愕然欲散走公乃止之謂曰若等自度將軍力能盡償汝乎且汝等必迫之使死乃已邪衆業懼無敢言者公曰假如人償其半能以全

左公事誌銘

券見還乎衆皆喜諾謝曰願矣於是公乃自往貸諸豪富家緡諸豪富故雅重公乃無不願與緡如其半數公又輒陰易絲絮布帛銅錫等昂其直與債家因又勒其半三之一而卽以其一轉生息償前諸豪富家歲餘諸所負者皆平矣公病革強起坐會氣絕將軍曰嗟我固謂吾兒爲佛也力主坐葬於是公有四子長曰國璿年十三歲次曰國璣年十一歲次曰國璵次曰國衡年各四歲以早穉益成莫克成我公葬公卒十四年而國璿卒葬之又八年國玉卒將葬

璵號哭向母郡君叩頭請曰夫葬者所以安體鬼而棲靈神也乃我父忍營營建茲郡君哭曰嗟女夫謂何於是李夢陽趨而進相向哭對曰禮也乃於是謀徙於今墓葬用北首焉然公肌體完也髮鬚不脫落故衣衾弗朽也是時郡君髮髭耗燐矣率其二子四婦孫四男二女暨厥婿厥女暨外孫環之哭嗚呼公距知二十年後如此哉父老曰往水退有人爭田邊我出公乃置酒召爭者謂曰第損其餘與我乃其人慚罷爭亦不侵于我田卽今葬地云蓋左氏三世

左公事誌銘

與墓曰仁宏者永新神公墳墓其彭夫人襄陽墓知州公永新左方墓胡夫人炎方驛墓崔夫人尉氏墓惟公墓今并葬其子銘曰

下不墊黃泉上不見白日改而安之公以室

處士松山先生墓誌銘

北郡李夢陽

大明正德四年六月四日處士松山先生卒年七十有六歲先是處士便數諸飲食不可口顧惟啜白酒又足時時腫無力謂予曰歲在蛇矣吾其死乎死則予銘其墓余止之曰胡言之遽耶然竟死也悲夫處士有甥曰王泊賢而文質主乃葬事來述銘而處士弟瑞會又以其遺事來赴因并掇拾爲志志曰處士姓丘氏名琥字伯玉號松山蘭陽人也父陵官至山

松山墓誌銘

西左布政使娶谷氏夫人生四子處士長也幼穎異於書無所不讀然刻苦因而吐血服白朮丸數十升愈已又時病目廼棄去以商遊吳中盡發其蘊爲詩由是知名吳中嘗過丹陽買舟行一人來附舟直入寢所處士心知其盜也佯落簪舟底而盡出其衣篋鋪設求之又自解其衣以示無物又俾童與酌酒夜則自撫其臥側明日其人去未幾戕人於丹陽城中被縛乃以其事語人曰吾幾誤殺丘公人服其智經四十餘年遂起至千金顧盡散諸弟男女及族人

所識貧乏者已而金輒復集集而復散終不爲自計嘗起第大梁東門結亭時木芙蓉菊亭旁更爲詩先後所爲詩積萬餘數造詞囀削棘澁大類黃韓亦爲金元曲而比事假托謔浪不恭大抵玩世而泄所不平酒中竦身按歌其音亮重越裂出宮雜商若敲金戛石歌竟引滿掀髯而笑人莫之測也居常布衣唐帽非名士而罕與往來蓋終其身足跡不至公府云謂人曰吾死稱爲松山處士足矣竟以此卒先娶劉氏生子忠上洛王教授先卒繼朱氏生女適生員

松山墓誌銘

二

薛嵩側室潘氏生子鏐常自憤其末年家事不遂臨終曰我死薄斂不用槨棺首第書曰丘松山不瞑目之軀又曰死卽反葬毋殯鏐奉治命以卒之六日而反於蘭陽之兆與劉氏合忠有五子四女銘曰丘氏之先肇自東明曰丘彥德始遷蘭陽傳之仲和實生士能士能生陵處士三季璠璠及璵璵至叅政璵爲縣令璠才亦處處士捐館二季先喪璵緇挽於手處士遠蹈跨時危行德孤敦實斂華獨行不疑人皆切切我約而朕季承以官承志者吾歸于玄所

從父母祖

松山墓志銘

三

梅山先生墓誌銘

北郡李夢陽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於汴邸李子聞之繞楹彷徨行目前予造梅山猶見之謂病愈且起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倉皇來泣言買棺事予猶疑之乃今死邪於是趣駕往吊焉門有懸紙總帷在堂演也擗踊號於棺側李子返也食弗甘寢弗安也數日焉時自念曰梅山梅山姓鮑氏名弼字以忠歛縣人也年二十餘與其兄鮑雄氏商於汴李氏梅山墓誌銘

識焉商二十年餘矣無何數年不來李子門演鮑七奚不來也演曰父母兄三喪曰喪舉矣奚不來也曰七叔父四十四歲始有子而姪也一耳以是大係乎身家已又問鮑七何爲演曰理生傍行訓幼睦族玩編脩藝課田省植八者焉已其久也內孚而外化之是故鄉人質平剖疑決訟巧益者必之焉故效慕則芳標美規懿者必曰鮑梅山鮑梅山云正德十六年梅山子來李子見其體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醫曰更奚能曰能形容者流曰更

奚能曰能詩李子乃大詫喜舉其背曰汝吳下阿蒙耶別數年而能詩能醫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貴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觴細杯窮日落月梅山醉每據牀放歌厥聲悠揚而激烈已大笑觴客客亦大笑和歌醉飲李子則又拳其背曰久別汝汝能酒又善歌耶客初輕梅山於是則大器重之相結內明日造梅山即款焉汴人有貴客欲其懽於是多邀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損脾今年夏患瘧李子往候之梅山起牀坐曰弱瘧幸愈第瘵多耳然業處分諸

梅山墓誌銘

二

伴令演辦酒食俟其起觴客別而還歛也先是梅山作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相思在抱兩週知數日携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膝上爲我開鬚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回夢時李子因說曰君病無苦念家梅山曰諾諾不數日而君益棺矣嗟梅山梅山又嘗作燈花詩燂燈何太喜一燂發三葩擬報明朝信應先此夜花重重輝絳玉朵朵艷丹霞愛爾真忘寐聞蛩忽憶家李子曰君詩佳頓如此梅山曰吾往與孫太白觴于吳山

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頓會孫時有綿症吾醫之立愈諺曰盧醫不自醫誠自醫之黃岐鵠佗至今存可也

嗟梅山梅山梅山叔牙後也其居歛也號棠樾鮑氏趙宋時有遇賊而父子爭死者於是所居里號慈孝里云梅山父鮑珍也珍父文文父方父思齊珍號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歲矣梅山生成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概還也演實匍匐苦心以之還厥情猶子也以某年月日

梅山墓誌銘

三

葬其山之兆銘曰

崎嶇嶺嶺人謂非險淵洄洞洞猶謂之淺坦彼周行彼復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吁嗟鮑子胡不汝悲胡不汝思

封宜人亡妻左氏墓誌銘

北郡李夢陽

宜人者李夢陽妻也左氏蓋永新人曰仁宏者生知州知州輔輔生宗人府儀賓夢麟而儀賓婚廣武郡君成化乙未十月巳丑生左氏於汴邸郡君者鎮平恭靖王孫周定王第八子也左氏生十六年歸李氏李氏者陝以西人也李子父曰奉直君奉直君爲封丘溫和王教授汴而挈其子夢陽來初李子幼婚劉氏不之婚也曰教授微而貧及約左氏儀賓則願

李妻左氏銘

獨喜入白其母并鄰君氏母郡君乃亦咸不之婚也曰夫非李教授見邪微而貧儀賓曰李氏子才竟婚李氏是時李子生十有九年矣明年爲弘治辛亥左氏生子枝云踰年壬子李子舉陝西鄉試第一癸丑登進士第左氏從李子京師會姑舅連喪李子西於是從而西戊午李子拜戶部主事居京師左氏復從京師已從通州已未孝宗皇帝上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尊號封左氏安人給勅命壬戌李于權舟河西務左氏從河西務明年李子銅軍西夏李左氏

李妻左氏銘

二

還過汴是時儀賓母儀賓亡矣獨郡君而左氏翟冠翠翹揚帔曳裙見焉其行于于也暫而頤頤而流珠郡君喜已而泣顧謂侍人曰向謂李生微而貧乃今若此矣因道儀賓語云云愈益泣而慟乙丑李子進戶部貢外郎會今皇帝上兩宮尊號左氏進封宜人給誥命兩命咸美辭云明年丙寅爲正德元年李子進郎中是年冬尚書洪洞韓公率百官彈宦官劉瑾等瑾以彈事出李手明年正月驀逐李子等其官於是左氏從李子還而潛大梁墟中已巳左氏兄有婦矣庚午瑾誅明年李子起江西按察司副使提學是年左氏有孫矣壬申李子迎左氏於江西左氏汴河行值椿舟破僅免入江過馬當帆脚打僮人落江沒及湖口風逆困崖下洞渦中舟突崖石時時響於是左氏怖欲死計繫之登石免甲戌李子以與江御史構從理官於上饒而徙左氏星子會訛言賊過星子於是左氏自徙于潯陽是年李子官復罷道潯陽就左氏汴江入漢至於襄陽將居焉會秋積雨大水堤幾潰左氏曰子不心大梁非忠水邪夫襄汴

奚殊矣。目蘇門箕頰之間。可盡謂非丘壑地哉。李子
悟於是。挈左氏歸。歸而左氏病踰年。骨立死。死之日
正德丙子五月丁未。年四十二矣。翌日。牲奠左氏。烹
牲。腸。腸。自。團。織。文。理。陰。陽。狀。若。流。蘇。垂。綬。夾。耳。提。禪。
在上。李子觀之。哭愈慟。曰。嗚呼。神哉。於是賦結腸之
篇。李子哭語人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人曰。何
也。李子曰。往予學。若官不問家事。今事不問。不舉矣。
留賓酒食。稱賓至。今不至矣。卽至弗稱矣。往予不見
器處用之具。今器棄擲弗收矣。然又善碎損。往醢醬
鹽豉弗乏也。今不繼舊矣。雞鴨羊豕時食。今食弗時
瘦矣。妻在內無嘻嘻。門子出卽夜弗扃也。門今扃內
嘻嘻矣。予往不識衣垢。今不命之澣不澣矣。縫剪描
刺。妻不假手。不襲巧。咸足師。今無足師者矣。然又假
手人。往予有古今之愾難。爰言而言之。妻今入而無
與言者。故曰妻亡而予然後知吾妻也。李子買大陽
之山嘉靖某年月日葬左氏山下杉棺。柏柳負坎。抱
離四山。三水。是山也。釣州北三十里。里曰東張南稱
杞。裏右嵩前。穎左。連具茨。李子曰。嗚呼。匪志曷彰。匪

銘曷藏。志防虞。銘永處。矧吾妻。矧又吾知吾妻。於是
志之而復銘之。而刻之石。銘曰
坎而宮。汝藏汝風。亦既考終。汝曰。弗約而修。伸妍而
短。屈惟屈與伸。由人匪人。繹而思之。我心如焚。迺竟
汝分。生雖汝分。歿汝共墳。萬祀千秋。孰短孰修。汝樂
斯丘。

許子諫

北郡李夢陽

正德三年歲在戊辰六月己巳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卒李夢陽曰嗚呼哀哉許子乃作誄曰

聞產其傑受命端固孤行介直踐道靡豫爰放厥辭靡屈靡究執言不回貞厲獲咎懷誠匪察潛經自効踰中奮志白刃是蹈義同尸諫信勇可悼伯奇申生厥腹是紹

許子諫

入

哭白溝文

北郡李夢陽

正德二年閏月初吉子與職方王子俱蒙放歸南道白溝之野往白溝之戰王子伯大父與予曾大父死焉百載憤痛爰託於斯文

嗚呼嗟哉此何流兮皓沙千里霜霧四興荒濱斷岸陵沉谷崩積骨成丘衝波沃雲月星夜昏殺氣晝屯粵春事之既載廼予邁于茲野覽殘墟以掩涕舉故柵而維馬陷冰泮而復峙辰物鬱而未申日倉莽兮

哭白溝文

入

將陞天慘惻而愴神前儔佇以驚顧追侶悵而增感趾欲進而躑躅哽欷歔乎內惻爾其龍關虎爭雌雄未決戰形闕兵營列乃有秦楚善戰之士齊晉詭謀之全接輓方轂挾地維而畫天門甲光鏡四野戟枝亘長雲鉦鼓鳴兮河海竭軍聲振兮山岳裂嗟時弗利甬道絕弱之肉強之食飲人尿咀馬革遂爾橫屍蔽吟崇齒截流哭聲振天漂血成溝賤至臺隸貴或君侯刃剗其髀戈穿于喉踐爲土沙登若陵丘蒐營以無歸骨交加而卧霜鬼啾唧以宵嘯人慄慄而

斷行風陰陰以四起。折鐵朽爛。雜瓦礫。今飛揚。嗚呼。此爲何流。而有斯戰場邪。竊嘗究性命之原。推興替之端。民死等于鴻毛。亦有重於泰山。彼短兵。今既接。若天傾。今地搖。乃有睛。被刺而不轉。膚受剝。而弗逃。此結纓抗輪之夫。甘心烏鳶之口。膏野草而罔顧者。也。荷嗟我祖。生爲士雄。死爲國殤。倖華摧而執支玉。石灼而並戕。委英肝于塵沙。滅聲影而永藏。雷霆結而迅音。烟颺烈而怒揚。神怛怛以縹緲。馮悲氛而望故疆。猥小子。今何知。續箕裘之末躋。愴時命之難挽。宋中書文 大

二

懼遐耀之埋辱。憤原隰之哀棄。束無棺而墓無坐。匣墟曠以冥索。林莽杳兮縱橫。腸紆迴以崩裂。涕閣干而染纓。物何微而不昌。德何遠而不存。軫將發而復結。托哀饗于茲文。

余員外祭文

北郡李夢陽

嗚呼士有冒凌雲。祭日之材。挾奮迅。扶搖之翮。一旦崩隕。僂踣與百卉共盡。腐鼠同殲。必有水火之厄。彫鏤之疾。虞羅斧斤爲之災者。否則銜風毒霧。排其堅幹。焦其勁羽。嗟吾邦臣有一於是乎。而遽奄然死乎。冀聞君垂蔭萬畝。振翰九霄。可計日而至而今已矣。宮竊觀天下貌。弗中相。察多嗜慾。弗壽。志庸識卑。弗貴。謙薄弗祿。悍急弗殺。嗟我邦臣有一於是乎。而余員外祭文 大

殺也。祿也。貴也。壽也。于斯焉止乎。或謂君席蕭敏之業。產富千金。年四十餘育五子。又蒞官赫赫界之良而奪之全。殆所謂天也夫。良者天既奪之矣。彼貌弗中者。羸瘵者多。嗜慾者志庸識卑者。謙者薄者。悍者急者。顧或全之何邪。向昇之材若關。又安所爲邪。嗚呼是固不得而知。又奚足爲吾邦臣辭也。始大夫命下群趨賀君。相顧而笑。譔辰蠲館將大饗賓客。執謂慶者出廬返轡。來吊非斯文之至厄。千古之深悼乎。是月也設旒于庭。戒行有期。君有老母。日夜企君之

歸君之鬼氣尚無它之乎

李貞公祭文

工

秘錄

北郡李夢陽

初今上卽位青宮舊閣等日導上狗馬鷹兔舞
哨角戲漸棄萬幾罔親時號入虎而段敏黃偉雖舊
閣以端慤斥不信用會段坐病免死於是戶部尚書
韓文每朝退對屬吏言輒泣淚數行下以閣故而郎
中李夢陽間說之曰公大臣也義共國休戚徒泣何
益韓公曰奈何曰比諫臣有章入交論諸閣下之閣
矣夫三老者顧命臣也聞持諫官章甚力公誠及此

秘錄

大

時率諸大臣殊死爭閣老以諸大臣爭也持必更易
力易爲辭事或可濟也韓公於是捋鬚昂肩毅然改
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翼
日早朝韓公密叩三老三老許之而倡諸大臣諸
大臣又無不踴躍喜者韓公乃大喜退而召夢陽令
具草草具韓公讀而笑之曰是不可文文上弗省
也不可多多覽弗竟也而王岳者亦青宮閣也剛厲
而無阿顧亦惡其剛儕初閣議持諫官章不肯下諸
閣者業窘相對涕泣會諸大臣疏又入於是上

司禮者八人齊詣閣議一日而遣者三而閣議持卒不肯下而岳者八人中人也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諸大臣者蓋人人喘也既入左掖行吏部尚書許進首咎韓公曰公疏言何韓公於是故曳履徐徐行而使吏部侍郎王鏊趨詣閣探動靜聞老劉健語鏊曰事已七八分濟矣諸公第持莫輕下至左順門閣首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言良是無非愛君憂國者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耳幸必寬之上自處耳衆震懼莫敢出一語答李榮面韓公曰此舉本出自公公云何韓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貢卿佐靡所匡救而上始踐阼輒棄萬幾遊宴無度狎匿群小文等何得無言韓公言雖端而氣不動又鮮中肯綮於是李榮哂而曰疏備矣上非不知今意第欲寬之耳諸公遂瞢然而退蓋是日諸閣者寤業自求安置南京而閣議猶持不從諸公乃竟爾爾退惟王鏊仍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如何李榮曰榮頸有鐵裏之耶而敢壞國事榮入而事變矣

是夜立召劉瑾入司禮而收王岳范榮詔竄南京尋殺二人于途已又連斥劉謝二老顧獨懇留李而韓公輩詢詢咸拔茅散矣變之起大抵莫可詳而李榮則曰諸大臣退而瑾儕繞上前跪伏哭痛首觸地曰微上恩奴儕碌碌狗矣上爲之動而瑾輩輒進曰害奴儕者岳也上曰何也曰岳前掌東廠也聞諫官曰先生有言第言而閣議時岳又獨是閣議此其情何也夫上徇馬鷹兔岳嘗買獻之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既而益復伏地哭痛上於是怒而收王岳瑾又曰夫狗馬鷹兔可損於萬幾今左班官敢譁而無忌者司禮監無人也有則惟上所欲而人不敢言矣上於是詔瑾入司禮監此其說亦近第難盡言耳又聞閣議時瑾嘗推案哭謝亦盛盛嘗嘗不休獨李岡開口得懇留云

何仲默文抄

漢紀序

漢魏詩集序

王右丞詩集序

海叟集序

述歸賦序

贈胡君宗器序

贈李仲良耆老序

叙商城林泉圖

何仲默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信陽修城記

沱西別業記

龍灣草堂記

仇池諸山記

關中三山志

岐山志

師問

雙盜文

樊少南字說

說琴

壽藏銘

雜器銘

霍山詞

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與何粹夫書

與寧兵備書

王母何氏墓碑

何仲默

樊懋昭墓志銘

王孺人墓志銘

姪岳州壙志銘

姪渭女壙碑銘

亡兄行狀

方竹先生誄

祭高鐵溪先生文

祭岳母文

鄉射直節

何子禕言

何子禕言

不

手

漢紀序

信陽何景明

昔左氏依經作傳而編年紀事之例以立及馬遷著史記叙帝王之事則有本紀錄賢臣之行則有列傳明制度則有書系年世則有表自是以來歷代史家參宗其體然不能微約其詞或寡要實而義無指歸其極至于流綴溢簡踳襍而不可以觀予于是益慨然有思命世作者之意焉往在京師嘗觀荀氏漢紀其書則準諸左氏之例而取于史記之一體者也至其君臣附載事物咸彰天人併包災祥畢舉治忽參稽成敗并陳得失相明美惡互見卽一時一人一事之迹雖前後散著而本未必備屬類比方名義罔紊開函攝顯論贊悉精可謂括倫鑒之要深墳素之情者矣豈不足以上班良史之才乎夫學者謂經以載道史以載事故凡討論藝文橫分事理而莫知反說訖無條貫安能弗畔也哉易列象器書陳政治詩采風謠禮述儀物春秋紀列同時事皆未有舍事而議于亡形者也夫形理者事也宰事者理也故事順則

理得事逆則理失天下皆事也而理徵焉是以經史者皆紀事之書也但聖詰之言爲經爾故記事者苟非旁于性命之與以盡事物之情者亦難與論于作者之門矣是書予得之侍讀徐子容氏徐子謂吳下世家錄此書珍藏之而恪于傳以故世無刻本云予至關中涇野子呂仲木氏移書求之乃遂請呂子校正而付高陵令翟清氏刻布云

漢魏詩集序

信陽何景明

夫周末文盛王蹟息而詩亡孔子孟軻氏蓋嘗慨嘆之漢興不尚文而詩有古風豈非風氣規模猶有朴略宏遠者哉繼漢作者於魏爲盛然其風斯衰矣晉逮六朝作者益盛而風益衰其志流其政傾其俗放靡靡乎不可止也唐詩工詞宋詩談理雖代有作者而漢魏之風蔑如也國初詩人尚承元習累朝之所開漸格而上至弘治正德之間盛矣學者一二或談漢魏然非心知其意不能無疑異其間故信而好者少有及之侍御劉君博學于詩而好古不服乃輯漢魏之作訪羅遺失彙爲此編夫文之興于盛世也上倡之其興于衰世也下倡之倡于上則尚一而道行倡于下合者宗疑者沮而卒莫之齊也故志之所向勢之所至時之所趨變化響應其機神哉於戲侍御此編不獨誦說者德其功而共意遠矣

王右丞詩集序

信陽何景明

予奉疾還值長夏索處人勸以精力未充且省讀書日又無所事野居又無人與語偶取王右丞集讀之讀且倦則卧卧起則又讀凡數日竟其編顧集中長短混列欲考體制以求作者之意寔煩檢閱乃略加編定稍用已意去取之釐五七言古詩各爲一卷五言律最盛爲一卷七言律爲一卷五七言并六言絕句共爲一卷皆首標體制俾篇書各有統叙總六卷

王右丞詩集序

錄爲一本自備考覽不取以示諸人竊謂右丞他詩甚長獨古作不逮蓋自漢魏後而風雅渾厚之氣空有存者右丞以清婉峭拔之才一起而綽然名世宜乎就速而未之深造也今於古作取其稍去冗泛者不敢加多焉舊本有賦一首今亦刪去其裴迪諸人之作附見者亦惟論其詩而取之不盡去

海叟集序

信陽何景明

景明仕宦時嘗與學士大夫論詩謂三代前不可一日無詩故其治美而不可尚三代以後言治者弗及詩無異其靡有治也然詩不傳其原有二稱學爲理者比之曲藝小道而不屑爲遂亡其辭其爲之者率率于時好而莫知上達遂亡其意辭意併亡而斯道廢矣故學之者苟非好古而篤信弗有成也譬之琴者古操人所不樂聞又難學新聲繁豔易學人又喜之非果有自信孰不就所易學以媚人所喜者也若是將使古道復至于無聞焉而已矣景明學詩自爲舉子歷宦于今十年日覺前所學者非是蓋詩雖盛稱于唐其好古者自陳子昂後莫若李杜二家然二家歌行近體誠有可法而古作尚有離去者猶未盡可法之也故景明學歌行近體有取於二家旁及唐初盛唐諸人而古作必從漢魏求之雖迄今一未有得而執以自信弗敢有奪今年罷宦歸自以有餘力得肆觀古人之言又欲取我一朝諸名家集讀之然

弗多得其得而讀之者又皆不稱鄙意。劉海叟詩爲長史歌行近體法杜甫古作不盡是要其取法亦必自漢魏以來者其所造就蓋具體而未大耳。噫其所識亦希矣。吾郡守孫公懋仁篤于好古其于繼芳者從予論學大有向往嘗索古書無刻本者以予謂古書自六經下先秦兩漢之文其刻而傳者亦足讀之矣。海叟爲國初詩人之冠人悉無有知之可見好古者之難而不可以弗傳也。乃以授之而并繫以鄙言觀者亦將以是求叟之意矣。叟姓袁氏名凱其

海東集序

八

二

集陸吉士深所編定者李戶部夢陽有序其履歷可

考而知也茲不復述

述歸賦序

信陽何景明

僕聞之殊途者不可以同觀異趣者不可以強合。故嗜竿者不媚之以瑟好圃者不進之以矩。何則殊途而異趣也。故賈子投荆南仲舒屏江都屈原遊澤畔三者非容之不能謀有不合有不可容者矣。故射者不爲人易其彀琴者不爲人改其操故師可易而法不可易也是以物有不以貴易賤富易貧榮易辱者矣。故茂草不負垣美穀不生輟懼所托者非也是故求樂其心者不求華其身求顯於後者不求耀於今。故夫子周流刪述墳典筆削魯史左氏著國語馬遷抽史記荀卿董子之流皆有論議大抵因屈窮扼發情述作茲數聖賢者寧徒耀于當世哉僕少執寡昧竊有慕於古人之義弱冠則仕出入班行者已越六歲頗有齟齬之嘆焉。正德戊辰皇上御極之三年詔許罷歸鄉里得侍親膳既荷洪有殊協夙情於是始欲究著作之原博覽歷之勝竊附一家之傳庶幾不稱之戒僕嘗以漢之文人工於文而昧於道故其

言穠而不可據。疵而不可訓。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奮
平文。故長於循轍守訓。而不能比事聯類。開其未發。
故僕嘗病漢之文。其道駁。宋之文。其道拘。反復求斯。
尚未有得。要之鄙意。則欲博大義。不守章句。而於古
人之文。務得其宏偉之視。超曠之趣。至其矩法。則閉
戶造車。出門合轍。不煩登塗。比試矣。然又欲倣子長
好游之意。抗志浮雲。轍迹九有。以博其大觀。以成其
文章。斯亦不墜古人之餘烈哉。於是叙出處之槩。援
聖賢之風。始終之志。作述歸賦。豈敢自附於前哲。
連篇賦序

用以勗之于將來矣

酷似東漢

贈胡君宗器序

信陽何景明

余黨士胡君宗器。性爽而敦勤。而闊度詳謹。而無阻
情。率西舉于鄉。今年選保定府通判。不治府主理邊
之芻糧。次于懷來七倉屬焉。國家之儲北邊。是重
故。以部司專紀。而五判分受其約。兼督之者。有守有
撫。有按有監司。給納之者。有權門有貴家。有戚里有
世族。有豪商有富賈。聽役之者。有倉吏有場吏。有吏
胥。有兵隸。有車人有攬戶有管庫之厮。器有衡有量
贈胡君宗器序

有石文有委獄有受訟判也。亦難矣。臨者取者伺者
干者赴而白者來之。杳杳畏之。惴惴沾然。綠然錯錯
然。若風雨之至也。雲霧之交也。矛戟之衝也。儀栝之
發也。若川委而疇布也。於是乎無備無字。無識無籌。
無政莫之應而立也。夫衆令而汎從。則道衆勢而流
悅。則委衆益而聞受。則罔衆數而煩。覆則收衆辭而
滯理。則叢是故共者承衆令也。剛者折衆勢也。察者
微衆益也。約者舉衆數也。通者肆衆辭也。夫致慮而
歸全者。患之防也。任而弗却。視者事之隙也。夫瓜繁

必摘鵠張必射。舉火者冠通測井者投石道河求通也。疾掘則達。故其而曲意則極之者至矣。剛而樹標則摧之者至矣。察而示明則掩之者至矣。約而疏中則實之者至矣。通而速成則塞之者至矣。夫水之源潔也。可以浮衆舟而不沉。可以滅炎燎。可以鑑。可以一分可以決重隄之障。而轉千仞之石。故蒞官之要則莫要廉以修其身也。廉以修其身則心靜則氣直。則視燭則計精則才達。

贈李仲良序

二

贈李仲良者老序

信陽何景明

凡郡縣鄉有老設之爲一鄉所平者也。皆以長厚有識達者爲之。其任在于責科條事敦薄和平道訓誥率而已。今歲弗熟。自汝以南數百里草盡死。中民以下爲食所窘。起而竊掠。昔之宿寇鉅盜相與乘。助匿熾弗可已。民大勦擾。於是藩司下令州縣鄉各置一老使任捕詰。雖非典例亦便宜所可舉者也。時予鄉以李仲良舉是役。其厚仲良者吳抑之氏彭寬夫。爲仲良兄子曰仲良舉是役。吾鄉所賴以弗擾者衆。皆爲賀而願予有以告之也。予聞仲良之鄉矯矯弗且爲儒。歛能與人任事。鄉人素所豪傑者也。其爲是役。吾弗患仲良弗能也。慮仲良弗慎耳。懷盜本以安輯良者也。苟弗慎。則弗能不妄有逮也。有妄逮是猶治濫而加之水。救燎而附以薪。其爲害倍矣。鷹隼韜而養之。利其能搏野鳥也。荷犢之家使雞犬弗得寧。則必去之。寧失野鳥弗及雞犬也。是故仲良弗可以弗慎焉。能慎則能弭害。能弭害則天必賞以福。是

故仲良不可以不慎焉。于是抑之寬夫曰斯言固仲良之所明者也。書之俾仲良弗忘。

東坡先生集

二

叙商城林泉園

信陽何景明

商城王君與子父友相別于汴水上別且二十年矣。今歲夏自其鄉來訪道故舊間携所繪林泉園語于父曰人謂大隱弗居城市真隱弗識姓名若皆自逸于林泉而世弗得見且弗聞也吾迹弗能謝城市而亦弗能逃姓名于里閭奚望于若顧于若竊慕愛之而所謂林泉者常往來于懷也故吾凡植林泉雖莫吾有吾得而愛之又從而適之已有擴吾所未見者而愛之而適之由是雖天下之大凡有林泉者吾無不可愛而適之者矣必吾有也又以遊覽有時弗可常者弗可常固有弗可得而愛且適者也遂爲是圖凡林泉之變不窮吾圖咸有之一披玩而向之所謂可愛而適者咸在吾目則凡林泉之在天下者同吾圖中物也吾方請諸大夫之詩各綴于圖上敢欲得公之子中書君之文焉父諾乃召景明語曰王君與子游子嘗重其人蓋尚賢樂士者也能赴人之急者也好義而忘利者也夫人之品超遠一下固焉而不

可強者也。氣拘于所處，志執于所見，其孰能移之？君者，迹在城市而有林泉之想，名在聖廟而有隱逸之慕。其言又若非世累所得，係絳者則人品不同，有可量也。吾聞之好賢樂士者，昌急人之難者，獲報好義忘利者，寡患。君其有後矣。是圖之序，爾必毋辭。所請俾觀者亦足以考志意而得其人焉。景明既受命，退曰：斯皆至論，又何所序？乃併記其言，君名賢字崇德。

南城縣志

二

畧陽縣遷建廟學記

信陽何景明

正德己卯春，余董學事由徽州入峽，浮白水，下畧陽，視其城中卑，江水西來，衝之多激，流迅湍，崩圯而學官正居其卑。夏，縣書報江溢大水，城陷，學官悉沒。副使寧波呂君充中時按治，關南通行縣躬詣其地，剔視之，則堂壇塋爲沮洳，殿廡疊於沙石矣。遂集衆謀曰：茲地卑，甚不可復，卽復終能免患邪？於是使同知何子奇率學官張誦諸生羅江劉儀等改卜，相其利宜，圖惟父遠獲地於縣治之北，抗敞可官。考兆曰：吉。金謨畢，諸君乃擇委漢中衛知事金坡治其工。又發贖金三百餘付之，坡程諸匠作鑿石伐材，柅荒開穢，經始于庚辰夏五月，又五越月而卒。其役凡爲官室殿五楹，廡東西各八楹，戟門三楹，櫺星門三楹，鄉賢名宦祠各一楹，堂三楹，齋東西各三楹，儀門三楹，學門三楹，東西號舍各十一楹。其餘牲所、神厨、廩庫、咸備。右高爲廟，左下爲學。崇卑就列，嚮背因形。棟題約制，輪奐飭觀，聖靈既妥，賢才斯萃，惟君思創。

樂成猷厥終始乃令教諭李崇實狀列其事請紀
石按志云略陽地自漢歷唐宋爲沔州隸興元府元
始徙州治于鐔水改略陽爲縣隸之至正十年縣令
李舜臣建學于縣治北國朝改沔州爲縣與略陽
俱隸漢中府洪武四年縣丞葉禮徙學于縣治東北
正統十三年大水學宮壞教諭譚志學修之成化四
年又大水學宮又壞知縣李鑑修之坡之開此地也
掘土得古碑視其記實李舜臣徙學故地也蓋自葉
禮改徙之後迄今凡三遭大水而後徙徙地仍復其

略陽縣志

二

故云豈非得數哉夫略陽爲古羌氏之域至文王行
江漢之化其風氣已開文命漸被矣矧由數代以及
我明立學崇教之盛則習俗移易其何已乎然百餘
年來人物聲名尚非融顯豈以偏處沮洳之間乎亦
由屢兵薦沴役繁生鮮而士不得以修其業也呂君
之蒞關南捐循其民簡綴其卒原農薄斂芟寇清刑
然後興廢舉墜修學敦教獎官歸隱人士以行其政
教焉孔子曰足食足兵信民之矣余于關南庶其見
之昔文翁興教相如爲師蜀之有學蓋肇於此今茲

之建是宅阜隆以降湍悍構造維新地復其舊天相
人協理臻勢會肆寧厥居是惟永觀俾俎豆之事表
行西南法誦之音流于漢沔文翁豈專美耶後世必
有考略陽之學究其文物所從來者矣則呂君功德
何可以弗著哉何可以弗著哉

穆雅

略陽縣志

三

信陽修城記

信陽何景明

僉事閻君子明兵備之三年城信陽城集予與都給事張季升登而觀之臺陞峻浚樓堞蔚蔚蔽表帶山河囊括萬家之室相顧嘆曰壯哉麗乎斯地萬年之固也先是僉事寧伯東氏來兵備值大盜之後爲防焉巡舊城視之曰庫也必崇而新之乃計費度工措財於官府取力於隙民歲修城南門迤西北至東門起北門樓大功未就去又遇積雨墻壞數百丈閻君至信陽修城記本

則完其壞者城東門至南門立三門樓東縣鼓西縣鐘又置漏小南門甃城上令旁下而走水卽積雨不壞其後不亟而功有稽其用經而力省故三年而城成人曰二兵備之功也於是事先後急各得其序理云城高三丈圍廣千三百五十六丈有七尺董其役者知州彭偉指揮袁鑑張恕孟漢千戶傅欽任武百戶王義梁山醫官周寶于是知州林君大霖指揮使鮑君國來請文紀諸石何氏景明日古者諸侯守在四鄰政清人和不以險塞爲固是故論治者有本

末焉然時平而備弛併其末者亡之昔大盜之入汝南也更有弃城者矣然西平上蔡之長固死守吏也寇則踰垣踴門入卽二縣有堅城令弗死唐縣城稍完則守此豈可謂未弗治也是役也甯君經始閻君成之二君功德斯地者並久遠矣閻君今且明其陳簡其卒作其禮教夫城以蔽衆簡卒以守明陳以簡作禮教以經之所爲兵備者無弗至矣此豈徒泊未者哉

信陽修城記本
皆材致思越於畦徑之外

信陽修城記本

二

沱西別業記

信陽何景明

沱出于江子常浮江下峽所束勢深疾淪滙瀾湧澌
莫得旁展既入荆地平溢十數里其勢始得自縱
乃有別出若沱者焉沱至華容則蜿蜒廻復帶城抱
郭起伏皆自重岡曲壠相隱顯又瑩澈可鏡予望慕
者久之乃知其地多秀產固有山川陰之也吾郡守
孫公華容人間以是語之公曰沱之西吾別業在焉
始吾遊沱西見其地膏場繡洽可以稼穡水有青赤

沱西別業記

一

雜色之魚可以脣網中又夷夷可構而湖山四塞又
可以眺而得也遂購得之他日獲解官將惟是以終
而予昔嘗得其榮爲我記一言予業已許公曰是予
所云華容秀產也既公之子世其者來從予游予益
奇之曰是又所謂秀產也而愈益信山川之能蔭也
孰知予向所見山川者固公家物也公在壯歲官至
郡大夫而聲績懋著向往方殷未可以言退也然予
見今之仕者多以官爲家而歸則無所終公乃預有
是計其明達遠有弗可逮也別業至邑三里地名三

沱西別業記

二

里店東墻以城睥睨互出林表西峙白鼎後爲黃湖
前有湖曰田家湖湖之外爲禹山列如屏障雜見丹
碧雲烟之所出入光景之所射映朝夕四時之所變
幻不可紀狀而公誠有成功引退之時日處其中治
園持書訓子孫暇則置酒召客相與投壺彈碁
無不可樂者此固公所先盡于心而奚俟乎予言也
既紀其勝復爲沱水四章他日過沱西之堂率歌以
自侑詞曰沱之水清且漣兮宜爾子孫秀且賢兮沱
之澍有田廬廬我往于田其實碩甫沱之中其夷可
宮我日以居裕其有終沱之外其山若會予日以絃
用緩我年

龍灣草堂記

信陽何景明

龍灣在靈寶縣之南入函谷次古號國左洪溜澗而
秦嶺右盤山沃野流水湧泉可田圃而宜稻竹許子
之家食也樂其地葺堂焉棲之今年許子召爲尚
寶丞數月復乞歸曰子茲得告歸斯堂矣其遂以息
營養年勉遁以成學乎余聞之曰許子蓄久而升器
飾而貴用然且翩翩然有高舉之思焉其志固君子
所尚而非可以與世俗淺見寡聞者道也夫憤世之

龍灣草堂記

一

意淺則離俗之志不決復古之志少則繼往之作不
興昔者王教之一也國有學鄉有序而已矣士不私
肄其學而人不私宗其道其後郡邑之下有書院焉
山澤之間有精舍焉學殊而肄道同而宗是王教之
離也夫學肄而明也道行而達也從乎上者化流而
易從乎下者化格而難苟遇其難也則君子亦自明
其學自達其道已矣百世之下無聖人焉則作者之
意亡百世之下無賢人焉則述者之意亡君子慮焉
是故日之舍照也不以蔀屋不輝雨之降澤也不以

覆甕不注夫道隱而經要廣大而微志意脩則立精
思則通窮理而極數則神是故萬世不易者道也窮
不移其守而困不遷其業者君子之學也夫龍門河
洛之間古聖賢之都里聲教遺風存焉許子構斯堂
而棲也豈徒自遁以遂其高者也

龍灣草堂記

二

仇池諸山記

信陽何景明

仇池方百頃斗絕高平羊腸盤道三十六回山上有
豐水泉煮土成鹽荒僻後漢書河地方百里左右皆
曰白馬氏麥積山在鞏昌府秦州東南八十里去舊
天水縣東百里狀如麥積爲秦地林泉之冠上有姚
秦所建瑞應寺山之北曰陽穀有隄鄴避暑宮對
面瀑布瀉出蒼崖間又有魏乞弗後幕鎖林峽在臨
洮府城南六十里曰史家灣洮水所經會解之右卽
仇池諸山記

南山麓路引一線穿麓入峽峽之阻諸峯聳峭兩崖
懸絕故山逼峽隘林木鬱森四封固蔽而無所通故
曰鎖林其桃源自蕃登戍界與岷江分派江東行者
北經岷州穿鐵城旋入萬山間凌波盤渦倒山堙谷
而來遂受吞此峽適一登臨則衝波騰浪激盪險壯
突出峽口滔滔巨野逼府城而去龍門山在舊大安
軍城五里去今沔縣南六十里官道之傍懸壁環合
上透碧虛中敞大洞下澈清泉宛然天造水簾懸夏
永柱凝冬宋文潯公宋景文趙清獻公王素韓絳呂

况呂公弼呂大坊皆有留題行三里又有後洞
老龍洞記自蜀至興行五百里幾半蜀道而崇洞之
可喜首莫如龍洞重簷厦屋深不可測

仇池諸山記

關中三山志

信陽何景明

終南山在西安府南五十里東自藍田縣界西入咸寧縣界石鰲谷以谷水出與長安咸寧二縣分界東西四十里禹貢終南惇物至於鳥鼠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註周之名山終南也春秋左氏傳曰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杜註曰終南在治平武功縣南漢書曰太乙山又爲終南山五經要義曰太乙一名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關中記曰終南一名中南言

王山志

六

一

在天中居都之南也又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三秦記曰太乙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一名地肺山東方朔傳曰終南山天下之大阻也其山多玉石金銀銅鐵像樟檀栢異類之物太白山按三秦記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周地圖記太白山甚高上帝積雪無草木半山有積雪如瀑布則澍雨人常以爲候節曰南山瀑布非朝即暮水經註曰太白山南連武功諸山最爲秀傑冬夏積雪望之皓然吉

茂蘇則值亂隱于扶風南太白山中按太白武功

山在郿縣蓋舊武功縣地也今武功縣本無此山華山太華之山今在華陰縣西南山海經云華山之首曰錢來山其形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廣十里命曰西嶽又西八十里曰小華山又西八十里曰符禺山又西六十里曰石脆山又西七十里曰英山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又西二百里曰浮山又西百五十里曰峙山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嶠冢山又西三百五十里

王山志

六

二

里曰天帝山西南三百八十里曰臯塗山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驪山自錢來至于驪山二千九百五十七里按華山三峯中一峯東西二峯峭峙盤旋峻極不可窮覽何景明曰太華終南太白實一山延亘不絕太華在華陰終南在長安太白在郿各望其地異號命爾其山首枕嵩芒尾貫羌蜀表裏秦關蓋邦域大紀云似三輔黃圖文字

岐山志

信陽何景明

鳳翔卽岐周今在八府爲地少然邑湊而無險阻土物亞於西安余至鳳縣觀鳳鳴之山曰南岐至成縣詢古西康州有鳳鳴處鳳縣今屬漢中成縣今屬鞏昌各去數百里間於羌戎則文王治岐地蓋廣遠矣余又由南岐至柴關諸嶺木爛于道樵采弗覩而長安之民無種火之薪物用有無何可以相通哉

岐山志

師問

信陽何景明

有問於何子者曰今之師何如古之師也何子曰古也有師今也無師曰然則今之所謂師者何稱也曰今之所謂師也非古之所謂師也其名存其實亡故曰無師曰古之師可得聞與曰古者教之之法曰性曰倫性則仁義禮智信是也倫則君臣父子兄弟長幼朋友是也於是而學焉以由之門道學焉以得之曰德用而足以舉於天下之曰業是故古之師將以

師問

盡性也明倫也則其道德而蓄其業也是謂古之師也曰何謂今之師曰今之師舉業之師也執經授書分章截句屬題比類纂摘略簡則寫程氏傳之口耳安察心臆叛聖棄古以會有司是故今之師速化苟就之術干榮要利之媒也曰師止是二者乎曰否不止是也漢有經師作訓詁以傳一家之業者也君子猶尚之唐宋以來有詩文師辨體裁繩格律審音響啓辭發藻較論工鄙咀嚼齒牙媚悅耳目者也然而壯夫猶羞稱之故道德師爲上次有經師次有詩文

師。次有舉業師。師而至於舉業。其卑而可羞者。未有過焉者也。曰。然則廢舉業已乎。曰。何可廢也。今之取士之制也。士進用之階也。曰。是既不可廢。子何謂其卑而可羞也。曰。吾所謂卑而可羞者。非其制使然也。師舉業者之敝也。古之師之教者。立廉恥之節。守禮義之閑。不重富貴。不羞貧賤。不詘身於威武。不失志於患難。故上樂得人而用之。夫今獨不欲得是人用哉。顧以身求之。勢爲難也。故以言觀之。以言觀之。故有科舉之制。豈逆其師之教。弟子之學。乃以爲利之門也。嘗見之爲其子弟求師及其子弟之願學者。曰。口訪耳採。有告之曰。某高官也。其前高第也。其舉業則精也。其師之於是。雖千里從之也。又告之曰。某未有高官也。未有高第也。其道德則可師也。於是雖比舍弗從之矣。夫巫醫樂工與凡百工相師法。以習其技藝。所以求食也。安有士相師以求食而可爲也。此吾所爲卑而可羞者也。曰。若是則何如而可也。曰。今之舉業所習者。固古聖人之言也。因其言求其道。修之內而不願乎其外。達則行之。困則存之。與斯教也。

安知今之師。非古之師哉。問者於是避席曰。今日乃承益我以師之說。
可與昌黎師說並美

雙盜文

信陽何景明

雙盜者一足雙耳穿窬嘗夜從二盜入巨姓家登屋上翻瓦使二盜以繩下之搜貨入之櫃命二盜繫上已復下其櫃入貨上之約如是者三及其數雙盜自度曰櫃上彼無置我去乎遂自入坐櫃中二盜繫上之果私語曰貨重矣我二人分之則有餘彼出則必多取是屬我也不如置而去也遂持櫃行大野中一人曰雙盜稱善偷乃爲我二人賣一人曰此時將見

雙盜文

下

主人翁矣相與大笑懼喜不知雙盜乃在櫃中頃二盜倦坐道上雙盜度將曙又聞遠舍有人語笑櫃出大聲曰盜劫我二盜遑訝遁去雙盜傾乃得全貨歸

樊少南字說

信陽何景明

樊生鵬從何子受業能何子之道問曰投業進曰鵬聞古者冠則命於父兄先生字之以示成人鵬未有能成然已冠矣請先生有以字我也何子曰鵬莊生所稱南圖者也汝當字曰少南鵬又進曰字旣得命矣恐弗稱也願有言以勵我何子乃使之坐而告曰爾聞夫鵬鯢爲之也鵬之大數千里鯢亦數千里非鯢則不能鵬也鵬之南圖也扶搖而上者九萬里風

樊少南字說

蓬蓬在下足以任其力鼓其後而南非九萬里則無以南也故所托者小則弗能大所積者弗能厚則弗能達蟻蟻之子翔于蚊睫離婁視之渺然無有也何也所托者小也蟻夾起而飛數尺帶臂屬于墻以投于地雖泄泄飛不踰數畝所積者弗能厚也今夫學者扁扁卑卑狹于守規空空憊憊以無所益而月有所亡者皆所托不足以致大所積不足以致遠者也於是而自念曰吾學大者遠者也何以不能大且遠也猶蟻蟻蜚雉學鵬曰吾何以不能鵬也是故豫樟

淺落小尚可以柱梁以樅棘爲之雖有巧工不能加焉。自致其材也。殫補梁而適莽蒼返而腹猶果然飽也。粥脫粟者未及郭桴然餒矣。自致其力也是故鵬之能大者所托者然也。鵬之能遠者所積者然也。今爾亦審其托厚其積焉已矣。其大且遠者弗難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早兮言所托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言所積也。於是鵬豫然作曰敢敬服先生之說本莊而俊逸近之

說琴

信陽何景明

何子有琴三年不張從其游者戴仲鵬取而繩以絃延而求操焉何子御之三叩其絃絃不服指聲不成文徐察其音莫知病端仲鵬曰是病於材也子視其然黑然腐也其質不任絃故鼓之弗揚何子曰噫非材之罪也吾將尤夫攻之也凡攻琴者首選材審制器其器有四絃軫徽越絃以被音軫以機絃徽比度越以亮節被音則清濁見機絃則高下張度則細大弗踰亮節則聲應不伏故絃取其韌密也軫取其枯圓也徽取其數次也越取其中疏也今是琴絃之韌疎軫之枯滯徽之數失鈞越之中淺以監疎故清濁弗能具滯故高下弗能通失鈞故細大相踰淺以監故聲應沉伏是以宮商不減職而律呂叛度雖使伶倫鈞絃而注指伯牙操節而臨操亦未知其所諧也夫是琴之材桐之爲也如制之生遂谷據盤石風雨之所化雲烟之所蒸蟠紆輪囷璀璨弗斲文炳彪鳳質參金玉不爲不良也使攻者制之中其

制修之畜其用。斷以成之。飾以出之。上而君得之。可以薦清廟。設大廷。令神納賓。贊實出伏。暢民潔物。下而工人得之。可以宜氣養德。道情和志。何至黷然棄之。為腐材。置物邪。吾觀天下之不罪材者。寡矣。如常以求罔執。縛柱以求張弛。自混而欲別物。自禍而欲求多。直木輪屈木輻。巨木節細木櫪。幾何不為材之病也。是故君子慎焉。操之以動。動之以時。明之以序。藏之以虛。勁則能弗撓也。時則能應變也。序則能辨方也。虛則能受益也。勁者信也。時者知也。序者義也。

金率

大

二

也。信以居之。知以行之。義以制之。謙以保之。其中文其外。見則用世。不見則用身。故曰雖愚必知。知取於軫乎。義取於微乎。謙取於越乎。物而衆理。備焉子不敏。願改絃更張。敬服所說。

摘詞雅取喻精

壽藏銘

信陽何景明

壽藏者。今太常少卿劉公之所作也。公年末期也。作斯藏也。預終焉。故曰壽藏云。可謂達矣。夫生曰寄死曰歸。古者之制棺也。中年以歲踰。中以月祭。文墓志。或自為之。後世利生而凶死。言生則慶。言死則忌。其達焉者。亦或鮮矣。公少敦敏。好學。能為科舉文。未第也。而以大父文恭公之蔭。為翰林秀才。屢以勞効。久次轉官。歷中書舍人。大理寺副。禮部郎中。尚寶司卿。又嘗為今上正字。上卽極乃以春官侍從。遷太常寺少卿。頃之。迂于逆瑾。罷歸。瑾敗。復起為太常少卿。仍供事內閣。制勅房。其在制勅也。歷事累朝。自天子及后妃王公。大典禮咸有事焉。歲時賜賚。金幣寶鏐。饌饌人咸榮寵之。能習國家典故。臨事必有稽而處人又平實。易見。然則公之達也。非其經練之所成。篤厚之所積邪。壽藏在武丘山祖塋之側。崇基下水。表形象。阜列樹。迴垣一塚。雙戶。公曰。楊恭人子配也。將與合窆焉。公名際。字世信。號武丘山人。世

家蘇州府長洲縣銘曰

魏焉武丘泉有瘞劍產秀生才有靈斯驗壽藏繫累
在丘之旁有封有樹有局有房百年同歸偕此齊德
有安者棲無遠先域曷歸曷寄孰祥孰凶久矣公後
究其始終我書銘章永而勿失水衡山朝固此玄室

壽藏銘

入

二

雜器銘

信陽何景明

予讀古鐘鼎盤盂尊敦諸器銘未嘗不三復而嘆也
蓋道本無垠物各有理故猶迹有至教末器有鴻法
君子察名釋義則而象之所以益德也著之銘章以
時觀省所以閑邪也古人之意將不在是哉予室雜
用大小器皆質良無他珍異予以其且自存覽志氣
攸寓乃私古人之遺意各著銘一章凡十章用以自
儆

雜書銘

入

一

燈銘

汝明無太察而光無太揚蓄汝明是用剛汝光。

几銘

斯其曲脩其直是憑是式惟爾之

梳銘

夙興夜寐無顛倒我衣無顧無累無有厭服

鏡銘

爾善爾惡胡隱胡豫已則不明人孰爾據尚鑒茲哉
爾心是茹

刀銘

不貴汝之利而貴汝之裁。不貴汝之剛而貴汝之斷。利惟裁剛惟斷。

硯銘

聃守黑。雄尚玄。汝兼之以永年。

筆銘

畫不必工。惟心之中。辭不必華。惟意之通。

枕銘

苟無忤于日之所行。寤寐爾是寧。

雜銘

壺銘

直爾躬發爾矢。雖不中不遠矣。

瓶銘

厚其入。薄其出。守而勿失。

霍山辭

信陽何景明

司農公致爲臣而去。或曰。司農公致爲臣。必不豫。惟
其發疑。修正被斥。此屈子所以憂離。感憤而賈生之
所以悼毀也。或曰。否。不然。枉直善惡。厥道不同。君子
要之善。且直而已。不論夫合不合也。故忠臣不責信
於君。正士不責親於人。司農公致爲臣。胡爲弗豫。問
曰。汝南何景明。往造公。視其體腴然。其度油然。不
異平居也。徐察其色。黝然。顧若有伏憂者。於是景明

霍山辭

入

一

述或人之言告之。公曰。夫臣者以誠奉職。以道愛君。
不克其職。則恥。不得其道。則止。今予思克厥職。而道
不得以罪遣足矣。然疇昔之夕。予靡靡寐起。游思纏
纏。有揆皇度。或省而反予者。胡。胡爲弗豫。或人
知予哉。景明循階將退。公曰。行。命也。豫不豫
人也。人如命。何予晉產也。晉之鄙有山焉。曰霍山。霍
山者。晉鄙之鎮也。其下。溪。溪。衍。衍。拓。拓。可。可。而。而。食。食。豐。豐。樹。樹。
樹。樹。可。可。蔭。蔭。而。而。息。息。而。而。剗。剗。窪。窪。躋。躋。阿。阿。可。可。以。以。構。構。而。而。處。處。也。也。吾。吾。逝。逝。矣。矣。安
知人問有豫不豫也。景明乃爲霍山之辭歌。以壽公。

詞曰巖巖霍山之險兮莫彼晉野左屬太行蒲坂
委蛇兮襄陵崑崙而在下雲之興兮需需望佳人兮
容與嫋嫋兮秋風芳并兮已摧虎豹兮咆哮猿啼兮
又哀山中兮寂寥佳人兮胡不來桂樹生兮何檀檀
霜下兮夕以寒叢薄兮蒙密澗允兮潺湲鳥萃兮
翼與獸伏兮般般馳車不可以共屬兮佳人歸來兮
延年

直通風騷

霍山辭

二

會修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妙
大華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弃要妙之聲何以
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
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
色澹黯而中理披瀝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
響亮而明柔澹沉着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
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
閑緩寂寞以爲柔澹重濁剝切以爲沉着艱詰晦塞
以爲含蓄野俚猥積以爲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
與李詩詩人
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
開孔子斯爲折中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
物襍誤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
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
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
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既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卽不
得更登詩壇何以謂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又有不
可易之法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
立言中徵秦漢精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

文靡于南韓力振之然古文之法亡于韓詩溺于
謝力振之古詩之法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
參詳其作陸詩語併體不併也謝則體語俱併矣未
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法同則語不必同矣僕
觀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
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
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
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
聖之功徒叙其已陳修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机程
與李論詩書人
三
如小兒倚物能行獨趨顛仆雖由此卽曹劉卽阮陸
卽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
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
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茲觀作述今
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
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于世者非空同
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成性存存
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古今可以極衆寡可以出萬
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同歸夫聲以寂生色以質

麗虛其寂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寂虛
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亡有矣北風便翼反
復說章

王乾章曰此論甚當空同答書未免激于氣也

與李論詩書人

附

與何粹夫書

信陽何景明

景明頓首粹夫先生閣下。日者先生示以疏歸稿。與子鍾計慮。謂宜且止。更值時方忌諱。虞有觸目。且疏而部下不可知。無益舉動。古人以禮義制進退。進不可苟退。豈可輕先生裁之。海內友朋。屬目幾何。三四君子。悉已謝時。仲木退耕于高陵。獻吉踞處于大梁。德函久廢于岐下。子衡伏甯于海濱。有憂國傷人之思。而寧無云亡殄瘁之嘆乎。先生乃復欲憤世自遂。

與何粹夫書

長往之情得矣。恐不免于扁心之譏。而或終于義退之道也。夫據勢而徑施。從風而明化。知遇曠代之事也。經常以緯。變成易以恐難。君子隨時之用也。若稍不可意。不能其煩。便自委去。則天下欲承君子之澤。幾無時矣。僕不肖。獲聽于先生。先生服廉守介。明德峻行。雖子罕之却璧。幼安之揮金。閔叔之不食遺蒜。無已之不受贈袍。何以尚之。至其瑰論精識。周知曲中。畧於章句之末。而超於尺寸之外。可以參贖濟務。昭遠明微。蓋僕之所深尚者。然數年以來。執論究迹。

似猶獨行一節之事。而未合於聖人通士之觀。何也。夫狗時就功。世不能器。乘機滅華。徒飭亡實。四者皆非通聖也。通士不居器而滯用。聖人不專質而喪文。故簠簋之器。必飾金玉。棟梁之匠。不雕落。何也。物有所不取。而貴有所必須也。今先生或者敦質而太畧于文。器大而人莫能用。惟先生少自抑忍。順乎侯時。以存人望。以慰交遊之私。夫龍蛇之德。變化之義。先生蘊之素矣。僕恃知愛。輒敢既其惡臆。惟先生亮之。

與何粹夫書

得漢魏之新綺

二

與寧兵備書

信陽何景明

日者見執事求退之疏出處大義要宜有此朝廷
處執事者善矣執事之情則得矣然地方軍民其如
何耶僕自愧身處閭閻之內職在書史之藝不親言
責政要徒以口舌私自論列以呻執事於士大夫友
朋之間則亦淺矣更投之於弗合而忌之於必阻無
怪乎勢之難也夫天下之事百人成之不足資人壞
之有餘大抵今之人率不察於利害之實而必遂其

與寧兵備書

意見之私畧其所濟而惟攻其所不同故訾議者騰
無情之謗而中禍者下有隙之毒天下之事奚所救
而欲勿壞也僕所憤惜豈獨爲執事耶夫良吏不媚
上而求懷於民特士不求無非於衆而欲伸於偉哲
不恒之士故其節介而惠遺志遠而名不孤今河南
之童叟則念執事矣京師之士有偉哲不恒者於執
事又有不俟執手杯酒之交而知之者矣執事何以
得此耶亦可以自喜矣夫以位榮人入所樂趨以事
責位人所必避是故才者任難於亂而庸庸藉貴於

平安今任宦之情莫能易此平居懷華要以

急則避害而罕仕雖在華要將委而去之即使執事

他日見用焉時無事則不免言者之欲摧敗苟稍有

用補力當利害以責一旦之用將必有不合執事

矣惟執事定志安身勿以時論少自沮易僕之所

深望也昔馬遷奮格衆之見不愛其身以伸李陵陵

卒隨其家聲以累太史夫陵實國士不能勇於一日

之死而欲幸望於不世之圖卒之老於異俗而節不

立身殞而志不明於人此義夫千載之恨也執事高

與寧兵備書

峻剛立非庸可異其一二然所伸於偉哲不恒之知

者位惟掩望焉惟執事圖之

清緒繡藉

王母何氏墓碑

信陽何景明

上氏母姓何氏羅山人何原女也爲王翁伯金妻王翁父曰王紀爲永陽縣丞良愼無易行永陽公爲其子求配乃得何氏也何氏常從王翁侍未陽公遊宦其奉舅姑君子無不有善道也性溫靜不見厲容僕婢未嘗有破叱訶者生子四人長鼎娶張氏次鼎娶夏氏又次鼎娶孫氏又次威娶張氏女五人長適許伯原次呂祿次子兄舉人何景暘次王鳳翔次劉森凡爲孫男女二十一人外孫男女八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壽七十六何子曰王氏母當王翁舉爵者時嘗入城予時少也嘗見焉其鄉人族氏卑幼者來見王氏母未嘗不與飲食也然必躬持與之又躬視之惟恐其不飲食之也其慈愛人如此宜其子孫衆多且獲壽也王氏母卒之日其鄉人族氏無不哭者予兄以王翁命求碑樹于墓予故得畧叙其實且爲哀辭曰

嗚呼允哉坤之德厚而康兮用蕃其後祿且長兮

其不淹遂厥厥常今朝日憐惻颺風厲兮閨堂閑寒發帷蓋兮修塗委蛇超素驥兮悠悠天達營皇逝兮惟月有良兮肆辰又吉駕彼栢輻兮載此大櫛前建文旌兮迺造玄室玄室造兮寧厥域有石守兮繼爾德允哉萬嗣昭女則

王母何氏碑

子

樊懋昭墓誌銘

信陽何景明

樊懋昭諱亮信陽在城鄉人五世祖林洪武初自徐州從軍徐丞相麾下文皇時隨征克大寧歷鄭村具白溝河攻圍濟南又歷來何小河大戰有功陞正千戶死于陣其家因徙南京林傳玉玉傳清清扈從幸北京遂又家於北京正統初以林功大死事故陞清爲金吾右衛指揮同知錫之誥清傳子愷戰西直門死詔陞其後爲都指揮同知給恤其家子恕在襁

樊懋昭墓誌銘

祿天弗嗣而懋昭父剛當嗣剛時在南京性慙赴廕未就而歸乃從其外翁家信陽樊氏由此失其官剛生二男子長曰明次即懋昭父母愛長子不甚愛懋昭朝夕管管懋昭曰父母非愛兄不愛我也爲兄貧爾愈親愛無怨懋昭少好賈賈不欺人賈編于湖李氏至館閱數有美乃密如李氏

懋昭即還其美遊鄭陽家人來言可溫溺人即懷問父母人曰無害即大喜忘問其餘館人旁聞之太息曰此人孝子也知有父母已矣懋昭行賈二十年饒

積膏買牛家繆與溢三金牛家恐其知而取也沒得晚曰昨者聞直實溢三金吾貧可遺其二還其一懋昭笑曰吾知爾貧故溢與爾寧兵備至信陽先問首惡誅死次問首善以爲鄉長鄉亦強懋昭懋昭不欲爲然莫能脫爲鄉長民富者持千錢貧者持百錢密遺之求免役懋昭怒罵棄之地已乃竟役富者而貧者緩焉官有取嘗爭之數日必抑其半弗得則拂不起直出不顧官亦知其直不重讓也然竟怏怏弗平致疾不起矣生天順己卯十二月十二日卒正德癸

樊懋昭墓誌銘

酉十二月二十一日年五十五歲配計氏生子曰鵬爲郡學生好讀書慕古昔從子學甚解懋昭爲人篤塞不識字然善筆絲毫不爽又能記不忘先人梅溪公嘗言懋昭父母始來信陽艱窘其兄好酒不事生懋昭弱也即躬業行市供其親長即賈賈遂矣即農乃今教其子儒矣豈可不謂自立善變化者哉傳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樊氏之失官越三世而始儒鵬曰亡父積善不能大壽而子孫孤弱非先生誌銘復沒朽矣嗟乎遠大懋昭者在鵬也夫銘曰執達弗以

厄孰起弗以化爾反爾棄本旋復爾族

樂府昭臺誌

三

王孺人墓誌銘

信陽何景明

志曰地道豈不厚哉高山之下必有重淵孺人者武昌通判馬公瑀之配御史錄母也父王公獻世爲信陽人孺人溫厚淑則性至孝幼亡其母哭之累日弗食長歸馬氏爲叙理其家外內弗貳家至匱缺其具食翁姑未嘗弗旨馬公緝學取仕孺人實佐之訓諸子必經于義而無間其慈里人咸稱孺人大賢云始王氏諸昆弟富豪里中居有樓臺出入騎馬衣文

王孺人墓誌銘

綺甚耀也王公則好書詩工于賦詠行義敦質而常慷慨論事甚愛孺人慧教之書故孺人通孝經論語大義孺人之來嬪也昆弟爲治裝使人張牀幕導之鼓樂如俗儀王公大笑曰此何以爲也且裝者充女室家陳爾非爲衛觀也乃屏鼓樂盡施其張具載之于車使人推挽之造墻門以故崇儉貶飾孺人式焉孺人生天順乙亥六月四日正德丙寅七月六日卒享年六十二子三人長御史次錦次鍊皆郡學生女三人長適劉賜次適學生吳尚智次適學生辛吳御

史使于外聞孺人喪乃復使于京將奔塋于城北七里岡祖塋泣告予曰子吾母里人聞吾母矣幸志銘之余汝涕曰嗟乎昔先君子之在里也有詩友會而王公宗之蓋時時道王公之風焉余之間儒人也有本哉有本哉銘曰

北城之域岡蜿蜒上有白日下黃泉刻銘于石昭後先

畢備人誌銘

二

姪岳州壙誌銘

信陽何景明

姪岳州東昌公第二子東昌公令岳之巴陵時生也生而白背顙角稜起能言後聞人讀書即默記之誦數百字不忘對客揖讓若成人者也東昌公歿哀哭夜不寐曰爺棄我何去也遂嬰病病且死猶啼泣呼其父生四歲死于正德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埋之壙東岸上銘曰

岳州生申州死死丁卯生甲子魂安之魄歸此

岳州壙誌銘

一

姪渭女壙碑銘

信陽何景明

姪渭女子三兄女也兄從父宦陝西渭源女生于渭故名生十二年夭女幽秀警敏質若弗任衣且少言語日局閣事綳繡剪縷未嘗從羣女戲聘王氏子歲丁卯夏疫家婢有遺之者衆不敢視女入其臥持水飲之家人固止弗聽數日婢愈女乃疾恐憂其父母曰吾疾殊不甚父母見其弗眩困信之病旬餘忽起呼其母曰永我我不可活有頃絕六月十日也是夕渭女壙碑銘大

卽瘞于坂西予扁煥未及銘其壙後數日乃治磚砌書誌銘命僮掘土入之銘曰

既以生汝慧汝又以持汝予莫究汝坂西之壙惟以瘞汝

亡兄行狀

信陽何景明

亡兄諱景韶字仲律成化丙午舉人選巴陵知縣遷京其府通判兄性狷介與人不易令顧能事父母必得其歡心少時家父遺之讀書曰讀某書某日爲我背誦至日持書來誦之不遺一字父嘗不悅俟父已寢跪于門及父夜半偶起出門見兄警曰爲誰也兄曰兄也父曰何夜半至此也曰父不悅兒不得寢父曰兒如是胡有弗悅也始爲舉子下帷講誦日厭蔬食諸友生患貧者多貸人貲兄曰爲士而貸人貲後將必取償于官卒不貸人貲既屢試弗第家父曰女能績學卒不能進士必女命也仕以行志而已志行奚必進士旣而爲巴陵令人曰巴陵難治也今巴陵者蓋未有終三年任者也比至則厠舍無穢不治吏不典列民不服役也曰是可以弗爲已也乃版書政條懸縣門民始相顧曰令給予然亦稍來集從役以觀兄察役者悉寡弱役且重也問之皆屬居無業者也而其强富有力者則皆居數百里外負山岨叛令

不復能制也故弱者役日重兄曰爲令使弱者苦強者得免而何以爲令也乃釋弱者于是諸富強有力者曰聞新令善吾奚可叛約也乃相率來請役凡邑中墮廢盡以興治往時監司諸使者經巴陵以乏委積輿皂常帶月不得去而今日走道路不能給又不

十見新狀

入

二

餘力嘗作書與景明日東昌頗無事日可以讀書課子甚樂也但苦薪價太貴耳居六月疾作竟卒東昌僚屬士民咸哀哭之卒之日年始四十六也初娶鄧氏早卒繼娶夏氏亦先卒繼又娶孟氏孟氏生二子長曰岳陽次曰岳州俱幼也一女夏氏所出聘張氏子士奇家父生四子長即兄次景暘次景暉景明爲最幼也皆受業于兄景暘舉鄉試景明雖庸劣無所成立然知讀書舉進士是兄之教也嗚呼天速死吾兄也景明何敢忘吾兄也謹槩記所行事求太史論

誤以章沒世哀悼之餘文不次敘

十見新狀

入

三

方竹先生諫

信陽何景明

先生謝逝訃音奔告大夫篤孝幾阻幾絕于是同年
生友輩何景明誄之辭意淺簡無以究蘊悲聞書之
素旌聊以寫哀

素旌聊以寫哀

嗟嗟先生舍和服介志貞履順長達少成有聞厥震
齊民元士三軍匹夫席珍孰聘褐壁其孤游心恬澹
遺跡富貴早學晚仕方行勇退天弗憖遺弗俾爾生
人失其則士喪其程素車駉驥乃造玄室風悲日冥
嗟嗟先生

九傳先生集

薊良葵哲有子大夫高駕脩行廣志遐澤維亡弗亡
 譬木之孽其發愈達悲彼積泉其流不括嗟嗟先生
 何戚何悵嗟嗟先生

祭高鉞溪先生文

信陽何景明

嗚呼惟公宏才天授大器夙成其容玉立其賦金聲
江河之辨淵源之思通達古今發洩天地作我後人
視此大方歸然依歸遽爾淪亡夜雨草堂淒風總帳
賓酒既空人琴俱喪白雲一去明月自來楚夢招魂
百代同哀。

祭商鉅澳夫人

祭岳母文

信陽何景明

嗚呼惟我岳母慈慈爲德勤儉成家既獲既食不登
于華爾女既亡我翁既逝服艱茹辛晚也誰濟昔翁
之亡我送其喪今母之亡我適來鄉臨風颺觴臨河
執紼死生俯仰哀來慟哭

祭岳母文

鄉射直節

信陽何景明

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
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
之今卽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
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序

夫器一弗備則無以卽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
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

序事

夫事以明賢故選而後蒞故賓主必乎司馬以下必
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

樂譜

夫射之節於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
采蘋士以采芣采芣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
身而施於天下矣

射儀

右射儀子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

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歸其具
子稍稍爲說其文辭義意略去恢復釋其節理實近
可行者爲之先屬范推官紳肆於東城之圃而子與
范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益修其器矣
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茲何景明日語曰禮失
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
禮學校尚武習之子山郭郡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已
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修舉行之斑
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

鄉射儀

大

二

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爲
曠世間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

射義

夫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而爵也飲畢而
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也故古者以射
擇士

三射之節其於命辭見乎始射而後射獲毋獵
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貲不釋知再射而
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
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
耦射先賓不敢賓賓於耦也衆賓不耦賓在賓位則
不敢與賓耦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
賢不肖喻矣

大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
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勿爲也

鄉射儀

大

三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
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
以此於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
也君子是故君子之於射也弗爭則其求諸已也弗
力

夫君子仁人之用心也亦觀諸射之道焉已矣子曰
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孟子曰仁者
如射射者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

諸其身而已矣

鄉射節

太

四

何子雜言

信陽何景明

北方水之大者惟河故北方之水通曰河南方水之大者惟江故南方之水通曰江濱海之水皆曰海濱

古人奉德則報以珮恩返則報以環恩絕則報以玦

鳥棲樹鴻則棲于野獸棲野猿則棲于樹

雉雞類鴈鵝類鳬鴨類雞鵝鴨可得常食雉鴈鳬弗

何子雜言

太

可得常食也可得者在家弗可得者在野也

經亡而騷作騷亡而賦作賦亡而詩作秦無經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

器虛則貯之滿則撲之木小則培之大則伐之故虛可處滿不可處也小可處大不可處也

龍蛇之伸于霄漢者以其屈也杞梓之屈為厄區者以其伸也故君子寧屈以伸而不致屈

語似恭吝似儉語則不恭恭則不語吝則不儉儉則不吝

雪則霰風則霾陰則蟻霽則虹故霰則知雪霾則知風蟻則知陰虹則知霽
婦人之仁不仁匹夫之勇不勇仁者垂不滅之德施不報之恩勇者見義必為當幾能斷

12361

何子華書

八

一

徐昌穀文抄

漕湖聚珠集序

東魯韓氏世譜序

洞庭西山詩序

與文子欽別

與朱君序別

與室人序別

皇帝卽位頌

出師頌

徐昌穀

八

楊隱君贊

硯贊

為僧明祥壽覺師偈

告誡文

謫龍母文

代鳩訟鴉文

應雀文

髮嘆

與李獻吉論文書

答獻吉書

重與獻吉書

復文溫州書

與劉子書

玄溟子記

謝氏世睦記

翠影堂記

故瑞州府知府李公碑文

守齋邵先生墓誌銘

徐昌霖

朱叔起墓誌銘

文溫州誄

談藝錄

漕湖聚珠集序

吳郡徐禎卿

夫所謂隱士者非必居深山之中業耒鋤而親木石也夫隱士者豈不讀書而好道乎修身而樂善乎但心無慕祿仕不能役役事人耳心無富貴之慕則雖處市朝無點乎其隱也何必謝人羣侶朱石棄儒業親耒鋤耶近世處士如陸龜蒙魏野之流當時交游之貴文章之富何如哉人不病於其隱也而其名益高然則貴游非山澤之累文章乃飾隱之具也長洲

聚珠集序

錢先生時用隱居漕湖之濱好學篤行安貧守道不迂不矯故幽人逸侶咸得與之游至於鄉邦縉紳宿儒雋士皆嘗涉跡其門凡慶弔燕集輒記文詞以相紀述胥唱迭賡動成卷軸風流文采增艷林壑雖先生能茹潔飾行自樹其望而交游文字能不以益揚其光哉間嘗手勑成編得八卷名曰漕湖聚珠珠水產也水得珠而加媚况乎其聚哉勝受名章均未易以聚者猶夫珠也先生產於荒湖之濱飲食供設無招徠之具拱手而聚之正猶水無求於珠而珠自

聚也。先生手著，有勤軒藁若干卷，未嘗輕以示客。而此編則不自秘，秘於彼，以林壑之言自遜，也不秘於此。著林壑之道不孤也。及先生臨終之昔，臥正寢，戒女侍無得近。而此編翁在枕蓐側，呼其子貴等授之，曰：「吾藁不足傳，女無沒群賢之作，則先生之屬愛此編，亦不至歟。」貴高才能，文章於鄉，余雅與游，知其人非沒人之言者也。謹爲序之。

聚事集序

人

二

東魯韓氏世譜序

吳郡徐楨卿

韓氏，淮人也。曰東魯者，系於始也。夫韓始於桓叔之後也，何爲魯乎？桓叔遠也，系韓於魯，斷自其所徵始也。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屬，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於此，縣焉。故夫絕者不敢以冒，續也。疑者不敢以強附也。是謂慎之至也。夫自帝王以降，姓氏之變，合本末之同異，難可以勝言也。然而導水者知其源，辯塗者循其脉，皆可易知也。故上古之世，民

韓氏世譜序

一

無亂族，而禮有定宗，故仁睦行而民不悖也。季世澆喪，夷夏胥亂，民多流亡，故世譟隱而氏族淆錯，抑已甚矣。故有宗人相夷若秦人視越人而不知恤者，何也？譜族湮而仁義之道塞也。今天下公議百有餘年，縉紳之家，頗尚藝禮，緝譜牒以厚人倫，然往往由祖考等之槩，莫之聞矣。豈非喪亂之禍哉？韓自魯散，漸入蜀，鼎樹者七世，荷其盛矣。夫本盛則末繁，枝披則葉散，滋蔓永久，則糾錯紛紜而不可緒焉。此訛亂之道也。故述者闡宗紀，究旁屬，崇本以定始，叙疏邇以

別親親。所以防其流也。其聞見之未微。載記之所缺。則斷而刊之。慎其本也。詩曰。絲絲瓜瓞。此言循其本也。將使來者。尋始之末。合異反同。雖服盡而澤未夷。則厥初之念。與角弓之怨。釋此述譜之志也。其餘發凡雖繁。而其要有五。一曰紀實以昭德也。二曰專爵以貴功也。三曰考終以崇祀也。四曰象服以永思也。五曰述親以示守也。此又譜之變例也。反其源。參其變。而後子姓之道備矣。或曰。譜何始乎。史也。史以述往。故革命而史作。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夫乃謂

韓氏會譜序

二

之子姓之道乎。曰。聖哲作易。以明天道。非爲天道設也。所以示乎人也。述史以章往。非以爲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夫使宗屬舉滅禮教廢。子姓不勤祖廟。無食墳墓。穢而不脩。此皆孝子仁人之所隱也。故準史以述譜。所以明乎人倫也。人倫序而孝弟興。孝弟興則禮樂作。古昔明王所以崇姓氏而謹昭穆者也。傳曰。明乎禘嘗之義。其如示諸斯乎。其此之謂也。

洞庭西山詩序

吳郡徐楨卿

大湖諸山多奇秀。兩洞庭爲之魁焉。就而準之。西洞庭形勝尤廣。蔚而丹垣石屋。仙蹤具在山胥口。至山麓凡五十里許。故涉者多抱風濤之慮。非夙有山水奇癖。不能暢然忘險。一遊然則騷客墨卿雖生於吳。有終身不識洞庭者。固亦無足怪也。余非荒於山水者。然每聞人道洞庭之勝。則又以不獲一遊爲歉。茲在己未之秋。嘗泛舟出西崦。經犀渚。登竹山。望兩洞庭。橫亘烟水中。隱隱若帶。雖心領神往。終未足以快素懷。今年癸亥夏五月。始與客入太湖。由涵村而上。止於友人陸氏之廬。明日策馬登縹緲峯。下憇西湖寺。僧爲具食。又擬謁毛公壇。不果。因飲于資慶寺。留凡四日。而茲山勝地。與覽其半。所至輒獲觴咏。既喜儋宿心。併錄其篇。以畝好遊之士。

西山詩序

八

與文子叙別

吳郡徐禎卿

徐子昌國與雁門文君徵明爰善昌國將去國再拜而別之且告曰於戲知已道喪久矣子不我棄知我者子我試論之大雅特介吾孰與子論議英發吾孰與子詩藻工絕吾孰與子書畫精麗吾孰與子聞見博浹吾孰與子五者皆弗如也然又少於君九歲君先吾學十年乃與君齊策舉於鄉曲又先君捷於有司事故翻覆豈不大謬也哉於戲四序之氣迭爲成與本子叙別

功一推一還第有徐疾於君亦何慮哉然君居於此里間昵近有晉昌唐君延陵吳子彭城錢二京兆杜三孟酒唱酬不異疇昔而吾笑然無朋獨住千里悠悠青山我懷如何

與朱君序別

吳郡徐禎卿

朱君叔英長於僕十有六年僕少嘗聞其詞學嘗師事之君亦器僕因爲忘年交今年君三十九矣不耦世路垂二十霜田園菜穀雖僅能庇口腹而父母且老恐一日不能畢其懷以故嘗戚戚不自寧今年秋八月與僕同舉於鄉而志不果遂歸未幾而母忽病歿宿志未伸奄先衰經其命矣夫其命矣夫嗟哉朱君疾病悲感繄然滿目前而僕不能存慰旬月天寒與朱君序別

歲暮慘慘欲別其何爲情嗟哉朱君勉食湯粥聊以佐哀慰養老父以享遐祉僕行矣道達季主當爲君卜之

皇帝卽位頌

吳郡徐禎卿

於赫允烈在明八葉飭堪輿淬日月 陛下握元命
之符御六龍而爰發專淵性之神孝稟 后祖之閔
法竭宣告於皇祗洽七廟而周謁嗣適統以正祚信
大曆之攸協歲盛德之次離寔賓之紀節日維寅
而肇貞辰舍宵而未替奏鏘鼓以於倫運玉輿而啓
闕踐太微之法座暢九玄之閭闔令德備矣穆穆皇
皇吉儀具戒既勅既匡肅肅法衛烈烈燎揚天軍奉
皇禮卽位頌人

翼雲旌抗張於是百僚儼以趨進盛珮服之將鏘咸
稽首以共臣荷大禮以肅將登宗伯以錫詔覃濊澤
於萬邦滌宿汙而布化俗更始以向方將廣胤述之
丕志準熙皞於陶唐煥嘉釐之日貺隆萬壽以無疆
猗兮休兮聖道明昌小臣含慶聲流頌章

出師頌

吳郡徐禎卿

於鑠維明功躡振古清明諸夏威在戎虜英英我
皇天授壯武肇初嗣國思允烈祐六月載暑爰命王
督宜我大猷靖茲小侮交交者旃于幟且舉作氣有
容杜轂式序崇原仡仡全野鬱鬱洸洸元旅莫震莫
訕聲以先摧畫以決克渠酋牽綏稽首服頌既夷纖
醜四粵來極弓戚言韻永矢文德

出師頌

人

楊隱君贊

吳郡徐禎卿

弘治十一年歲格於敦牂弘農楊君活退樂道棲於
支硎之陽東海徐生造謁其廬敦仰高軌乃爲贊云
辭曰

有斐楊君秉文敦古精思塞淵宏通藝理由鄉興朝
學優則仕歎詠羔羊儉潔行已幡然改念言慕田里
年未及仕棄殺自遂遐躅嵒嵒懸之日月在符靡聞
君擅其烈有巖支硎維石嶸嶸林木嘉懋泉澤有冽
楊隱君贊
刊鑿考楹不假藻纈於焉棲遲甘茹玄潔永昭令音
奕世稱哲

硯贊

吳郡徐禎卿

相國王公得古硯二枚以示客圓中合制則天體也
尾足異象效物用也蓄之水土類有俟也收之哲人
時而出也沛而行之其澤博矣某不佞輒爲之贊云
大匠作器體合玄穆曳則璋尾峙維鼎足吐肱納清
朝脣規腹螺漆鼓華豐孤受沐乃布綸絲式金式玉
若予宜之受天百祿

硯贊

爲僧明祥壽覺師偈

吳郡徐積卿

我聞諸佛如是法旨一切佛一切衆生以何因緣故
得是大別爲此衆生不達本來妄見生滅墮諸貪癡
戀惡濁世耽生患死延願百年乃至無盡不悟此身
本無從往亦無從來本自不生亦自不滅譬如寒水
忽凝爲冰當其成冰水性如如及於銷滅亦復如是
法無相待義大覺無真若見有真當微閃電於晦冥
中橫掣電光若真有電有即當形若云非電光從何
爲壽覺師偈人

生一切色相咸復如是世人不達妄生貪慕即無量
無邊罪所以女師超離世塵得般若智禪定山林本
覺圓明無起滅念如火歸木石求明則無言暗亦失
是謂常住十方世界法身不壞是真實義何假文字
虛巧頌讚如來藏中本無斯義吾今爲女宜說此偈
廣女師功德衆不可思議偈曰

妙湛法爲尊由不墮於二本性自真無何者受生滅
開士合內照生滅了無着是名無上覺寶獲本妙因
長生七寶車億世持法身

俊裁

爲壽覺師偈人

告謹文

吳郡徐禎卿

曰天肆大燄陰陽忒度赫曦蒸炎虛氣糾聚蓬蓬作
雲屯恤膏露溫風揚埃愁嘆道路田夫灼額扶耒仰
愬旱魃不仁云誰之故稽首推轂亦有時數商德不
違桑林身籲宋景一言卒召甘澍況我皇上聖德
廣淵民神受祉大惠昭宣歆格后皇承享吉蠲靡有
替忒何辜於天今茲告災東身警惕於此下民匪稼
莫食憂心如湯奉德翼翼虛約自謝損膳清室天降
告謹文
厥咎豈伊我辟實維我人凡此在位敢不靖寅宅心
允潔夷秉國鈞好此蹇蹇母函胥淪天鑒不遠明威
孔神贊我 皇祐元釐日新

謫龍母文

吳郡徐禎卿

天孕靈祥降神物於華渚帝祈利惠錫褒祀於清
祠國典孔昭守臣無忒諒上靈之克鑒冀下禱之潛
通今方苗苦恒暘人思甘雨山焦地裂誠乾嘆之可
憂電秘雷藏孰清陰之能借嗟旱魃之爲虐慮民食
之將艱匍匐告哀竭精勞於庶正普同供養然香炬
於通問盡引領以待霑竟挾旬而無應不諳誠格龍
何異乎凡蠱惡用母爲令不行於頑子竊惟禮崇報
謫龍母文
遠加歲祀於有功國本爲民建神壇以禦患今爾既
亡實惠徒擁虛名靡百姓之賞是吾憂也享無功之
食於女安乎尚其早洗前愆速驅神蠱玄雲佳澍崇
朝慰渴於羣黎滄海皇波一勺借通於千里

代鳩訟鴉文

吳郡徐禎卿

里左有榆鳩巢其上生二雛往來哺翼甚閑其勞忽爲鴉所攫去童子報余余悵憤而代述其言以訟之上帝其文曰

臣鳩竊惟大造以仁爲心誕溥化生之德諸物從愛中出寔深撫育之情臣本么麼性兼疎拙手口拮据曰未有家桑土綢繆乃安斯寢天高地廣記一枝以自栖雨敗風欺念孤巢之未穩辛勤萬狀爰育二雛

代鳩訟鴉文

昔頭骨之堅昂憐羽翼之卑弱時營營而迭哺正煦煦以相依乃有凶鳥別名鬼雀忍心利爪那隣郭北之窟豐喙雄聲大取江南之鵲荷聖慈寬其誅罰奈何愚罔益肆兇殘忽瞰臣亡終臨私室一刻頑類靡有孑遺棄骨暴於寒墟流血濺乎秋艸質雖亡似惟性命之可矜親屬於毛鬱痛楚之難遇殺生抵罪仰希上帝證明含抑呼天乞念愚衷懇切

釋雀文

吳郡徐禎卿

童子設網獲一黃雀謀就湯釜余憫而釋之因爲文
欲障茫茫眼見衆生投苦海佛慈浩浩身然慧火破長羅絲爾微禽何迷至性藩籬咫尺自矜真樂過南溟穀餌些麼肯使餘生終業網信是貪求多害知應具腐爲災幸值楊生俯垂慈力捐刀釋縛還豐肉於枯成聳翅開眸驚浮生於一夢已深慶拊那計苦辛

釋雀文

還將舊姬新雛重上西風高樹雖適逍遙之樂實添飲啄之憂愛好頭顱莫近野田矰繳忍饑口腹休窺厚積官儲長存善念絕貪狼敬受如來之戒更換化身超墮落好修它世之緣

長嘆

吳郡徐禎卿

髮處於頭情通膚裏至昵好也時不待老零落已多
攬鏡嘆息因感時情作髮嘆其詞曰

蕭索蕭索西風奈此秋何黃葉相將髮落爲我語髮
遇我何薄感君託處頭顱摩撫深加愛惜青春鏡裏
念前知費幾多油澤梳成黛月簪橫委處青絲覆額
終朝沐整冠巾延子長爲上客我貌未衰君心中易
思我小恙忘吾大德無情併逐年華長逝飄然我釋

長嘆

筆貳其行我心靡他細思有子爲累寔多願排餘黨
悉付流波與子永絕時不待曙倘伴自適山間水涯
一經一鉢鶴杳雲孤投策利門屏迹名途既無太冲
之怨又安謝長瑜之歎

與李獻吉論文書

吳郡徐禎卿

足下奉教幸甚尋已口復卒卒猶不旣愚臆也僕少
喜聲詩詹通於六藝之學觀時人近世之辭悉詭於
是惟漢氏不遠逾古遺風流韻猶未有艾而郊廟間
悲之歌多可誦者僕以爲如是猶可不叛於古乃掘
其性情之愚竊比於作者之義今時人喜趨下率不
信古與之言不盡解故久不輸其說恐爲伯牙所笑
乃一日遇足下而獨有取焉何也足下又謂僕閑於

與李獻吉論文書

賦頌之文夫賦頌者誠文章之瑰璋予心之所希覽
也始言誦屈平之文以爲詩之變也然麗而不淫哀
而不怨蓋無惡焉及誦司馬長卿之言靡麗浩蕩不
可窮泱雖絕特之觀非盛世之所見也雄於長卿何
所樂美乃蹈襲名其文而原何戾忒又作賦以反之
此予所未喻者故反之以附於原之意此足下之所
見也藝家之風好相誇嫉後世之文不待馬揚而好
嗤之自護其醜若趙人之持其璧而不肯下也豈不
重可笑哉今足下責僕以相麗蓋此古之道也今何

復見之僕愚慙何敢自愛恐不足以承教傷知人之明爲足下羞也若反覆相示更互詳定或大有疵謬輒抵毀去不猶愈於後人之詆笑乎且文辭之貴賤存乎其人雖邑之鼎諸侯爭之非鼎之貴周貴其鼎也若徒務瑣切之華而不責其實則恐爲楊雄之玄徒取病於後世耳梗楠豫章之材所用於世者貴其實也僕雖駑鈍竊嘗志於是其必本道惠之衷遵作者之度以繅繭穉衣生物而已豈蟬口之所鼓譟乎居之而不疑想足下與吾共之也曩申贈章祇候來

與李論文書入

二

答詩曰無言不贊此之謂也

台獻吉書

吳郡徐禎卿

某再拜獻吉足下省報無恙及所示詩備綢繆之旨發恣恣之懷轉詠微音若扣哀玉卽日與羊何宣之莫不歎歎相對幸楚惟管與子聯嬋裾玉周旋朝寺良時出遊則並驟而趨清宵燕寢則共衾而寐謂歡會其可常凋瘵抑何由至何圖人事不齊物情難豫二年之內親友零落各寄一方臨北風而依依望大梁而歎息室邇人遐我懷如何又睽絕之後僅收所

答獻吉書

十

答儕上札自輒張箱背中間書問曠絕又復不審洛中人士可悉動靜靜言思之益用增勞忽奉情曲曠然開慰蓋逃虛傾耳於足音幸長快心於手跡昔人之情豈戾于今也哉嗟呼獻吉子之云違我復何恨君子居易窮且樂天小人僥倖以身殉既聞于西歸藜藿不惡其口家人不見其色既退處原野抱杖行歌沐耳清渠之濱睇髮茂陰之下而枕以六經漱以羣籍撫景則悠然賦詩臨流則引觴獨酌斯亦達士之所希生人之極歡也揆之此懷何必上簡三閭下

滅殷中軍邪。河清難俟。人壽幾何。願于最之而已。來
命又要以佳期。申以古誼。夫具茨之墊。黃帝之所遊
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固樂道者之所栖。壯士
之所慕也。而翼不我假。天路無緣。既違命駕之歡。徒
興失路之歎。長佩金玉以結我心。若神感有徵。則延
平之劍必合。良辰弗遘。則少原之簪永遺矣。書不盡
言。不勝於邑。時因風翮。努力相聞。某再拜。

絕類建安

書獻市書

八

二

重與獻吉書

吳郡徐禎卿

僕以攝提格之歲。仲春南徂。出齊魯之郊。經淮沛之
墟。直視平原。蕭條千里。于時雉雊於野。麥秀油油。瞻
日月之勤感。東山之歎。雖宵眇傷神。未足以振心而
惕慮也。既而道指東吳。彷徨故都。棲棲焉若仲尼之
去魯也。乃遵錢塘。薄眺會稽。控湖山以爲郭。還江海
以爲池。咎日神宮。曉闕。椒房。綺榭之餘。或歸然於魯
甸。徒彷彿於丘夷。顧瞻周道。不能不爲之興哀也。傍

重與獻吉書

十

引桐江之溪。遡洄富春之渚。豈惟望風而思其人。抑
可以樂焉而終其身矣。又西南行。渡穀水。陟常山。越
餘干。沿弋陽山溪。澗沚之濱。玉水激激。則有參差之
毛。丹碧之石。游鯈翔泳。白鳥栖止。可以瑩神而悅心
也。橫涉彭蠡。仰瞻廬岳。其波濤則騰涌奔伏。噴薄日
月。其峰嶸則盤迴峭絕。亘接霄漢。香爐五老之形。瀑
布青峽之觀。特爲卓詭靈芝異艸。彌山布谷。金符玉
冊。窮幽極玄。信赤霄之神都。老氏之玄官也。又西遡
九江。南望全楚。夫其扼巴蜀之喉。舌據吳會之上流。

通五嶺之門戶。接雍梁之要區。此其大勢也。若乃鎮以衡陽之阜。表以武當之山。五峰森拔。三門凌啓。雲霞絢繪。紫氣燭耀。其中四侯。早暮七曜。運行往往。與人間殊別。爰有黃金之堂。白玉之庀。瑠璃爲鋪。檀桂爲柱。制倖天居。勢轅海岳。目所希見。窮究難說。又有江漢之波。沅湘之流。洞庭之湖。雲夢之澤。千條萬派。混原同塗。縱貫脉理。經帶其間。極望浩漫。際天薄海。陽春獻而百艸芳涼。風至而蒹葭落猿子噉。鵲鳴雁成羣。魚龍倏忽。賜瞬互分。可以觀天地之變化。驗時重泉獻吉書人

亡於江夏賈誼。所以憂傷於長沙者也。所願豪賢憤映帶礪以垂名。章縫樂道。假竹帛以昭志。生人之業。庶爲不朽耳。僕自惟無卓犖之材。寡礪鐔之用。進不能揚眉於天下。退不能甘心于一壑。徒放情於江海之間。抗志於宇宙之表。將以搜奇獵祕。咀華納靈。則水土而函蘊。法景曜以摘文。聊希子長之風。庶幾虞卿之志。乃知于役之云。豫茲遊之豈徒哉。惟是足下與吾同懷。遭時齟齬。良圖弗遂。抱膝空林之中。栖神窮跡之境。雖捨掄之爲樂。固知大鵬之逍遙也。故重泉獻吉書人

聊述其畧以當抵掌。方有簿牒不盡所言。練而不琢。

復文溫州書

吳郡徐禎卿

月日某再拜執事某質本汗濁無干進之階重以迂劣不諧昔態所以不敢求哀貴卿之門躡足營進之途退自浪放縱性所如南山之樗任其卷曲然亦不喜飲酒淫蕩狂誕謝禮檢但喜潔廳几抄讀古書間作詞賦論議以達性情揚胸臆之說期成一家言以垂不朽至於肯文講說或積數月不經目前以是益大戾於肯屢辱排詆自分終廢世途沒跡山野耳昨復文溫州書

者枉手書垂慰謂當以三代人士自期某何人敢奉明誨竊聞之人性不同譬之牛羊自有順逆但貴無邪耻而合大雅耳某雖好小技亦非大垢惡即遭挫辱殊不愧此心三代人士固非所望有知我者亦當置我於近世名士間矣某非敢薄肯榮希身後之譽第性不可彊耳與它人言必見排議執事知已尚能察之某再拜

與劉子書

吳郡徐禎卿

昌國白劉子足下於戲古道沈廢已久時士率喜以衆業相誇談聲利相傾奪聞人習古學輒羣聚而笑之目刺而腹忌昌國少時不解人好憎往往學吟咏擬古人賦謬爲先輩所推獎而忤於時流排於俗吏羶羊逆性卒不能與時低徊方欲包核聖經周覽子傳准史記子虛之文以坐償宿心未易一一道者夫以昌國之植質頑鈍既如此而不合於時世又如彼與劉子書

好古之心猶屹屹不休今子齡齒鼎壯質甚美又不拘厄於有司讀書積學以馳騁於古人中何往不可妨茲勗茲士有唐寅伯虎文壁徵明皆博古雋才子既識其人當交事之與之偕進可也昌國何足云何足云昌國白

玄溟子記

吳郡徐楨卿

玄溟子居海之濱。觀於洪蒙決滌之墟。察天地日月星辰之運。潮汐盈虛之度。於是仰而遊。頽其以嬉。忽乎其若喪。已而于于乎熙熙。乎若將有執焉者也。居四十年。學既通。始爲仕。仕爲州司。爲州司必僂。而趨。而遂。遂。玄溟子不以爲戚戚也。廷辱而大詆。出於。於。溟之中。不以爲辱也。或譽之。不以我爲能也。被以。不祥之名。不以爲不肖也。屈而不縮。和而清。出而不。

玄溟子記

一

怨汪乎其自肆也。其斯爲賢矣乎。徐先生曰。大矣哉。玄溟子之觀也。夫道惡乎已。今夫冠方而衣綠。群居而誦聖人之言。仁義之故。索稿簡。析句讀。窮年而呻。哦。以樂道也。此無異求形於木。俑人也。詩人之詞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子思曰。言其上下察也。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伏羲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亦以觀諸鳥獸之與天地之宜。大道者。載天地而不爲大。入毫芒而不爲細。淵乎布。自寥乎希聲。邈乎無涯涘。故夫道者。烏乎不在也。唯。

善觀者爲能大之。循流而達。順壑而趨。不爲戚戚。不爲忻忻。也是故體道之要在乎大觀。玄溟子其庶矣乎。夫物窮而後見。玄溟子之觀不窮。則不能知其大也。君子謂玄溟子得水之蘊。執水之用。玄溟子既殯。世將隱。不欲著姓名。故不書系曰。維昔莊生放言。自清託乎北溟。齊物達變。混茫以藏其貞。達者貴之作。

玄溟子記

玄溟子記

入

二

謝氏世睦記

吳郡徐楨卿

昔仲尼論大聖賢之德。稱泰伯之德三矣。余生吳中。去泰伯二千餘年。登仲雍之丘。望泰伯之鄉。愴然猶見其人。又降觀於俗。其人美而遜。說而文。與而不毅。決決與其有泰伯之遺風乎。又尚考諸記傳。得季禮伯通之徒。曰非泰伯其何以及此。又退訪於忠信仁讓之士。得世睦之族。二曰范氏謝氏。范氏希文之後也。顯於志。余故不表。表其微焉。謝氏者其先陽夏人。謝氏世睦記。

也。唐末徙吳越。始祖崇禮。爲吳中節度推官子濤嗣。入宋爲太子賓客。子終嗣。爲知制誥。終子景初。嗣爲大理評事。景溫。寶文閣直學士。景平。秘書丞。大理評事。景初子載。補太廟齋郎。載子蔣子昭。昭嗣子寬。次實。實子東。由崇禮至東。凡九世。更吳越。涉宋。歷元而世不衰。由東而來。凡八世。世居於吳樂安里中。無高門重輿。聚子姓。婦女以居。龜不易薪。帑不易財。鷄犬不異食。庭無間言。驩如也。然吳人稍稍知之。不爲大章暴於世。君子曰。甚矣俗之衰也。今人朝稅褐。纓

冠。夕達於閭閻。誦於天下。發婦死志。仁人死孝。蓬艾墮而弗明。此誰爲重輕者哉。自文武沒而大道隱。人慕功利而薄節義。耻仁讓一尺之帛。兄弟或毆而殺。乃敢謂其室家。非曰於世世耶。或有誦詩書。秉節尚聞先王之風而興者。此其人不足尚哉。口彼哉。矯情耳。其何爲勸乎。余憂乎文武之道其厯厯乎。將不可振也。於是次其世之賢者著于篇。以俟乎後之人。佑字佑之。逸士有道風。文彥字彥達。母老有目疾。每抱持以行事。兄甚恭。平生未嘗異服食。源字以澄。謝氏世睦記。

二

兄歿事嫂有禮。臨終著遺令。言甚長厚。會字惟真。兩試進士不第。有文與弟朴甚愛讓。並早世。一婦盧陳。皆不二操。吳字明仲。以孝爰稱。

記只數行耳。變體之佳者。

故瑞州府知府李公碑文

吳郡徐積卿

李大夫既卒其仲子憲爲天子守上林苑典藩育旣而不樂進慨然歎曰管我先大夫遺有休澤俾予緒之乃今徒爲天子司苑囿牧園囿有舊揚以紹於先人之休吾其已矣乃上書謝病罷退掃於野奴涇之阡望其堂隧叢莽寥閒悲不能止乃躬薙草萊完宇除壁爰懼德烈久而弗揚遂伐石爲文以表之曰李大夫諱良字堯臣爲人魁彥美而軼性孝弱冠遭母李知府碑文

喪擗踴傷五内血上嘔逆病遂抱病終身焉少好學純皇帝嘗舉進士第除南京刑部主事尋擢員外郎郎中治獄不設詐善窮人情明廓簡易民以不冤大司寇重可之凡諸曹疑牘輒移決焉牒就李大夫決無不人人當意願死者歲甲辰擢知瑞州府州民故輕訟好飾奸李大夫既長法令刑理又善窮人情決獄不宿於是郡治清而豪狡屏迹矣丙午歲饑民大飢李大夫善爲長短補貸之法以拯之全活甚衆民有掘地得大窖中錢若干緡走隸欲私李大夫李大

夫曰此天以活吾民耳召父老會而散之尺大悅其政體約而安惠而不費務爲宏博不要近聲古稱不煩庶其近之矣李大夫讀書善推指故弱冠卽爲弟子師及爲郎皆退省中輒爲學者講說循循不倦其守郡益表學宮繕垣宇進諸生必親爲問難宣暢疑滯析若解觸諸生皆自以爲莫及也母喪去官尋遭父憂泣血毀性竟以疾終是爲弘治三年某月日年五十有六任重道遠惜乎其未究也李大夫之先本是縣真如鎮人也顯考綱封郎中母鄒繼朱並爲太李知府碑文

宜人娶於黃渡徐氏亦爲宜人有令德淑慎其身李大夫宜之後十有二年而歿乃卽故兆啓而合焉側室凌氏子二人縉憲憲貴加贈考中憲大夫妣恭人李大夫人有爵死有贈可謂高朗令終也已所著歌詩記叙若干卷藏于家文曰於惟李大夫之德若堂若夷率禮以教其民師師相厥罰惟察惟法而民用弗虐罔有干於天之威以罹其懟泣血而終曷維其罪式祚孝子寵命不戢後有觀於斯文尙敬母毀哉

守齋邵先生墓誌銘

吳郡徐積卿

守齋先生卒之二年其孤天相等奉柩葬於虞山北麓興福寺之南原合其母朱氏之兆門人徐某謹撫其行以誌其墓曰先生少孤而警勵遇弱弟妹輒有條範事有所出不煩於兄而母安之奉母尤謹於禮從聞榮邑理暨聞大理遠明二先生遊習進士業補縣學生試累不利乃棄去教授鄉里皆少參章公方伯呂公大理章公遠近延處館下爲弟子師莫不推仰

邵守齋墓誌

收而先生能自重其道罔有下焉晚歲家居及門者日衆先生嚴督不少弛教且有法故弟子多有造焉性直毅於鄉黨罕游洽然處夫婦間終身驩然無間言先是其配以弘治丙辰卒先生哭之哀飲葬以禮越五年而先生疾不起寔辛酉三月甲子也年五十有四葬以癸亥十月四日子男三人曰天相娶嚴氏天賜娶朱氏天挺聘蘇氏孫男二人曰必在必堅先生初諱楫更諱永字時濟別號守齋居士曾祖道貴祖彥皋父惟本母葛氏世常熟人先生蚤事經術晚

好以觴咏自娛所著有守齋遺稿某年十三四嘗從先生授章句義不可以不銘銘曰
咀。經。發。文。正。且。博。律。身。以。嚴。受。道。樸。抱。繩。不。達。命。厄。
薄。教。育。羣。才。志。孔。樂。壽。不。及。德。吁。可。愕。澄。精。飲。菟。返。
玄。壑。虞。山。之。陰。建。新。柳。既。固。且。祥。永。焉。托。

邵守齋墓誌

二

朱叔起墓誌銘

吳郡徐積卿

處士朱叔起卒將葬友人徐某哀而爲之銘且言曰
嗚呼叔起養不終於父婚嫁不行於子女人生事顧
未嘗備而遽焉以死可勝痛哉叔起少時與弟叔英
共學曰吾才不及弟乃以進士業讓之而自力田以
供養暇則學詩往往類晚唐語每見其弟蓄古書輒
取而讀之故聞見亦頗饒博凡士大夫之交於其弟
者多喜與之談家居近西山西山佳勝爲吳中最春

朱叔起墓誌銘

秋良時多延名客以往而不得晚歲逍遙策杖以遊
可勝痛哉叔起爲人樸樸然有奇氣臨義果敢無所
避且機敏不眩而獨惑於方士之說持精運氣以求
難老而竟坐是以死可勝痛哉叔起諱良振爲朱樂
圖先生長文之後世居吳中其族蕃且有文曾祖某
洪武中以人才薦爲黃巖縣丞祖某父謚母鄭氏享
年四十有九以某年月日生弘治某年月日卒生三
子曰賜聘棟氏曰鵬許贊葉氏曰鵬幼女二人未嫁
先是母鄭卒未葬君繼之其弟乃卜地於陽山南麓

葬以弘治癸亥十二月九日子辱知於君伯仲間死
後嘗從其弟求遺詩得心畊集一卷多可觀嗚呼亦
可以慰已銘曰

五十曰衰死亦匪天有父孔艾視君則少成養不終
仲克扶老陽山崔崔新塋窈窕爰起其穴母骨茲稿
乃逝以隨終死相保笑笑諸孤匍匐衣綯遠送於郊
長號涕道我作銘章哀不能蘇

朱叔起墓誌銘

二

文溫州誄

吳郡徐禎卿

故溫州府君文侯景範幽玄日以絲邁國隕貞幹士
喪德程於戲奈何門生服義號慕切惻追而誄之辭
曰

於昭府君軌行峻潔約迹無雙優明典術行宦遠方
旣簪小邑恣度顯明強右拘掌惠化游暢羣息咸植
公朝旌嘉疏爵大旆澤及蕃畜驟牝三千服憂致疾
去官歸田詔命督郵再領郡符朱輪入溫男女擁車
文溫州誄 六

道不得行視政未朞仁渥威宣舉直致賢針伏杜萌
但緩格化盜不闕城平植市價絲賦稽程貪漁諸
流冗徠恩務強教誨懸書告邑男樂處業女之
時族斷訟閭土虛寂戶不舉女連坐罪惡淵德
諸有喘息山海醜類翹翹首義解曠自訟公來何莫
仁格后皇穀穎岐穗潔心端操不懈於位風聲騰躍
布散海內宜居台鼎爲世作式其十有二年寢疾超
喪招徠弗獲士民騰號鄰案弇弇淚酸河注禁悲市
道田野空耜山谷震悼回轡南駕州里悵訝不寤府

君奄忽而謝故舊隕涕彥哲傷慕而相嘆曰咎漢表
蜀郡魏振江夏府君繼武名跡不亞司命無良天年
不假千秊億世芳名難化嗚呼哀哉

紉曰恭齋小署聲問孤兮黃朱申命德彌洞兮賢猶
塞瘁負皇棟兮功與邵杜參伯仲兮神吳喪親命弗
控兮南陽樹阡式士頌兮乾坤難殄光億萬兮

文溫州誄

二

談藝錄

吳郡徐禎卿

詩理宏淵談何容易究其妙用可畧而言卿雲江水
開雅頌之源烝民麥秀建國風之始覽其事迹興廢
如存占彼民情困舒在目則知詩者所以宣玄轡之
思光神妙之化者也先王協之於官徵被之於簪紱
奏之於郊社頌之於宗廟歌之於燕會諷之於房中
蓋以之可以格天地感鬼神暢風教通世情此古詩
之大約也漢祚鴻朗文章作新安世楚聲溫純厚雅

談藝錄

八

一

孝武樂府壯麗宏奇縉紳先生咸從附作雖規述古
風各懷剗刷美哉歌詠漢德雍揚可爲雅頌之嗣也
及夫興懷觸感民各有情賢人逸士呻吟於下里華
妾思婦歎詠於中閨鼓吹奏乎軍曲童謡發於閭巷
亦十五國風之次也東京繼軌大演五言而歌詩之
聲微矣至於含氣布詞質而不采七情襍遣並自悠
圓或間有微疵終難毀玉兩京詩法譬之伯仲埤篲
所以相成其音調也魏氏文學獨專其盛然國運風
移古朴易解曹王數子才氣慷慨不詭風人而特立

之功卒亦未至故時與之間化矣嗚呼世代推移理
有必爾風斯偃矣何足論才故特標極界以俟君子
取焉

夫任用無方故情文異尚譬如錢體爲圓鈎形爲曲
箸則尚直屏則成方大匠之家器飾襍出要其格度
不過總心機之妙應假刀鋸以成功耳至於衆工小
技擅巧分門亦自力限有涯不可彊也姑陳其目第
而爲言郊廟之詞莊以嚴戎兵之詞壯以肅朝會之
詞大以離公讎之詞樂而則夫其大義固如斯已深

談藝錄

八

二

取重系可得而言崇功盛德易夸而乏雅華疏彩會
易淫而去質干戈車革易勇而亡警靈節韶光易采
而成靡蓋觀於大者神越而心游中無植幹鮮不眩
移此宏詞之極軌也若夫欸欸贈言盡平生之篤好
執手送遠慰此戀戀之情勗勵規箴婉而不直臨喪
挽死痛旨深長襍懷因感以詠言覽古隨方而結論
行旅迢遙苦辛各異遨遊晤賞哀樂難常孤孽怨思
達人齊物忠臣幽憤貧士鬱伊此詩家之錯變而規
格之縱橫也然思或朽腐而未精情或零落而未備

詞或鏘缺而未博氣或柔穢而未調格或秀亂而未叶咸爲病焉故知驅縱靡常城門一軌揮斤汚鼻能者得之若乃訪之於遠不下帶衽索之以近則在千里此詩之所以未易言也

情者心之精也情無定位觸感而興既動於中必形於聲故喜則爲笑憂則爲吁戲怒則爲叱咤然引而成音氣寔爲佐引音成詞文寔與功蓋因情以發氣因氣以成聲因聲而繪詞因詞而定韻此詩之源也然情寔胸渺必因思以窮其奧氣有羸弱必因力

叢書錄

八

三

以奪其偏詞難妥帖必因才以致其極才易飄揚必因質以禦其侈此詩之流也繇是而觀則知詩者乃精神之浮英造化之秘思也若夫妙勢心機隨方合節或約旨以植義或宏文以叙心或緩發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楮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後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以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匠之超悟不可得而詳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若乃因言求意其亦庶乎有得與

魏詩門戶也漢詩堂奧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而晉

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判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陸生之論文曰非知之難行之難也夫既知行之難又安得云知之非難哉又曰詩緣情而綺靡則陸生之所知固魏詩之查穢耳嗟夫文勝質衰本同末異此聖哲所以感歎翟朱所以興哀者也夫欲拯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非通論也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哀若乃文質禱興本末並用此魏之失也故繩漢之武其

叢書錄

八

四

流也猶至於魏宗晉之體其敝也不可以悉矣夫情能動物故詩足以感人荆軻變徵壯士瞋目延年斲歌漢武慕歎凡厥含生情本一貫所以同憂相痒同樂相傾者也故詩者風也風之所至草必偃焉聖人定經列國爲風固有以也若乃歛歛無涕行路必不爲之興哀愬難不膚聞者必不爲之變色故夫直慙之詞譬之無音之絃耳何所取聞於人哉至於陳采以眩目裁虛以蕩心抑又末矣

詩家名號區別種種原其大義固自同歸歌聲禱而

無方行體疏而不滯吟以呻其鬱曲以導其微引以抽其臆詩以言其情故名因昭象今是而觀則情之體備矣夫情既異其形故辭當因其勢譬如寫物繪色情眇各以其狀隨規逐矩圓方巧獲其則此乃因情立格持守圍環之大畧也若夫神工哲匠顛倒經樞思若連絲應之杼軸文如鑄冶逐手而遷從衡參互恒度自若此心之伏機不可強能也

朦朧萌折情之來也汪洋漫衍情之沛也連翩絡屬情之一也馳軼步驟氣之達也簡練揣摩思之約也

論藝錄

六

五

頡頏繁貫韻之齊也混沌貞粹質之檢也明雋清圓詞之藻也高才間擬濡筆求工發旨立意雖旁出多門未有不由斯戶者也至於垓下之歌出自流離莫豆之詩成於草率命辭慷慨並自奇工此則深情素氣激而成言詩之權例也傳曰疾行無善迹乃藝家之恒論也昔桓譚學賦於楊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詩賦儼精譬之絺綌而不深探研之力宏識誦之功何能益也故古詩三百可以博其源遺篇十九可以約其趣樂府雄高可以

厲其氣離騷深永可以裨其思然後法經而植古繩古以崇辭雖或未盡臻其奧吾亦罕見其失也嗚呼雕績滿目並已稱工芙蓉始發尤能擅麗後世之感宜益滋焉夫未視鈞天之美則北里爲工不詠關雎之亂則桑中爲雋故匪師涓難爲語也

夫詞士輕偷詩人忠厚不訪漢魏古意猶存故蘇子之戒愛景光少卿之厲崇明德規善之辭也魏武之悲東山王粲之感鳴鶴子恤之辭也甄后致頌於延年劉妻取譬於唾井縉綬之辭也子建言思何必余

論藝錄

六

六

枕文君怨嫁願得白頭勸諷之辭也究其微旨何殊經術作者蹈古轍之嘉粹刊佻靡之非輕豈直精詩亦可以養德也鹿鳴頌弁之宴好黍離有蒹之哀傷氓蚩晨風之悔嘆蟋蟀山樞之感慨柏舟終風之憤懣杜葛藟之憫恤葛屨祈父之譏訕黃鳥二子之痛悼小弁何人斯之怨誹小宛鷄鳴之戒惕大東河草不黃之困疴巷伯鴉奔之惡惡綢繆車牽之歡慶木瓜采芻之情念雄雉伯兮之思懷北山陟陟之行役伐檀七月之勤敏棠棣蓼莪之大義皆曲盡情思

婉變氣辭皆匠縱橫畢由斯闕也

詩之辭氣雖由政教然支分條布略有徑庭良由人
士品殊藝隨遷易故宗工鉅匠辭淳氣平豪賢碩俠
辭雄氣武遷臣孽子辭厲氣促逸民遺老辭玄氣沈
賢良文學辭雅氣俊輔臣弱士辭尊氣嚴闕章壺女
辭弱氣柔媚夫偉士辭靡氣蕩荒才嬌麗辭淫氣傷
七言沿起成曰栢梁然甯戚扣牛已肇南山之篇矣
其爲則也聲長字縱易以成文故蘊氣瑯辭與五言
略異要而論之滄浪捫其奇栢梁弘其質四愁陸其
儔燕歌開其靡他或雜見於樂篇或援格於賦系妍
醜之間可以類推矣

藻藝錄

七

詩貴先合度而後工拙縱橫格軌各具風雅繁欽定
情本之鄭衛生年不滿百出自唐風王粲從軍得之
二雅張衡同聲亦合關雎諸詩固自有工醜然而並
驅者託之軌度也

夫哲匠鴻才固錄內穎中人承學必自迹求大抵詩
之妙軌情若重淵奧不可測辭如繁露貫而不雜氣
如良駟馳而不軼由是而求可以冥會矣

樂府往往敘事故與詩殊蓋敘事辭緩則冗不精翩
翩堂前燕疊字極促乃佳阮瑀駕出北郭門視孤兒
行太緩弱不逮矣

詩不能受瑕工拙之間相去無幾頓自絕殊如塘上
行云莫以豪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
與薤莫以麻枲賤棄捐管與蒯浮萍篇則曰茱萸自
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可愛無若故所歡本自倫
語然佳不如塘上行

藻藝錄

八

古詩句格自質然大入工唐風山有樞云何不日鼓
瑟饒歌辭曰臨高臺以軒可以當之又江有香草目
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絕工美可爲七言宗也

氣本尚壯亦忌銳逸魏祖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列
士暮年壯心不已猶矍矍也思王野田黃雀行譬如
雖出囊中大索露矣

樂府中有妃呼稀伊阿那諸語本自亡義但補樂中
之音亦有疊本語如曰賤妾與君共備糜共鋪糜之
類也

生年不滿百四語四門行亦掇之古人不諱重襲若

相援爾覽西門終篇固咸自鑠古詩然首尾語精美可二也

溫裕純雅古詩得之適深勁絕不若漢魏歌樂府詞樂府鳥生八九子東門行等篇如淮南小山之賦氣韻絕峻不可與孟德道之王劉文二當內手爾韋仲班傳董四言詩儻縛不蕩曹公短歌行子建來日大難工堪爲則矣白狼檠木詩三章亦佳緣不受雅頌附耳

漢魏之交文人特茂然衰世叔逖終鮮粹才孔融懿談藝錄

九

名高列諸子視臨終詩大類銘箴語耳應瑒巧思遠逝失之靡靡休璉百一微能自振然傷媚焉仲宣流客慷慨有懷西京之餘鮮可誦者陳琳意氣鏗鏘非風人度也阮生優緩有餘劉楨錐角重隋割曳綴懸並可稱也曹丕資近美媛遠不逮植然植之才不堪整栗亦有憾焉若夫重熙鴻化蒸育叢材金玉其相綽哉有斐求之斯病殆寡已夫

古詩降魏辭人所遺雖蕭統簡輯過冗而不精劉勰緒論亦畧而未備况夫人懷敝帚自過千金法言

則遂見委廢至於篇句零落雖深猶幸有存者可足徵也故著此篇以標準的粗方大義誠不越茲後之君子庶可以考已

客論曰傳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蓋傷之也降自桓靈廢而禮樂崩晉宋王而新聲作古風沉滯蓋已甚焉述者上緣聖則下擬儒玄廣教化之源崇文雅之致削浮華之風敦古樸之習誠可尚已恐學士狎耳目之翫譏鎖尾之文故序而系之俾知所究

談藝錄

十

楊用修文抄

風雅逸篇序

唐絕增奇序

六書索隱序

書品序

山海經後序

譚苑醍醐序

封君一嘯宋翁壽七表序

雲南鄉試錄序

楊用修

碧曉精舍記

雲局記

七星橋記

游點蒼山記

八陣圖記

夏小正叙錄

古文韻語題辭

跋吳中新刻世說

戲作破蚊陣露布

與金雀卿書

與張舍書

與劉膾書

孝烈婦唐貴梅傳

倉庚傳

李解元墓銘

段君墓碣銘

萬松張處士墓銘

貞靖李君阡讚

楊用修

閒書杜律

丹鉛稊錄

風雅逸篇序

成都楊慎

風雅逸篇錄中古先秦歌詩也。楚、鳳、魯、麟、風之逸也。堯、衢、舜、薰、雅之逸也。載在方冊矣。曷以名之。逸外三百篇皆逸也。粵稽魯論兩引逸詩。侈止兩韻。約僅五言。後素昭文何遠。典仁聖咨賢焉。賢起聖焉。於是乎取之以此。其存榮。彼其餘。豈必無主文。譎諫之旨。民彝物則之訓哉。惜夫世遠籍湮。不能舉其全也。然其餘句散見諸書。若二戴禮若春秋內外傳若汲冢沉風雅逸篇序

文若諸子。瑱語網羅。放失綴合。散殘尚多有之。吐珠於澤。誰能不含。聖喆所遺。而後人拾以爲己。寶茲類之。謂乎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爲三百篇。由前言之。則太師所職數止。此由後言之。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自逸詩外。若因事造歌。異裁別體。若狸首爲誦。蠶螭龍蛇。後代詞人。刻意莫追。其宛轉附物。怡悵切情。蓋不啻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而已。若是者。雖多所軼沒。而謹其

遺者粹之。亦奚啻足爲更僕之誦哉。故錄首黃帝彈歌。至伯夷薇歌。爲第一卷。錄琴操歌。誦詞曲。二十一篇。爲第二卷。錄石鼓詩十章。爲第三卷。錄逸詩篇名斷章存者十篇。有句亡篇名者四十餘條。爲第四卷。錄經傳所載孔子歌辭及諸事涉孔子者廿二篇。爲第五卷。錄魯衛齊晉鄭宋吳趙成徐秦楚君臣民庶婦女胥靡俳優襍歌。謳操曲誦祝相曲。爲第六卷。第七卷。錄古諺古語古言鄙諺鄙語野語俗語故語民語不恭之語百五十條。爲第八卷。錄荀卿成相。襍辭

風雅逸篇序

二

三章。侂詩一章。附蘇秦上秦王詩。爲第九卷。錄葛天氏八閔。訖于師延。滌角有篇。曰逸。其辭存其名。義爲風雅逸篇。十卷終焉。錄成有過而問者。謂之曰子知富翁好古者乎。竿鼎區鼎。珍厥穿穴。圖籍繪障。貨彼罅裂。磬已懷資。受市魁。啜子所爲。嗜古辭者。將無類茲吹呖之吟。則穿穴也。糟粕之拾。則罅裂也。心力之玩。則磬而資。依託之售。則受若嗤。請刊落之。其尚有盈辭。予投筆而起。負序以謝。曰。然業已成。予不忍廢也。子之言。予不敢忘。則書之以終策。

淵秀

唐雅述篇序

三

唐絕增奇序

成都楊慎

予嘗品唐人之詩樂府本效古體而意反近絕句本自近體而意實遠欲求風雅之彷彿者莫如絕句唐人之所以偏長獨至而後人力追莫嗣者也擅場則王江寧驂乘則李彰明偏美則劉中山遺響則杜樊川少陵雖號大家不能兼善一則拘乎對偶二則汨於典故拘則未成之律詩而非絕體汨則儒生之書策而乏性情故觀其全集自錦城絲管之外咸無議焉

唐絕增奇序

一

近世有愛而忘其醜者專取而效之惑矣昔賢彙編唐絕者洪邁混沌無擇珉玉未彰章澗兩泉盛行今世既未發覆於莊語仍復添足於謝箋其餘若伯弱伯謙柯氏高氏得則有矣失亦半之屏居多暇詮擇其尤諸家膾炙不復雷同前人遺珠茲則掇拾以唐詩增奇為標題以神妙能襟分卷帙述虛町廬聊以自娛跪石之吟下車者誰與

六書索隱序

成都楊慎

慎自著學之年，已嗜六書之藝，枕籍說文以爲折衷，迄今四十餘年矣。其遠求近取，旁搜曲證，說文而上，則有大禹岣嵝之碑，周宣岐陽之鼓，呂氏考古圖，宣和博古圖，郭忠恕汗簡，薛尚功鼎韻古文也。說文而下，則呂忱字林，顧野玉玉篇，陸法言集韻，唐玄度九經字樣，張參五經文字，徐鉉係傳，林罕小說，張有復古編，黃公紹韻會，鄭樵周伯溫楊桓戴侗趙古則於六書索隱序

六書皆有論著，悉繙討之又嘗受業西涯李文正公友太原喬公希大，永嘉林生應龍，亦以斯藝相取文。正公少愛周伯溫篆形之美，茂肆筆數之，晚乃覺其解詁多背說文，有誤後學，欲犁正之而未暇也。太原公嘗集諸家之篆以韻分之，而無所升汰。林生亦著通雅，逸古編博矣，而無所裁定，謫居多暇，乃取說文所遺諸家所長師友所聞心思所得，彙梓成編，以古文篇爲主，若小篆則舊籍已著，予得而略也。若形之同解之復而不刪者，必有刊補也。書成名之曰六書

索隱以韻收者，俾易繙耳。遂申前說序而系之曰伏義觀圖，畫卦文字，生焉，虞舜依律和聲音韻，出焉，神皇聖帝君師萬禩，垂此二教。至周公出文，則制六書詩則訓六義，郁乎備矣。古之名儒大賢，降而騷人墨客，未有不通此者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後漢許叔重著說文十四篇，五百四十部，本蒼頡之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則秦篆之全，其所載古文三百九十六篇，文一百四十五，軒周之跡，猶有存者。重文或體六百二十二則，六書索隱序

上有孔子說楚莊王說韓非說左氏說下有淮南王說司馬相如說董仲舒說衛宏說楊雄說京房說劉歆說杜林說賈逵說桑欽傳毅說官溥說談長說王肅說尹彤說張林說黃顥說周盛說遼安說歐陽僞說竇嚴說爰禮說徐巡說莊都說咸宗，古人不能臆見，可謂有功小學矣。自程元岑之隸史游之草鍾繇之行楷出而字日訛。梁大同中顧野王著玉篇凡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九字，以小楷書寫，篇古十訛其九。已自可憾。唐上元中南國一妄處士孫強又增加俗

字如竹尚少爲笋。昇高山爲杪。此乃兒童之見。俳優之嬉。何足以汚竹素也。其間名爲此字學者。若李陽水則戾古誑俗。陸德明則從俗訛音。吾無取焉。宋則郭忠恕之雅楊桓之博。張有之精吳才老通其音讀。黃公紹泝其源委。若鄭樵則師心妄駁。戴侗則肆手影撰。又字學之不幸也。元猶有熊朋來趙古則窺班得爵。擷英尋實。何物周伯溫者。聞見既陋。經術不通。類穢樹之蜉蝣。似篆沙之蝸蚓。字學之重。不幸又十倍於戴與鄭矣。今日此學。景廢響絕。談性命者。不過

未書索隱序八

三

勛程朱之潛見。工文辭者。止於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慎爲此感。欲以古文籀書爲祖。許氏說文爲宗。而諸家之說之長。分注其下。以衰老之年。精力不逮。且圖籍散失。編閱不能。乃拔其精華。存其要領。以爲此卷。漢於六書者。試欽玩之。知其會同發揮乎。古人而非雷同。勦說於諸家矣。所收之字。幸勿厭其少。可以成文定象。砭俗復古矣。所注之義。幸勿厭其繁。可以詰經正史。訂子

滙集矣。或覽之曰。是則藝矣。其如道何。答之曰。藝卽道也。夫子之性道。不離乎文章。子貢未之合。一耳。司馬子長愈益昧此。作孔子世家。乃曰。晚而喜易。韋編三絕。其以孔子爲楊子雲。以易爲太玄。而詩書春秋爲甘泉四賦。耶。子雲若悟此。則藏心美根。豈出於雕蟲篆刻。何必悔其少作乎。必以玄爲極致。而識字爲非。則吾夫子從心之年。亦何嘗屏撤詩書。焚棄春秋。而後爲不踰矩哉。書成并識此於卷首。吾黨有喜高論而厭下學者。聆予斯言。其必喙呷而心俞矣夫。

未書索隱序八

四

書品序

成都楊慎

書有以品名者鍾嶸詩品庾肩吾書品是也二子皆梁人其稱名也同其遺辭也類時代則然非相假設也詩品以三品品詩書品以九品品書何區別之精而用志之勤乎或言書與詩均執而書又非詩比謬矣古者君子之於物也無所苟而已矣曲工小技罔不致其極焉故曰傳兵論劍與道同符今人不及古人而高談欺世乃曰吾道在心六經猶贅也以此號書品序

書品序

入

十

於人曰作字欲好卽爲放心趨簡安陋者靡然從之是蒼籀上世道已喪矣不曰道器形神也離道語器衆形而存神也故曰齊匠之斲輪綿駒之撫籥先王之道有在於是矧夫進於六藝流乎君子宜無苟也苟于物將苟于道吾所爲感其感云其云也嗚呼又焉得真知其解者而竟吾云乎

山海經後序

成都楊慎

左傳曰昔夏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物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入山林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此山海經之所由始也神禹既錫玄圭以成水功遂受舜禪以家天下於是乎收九牧之金以鑄鼎鼎之象則取遠方之圖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獸之奇說其形著其生別其性分其類其神奇殊彙駭世驚聽者或見或聞或恒有或時有或不必有皆一一書焉蓋其經而可守者具在禹貢奇而不法者則備在九鼎九鼎旣成以觀萬國同彼象而魏之曰使耳而目之脫輶軒之使重譯之貢續有呈焉固以爲恒而不怪矣此聖王明民牖俗之意也夏后氏之世雖曰尚忠而文反過於成周太史終古藏古今之圖至桀焚黃圖終古乃抱之以歸殷又史官孔甲於黃帝姚姁盤孟之銘皆緝之以爲書則九鼎之圖其傳固出於終古孔甲之流也謂之曰山海圖其文則謂之山海經至秦而九

山海經後序

一

鼎亡獨圖與經存晉陶潛詩流觀山海圖阮氏七錄
有張僧繇山海圖可證已今則經存而圖亡後人因
其義例而推廣之益以秦漢郡縣地名故讀者疑信
相半信者直以爲禹益所著既迷其元而疑者遂斥
爲後人贗作詭擬抑亦軋矣漢劉歆七略所上其文
古矣晉郭璞注釋所序其說奇矣此說之傳二子之
功與但其著作之源後學或忽故著其說附之筌尾

山海經後序

二

譚苑醍醐序

成都楊慎

醍醐者鍊酥之基晶佛氏借之以喻性也吾借之以
名吾譚苑也夫從乳出酪從酪出酥從生酥出熟酥
從熟酥出醍醐猶之精義以入神非一蹴之力也學
道其可以忘言乎語理其可以遺物乎故儒之學有
博有約佛之教有頓有漸故曰多聞則守之以約多
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佛之
說曰必有實際而後真空實則擾長河爲酥酪空則
譚苑醍醐序
納須彌于芥子以吾道而瓦合外道一也以外道而
印證吾道一也譚云苑云徒說云乎哉醍云醐云徒
味云乎哉

封君一嘿宋翁壽七表序

成都楊慎

嘉靖龍集丙辰侍御松江宋公來按吾全蜀先聲所屆風濤弊絕暇日寓書慎曰吾父一嘿翁壽登七旬先是耳順之期有林肖泉文沾演綸封誥有陳松谷文不鄙謂慎昔從史氏後猥授簡焉慎也屏居遐邇未及拜翁而因翁之號知壽徵矣內典有云忍舍百善嘿定千差此言近理以吾儒印正之洪範之稱福壽魯論之稱仁壽中庸之稱德壽一嘿可以致之。

宋翁七表序

奚以知其然也嘿焉而意已傳於心已得是德也淵嘿而雷聲嘿以立象是仁也嘿誠心通天地之至和委焉是仁德之交而福壽之源也翁之一嘿具此三善有子以超宗名世有命以多冠繡服不其宜乎慎昔聞彭祖八百之壽不無疑焉後博觀載籍於張懷瓘書斷見魏文侯樂官竇公至漢文帝世傳樂記則二百八十歲矣於常璩華陽國志見范長生始事昭烈至李特時猶存則百有三十歲矣於元魏史見羅結百二十歲領三十六曹事於白樂天集見李元爽

百三十六歲爲耆英首於蜀志見涪陵譙定百三十歲猶以易敎授授是以例之彭祖之壽非誣矣況今皇上誕敷皇極歛福錫民俾環海黎獻同登壽域而會極歸極者膺福先焉翁非其人邪他日洛社耆英以首鄉國曾孫扶掖以升殿庭川至日升而未渠央也請因林陳二太史之言而演之以爲悠遠之徵於百齡外云

宋翁七表序

二

雲南鄉試錄序

成都楊慎

聖天子嗣大歷服之十九年寔惟閏之一章入庚子
部首粵當三物賓興期雲南巡按御史某申令甲嚴
汰癸葺試賓易文執業爰飭其故期不愆於素乃以
布政司某司調按察司某司監郡大夫若支郡大夫
邑郎官泊流末官咸慎選精遴耶局錄事罔弗虔學
官某輩若干人應聘以屆罔弗共闔演之校四十有
二入穀之士二千有奇皆提學副使其所曉擇也先

雲南鄉試序

長夏回星渚滿湛聲及初商應律啓霽升陽乃甲子
鎮院御史蒞蕭衆曰矢公矢慎乃達此二矢所有如
日暝有如燭乃臚唱諸士而試之戊辰一之辛未二
之甲戌三之題則紬簡刺之卷則分經開之公廉以
內司試者鑄之交交如也鰓鰓如也公廉以外司調
司監者分職之魚魚如也雅雅如也御史又實臨內
外而綱維之翼翼如也井井如也簡拔其試之中得
冊人鏤雕其文之優甘首爲雲南庚子科鄉試以獻
某溫學授簡拜手颺言曰大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

而有諸子諸子之是非取裁於六經六經之刪脩折
衷乎聖道三代而上道見於事業而流行於文章三
代以還道寓於文章而不純於事業故鄉舉里選取
其事業矣敷奏明揚取其文章也兩漢以經術對策
取士六朝以品薦詞華甄人隋合南北始有科舉最
盛於唐增光於宋而其得人之效視三代猶矣我
太祖高皇帝重獎天衷再造人極掃胡元之晦言否
塞復三代之純固惇龐日而月之星而辰之發而倫
之文而章之君師之道兼隆仁聖之事畢矣嘗伏讀

雲南鄉試序

科舉之詔矣易用程子傳朱子本義書從夏氏蔡氏
兩傳詩承漢箋暨集傳春秋本三傳兼胡氏禮記則
古註疏與陳澧集說裁訂自淵衷參承乎諸儒使孔
孟復生亦無異論也又嘗觀先正首科之題辭矣曰
初場在通經而明理大場在通古而瞻辭本場在通
今而知務上之涵養乾知大始下之承順坤作成物
菁莪樸棧之化梓材多士之興良有以也丹青既久
而淪神化亦窮以變厥今士習何如哉其高者凌虛
厲空師心去迹厭觀理之煩貪居敬之約漸近清談

遂流禪學矣。卑焉者則掇拾蕞殘，誦貫蒞曉，陳相
四辭，不辯心，紛紛競錄，問則呿口。此何異瞽矇誦詩
聞寺傳令乎？窮高者既如彼，卑淪者又如此。視漢唐
諸儒且惡焉，況三代之英乎？聖祖制舉之美意，舉
賢求士之良規，豈端使之然哉？今皇上遠述唐虞
近法聖祖，屢下明詔，銳意作新文，必宗經必法古，
必崇雅必黜浮，菁莪之詩，梓材之書，復作於今日。收
濟濟之士，逐穆穆之衡，行嫺於古先諸士乎？沐薰濡
化提耳命，而是千年之期，而一朝之遇也。况爾滇雲

集南鄉試序

三

聖祖嘗有諭言曰：氣厚風和，君子道行之所爾。諸士
子生其鄉邦，久佩謨訓矣。一人之身，且有所吾三目
之士尚猶刮目，矧曰涵泳已百七十載，濟濟數三五
六經諸士，勗哉今日之真雲，非昔日之漢雲矣。姑哉，
不以一第自滿，而以三代之英自期，其也願微榮靈
假於諸士子，僭書以俟。

碧峽精舍記

成都楊慎

滇海西斤舍舟登陸，俗曰高橋，稽之古志，橋實曰峽。
以山形似秦峽，關受此稱，爾高峽與碧鷄相望，如箭
括毛束，鎮氏有別廬在其下，精舍之顏，錄古定曰碧
峽，慙獻疑于楊子曰：茲峽也，沂知之沂，號之如俗所
不知，何易諸已？諸楊子曰：無易仍爾也。君子期人以
雅，不以俗待人，以博不以陋。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
經書善稻，吳名則伊緩也，經書大原，狄名則大鹵也。
碧峽精舍記

經書紛泉，狄名則矢胎也，穀梁子曰：號從中國名從
主人。范甯曰：物類地形，當從中國。至于名人，則從本
俗。楊子讀而詮之曰：大哉孔子辨物正名與哉！穀梁
啓蘊發隱，號從中國，故去大鹵伊緩矢胎而從大原，
善稻紛泉也。名從主人，故介葛盧戎曼子，皆不易矣。
慎往年執簡史局，紬書藏室，見洪武中有請以春秋
兩漢地名，今各驛傳詔，既從其請，史復書其事。
皇祖之謨，春秋大復古之意也。慎自執戟于滇，每慨
物類與地形名失之陋俗，若嶠嶠而爲祿，朕呂問而

爲呂舍金浪巔之爲丁當丁瀾滄江之爲浪滄江也
不止曉之爲橋耳。方言既訛郡志雖謬豈君子雅俗
而博陋之心爲盛世一統而同文之義乎。東鎮于春
秋專門其學而又以世族閥于明習當世是名也固
雅俗博陋之濫觴辨物正名之舉石與因注而志之
若夫臨眺眺聽之美蒼蔚清冷之興卷中能賦者則
備矣。

碧曉精舍記

二

雲局記

成都楊慎

點蒼山之禁有玉局觀焉。四時有雲氣帶其闕於夏
尤著。故狀其景曰玉局夏雲。張子九言有書舍在其
下。予題之曰雲局精舍。一日坐予于堂曰。請問學子
曰。子知夫雲乎。知雲則知學焉。夫雲者爲雨乎。雨者
爲雲乎。無雲則無以爲雨矣。猶之地產植物。花者爲
實乎。實者爲花乎。無花則無以爲實矣。夫學何以異
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無文則何以爲禮。無博則何
以爲約。今之語學者無惑焉。厭博而徑約。解文而徑
禮。曰六經吾注脚也。諸子皆糟粕也。是猶問天曰何
不徑爲雨。奚爲雲之擾擾也。問地曰何不徑爲實。奚
爲花之紛紛也。是在天地不能捨博而徑約。況于人
乎。雲天之文也。花地之文也。六經諸子人之文也。見
天人而合之。斯可以會博約而一之。此學之極也。張
子避席曰。夫子命賈矣。請終身誦之。

雲局記

入

十

七星橋記

成都楊慎

且蘭古壤貴竹今藩割川雲之剽分躔參井之餘度
界乂西路實貫南中關號七星孔明碼牙之地衛名
畢節關索授越之區雖卉服之維居乃朝宗之首路
狂溪狼谷山狀馬鞍者彌千危磴懸崖城比虎牢而
倍徙兩欵夾峙而有水千尋過涉以無舟夏潦秋霖
鼓洪濤于樹杪浮丘沉陸阻行李于荒途叱石誰感
乎鼉鼉成梁空瞻於烏鵲但知行惻未見當仁道士

七星橋記

一

黃一中厥徒周陽泰雲遊戾止喟然嘆云高下必因
乎丘澤朝夕恒傲乎日月此雙崖有天生之石岸兼
千章饒地產之名才人心若堅神功可與矢磨杵成
針之志微折梅寄滿之靈難獨刊林鳩僦鏤出淬茲
寸願礪彼羣徒高義動萬商之淵泉勝緣集三省之
刀布出騎薈而壯結構刻頤頤音莖至莖音莖以施輿杠
鴈齒旁階漲沫飛流不染魚鱗上瓦關風伏雨無虞
在天半空去地千尺星梁斗柱楮銀漢以橫陳雪浪
雲濤拖玉虹而曲抱騎無輪載賦不褰裳陽侯驚波

易爲方軌馮夷浸宅屨作康莊相彼橋中津於黃河
手握征南之節較昔梁孫原于黑水身乘博望之槎
豈有一介羽流握其十指綿力裨君子之平政遵王
道之景行歛奠夷庚罔煩令甲歡歌美諺近傳羅甸
之口碑隱行昭名遠契漆園之心印將永玄玄之續
可魯郁郁之文爰鏤貞珉匪溢華袞薄言觀者勿替
引之

七星橋記

二

二

游點蒼山記

成都楊慎

自余爲僇人所歷道途萬有餘里齊魯楚越之間號稱名山水者無不游已乃泛洞庭踰衡廬出夜郎道碧雞而西也其餘山水蓋佚聞而厭見矣及至標榆之境一望點蒼不覺神爽飛越比入龍尾關且行且玩山則蒼龍盤翠海則半月拖藍城郭奠山海之間樓閣出烟雲之上香風滿道芳氣襲人余時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如久臥而起作然後知吾嚮者之未嘗

點蒼山記

入

見山水而見自今始嘉靖庚寅約同中谿李公爲點蒼之游二月辛酉自龍尾關窺天生橋夜宿珠海寺候龍關曉月兩山千仞中虛一峽如排闥然落月中懸其時天在地底中谿與予各賦一詩詩成而月猶不移真奇觀也下山乘舟至海門閣小飲壬戌復行入關由混混亭而升覺真菴北折入谷口觀寶林寺山茶因叩圓海寺浴茗煮泉坐于萬松之陰已乃拄杖下北淵渡石關至鶴頂寺松竹陰軒洱波在席相與跌坐酌酒時夕陽已沉西山缺處猶露日影紅霞

點蒼山記

入

二

一綫本細末寬自山而下直射洱波僧曰此卽鷲浦夕陽也餘波皆碧獨此處日光湧金時有鷲鸞群浴今則網罟太密此景時有時無不常然也曰但覩于湧金流采已自勝耳癸亥北循山坂至金相寺廢址有唐碑爲高僧講經處盤山脚而西至松蘿崖石洞幽勝相與酌酒賦詩暮投感通寺樓篝燈夜坐聞寺僧誦等字中谿曰六書中轉註實非考老而宋人妄擬後世學者遂沿而不改此不可無述願公任之于遂操筆書轉註之例約千餘字彙爲一編中谿題其額曰寫韻樓寓此凡二旬日而去茲寺有高皇詩十八章鐫碑山門院凡三十六今存者僅半耳三月乙酉北行五里有寺曰玉局內有昭文祠土人祀唐御史杜光庭之所西南有一谿疊嶂承流水色瑩徹其中石子粼粼青碧璀璨宛如寶玉之麗其名曰清碧溪緣山麓北行二里至天臺有諸葛武侯畫卦石土人于石上建八塔以識侯之蹟云東行一里至弘聖寺有浮圖高二百尺規制嚴整考之野史爲隋文帝時勅建者或曰阿育王北行二里至點蒼

神祠卽唐書載史臣與南詔設盟處也。翠微有岩異
香酷烈予二人不能上令人候之果然廟後有間俗
亭俯瞰城郭樓觀海波萬頃洞松縈雲巖雪映日酣
酒更酌村人薦米糲食而甘之既醉既飽下山北行
二里抵三塔寺宿寺有七樓八殿皆中谿重加修建
者中谿有書樓在焉因畱連累日芒鞋黎杖相與入
瀑布溪懸流百尺其承流處有石如盤盤中有一石
爲瀑流所激跳躍如馬聲如雷鈞石壁上有朱宇詩
爲殘沫所塗遠不可辨憶當時題刻懸掛千仞之上

點蒼山記

不

三

非大力不能也壬辰登帝釋寺松螺蒼翠因止宿焉
夜中靜默聆丁東琳瑯如琵琶笙簫又如琴瑟有頃
而寂舊聞茲地夜聆天樂故名其峰曰應樂中谿曰
豈山腹空洞萬竅通響耶予曰如此則不應有作止
也僧曰世傳空中墮石上有帝釋像今所奉者是已
帝釋爲天主中最尊故有天樂隨之予曰六合之外
聖人存而不言此亦世外事不可以臆見度其是非
也癸巳北渡兩澗乃至無爲寺有汝南王碑聲如玉
清越可聽因以木擊之歌少陵春山相求之詩

北岡有元世祖駐蹕臺後人屋之方至其處大雨忽
至遂趨屋下避雨軒窓洞豁最堪游目則見滿川翠
日農人刈麥予曰異哉何晴雨相兼也中谿曰此點
蒼十景之一所謂晴川秧雨者是已每歲五月溪上
日日有雨田野時時放晴故刈麥插秧兩無所妨世
傳觀音大士授記而然西上里許有寺曰救疫山泉
甘冽疫則飲之可以已病寺因得名北去四里登鶴
雲寺寺有仙女池冲舉石相與坐嘯久之又北六里
至石雲寺沿溪而西過獨木橋升寶華寺其地多花

點蒼山記

不

四

卉紅紫膠繭乃移枕簟以息中谿弟仲春叔期季和
預袁樽酒于叢薄中忽從滴乳巖傍出見不覺驚喜
拍手大笑因引滿盡醉是夜臥草菴殊覺快適甲午
同上悉達塲遙見瓦屋懸構于蒼烟之上扁曰中谿
小隱時已入夏猶聞火而臥晨起窺石洞係緣細路
下臨百仞比歸頗有垂堂之悔出山因以相規云丁
酉至陽谿歷遺愛寺觀舍利塔入溪三里有一石門
如圓月者羅刹洞也世傳觀音大士閉羅刹于其中
云又西行八九里至出佛洞巖壑幽絕可以結廬又

西六里爲洞天山層巒疊嶂望之巖然領徑路時又
且空山無人乃旋轡出谷宿遺愛寺中豁謂予曰不
見廬山真面目只因人在此山中必須東泛潯水臥
數溪峰庶盡點蒼之變耳已亥由上關水月樓放舟
遵島嶼而南至金榜寺搖落無僧又南觀青巖寺前
巨人跡已乃南泛有崖飛出水而曰雞額山維舟山
隙徒步而升石磴盤旋可三百武則見削壁卷阿正
向點蒼十九溪峰盡在几席石山巔積雪山腰白雲
天巧神工各呈其伎予曰此非點蒼真面目乎微公
點蒼山記
五
幾失此奇觀矣相與訂約結社以終餘年經營其地
約二十畝可爲蔬圃草間得柱礎古瓦知爲寺場也
往來久之僮僕于灌莽中得一石洞簷牙戶牖大類
人居中可容二榻喜不自勝曰此可免結屋之勞矣
酌酒相慶戀戀不能去榜人催促予二人相向惆悵
恐不能復來勉從入舟則天光澄淨波紋沄沄遵崖
壁而南壁下石窟有深有淺皆漁家婦子居之生事
蕭條身無完衣指予舟中几案食器互相問詰蓋素
所未見也予二人不忍其窮各解衣投米問其男子

何在曰欠課爲官家所繫其情可悲也又南至鐵雨
崖云是羅刹欲背盟逃逝大士雨鐵以止之是其跡
也崖面如蜂房蟻窩大者栖鵲鷄小者巢蝙蝠聞舟
人喧驚出而群飛又南至赤文島云是大士買地券
字如蟲篆不可辨識瞑色欲來河水浮綠乃舉棹西
向潯水龍祠辭舟登閣自念放逐以來得此佳游真
如隔生事矣中豁與予廣和詩若干首彙爲一帙題
曰點蒼雜詠云

點蒼山記

六

八陣圖記

成都楊慎

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官一
在新都之彌牟鎮在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
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
武之場也武侯之人品事業前哲論之極詳不復勦
同其說獨其八陣有重可慨者史謂侯推演兵法作
爲八陣咸得其要自令行師更不覆收深識其機者
所不能洞了蓋勝之於多算而出之於萬全非借一
八陣圖記

於背城而僥倖於深入也惜乎其方銳意以向中原
而溪蠻洞獠左跳右跋以裂其勢外寇方殷內境自
憊使夫八陣之妙不得加於二曹三馬之梟敵而乃
止試於七縱七擒之孟獲天威神算不勝於中原王
者之區宇而僅以服南中巴蜀之偏方事機既已遲
精力又寢虧勇賈其餘師用其分以爲大舉譬之逐
盜救火之家延刃決水猶恐不及而內有讐賊自相
乘機肘腋助燎則雖有倍人之知力亦自無如之何
侯之不幸勢正類此天之所壞誰能支之乎去後漢

不待隕星而後知矣嗟乎國之興亡天也而千載之
下君子獨遺恨於蜀漢之事者非以武侯故邪至其
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
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賓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
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在侯前已有之而後
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所罕稱述況能傳
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
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俯視下百餘丈
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二十四繩土人言夏水盛時

八陣圖記

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
四起中列土壘約高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
突出此乃其精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
獨人愛惜之而已耳慶陽韓君大之以進士出宰吾
邑始至拜侯之荒祠大觀遺壘重有感焉謂慎曰之
累篆鏤燕然銘石執焉爾人不足稱也愛其執者不
泯其跡矧侯之地而可忽諸君陳圖在夔者有和叔
獨孤之記少陵東坡之詩四方灼知而此顧泥焉無
所表識使往來不載樵牧者不禁非缺歟祠宇行賞

新之陣圖所在欲伐石樹道左大書曰諸葛武侯八陣圖碑陰之辭子宜爲之夫崇賢存古以示饗往焉循良事也推表山川考記往昔者則史氏職也遂書之使刻焉

八陣圖記

三

夏小正叙錄

成都楊慎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微儒宿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于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備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于夏夏正小敘錄

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耳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崇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旦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蛰伏遷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畫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記此周月也僂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

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古文韻語題辭

成都楊慎

音祖于日聲，宗于辰音。叶聲從是，曰人文孔翼。易象箕敷極言，永律豈人繫出也。天汲古挾冊，有慕在昔。筮繇盤鑑，盟詛昏冠。殷誅疫癘，儆教緯憲。箴令禁視圖戒，銘贊文有在。是滅裂匪獻神，徂聖伏文。宸采匿湊，勻會涓斷。珪碎璧空，石餘辰寤。水服日因之窺斑，庶已賢矣。

跋吳中新刻世說

成都楊慎

古書轉刻轉謬良可惋也近吳中刻世說新語右軍清真妄改作清貴兼有諸人之差改作諸人之美聲鳴轉急改作聲氣轉急少有義學改作少有學義皆失古人之意聊一道之益不能盡

跋新刻世說

戲作破蚊陣露布

成都楊慎

非烟女將行燭姬兵散奉堂宣武遵闕命破蚊陣于乙夜收鷄捷于寅籌不憚宵征仰陳露布竊惟蛸化之孽元匪貞蟲之羣似鴨似鵝久貽害于羊羅鼠夾如虎如豹曾煽虐于甕社淮津血國三千曉巢億萬饑方柳絮妄學阿香之聲飽頰櫻桃借擬炎官之色胃系孑子敢偷郁郁佳名捷實茸茸檀據閣閣要地擾仙遊之夢栩栩難成妬文苑之思便便奚用如花

破蚊陣露布

越女嘖蛾撩亂錦窓似柳張郎挫精保直靈殿投間抵隙乘暗幸昏睫玉肌而鮫花貌猶作嬌鳴刻香骨而露芳筋未償姦志率其不逞實繁有徒惡冠蚤蜂營藥之經恐漏罪浮龜螭待旦之術已窮夙稽誅於金神不早降於青女某等掃除賤役箕帚微能躬糾貫魚手戡閭蠹雖出火攻之下策亦效羽被之先登灰釘須臾嘓負山之何力格戟少還涼遊臺之豈還俾丈人怡神丙枕無展轉反側之虞偕女君合歡子宮叶熊羆耽耽之兆好音時遣薰風送欣怍曷勝悽

書夜奏清晝同馳聞敢後

破蚊陣露布

二

與金鶴卿書

成都楊慎

自七月之變分手非所不面之關。藐焉五年。斷金聯
於參商。渴瓊發於寢寐。如何其可聊也。惟別之後兩
枉珍翰。一投嘉藻。啓絨伸紙。喜與忭會。既觀手跡。兼
照心素。滯荆之跡。雖同仲宣。投沙之懷。復異賈傅。欣
惘欣惘。幸甚幸甚。亟欲嗣音。仍關便驛。遷延至今。傾
翹益勤。走僂弱之軀。不耐瘴厲。戊子春月。忽中末疾。
篤瘥沉痾。行動仰人。窮荒絕域。乏醫鮮藥。閉門抱影。
與金鶴卿書

越歲踰時。近兵烽甫定。而扎瘡大侵。繼之達心。搖兀
難以托根。波臣洞轍。又復轉徙。孤懸浮寄。望鄉益遠。
無怙寡侶。較頃彌甚。儋石同粟。里而室無阿舒之愉。
遲暮如子雲。而門無好字之問。僻遠視瓊儋。而館無
白鶴之假。寂寞均柳永。而遊無黃溪之適。時復靜言
追惟。疇襲承清塵於俊邁。廁華景於英流。桑梓芝蘭
之契。宴笑過從之雅。微言疑義之析。酒賦琴歌之懽。
炳焉服膺。宛猶昨暮。忽爾影響。曠若隔世。存者如辰
星之望。逝者有宿草之悲。老子芻狗之談。釋氏露電

之喻其最得乎。獨居多暇。感集悲來。輒藉此言。詮以濯情累。高朗之懷。其有同哉。離索以來。久廢觚翰。漫爾有作。不能多所錄。於別帙者。是茲用附之。去積庶傳千里之恣。可代一夕之話。款襟其遼。覲縷莫罄。時有南風。更冀良訊。不宜。

與金鶴卿書

二

與張舍書

成都楊慎

年來萬慮冰冷。惟文字結習未忘。頗以此自累。招罪川是。勇念書壁云。老鏡病磨。難侵筆硯。神前發願。不作詩文。自今以始。朝粥一盞。夕燈一盞。作在家僧行。逕惟持麗公空諸所有四字。

與張舍書

與劉膾書

成都楊慎

策髮以還頗厭進取幸茲荒戍瑟居得以息黥補川
自惟千鈞之弩一發不鳴則可永戢矣故無寧效昔
人放于酒放于賞物且文有仗境生情詩或托物起
興如崔延伯每臨陣則召田僧超爲壯士歌朱子京
修史使麗豎焚保燭吳元中起草令遠山磨險糜是
或一道也走豈能執鞭古人聊以耗壯心遣餘年所
謂老顛欲裂風景者良亦有之不知我者不可聞此
與劉膾書

言知我者不可不聞此言。

孝烈婦唐貴梅傳

成都楊慎

烈婦姓唐氏名貴梅池州貴池人也笄年適朱姓夫
貧且弱有老姑悍且淫也與徽州一富商有私弘治
中富商復至池一見婦悅之自拊心曰吾無頭風何
以老嫗虛拘哉乃密以金帛賂其姑姑利其有誨婦
淫者以百端弗聽迫之弗聽加以箠楚弗聽繼以炮
烙體無完膚終不聽乃以不孝訟於官通判慈谿毛
玉亦受商之路倍加官刑幾死者數商猶慕其色冀
孝烈婦傳

其改節復令姑保出之親黨咸勸其吐實婦曰若然
全吾名而汙吾姑非孝也乃夕易袿襦雉經於後園
古梅樹下及旦姑不之知也將入其室挺之手持桑
杖且罵且行曰惡奴蚤從戎言又得金帛且享歡樂
今定何如而自苦乎入室無見尋之至樹下乃知其
死姑大慟哭之親黨咻之曰生旣以不孝訟之死乃
稱嫗心何哭之慟姑曰婦在吾猶有望婦死商乃必
倒賊吾哭金帛不哭此惡奴也尸懸於樹三日顏如
生樵夫牧兒咸爲墮淚每歲梅月之下影影見其形

冉冉而沒有可以礙於府官之故終不舉余舅氏喻士積薄遊至池州稔聞其事作詩弔之歸屬愼爲傳其事嗚呼婦生不辰遭此悍姑生以梅爲名死於梅之株冰操霜清梅乎何殊既孝且烈汗青宜書有司失職咄哉可吁乃爲作傳以附露筋碑之跗

孝烈婦傳

倉庚傳

成都楊愼

梁武帝代齊錄居齊宮後庭稚齒在潘余之亞者損之又損尚溢乎百數邨后心妒焉帝閒居一日覽大荒經云倉庚食之令人不如遂下令庾人收捕此鳥絡野籠山佛首爭獻者盈軒墀乃敕中庖以爲官膳且旦不繼他肉后與帝食而甘之帝心莫其術之速驗試問后曰此餘甘可以分諸夫人乎后卽輟箸不食帝曰荒經曷余欺乎其諸食方尚淺耶將盡脯其倉庚傳

餘倉庚中有老而慧者鼓鞞作人語而稱曰余西裔之羽臣也余祖逮事庖義氏庖義氏之佐有鳥鳴者王建福是釐百羽命余祖曰而仁鳥也其司春候繇茲以還奕世載育及周文王邑於岐山西申有鳳鳥者覽其德而下之羣鳥皆往從之萃於岐下維時風翔者露翥者雨舞者霜皞者朝嘲者夜嘯者以萬計復有巴人之比翼蜀山之文翰方山之孔鳥善芳不昧翡翠華首咸集寧樹王及後宮不之奇也而余族獨著彤管焉其詩曰維葉萋萋黃鳥于飛爲其有助

於德象也二號譬戲引弓飛土而逐之后口非所以
養童心也戒勿彈周公白文王命羅氏境內特貫不
捕焉今帝不欲爲文王則已欲爲文王盍赦微軀帝
曰爾曷知周文王試爲我言文王后妃之德何如庚
乃喜而躍曰驚知之驚知之匪后妃之德實文王之
烈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紀夫爲妾綱象日明使婦
從夫放月紀日載鬼於西由媵以升嫡月載鬼於東
由嫡以逮媵帝笑曰禮失乃求諸烏乎爲我說之庚
引脰曰驚何知驚何知月之朝也君以視朔不近內
舍傳 八 二
焉后亦辟焉月始鬼左媵六人迭御三夕象微陰也
月成鬼右媵六人迭御三夕象漸陰也月成弦三夕
而世婦迭御焉月成采三夕而御妻迭御焉月之幾
望后當一夕陰將盈也月之端望后當一夕陰極盈
也月之后望后當一夕陰不終盈也自是三夕仍降
而御妻三夕薦降而世婦三夕還降而左媵三夕復
降而右媵及月之夕也君以掩身不近內焉后亦辟
焉象月以進象月以退授銀環告進也正金環告退
也施玄的告辟也鳴珮玉告節也田媵以升嫡本

而著盛由嫡以逮媵自盛以下微勿使陰厭陽勿使
柔乘剛嗣續以昌壽命以長此陰禮教六宮而頌聲
洋溢萬方也又公此制於天下諸侯有副官大夫有側
室士有妾當夕侍夜倣是爲節當此時豈伊無險陂
王制饋之妒亦何能爲周制之蕪久矣而欲委罪於
微禽變性於纖羽不亦異乎且荒經之誕非神農之
術也帝而信之是不知也沉耽之專非周文之制也
帝而行之是不仁也負此二愆不可以君羽族而况
君江東乎帝聞庚言愷然側席却后聞之慨然無色
舍傳 八 三
乃命寫其言於斧衮行其制於永巷却后幡然更爲
逮下之行庚之力也帝喜曰徒信古陳編不如舍更
言乃放之不殺封爲金陵郡公唐世有號金永公子
者卽其後也

李解元墓銘

成都楊慎

嗚呼李氏子吾眼中望士昔也髫髻穎發駒齒千里
宵肆八行下朝青瑩百紙一日起荒微雨都齊英軌
槽粕漉醇醪菁華汰秕滓深湛汲古綆堅利劑往壘
名者造物忌林風摧秀薦鴻蜚垂其翼狼跋以定尾
興山俄止簣學海涓流汜旅次瀘朝露永訣期濂水
顏回敗叢蘭冉耕歌芣苢司命鈞播物殲良茲何理
閻胡視其寔齋志竟已矣刻誅慰營魄嗚呼李氏子

李解元墓銘

段君墓碣銘

成都楊慎

罷谷之山珥水出焉其清洛洛英靈之淵仲庶氏段
徙自金城來宦未屆積世有慶粵貞靖君谷蘭蚤芳
晚益沉警隱之而文既學弗試既穎而異有苗玉芽
在我階所山曰黠蒼峰曰斜陽有夜者臺君靈攸藏
可祭於社可範於里譽有也試辭無圯已

段君墓碣銘

萬松張處士墓銘

成都楊慎

家於黃崖於楚樟湖麋胥之宇系尚書徵信譜京兆尹寔厥祖貽孫謀光胤祚翁甫生蚤失怙在弱齡知慕古尋師資出庭戶負笈饒歷環堵務內觀卻科舉爰辭師歸省毋儒之業隱之侶山樊彷彿沉滓醉僕延。罇。仙。鳩。嬾。於。李。嗣。賢。諧。銅。墨。耀。荆。蘭。舞。毫。入。泰。衍。叶。數。觀。化。辰。三。月。五。夢。告。期。形。返。上。德。福。箕。仁。壽。魯。子。又。孫。綿。且。縷。千。窻。京。萬。松。渚。銘。幽。宮。刻。華。嶠。

張處士墓銘

貞靖李君阡讚

成都楊慎

軋行有終曰貞正直共好曰靖爰私謚之顯揚寔公是之默定誨人遺矩蔡著長民流真衡鏡徵官師之尸祝著秦蜀之謠詠蚤醒級以辭榮載寒裳而願性紹兩馮之清聲憂二陶之玄韻樂石泉兮幽冷隱蒼碧兮峭倩歌嗟來兮返真誦歸去兮委命悵生芻兮空谷悲漬絮兮逕迴揭豐碑兮缺辭昭桑梓兮景行

李君阡讚

閒書杜律

成都楊慎

杜詩可以意解而不可以辭解必不可已而解之可以一句一首解而不可以全帙解全帙解必有牽強不通反爲作者之累世傳虞伯生註杜七言律本不出自伯生筆乃張伯成爲之後人駕名於伯生耳其註首解恨別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別爲恨不知唐室板蕩故園陷虜雖得所依豈不以別爲恨公豈如江估淮商風水爲鄉船作宅一得醉飽不思家者乎解握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後且爲悲歎惟其亦吾之師故閔其蕭條解生長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臺故春風面不可見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聲歸月下聞此乃村學究腐爛講套語豈可賤杜乎解會閃朱旗北斗閒云亦嘗樹旌旗於北斗城中以享安閒之富貴北斗閒三字而上下添十二字乃成文何異世傳怒揮門不報打鋪路無籠之謔謠耶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殊風本言亂穰蕭條之狀而解云織女不能機杼故曰虛

閒書律

大

一

閒書律

大

二

石鯨相傳有靈故曰動此何異眯目而道黑白者絲筆昔曾干氣象本說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筆干動時貴以擬飛騰此又視老杜爲鑽刺乞哀之徒矣幽棲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覘其誠意否是杜之陰險逆詐也豈所謂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預傳籍籍新京兆青史無勞數趙張本是期以古賢乃註云此去朝廷定有陞擢旣爲京兆少尹必陞三輔大尹此何異星士壽書預寫賞帖耶可惡可厭其他尚多聊舉一二耳牽纏之長實累千里此既晦杜意又污虞名曷鏡其板勿誤人也

丹鉛錄

成都楊慎

嚴君平註老子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爲胡越
眉目爲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圖志又云天地億
萬而道正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保者穴處而聖人
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躡實而麒麟王之
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
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爲禍匠黠爲害工進爲妖
式退爲嬖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

莊子憤世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
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
之道而流爲之喻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
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
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故
有絕聖棄智之論又曰百世之下必有以詩禮發家
者矣詩禮發家談性理而釣名利者以之其流莫盛

于宋之晚世今猶未殄使一世之人吞聲而暗服之
然非心服也使莊子而復生于今其憤世嫉邪之論
將不止於此矣

郭象注莊子

昔人謂郭象注莊子乃莊子注郭象耳蓋其襟懷筆
力畧不相下今觀其注時出俊語與鄭玄之注檀弓
亦同而異也洪容齋嘗錄檀弓注之奇者于隨筆子
愛郭注之奇亦復錄於此如逍遙篇注云大鵬之與
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累物耳養生主注云向息

非今息故納養而命續前火非後火故爲薪而火傳
又以生死爲寤寐以形骸爲逆旅又云多賢不可以
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又云通彼而不喪我卽所謂
惠而不費也又云天性在天寶乃開又云堯有亢龍
之喻舜有卷樓之談周公類之走狼仲尼比之逸狗
又云律呂以聲兼形玄黃以色兼質又云生之所無
以爲者分外物也知之所奈何者命表事也此語尤
精可比於荀孟又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水不怨凋于
秋天李太白用爲詩語而人不知其本於子玄也

賈子韻語

賈子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僻無由來又曰見祥而爲不可則祥反爲禍見妖而迎以德則妖反爲福皆極文字之妙

王嘉

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有異術符堅迎之入長安按嘉字子年今世所傳拾遺記嘉所著也其書全無憑證直構虛空首篇謂少昊母有桑中之行尤爲悖亂嘉蓋無德而詭隱無才而強飾如今之走帳黃

丹鉛錄

卷八

三

冠遊人羽客僞藥欺人假丹誤俗是其故智而移於筆札世猶傳信之深可怪也哉嗚呼子書之奧妙不傳者何限而今乃傳繭子子華子唐詩之佳而不行者無算而世乃盛傳許渾胡曾小說之可觀者多矣而天寶遺事杜詩僞蘇注至名家亦爲所惑且引用焉噫

太玄非擬易

孫明復曰楊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

太易準班固曰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二子之過也

天關天總

潛夫論世主欲無功之人而強富之則是與天關也況使無德之人與皇天關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有也又曰民安樂則天心總天心總則陰陽和此皆格言也天關天總文字尤奇

螻蛄蝟蟬

說苑載孔子曰遠山十里螻蛄之聲猶尚存耳言政

丹鉛錄

卷八

四

事之惡譁而喜肅也夫螻蛄之聲必在山林之地遠山十里則朝市矣市有螻蛄之聲則朝有蝟蟬之沸政之譁也甚矣史記云魯之衰也洙泗之間蓋斷斷如也斷斷交爭之意卽孔子之所謂譁也

鹵莽滅裂

莊子謂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鹵鹵之地也耕剛鹵之地必加功呂覽耕道篇所謂強土而弱之也莽草莽之地詩所謂載芟載柞乃善耕也不治其剛鹵不芟其草莽是曰鹵莽之耕耘以去草

古有鳥芸之說如鳥俯而啄食乃善芸也呂覽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兄嘉禾也弟荼蓼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是滅也裂者并其土而相之

商宇鬼瑣

嘉靖初給事中張翀上疏言時政中論學術不正一條有商宇鬼瑣之語上以此四字問內閣值慎在史館即取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復敬所蔣公喜曰用修之博何減古之蘇頌乎近日之學謂不必讀書考古不必格物致知正荀子所謂商宇鬼瑣者也

論衡

論衡孔子出使子路齋雨具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畢他日孔子出子路請齋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者月離其陰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亦載此事而刪除子路問其故以下數句蓋文有以含蓄不盡爲工者若莊子數九淵之日而止列其三列子書九淵具陳說盡則索然無味矣

逐鼓

宋儒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人多不解爲何語按元人樂府有村里逐鼓之名宋人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嚴鼓之節也衙訛爲逐曲名村里逐鼓者以村里而效官衙其衣裝聲節必多可哂者以是名之語錄云如舞逐鼓者謂無古人之樂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

戲婦

抱朴子疾謬篇云世俗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瀆不可忍論或感以楚撻或繫足倒懸酒客酣管不知限制至使有傷於流血蹣折支體者可歎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羞而不賀今旣不能動陷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宜正色矯而呵之何爲同其波流長此敝俗哉今此俗世尚多有之娶婦之家新婿避匿羣男子競作戲調以弄新婦謂之謔親或褰裳而鍼其膚或脫履而規其足以廟見之婦同於倚市門之倡誠所謂敝俗也然以抱朴子考之則晉世已然矣歷千餘年而不

能變可怪哉

康節不信命

張橫渠喜論命因問康節疾曰先生推命否康節曰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康節之言如此今世游食術人妄造大定數蠡子數托名康節豈不厚誣前賢

五代史學史記

嗚呼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巍峩吳暨南唐姦豪竊攘蜀險而富漢險而貧閭閻荆感楚

丹鉛錄

七

開瑩服剝剝弗堪吳越其尤牢牲視人嶺蛋遭劉百年之間並起爭雄山川亦絕風氣不通語曰清風興羣陰伏日月出燭火息故真人作天下同右六一公五代十國世家序也其文豐約中程精彩溢目歐文第一篇也李耆卿謂公之五代史比順宗實錄有出藍之色似矣然不知五代史本學史記非學韓也古云學乎其上也得其中俗云搢高一丈纖打八尺信其然乎

綱目減字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云補闕喬知之有婢名碧玉美色善歌舞知之爲之不昏昏與婚古字通用蓋言知之惑溺此婢不娶正室也綱目去不字而云知之爲之昏蓋誤以婚姻之昏爲昏惑之昏也字義不明文理不通矣綱目似此類極多蓋朱子門人趙師淵奉師命所編朱子固無與也師淵史學既非所長而古文又未經心其疎舛固宜今人以爲出於朱子合於春秋殆魏子牟所謂承餘竅之鄙夫誠可笑也

史傳遺事

丹鉛錄

八

張唐英論王威高君雅在晉陽謀誅李淵爲隋之忠臣胡安國論五代宋令珣死事之跡歐陽公遺之子觀郭忠恕初事湘陰公贊爲郭威所殺忠恕伴狂遁去亦清節之士也史皆不能表章之噫若此者亦不幸矣

李密陳情表

李密陳情表有少仕僞朝之句責備者謂其篤於孝而妨於忠嘗見佛書引此文僞朝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一字蓋看改之以入史耳劉靜修詩若將文

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蓋指此類乎近日趙弘作令伯祠記辨偽朝字惜未見此

微子面縛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而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恒讀史至此謂子曰微子有四子兄知之乎子曰書傳未聞乃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然究言之皆必無之事肉袒而縛出於左氏乃楚人以誑莊王受鄭伯之降借名於武王而誣微子也史云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既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後面縛乎又究而言之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劉敞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世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去不踰國斯仁矣

秀羸多能

北史稱崔浩庭纖儒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不如說苑稱孫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贅先秦文人造語如商葵周鼎因物賦形文質得中後世不朴則靡矣

臯夔讀何書

王安石與公卿爭新法曰君輩坐不讀書耳趙閱道折之曰臯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臯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其工驪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漢辭深厚

貢禹乞骸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上所稱傳者卽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於以小人稱其臣漢世訓辭深厚皆此類也後世平交間辨難之文卽如怒罵况君臣之間乎

宋主禮儒臣

宋之君崇禮儒臣過於漢唐正史之所遺者有二事其一真宗臨楊礪之喪降輦步吊重其介清也其二富弼母卒仁宗爲之罷春宴二事雖三代令主不過此也其後徽宗之待蔡京王黼南宋之待秦檜侂冑似道恩禮倍此然前之則如蕩子之交狹客後之則如弱主之畏豪奴豈曰榮遇美事乎書之祇辱

讀書不求甚解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此語俗世之見後世不曉也余思其故自兩漢來訓詁甚行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陶心知厭之故超然真見獨契古初而晚廢訓詁俗士不達便謂其不求甚解矣又是時周續之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從刺史檀韶聘講禮城北加以警校所住公廨近於馬肆淵明示以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馬隊非講肆校書亦以勤益不屑之也觀今詩云先師遺訓今豈云墜又曰詩書敦風好又云游好在六經又云汎覽周王傳游觀山海圖其著聖賢辟甫錄三孝傳贊考索無遺又跋之云書傳所載故老所傳盡於此矣豈世之鹵莽不到心者耶子嘗言人不可不學但不可爲講師溺訓詁凡淵明傳語深有契耳

身動錄

十一

王伯安文抄

五經臆說序

禮記纂言序

山東鄉試錄序

思壽雙慶詩後序

送大宗伯喬白嶽序

送聞人邦允序

別三子序

贈湯雲谷序

王伯安

八

尊經閣記

重修六合縣學記

重修文山祠記

玩易窩記

觀德亭記

游河記

遠俗署記

月潭公館記

從吾道人記

青張思欽卷

青樂惠卷

書佛郎機遺事

客坐私祝

龍塲生問答

答論彥式書

答陸原靜書

答安宜慰書

諫迎佛疏

王伯安

處置八賽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戒諭土目

告諭村寨

告示在城官兵

撫安百姓告示

十家牌法

文橋庵墓誌銘

徐昌國墓誌

瘞旅文

祭徐曰仁文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征藩功次

兵符節制

王伯安

平

五經臆說序

餘姚王守仁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王經臆說序

釋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畧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翹蘂而非誠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以爲是亦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禮記纂言序

餘姚王守仁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粦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爲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旣已墮於空虛濇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爲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凡先王之禮。

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
秦火者儻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
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
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爲之說曰禮之
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
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
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爲規矩故執規矩以爲
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而遂以方
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
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
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
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儀禮爲之經禮記爲之
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爲纂言亦
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
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
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
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
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

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爲寧國也將
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余余將進
汝登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爲序之若此云

山東鄉試錄序

餘姚王守仁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謂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爲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爲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惟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至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至應名取

山東鄉試錄序

其事歸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天子固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知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處其遭際又况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真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盡吾心爾矣不罪吾終且奈何哉

山東鄉試錄序

二

蓋昔者夫子之時及門之士嘗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子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蓋三千有奇而得千有四百旣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者其皆身通六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歟雖然某於諸士亦願有言焉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子嘗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

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爲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盡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媿於是舉。無媿於夫子之鄉人也矣。是舉也。某某同事於考校。而御史傅實司監臨。某某同提調。某某司監試。某某又與翊贊防範於外。皆與有勞焉。不可以不書。自餘百執事。則已具列于錄矣。

氣自高迥

山東諸錄序

三

恩壽雙慶詩後序

餘姚王守仁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九。其年天子以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朝之彥。咸爲歌詩。後上之德。以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命巡按貴陽。以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是冊以俱。每陟屺。帖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默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微諷之。而長歌詠嘆之。以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叙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捧。觴。戲。綵。以。爲。壽。不。必。柔。滑。甘。以。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以。爲。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以。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是。不。爲。彼。以。拂。其。情。而。曰。吾。以。爲。孝。其。得。爲。養。志。乎。孝。其。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嘻。嘻。旦。夕。孰。與。名。

垂簡冊以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孰與澤被生民以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述夔臯以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也。親以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之而親弗以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以是願其子者。賢父母也。以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不一遇焉。其庸可異乎。侍御君之在。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孺人之慈。凡其憐大奸使不得肆。社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以免。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御君之所以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勸太史之序詳矣。其所以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氣昌詞整

送大宗伯喬白巖序

餘姚王守仁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子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誦鄉之人。三年而國中莫有子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子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綴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子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

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下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子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九十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子。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送喬白巖序

王

送聞人邦允序

餘姚王守仁

聞人言邦允者。陽明子之表弟也。將之官閩之嶮峽。而請言陽明子謂之曰。重矣。勿以進非科第而自輕。榮矣。勿以官卑而自慊。夫進非科第。則人之待之也。易其輕。從而自輕者有矣。官卑。則人之待之也。易以。易其輕。從而自慊者有矣。夫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媒利。是盜資也。於吾何。有哉。吾所謂重。吾有良貴焉耳。非矜與敖之謂也。吾。送聞人邦允序

送聞人邦允序

王

所謂榮。吾職易舉焉耳。非顯與耀之謂也。夫以良貴。爲重。舉職爲榮。則夫人之輕與慊之也。亦於吾何有。哉。行矣。吾何言。

別三子序

餘姚王守仁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則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爲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爲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爲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子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邪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顏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子妹婿也希顏之深潛守中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輩子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以假三子者而爲之證遂忘其非有也二三子者亦姑

別三子序

一

別三子序

二

欲假子而存師友之餽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子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洒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者三子者爲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子未暇以得舉爲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爲子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志且戚於其去子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子與三子之冥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遺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衝心弗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子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沈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沈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遇其爲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

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師弟之情藹然溢于言外

列子序

三

贈湯雲谷序

餘姚王守仁

弘治壬戌春某西尋句曲與丹陽湯雲谷偕當是時
雲谷方爲行人留意神仙之學爲予談呼吸屈伸之
術凝神化氣之道蓋無所不至及與人登三茅之巔
下探華陽休玉宸感陶隱居之遺迹慨嘆穢濁飄然
有脫屣人間之志予時皆未之許也雲谷意不然之
曰子豈有見於吾乎予曰然子之眉間慘然猶有恒
世之色是道也遲之十年庶幾矣雲谷曰子見吾之
貌而吾信吾之心既別雲谷尋入爲給事中又遷爲
右給事殫心職務驅逐瘁勞竟以直道抵權奸斥外
而予亦以言事得罪奔走謫鄉不相見者十餘年至
是正德癸酉某月予自吏部徙官南大僕再過丹陽
而雲谷已家居三年矣訪之迎謂予曰尚憶眉間之
說乎吾信吾之心而不若子之見吾貌何也今果十
年而始出於泥塗是則信矣然謂吾之庶幾也則貌
益衰年益逝去道益遠獨是若未之盡然耳予曰乃
今則幾矣今吾又聞子之言見子之貌矣又見子之

廬矣。又見子之鄉人矣。雲谷曰：異哉言貌，既遠矣。廬與鄉人亦可以見我乎？曰：古之有道之士，外槁而中澤，處隘而心廣，累釋而無所撓，其精機忘而無所忤於俗，是故其色愉愉，其居于其所以遭若清風之披物而莫知其所從往也。今子之步徐髮改而貌若益憊，然而其精藏矣。言下意懇而氣若益衰，然而其神守矣。室廬無所增益於舊，而志意擴然，其累釋矣。鄉之人相忘於賢愚貴賤，且以爲慈母，且以爲嬰兒，其機忘矣。夫精藏則太和流，神守則天光發，累釋則怡

贈湯雲谷序

七

愉而靜，機忘則心純而一。四者道之證也。天道無在而神無方，安常處順其至矣。而又何人間之脫屣乎？雲谷曰：有是哉！吾信吾之心，乃不若子之見吾廬與吾鄉人也。於是雲谷年七十矣，是月值其懸弧，鄉人方謀所以祝壽者，聞予至，皆來請言。予曰：嘻！子之鄉先生既幾於道而尚以壽爲賀乎？夫壽不足以爲子之鄉先生賀子之鄉，而有有道之士若子之鄉先生者，使爾鄉人之子弟皆有所矜式，視微出而事君則師其道以用世入而家居，則師其道以善身若射之

有的各中乃所向則是先生之壽乃於爾鄉之人爲有足賀也已。明年三月予又徙官鴻臚而鄉之人復以書來請遂追書之。

贈湯雲谷序

三

尊經閣記

餘姚王守仁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至於身謂之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爲惻隱爲羞惡爲辭讓爲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爲父子之親爲君臣之義爲夫婦之別爲長幼之序爲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

尊經閣記

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僞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及於誠僞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

尊經閣記

入

二

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僞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僞邪正而時辯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

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爲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囁囁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蠶斷而猶自以爲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爲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俗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爲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余一言以諗多士余既不獲辭則爲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爲尊經也矣

重修六合縣學記

餘姚王守仁

六合之學敝久矣師生因仍以苟歲月有司者若無視也故廢日甚正德甲戌縣尹安福萬廷琨氏既和輯其民始議拓而新之維時教諭長興徐丙氏來就圯舍日夜砥新厥士尹因謂曰子爲我造士而講肄無所斯吾責何敢不力顧兵荒之餘民不可重困吾姑日積月累而徐圖焉其可乎民間相謂曰學諭方急訓吾子弟無寧居尹不忍困吾民而躬苦節省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李景榮首出百金以倡從而應者相繼不終日聚金五百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若此吾事不難辦矣然吾職務繁劇孰可使以鳩吾事者乎學諭曰尹爲吾師生甚勞苦父老奮義捐金既費其財又盡其力丙與一二僚請無妨教事以敦民間相謂曰尹不忍困吾民學諭方急訓吾子弟又不忍吾勞而身董之吾儕獨坐視非人也於是耆民王彰陳謨首請任其役從而應者十夫以告尹尹喜曰吾民尚義如此吾事不難辦矣提學御史

君適至問其事而嘉之衆益趨以勸十月辛卯尹
乃與事學諭經度規制以襄訓導某典史某察其勤
惰稽其出納修大成殿修兩廡神厨庫前爲戟門又
前爲儒星門又前爲泮官坊皆以石殿後爲明倫堂
爲東西齋又後爲尊經閣明倫堂之左爲三廨以宅
三師前區三圃圃前爲名宦祠又前爲鄉賢祠又前
爲崇文倉明倫堂之右爲致齋所又右爲饌房又右
爲射圃而亭其圃之北曰觀德致齋之外爲宰牲所
又前爲六號凡爲屋百九十有七楹十二月丁巳工

六合縣志

十

告畢役未逾時也問開之民尚或未知其興作聞而
來聚觀者皆相顧嘆愕以爲是何神速爾是何井井
爾煥煥爾庠生某撰考其事來請予記予曰甚哉誠
之易以感民也甚哉民之易以誠感也有司者賦民
奉國鞭笞累禁不能得則反讐視今縣尹學諭一言
而民應之若響使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咸若是天
下其有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爲有司學職者倡
矣民之愛其財與力至爭刀錐斬舉手投足寧殆其
身而不悔今六合之民感其上之一言捐數十百金

効力爭先恐後使天下之爲民者咸若是天下其有
不治乎此可以爲天下之民倡矣民之蔽於欲而厚
於利苟有以感之然且不憚費已之財勞已之力以
赴上之所欲爲士秀於民而志於道修其明德親民
之學以應邦家之求固不費財勞力而可能也苟有
以感之有不翕然而興者乎吾聞徐論之教六合不
數月而士習已爲之一變使由此日進於高明廣大
以洗俗學之陋則夫興起聖賢之學以爲天下士之
倡者將又不在於六合之士邪將又不在於六合之

六合縣志

十

士邪

重修文山祠記

餘姚王守仁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爲新多缺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爲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圯者完隘者闢遺者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告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

修文山祠記

忠孝之心則是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士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止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三公之役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耀謂非文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盛流而爲客氣其並焉者無所爲而爲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爲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

修文山祠記

二

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冒嫉福驚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爲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欲備而論之以勗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羨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好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吾固備而論之以勗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修公之祠而務修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某嘗令茲邑睹公祠

之圯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
之或弊而未能悉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
之有成也推其媿心之言而爲之記
層層刻發

修文山房集

三

玩易窩記

餘姚王守仁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爲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
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
所指。予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乎其若決。瞭今其
若徹。蒞淤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
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而喜焉。油然而
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翁。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
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若古之君子所
玩易窩也。太
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
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
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
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
三才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
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
辭基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
密。齋戒以神明其德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
嗚呼。假我數十年以學易。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井腐學可得

玩易實記

入

二

觀德亭記

餘姚王守仁

君子之于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于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于其心。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于其心者。其動妄蕩于其心者。其視浮歎于其心者。其氣餒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于射見之矣。故曰。爲人君者。以爲君。爲人臣者。以爲臣。爲人父者。以爲父。爲人子者。以爲子。爲子。鵠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濟河記

餘姚王守仁

越人以舟楫爲興馬濟河而歷者皆巨室也日規月築水道淤隘高洩既亡旱澇頻仍商旅日爭於途至有闕而死者矣南子乃決沮漳復舊防去豪商之壅削勢家之侵失利之徒胥怨交謗從而譴之曰南守瞿瞿實破我廬瞿瞿南守使我奔走人曰吾守其屬民歟何其謗者之多也陽明子曰遲之吾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武有怨之者也既而舟楫通利行旅歡呼

海潮記

太

絡繹是秋大旱江河龜拆越之人收穫輸載如常明年大水民居免於墊溺遠近稱忭又從而歌之曰相彼舟人矣昔揭以曳矣今歌以楫矣旱之熯也微南侯兮吾其焦矣霑其彌月矣微南侯兮吾其魚鼈矣我輸我獲矣我遊我息矣長渠之活久維南侯之流澤矣人曰信哉陽明子之言未聞以佚道使民而或有怨之者也紀其事于石以詔來者

意祖孔子子產之歌

遠俗署記

餘姚王守仁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明陽子爲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爲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是故誦

遠俗署記

太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則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則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聞散疎放之是托以爲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爲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以爲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以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惕於辭理

月潭公館記

餘姚王守仁

興隆之南有寺曰月潭其巖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傾洞璽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懸若鐘鼓編磬幢繡絡若搏風之鵬翮隼翔鵠螭之糾蟠猱猊之駭躍奇怪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澄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鳴瀑清溪淙洄映帶天下之山萃于雲貴連亘萬里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于穹崖絕壑之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亦皆辟

遠修纂記

大

二

月潭公館記

一

困煩厭非復夙好而惟至于茲巖之下則又皆洒然開豁心洗目醒雖庸儔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觀者亦徘徊顧盼相與延戀而不忍去則茲巖之勝蓋不言可知矣巖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頓憊饑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巖麓故有寺附巖之成卒官吏與凡苗夷獠犵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于是焉釐祝寺漸蕪廢行禮無所衆方以爲病今按察使滇南朱文公瑞時以兵備副使按部至是

樂茲巖之勝。憫行旅之艱。乃捐資庀材。新其寺于巖之右。以爲釐觀之所。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以爲部使者休息之館。不兩月而工告畢。于是茲巖之奇。若又增而勝也。夫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獨能從容于山林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于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寺始于戊卒周齊公。成于游僧德斌。增治于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葺。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

月潭公館記

二十

從吾道人記

餘姚王守仁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爲詩社。旦夕操紙吟鳴。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非笑之不顧。以爲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間。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爲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強從吾道人記。

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爲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爲。以爲世豈真有所爲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爲。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濫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

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爲禮乎蘿石聞之曰天子始以子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綠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

稍記習訓話

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爲文辭

二

從吾道人記

三

事見有或從翁以能詩訓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來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不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爲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欺飾非長放半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爲子而不能孝爲弟而不能弟爲臣而不忠者其弊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爲患耳苟

惟理從而不難於屈下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許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廬峰陟泰望尋蘭亭之遺跡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自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之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遇於

從吾道人記

三

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之所好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之所好也不忠信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不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從吾道人記

四

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雖石踰于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難石其進於道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書張思欽卷

餘姚王守仁

三原張思欽元和將葬其親十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空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書張思欽卷

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張思敏卷八

書樂惠卷

餘姚王守仁

樂子仁訪予於虔舟遇於新淦嗟乎子仁久別之懷
茲亦不足爲慰乎顧茲薄領紛沓之地雖固道無不
在然非所以從容下上其議時也子仁歸矣乞骸之
疏已數上行且得報子仁其候我於桐江之許將與
子盤桓於雲門若耶間有日也聞子仁之居鄉嘗以
鄉約善其族黨固亦仁者及物之心然非子仁所汲
汲孔子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然惟立
書樂惠卷八

八

則見其泰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而後行子仁
其務立泰前倚衡之誠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聊以是爲子仁別去之贈

佛郎機遺事

餘姚王守仁

見素林公聞寧濠之變，卽夜使人範錫爲佛郎機銃，并抄火藥方手書勸子竭忠討賊。時六月毒暑人多道暍，死公遣兩僕裹糧從間道冒暑晝夜行三千餘里以遺子。至則濠已就擒，七日子發書爲之感激涕下。蓋濠之擒以七月二十六距其始事六月十四僅月有十九日耳。世之君子當其任能不畏難巧避者鮮矣，況已致其事而能急國患，踰其家如公者乎？蓋

佛郎機遺事

公之忠誠根於天性，故老而彌篤，身退而憂愈深，節愈勵。嗚呼！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嘗欲列其事于朝，顧非公之心也。爲作佛郎機私詠，君子之同聲者將不能已於言耳矣。

佛郎機誰所爲？截取比干腸，裹以鴟夷皮，長弘之血，纍不足難陽之怒，恨有遺老臣忠憤寄所洩。震驚百里，賊膽披徒，請尚方劍空聞。魯陽揮段公笏板不在，茲佛郎機誰所爲。

客坐私祝

餘姚王守仁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毋陷於非僻，不願狂悖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耻，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嘉靖丁亥八月將有兩廣之客坐私祝。

請一覽教之

龍塲生問答

餘姚王守仁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似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謹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淪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以欲去也龍塲生曰夫子之以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以有間何謂也昔爲其貴而今爲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東田委吏孔子嘗爲之矣陽明子曰非是之謂也君子之仕也以行道不以道而仕者竊也今

龍塲生問答

一

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奸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以供朝夕子且以吾爲道乎以吾爲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以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謹也非仕也吾之謹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以承謹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以謹也君猶父母

龍塲生問答

二

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敢違是妾婦之順非所以爲恭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塲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唯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以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肖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之刈可以覆垣艸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子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爲愛之耶抑爲害之耶

問一答愈出愈警策

徐彥式書

餘姚王守仁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弟過省復承惠教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倦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卽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大抵三言者病亦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

答徐彥式書

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卽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

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

答徐彥式書

上

答陸原靜書

餘姚王守仁

未發之中卽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
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事也
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
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
動者也動卽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
從欲則雖稿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
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
答陸原靜書人

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
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
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
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
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
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
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于文義則靡有孑
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
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
生。生。卽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
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
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
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
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爲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
氣屈伸而爲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爲動靜
春夏可以爲陽爲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
爲陰爲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
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
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時以
至刻秒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
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
模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答陸原靜書人

二

答安宣慰書

餘姚王守仁

阿賈阿札等。呼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者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鉞刀。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息其議。所以待使

答安宣慰書

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國威。惟增標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

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郡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益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

答安宣慰書

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連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彌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旣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守仁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諫迎佛疏

徐姚王守仁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群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藥群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意之所以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適流求原而乃徂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諫迎佛疏

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爲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卽位以來偶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遂有所開發陛下

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狝之能從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

諫迎佛疏

二

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帑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藥者亦豈過爲設言以俟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

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傳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循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囂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爲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爲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

東坡先生

大

王

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爲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癡正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

東坡先生

大

四

儒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一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亾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

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

諫迎佛疏

奏

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斂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

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矣之戮臣不知請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殫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上以下聞

諫迎佛疏

本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餘姚王守仁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用兩府皆蒙 皇上
天地好生之德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
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
於防守屯戍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
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日親其害遂遵
奉 勅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
已翦滅蕩平一方倒懸之苦畧已為之一解但將來
慮置未安竊大
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經失臣
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
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
則數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
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
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
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勅諭便宜事理一
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瑣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
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餘姚王守仁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
守考繁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繼衣
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
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
留者雖以為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
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
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
休休之休
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
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
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
苟免於捨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
餘興言及此中心愴而

戒諭土目

餘姚王守仁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
勦思恩八寨徭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
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又未見
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
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
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效務圖勦滅以絕禍根
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
復爾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爲功適足爲罪非惟
不能仰報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
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
矣牌至卽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
方之害亦爲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
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旗榜可給則給可止則
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恩田
報效人役徑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告諭村寨

餘姚王守仁

近因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
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爲善之
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
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爲彼所扇
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
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
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爲善
爲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示在城官兵

餘姚王守仁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唯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官場告示

撫安百姓告示

餘姚王守仁

示仰遠近城郭鄉村軍民人等，近日倡亂之徒，上逆天道，下失人心。本院駐軍於此，已有定計。勤王之師，四面已集，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驚疑。敢有擅自搬移，因而扇惑擾攘者，地方里甲人等，綁赴軍門，治以軍法。其有忠義豪傑，能獻計效力，願從義師，擊反叛者，但赴軍門投見。

撫安告示

十家牌法

餘姚王守仁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翦除盜賊安養小民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爲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

十家牌法

一

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併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十家牌法

二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住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卽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

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

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處差役

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

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若官戶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田皆

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男子幾丁

家屬

某項官見任致仕某某處生

某在京聽選或在家某員史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未成某見當某

某有何技能某

某或患廢疾某

見在家幾丁若人丁多者牌許增潤量添行格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開寫浮崇寫帖客去則揭票無則

無云

家屬

四

文橋菴墓誌銘

餘姚王守仁

高吾之丘兮。胡然其歸歸兮。鄉人所培兮。高吾之木兮。胡然其殯殯兮。鄉人所植兮。高吾之行兮。胡然其砥砥兮。鄉人所履兮。陽明子曰。嗚呼。茲橋菴文子之墓耶。莫元亨曰。管陽明子自青移廬陵。道出辰。常聞遇文子於武陵溪上。與之語。三夕而不輟。旬有五日而未能公。門人問曰。夫子何意之深耶。陽明子曰。人也朴而理直。而虛篤學審問。比毫而不衰。吾聞其蒞

文橋菴墓誌銘

一

官矣。執而恕。惠而節。其張叔之儔歟。吾聞其居鄉矣。勵行飭已。不言而俗化。其太丘之儔歟。嗚呼。於今時爲難得也矣。別以其墓銘屬陽明子。心許之而不諾。門人曰。文子之是請也。殆猶未達歟。陽明子曰。達也。曰。達何以不諾也。曰。古之塋者。不封不樹。銘非古也。後世則有銘。既塋而後具。豫不可也。曰。然則惡在其爲達矣。曰。死生之變大。而若人晝夜視之。不以譁非達歟。蓋晉之末。有陶潛者。嘗自誌其墓。文子既歿。其子棐。棠東集。祔塋之高吾之原。陽明子乃得其所狀。

而爲之銘。文子名澍。字汝霖。號橋菴。舉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爲重慶守。已而忤時貴。改思州。遂謝病。去。文子之先爲南昌人。曾祖均玉。始避地桃源。門人有閔廷者。爲之行狀甚悉。

文橋菴墓誌銘

二

昌國墓誌

徐姚王守仁

正德辛未三月丙寅太學博士徐昌國卒年三十三
士夫聞而哭之者皆曰嗚呼是何促也或曰孔門七
十子顏子最好學而其年獨不永亦三十二而亡說
者謂顏子好學精力瘁焉夫顏雖既竭吾才然終日
如愚不改其樂也此與世之謀聲利苦心焦勞患得
患失逐逐終其身耗勞其神氣奚啻百倍而皆老死
黃臧此何以辯哉天於美質何生之甚寡而殲之特

徐昌國墓誌

速也上麗麗以夜出涼風至而玄鳥逝豈非凡物之
盛衰一時乎夫嘉苗難植而易槁芝榮不踰旬芟艸
薙而益繁鵲巢虺蝮遍天下而麟鳳之出間世一睹
焉商周以降清淑日澆而濁穢薰積天地之氣則有
然矣於昌國何疑焉始昌國與李夢陽何景明數子
受相與砥礪於辭章既殫力精思傑然有立矣一日
諷道書若有所得嘆曰弊精於無益而忘其軀之魁
也可謂知乎巧詞以希俗而捐其親之遺也可謂仁
乎於是習養生有道士自西南來昌國與語悅之遂

究心玄虛益與世泊自謂長生可必至正德庚午冬
陽明王守仁至京師守仁故善數子而亦嘗沒溺於
仙釋昌國喜馳往省與論攝形化氣之術當是時增
城湛元明在坐與昌國言不協意沮去異日復來論
如初守仁笑而不應因畱宿曰吾受異人五金八石
之秘服之冲舉可得也子且謂何守仁復笑而不應
乃曰吾墮黜吾昔而游心高玄塞兌歛華而靈株是
固斯亦去之競於世遠矣而子猶余拒然何也守仁
復笑而不應於是默然者久之日子以子為非邪抑

徐昌國墓誌

二

又有所秘邪夫居有者不足以超無踐器者非所以
融道吾將去知故而宅於埃壒之表子其語我乎守
仁曰謂吾為有秘道固無形也謂吾謂子非子未吾
是也雖然試言之夫去有以超無無將奚超矣外器
以融道道器為偶矣而固未嘗超乎而固未嘗融乎
夫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
心也有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而奚所趨舍於其間
乎昌國首肯良久曰冲舉有諸守仁曰盡為之性者
可以冲於天矣盡魚之性者可以泳於川矣曰然則

之曰盡人之性者。可以知化育矣。昌國俛而思。驟然而起曰。命之矣。吾且爲萌甲。吾且爲流漸。子其煦然屬我。以陽春哉。數日復來謝曰。道果在是。而奚以外求。吾不遇子。幾亡人矣。然吾疾且作。懼不足以致遠。則何如。守仁曰。悸乎。曰。生寄也。死歸也。何悸。津津然。既有志於斯已。而不見者踰月。忽有人來。訃昌國逝矣。王湛二子馳往哭。盡哀。因商其家事。其長子伯虬言。昌國垂歿。整衽端坐。託徐子容以後事。子容泣昌國笑曰。常事耳。謂伯虬曰。墓銘其請諸陽明。氣益微。以指畫伯虬掌。作冥冥漠漠四字。餘遂不可辨。而神志不亂。嗚呼。吾未竟。吾說以待昌國之及。而昌國乃止於此。吾則有憾焉。臨歿之託。又可負之。昌國名頑。卿世姑蘇人。始舉進士。爲大理評事。不能其職。於是。以親老求改便地。爲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已。而降爲五經博士。故雖爲京官。數年卒。不獲封其親。以爲憾。所著有談藝錄。古今詩文若干首。然皆非其至者。昌國之學。凡三變而卒。乃有志於道。墓在虎丘西麓。銘曰。

徐昌國墓誌

三

惜也。昌國吾見其進。未見其至。早攻聲詞。中廼謝棄。脫淖垢濁。修形煉氣。守靜致虛。恍若有際。迨幾朝聞。遐文先逝。不足者。命有餘者。志璞之未琢。豈方頑礪。隱埋山澤。有虹其氣。後千百年。昌考斯志。叙事議論自出一機軸。

徐昌國墓誌

四

瘞旅文

餘姚王守仁

維正德四年秋七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籬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門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瘞旅者

三焉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春插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爲三坎埋之又以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爲乎來爲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游宦不踰千里吾以竄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伍斗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以伍斗而易爾七尺

之軀又不足而益以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伍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昨望見爾容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扳援崖壁行萬峯之頂饑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以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恰也嗚呼傷哉縱吾不爾瘞幽厓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羣爾於腹不致久暴露爾爾旣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以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爾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宜復爲爾悲矣吾爲爾歌爾聽之歌曰連峰際天今飛鳥不通游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今維天則同異域殊方今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官覓兮覓兮無悲以恫又歌以慰之曰與爾皆鄉土之流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僕來從予今吾與爾遊以嬉兮驂

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
兮爾子爾僕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
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殄風飲
露無爾饑兮朝夕麋鹿暮猿與猶兮爾安爾居兮無
爲厲於茲墟兮

公時以投荒有此作文生于情耶

瘞旅文

本

三

祭徐曰仁文

餘姚王守仁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
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
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
拊曰仁背謂曰子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
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
奈何但今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
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
祭徐曰仁文
而竟如所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
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
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
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
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
轉官南頓卽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
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餽粥計先生
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
歸陽明之麓孰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群而

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出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靳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計益哽咽而不能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托之曰仁、而

祭徐曰仁文

二

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卽死、又忍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卽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昔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爲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能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情邪、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墓茲丘兮、宿草幾

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宵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今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欸歆、奠椒醕兮、松之陰、良知之說、今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清哀

祭徐曰仁文

三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餘姚王守仁

維湖廣永順寶靖二司之土兵多有物故於南寧諸處者嘉靖七年六月十五日乙卯 欽差總制四省軍務尚書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委南寧府知府蔣山卿等告於 南寧府城隍之神使號召諸物故者之魂魄以牛二羊四豕四祭而告之曰嗚呼諸湖丘壯士傷哉爾等皆勤 國事而來死於茲土山谿咀絕不能一旦歸見其父母妻子旅魂飄飄於異域無所依倚嗚呼傷哉三年之間兩次調發使爾絡繹奔走於道途不獲顧其家室竟死客鄉此我等上官之罪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古者不得已而後用兵先王不忍一夫不獲其所况忍羣驅無辜之赤子而填之於溝壑且兵之爲患非獨鋒鏑死傷之酷而已也所過之地皆爲荆棘所住之處遂成塗炭民之毒苦傷心慘目可盡言乎邇者思田之役子所以必欲招撫之者非但以思田之人無可勦之罪於義在所當撫亦正不欲無故而驅爾等於兵刃之下也而爾等竟

又以疾病物故於此則豈非命耶嗚呼傷哉人孰無死豈必窮鄉絕域能死人乎今人不出戶庭或飲食傷多或逸欲過節醫治不痊亦死矣今爾等之歟乃因驅馳 國事捍患禦侮而死蓋得其死所矣古之人固有願以馬革裹尸不願死於婦人女子之手者若爾等之死真無愧於馬革裹尸之言矣嗚呼壯士爾死何憾乎今爾等徒侶皆已班師去矣爾等游魂漂泊正可隨之西歸爾等尚知之乎爾等其收爾游魂歛爾精魄駕風逐霧隨爾徒侶去歸其鄉依爾祖宗之墳墓以棲爾魂享爾妻子之蒸嘗以庇爾後爾等徒侶或有征調之役則爾等尚鼓爾生前義勇之氣以陰助爾徒侶立功報國爲民除患豈不生爲壯烈之夫而沒爲忠義之士也予因疾作不能親臨祭所一哭爾等以舒子傷感之懷臨文悽愴涕下沾臆今委知府布告子衷爾等有靈尚知之乎嗚呼傷哉

征藩功次

餘姚王守仁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為查照將征勦防

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

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

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即保吉

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指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

征藩功次

四方報効義勇遭遇巡按兩廣御史謝源伍希儒回

京復 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

俱聽監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

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俘執宸濠并其黨與

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 云 照得

江西逆賊既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

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

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功

次功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

行去後今准前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

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為重擒斬賊徒為輕且攻

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

一人事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

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

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

審驗明白從實直紀錄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

照本職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

征藩功次

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

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

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

及官軍兵快報效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

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王

一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

陳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

征毒功次

三

賊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

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

知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

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暉 南

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

知縣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

府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

同知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

指揮 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

知高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

征毒功次

四

縣 袁州府推官陳輅 南昌府

寧州 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 瑞州府高安縣

知縣應恩 吉安府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

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 南昌府靖安縣知

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沿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

縣知縣譚緒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

新昌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湯
林	廣信府通判俞良貴
節	廣信府推官嚴鎧
臨江府通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	臨江府同知奚鉞
州府推官金鼎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璠
贛州衛正千戶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
訓導艾珪	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	南昌府靖安縣
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翺	贛州府興國縣主
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
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	南昌府南
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吉水縣
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府贛
縣義官蕭吏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爵
一	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痊可編修鄒守
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評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	察使劉遜
致仕叅政黃縡	閑住知府劉
昭	依親進士郭持平
叅謀驛丞王思	叅謀驛丞李中
一	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
縣知縣潘現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判蔡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府推官王翊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	南昌府知府鄭
獻	南昌府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	元澄
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
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	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

計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官人賊屬奪回

被脅被虜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

一千五百九十六名額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

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

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官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

律藩功次

七

八名口

奪回被脅被虜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

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

首飾賊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

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 馬一百零九匹 騾驢二十三

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銀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十八名

律藩功次

八

兵符節制

餘姚王守仁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聽
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補各
縣選退機兵通拘轄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
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
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
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
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
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
有叅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
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
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
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
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
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
率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
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

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
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
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
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
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姦僞其諸
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
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
發遣

12361

唐應德文抄

左編序

右編序

文編序

雜篇序

興峰林侯口義序

董中峰侍郎文集序

前後入蜀稿序

福建鄉試錄後序

唐應德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贈彭石屋序

贈宜興尹林君序

送彭通判致仕序

送陸訓導序

大觀草堂記

西峪草堂記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常熟縣二烈祠記

瓜州鎮龍祠記

永嘉芳洲記

竹溪記

蔣雲壑像贊

銅雀硯銘

宛山石硯銘

半月硯銘

鴈訓

獲麟說

唐應德

書秦風蒹葭三章後

書黃山谷詩後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書王氏傳家錄後

書地理鶴岡况君卷

與蔡子木書

答朱雙橋書

與胡青崖同知書

金前淙郡守書

與洪方洲書

與沈石山僉事書

廣德州同知蔡侯政績碑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蔡母鄒孺人墓誌銘

蔡河壩枯骨誌

祭弓矢文

祭刀文

唐應德

入

三

左編附序

武進唐順之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如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爲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慕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爲用也。故纂隱逸傳。前史有方技傳。蓋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詠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爲奸不可窮詰其人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如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山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後矣。

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
二八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左編附序

二

右編序

武進唐順之

古今宇宙一大碁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碁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盡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漬。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碁局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畧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變惡利害。情僞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簡妙

右編序

入

二

文編序

武進唐順之

歐陽子述楊子雲之言曰斷木爲基。斲革爲鞠。莫不有法。而況于書乎。然則又況于文乎。以爲神明乎。吾心而止矣。則三三之畫亦贅矣。然而畫非贅也。神明之用所不得已也。畫非贅。則所謂一與言爲二。二與言爲三。自茲以往。巧歷不能盡。而文不可勝窮矣。文而至于不可勝窮。其亦有不得已而然者乎。然則不能無文。而文不能無法。是編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聖人以神明而達之於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窺神明之奧。其窺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駁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嘗不在焉。所謂法者。神明之變化也。易曰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學者觀之。可以知所謂法矣。

雜編序

武進唐順之

易不云乎言天下之至順而不可惡也。曾子論道之所貴者三而歸邊豆于司存以反本也。論者猶以爲頗析道器而二之。莊生云道在稊稗在瓦礫在尿溺其說靡矣。儒者顧有兀焉以爲可以語道器之不二也。語理而盡于六經。語治而盡于六官。蔑以加之矣。然而諸子百家之異說農圃工賈醫卜堪輿占星氣曆方技之小道與夫六藝之節脉碎細皆儒者之所宜究。其說而折衷之。未可以爲贖而惡之也。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質。則繁乎所趨而已。史家有諸志雜編者。廣諸志而爲之者也。以爲語理而不盡于六經。語治而爲盡于六官也。故名之曰雜編。

武進唐順之

武進唐順之

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蓋。有。執。器。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道。雖。然。未。若。卽。器。而。道。之。爲。至。也。有。稽。古。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今。雖。然。未。若。卽。古。而。今。之。爲。至。也。有。滯。經。而。無。得。者。論。者。曰。盍。反。而。求。之。乎。心。雖。然。未。若。卽。經。而。心。之。爲。至。也。孔子不云乎興於詩立於禮夫詩之咏歌禮之數度豈非所謂器而詩禮之爲經也豈非所謂古也哉試嘗觀之心之不能離乎經猶經之不能離乎心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興則詩之咏歌關雎猗那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興固不能離乎詩矣然自其讀詩而有得也未嘗不恍然神游乎關雎猗那之間相與倡和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脈之融然以液也則是學詩之時固已興矣非既學詩而後反求所以興也自吾心之無所待而忽然有立則禮之數度玉藻曲禮之篇已隨吾心而森然形矣是立固不能離乎禮矣然自其讀禮而有得也未嘗不

恍然神游乎玉藻曲禮之間相與揖讓乎虞廷周廟而不知膚理血脈之肅然以欽也則是學禮之時固已立矣非既學禮而後反求所以立也安得以寓於篇者之爲經而隨吾心森然形者之不爲經耶故卽心而經是已安得以無所待者之爲吾心而有所待而融然以液與有所待而肅然以欽者之不爲吾心耶故卽經而心是已然則何本非本而又何所逐耶何本非末而又何所反耶雖然善學者一之不善學者二之非獨今日然也在孔孟之門亦或不免於二

林侯曰義序人

二

之矣子夏傳詩傳禮後世訓詁家宗之子夏非訓詁也然已權輿乎訓詁矣聖人懼其滯而無得也而曰女爲君子儒君子者務本之謂也子貢求性與天道於文章之外聖人懼其離而無得也而曰一以貫之言文章卽性與天道也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矣君子懼其滯而無得也爲之說曰盍反而求之乎心也此所謂有逐末之學而後有反本之論者也而學者緣此遂以爲必絕去形聲文字與訓詁求之窮窮冥冥而後可以爲至道二者本末則必有

分矣然而皆聖人之所不與哉林侯曰義者侯之與二三子所以講於六經孔孟之書者也林侯苦節而不以矯世峻行而不以矜俗其志務於反躬以求盡乎精微而於古人形聲文字之間乃索之如此其密其析之如此其詳嘻吾知其不爲滯也其殆有見於道器古今之不二也乎雖然吾猶懼二三子之二之也二三子試致誠而求之默識吾靈知靈覺之本體於辟居誦習之中融然以液否耶肅然以欽否耶是融然而肅然者在心耶在經耶在心也則何待乎經

林侯曰義序人

三

在經也則何感乎心是心與經一者耶二三子可以卽此而自得之矣而又何窮窮冥冥之求哉或曰今之爲形聲文字訓詁之學者皆是也子願顓焉若恐二三子之離而去之何也曰本末則必有分矣二之皆蔽也且夫滯經之蔽淺而著離經之蔽深而微滯經之弊惟固陋者而溺於此離經之蔽雖疏通者或不免溺焉吾舉其深而微而二三子乃或昧於其淺而著吾欲使二三子不溺於疏通之士之所溺而二三子乃或不免溺於固陋之士之所溺則非余之所

敢知也而亦非林侯之所知也於是口義刻既成丹徒李令來請序序之

休休中義序

四

中峰侍郎文集序

武進唐順之

喉中以轉氣管中以轉聲氣有湮而復暢聲有歇而復宣闔之以助開尾之以引首此皆發於天機之自然而凡爲樂者莫不能然也最善爲樂者則不然其妙常在於喉管之交而其用常潛乎聲氣之表氣轉於氣之未湮是以湮暢百變而常若一氣聲轉於聲之未歇是以歇宜萬殊而常若一聲使喉管聲氣融而爲一而莫可以窺蓋其機微矣然而其聲與氣之章中峰集序

必有所轉而所謂開闔首尾之節凡爲樂者莫不皆然者則不容異也使不轉氣與聲則何以爲樂使其轉氣與聲而可以窺也則樂何以爲神有賤工者見夫善爲樂者之若無所轉而以爲果無所轉也於是直其氣於聲而出之憂晏然一往而不復是繫腐木濕鼓之音也言文者何以異此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不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爲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近代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爲法故其爲法也嚴而不可犯密則疑於

無所謂法嚴則疑於有法而可窺然而文之必有法出乎自然而不可易者則不容異也且夫不能有法而何以議於無法有人焉見夫漢以前之文疑於無法而以爲果無法也於是率然而出之決裂以爲體鉅釘以爲詞盡去自古以來開闢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爲一種臃腫佹也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聲離而不節其意卑其語澁以爲秦與漢之文如是也豈不猶腐木濕鼓之音而且訛曰吾之樂合乎神嗚呼今之言秦與漢者紛紛是矣知其果秦乎漢乎否也中峰先生之文未嘗言秦與漢而能盡其才之所近其守繩墨謹而不肆時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蓋其所自得而未嘗離乎法其記與序文章家所謂法之甚嚴者先生尤長先生在翰林三十餘年嘗有問於弘治以前諸先輩老儒而潛思以至之故其所爲若此然今之爲先生之文者蓋少其知先生之文而好之者文少矣先生之子思近將刻集以傳而請序於余思近豈亦以爲世之言秦與漢者未必能知先生之文而余之愚陋稍知之也晉江王道思平涼

董中峰集序

二十一

趙景仁其文在一時文人中最有法皆先生丙戌爲考官時所取士思近試以先生之文與吾言質之其必有合乎否也

董中峰集序

三

前後入蜀稿序

武進唐順之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搏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形狀爲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有側身四望之思宦游羈旅之事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蹐挂係之阻然其情志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惟蜀僻在西垂古所謂別爲乾坤者也雪嶺大江之雄渾峩巫青城之

前後入蜀序

竊麗仙靈之所窟宅其勝甲於天下然陸則拒以飛崖斷棧水則壓以驚江急峽聞雷霆而翳日月其險且遠亦甲於天下自古好奇之士慕其勝而已其險遠不能至於是而有夢而游寤而嘆焉者自非游宦與羈旅終其身無因而一至焉其至者休於險而忘其爲勝於是羈臣遷客之思深而輕舉冥搜之好移變哀搖落之感生而雄渾竊麗之觀改蓋昔人所賦側身西望阻岷峨者既足以著山澤好奇縉纓顧慕不能自遂之情而其所記峽州至喜堂者亦足以盡宦

前後入蜀序

游羈旅憔悴無聊不能自遣之狀夫雖幸爲耳目之所接而奪於情志之所不快與雖幸爲情志之所快而限于耳目之所不接其耳目之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爲鑿控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而發其辯博嘻噫此春山公前後入蜀稿所以爲可諷也公自郎官出爲郡守自郡守遷按察副使先後皆在蜀其爲郡守也於重慶蓋陸走棧水浮峽而後至中州之人所謂險且遠其爲副使也於建昌則在靈關大渡瘴雨蠻煙之外雖蜀人亦素憚以爲險且遠者而公皆恬然安之政事之暇方且披巉巖踐霜雪穿猩鼯豺虎之窟俯江妃水仙之宮以窮其勝而猶若未足故其險無所不涉則其勝無所不窮其所歷與所窮十切可愕可喜則無不見之乎詩蓋其大者開政理豁俗之故其細者足以牢籠百物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其叙險也既可以使人歛歔慘慄而如墮其

叙勝也。又可以使人馳興飛動而如躋向。非公以其
宦游旅寓之跡而兼乎山澤奇士之好情志之所快
與耳目之所接適然遇合。固不能摹而寫之。若是公
詩既刻爲二卷。其子于德請序于余。余以謂使好奇
之士讀公之詩。可以不俟涉險而坐窮其勝于庭戶
燕閑之間。宦游羈旅之士讀公之詩。且將悅乎其勝
而忘乎其險。頓然釋志于驚江絕棧之上也。然則不
能日遂與不能自遣者。皆將于公之詩乎。有得也。余
山澤人也。蓋慕蜀而不能至者。亦將于公之詩乎。
市後不獨序之

三

宏麗

得也。遂不辭而序之。

解建鄉試錄後序

武進唐順之

竊聞化之隆也。候於遠治之衰也。候于近。周文王壽
考作人。而汝濱江沱之間。至于田野武夫。皆可爲干
城腹心。及周之衰。則自溱洧之郊。密邇王畿。且學校
墮壞。士人挑闖而缺于禮。故詩人本王道之興廢。免
且于衿並列于風。豈非以遠近爲候與。今閩粵去
畿甸最遙。乃士人蔚然有章。採禮樂之華。掇仁義之
精。其經術直與鄒魯相抗。而文采或過焉。於戲此所
謂候諸遠者乎。蓋自我

高皇帝取閩時。曾不血刃。而入郡嚮風。山珍海錯。海
外奇寶。方軌而走于中國。下至蠻貉。登登皆得脫去。
桴鼓之警。而修其俎豆之業者。且百餘年。今
天子又方懋德建中。以仁義禮樂鼓鑄區宇。漸濡煦
沐。冒于海隅。是其人文之化。鬱于古而盛于今。有不
然。與說者謂文王國于岐豐。而江沱汝濱。正直其南。
故詩人歌之。謂之二南。言王化自北而究于南。今
京師古幽薊之墟。當中國良維。閩粵當異維。亦直其

南觀之天文北極執斗樞以旋轉六合而閩粵在東
甌之宿近太微明堂之位北直斗柄又大海首起于
東北而其委在東南潮汐相應天地呼吸之氣相通
由此言之天運人事殆有符應者乎故必以閩粵之
盛爲天下文明之候而不敢以繫之一方之開塞也
夫多士者不啻古鬼且野人之儔也既與山珍海錯
並輪于

入子豈不有魁梧環偉之器可以當干城腹心如鬼
且野人者與則世有歌頌天子作人之化其必以閩
粵爲二南矣多士則永有聞於世矣乎

贈何沈兩公歸蜀廣序

武進唐順之

嘗聞石鐘之說乎江自蜀走海數萬里寂然未嘗有
聲一經石鐘山下則噌吰鞀鞀驟發而駭作夫聲藏
於水本非無聲偶遇空洞之石與之相得而一露其
奇耳使數萬里間不一遇空洞之石則遂終無聲矣
使其爲空洞之石者不止石鐘一處爲然而瀕江處
處多有之則聲當滿天地矣終於無聲與聲滿天地
而聲之在水者自如也人之遇於世亦若此矣栢村

何將軍之在蜀紫江沈將軍之在廣以身繫兩鎮安
危國家倚長城者二十年松茂線路關百餘年之塞
而栢村兩江燧燧帖息蓋栢村之沉毅如太阿之在
匣而不可測紫江之敏銳如太阿之出匣而不可擬
兩將軍意氣不同而同爲一時名將頃倭寇起東南
驚帥數蹶事人人以爲非二老將不可而廟堂亦
遂召之及兩將軍之來俯仰諸當路間則舌若膠牒
而不能謀臂若蹇縮不能展謀焉而率不見奇展焉
而率不如意賈勇而來垂翅而去何其智於蜀與廣

而拙於東南也。倭奴恣睢，豈必動於西番南徂江海，
汨如豈必險於松茂牂牁，而利鈍頓異人，或以此款
兩將軍兩將軍亦未必不以此自歎。昔者李郭兩公
專制一面，則挫安史方張之銳而有餘，及與九節度
逡巡相州之役，則熄朝義旣灰之燼而不足。此一人
也，何哉？惟之在不在焉而已矣。使今兩將軍於東南
其所遇如蜀與廣，得自專制，安知不且爲東南長城，
使向在蜀與廣，所遇一不得自專制，如東南卽毫毛
之功，未可必立，況能以身繫兩鎮安危耶？嗚呼！士不

贈彭石屋序

十一

能自爲材，豈不信乎？兩將軍歸矣，松茂牂牁之間，人
人相迎曰：我公歸矣，吾鎮無事矣。兩將軍亦感於東
南之垂翅而慨然於故所立功處，將不有投簪而心
動曰：我思用趙人乎？否也。然則人其可無歎兩將軍
而兩將軍可以無自歎矣。

彭石屋序

武進唐順之

君子之仕也，非以爲利也。莫若身以爲人，至于手足
胼胝而不敢以爲勞，其忘身以從王事，至於終窶且
貧，室人交謫而不敢怨，此豈有一毫利之也哉？宋儒
程伯子之言曰：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
人。吾以謂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其學者爲
己，則其仕也必爲人；其學也爲人，則其仕也必爲己。
順之讀其說而有感焉，又嘗觀太史公循吏傳至公

贈彭石屋序

十一

儀休則獨述其拔園葵，辭饋魚，一二細事而畧不及
乎其他。竊意休之所以能垂世而立名者，必有經國
之大計，而此二事乃匹夫之小廉耳。何太史公舍彼
經國之大計而取其匹夫之小廉也？其意可知矣。蓋
以爲苟不自利，必能利人，苟不爲己，必能爲人也歟。
余從縉紳之後，見世所謂賢士大夫者多矣，未見一
毫無所利於官者也。夫世之潔清好修者，不啻幾人，
而余以爲未能無所利者，非過歟？蓋檢于耳目之所
及，而或忽於所不及，慎於大，或忽於細，此僅念于顯

賢者則可耳其去古之循吏不亦遠乎今夫以
小民供有司之飲食器具而不以爲有司之浚我以
有司受小民飲食器具之供而不以爲小民之過奉
我其來也久其習之也熟而恬然莫之怪也嗚呼此
豈非所謂耳目之所不及與其細者歟宜興山縣也
里胥之供官歲爲金者以百計通判彭侯來署縣事
公曰吾廩祿之外一錢亦私也况百金乎且我書生
所須幾何安用百金亟去之或謂侯曰公則可矣得
無病後來者侯曰吾知自盡而已追恤其後乎且後

贈彭石屋序

二

來者賢必不非我不然吾亦安能預爲不賢者地乎
侯爲人貌古而氣凝恬淡而寡欲其居處苦約有寒
士所不能堪者推侯之志雖枯槁山澤對四壁之居
亦可軒然無求於世而顧有一毫利於官也哉侯治
宜興數月有惠愛其利害所興革多可書而余獨稱
侯之節且侯之節其大者多矣而余獨舉其細者亦
太史公載公儀休之意也以侯之仕不爲已而其仕
必爲人者可知已以侯之仕能爲人而其學必爲已
者又可知已或謂小節不足以觀人豈其然也于是

新令且至侯還郡有日矣學官某與諸生某輩欲留
不得則求予文爲侯贈余不能辭也遂因侯之節而
及於儒者爲已爲人之說以告于世之仕者非獨以
告爲宜興者也

贈彭石屋序

三

贈宜興尹林君序

武進唐順之

宜興環山爲邑所產多竹木名材熊稀與猼訑栗茶
之饒其民人工織屨治絲葛善獵射自食其土不
爲游買於四方而四方賈人亦以僻絕罕至其地其
民終身不見都會之綺麗與奇袤之人而自老於巖
壑之間是以其俗儉陋而木慙畏吏而簡訟山澤之
稅不待督而入爲吏者旣樂其土風之醇而又無賓
客送迎得以優游而養尊又有回溪峻嶺飛泉石竇

贈宜興耆序

皆帶郭數十里內以其暇時游娛其間以極幽人逸
士之所翫好而忘其身之爲吏也蓋凡宦於東南者
莫不以宜興爲善地豈不然哉其後敦龐之風漸泯
而機利之習稍興其民之巧於押闔旣無以異於大
都館市之人而豪家富人競爲浮侈與吳會爭勝山
谷之畔往往憑險以逃稅或擊鑼聚群持木挺格捕
者急則竄入隣境不可禁甚者或與長吏相詬訟獨
其山溪泉石之勝不改於曩時而爲吏者亦苦於簿
書之煩且勞而不服以娛也其風俗之變遷不同者

贈宜興耆序

如此余嘗登銅官泛荆溪歷二洞周覽其山川之故
廡幾復見古者敦龐之風而不可得爲之慨然太息
其老人爲余言往時吏多長者善相術其民後爲吏
者見民之饒給又蠢蠢易籠也則多張網絡侵漁之
故民生日以殫蹙而奸僞萌起由此言之風俗之趨
大率在長吏矣於今迺見林侯林侯蓋所謂長者也
侯本以經術取高第其恂恂儒雅不類於訟吏爲政
潔已而恕人未嘗取辨於敵朴鈞撻以爲能然而其
期月之間民已四嚮而慕之其政平訟理尤出於訟
吏之所不及豈邑之古風其尚有存者乎何侯之至
理之速也夫民之於吏如金錢之在爐冶惟其所鑄
南陽好商賈而召信臣富以本業潁川好告訐而韓
延壽教以禮讓南陽潁川非素善俗也被二君之化
翕然爲之改觀易聽而况宜興舊稱醇風者乎在侯
之所潛轉而默導之者而已若是余知宜興之民復
於敦龐而余得以與觀其盛也可幾矣余於侯有同
年之誼又與宜興隣邑也故不徒頌侯之政而有所
深望於侯焉

大手筆文

贈官與序序

三

武進唐順之

武進唐順之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止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爲之挽而留之于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于無與共歟伐焉則君與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于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爲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于是居者慨然有羨于去者以其絕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片彭君爲同僚君溫雅純粹行潔而材裕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庸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

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古人者。而
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去就有
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既已漸于遠
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為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可
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
蚤夜孜孜。靡盬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蹙蹙于世者
則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
清遠閒散。脩然絕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
隱。今君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
送彭道判序

送彭道判序

一

而其羽可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
二途。而仕隱無兩道。苟就枕石漱流。啣青烟。月以為
曠達。而曰世與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
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乎也哉。

陸訓導序

武進唐順之

六籍之教之廢也久矣。而詩為北其。何哉。六籍皆以
文傳。而詩獨以聲傳也。昔者孔子患鄭衛之聲亂于
雅頌。平刺無所從正。乃周流四方。聞韶樂于齊。不知
肉味。又得文王之操于萇弘。乃始然然自信曰。吾六
十而耳順。然後反魯。正樂。命大師歌關雎。而曰。儻如
也。繹如也。洋洋乎盈耳哉。自是刪詩。定其中聲得三
百篇。皆被之箏絃。而雅頌各得其所。其于門人弟子
亦往往教以詩歌。其尤有得者。聲若金石。而子貢聞
聲歌所宜之說于師乙。則夫子樂而與之曰。賜也可
與言詩矣。然則詩之為詩。不專以其文。以其聲也。自
漢而下。詩之文徒在。而其聲盡亡。然其時樂師尚能
譜鹿鳴。伐檀。文王騶虞四詩。又不久而廢。韓毛諸家
號為專經。竭其力以爭草木蟲魚至問共音節。不能
解也。今三百篇具在。學官諸生誦習其文。與諸經同
然。絕無有能繹而歌之者。而弦匏琴瑟諸器。因此遂
不列于學官。其鹿鳴諸詩。則賓興鄉飲酒學官命弟

送陸訓導序

一

子時一歌之。然有聲而不成調。噶噶然若擊土鼓然。不知其于稿木貫珠之義安在乎。若是而欲以陶養。亡靈風化。邦國人知其難也。然則詩之存者其亦少矣。余少而受詩說于邑人陸文禎先生。嘗病不得其聲。而亦未暇請于先生也。今先生之弟文祥爲海鹽訓導。文祥亦善說詩。以詩貴爲是官。是官蓋古司樂之遺。以六詩爲教者。以其人之素善于詩。而又當乎以詩爲教之官。竊以爲發古六義之意。以長育人材。而興起菁莪之化。非習其文而兼通其聲。則不可此

遺集卷八

其責在文祥宜無所讓。故余推舉詩之興廢以爲說。然余少時聞今之歌有越曲者。越人類能歌之。而尤著于海鹽之間。余亦不能辨其聲也。文祥之行也。其將能辨之邪。豈所謂詩之遺邪。抑亦浮艷要眇。繁音促節。悲而欲昫者邪。南風柔而靡近實。而民佚以宕。海鹽故濱海之沃。而柔靡奢慢之俗也。豈其俗之發乎。其音者固然邪。里誣巷詠。采詩者以觀風焉。其信然邪。夫古聲詩之義不傳。而艷詞麗曲。譁于民間。此批教化者之所禁也。嘻。文祥其尚能以雅而易淫也。

哉

大觀草堂記

武進唐順之

尚書西磐張公既歸老於家以書來屬余記其大觀草堂者曰願子爲我言大觀之義我雖老矣而不敢不勉也蓋余嘗獲聞公之爲人進無驚於寵辱而退無詘於隕獲躬盛德之容而謙乎其若不足甘委順之節而坦乎其若有餘其幾乎古之與天游者歟竊意所謂大觀者公既已獨得之於心而人不能知而余也執器而不通於方曲學而不見乎天地之全是

大觀草堂記

儒之陋者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矧公之所謂大觀蓋得乎心而寄之草堂者也公之得乎心者既深乎其不可窺而想像乎公之草堂之景則其戴形肖貌露情獻態森然而萃以縱乎公之所觀者吾又未能卽而登焉以觀公之所觀也而惡足以知公之大觀而又惡能爲公記之雖然余未能登公之草堂以觀公之所觀而嘗登吾之草堂以觀吾之所觀矣方吾之心閒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若有凝於精爽

然若有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闕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眈眈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凝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知所在矣徐徐焉聞解而機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撫然而一笑嗟乎嗜欲有蔽乎其中則凡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物舉皆得而匿乎其外則雖與之游乎瀛海之表而騁乎塊泮憑虛之域亦官然若無觀也而況於草堂乎夫大觀者通宇宙而爲觀也故謂吾草堂之景非公草堂之景不可謂吾所觀於吾之草堂非公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不可則願以我所觀於吾之草堂者而記公之所觀於公之草堂者以爲公之能得其大觀蓋不蔽於彼而物不能匿也

大觀草堂記

二

西峪草堂記

武進唐順之

靈寶陝洛之衝也。環而山者以數十，而西原獨當其僻處。西原蔽秦山之南，委蛇數百里，散而數者以數十，而西峪又獨當其最深處。峪口偏仄，始疑路窮，忽然中開，更出異境。茂樹淺草，森陰蔽虧，水泉瀾瀾，若驚蛇出沒，草間其人，鹿視而穴居，可二十餘家。於是許君廷議游而樂之，乃即峪口作草堂於其上，仰而眺秦山，俯而顧西峪，烟雲竹樹，隱見千態，不下席而

西峪草堂記

盡取之其勝。又於是為最。已亥歲，予見許君於京師。君為人，嚔達魁岸，尤以兵自雄。余固意其必且為國家建萬里勳也。一日，與余論草堂之勝，且曰：「吾將去而休於此矣。」余笑而詰之曰：「君不聞馬文淵昆弟之相笑者乎？夫鬼才傑士，其所寄意，必於奔瀾洶湧之川，嶢峴崔巍之峰，決瀉千里之野，極世間險阻瑰偉超曠之觀，然後足以饜其耳目，而發其跌宕落不羈之氣。若夫耽水竹之清幽，蔭樹石之翳薈，此則窮愁枯槁之人，漠然無所振於世，而有以自足其樂於

西峪草堂記

此。夫固各自為尚，而不能兩得也。今君試料才氣與文淵少游，竟何似國家？且北收河南，南繫交首，之頭假令據鞍躍馬，今之人孰能先君者？乃欲乘欸設優游，閭里自比少游，其寧可得耶？三門之間，洪河巨石，怒而舐擊，砰砰礚礚，若戰鼓然。百里之外，有聲而殺。函又秦漢以來，百戰故處，過而覽者，莫不躊躇慨然。想見乎揮戈濺血，越虎背，鳴之雄。此皆險阻瑰偉，世所駭詫，且近在君衣帶間。君何不寄意於此，乃欲自託於寂寞，背鬼才傑士之好，而就窮愁枯槁之所樂。此又何說耶？噫嘻，吾知之矣。君居河上，豈常受河上公語耶？故曰養辨於其訥，藏勇於其怯。然則君之欲為彼而姑為此也，其有意乎？俟而螻眉倏而虎躍，則余不能窺也已。

重修解州關侯廟開顏樓記

武進唐順之

嗚呼漢建安迄今二千餘年而侯之烈自縉紳先生與小孺子皆能道之赫赫若目前事其廟侯而尸視之者自都會以至一井一聚且徧天下而解人之慕侯尤深烝嘗伏臘尤虔以勤者以侯之爲其鄉人也解人之廟侯也久矣而爲樓以棲樂者則始於國朝弘治時其扁曰開顏而樓蔽東西南三面若張幄然其南樓撤於正德間東西兩樓亦久且壞鄉人某某等復醵金葺之又樹坊其南以承樓之缺而侯之居益崇且嚴矣侯以死事於法得祀又侯故爲將軍封列侯漢制列侯將軍得賜饗歌鼓吹其沒而塋也得用軍陳凱樂則鄉人備樂舞祀侯宜也於是某等因其鄉之士大夫員外郎丘君某來請文按侯始識玄德於草莽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肝膽死生之信至於崎嶇頓沛西東奔竄而其志愈不可奪窮於俘虜之中而其志愈明蓋侯之大節磊磊如此而論者特稱侯之雄勇冠世而深惜其功之不就以爲侯之兵

不先加於腹心之吳而先加於肘腋之魏不先加於藏戈背伺之吳而先加於露刃面拒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斃且操權之不敵也久矣操也且懼於侯之威至欲徙都以相避使侯當時先吳之未發而圖之豈不可以得志噫此亦有數焉耳然使侯爲摧鋒拔城之將孰與使侯爲伏劍死綬之將也侯始遇玄德固相許以死而已幸而得死侯又何求且夫摧鋒拔城之將勲庸著於當時伏劍死綬之將風采傳於後世勲庸在當時者身沒而響徵風采在後世者既遠則人愈悲而思之此固世之所以尸祝於侯而解人所以慕侯之深者也不然古之雄勇如侯而能摧鋒拔城者豈少哉皆身沒而響徵可以觀人心矣解之爲州在太行上黨之間昔人論五方之俗以爲山西慷慨而好氣而慷慨殺武奇節之士多出於其間若介子推先軫狼臯閻相如馬服君諸人雖或死或不死皆耿然如寒氷皎日不負其志所謂偉男子者也侯從玄德於崎嶇顛之中似子推威震乎敵國似相如馬服其賈勇死

敵又偶與軫暉相類豈慷慨奇節之士多出于山西而侯其傑然者歟今之山西古之山西也吾不知其俗之憤憤而好氣于古何如而慷慨奇節之士抑豈無有出乎其間如古人者歟然則解人之所以拳拳于侯者非徒爲侯也蓋將以鼓其所趨而成其秉節倡義親上死長之風也夫書以俟之

開顏樓記

八

三

營縣二烈祠記

武進唐順之

昔人論女子從一於夫比於臣從一於君之義自古奸人篡竊而其故臣不幸以才見籍錄于斯之時彼有棄取用讐之圖而我有倖合觀釁之便苟其黨有可搆事有可濟則逞於一擊以誅讐而復國若王司徒之於卓段司農之於泚此其勢逆而其事之難以必者也彼有棄取用讐之圖而我堅委質策名之誼寧死而不二其心寧死而不二其君若豫讓王蠋之士烈廟記

一

說此其勢順而其事之可以必者也二者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自盡則一也是故生也而無迂身於微倖之嫌死也而無自經於無濟之愧女子之於夫則亦有然者矣嘗讀史所載孫翊妻之事而壯之當二兇貪於翊妻之色而殺翊也妻既兄窘逼於是藏機匿哀陽許二兇以婚而緩其期陰結故將爲援須二兇以婚入而遂刃之雪不共天之憤於閨闈杯酒之間斯亦可快矣若夫二烈之事則異於是其夫以羈旅浮寄江壩非有可以豫藉之勢環而指者皆兇人

也非有肘腋可結之援方張岳之誣其夫以盜

而流之於江岳遂欲室其婦而岳之黨欲室其女於是婦與其女倉惶閨門自刃以死嗚呼可謂烈矣雖然二人者豈不欲手搥臂人之胸如孫妻之爲以報夫與父哉而勢有不能也則一死而其事辦矣故管合孫妻與二烈之事論之苟機有可乘而速愈以必死則殺身而無益苟事無可濟而濡忍以有俟則危逼而近辱此亦其所處不同而其要於白盡則一也二烈死時兇黨哀其尸而焚之其事秘無人能發之

二烈廟記

二十

者後數年巡按陳君蕙訓得其事島與其黨始伏辜此蓋足以見節義之氣有時而必伸淫兇之誅有時而必不能遁也歟二烈者固不必手搥臂人之胸而後爲快矣事既白於是知縣羅君鴻爲之立祠以祀扁之曰二烈而無錫安君如石請余爲之記嗚呼此義行不特所以勸節其亦深所以懼兇也歟是有關於世教大矣烈婦某姓其夫某姓而逸其名相傳自通州而徙常熟之某鎮也

瓜州鎮龍祠記

武進唐順之

龍之祠不秩於三代之典禮記者謂之四靈蓋以爲所出之靈者耳其祀始見於封禪書朝那龍湫今天下大水之濱無處不有龍祠宋之儒者論大河之治以爲不宜祀龍曰是天地之功也龍何力之有然余竊以爲未盡也夫天地無爲而百物之肖像於其間者莫不各呈其能以效其功而天地未嘗與之爭功然而百物之功孰非天地之功也至於昔人之制爲本州龍廟記

祀典也凡有功德於天地之間者不問細大莫不群然秩而祀之以致其報而未嘗疑於與天地分功然而所以報百物之功亦孰非所以報天地之功也吾觀於蜡而見古人通乎鬼神之情而悉於幽明之故矣夫生成百穀以粒烝民孰非天地之功若是則古人爲之禮爲之社以報之可矣至於大索鬼神而蜡焉者何爲也其蜡也先農先耆庸與坊焉可矣而至於迎貓迎虎而昆虫亦登焉者何爲也惟天地生成百穀雖一貓虎昆虫亦使之盡其能於食鼠食豕之

萬物無道利焉於此見天地之功爲甚大人欲報天
地之功而無由則雖貓虎之效一能於天地者亦秩
之而無遺靈焉於此見人之所以報天地之功者
爲甚深凡百物之靈固莫不肖氣於陰陽五行而龍
得陰陽五行之氣之精故其變化尤靈貓虎未嘗無
功於田而謂龍盡無功於水乎祀貓祀虎未嘗疑於
與天地分功而獨疑於龍乎且夫天地之間大者不
自擅其大而寄於小小者各務致其小以歸於大其
爲力也大者常逸而小者常勞其功之成也小者易
瓜州龍祠記

以爲德而其大者常不可名故耕鑿之民不知帝力
之何有而至於一社之長一邑之令則人煦煦然而
嚮之死則爲之尸祝而俎豆之此豈可謂忘大君之
功德而顯顯於一社長一邑令之爲報哉又豈可謂
一社長一邑令之功德而非大君之功德也哉然則
龍何疑焉而不祭於古也曰百物之祭古矣又安知
古之不祭龍耶古祭龍氏之於龍安知其非如伊耆
氏之於蜡實掌其祭者也所謂祭龍者其無乃羞飲
食以祀龍之謂而好怪者遂以祭龍爲畜龍也歟龍

乎可畜其亦非所以爲龍矣古今大水凡四而河與
江爲最河移徙潰決不常而江獨爲安流意必有宰
乎其間者而龍之奔走以效其靈也亦不可謂無瓜
州據江之衝則其建祠以祀龍也亦宜祠不知所始
歲久圯壞嘉靖癸卯奉化王侯杏始爲楊州府同知
署府事乃斥贖金之餘修之而使道士某來請記王
侯儒者也其於是舉也必有以通乎鬼神之情而悉
於幽明之故矣余懼後之人泥於舊說而以爲非經
之祀也爲之著論如此使龍其安且食於此而無慚
瓜州龍祠記

焉且使讀者其亦無以余爲語怪也

辨折不窮

永嘉芳洲記

武進唐順之

介乎永嘉左右者若天台雁宕之惟巧瓌麗甲天下其間嘉卉美木蔚然雜植雖博物者亦半不識其名品故自古好游之士輒以永嘉山水物產爲第一宗喬以爲是非吾好之所存也吾獨好橋於是種橋數十本於洲上游而樂焉因以爲號曰橋洲主人又曰芳洲主人視其意蓋極世間名山水自以莫如吾洲一切嘉卉美木自以莫如吾橋也而間請記於余余

永嘉芳洲記

始亦訝其迂且僻而笑之既而歎曰宗喬可謂自足其樂而不羨乎外者矣夫趣有所適則不必其地之所勝意有所鍾則不必其土之所珍嘗試觀於草木之生雖其奇花異卉至不易生之物或絕遠生在海外苟以人力移之而樹藝擁灌之如其法則東西南北惟所徙焉既久而炎冷燥濕之性亦隨變矣而橋也確然獨異乎是蓋昔騷人爲之頌曰受命不徙生此南國是草木中之專一耿介者也夫騷人蘅萃天下之香草美木以况其幽馨窈窕之思然皆未有些

爲之頌者其於橋也特爲之頌豈偶然感觸而假物以發興也哉取其嗅味之深有合焉耳宗喬少業儒而以醫自進其志行耿介又雅慕王喬羨門子之道翩然有迫隘斯世輕舉遠遊之思窺其貌蓋未嘗以肉食之故而變其山澤之臞也其自寄於橋也殆亦有騷人之意乎余愧無橋之德亦頗以迂慙不通於俗余家故隣太湖太湖橋藏也余將買山重橋於洞庭之上而老焉清秋霜落搔首而歌楚頌欲以招宗喬宗喬其許我乎否也

永嘉芳洲記

二

竹溪記

武進唐順之

余嘗游於京師侯家富人之園。見其所蓄。自絕
外奇花石無所不致。而所不能致者惟竹。吾江南人
斬竹而薪之。其爲園亦必購求海外奇花石。或千錢
買一石。百錢買一花。不自惜。然有竹據其間。或芟而
去焉。曰。毋以是占我花石地。而京師人苟可致一竹。
輒不惜數千錢。然纔遇霜雪。又稿以死。以其難致。而
又多稿死。則人益貴之。而江南人其或笑之。曰。京師

竹溪記

人乃寶吾之所薪。嗚呼。奇花石誠爲京師與江南人
所貴。然窮其所生之地。則絕徼海外之人視之。吾意
其亦無以甚異於竹之在江以南。而絕徼海外或素
不產竹之地。然使其人一旦見竹。吾意其必又有甚
於京師人之寶之者。是將不勝笑也。語云。人去鄉則
益賤物。去鄉則益貴。以此言之。世之好醜。亦何常之
有乎。余舅光祿任君治園於荆溪之上。徧植以竹。不
植他木。竹間作一小樓。暇則與客吟嘯其中。而間謂
余曰。吾不能與有力者爭池亭花石之勝。獨此取

土之所有。可以不勞力而蔚然滿園。亦足適也。因自
謂竹溪主人。甥其爲我記之。余以謂君豈真不能與
有力者爭。而漫然取諸其土之所有者。無乃獨有所
深好於竹。而不欲以告人歟。昔人論竹。以爲絕無聲
色。嗅味可好。故其巧惟不如石。其妖艷綽約。不如花
子。子然有似乎偃蹇孤特之士。不可以諧於俗。是以
自古以來。知好竹者絕少。且彼京師人亦豈能知而
貴之。不過欲以此開富與奇花石等耳。故京師人之
貴竹。與江南人之不貴竹。其爲不知竹一也。君生長
於紛華。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馬歌舞。凡諸富人
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與人交。凜然有偃蹇
孤特之氣。此其於竹必有自得焉。而舉凡萬物可喜
可玩。固不能間也。歟。然則雖使竹非其土之所有。
君猶將極其力以致之。而後快乎其心。君之力雖使
能盡致奇花石。而其好固有不存也。嗟乎。竹固可以
不出江南而取貴也哉。吾重有所感矣。

竹溪記

蔣雲壑像贊

武進唐順之

人見其以貴起家。則以爲力田致豐。而傾身交遊。冠蓋過從。則又有俠士之風。人望其高冠獸補。則以爲武人之容。而丹青詞藻。摹寫之工。則又與墨客而爭雄。蓋是數者多不能兼。而足以知翁之才無所不通也。

蔣雲壑像贊

+

銅雀硯銘

武進唐順之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維硯脩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爲瓦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于物化也。

銅雀硯銘

+

宛山石硯銘

武進唐順之

宛山石硯者硯之最下且易得者也既而山擅于鉅
家工不得穴乃取故時所爲碓礮磨礮者硯焉得之
者艱而價亦遂高嗟乎物之貴賤何常之有哉銘曰
山屬于公衆工所攻其出不窮山屬於豪封閉以作
其價乃高嗚呼碓礮磨石遂登几席亦繁其遭

宛山石硯銘

十

半月硯銘

武進唐順之

月硯一吾家故物也毀於地中分焉因其形礪而
爲半月者二銘曰

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弦盈則蝕
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又

礪而瑩之出其礪也則以爲明之半生墨而傳之合
其垢也則以爲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於其所也其

半月硯銘

十

孰網維乎此

武進唐順之

龍徐之歲有鴈集於顧舍人第舍人篋之得小過焉
其辭曰飛鳥遺之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
則蹠華公子在焉公子謂先生曰鄙人聞之人事占
幾天事占符幾罔舛盍而能垢符罔罔泐而弗彰蓋
昔者玄鳥集戢黃雀投環游龜象紐墜鵠化印斯瑞
聒乎頃哉然猶薦紳動色焜焜耀耀若天授幽契而
神界秘寶焉者矧夫鴈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乃今
鴈訓

飲翮戢翼翩然來賓斯亦異矣於舍人何所當焉顧
先生爲舍人鋪張而揚榷之可乎先生口唯唯可乎
哉可乎哉請據僕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杜黑黍秦
粟吳梗芬馨狼藉穰穰滿塋爾乃呼僇命侶啖喋蹂
踐一飽恒餘羣嚼每饜此蓋飲食之至樂也舍人嘗
羹肉糝割肉大官滑脆腥膾溢腹盈餐若是何如公
子曰夫繫稻粱之謀者忘冥冥之志沈參養之適者
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願聞其它先生
曰文獸豚皮珍禽辯羽爾乃披繡戴黻純嘏襟繡

羣似髣溫氤方綈氈猗翎翬翬差池濯冷波以修
容颺輕颺而整儀若夫東海獻朱上林呈白匪恒理
之所窺亦云極態而盡飾于是使鸚鵡羞綠山鷄讓
錦此蓋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縮銀垂黃錯以絺藻顧
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服者
特以殊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爲侈榮極觀也且令
聞被躬安事文繡哉先生曰鬱野茂林平皋廣澤尉
羅無所安施繡繳爾乃頡之頡之翔而後集輟雲霄
之勁翰指天地以假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豈比

夫鸚鵡踰踰乎榆枋鵠鴈卑栖于簾廡者哉此蓋居
處之至適也舍人待詔石渠之庭待直承明之闥栖
遲雲陛偃仰華棖若是何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爲
安居未聞文軒夏屋之爲快也且夫東方朔浮沉金
馬奚足道哉先生曰神韻作書實始鳥跡而鴈以字
稱焉觀其隊矯明翳翕吸糾紛一從一橫乍合乍分
既錯落而成點亦聯綴而爲畫拂素霓以施鉛依玄
霞以和墨於是掩蝌蚪之奇形奪螭螭之巧篆此蓋
法象之至章也舍人搦碧玉之管操文犀之觚斯猶

是摹鍾王爲徒若是何如公子曰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成池。敝穎成塚。固已勤矣。無乃非古人所游藝者哉。先生曰秋空沈寥。金波皎晶。川原輝條。百籟收聲。爾乃揚吭鼓頰。載飛載鳴。啁啞嚙嚙。嚙嚙啁啞。乾或趁羣。而響駛。或侯侶。而聲遲。或雙呼。而雖離。或單噉。而悽悽。或中斷。而更續。比律呂之相諧。于是鶴鶴爲之罷喉。陽鳴爲之噤舌。羈旅聞之。而遐思離妻。聞之而於邑。此蓋聲音之至極也。舍人檀中吳之逸韻。汎下里之煩吟。攤篇規句。錡玉錡金。若是何如公

應酬

八

三

子曰歌賦尚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刺焉。願先生少益其說也。已。先生曰積石。艸腓交。河凍合。哦哦。付冰皚皚。疊雪爾乃審圓方之闔闢。謝坎維而向離服。匪垂翅于寒門。奚睇羽于暘谷。異往來于玄鳥。類屈伸于尺蠖。此蓋消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乃今遺休際昌。連茹葉征。以應鴻漸。豈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子乃俛首深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進之曰夫鴈有六德焉。知時寒煥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爽者信也。御蘆以避弋慎也。締偶不亂者

介也。能群者仁也。群而有序者禮也。舍人備姱葆真。襲華振譽。畜茲六德。協于禎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然而嘆曰嘻。吁休哉。夫斯萬物之精者。不以通塞異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求鴈之爲瑞也。蓋亦主人之自求多福耳。詎不闕哉。彼諦圖測謀以覲靈者。未矣。于是舍人再拜謝先生乃去。

應酬

八

四

說

武進唐順之

春秋何以終于獲麟杜預之言曰感麟而作因以爲終也予以爲不然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孔子懼作春秋孔子傷當世之亂爲萬世法戒而作春秋也豈獨爲一麟哉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不作耶鄭衆賈逵服虔謂孔子自衛反魯修經已成麟感而至胡安國亦曰蕭韶作而鳳凰儀春秋成而麒麟至余又以爲不然孔子嘗獲麟說

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傷不得致此瑞也孔子刪詩定書繫易正禮樂功亦至矣不聞有所謂瑞獨春秋成而麟至乎假而麟不至春秋將何所終邪且旣爲瑞矣又見獲于鉏商何哉然則春秋曷爲以是終吾以爲紀異也春秋書災不書瑞麟者聖王之瑞也時至春秋亂臣賊子接跡于天下日食星殞地震山崩水旱霜雹六鵠退飛鵠鵠來巢多巢有蜮史不絕書斯時也麟曷爲至哉不當至而至焉茲瑞也所以爲異也有年大有年祥也非所有而有焉則

爲異麟祥也非所至而至焉則爲異楚狂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茲其麟之衰乎雖然麟爲聖人出也爲已出而傷焉孔子其有感乎吾道其終不行乎所謂吾已矣夫者故以是終焉

獲麟說

二

兼陵三章後

武進唐順之

嘉靖戊申秋七月廿五日夜雷雨大作萬艘震蕩平
明開霽則河水增高四五尺矣余與諸生泛小舸如
陟渡臨流歌嘯渺然有千里江湖之思因詠秦風兼
陵三章則宛如目前風景而所謂伊人者猶庶幾見
之且秦時風俗不雄心於戈矛戰鬪則瘠技於獫狁
射獵至其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於寺人媚子
之間方以爲榮而不知愧其義士亦且沉酣簞食與
書秦風兼陵

君爲殉而不可贖蓋靡然矜俠趨勢之甚矣而乃有
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國之
人皆若狂而此其獨醒者歟抑亦以秦之不足與而
優游肥遁若後來鑿坏羊裘之徒者在當時固已有
人歟余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不著不得與鑿坏羊
裘之徒並列隱逸傳然鑿坏羊裘之徒以其身而逃
之兼陵伊人者乃并其姓名而逃之此又其所以爲
至也噫嘻士固有不慕乎當世之榮而亦何心於後
世之名也哉因慨然爲之一笑遂書以示諸生

風神邁遠

書秦風兼陵

干

書黃山谷詩後

武進唐順之

黃豫章詩真有憑虛欲仙之意此人似一生未嘗食烟火食者唐人蓋絕未見有到此者也雖韋蘇州之高潔亦須讓出一頭地耳試具眼參之吾若得一片靜地非特斷葷當須絕粒矣蓋自覺與世味少緣矣然非爲作詩計也

書山谷詩後

跋李懷琳書絕交書後

武進唐順之

大則虞庭禹水稷禘舉刑以至夔石益獸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治細則匠人審曲面勢斧斲斤削鋸解鑿磨各致其能而相資以成室其致一也始予見文氏所刻帖中載李懷琳所書絕交書後乃見孫氏所藏宋刻本則精神相去十倍書之者非有異而刻之者異也雖有善書非善刻者固不能發其精神而傳于世也釋氏亦云譬如篋篋非有妙指不發妙音字跋絕交書後

刻亦然

王氏傳家錄後

武進唐順之

文皇起北藩靖內難一時雲合之士其首功旣皆裂土而王矣其斬馘自一級以上至于執父樵爨亦莫不授武功爵世其子孫至萬餘然王氏自長史公以儒生首事文皇于藩至其子彥昭兩世矣長史左右夾輔不幸老死及靖難兵起彥昭定與居守其兩世皆不可謂無功然顧不得與一時雲谷之士同裂土而又不得一介之爵以世其子孫若是何也豈其

書王良錄後

一

翊贊于遵晦之日者不及乎純熙大介之會其居而守社稷者固不如行而扞牧圉之爲勞也歟自漢而下拜侯徹爵率以戰功爲重文皇之意其或在於此歟雖然裂土之封孰與詩書之澤之可以長久使其子孫飽祿而驕伏孰與使其子孫苦約而思以自立也夫世錄之族驕驕則舉其累世之所遺者或一朝而祓之儒生之族發憤自立則其先世雖無所遺而猶可以自振自國初以來所謂世祿之族其盛衰可數已而王氏子孫讀詩好禮彬彬然以儒名其家

者相望而東齋公以能文官至太常卿東齋公克世

其學不墜厥聲其來者猶未艾也然則儒術之與戰

功王氏之所以遺其子孫與文皇之所以報王氏

者又孰多而孰少耶于是長史公幾世孫稷纂其先

人之行事自長史公而下凡幾世題曰王氏傳家錄

蓋詩書之澤在焉余嘗讀唐李鄴侯家傳侯遇肅宗

于潜龍之時及其起事李郭諸人皆以百戰裂土而

鄴侯雖櫛櫛謀臣然不得與其列其事頗與王氏類

鄴侯之子繁積書至三萬軸而當世推其文雅此亦

書王良錄後

二

偶類于王氏且夫李郭諸人不能世其家也久矣而

鄴侯之事至今獨著于世者則以家傳在也然則後

有欲觀王氏者其在茲錄矣此稷之所爲纂也

此跋回護得體

武進唐順之

武進唐順之

巫至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悲人喜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繫于巫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覬乎其所不可必而常揣摩乎其所以不可知而術家馮鬼神以自神故多言而或信巧

書地理卷

一

發而奇中。揆希覬之心。與揣摩之見。而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投之。巧發奇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諸家之中。其尤熾者。曰堪輿。其指畫天地。支離五行。八卦奇中之說。尤多。而人尤尊之。堪輿家。吾不知其所始。吾意其初。本以候土。驗氣。測量水脈。以寧死者。而贊慈孝如是而已。蓋未始有鬼蔭之說也。自茲說之行。至使子孫露其先人不葬。以待吉地。與吉日。致其人而不免於水火者。有矣。或取土中數十年之陳腐。非有山崩水齧。而好數徙之甚者。豫章饒欽之間。盜地以

葬。往往至於殺人不止。然則堪輿家之說。吾懼其不為禱。而為孽也。夫儒者之論。殃慶歸之積善與惡。其說至精。猶或半驗。半不驗。則天道之遠也。而謂既朽之骨。叢福叢福。若呼谷而響。答焉其亦未必然歟。鶴岡况君。精於術。而能奇中者也。冀余葬母。寔藉於君。然余之藉君。非其吉凶禍福之謂也。君間嘗請文於余。嗚呼。挾君之術。以游於世。其有不能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悲喜。有不惟君之為聽者歟。然則余言何能輕重君耶。君如有意乎余言也。則君其務為候

書地理卷

二

土。驗氣。以寧死者。毋務為吉凶禍福。以邀生者。而孝子慈孫。有溺於吉凶之說。其亦以余言解之而已矣。

與蔡子木書

武進唐順之

往年辱兄知愛謂可與共進於文藝之門今忽忽齒
髮漸衰兀然成一秃翁向來伎倆剝落且盡雖誦人
詩句亦如羅刹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說
況能自有所著以自見於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
之垂意於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
於文藝之門耶豈知僕之衰颯剝落至此哉雖然以
兄愛我之意其知我之衰颯剝落至此也豈不爲僕
惜之以僕之愛兄之意亦竊謂兄以聰明絕世之資
而消磨剝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差唐
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與爲其後此其輕重豈特隋
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曩與兄相聚時兄年最
少而僕亦壯年今壯者衰則少者亦壯矣由壯入衰
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僕既自蹈之矣自惜之矣倘
兄以爲宇宙內事與吾分內事盡於風雲月露草木
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不深思君子進
德修業欲及時也兄苟不以僕言爲愆繼此尚有所

請不然且閉口耳辱愛多談亮之

與蔡子木書

答朱雙橋書

武進唐順之

維揚之俗大賈富人爭以侈相高其來久矣吾雙橋
痛矯之以儉其閭里貧窶小民力能于奔命財困于
厨傳亦久矣吾雙橋以身任怨孜孜務求所以節用
省費之道自非真實爲民不能若此每一聞風令人
懷慕惟雙橋始終此意爲之三數年庶幾侈俗可革
而民疲其有廖乎僕迂疎人也獲奉教於吾丈之日
淺矣曩被罪中過承教愛至今念之不忘自使節至
客集雙橋書入

維揚又承書惠遠及顧僕何以得此無乃亦有取于
臭味之偶同耶東城藝文向已託龍溪兄力辭今三
友復此遠來奈何雖然亦以竟不能發此兄潛德之
光是懼也三友回草草復命餘照亮不旣

與胡青崖同知書

武進唐順之

向承枉顧草堂極荷見教兄之蒞民事也又三四月
矣不知一體之愛今日真實試驗處自覺何如平時
意見議論試之煩瑣艱難處自覺已是實受用否古
人問學只從實地著工夫不涉言說亦無玄妙不弄
聰明不卑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是真
實不誑語也兄之高明願更有以教我

與胡青崖書入

荅金前涼郡守

武進唐順之

世有兩說清修之士好言貧無厭之徒好言貧僕兩不然上無清修之行而下不敢爲無厭之徒是以曩時有田僅百畝口中未嘗言貧今則每對人輒曰家有薄田數且盈千田舍翁得此深過望矣至見之於詩曰薄田可飽敢稱貧今刻之小集人人見之可考也一笑一笑乃承明府憐僕之貧爲之捐俸于齋憑之人夫齋憑之人宜與之多寡僕自有說非敢吝財

若使有千畝之田而不能捐數兩之銀以償一齋憑之人至以累明府則其人平生之慳吝饕餮無行大率可知矣謹此如數奉償千萬見亮明府固知不肯獨爲君子也

與洪方洲書

武進唐順之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爲上乘文字楊子雲問縮鬼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與洪方洲書

有識

與沈石山僉事

武進唐順之

江阜一別奄忽過今歲月如馳不知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處竟何如深欲一合併請教未得也此學之無成病在脚跟不實未有水寒火熱處耳惟兄溫雅近道之資實心爲善又弟所素信者雖然沉潛善矣何以又云剛克也稍者有所不爲善矣何以次之於狂也學問不極力振奮則不能大有所擺脫不能擺脫則雖爲寡過而病根習氣或有潛藏而未融化者耳

真沈石山僉事

故曰大人虎變愈變則愈得力如兄高志豈肯以今日見在爲至哉故敢進其狂言耳弟駁雜甚多別兄四五年猶舊人也奈何

江州同知蔡侯政績碑

武進唐順之

蔡侯之始去州也州人哭而送之境後十餘年侯以宦遊過江南有傳言侯將取道於州州人喜於復見侯也逆諸境數日侯從他道去州人哭而歸則相與謀紀侯之政於石於是署州事判官張君遣陳生潘生來請爲之書石余辭謝後一年知州歐陽君繼遣陳生濮生來復以請曰先生與蔡侯相知爲深宜爲之書余復謝曰余惟與蔡侯相知之深也是以未敢

爲之書夫蔡侯者居乎今而學古之道者也古之道盡乎已而不虧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不然民

壘之民規規然感慕而俎豆之此庚桑子之所爲懼而逃去者也且古之以循吏書於其傳者有之矣其在當時權任既重且專其居官也又久而信是以能爲百姓立殊絕可紀之功而後史氏因書之爲傳若蜀郡以興學書南陽以溉田書書渤海也以弭劇盜書膠東也以增戶至十餘萬自漢時得書者纔數人而一人又各以一事殊絕自見而已自此之外其餘

俗而治者豈遂少哉則以其事無殊絕故不書也蔡
侯蒞州之日淺矣又州佐也操柄所不在故其所可
見者大率緣俗而治侯之心且自謂不能有殊絕功
德加於細民而歉然不以爲足也侯之所不自以爲
足而州之人乃欲爲侯張而侈之不亦拂乎抑古之
以循吏書於其傳者非特以殊絕之故亦以謂不至
通顯其所樹立施設止於二郡一邑而不究乎其大
者故史氏亦從一郡一邑書之而謂之循吏傳若黃
穎川薛馮翊其治績尤異固不在于蜀郡渤海之後

蔡侯政績碑

二

以其事業有大焉者則不得從一郡一邑書之故不
以循吏而別自爲傳蔡侯行完而才鉅以方顯庸於
時其勒之竹帛而銘之鼎彝固將有待若夫一州邑
之績豈足爲侯書之由前言之殆非侯所以致謙之
意由後言之殆非州人所以尊侯之意也二生起而
對曰先生爲蔡侯言之則可矣而未始爲州人慮之
也廣德負山之州也往時爲吏者惠州人稱悍多豪
黠齡齡不可理以柔道于是一切爭爲駸峻深文痛
法以繩督之而人亦遂相傳以爲非刻深不可治廣

德蓋州人之蒙茲詆而病焉者久矣蔡侯乃獨先教
化而後誅罰事無劇易處之一以鎮靜人無奸良御
之一以誠慤是以侯旣去而人懷思之至今嗚呼此
豈深文峻法之所及也哉由此言之州之所以爲治
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是故州之人欲爲之書以示
後之爲吏者使知州之所以爲治者在此而不在彼
也余曰若是則可以書矣蔡侯名克康字道卿泉之
晉江人中嘉靖己丑進士今爲江西提學僉事其同
知廣德也以刑部郎中坐獄事謫以某年至州某年

蔡侯政績碑

三

遷惠州府同知以去皆宜書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武進唐順之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爲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爲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于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主事于是

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爲武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于家某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

朱公墓誌銘

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槨其中歲久積疊牆壁間鬼氣觸人戶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畫風雨輒有聲陰陰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爲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儒生精于治經又性喜爲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迪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

爲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于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已意畧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士雅好爲詩者亦多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爲旣隱矣不欲以言自文耶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于世者固亦不能爲待也耶公旣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于其子副使君

朱公墓誌銘

二

副使疆直有節槩不善與時上下其爲宦也亦往往多鯁自爲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爲守歷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窟微地也副使君所然曰吾所聞于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所然曰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君始得地于陽山白墀塢之北麓乃克葬公先塋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爲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不誣爲之序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青馬良孫男九人承

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

十有九銘曰

學古爲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爲此山澤之癯臃
封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爲此梧州之阡

朱公墓誌銘

三

朱公墓誌銘

武進唐順之

蔡生瀛喪其母鄒孺人將塋請銘于余因泣而言曰
嗟乎吾母之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
母之殯且塋也僅于歛形無以厚其終而忤于心此
昔人之所爲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瀛也奈何旣而
曰吾母雖貧于生前庶幾可彰于身後雖塋不能備
禮庶幾可藉此一片石而貽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
幸哀憐之初生嘗學于余余固喜生之貧而有志也
秦母鄒誌銘人

于是許生爲銘其母取生所爲狀而敘之云鄒孺人
者無錫鄒君廷章之女蔡君元際之妻邑庠生瀛之
母蔡君雖大族然貴故貧君又側儻不事蓄藏囊篋
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
爲之經營黽勉于其內也生瀛學古爲儒不以貧故
墮壞其業而隕獲其志以孺人爲之母而教督之也
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孺人無子而有子
以婦人爲之女而迎之使就養于蔡也蔡君前所娶
華孺人旣歿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者以孺人爲

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已子女同也孺人之爲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爲女也如子有終養之孝焉爲後母也如母有鳴鳩之均焉而享年止于四十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報于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爲悲痛而必求余銘者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日合于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

蔡母鄭氏銘

二

河壩枯骨誌

武進唐順之

憫骸完毀凡若干具其髑髏髀脰脊脇諸雜骨無筭蓋出乎犬猪鳥鳶所饜飽與夫日炙燹燒風銷水噴之餘而僅有存者自癸卯至乙巳東南荐饑流尸順河而下多于河中之船逮水落不能浮屍屍遂積壘河壩瘞之維古昔時遇饑饉疾疫則有荒政以聚民其不幸死而暴露則又有醢路埋胔之令惜哉其不遭乎此時也褚生滔書舍在河壩余與弟正之數往

瘞壩壙骨誌人

一

焉每相與散步河壩之上則見泥滓間闕者如破甕穢者如枯株碎者如沙礫紛然彌望白日照之星星毗毗若尚有光惟余三人者哀其漸滅且盡也命役夫哀而坎焉嗟乎古者葬則旌之以銘旌者別也銘者自名也若曰是其人之骸云耳雖後百千年有得之者亦識之曰是某人之骸云耳古人之于骨骸嚴而別亦不欲其混也若是今乃以五方四裔雜流異業之人而又以殘毀不完之尸爾髑我股甲脊乙脇骸十一坎若聚羣亂蓬然亦重可悲矣然余常見元

廢發宋諸陵事火其尸以其餘骨雜牛馬骨而埋之
今此猶尚人骨也嗟乎彼生時何等人也尚不免與
牛馬骨同葬況此輩幸丐之餘猶得以人骨附人骨
復何憾焉使觸骸果有知如莊生之說必且一喙于
吾言矣坎之以嘉靖戊申春二月是掩骼埋胔之時
也

祭弓矢文

武進唐順之

天生實乎五材人爰作乎五兵顧明昏之異用則或
替而或興惟及遠而洞堅尤弓矢之爲利有事則以
戰勝無事用諸禮義匡四方之宿心竊有冀乎斯技
少多疾而未能深自慙于游藝屬園田之再返幸旅
力之既閒謝冠簪于北闕學馳獵于南山審機括于
心梓獲縱送於口傳既耽玩而忘倦遂拈弄以經年
賴明靈之默贊似有牖乎余衷時絃鵠之應聲若汛
祭弓矢文
呼于順風茲歲終而告成嚮明靈以徼福雙有適于
力巧一無悞于手目尚進藝于德途中此心而爲鵠
惟明靈其享之

祭刀文

武進唐順之

嗚呼上帝厭亂此刀不敢不用上帝好生此刀不可
輕用某欽承朝命給有旗牌今殺亂兵是爲用刀之
始敢告司刀之神伏惟照鑒

祭刀文

12361

歸熙父文抄

史論序

經序錄序

卓行錄序

龍游翁氏宗譜序

緣衣春燕圖序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送夾江張先生序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藝文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吏部朱君壽序

白庵程翁八十壽序

壽晉其大六十序

默齋先生六十壽序

畏壘亭記

櫟全軒記

菊窓記

婁曲新居記

題玉女潭記

見村樓記

世美堂後記

杏花書屋記

花史館記

秦國公石記

寶界山居記

壬午功臣記

聖井銘

歸厚父

入

二

書燕南遊卷後

二子字說

三江圖序說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論禦倭書

備倭事畧

三途並用議

策問

貞女論

王烈婦傳

二孝子傳

詹仰之墓誌銘

朱隱君墓誌銘

葉母墓誌銘

亡兒鬲孫曠銘

貞節婦李氏墓表

張季翁墓碣

曹節婦碑陰

歸厚父

入

三

謁宋文貞公墓文

祭方御史文

祭顧方伯文

祭沈養吾仲常文

同年祭陳封君文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祭外姑文

史論序

吳郡歸有光

西漢以來世變多故典籍浩繁學者窮年不能究宋世號稱文盛當時能讀史者獨劉道原而司馬溫公嘗言自修通鑑成惟王勝之一讀他人讀未終卷已思睡矣今科舉之學日趨簡便當世相嗤笑以通經學古爲時文之靈而史學益廢不講矣遺石先生自少耽嗜史籍倣古論贊之體爲書若干萬言而先生尤自珍秘不肯輕以示人往歲司教黃岡時時與客

東論序

入

泛舟赤壁之下舟中嘗持史論數卷會督學使者將至先生浮江出百里迎之舟至青山磯風波大作船幾覆但問從者史論在否與司馬公所稱孫之翰事絕類之翰之書得公與歐蘇二公而後大顯於世先生自三五載籍迄於宋亡綿絡千載非止有唐一代之事東坡所謂暗與人意合者世必有知之矣某爲童子時以姻家子弟獲侍几杖先生一見以天下士期之俛仰二十餘載淺落無成恐遂汨沒有負先生之教而先生之門人往往至大官方在黃岡一時藩

臬出西陵執弟子禮拜先生於學宮諸生歎異之而今閩省右轄秦君鰲允篤師門之義每欲表章是書而未及也先生語某曰子爲序吾書然勿有所稱述第言其人平生無他好獨好讀書老而不倦也某受命唯唯退而謹書之

東論序

入

二

經序錄序

吳郡歸有光

予嘗承乏汴藩因識 宗室西亭公修學好古有河
間大雅之風嘗得唐李鼎祚周易集傳藥版行於世
又爲諸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
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
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
後學之盛心也。管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
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
經序錄序 太

自此六藝稍稍備見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
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
第爲講師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群儒都講親制臨
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
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由費氏而賈逵馬鄭爲古文
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獨存鄭註春秋公
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
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
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

一二至啖助以已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
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覃之
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其自得之見求聖
人之心於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
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
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
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
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
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

經序錄序

入

二

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
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
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
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
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群廟也洪範以
後金縢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問慶師
門之傳非鄭氏之與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
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汴卓越之見豈
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非一世之書其

將與天地無終極而有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於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於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經序錄序

入

三

卓行錄序

吳郡歸有光

昔古聖人之治天下既先之以道德猶懼民之不協於中而爲之禮以防之上之賞罰注措凡治民之事無一不歸於禮極而至於用刑亦曰制百姓於刑之中而已孔子以布衣承帝王之統不得行於天下退與其門人修德講學始以仁爲教然至於其高第弟子與當世之名卿大夫其於仁孔子若皆未之輕許而其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爲仁則孔子之論未始有出於禮者也但古之聖人以禮教天下使君子小人皆至焉若孔子之於其學者獨其爲君子之事以治其心術之微因禮之精者而已矣然孔子終亦不以漢望於人故曰不得中行之士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其所至宜及於仁而於狂狷之士孔子蓋未之深絕也故於逸民之徒莫不次第而論列之至其孫子思作中庸其爲論甚精而其法尤嚴使世之賢者稍不合於中皆爲聖人之所棄而鄉愿之徒反得與其近似以惑亂於世孟子知其弊之如此故推明

孔子之志而於鄉愿尤深絕之由此言之至於後世苟不得乎中行雖太過之行豈非君子之所貴哉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寧與世之寡廉鮮耻者一槩而論也自司馬遷班固而下至范曄而有獨行之名第取其淑詭異常之事而不爲科條唐書卓行之外又別有孝受傳大抵史家之裁制不同所以扶翊綱常警世勵俗則一而已矣國家有天下二百年金匱石室之藏不布於人間亦時時散見於文章碑志及裨官之家休寧程汝玉雅志

卓行錄序

二

著述頗爲剽摘而彙別之凡爲書若干卷名之曰卓行錄雖不盡出於中行要之不悖於孔子之志故爲序之云爾

龍游翁氏宗譜序

吳郡歸有光

傳曰古聖人之治天下復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尊尊親親長長男女有別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故聖王之治天下非特以自私也以此推之自王公以逮於庶人故宗法明而禮俗成權度量文章服色正朔徽號器械衣服由此而出三代之衰廢古亡本人自爲生渙

翁氏宗譜序

然靡所統紀而天下更大亂經大兵而後定當此之時人如鳥驚魚散豈知夫鄉里族屬之所繫哉然魏晉而降區區綜核百氏以門第官人雖卑姓襍譜皆藏於有司而譜牒特盛迄於李唐猶相崇重五季衰亂蕩然無復有存者矣雖然古之聖王以親親也親親而宗法立宗法立而譜系自明非獨以譜也譜之盛也魏晉之失也至於譜亦不存而學士大夫莫知其所以自而仁人孝子之心茫乎無所寄豈不重可歎哉翁氏居太末相傳自隨始遷子孫蔓衍縣之杜山

塲岑堂巷南村往往而是其居杜陽者曰文欽能追考其十八世以上曰學士君學士而下六世有官號妃姓墓地而不著其諱七世而下始有諱十五世始書兄弟又一世昭穆詳焉文欽既以爲圖出以示子子觀之而歎世之君子莫能以爲也爲序而歸之

翁氏宗譜序

二

綠衣春燕圖序

吳郡歸有光

吳粵於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林於吳猶夷之最後泰取楚吳始內屬及畧取陸梁皆以爲郡縣然一日有事杜橫浦陽山湓谿之關卽與中國隔絕及漢兵下滙離牂牁之水然後五嶺以南遂爲天子之邦至今十有餘歲會稽南海其文物常勝於河洛齊魯古稱莫爲中州蓋天地之氣有所鍾卽爲中州則知吳粵之盛不可泥古而論也余數見番禺之士往往春燕圖序

秀穎古所謂中州不能通一日胥會京師嘗竊歎四方萬里之外彈冠結綬於朝國家威靈軼於三代矣南海鄭祖欽吳與余同榜進士同試吏部司空其貌冲然有德君子也自始與張文獻公余襄公皆嶺海之產至今朝丘文莊公相繼屹然爲名臣吾於同榜中嘗私目之庶幾有復紹前哲而起者蓋於祖欽望之一日祖欽道其尊君養新翁居家樂志有書史之娛有山海之觀有荔枝洲花郭昌華芳春園林之樂因慨然起萬里衡陽之感又自計明季當得州縣

便道歸可以過家上壽也。余又歎當周之盛時，士有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如陟岵之詩者矣。今番謁太京師萬里祖欽，一旦思其親可以計日而還，則士之生於今時者又何幸也。會有爲祖欽繪綵衣春燕圖者，因爲序之云。

春燕圖序

太

二

送吳純甫先生會試序

吳郡歸有光

子爲童子時，則知有吳純甫先生。長而登先生之門，悅而忘其歸也。蓋世之所謂慷慨魁磊之士，吾必曰先生焉。先生精於學，邃於文，熟於事，少時爲縣大夫，郡邑長者所推重，當道者往往歎息期以大用。指日以聖既而摧抑頓挫者幾三十年。先生自負瓌偉，不見施設，獨喜爲人言之人，無賢愚見者，傾倒自少年。學子稍知向方者，必引而進之士，之有志者亦皆歸。

送吳純甫先生

十

先生每從嘉林修竹間，紆衿方履，笑詠相隨，殆無虛日。時有質辨剖析毫髮，議論蠡起，羣疑豁如。雲披雨霽，天清日明，其於天下之利害，生民之得失，常有隱憂於其間。天子中興，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詔書數下，所以修明千百年之廢典者，不一事悉先生之所嘗言者。故與先生遊者，皆去爲顯官。先生職爲諸生，排議進退，自若也。嘉靖辛丑，先生始發解，於是將上禮部服王官有日矣。皆喜先生之遭而又惜其晚也。然君子之論，不施於早晚之間，而施於遇不遇之際。

以得遇之爲喜而以得所遇之爲樂予惟國家
以科目收天下之士名臣將相接踵而興豪傑之士
莫不自見於其間而比年以來士風漸以不振夫卓
然不爲流俗所移者要不可謂無人也自餘奔走富
貴行盡如馳莫能爲朝廷出分毫之力冠帶衰然
輿馬赫奕自喻得意內以侵漁其鄉里外以芟夷其
人民一爲官守日夜孜孜惟恐囊橐之不厚遷轉之
不亟交結承奉之不至書問繁於吏牒餽送急於官
賦拜謁勤於職守其黨又相引爲重曰彼名進士也

送東麓南序

二

故雖竿然肆其恣睢之心監察之吏冠蓋相望莫能
問也居無幾何陞擢又至矣其始羸然一書生耳才
釋褐而百物之資可立具此何從而得之哉亦猷不
念朝廷取之者何如用之者何如爵祿寵錫之者何
如也豈其平居無懇惻之意歟將富貴之地使人易
眩失其守歟世之所倚重者盡賴此輩而如是爾望
君子蓋以爲世道無窮之慮焉初先生與余論天下
事予未嘗不悚然又默然有感也以爲在位者皆以
此爲心則天下可以無事然而先生不遇也今先生

遇矣得一人於千百之中不可謂無獲也障流波於
奔潰之日不可謂無力也以其向所言者而從事焉
則猶飢渴而飲食之也夫趨俗之士師師持正之士
謬謬夫謬謬非幸也然天下之事彼不爲而此爲之
倡者一人隨者十人則固當有聲氣之同者若是而
相與持天下之勢君子又以爲世道無窮之幸焉故
予謂先生不謂之晚而如先生乃可謂之真遇也若
彼碌碌者徒雖襁褓而朱紫日唯諾於殿廷吾不謂
之遇也因書以爲別

送東麓南序

三

送夾江張先生序

吳郡歸有光

昔者天下太平。士之一材一藝。咸思所以奮起樹立。以自見於世。而上之所以甄別進退。激揚風勵之者。靡不至。天下之小官。其名嘗達於天子之庭。朝而爲善。夕以聞於朝。而旌擢之命加焉。夕而爲惡。朝以聞於朝。而誅削之令加焉。故懷不肖之心者。懼而不得逞。有一命之寄者。皆以自愛而不輕棄其身。夫是以能鼓舞變化。一世之人材。而賢者恒自下。僚屬起卓。

送張東澤序

然爲天下之聖。踴冗無能之徒。終身沉淪。而不敢有分外之思。承平既久。士無賢不肖。率以資叙交馳。橫鶩布列。天下之要位。以行其志。雖之意。窮閭之民。愁苦籲告。而扳援憑藉。巧文掩護。時得忠勤之褒。至於仁人志士。不幸偃塞於卑服。竭力以行其所志。而蒙其恩者。交口贊頌。上之人猶掩耳弗聞。而默以其意制。輕重於其間。公論在於下。而上弗知。有識之士。所以掩鬱喪氣。而長歎也。吾師夾江張先生。司邑之教。寬和樂易。不設防畛。而介然之操。不爲勢利之所沮。

送張東澤序

二

屈周知士之所急時。以從容數語。洞析其情。而先生之愛士與士之愛先生。不啻如家人父子。邑之人自薦紳先生下。至於市井之童稚。皆知其賢。廼者有同州之命。莫不咨嗟歎息。爲之徧訪士大夫之宦游長安者。知其風土之不逮吾吳中。而以爲憂。又以爲先生之賢。宜得顯擢。使出於格例之外。而顧復奔走於常調。是所以益抱無涯之恨。而傷公論之未明也。夫天下之官。上自公卿。下至於州縣之吏。其等級不知有幾。而數之至於學官。此豈有意知其可否。而黜陟進退之者。然則又烏能知吾邑人之情之如此也哉。予爲弟子員。事先生於學官者四年。見先生再遭子壻之喪。孀女寡婦。年老撫抱。幼孫客居萬里之外。先生之官。又世之所謂窮苦寂寞。而無聊者。而處之裕如。未嘗有愠色。則區區計較於毫毛之闕者。非先生之情。歟。予與邑人之情。不能已者。如此也。

送同年光于英之任真定序

吳郡歸有光

予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間行出井陘口與趙太戰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泝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送光于某序入

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略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南劉石慕容符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都國於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

首畏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宋沒兩路國遂南渡況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感耗甚矣而議者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樂城韓山重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真定府推官者也與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贊矣

送光于某序入

三

送陳子達之任元城序

吳郡歸有光

陳氏在吾崑山家世以科名顯子達前年試南宮不第欲就選時有傳權貴人語以某地某官相許者子達曰吾可以賄而求仕耶卽往而責償於其民可耶遂拂衣以歸今年試南宮以一字失格不得終試遂復就選適銓部政清請謁不行或有以中人爲地者率置之獄徼荒遠之區天下士集京師皆以爲朝廷清明太平可望而子達得爲縣大名之元城元城

送陳子達序

一

賦輕人朴雖在三河之間於今畿輔地獨僻遠仕宦者得此以爲清高子達因其土俗而無撓之易以爲治而余以爲今之爲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自昔置令以百里付之故譬之爲人牧牛羊爲之善其牢芻擇其水草時其綏放而主人不問觀其牛羊之羸茁而已矣今以一令而大吏數十人制於其上牛羊之羸茁不問也牢芻水草綏放之事不使之爲也而煩爲之使苛爲之責欲左而掣之使右欲右而掣之使左以牧一人而伺其主十人

而主人各以其意喜怒之凡吏之勤苦焦勞日夜以承迎其上無餘事也故曰令之難非難於其官而難於其爲其官之上者今天子委任元輔作新吏治而子達方有志於爲民而爲其官之上者庶幾或少變前之爲者使之得盡其爲牧之事余於子達之行有望焉且以告其爲其官之上者也

送陳子達序

二

吏部朱君壽序

吳郡歸有光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日君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於予。予嘗讀書萬峰山中。萬峰蓋君之所以自號者。其山下瞰其區。倚拔水際。西南七十二峰。矗立於蒼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橫樞。千章梅竹。茶茗崇岡。朱君壽序 八

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圖。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矧焉然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晉五代皆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士

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懌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朱君壽序

二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吳郡歸有光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孫田將聚族而爲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爲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

程翁壽序

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噉咀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琴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繇洛水而徙白晉。太守梁忠莊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縣。歛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

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適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飲其喜。可知也已。又可知也已。

程翁壽序

壽晉其大六十序

吳郡歸有光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爲饗。是用孝享。禘祀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祚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壽晉其大序。

以爲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古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夫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之九齡。樹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言。予子所錫也。晉君年六十。子之仲弟爲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某以姨之子。從子學。皆來請子爲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與君之子。以君之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某論洪範之義。

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爲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某。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爲太平之。不遇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面。君與子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爲六十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疑彼兩髦。汎汎其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爲某書之。又爲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壽晉其大序

二

歐齋先生六十壽序

吳郡歸有光

吾崑山之俗尤以生辰爲重自五十以往始爲壽每歲之生辰而行事其於及旬也則以爲大事親朋相戒畢致慶賀玉帛交錯獻酬燕會之盛若其禮然者不能者以爲恥富貴之家往往傾四方之人又有文字以稱道其盛考之說記載吳中風俗未嘗及此不知始於何時長老云行之數百年蓋至於今而益侈矣嘉靖三十四年九月之朔憲副歐齋孫先生之生

孫歐齋壽序

辰先生之生以前丙辰至於今乙卯甲子一週於是縣之人爲其禮者尤以爲重而徵其詞於余若其禮然者予不文不能道其慶賀獻酬燕會之盛獨以謂人生百年之內其變故多端而於歲時叙事相感親朋聚會盃酒談說生平感今懷昔之意爲多余與先生同里間有通家之誼自少已能識先生先生年甫弱冠先大夫客游不返旅殯蒼梧之野徒步走嶺外無資裝僕從之携崎嶇萬里負骸骨以歸寡母幼弟相依爲命有人所不能堪者及舉進士釋褐爲刑曹

會御史言事下詔獄先生守官不阿與大吏爭論幾

陷不測之禍天子仁聖不忍加誅寃之懷遠夜郎

之地於是自縣令遷轉不數月輒改官歷閩粵巴蜀

荆湖齊魯之間足跡幾半天下天子躬視歐陵藩

臬郡縣之官多以乏供致重辟先生時爲湖廣僉憲

獨免於罪且膺寵錫又再遷得江西憲副以歸夫六

十年之間榮辱利害之途追而道之有不勝其感慨

者矣今先生遺榮辭寵卜築於玉山之陽有園池田

廬之美有子孫之賢而筋力康強絕無衰老之態追

孫歐齋壽序

二

念自此以前真如夢幻自此以後山林花鳥之樂知其無窮也是又不可以賀乎於是書之而平生奇偉忠孝大節可考見焉

畏壘亭記

吳郡歸有光

自崑山城北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子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間觀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中有清池古木紫石爲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峰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亢桑者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

畏壘亭記

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全軒記

吳郡歸有光

餘峰先生隱居安亭江上於其居之北構屋三楹扁之曰櫟全軒君爲人夷坦任性自適不爲周防於人意之所至人或不謂爲然君亦不以屑意以故人無貴賤皆樂與之處然亦用是不諧於世君年二十餘舉進士居郎署不十年爲兩司是時兩司官惟君最少君又施施不肯承迎人人有傾之者竟以是罷去會予亦來安亭江上所居隔一水時與君會君不喜

櫟全軒記

飲酒然會卽談論竟日或至夜分不去卽至他所亦然其與人無畛域惟然而情意常有餘如此也君好山水爲郎時奉使荆湖日登黃鶴樓賦詩飲酒其在東藩謁孔林登岱宗觀滄海日出之處及歸則慕陶峴之爲人扁舟五湖間人或訪君君常不在家去歲如越泛西湖過錢塘江登子陵釣臺游齊雲巖將陟黃山歷九華興盡而返一日要予坐軒中劇論世事自言少登朝著官資視同時諸人頗爲凌蹏一旦見細意亦不自釋回首當時事今十餘年矣處靜以觀

動居逸以窺勞而後知今之得也天下之人孰不自
謂爲才故用之而不知止夫惟不知其止是以至於
窮漢黨錮唐白馬之禍駢首就戮者何可勝數也二
十四友八司馬十六子之徒夫孰非一世之才也李
斯用秦機雲入洛一時呼吸風雷華曜日月天下奔
走而慕艷之事移時易求牽黃犬出上蔡東門聽華
亭之鶴唳豈可得哉則莊生所謂不才終其天年信
達生之至論而吾之所託焉者也予聞而歎息以爲
知道之言雖然才與不才豈有常也世所用機梓豫
樟全梓記 木 二
章也則機梓豫章才而機不才矣世所用機也則機
才而機梓豫章不才矣君固清廟明堂之所取而匠
石之所睥睨也而爲機社君其有以自幸也夫其亦
可慨也大

菊窓記

吳郡歸有光

去安亭二十里所曰錢門塘洪氏居之吳淞江之東
爲顧浦折而北洪氏之居在其西地平衍無丘陵而
浦之厓岸隆起遠望其居如在山陽中昔仲長統嘗
論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
舟車足以代步涉之勞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
有兼味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
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躊躇畦苑游戲
菊窓記 一
平林永保性命之期不羨入帝王之門也大率今洪
氏之居隱然如統樂志論云而君家多竹木前臨廣
池夏日清風芙蓉交映其尤勝者君不取此顧以菊
窓扁其室蓋君嘗誦淵明之詩云酒能祛百慮菊能
制頽齡又云我屋南窓下今生幾叢菊夫以統之論
雖美使人人必待其如此而後能樂則其所不樂者
猶多也卒爲尚書郎濡跡於初平建安之朝有愧于
鴻飛冥冥矣爲昌言何益哉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
見南山笑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可謂無入而不自

得也。今君有仲長統之樂。而慕淵明之高致。此予所以不能測其人也。將載酒訪君菊窓之下。而請問焉。

集

入

二

婁曲新居記

吳邵歸有光

婁江新居者。吾縣在婁水之曲。沈先生故以名其居。始自吳有國。其東門曰婁門。震澤之水由是東入海。故水爲婁江。古婁門外馬亭溪是也。溪上復城。越王餘復君之所治。因之爲婁縣。王莽曰婁治。吳有婁侯。而或謂之嚠城。江入海口爲劉家港。嚠與劉聲近。訛吳人嚠益。在北野。嚠東所舍云。沈先生世縣人。年七十矣。未始出於婁曲也。而以名其居。蓋自謂終老婁曲。新居記入。

於此云爾。昔伏波將軍平交趾。還言吾弟少游哀吾。原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爲善人。斯足矣。致求虛僦。徒日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鳬跼跼水際。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也。班定遠在西域。年老乞哀。求還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二人者。君子蓋悲之。嗟夫人。生百年之內。爲日有幾。欲窮萬里之道。日馳焉而不知止者。何也。先生蓋自叙其少時艱難之迹。曰吾晚得地。

於郊外安而樂之。名其圃曰南園。其館曰星槎。其堂曰卅有曰吾而後。庶幾其有之已。又聞他姓於今始下於縣之南街。親朋往還。里俗淳厚。有宅一區。有屋數椽。有花有竹。濁醪一壺。黃蘗數莖。焚香賦詩。自喻桑榆之樂。物無能易之。傳謂逆旅無常。爲遷徙之徒。茲則庶乎可免矣。余讀其辭。蓋有隱居之致。而有感於昔之人。發憤仇志。爭功名於萬里之外。乃至白頭。顧念忽有首丘。依風之感。因以歎夫漂漂者何所極也。遂書之以爲記。

婁曲新居記人

二

玉女潭記

吳郡歸有光

陽羨山水奇勝。稱張公善卷洞及玉女潭。其名皆托於神仙。余讀山海經。崑崙之山。廣都之瑩軒轅之丘。不死之國。以爲此。不過如齊諧。鄒衍之徒之說者。然今天下名山在于中州。往往多仙人之遺跡。豈其盡皆信然歟。溧陽史氏自漢杜陵壯侯以來。數百年世。謂之史侯家。由溧陽至玉女潭四十里。史君於其間爲之剗莽焚茅。伐石疏土。人力旣殫。天工始見。由潭題玉女潭記人

以往得二十四景名而揭之。如所謂仙館佛窟瑤臺琪樹鶴坡壺峽之類。好事者聞而慕之。不得至。如望見之。焉。天下太平。天子明聖。史君爲中朝貴臣。而乃自逃於山澤之間。點綴蒼碧。緣著怪奇。使後百年。便以史君爲仙人也。由此言之。余殆疑所謂仙人之跡者。皆遷世長往之士。有所托而爲之。亦史君類耶。

見村樓記

吳郡歸有光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解。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充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旣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闕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飮。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怆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

見村樓記

二

至暮悵然而反。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携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延實旣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怡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世美堂後記

吳郡歸有光

予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丘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上堂宇闔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耻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通官物粥于人予適讀世美堂後記

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頗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閑觀可以避俗器也廼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償其直安亭俗皆贏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懼余余稱孫叔教請寢之丘韓獻子遷新田之語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擊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迺敢嘗酒糲二麥以爲舅姑羞饗乃亨行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

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遘憫不自得者終默然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媼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世美堂後記

記

杏花書屋記

吳郡歸有光

杏花書屋余友周孺允所構讀書之室也孺允自言其先大夫玉巖公爲御史謫沅湘時嘗夢居一室室旁杏花爛熳諸子讀書其間聲琅然出戶外嘉靖初起官陟憲使乃從故居遷縣之東門今所居宅是也公指其後隙地謂孺允曰他日當建一室名之爲杏花書屋以志吾夢云公後遷南京刑部右侍郎不及歸而沒於金陵孺允兄弟數見侵侮不免有風雨飄

杏花書屋記

搖之患如是數年始獲安居至嘉靖二十年孺允葺公所居堂因於園中構屋五楹貯書萬卷以公所命名揭之楣間週環藝以花果竹木方春時杏花繁發恍如公昔年夢中矣而回思洞庭木葉芳洲杜若之間可謂覺之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爲者實矣登其堂思其人能不慨然矣乎昔唐人重進士科士方登第時則長安杏花盛開故杏園之宴以爲盛事今世試進士亦當杏花時而士之得第多以夢見此花爲前兆此世俗不忘於榮利者爲然公以言事忤天子

間關嶺海十餘年所謂鐵心石腸於富貴之念灰滅盡矣乃復以科名望其子孫蓋古昔君子愛其國家不獨盡瘁其躬而已至於其後猶冀其世世享德而宣力于無窮也夫公之所以爲心者如此今去公之歿曾幾何時向之所與同進者一時富貴翕赫其後有不知所在者孺允兄弟雖屢屈於時而人方望其大用而諸孫皆秀發可以知詩書之澤也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于胥樂兮吾於周氏見之矣

杏花書屋記

二

花史館記

吳郡歸有光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婿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相與慨然太息而子問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爲白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間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益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于室日誦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爲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爲記

非今非古自闢勝場

花史館記

秦國公石記

吳郡歸有光

宋太師秦國衛文節公涇淳縣十一年進士第一人
叅知政事文章議論有裨於當世宋史軼不傳公吾
縣人也縣人能紀之當韓侂冑用事時公隱居十年
於所居地名石浦闢西園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
往流落人間然皆爲屠沽兒酒肉腥穢可弔也獨其
在學宮者爲四方過客之所欽仰余居安亭江上往
來陸家浜舟中見冢間大石間知爲秦公故物理草

秦國石記

八

土中無識者先時吏部侍郎葉文莊公亦石浦人其
家子弟遲致於此因購之葉氏載以二百斛舟沿吳
淞江而下置於堂東學宮石世以爲名品以余觀之
始如雕鏤耳此石旋轉作人舞而形質恢侔類軼師
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當在學宮之上嗟乎公
吾鄉之先哲余朝夕對之如對公矣前十年於間門
劉尚書它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風獵獵鬚髯漢大
將軍兵至闕頗大風起縱兵左右翼圍單于驃騎封
狼居胥臨瀚海時也久僵什庭中今立於西垣云

秦國石記

秦國石記

八

遊寶界山居記

吳郡歸有光

太湖東南巨浸也廣五百里群峯出於波濤之間以百數而重涯別塢幽谷曲隈無非仙靈之所棲息天下之山得水而悅水或束隘迫狹不足以誇山之奇趣太湖滂森瀕洞沉浸諸山多而湖之水足以貯之意唯海外絕島勝是中州無有也故凡奔涌屏列於湖之濱者皆挾湖以爲勝自錫山過五里湖得寶界山居記

一

界山在洞庭之北夫椒湫山之間仲山王先生居之先生蚤歲棄官而其子鑑始登第亦告歸父子並中年失偶而皆不娶日以詩書自娛有客來爲之求山居之記者余未至寶界也嘗讀書萬峯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雖面勢不同無不挾湖以爲勝而馬跡長興往往在殘霞落照之間則所謂寶界者庶幾望見之昔王右丞輞川別墅其詩書之妙至今可以想見其處仲山之居其減華子圖歌湖諸奇勝而千里湖山豈藍田之所有哉摩詰清思逸韻出埃壒之外而

不能自引決於開元天寶之際以濡羯胡之膺以此知士大夫出處有道一失足遂不可浣如摩詰令人有遺恨也今仲山父子嘉遯於明時何可及哉何可及哉

寶界山居記

二

壬午功臣記

吳郡歸有光

壬午封爵之稱有四曰輔運曰翊運曰靖難曰翊衛
或因武革而三等之祿又各自有差次其間或襲或
降或止其身又有不同焉凡封爵有三十嘉靖時存
者成國鎮遠永康武安泰寧保定隆平興安應城忻
城襄城新寧平江一公六侯六伯云
公二

靖

壬午功臣記

成國朱能 洪國丘福

五千二百石 二千五百石

附舊爵增祿

輔原封

曹國李景隆

加一千石

侯有十四

靖

永康徐忠 武安鄭亨 成陽張武 同安火美

一千二百石

運

武城王聰 泰寧陳圭 保定孟善 鎮遠顧成

靖 輔 靖

靖安王忠 永春王寧 武定郭亮 隆平張信

一千石 一千二百石世伯 一千石世伯

安平李達 恩恩房寬

壬午功臣記

世伯 八伯世指揮

伯有十四

衛

雲陽陸旭 武康徐理 興安徐祥 應城孫嘉

一千石

都指揮同知潤之十

武城趙葵 信安張輔 襄城李濟 新寧譚忠

運 衛

順昌王佐 平江陳道 新昌唐雲 富昌房勝

千石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世指揮使

運 兵部尚書

廣恩劉才 忠誠茹常

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一千石不世

附

驍騎將軍都督僉事張興

驍騎將軍都指揮使張成

壬午功庫記

三

聖井銘

吳郡歸有光

余讀金史皇統二年使劉筈以袞冕玉冊冊宋康王
為帝以臣宋告中外嗟乎中國於是不得為中國矣
紹興君臣萬世之罪人也管晉永嘉之亂其禍不異
靖康然江左世守正朔歷五代至於陳亡以其力不
足與中原抗而未嘗少屈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五代之君其功豈在管仲之下哉陳高祖
平侯景之亂卒禪梁祚恭儉勤勞志度弘達江左諸
聖井銘

聖井銘

十

帝號為最賢余來長城遊下箬里觀其故宅相傳其
始生時井中沸涌出以浴帝今其井尚如故慨然而
歎今人去蔽翳而出之作亭於其上銘曰

帝王之先靈感幽贊。騰沸水泉。浴帝始誕。流虹瑤月。
應時則滅。惟不改井。於今不竭。我尋華渚。翳桑之處。
寒泉古甃。如見其沸。赫赫陳祖。大業光燦。寂寞沛邳。
音茲感歎。嗟後之王。荒隆厥緒。麗華辱井。建康所記。

書譙南遊卷後

吳郡歸有光

某姑計偕由滁州入彭城前年再登滁州山春初猶寒馬行山嶺上多積雪北風蕭蕭令人愴然有懷古之思宋太祖常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關太祖高皇帝從郭元帥駐兵滁陽明年始渡江克采石取太平王業定肇於此自少知編歐陽公之記云百年之內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可謂千載同此慨矣因問所謂豐樂醉翁亭者俯視環滁之山彷彿尚譙南遊卷後

見太守醉而遊人歸也乙卯之歲通參張先生以譙南遊卷見示謾書其後

二子字說

吳郡歸有光

予嘗遊吳郡之西山西山並太湖其山曰光福而仲子生於家故以福孫名之其後三年季子生於安亭而予在崑山之宣化里故名曰安孫於是福孫且冠娶予因爾雅之義字福孫以子祐字安孫以子寧念管與其母共處顛危困厄之中室家懽聚之日益少非有管人之勤勞天下而弗能子其子也以是志之蓋出於其母之意云今母亾久矣二子能不自傷而士子字說

三江圖叙說

吳郡歸有光

古今論三江者班固韋昭桑欽之說近之固但以蕪湖東至陽羨入海昭分錢塘江浦陽江爲二桑欽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水過安吉歷長瀆爲不習地勢程大昌辨之詳矣然孔安國蘇軾所論亦未必然也今從郭璞以岷江淞江浙江爲三江蓋自揚州斜轉東南揚子江吳淞江錢塘江三處入海而皆以江名其爲三江無疑但淞江湮塞細弱無復江之形勢世遂主江圖叙說入

忽之而不論耳宋淳熙中直學邊寔修崑山志言大海自西泖分南北由轉斜而西朱陳沙謂之揚子江口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三江旣入禹蹟無改此今日之所謂見諸儒胸臆之說不足道也

三區賦役水利書

吳郡歸有光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其生長窮鄉談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阜物產瘠薄不宜五谷多種木綿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賦役水利書入

之肯爲通融之汰今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汰者遂以官布分伙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草而已低鄉水退次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巡撫以陽

賦役水利書八

二

公與太子王公行牽耜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湮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千三升五合此蓋一皆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年者矣田安得不荒連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清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旣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淤生塵替替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于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契之舊稅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日

賦役水利書八

三

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卽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耜之淤係蘓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歛薄之田二斗二升旣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歛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二斗而民適日積其本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

五升也。共於各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徇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角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賦役水利書

四

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塞，下流安得而不開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溉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溉十三保之田，此是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繫於世俗之末議，而決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最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愿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甦，避之其有德于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

日所馬所通，瀕河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裡無復事草，近經秋潦，往往干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拯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破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申明侯留意焉。

賦役水利書

五

論禦倭書

吳郡歸有光

其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況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效順龜鱉小醜當知無遁逃之所矣管裴晉公李中丞

論禦倭書

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顯授首克成淮蔡澤路之功况我聖朝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故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蕞蕘之賤也某不敢爲泚說以濟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度劉我人民淫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盼盼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語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遊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

論禦倭書

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爲而可也某以爲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於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管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諸縣無日不

危也。故爲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爲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劫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鬪而束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唇齒俱亡，首尾衝決矣。即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況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虜而髡之以爲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虜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爲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賈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爲吾用，而今驅之使爲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

論禦倭書

三

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牒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閭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調，櫟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夷性貪狠，狃於虜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餒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聞

論禦倭書

四

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
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
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祖宗之法自
廣闊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
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
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散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
是兵無賞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
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
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
論禦倭書 五
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夷互市是
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昔嘗遣太
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武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絕之
旨矣況亡命無藉之徒遠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
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
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
唯嚴爲守備雁海龍堆戡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
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
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文質實用非撫拾可擬

論禦倭書

六

倭倭事畧

吳郡歸有光

倭寇犯境百姓被殺死者幾千人疏離遷徙所在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屢屢嬰城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卽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且欲保全倉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於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

倭倭事畧

賊徒出沒羅店劉家行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犯於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汰口甲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蟲去歲宗百戶馮百戶見倭船近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於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地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饑疲往往乞

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

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許以贖罪要以厚賞俾於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阻匿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并合爲一專爲伏兵及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襲而有也汰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今所

倭倭事畧

二

謂守城者徒守於城之內而不知守於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故唇亡而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夫蘇州之守不在於婁門而在於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於太倉而在於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卽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崑山等處卽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兵又肯出正兵相

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
惟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
武指揮等協力主火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
沮撓儻有疎虞卽蕪松二郡不可保矣又攷得白茆
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港寨青浦舊有青浦
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蓋以春夏巡哨秋
冬還衛又白茆吳塘蕪涇劉家港廿市等處各有烟
墩烽火相接以此見往昔被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
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

備倭事舉

三

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
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搶婁塘羅店等處驅率
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是某府州縣
人被賊脇從未嘗不思鄉里但已剃髮從其衣號與
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
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
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退盜
之長策也又聞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爲當俟請旨
須大軍之至竊見 祖宗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

立衛所鎮戍連絡每年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
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爲名今倭賊馮陵
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役民
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賊以致一人見殺千人
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遠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
非 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
動以擅調官軍爲解竊伏讀大明律擅調官軍一款
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有緊急及程途遙遠者並
聽從便火速調撥軍馬乘機勦捕若寇賊滋蔓應合

備倭事舉

四

會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卽
調遣會合或不卽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卽發兵
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此各衛得自調撥策應之
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搖動畿輔蘇松內地城門經
月不開百姓喁喁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
矢恐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
海之衛自足備禦今獨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
不可已然後請 旨動調大軍夫以民兵則氣力孱
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

況大軍之至吾民饑餒豺狼之腹已久矣賊聞天兵
既下倏忽遁去雖貔貅百萬悵望空波徒使百姓騷
然而已乞盜爲裁處遵照大明律軍政調撥策應庶
殄滅有期不煩 朝廷動調大軍實地方生靈之幸

備倭事畧

五

三途並用議

吳郡歸有光

昔爲都水司試吏太子太傅司空公以章奏課諸進
士承命作三途並用議

議曰所謂三途者進士也科貢也吏貢也 國初用
人有徵聘有經明行修有人材有賢良方正有才識
兼人有楷書有童子諸科其後率多罷廢承平以來
專用進士科貢吏貢是三者初未嘗廢而邇者欲新
天下之吏治於科貢吏貢之中稍加不次之擢故有
三途並用議

三途並用之說其實前此未嘗不並用也愚以爲

朝廷欲收用人之實効於科貢吏貢所宜加之意者
當先清其源蓋清其源而後其末流可治也今進士
之與科貢皆出學校皆用試經義論策試進士不中
入國子爲舉人監生試舉人不中循年貢而貢之入
國子爲歲貢監生非若漢世賢良孝廉對策與博士
弟子判然爲二其實一途而已然進士升於禮部爲
高選舉人之下第與歲貢 國家亦不輕以待之故
生之學於太學以觀其成苟成矣雖任以進士之官

也。今成均教養之法不具。獨令以資歷待選而已。非徒如古之舍法。此其科貢之源不清也。吏貢之在古本與士大夫無別異。迨後流品既分。遂爲異物。士人不復肯詘辱於此。故本朝資格吏貢崇者止於七品。多用爲掾幕監當筦庫之職。非保薦不得爲州郡。則吏道本不可與儒者並。然其始皆自藩憲衛府州縣所署。置猶有前代辟舉之遺法。而今則自始爲吏。先責其輪納自提控。以下至於吏典。但以所輸之貲第其出身之等。差此吏貢之源未清也。夫欲使舉

主途並用議八

二

貢之得人在於修人學之法。而科貢可用矣。欲使掾幕監當筦庫之得人在於遵辟舉之舊。而掾幕監當筦庫可用矣。然吏者止可以循資如祖宗之制。非得與科貢並也。愚於科貢猶有說焉。會試有甲乙榜。蓋乙榜卽亦舉人之中式者。特限於欽定之制額。故次之乙榜。授以教職。其實進士無異。今特以敗卷置乙榜。而以乞恩者與教職。則教官之選輕矣。歲貢本以州縣之俊。如往年所謂選貢者。今不本洪武舊制而專累日月。則歲貢無少俊者可施以成均之

主途並用議八

三

教矣。愚又怪夫今之未有以清其源而壅其源者。又不止也。自納粟買馬。充運納級之例。日開吏道雜而多端。官方所以日繆也。而科貢粟貢皆繇此而妨闕矣。故欲振飭吏治。莫若清其源而無壅之凡。此皆於格例之中修其廢壞耳。於此二者其源既清。於格例已復其常。而於其間簡其卓異。加不次之擢。蓋天下奇俊之士少。而中庸之士多。王者之道先爲其汰。以就天下中庸之士。而精神運用獨可於奇俊之士。加於其汰之外。而不爲汰之所限。此其所以能鼓舞一世之人材也。或曰子謂吏道不得與儒並。先朝如尚書徐熙。知府況鍾。皆至顯用者。何也。曰此又不可以吏之途論也。蓋先朝用人時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楊士奇三朝輔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機密。豈謫謫於循塗者。蓋自古中世猶未嘗不事旁招俊乂。博採聲望。側席幽人。思遲多士。今百餘年寥寥未之見。而專以資格進叙。今亦頗苦其膠束。伏隘而未能曠然也。是以思爲三途並用之說。愚以爲非大破因循之論。考國家之

故事追三代兩漢之高踪。以振作鼓舞一世之人材。恐不足以剗累世之宿弊。而收用人之實効也。謹議

述並用議

四

永問

吳郡歸有光

問古者國有大事。必合天下之議。所以集衆思也。王通氏著續書。嘗曰。議其盡天下之公乎。夫黃帝有合官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黃帝堯舜尚矣。三代以下。惟漢近古。請舉漢之議者。其或是或非。或罷或行。亦有可論者乎。夫匡衡張譚郊社之說。何據。貢禹韋玄成祖廟之議。何本。董仲舒師丹之請。建限田。何罷而不行。祝生唐生之請。罷鹽鐵。何議而不用。公孫卿壺遂司馬遷改朔之議。何取。賈讓開並韓牧王橫治河之策。孰得先誅先零之謀。何以卒從趙充國。罷邊塞。置吏卒之請。何以卒用侯應。此皆漢之大事。而有國家者之所當攷。管韓退之非三代兩漢之文。不敢觀。諸士子皆通經學古。以待有司之求。必有能及此者。請言之。以觀所學。問六經之教。未嘗專以仁爲言。至論語一書。孔門之論仁始詳。今觀孔子之荅問者。數矣。而皆不同。何歟。夫若然者。則仁宜可以人人而至也。然孔子之所許。

蓋辭矣。當時惟稱顏子三月不違。若仲弓冉有子貢。公西華。門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陳文子。春休之賢大夫。孔子樂稱之。而獨不許以仁。顧惟於微子箕子比干。而謂之三仁。於伯夷叔齊。而稱為得仁。至管夷吾。霸者之佐。亦曰如其仁。抑又何歟。夫以仁之難造。如此。而又謂博施濟衆。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則仁與聖。猶有等歟。後之學者。皆以爲孔子未嘗言仁。而特與弟子言其用功之方耳。其果然歟。如此。則果何以謂之仁乎。士人自知學。卽讀論語。而不求其意。祇見

策問

六

二

諸說之紛紛。而無所取衷也。茲欲會而通之。必有至當不易之論。試言其旨。以觀自得之學。

問曰。戰國力政而言兵者。始籍籍矣。其書大抵不出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四種而已。而後世又有所謂三門者。何歟。夫兵者。不過以智闘智。智饒者勝。以力角力。力雄者強。宜無事乎至高之論也。今其書乃類言大道者。如所謂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又曰精誠在乎神明。戰權在乎道之所極。又曰神明之德。正靜其極。誠如其說。則古之爲將者。必聖

人而可也。其果然乎。又謂度量數稱。則兵之汰。何又本於六律也。至如荀卿子之議兵。呂覽之言簡選淮南之叙兵畧。諸士子亦能通其說。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則兵者在於禮樂刑政。爲至粗者也。今能達於此說。則知兵之非至也。願聞其旨。

策問

六

三

貞女論

吳郡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耻之防也。女子在室。唯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綏。母送之門。共牢合卺。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也。曾子問曰。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

貞女論

一

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附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耻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其夫死者之無謂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貞女論

二

王烈婦傳

吳郡歸有光

王烈婦陸氏其夫王土家崑山之西益潛村崑故有薛烈婦彭節婦嘗居其地舍衛今有薛環焉百六十年間三烈婦相望也自烈婦入王土門其墓園枯竹更青三年三生芝皆雙莖比四年芝已不生而烈婦歿世謂芝爲瑞卿芝之應恒於壽考富貴康寧而於烈婦以歿是可以觀天道也已時王土病且歿自憐貧無子難爲其婦計烈婦指心以誓土目瞑爲絕水

王烈婦傳

一

漿家人作糜強進之烈婦不得已一舉輒輦感曰視吾如此能食否俯視地喀喀吐出每涕泣呼天欲與俱去家人頗目屬私語然謂新歿悲甚不深疑更八日其舅他出家無人諸婦女在竈下烈婦焚楮作禮俛首竊淚下聞然向夫語見漆工塗棺曰善爲之徐步入房聞闔戶聲繼歿矣麻葛重襲而土屋也

歸于曰王土之祖父舊爲吾家比隣世通遊好子髫年從師土亦來長與案等耳不謂其後迺有賢婦異哉一女子感慨自決精通於鬼神其舅云新婦故淑

者。姚仁孝人也嗟乎是固然無疑然予不暇論其大

王烈婦傳

二

歸氏二孝子傳

吳郡歸有光

歸氏二孝子。子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于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膳炊將熟。即談談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于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于

歸氏二孝子傳

一

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損不見。因販鹽市中。特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饑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緒字伯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蔴。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

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恃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索耶。叔之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已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贊曰。二孝子出沒市販之間。生平不識詩書。遭罹屯變。無恒產以自潤。而不變其行。斯亦難矣。華伯夫婦如鼓瑟。汝威卒變頑爲孝。其終皆有以自達。由是言之。士之獨行而憂寡和者。視此可愧也。

歸氏二孝子傳

二

原仲之墓志銘

吳郡歸有光

仰之姓詹氏諱高年二十餘自休寧來客於崑山客四十餘年年六十二而卒夫仰之所事者機利也其於文章非能學而知之也顧生平好之甚於知之者至忘其所事迨於歿而後已世之論者必知之而後能好而仰之之好之甚於知此豈其出於性然邪爲賈與爲學者異趨也今爲學者其好則賈而已矣而爲賈者歟爲學者之好豈不異哉初仰之從予受吳

唐仰之墓志

秀甫游秀甫歿數年矣仰之且歿之歲亟來見予予與之談秀甫之爲人恍然如生相與爲淚下然其意欲有所求者而不言也一日仰之沐浴整衣冠名其所與厚者與之訣料檢其篋中文字數十卷付其子遂卒予悲仰之之志會其子巖秀崑秀以其喪歸休寧問其葬曰某年月日某原也因與之銘曰

詹氏出於詹侯其後有詹父詹嘉詹何詹尹而唐宋間有奉忠公五大將軍以忠勇秩於祀典今爲休寧五城之詹然近世貴顯者蓋少也雖然賢如仰之也

而予爲之銘夫亦烏用貴顯者邪

唐仰之墓志

二

朱隱君墓志銘

吳郡歸有光

君諱璵字朝貴蘇州嘉定人世居守信鄉蒲華里考諱錦祖考諱毓曾祖考諱惠元始姓趙氏中冓陳氏而贅於朱趙湮微不可考朱母之子繁衍遂爲朱氏今蒲華里人皆稱爲橋內朱家云君生而英邁年八九歲里中豪來過衣服都甚家具酒饌延之盡敬豪益倍君瞋目直視語祖母曰是人何爲者也持杖罵且逐之豪遂起出曰健兒可畏也嘗以事謁龔尚書

朱隱君墓志

應對慷慨尚書曰惜子居田舍若爲士作能吏矣忽一日棄未入郭中問儒生學弱冠選爲社師吉月令召諸社師試詩君詩令常獨稱善代父徭之京師道塗所經輒籍記得進士錄展不置曰設吾有子當使爲此輩人時子用賓未生也常以財推讓其弟而性好調卹人遂不能自給日取古詩吟咏怡然自適晚得子慈愛之尤至性不忍睚眦之怨至老乃益寬和絕不與人校奇傲艸野間不至城市者二十餘年年幾七十子用賓登鄉進士錄主司第其文最高

者傳誦之卒償君所愿云君配李氏繼嚴氏孫氏子

男二人長卽用賓嚴氏出爰恭尚幼女三人王頊陸萱吳中英壻也余與用賓數於京師相見嘉靖四十一年同自南宮下第還君長余先人一年先人以四月謝世而君以五月三日實與用賓同此終天之痛兩人相聞皆悲慟也用賓以明年十月某日葬君於漕浜之原蒲華塘之右使其門人進士陳應台具狀因同年進士秦霽丁允亨來請銘吾先人尚在殯何忍爲君銘而義不可辭銘曰

朱隱君墓志

性婞直今不能竟也躬草萊今安墳典也苦爲義今自屯蹇也有嗣人今能振舉也逃閑野兮老閉樵也惟命之逢亦未顯也在君之後終獲戩也吾爲斯銘石可篆也

銘甚古

葉母墓志銘

吳郡歸有光

葉裕居太湖洞庭山中泛湖徒步行二百里從余遊然又不常留數往來江海間所至語合意即止數日飲酒高歌甚歡即又去江海間人皆以爲狂生然與余言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也嘉靖三十二年五月十三日母卒且葬來請銘悲不能自止子未及爲銘會有倭奴之難裕以去三年不復見子念裕平生好遊連年兵亂道途之梗存亡殆不可知一日忽復至

葉母墓志銘

一

則又請其母之銘悲泣如故蓋江海間以爲狂生而不知其於孝誠如此也洞庭人依山居僅僅吳之一鄉然好爲買往往天下所至賈多有洞庭人至其於父母妻子之歡猶人也而裕母其所遭異是獨煢煢以終其身裕年逾四十尚未有室家凡生人之所宜有者皆無之裕自言初生時祖母旦夕詛咒并其祖之主而字之曰葉士真何不以兒去母患之寄之外氏時葉氏居在澄灣其外家在河沙灣東西相望一里所外母抱裕倚門望西山夕陽起裕思母黯然

淚下裕每道此尤悲也母姓陸氏卒時年六十五裕後娶沈氏生子一人子憐其意而爲之銘曰五湖洞庭於是焉歿於是焉生我爲是銘可慰幽靈其尚何恨

葉母墓志銘

二

亡兒謝孫壻誌

吳郡歸有光

嗚呼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王氏
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時事
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甚喜
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歿之夕數言二兒時時執二
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
曾孫余重念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謂
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有

亡兒謝孫壻誌

一

六年見吾兒丰神秀異已能讀父之書常自喜先妻
爲不歿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少
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
垂白哭吾兒也吾兒之亾家人無大小哭盡哀今母
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
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尚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
人長者之言故其歿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
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宜
試之三吏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曰

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几旁展卷觀所讀

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書每一篇成卽持忤忻然則

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

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尚未午飧使人視之則兒

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見時

造其室視食飲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

市宅直已歸而求不已見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

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答一人兒

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答者聞兒歿爲之大哭

亡兒謝孫壻誌

二

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
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
亦何辜於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良寒不能蚤起日
令兒在卧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
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已而往
甲子歿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
壯無疾也執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携笑言滿前歸來
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歿二日余往
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

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
携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聲甚苦蓋不聽兒
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歿於外氏非其志也嗚呼孰無
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歿
吾兒幾成矣而又亾天之毒於余何其痛耶吾兒之
孝又聰明與其命相皆不當歿三月而喪母十六而
棄余天之於吾兒何其酷耶常時足不踰閭外而以
旅歿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
兒癸巳生也青烏之書僂頽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

亡兒鞠孫誌

三

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
日晦冥邪鬼鴟張神奸倣擾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
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沉
埋必蒙俱而驚蓋者乃享富貴而長世也夫服仁義
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天之所嫉惡也余號
哭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釋韓子所謂少而強者
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子世已矣
故禮公爲遼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遼子之長殤中
殤是遼子亦殤也而春祿伯姬卒傳曰此未遘人何

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歿則以成人之喪
治之卽之戰汪錡歿魯人欲勿殤孔子曰能執干戈
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先王之禮爲之大
法而已至於因時損益輕重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
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
也余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是真歿矣故字之曰子
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
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
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

亡兒鞠孫誌

四

之所謂合禮者也余於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歿之
四日丁卯爲殯於縣之金潼港先高祖承事郎府君
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
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貞節婦季氏墓表

吳郡歸有光

嗚呼男女之分天地陰陽之義並持於世其道一而已矣而閨門之內罕言之亦以陰從陽地道無成有
家之常事故莫得而著焉惟夫不幸而失其所天
然寡顰其十下者往往不知從一之義先王憫焉而
勢亦莫能止也則姑以順其愚下之性而已故禮有
異父昆弟之服至於高明貞亮之姿其所出有二其
一決歟以徇夫其一守貞以歿世是皆世之所稱而

貞節婦墓表

十

有國家者之所旌別然則君子論之苟非迫於一旦
必出於歟爲義而出於生爲不義是乃爲可以歟之
道不然猶爲賢智者之過焉耳由是言之則守貞以
歿世者固中庸之所難能也婦之於其夫猶臣之於
其君君薨世子幼六尺之孤百里之命國家之責方
殷臣子之所以自致於君者在於此時耳三代以來
未有以臣徇君者也以臣徇君者秦之三良也此黃
鳥之詩所以作而聖人之所斥也夫不幸而歿而夫
之子在可以歟乎就歟無子苟有依者亦無歟可

貞節婦墓表

二

也。要於能全其節以順天道而已矣。常熟之文村女
子季氏爲同縣人。蔣朝用之妻。少而喪夫。撫其孤。世
卿比於成立。寡居二十有七年。以嘉靖某年月日卒。
黎平太守夏君玉麟高其行爲。貞節孺人傳獨稱其
所以能教世卿者。爲有功於蔣氏。而未有墓石。蓋季
氏之附在虞山之陽。邵家灣。其舅汝州守蔣君之兆
域也。子因世卿來請。因論著之以表其墓。上使知女
子不幸而喪其夫者。當以季氏之徒爲中道云。

張季翁墓碣

吳郡歸有光

古之言能孝者生以致其養歟以致其哀而已生以致其養至於千鍾之奉食飲饍羞百品味之物以爲無加焉然猶有啜菽飲水可以盡其情者歟以致其哀至於朱綠龍輶題湊之室以爲無加焉然猶有歛手足還葬蓬顆敝冢可以盡其情者凡皆先王所以盡性命之理順萬物之情而使人得而爲之者也若人之行善不善不可以責諸其子使爲人子務揚前

張季翁墓碣

人之善而親之行不能皆善則將有誣其親者矣故不以無於禮而禮之所得爲者生養歟哀盡之矣雖然此慮其親之有不善者也人不能皆無不善故不以責諸其子若其父有善而不彰是非其子之情也然則禮不止於生養歟哀而已矣余識張季翁之子獻翼嘗造其室與之飲食而未及見翁然聞其賢久矣先是季翁年六十獻翼與其兄鳳翼徵諸文士爲傳叙數十篇余聞之疑季翁以生人之懼而豫歟者之事於是盡終季翁其不久乎明年嘉靖四十一年

年五月五日季翁卒然翁之行卒賴諸文以顯故以爲翁之子能盡於生養歟哀之外者也於是請余碣其墓之左夫諸作者詳矣余敢著其大畧翁諱冲字應和其先涿州人國初始占名數於吳數世爲富家翁爲人孝受以財讓其昆弟剖股以療父疾嘗游燕還受人寄千金爲盜所掠金主聞被盜頗來訊翁給口金皆枉盡以已資償之而卒不言養寡姪代其戶徭翁好爲高髻小冠短衣楚製携吳姬度歌曲爲蹴鞠諸戲常在吳城西山水間人以少年輕俠目之

張季翁墓碣

二

而其大節乃如此卒以師史之業而好聚古書爲子致千里客蓋皆彬彬有文學矣子卽鳳翼獻翼皆太學生燕翼府學生葬在塘灣百花山實四十二年三月六日云

曹節婦碑陰

吳郡歸有光

長洲蘇寶之姑始年十八嫁曹君綬二十七夫亡寡居四十九年以嘉靖庚子卒春秋七十五子女寶以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葬於長洲縣戴墟妍字圩之原予爲題其墓曰曹綬妻蘇氏貞節之墓寶又請書其碑陰曰吾姑未歿前三年吾卧病姑來視病寶見姑老矣因語及平生獻曰男子壯年何憂疾吾今老且歿女不可不爲吾計吾歿慎勿葬我曹氏墓

曹節婦碑陰

曹氏墓迫隘自夫歿後其宗姓率火瘞散湯荒莽間遙遙五十年不復知夫處矣苟廁諸纍纍間始與誰比去此一里所有界滿其水清潔歿必藉我颶灰浦中令吾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寶是以營茲新兆蓋今十有二年而克成噫可悲也已詩云殺則異室歿則同穴傳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衛人之制也雖之魯人之制也合之孔子生而叔梁紇歿葬於防山及孔子母歿類於五父之衢鄰人輓父

母也如此使無輓父之母必不敢於防山雖從古禮其可也蘇氏蓋得之矣自古女子不幸失其所天能守禮義不見侵犯見於史傳者不少然必待備述其平日閨闈之素而後其節始著若寶之稱其姑一言而已要之與古易簪結纓何以異哉嗟夫五十年高風勁節可以想見千載之下當知其人其骨與此水同其清也因表著之

曹節婦碑陰

二

謁宋文貞公墓文

吳郡歸有光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開元賢相。金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媲美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某自初束髮知讀唐史。嘆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尚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今者備貢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尙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子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公也。謹告。

宋文貞墓文

祭方御史文

吳郡歸有光

嗚呼庚子之歲。某與公孫欽儒聯名薦書。是年九月同榜之士。使予爲文以壽公子序公爲兩京御史時。猶見古所謂柱後惠文冠者。因略論數年間天下之事。詹事陸文裕公讀之以爲知言。今倏仰又二十年矣。公孫蠆屈於南宮之試。予亦瓢落於東海之濱。當是時公蓋相期以天下之士。而今何如也。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矣。後生小子。嘆歲月之如流。有祭方御史文。之不能待。所以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祭方御史文

祭顧方伯文

吳郡歸有光

某於公少荷許與。廼以濩落。有負相知。管卷衣之復。方當計吏之僭。不得致撫棺之情。今莽糾之發。適拘。巫史之忌。不能供復土之役。然生辱委重。俾論序其文章。歿又僭踰。獲換次其行事。穆叔有云。是三不朽。於以荅公。亦無媿矣。敬陳澗酌。告訣堂筵。庶幾明靈鑒此。伯饗。

祭方伯文

一

祭沈養吾仲常文

吳郡歸有光

嗚呼。人亦有云。子門貴顯。五年之中。忽焉淪殄。養吾少俊。仲常順婉。言念相從。懷之冑冑。人生富貴。如花之妍。朝露方晞。夕已萎焉。人皆痛子。蓋莫不然。所爭蚤晚。何足相憐。念子兄弟。托余墓石。狼跋東歸。吾廬未葺。敢忘此言。以負平昔。於呼痛哉。尚饗。

祭沈養吾文

一

同年祭陳封君文

吳郡歸有光

嗚呼乙丑之歲登於南宮吾邑四人鄭州爲榮言念
生我高堂半空鄭州二親祿養猷隆府君之年方進
未窮胡以長逝濛汜忽終於維府君世承文學其祖
博士卓爲先覺校文省中所得卓犖府君傳業遭肯
齟齬以避令子方發其璞衍衍於食珪璋有渥於呼
人之生世何者能全傷哉貧也每食泫然府君於子
歛見高軒天若厚之又靳其年悠悠江水

祭陳封君文

葬以大夫亦顯孝賢嗚呼尙饗

祭顧文康公夫人文

吳郡歸有光

嗚呼女婦之職不出閨中及其崇賢與皇家通維
文康公大科奮跡四十年間遂躋崇極富壽康寧當
世所少夫人配之與之偕老赫赫我皇統壹聖
真考禮肆樂制作紛紜既秩殷典百神咸佑文康雍
雍在帝左右猗與夫人象服是宜朝於兩宮從
后之居大室穆穆佐上冊寶金章玉牒夫人是導西
苑撫膺庀其蠶事鞠衣翟車夫人則侍邈

祭顧夫人文

禮曠墮夫人際之見所未覩匹婦之微一介不
美夫人如山如河生有誥命一品之資苑有奏計
賜之葬祭潭山之原從文康止天子之賜恩榮
極矣凡厥富貴莫不有終維我生人誰能不恫尚饗

祭外姑文

吳郡歸有光

咎吾公妻能孝於吾父母。受於吾女兄弟。知夫人之能教也。粗食之養。未嘗不甘。知夫人之儉也。婢僕之御。未嘗有疾言厲色。知夫人之仁也。癸巳之歲。秋冬之交。忽遽危疾。氣息掇掇。猶日念母。扶而歸寧。疾既大作。又扶以東。沿流二十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將絕之夕。問侍者曰。二鼓矣。聞戶外風淅淅曰。天寒風且作。吾母其不能來乎。吾其不能待乎。嗚呼。一因

祭外姑文

頓臨歎垂絕之時。母子之情何如也。甲午年

中某應有司之貢。馳走二京。提攜二孤。屬之外母。夫人撫之。未嘗不泣。自是每見之。必泣也。嗚呼。及今兒女幾有成矣。夫人奄忽長逝。聞訃之日。某寓松江之上。相去百里。戴星而往。則就木矣。悲夫。吾妻當夫人之生。既以遺夫人之悲。而歟。又無以悲夫人。夫人五女。撫棺而泣者。獨無一人焉。今茲歲。輅車將次於墓門。嗚呼。歟者。有知母子相聚。復已三年也。哀哉。尚饗。

王允寧文抄

鈴山堂集序

順天府鄉試錄序

武舉錄後序

贈太守胡公雨臺先生序

贈傅大夫守席信序

豫內篇贈秋嚴戴子之保州序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送柳濱赴平涼苑馬寺序

王允寧

姚母六十詩序

核邊記

潼關衛修學記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咸寧令齊子像

跋許石城所藏詞翰卷

與呂侍御書

與周石崖曹郎書

答韓莊落先生書

後答張太谷書

答許少華書

答李東園書

答南姜泉書

與平田管公書

駁喬三石論文書

與東谷先生書

與徐御史書

王太史傳

王名寧

明四川道嚴君墓誌銘

明王孺人趙氏墓誌銘

祭外舅半山公文

祭甘經歷文

祭王太史夫人文

祭盧太史孺人文

同館合祭王懋中太史文

鈴山堂集序

左輔王維楨

自懷承乏翰林好覽當世之作者顧其籍不盡有居
窮蹙乃始獲鈴山堂集讀焉鈴山堂集者今少師表
相介谿嚴翁所爲詩也夫明興百八十年矣而作
名代起猶之霞蒸雲變爛乎城中然問之學士或予
或否揆之今昔或令或謫若斯集者寔所希觀視也
夫古者今之範也君子之言也非法不道故美而傳
今夫公輸子天下之巧人也若釋規矩而自創則拙

鈴山堂集序

此道明于弘治之開于時作者數人興而鈴山在其
中故蒐奇抉異博者能之塗出幻化才者能之然法
以約是二者非好古篤力弗至也凡鈴山之作三者
其爲是故言出而人誦之鈴山故與空同李氏交李
詞尚法亟稱之語在漁石唐翁序中楨既讀鈴山集
乃後又會長老先生習鈴山事者論道之也初翁童
弗稱神既入詞垣卽用才顯名乃復卽謁告返故所
居鈴山之東堂而釋業焉蓋七年往也于是蓄日以
詞日以昌述遠而名顯近處深嚴而朝士大夫慕

焉尋乃游兩都歷數階迨今相且四十載餘矣爲言
累千百澤溢而流貯廣而發要自鈴山始也故總其
凡盡繫之鈴山號曰鈴山堂集云歲乙巳積得請且
行從故事卽辭于相舍翁手集授之命曰歸序矣始
翁居山中有日者談翁貴翁拒之詩元無蔡澤輕肥
念不向唐生更問年見載集中由是言之當是時翁
于詞薦矣弗以富貴清威志也君子立言而垂不朽
者誠非易哉嗟乎弘治時士先實後名用本達末然
又安于退養之節如此云

鈴山堂集序

二

順天府鄉試錄序

左輔王維楨

今年乙卯順天府鄉試廼我皇上龍飛之第十二
科也考試官諭德臣維楨侍講臣煒皆以上命至
同考試官進士臣復臣溱知縣臣孔暉教諭臣應和
臣樞臣梅臣棟臣大魁臣成式皆以聘至監試官御
史臣冀臣修皆以請至其諸執事人衆則皆府尹
臣耀府丞臣鏗辟至而臣鏗則職在提調董一切旅
內外事先至諸臣咸至矣旣分之而各執乃事矣臣
東來鄉試序
乃進提學御史臣馬三才所選士及諸曹六館所選
士三試焉乃復加志掄選錄雋者一百三十有五人
焉士旣錄簾內外諸臣始相見乃喜而相慶曰嗟乎
良哉選也藉是可以報天子矣然臣維楨頗有懼
焉今者臣手錄以獻之上也色勃勃而不能持足
盤盤而不能前誠懼之也臣聞之往古士有才賢而
不獲進有司罪無赦進矣而才賢者不果効有司之
罪亦無赦何者不智之故也今夫所貴乎樹木者樹
松柏也其次樹桃李松栢可料苑李華悅人所不足

不任風雨。然不與荆棘倫矣。卽若不意松栢化而爲桃李。桃李又化而爲荆棘。持是以譙呵樹者。則樹者口噤莫爲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者。臣恐其或類之也。故懼臣聞中人也。頃者臣自關中來而渡于孟津。見有轉大木于河許者。前呼輿櫂。後皆應之。木固然如馳焉。當是時也。卽有齊謳郢調。吳歎越吟。與夫激羽流商之奏。載雲下塵之曲。悉未之用矣。臣以此則嘆以爲侈言無當。而繁華沒實。故今按諸生之文。則直撥大指而棄其雕蟲。蓋切有悟。

順天鄉試序

二

于轉大木之事也。旣行而及燕趙之間。則今畿內地也在昔燕趙之間。猶多奇偉倣儔之士。今其人已往其聲猶存也。臣乃頓步躊躇于境上者久之。卽其人雖不純于先王之道。然以効節不顧身。盡公而不徇私。固亦有足多者焉。今此諸生以誦說詩書。稱引先王。則人人能矣。令之受事而奇偉倣儔之氣如彼哉。臣猶願諸生之慕之也。今國家建都于燕。四方奉養納貢之臣。繼屬而至。其諸齒角羽毛百物珍異皆御府所餘。常山在其右。遼海在其左。厥形險

固造物者設此以作藩垣又國家所有然所貴者唯獨節士之幹與忠義之腹耳。異日者諸生誠養有節士之幹而懷忠義之腹。則臣且望下風而拜之。非拜諸生也。拜節士與忠義之夫也。臣列在交戟之內。最久竊覩陛下之神明天授之也。卽如一日之間。國家之大議。凡幾其大事。凡幾然事皆炳于前知而議皆成于立斷。諸司奏疏而得報者。咸抱疏吐舌以爲弗及。今此諸生豎儒耳。豈能奉奔走哉。然臣私以爲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所求

順天鄉試序

三

者博所取者微也。若是則臣乃敢以諸生進矣。而卒慮乎奔走之或後也。故事士旣錄順天府有宴宴諸生諸執事皆在焉。臣將挾持前說須詣宴所。一爲諸生道之。且因以爲勸焉。而先以謁諸同事曰。夫勸也若是而止。歟。於是臣應之曰。諸執事亦嘗聞里父之譙于乎里父之譙其子于客位也。爲之具三加著誠詞備矣。客曰。且更有加乎。里父曰。無以加也。曩吾父所以譙吾者。固若是止矣。今吾所以勸諸生者。固吾昔所受于先達先生者也。錄將獻臣宜有序。

引其端乃謹具其始末如此云

明末鄉談序

四

武舉錄後序

左輔王維楨

今年庚戌天下貢武士于京師維九月實當會試屬
虜警至有司以天子命且舍而逐虜俄而虜遁北
十月有司復以請乃試臣維楨濫偶臣贊而典是役
事竣亦宜有序序曰臣自守官吏局得以覽稽祕書
拙尋往跡睹于近事則深嘆國士之難焉昔我

成祖之都燕也虜囚徙幕而北絕數千里猶尚以爲
肩背之患興師窮追至南望斗杓而還當是之時士

武舉錄後序

大夫以徇國爲榮你軀爲辱猛氣英聲振于殊俗矣
正統初虜復入寇賴二三驍將脫身與戰虜遭創奔
去竟不更來綿歷而及弘治正德數十年間卽有烽
燧猶之驚電颺風倏起倏滅士大夫以爲不足憂於
是左于戈右文墨與時恬嬉日有餘快斯視軀重矣
皇上神武輝赫同符成祖自嘉靖來虜何嘗敢窺
關南頃緣邊候稍懈奄焉擁入奄焉竄遁彼仗鉞登
壇者豈少乎卒莫有摧輪而管其背者則信乎徇國
之難也臣當攤卷品士時則仰天祝曰是安得徇

國之士而收之哉誠嘆之也夫保軀之與徇國不可同日語矣士不免蹈此者何也士有三北不識形便與敵相迫者北金鼓之聲在耳弗審利害者北拙騎射者北如此則保軀之士多而徇國之士鮮矣臣以故按依舊令偏主射技射中多者卽文不副射收之文而能陳形便指利害射又中者亟收之凡以冀徇國之士出不至爲奔北保軀者等爾夫臣之于世豈則手也夫手上以脩頭下以脩足鏐鄒傅體則搏而杆之臣奈何獨自保哉故壁壘盈郊烽火相燭臣不

武舉錄後序

一

謂懼羯奴魁健日厲兵馬而謀南向臣不謂憂臣所懼而憂者惟不得徇國之士奮距先登俘名王執貴人連綴而獻之闕下爾誠令在收者有若人焉則豈惟宗社是倚亦臣之所大幸也臣竊見皇上加意邊庭思得猛士以寓托之末始一日釋于懷臣今收者若干人劍斷割則知利士驅使則知賢苟稍稍任用斯辯之矣今有賣珠於市者華其積而中亡珠買人以爲美攜歸而啓視之則喑然嗟焉臣懼其與是類也惟任之哉惟任之哉

厥體當行

武舉錄後序

三

贈太守胡公兩臺先生序

左輔王維楨

夫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昔。蓋人人能矣。至起而試官。乃輒悖其所習。違道而悅上。敗度而事私者。不可勝數也。以余觀於兩臺胡公。豈非近世之所鮮古人之所貴哉。夫立官而界之。威者所以制暴。非令其遂私也。有所司。必有所監者。所以禁邪。非令其妄悅也。古人之法如此。而近世之俗如彼。余慨然有懷焉。華在關中。稱善地。又當午道。關中諸使者過。太守踰禮。兩臺先生序不

逢迎。倍於他所。則大喜。不則怒去。遂得罪。初胡公之蒞華也。吏具斯事。白胡公曰。事上固有道。以道得罪。何怨乎。卒弗聽。關中民好關而重觸憲。而吾華尤甚。民富者以千金不死。百金不笞。凡此前守皆有之。自胡公至。富人懷錢徘徊公門下。不敢入。犯者悉論如法。廉聲震於部中。由是觀之。胡公之治。幾古人矣。近世能兩之哉。然胡公楚人也。往余在京師。楚人有爲余言胡公者。云胡公少負才。績學。乃竟踏一第。楚人皆爲屈之。至其貞志勅躬。服先王之義。迪詩書之訓。

兩臺先生序不

二

雖獨醒之大夫。未有增於是也。今茲在官。果若此楚人言。固信哉。世恒言楚材。余又親睹楚材最多。夫楚何以多材也。楚有衡岳之峻。洞庭之雄。天下稱形勝者。莫先焉。故孕於物。則爲梗枏杞梓。以棟明堂。鍾於人。則爲貞廉俊傑。以裨盛治。各往往而見。若胡公者。華人皆異之。不獨損一夫云爾也。故古之人取魚必於河。取妻必於姜。正謂是耳。竊鄉下邑。彼其所見。不越乎咫尺之間。求以稱奇者。世有乎。余嘗究論馭才之道。有四。以擇地。則獲售。以任子。則崇德。以尚節。則更飾。以表賢。則士奮。四者舉而治化美矣。然擇地任子。則銓衡大臣之責。至尚節表賢。部使者之宜有事也。頃之監察御史有蔡君者。按華下。見胡公異之。乃移檄華下。表太守甚多美詞。大抵皆余言之所具云。太守同官解子輩。子咸共持檄具儀。儼然造太。守如御史指稱。賀太守不敢當。請辭。三君固請許之。屬楨之官道。華下。覩其事。迺喟然而嘆曰。夫賞異等。罰不肖。雖唐虞之治。舍是無術矣。故騏驥不與罷驢同足。而別之。則其材見矣。焉。窮不與蕭艾同臭。而別。

之則其芳遠矣。治不賢不彰。士不表不振。觀於胡公。則他諸君子其亦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厲也。夫

兩臺先生序

三

贈傅大夫守廣信序

左輔王維楨

傅大夫爲工部郎中三年。諸大夫游者。乃往往稱大。夫焉。大夫之爲人。也能而不伐。異而不爭。嘗坐稠客。中客多出高論。遙相詡。下獨大夫端纓帖聽。不和一語。然于客言。則中度臧否有識。別焉。乃其色則沉幽。沕穆不稍見也。豈古所謂溫恭君子哉。大夫得稱于縉紳間。以此。選于吏部。爲廣信太守。客曰。廣信善厥職。史維楨詰之曰。諸稱廣信善厥職者。奚觀也。客曰。贈傅大夫序。一。詩不云乎。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夫震猛而暴抗者。百姓不親也。士大夫不與也。不親不與。化是用。尼夫隰下。而水趣之矣。茅柔而人藉之矣。旣溫且恭。將無僻政。政之不僻。人咸以欽。必信其來。繫占其今。維楨曰。然客言是矣。毋猶觀其外。遺其內哉。廣信實沉毅。乃所善厥職者。諸大夫君子。顧弗睹也。廣信爲郎吏。猶問學不忘。凡政俗之異得失之理。經權順逆之宜。今昔是非之鑑。譬如淵谷百物異聚。予私嘗探究之。至不測也。及觀其行事。不矯不隨。不茹不却。不爲利回。

不爲勢劫。以此兩者窺廣信。知廣信沉毅。不直。已也。初廣信守缺。吏部以大夫請補。疏畧曰。今天下吏治紛靡矣。淺者因施。懦者隳綱。安望其就順理也。夫廣信東南之劇部。而舟車之走集也。誠得沉毅之人。以使之。應至不竭。抵至不挫。則廣信治臣程品。郎署中。獨傅氏可。吏部論與予合。予復申曰。夫日月藏。則人昧。晝夜矣。虎豹當。則人廢。樵蘇矣。故闇極。啓疑。疑者易叛。強甚于懼。懼者難輯。能沉能明。能殺能馴。政之要術。君子所珍。于其往。以告蔡野傅大。贈傅大夫序

古而雋

豫內篇贈秋巖戴子之保州序

左輔王維楨

今策事之臣。率言簡卒。擊胡夫卒。不從天降。不從地出。比來悉衆而陣。莫能快鬪。又安所選之哉。往戴子言兵累十疏。甚具大要。謂訓練儲積。兩者豫內而務本也。予蓋咨咨嘉尚之焉。孔子論足兵。乃首足食。夫食能旦夕辦哉。因天之時。順地之利。時而調度。計而散歛。今夫飽于伍。妻饜于室。若此。乃後教之戰也。有向輒克。今邊卒短褐不掩形。糠覈不克口。老幼聚處。豫內篇贈戴子

謂武地也。子其往言之。與其概于中懷。俟得柄。則釋而施焉。彼子言者。祁州太守陳子及倅王君也。與戴子爲僚。而王君之子與陳子并子。皆同計。偕而子與戴子又同進士於戲。戴子負才而敢任。非卑卑名實者。其摘外而抵今淹泊也。子莫之究。竟矣。

古雋

摩由篇贈戴

二

贈大中丞須野張公巡撫貴州序

左輔王維楨

今天子念貴州在萬里之外。其地險遠。其俗半雜夷難治。非得博大通方之士。以使之。則不可以往。令有司上可者。名有司以張公之名上。天子然之。爲下制諭張公。張公得制其時。爲南京通政。卽以其事問貴州人。游南京者甚少。又以問客嘗游貴州者。而愈少。乃就翰林王子問。爲謂翰林典在史局。按輿圖。知其方。考譜牒。知其事。宜令言之。於是王子受令而

贈張貴州序

一

以爲愚者畢謀。智者畢聽。古之道也。乃爲之言曰。夫貴州諸夷。旣已受制。稱臣。比于內地久矣。忽而豪暴者興。輒敢干紀者。公知其故乎。彼有所恃也。蓋其地多山。而山又峭峻。蜿蜒回互。自爲城郭。山下激澗。千尋環之。如帶。據之成池。夷所居國。必依此。爲固。彼寬則稽首納貢。効款款之忠。急則閉關拒敵。不發一卒。不射一矢。雖有百萬之師。翱翔而不敢進。誠格于陰也。高皇帝知其然。諸夷旣降。乃因其故俗。官之于貴州。置省廣遷內地之壯士實其中。若曰夷安則與

安夷動則與定也。公今往撫其地，但仰求聖祖之
指于二百歲之上，而法其意于萬分之一，則得矣。夫
以聖祖之威兵甲之力，其剪虜若草菅耳，乃不滅
斯種者，非倦而不能舉也，以爲西南夷至衆，而斯種
頗內屬，將因爲扞蔽，內省屯戍轉輸之勞，而外禁侵
軼之患，故第以漢官命之，不純用漢法治之也。間者
秉鉞大臣，苟揚國威，不詳前事，如雲南、沅江之患，上
以虧天家之重，下以啓他夷之奸，此有識之所謂舛
也。夫古號貴州爲鬼方者，以其人譎詐變幻，執之無
從，搏之不得，有似于鬼，故名之也。謂御夷狄爲羈縻
者，以言拘之不拘，譬猶之羈馬之首，縻牛之鼻，其事
相類也。然馬雖受羈，不能不蹄齧，牛雖受縻，不能不
抵觸，其性然矣。願公察羈縻之義，鑒鬼方之稱，視如
牛馬，毋與鬼較，而効雛者干戚之計，僕聞法緣俗，立
順其俗，卽所以行其法，威忌時作，當其時，乃可以明
其威。彼諸夷相噬，自其恒俗，方其信信而爭之際，兩
不相下，則竟必相屠，然畏死亡，戀親戚，亦固有之。適
此之際，公若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馳入其境，以

示爭者，剖判是非，曉以禍福，令各罷兵，彼之聽之，將
不俟詞之畢也。僕竊觀大臣之體，與小臣異事，小臣
競一節，持一行，卽得托名于賢者之林，大臣則問安
社稷，保封疆，不耳。公博大通方人也，而又奉天子
之明詔，其日夜孜孜，思所以安之保之者，如饑求食，
寒求衣，固甚具也。僕言胡益于執事哉？願獨念募中
一肉，則推食無餘，賞賜不饒，則超距之才，不出，兵患
輕動，動亦有期。士患弗疆，疆亦有道，惟公明察而熟
慮之，無忽或語。余曰：張公故嘗使滇南，道貴州矣。誠
諸地形，悉其政俗，今而問非不知也。聊爲之耳。於是
王子愧之曰：吾失乎，吾失乎。古今則燕人若矣。昔有
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
刺然語以桡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窺
入岸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
操舟，而子言之誠過，爲吾謀則忠矣。張公其以越人
之視燕人者，視我可也。

送柳濱先生赴平涼苑馬寺序

左輔王維楨

王維楨曰余嘗履平涼境云知平涼苑馬寺事平涼在重塞複嶺間游輅罕至寺務甚稀又幾大夫綜之乃愈益閒寂幽曠旦日循故事集母衙署命坐呼茶茶已輒揖退坐私闌內吟卧自如興至則約與躍空同理觴咏如此悠悠率用爲常然志士勞人恒不樂就其所卽就思去如蹈坑溺壑若曰土僻秩散比之隱丈人云寺少柳柳濱先生者固世之所稱志士勞

達達苑馬序

人也自辰州才晉今官自姚安才改辰州自部郎才刺姚安而發軔嶠輿則自吾華庠始官凡五遷歲凡二十更可不謂志士勞人耶論者咸稱今遷非先生樂就而先生以赴平涼道華州顧廡有弗樂於是王生欽之賀之以先生綜馬卽說馬爲贈夫莫險於山踰之在馬莫遠于天下至之在馬故馬者免險而到遠者也擇地而踰不任險遠毛卽奇無稱焉有馬於此西起河華北踰幽燕南飲滇池旋越七澤赤汗血流迤足景靡歷四表弗病此其骨與氣能常有哉然

達達苑馬序

又夷塗平坂讓馬爭趨文淵納穀讓馬爭服束脯石粟讓馬爭秣仙杖天閑讓馬爭入樹水之吸莽蒼之野抑首甘心不一悲號顧焉故殫力任使貞志安過非獨君子馬亦不之先生笑曰嗟允寧論馬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茲赴信適於是王生又說御夫世稱造父爲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怪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苦不竭其力孫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難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

達達苑馬序

故脫驂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授開投散儲精需官家之度也先生又笑曰嗟允寧論御而實謂我我倦游人也安能千里允寧蓋余字余自學于先生而今官先生執余手而喜曰吾識子在童駒時茲版在帝輦且範馳驅乃何憂識馬卽望平涼去

姚母六十詩序

左輔王維楨

侍御姚子一日遇予坐姚子姚子從容問予曰夫詩者何也曰志也言之而動人之志者也言喜則躍言怒則憤言美則改容言苦則口咤鼻酸不能已故曰詩可以興又曰序者何也夫序理也諸家語各自出然雜置序者整齊之約繁總要明其旨歸詩三百篇得卜氏序之三百篇一軌也姚子蹶然起坐再拜致詞曰昔在丁未母游年六十諸與孤交者

姚母六十序

居多才士皆爲母詩之顧獨序無今先生曰序理也頗有以理之姚子即持詩觀予盡讀之則口咤鼻酸不置已已夫母年六十也蓋苦哉六十春秋者云游當與其君子姚貢士背也纔二十九歲耳侍御君兄弟皆幼而又無厚產游傷之絕乃蘇已奮曰吾且振姚氏後竟不令進者滅無聞乃力自作家給費視諸子獨侍御君與督令學舉子業及歲甲辰子舉侍御君爲進士母游業年五十七矣晝不踰閤夜不休績蓋五十七年如一日也苦哉苦哉凡此皆具在詩中

足動人而侍御言尤悉焉王子曰予感姚母事乃因稽古人之跡而明其志云昔豫讓嘗事智伯氏矣智伯氏讓爲報仇毀形變聲卒與同亡乃已此非謂貞士奇節耶程嬰爲趙朔客則朔其主也下宮之難嬰不能與乃抱孤兒匿山中何其怯也其後趙孤長復爲趙氏立後乃知嬰弗與者審所重在此也設嬰與下宮則趙孤絕即博虛聲矣蓋讓所爲必亡者智氏無後國所爲報智氏者不得一亡足償之矣故讓爲必亡者非獨勇也無地也嬰弗亡者非獨怯也欲

姚母六十序

有所立之也大臣事主喪事夫其義何異哉姚貢士卒游第痛甚不與俱竟得成侍御君振姚氏後令貢士名揚則程嬰之志丈夫之樂也顧今詩中則莫有發此者予故徵取與比類焉今士談奇慕節者曰吾誠不愛吾身遂徃不顧卒或顯路自限尺寸未豎此匹夫匹婦決一朝之憤自填溝壑者爲耳於視姚母不可同日論矣夫愛生與輕生殊途然皆非也苟得所處則皆是也若姚母者以太史公法論之得稱曰是然其識深遠矣

核邊記

左輔王維楨

今天子念三邊之氓數罹虜害歲誠邊將慎防無令虜入卽入奮死戰一創害止意至勤懇矣然終不止此非直敵勢盛也敵在將怯而罰不逮功罪溷而法未之章也嘉靖乙巳七月二十三日虜兵二萬餘騎結營邊外三營兒河甚近謀復入寇覘者以報榆林總兵吳瑛瑛卽以報總督兵部侍郎張公珩明日瑛與副總兵李琦併將兵出榆林榆林巡撫都御史核邊記

張公子立主糧餉卽檄所至給軍食時總督以防秋住花馬池聞卽發所部將在花馬池者四將軍往擊之瑛故狡智多筭度虜入必自寧塞管寧塞則遊擊將軍張鵬分地伏寇彼自當我卽往必與虜先鋒遇接戰乃與琦故回遠出乃並波羅堡又並威武堡又並清平堡逶迤遶延不與賊兵直乃二十六日虜果由寧塞管穿牆擁入張鵬不能禦匪避之初虜入寧塞也以爲旁有伏軍顧慮不敢前及至新城池四望不見一人遂揚揚南馳無復畏忌而李琦自清平堡

與吳瑛分行至靖邊營忽值虜虜圍琦急琦度不免殊死戰延綏遊擊將軍龍登固原遊擊將軍葛宇咸以總督遣適至而分守延綏西路叅將楊銳亦領兵來與兩軍會咸奔抹琦虜見兵集多度不勝解去琦得免琦面中賊矢一所殺虜亦數人瑛鵬軍不知所往陝西總兵王縉寧夏總兵李義與登宇軍同遣以爲賊犯所自有當乃故逗遛後登宇期登宇以二人同遣不至李琦方免于難又甚恐乃與楊銳等各顧兵不擊賊行但依險自保而已于是賊益狂馳趨利

檄邊記

二

直抵園林驛岔落川諸處縱兵四掠亂如沸湯蓋踰保安犯安塞未至延安僅百里耳民居此所者以爲山谿險巖虜故不能到不爲備而諸將又不爲遮狹截突以故虜得極意恣暴盤留十餘日而去至八月七日復自所入寧塞營穿牆故道出亦不見我軍一人虜出邊有司籍虜掠男女四千四百五十有四馬驢牛羊十四萬五千二十有四殺傷男女一百七十有四其蹂躪田穡燔燬室廬劫取衣物皆稱盡不可數計蓋自庚子固原之難此其尤慘者也諸將懼以

爲違將令內地殘傷若此罪不赦乃交相約莫如襲庚子故智部各僞爲虜首各爲書僞稱職得虜首若干級罪如此得釋違者騎傳近者面結謀定咸奏報總督隔遠不爲察而撫臣雷同不肯發奸當是之時巡按御史曹公行部次慶陽慶陽距今寇所三百里而近聞之大憤絕惡諸將于是上書劾諸將曰臣今觀將不擊賊而善脫罪陛下卽欲令安邊胡得哉夫寇至不擊彼且謂將偶值怯他固有強時至聞吾軍以誣功脫罪將輕狎眇小以爲若竟不我戰歲侵月掠無有休已邊圉之弗靖坐此今八將軍軍合二萬餘人視虜衆亦相當竟令虜得意去此亦可曰衆寡非敵耶寔則愛命懷整耳有將如此不如無有請法之其詞微連撫臣獨不逮總督有以也書至天子使給事中鮑公往視之驗如御史言不鮑公還報天子怒詔捕下吏治七將軍咸論如法總督撫臣亦皆不宥惟李琦以與賊戰少有功獲賞焉事已曹御史名大顯於是人稱曹御史以爲彼將帥者皆有倚苟有罪輒解曹御史責諸將將不得解此其

檄邊記

三

忠義心誠格于上下無疑阻也。史維楨告在里聞其事甚悉謂可懲往示將爲記始末如此而關中人又言曹公明法立斷不徇習容容宗室惟熯者驚害人也殺人父子燔其尸無驗監司屢以上命卽訊不服歷十三歲而曹公至一訊輒服奏置于法他若明任世英之誣雪梁彥章之冤伸曹登之枉折關宗萬等五人之疑具在頌口死者獲生滯者獲決此非持剗犀之劍照膽之鏡者弗可能也予觀曹先生狀貌遂遂不振矜先物乃行事顧若此敢任人誠不

核邊記

甲

在外屬哉

潼關衛修學記

左輔王維禎

潼關衛學初正統四年建夫衛肄武而置學焉。蓋飲才敷教俾之親上嚴長之義明已乃講干戈戰陣之事則化濡兵強故學者論文而實武之裨也。學故在衛東成化十年以避水患徙今所在西徙之時主者苟就聖廟制儉止三丈屋卑而陋他宜有咸缺自予遊京師凡四渡潼關見學輒嘆焉當是時指揮姚勝祖掌衛事以爲姚力且百舉顧獨後此問故則主在潼關衛學記

兵司嘉靖二十一年四明周君至於是發謀修學遷學左右十餘家約官地償之過當弗計制乃拓收殿兩廡崇廣皆倍昔始有櫺星門有啓聖祠有鄉賢祠有名宦祠有神厨庫有教官衛有號房又於其外橫衢豎二坊東扁曰才全文武西曰道備聖賢分樞布位增無創有周君之用心如此功且卒周君以憂去會姚指揮亦謝事諸遺木石狼棄而莫爲理二十三年休寧汪君繼賸之嘍喈焉詢功未卒若干爲露臺爲葺明倫堂爲泮池學遂完美無缺當是時微汪君

來念遺續斷周君勞幾廢二十四年予以告復如關
望恢恢耀耀驚目快心焉已見渠水遠城中民就其
門及輿人曰是即引潼水自南門入折流而注之泮
池又北折而達于黃河則汪君爲也于是又賢汪君
嘆焉是役也費金三百九十兩有奇取諸修水關之
餘者周君嘗請撫按趙公劉公殷公浦公咸可之乃
興是君者之備關也選兵等食饋餉訓浮乃此獨
務修者重道而育才苟不可更襲也子孫家汪君按
部華州遂問記且勅以訓衛之學者大訓坊言備矣

潼關衛學記

二

予能有加哉無已則申其義夫聖人之道親親長長
而已兵凶戰危又視其親長輕焉武由之不振故其
爲教也使之誦詩書焉以明此也習于戈焉以衛此
也不問之夾谷之會乎躍階擐兵立折強主出身以
保君竟合兩國之好以還鄉之所謂習組豆人也故
治亂殊遭文武異用兩設互發定難而飾治莫踰乎
聖人故曰聖人萬世之師也諸士子觀于坊瞻于廟
講于學寧無感發而振勵之乎周君名相癸未進士
汪君名尚寧己丑進士並副使周君役指揮姚勝祖

經歷王仁汪君役指揮孫墳千戶王輔學旣成法皆
得書

衛學記宜此沉毅

潼關衛學記

三

西嶽廟新置齋所記

左輔王維楨

西嶽廟置齋所者潼關兵備副史何公訖廟功而禮起者也。嶽故有廟，圮嘉靖己亥，巡撫陝西鈞陽任公聞其事于天子。天子曰：「新之，乃何公則受微而任事，蓋界諸良者公慎之。」申畫示勸，篤謀務成。于是闕宮穹閣，我闕修廊，官官燿燿，奕奕堂堂，視嶽比雉而增麗矣。何公曰：「費縮初，美飾加往，模幸無負。」已又俯俯思，思顧而嘆曰：「嘻，闕哉而不齋所耶？今祀者奚止夫？」
無禮無祀，竟使可闕耶？命作之于華陰，知縣唐寅主簿周雨威應命至，問費公曰：「于廟羨問役曰：『于廟隙間址曰：『于舊凡以屬知縣簿，乃知縣簿傾之又申畫示勸，篤謀務成，咸公式所遂底績。』何公曰：『備哉夫！』」
崑如者，廟神者妥焉，翼如者所祀者止焉。雨雖霑衣而禮不廢，備哉故曰置齋所者訖廟功而禮起者也。時西周有王氏子者，望嶽百里而近，嘗與客談廟事，輒稱公有三懿焉。客曰：「三云何？」王子曰：「夫五嶽宗岱，

華也。次之五鼎隆禮，三公比祭，則虞周已然，而屋而祀以增以飾，沿代相承，未之有改也。今廟新且所不稽古乎？段煨蒞土堂，闕載營樊，教攝祠外，亭是拓，今所望堂而竦重門之外，段樊與何殊？代同謀矣，不洞制乎？歆神介趾，祭人達願也。乃孔子曰：「我祭則受福，寃本則慎齋。」云是故，案牲非芬，沈璧非潔，神之貺之視精明之德焉。齋之謂矣，不明神乎？故一作而三營具者，是潼關之能也。日公過徵記具言之，何謝而不居已？矧然曰：「夫所齋也，然有興道焉。」王子曰：「興何以？」
嶽廟齋所記人

曰：以山夫山，蟲蟲直如雪，嚴潔如昂，三峯英如出雲，兩殖百物，有請輒答，澤如惠如，閔如德人考似通士。覽玄至，則有觸焉者矣。觸則悟，悟則興，興則沾，戀棲遲而弗忍去，則所其有助哉？王子曰：「公言之五浮溪矣。況至者乎？何公返遂，醴所言刻之石，為記，公名鰲浙之山陰人，正德丁丑進士，今擢江西右參政，沉毅而幹勞，代昭宣不但于新廟置所云。」

咸寧令齊子像贊

左輔王維楨

此咸寧令雲汀齊子像也。雲汀初令蒲蒲人德之，乃募工擬容用志，弗忘辛丑之冬，雲汀屬公游及華蒲父老，越數十輩浮渭奔謁，念往泣離，持圖以獻。若曰：考公似者，嗟乎！召稱去思，傳遺像，觀代音徽，溢爾輟響，乃如雲汀所獲，詎可言今無古人哉！余乃恫懷時政，欽厥令美，爰製四韻，式闢孤芳，替曰：

傷視彼民雲汀之志，民用不傷雲汀之事，彼奪者誰

咸寧令像贊

失此人，龍爭公弗獲，纂公之容，巖額星瞳，依稀見肖秋稟，春煦顧吳失妙，瞻依有托，無論一手求，所以公麟閣丹青。

跋許石城所藏詞翰卷

左輔王維楨

今在卷者，乃皆吳中長老先生之作，往皆有聲詞壇者也。彼其人骨已朽矣，其言猶爲石城君寶而藏之，乃知自剖判以來，未有不朽之軀，誠有不朽之語也。予關以西人也，仕宦既二十年矣，乃始行游江南，觀江南之川嶺生物，與其土風，旣歆然豔異之矣。乃茲復讀卷中書詩，益又悟焉：則大江者，固天所界宇宙，限南北，今各不相能，非區區人力能勝之也。且無論

跋許詞翰卷

別卽詞調亦兩之矣。總之北尚風骨，南尚色澤，然人好南音，則十夫而九也。

與呂侍御書

左輔王維楨

鄙生慕沃洲之名尚矣乃今覩沃洲之面私其論吐
與其在事弛張之畧咸當實不華簡而易行有爲咸
績乃知沃洲固經國之大儒斯文之巨擘矣今世學
者侈言無驗如畫餅膠舟不濟于用俗士見其若此
遂指而訾之世忌論學以此也僕以爲論學如問途
所貴能行至之不倦今交游中若趙大洲者高目標
植庶幾于道而夢披敖子沉毅淵嘿若重溟深谷歷
與呂侍御書

珍如聚鄙生獨私切敬事之恨天資弗類不能逮放
子放子實有閎才絕藝而一不暴見今人稱敖子
爲篤厚君子而不知固畧士翰卿也鄙生于流輩中
稱最下顧能景慕賢哲冀有所表樹卽如已出亦念
世不可無才士大夫而才士大夫在世齟齬者十指
而九此其故難言之矣今鄙生旣歸而敖趙兩君與
公時出入從游其所陳說相參令上合先王近振時
艱在坐快聽出門可行卽俗士曲意求指安得乎自
聖人沒道散在諸書求道而不讀書猶入闇室辨色

也僕齒年逾壯皇道逾迷自訟不學故至此今擬退
依巖谷蒐羅往籍探稽世故求所謂信古振今者卽
未能伯仲時髦亦庶幾無忤于俯仰耳竊又慮五斗
相迫復就宦轍則此言虛車矣嗟乎白日易夕逝波
難返四十無聞聖人弗畏沃洲諒軫此念久矣幸愛
景光各圖令名不盡惓惓

與呂侍御書

與周石崖曹郎書

左輔王維楨

草野之人雲霄分淺今歸乃故甚適自奉親課農之餘則坐室中讀書焉耳竊念國家養士十許年曾微效米鹽之能鉛刀之用乃退守丘園若此卽誠私願大足如報及一飯者何然又以職領史氏若采風輯事不限朝野乃今闕聖帝明王之大美弗逮忠臣節士里誣巷謠風俗政化之所闡滅而弗傳若是者罪益且重負益且深楨於是懼乃思左氏虞卿之東周布席書

所爲以爲庶幾哉無慚于天地之德矣顧隘聞短技卽如前志百振未有一舉砥立空言終與草樹同朽爛矣或謂楨曰子四十而不試後無幾矣卽曰陳言安施也乃笑而應曰我且作年計在山中子責吾四千試乎離隔遼絕同人之戀彼此共之秋交鴻便幸惠德音

答韓范落先生書

左輔王維楨

自洛水南行渡渭抵華下人稱百里然迥野荒塗卽快騎必竟日詣所止此安止百里也乃翁輕涉遠道枉訊微廬感激萬之恒情又抄冬嚴寒冰河雪徑此宜居堂與帷帳中猶有侵冒矧茲外出使者來諗知還居無忘心乃始慰奉教南轅且淹不發謂以期親故惟翁重抱沉痛令分國念楨爲國之典刑軫慮亦復戚戚今國家大計莫鉅于防胡治兵願惟防胡者

多擊胡者少治兵者多知兵者少以此兩多併此兩少此虜小入大入狂馳靡憚南踐太原西掠華池慘惡稔毒詎忍言哉執政大臣若國其詎者則必入告天子詔翁還取大司馬尊號昇之坐有成功可睹見此非臆想私諛天下誠大人才誠衆以指授數與翁等埒者幾乎楨發擬在正月下旬蓋屢下屢易沾戀慈闈擊不能斷無亦去父母國之道宜爾哉自省淺細卽就班列萬無一禪幸終教無甚貽鄉國羞至望至望

正始之音未絕

李韓老書

十

後答張太谷書

左輔王維楨

張生回具悉屋烏之眷感戰何已止征蹉跎去鄉之難如此矧又肩背受患連數月未平可奈何只今強欲出門念破後月卽失期吾兄養恬斗城之陰遠蓄真探由此益懋行子誠嘆羨焉賜來濛溪翁集讀至再周先是得少華翁集近併二集更讀之乃皆婉麗秀俊與太微翁集各立門塗若以名世而傳來則一而已可謂接轍錢郎合券陰何者矣楨才性駑下鮮

答張太谷書

一

兼識之力冥搜之鑒然竊觀先民有作率非形容象模必積思累紀既已得意會神乃後成章本朝作者空同老翁聖矣卽大復猶却數舍蓋空同有神交無方之用有精純不雜之體讀一篇詩見一事首終雖縱橫奇正弗一其裁而粹美同也珎瑤璫璫弗一其形而溫栗同也至若倒插瑣挫之法自少陵善用之者空同一人而已學者未睹其大謾肆醜詆以爲空同掠古市美比之剽虜嗟乎空同富才神解能自作占假令與李杜二豪並生同代二豪當約爲兄弟補

所未逮增所未能故官帑失金不可疑陶朱也良驥
蹄足不可謂相肖似也空同生李杜先不爲李卽爲
杜若李杜後空同生亦必不爲空同豈可謂李杜掠
人美哉方匆匆束行李也覽藝有觸輒出數語恨不
與公接朝夕得窮論討實是非紙上言不多嗣當更
布許有大珠贈行人瞻佇不至轉增悵懷對山先生
集及諸書并厯慮思有成事卽馳一介祇領幸呼與
之吾慕濠溪翁有年載不奉不獲接面晤時爲道倦
憊

客張太谷書入

答許少華書

左輔王維楨

往奉華牘稱物以喻志意隱而詞微情傷而旨痛顧
世無知之者楨讀之爲太息焉夫君子之行不同而
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之耽意聲樂謝
之游獨山水人固爲放浪形骸澗畧禮法矣夫數君
者皆當世所謂賢豪人也彼其始豈不欲爲矜矜
之有用世之徒哉時有所不可乃退而就此故琴酒
鍛樂山水六物者數君子之寄寓乃其情深遠矣惟

客許少華書入

公壯歲標植嶢然而不污慎脩而不爽當是時自謂
曾參不殺慈母相信蕭曹丙魏之業行可力致此其
志豈不貞固哉旋乃蒼蠅肆點黃金遺像遂令韓非
孤憤殷浩書空棲李廣于南山竄楚平于澤畔百懿
不錄一告被放斯足悲矣孔子曰邇世不見知而不
悔惟聖者能之言悔賢人猶不免也於是境殊則志
遷勢阻則情轉故且昵近異物假借蕩懷免憂生之
嗟耳亦若陶之酒阮之琴嵇之鍛王之聲樂謝之山
水皆寓也而知者鮮矣今謀人國者不務亮志憐才

濟時紆患。專乃索細癥。摘寸朽。遂使全璧受疑。合抱見斥。公由是不獲奮矣。積爲之太息者此也。強胡數爲邊害。執事者講武。遂才念至慙也。然今日用一人焉。不能輒去之。明日又用一人焉。又不能又輒去之。官頻易而勦。患漸深而莫之抹藥。何者。用者非才。才者未用。用者飾名。用之者信耳也。往積從朝士間。爲論真才。誠可批難解紛者。三數輩。不嫌以私。其鄉聽者色駭。而意拂。以惑于讒口也。不見公五六歲矣。傳言故嘗一疾。疾已乃盡謝諸累。蓄真友。初今容髮。皆許少華書。

二

光。光好也。意或天祐。國家故乃陰誘其衷。祥之願。精須用若此。得告在家。僅八月。部檄趣還。不得淹卧。丘樊遂不能驅馬曲江。乾岡之間。攀接顏色。一慰風。昔聊布款曲。式答芳訊。見太華公爲道維積。倦倦。

答李東岡書

左輔王維楨

離之數歲。而甫一晤。欬又以憂去。感念如何。嘗讀漢史。見東方生置陸沈之言。以爲調語。取今吾兄觀之言。信非宕闊。世自驗之。謂也。士人平居。誓志期自表。見不宜倪。首人後。此一跌折足。壯圖盡灰。何者。知所願之難伸也。近世若此者。往往而有。積賂之悅。且嘆焉。彼山林幽寂。蟬蛻塵壒之士。旣不能從而驅馳。世路環轉。指隨。又喪所本性。功名之際。可不謂難哉。是

答李東岡書

言本爲東岡而設。懼人以爲我爲托寓也。冬寒且襄。大事哀勞交理。幸攝重自保。悵悵。

答南姜泉書

左輔王維楨

昨赴會渭南接遇非分而今郎賜谷先生者益復推公之愛愛之念古人禮非其任則避之乃夜遂奔歸非謂陶令厭賓客也小阮來傳及翰教眷念蒲紙因知西征在即上青天觀錦水則奇快遊也何云蜀道難哉初擬爲言申贈乃諸俗牽涸思之竟日夜了無佳句然又不欲草就懼溢奚囊俟徐圖補之所致台山嵩陽二君書到郡勞使分遣節序向暑惟慎旅爲

答南姜泉書

道不盡悵悵

與平田管公書

左輔王維楨

自歸里中日坐塵涸幾欲修訊而卒未能乃茲顧勤長者軫念貽音惠問楨手書愧悚汗下交頤謂不往反勞先之也關中修詞之士自近世所略記不爲少矣厥製皆稱雋矣至其行履矚然振蹟于滄塗之中諸學士人大蓋未嘗不推轂翁也乃茲所爲詩又閒雅冲幽若此豈孔子所謂有德必有言邪楨讀賜至集三復矣他家皆臨帖字模粉畫耳獨翁自吐曾臆

與平田管公書

披寫情性所不能離者古人體裁耳以傳久遠賄者自有定議誰能私之乎楨濫竽詞曹久矣卒未有窺然顧樂稱作者之美竢抵南中更欲綴一言于卷末明修詞之道貴精不貴多其詞傳世以人不以言也

駁喬三石論文書

左輔王維楨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諛故以投公誠爲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諛者未之或殊卽公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籍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奇絕固未有脫駁喬論文書

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劉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既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韞鎖文而至此卽遷史不皆其然

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錄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鹵矯健門途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襍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駁喬論文書

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卽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性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劉論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爲別倘軫懷無恡嗣音

與東谷先生書

左輔王維楨

近世撰述塞于宇宙，然多是非，任情褒抑，亦由國家采風之官不立聽睹，既狹，則譜牒安托？于是懷私忿世之倫，藉是獲售，而洩不平之抱。至有隻詞相濺，千古蒙垢者矣。今翁所著殊不蹈此一人一事，咸當實不華影，常依貌響，必隨聲異，日開局紀事，楨即操是往矣。

與東谷書

與徐御史書

左輔王維楨

使者以輸札及故人貽來二箴，至並受之矣。往公以按部由旣數日，始得聞出不能送于家，歸當圖逆之郊也。瞿君書云：客自南中來，輒言師立已大峻，與人不相親，且在彼中安可如此也。瞿君于僕有骨肉之痛，乃爾見責，然僕誠非敢如此也。顧僕所由致此者，有說四焉：僕受性直，意人有不相能，不善浮慕之，遂與之疎。一也。平生未嘗削心反舌，配是非，淆曲直。見

與徐御史書

配是非，淆曲直者，則力爭之以爲邪口，不止則固是不定。二也。諸所爲非其甘意往者，卽一時雷附，然竟作恭眉狀，昔人直弦曲鈞之誠，僕亦念之，顧予不能忍。三也。僕嘗見賢士大夫歆艷之，卽其人不過我，我固造其盛，請事焉，然有造有不造，則情恨生，四也。斯四者皆僕短，僕自不能諱。至謂峻處絕物，爲一切嶄巖之行，此繫壞之迂士，斷席之俠客也。僕何敢同之哉！公與瞿君連姻締好，瞿君旣已披腹腸責我，諒公必得聞，僕不可竟脉脉也。僕關中人也，關中先輩自

游翰林者若武功康公鄜杜王公皆異產殊尤之材
乃皆出門一跌遂止初官不徒竟老死岩穴中耶僕
與兩公較則驅跛驢逐良駒其不相逮遠甚僕安有
千里望哉惟君憂其座主不和光恐及顛仆乃僕則
私計審矣夫人生以百歲爲期然及期者甚少僕今
年四十有七歲矣流光驟驥亦無幾何就令僕回心
易轍以追逐于世俗之間吾恐老不曉事終遺子雲
之譏矧矯衡爲輪反底作蓋卒之弗可能乎亦守其
故而已且僕固思去非托之欲逃世也念老母旣不

集徐御史書

二

耐遠游歸而處于鄉而僕羈在此僕旣鮮兄弟之聯
又乏冀土之息唯獨母子相爲命乃分之爲兩如中
情何世未有離背骨肉逐一官之榮得稱爲人者也
故常於邑悲傷而近于病少選之頃將上謁陳乞依
老母側畢救水之願焉古人有言斯非相惡一死乃
已當其時非不早見求去竟落之坑塹馬遷謂非爲
說難甚具而不能自脫蓋謂之也斯因萬世厄士之
永鑒哉今居南中久幸聞公之賢哲愈詳僕固當朝
夕見乃願一月不一週坐形迹之歎云耳有懷如海

思就傾倒不可得回車何日瞻佇瞻佇

集徐御史書

三

左輔王維楨

太史者無錫人也名道立字懋中舉嘉靖乙未進士已選爲翰林吉士是歲天子躬御文華殿授簡命題校第諸進士乃得選者三十人而關中人王維楨在其中時李文康公在內閣月試吉士凡兩而顧文康公典教書李公文尚溫夷爾雅詩婉切乃懋中文卽溫夷爾雅詩婉切適與券合一試輒冠吾曹再試再冠又再試又再冠如此至五而顧公又數數稱

王太史傳

舉之由此名顯楨竟試與懋中同案懋中見楨作至闕次則恒獨居後爲嘆之已規曰子弟易子手卽可前不易不前也乃楨固不易其後懋中授編脩楨亦爲編脩懋中旣爲編脩列史職稱曰夫太史之官立爲其志一代之故集古先之鑒也乃吾今守其事矣隘而固識闕而弗脩如職何於是下僻遠居盡括古墳籍刺取之今事大者皆牒記客時過其門每見其下捷也蓋自其爲上時日坐一小樓連數旬不下卽

二歲爲嘉靖丁未太史自告起還翰林相見亟稱歐陽永叔之文粹固須法詩談唐張司業劉隨州以爲

質而近及索其自作讀之果皆似敬之予亦出作觀太史太史矍然曰予自昔固不易而今乃如此太史爲人靜定沉篤蔑世俗靡靡之好旣乃贖故邸復捷門著述如曩時不輟居無何太史病肺楨說之輟業已察其面霜白兩頰銷縮骨稜稜出又說之歸太史於是遂疏歸太史號堯衢頃改海樵語曰脫吾疾瘳以請而得走錫山也將屨斧伐林于海之側群樵人

王太史傳

倘佯足終吾年吾誓與雲霄冠珮絕矣疏上未報而太史卒卽其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年三十八耳父曰九巖以禮部郎中自免家居太史在京師遇一果一肉之珍不輒食必函致九巖公爲書訊其親必盥手焚香乃始書書就含涕封至不勝其孝如此與人交雖簡默艱合然心依忠厚得一善必易之人過則口悛悛不忍道一詞也是皆足不死乃旣死天道誠遠哉太史美髭髯垂幾及臍貌癯而骨清目者咸指爲奇將穹致顯融綿綿久也今若此則人相石室之

篇誼耶。龍湖張公者太史舉主也。病數自來視卒哭之哀。曰王生好讀書。竟坐是死。諸大夫聞者咸爲慨惜。曰才人死矣。始與太史同選者。今在京若干人。旣會哭其邸。輒還又送之郊。踰年而楨爲作傳。太史有二子。一孺人唐氏出唐氏永州太守有懷公之女。荆川太史之妹。先三年卒。

王維楨曰。余甚悲太史亡而靡有憾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太史病且革。予入省其卧内。見側案有剝取視之。則自記病起加減。除日次。予問記何爲以

王太史傳

六

三

白。吾親令寬之。勿繁戚。病予也會又孝烈皇后薨。太史自枕上加素冠。曰卽一日不死。猶爲朝臣。安可以病廢儀。嗟乎。由二事觀之。孔子所謂聞道者非耶。死可哉。死可哉。世以壽命終者豈少乎。若其罔罔民。民也。誠何以死哉。

明四川道嚴君墓誌銘

左輔王維楨

監察御史嚴君者朝邑人也。名天祥。字叔善。以所居望仙觀在洛渭二水之間。因號雙洲。嘗稱以爲人能脩潔其躬。比于洛渭斯可語士矣。以故嚴君脩謹平生。無滂節辱行。嚼然若處子。云嚴君中嘉靖甲辰科進士。除爲江西絳縣知縣。旣三年。徵去一錢不著于身。去之日。父老遮道攀留者。以千數。嚴君持訟不假。借常約束吏胥。竟嚴君去。兢兢不敢縱。以此百姓戀嚴君墓誌銘

六

一

之已酉。選爲四川道監察御史。居三月。嚴君忽鬱鬱不樂。或問嚴君曰。君官御史。何不樂也。嚴君應曰。官御史可樂。今且責我以能官。樂乎。吾亦有所覽。觀思慮。夫鸞鳳鵠各有其稱。皆著其能。吾將奈何。是以弗樂也。久之。嚴君病。嚴君父曰堯黼。號直庵。母李氏。第天祐舉人。嚴君生而孝友。六七歲。李嘗病。罷食。嚴君跪而進食。不食輒泣。食乃起。一日天祐病。嚴君身奉湯藥。夜三起問之。惟恐其弗問也。嚴君病在京師。直庵公聞乃跨馬馳來視病。留天祐事其母李。是時

六月大暑嚴君相見泣曰噫翁何觸熱爲也兒病固無害殆傳者誤翁耳。時問母李及弟天祐語刺刺惻惻淚數行下移時不止直庵公居月餘而嚴君病少間歸既歸乃復遣天祐來視而嚴君病忽劇遂卒天祐不及訣才數日耳天祐撫棺慟哭曰嗟天乎吾兄何負而遽令至此乎嚴君配曹氏無子有二女皆幼皆隨居京師天祐乃扶櫬載嫂若女俱還以庚戌三月十日葬嚴君於望仙觀之東從親新兆也其後一歲餘曹氏坐哀毀亦卒天祐啓其窆與嚴君合焉初

嚴君墓誌銘

二

嚴君且卒也曹氏提一女伏牀哭嚴君亦哭有頃誠勿哭徐言曰吾視吾弟厚吾弟視我又甚謹必不令若等無依也吾死而還骨於家其告父母以天祐之次子允恭爲吾子立之於是直庵公竟與立如嚴君嚴君舉進士時余識嚴君於稠衆中敬之既嚴君爲御史病卒余與長安人王給諫子皋偕視棺殮哭之成禮然後去已而天祐至遂請王給諫狀其兄之行携而同乘吾門乞銘倉卒不能應去越三年而余遷官南都便道還華下天祐渡渭造請者三泣曰先兄

所不瞑目於泉下者獨埃先生一言耳幸以慰死者而絳縣人又言嚴君方在絳縣時恒以役至夏縣道經傳說祠側嚴君必入拜徘徊瞻望頗有曠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慰其側短亭中坐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傳丞相要公嚴君謝不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君作鬼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君乃語二青衣還報傳公異日者埃我爲御史乃往矣言訖就寢頃之寤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

嚴公墓誌銘

三

時有之非夢也嚴君默然誠左右勿泄卒而從行者始傳其事由是觀之嚴君甫爲御史輒鬱鬱不樂者蓋斯念哉彼其稱憂不能官者托說也嚴君生正德甲戌十二月十六日卒嘉靖己酉十一月十九日年方三十六耳女一許字樊氏一又天蓋重可傷悼焉乃爲之銘曰人生而良惟神亦慕翼翼嚴君傳要千路傳跨箕尾嚴乘烟霧翔翔九虛以遊以娛彼衆弗知嘆息瞻顧杞梓俄摧驂騑窘步我解以文刻置新墓有來觀者

茲石可寤

嚴君墓誌銘

四

明王孺人趙氏墓誌銘

左輔王維楨

王孺人墓誌銘

王孺人姓趙氏西安前衛人也夫曰平石公生子曰鶴事今上爲給事中初平石公往來賈江淮間三歲中率二歲在外不得教鶴學而鶴少雅馴天資甚美乃孺人自持家事教鶴學孺人誠鶴曰夫女之績也緣分而日治之則大帛成安有疎櫛子成器者乎鶴奉教唯謹學既十年而舉進士是年甲辰歲也進士守次銓部念其父母乃遣使往迎父母而平石公又往賈江淮乃獨載孺人來進士卽復爲書抵江淮請平石公云孺人已自其家至而平石公買方快不來有頃進士授行人奉節使朝鮮而留孺人京師以其婦周氏侍比歸納節孺人檢視箚中惟皇華集數卷及去時衣帶圖書而已孺人問曰夫稱皇華集者何也鶴應曰古者送使臣則歌皇華之詩今集紀朝鮮陪臣贈言故放而稱之夫贈言何謂也行入爲摘行李蕭然及腹貯冰霜句義解說之孺人聞之喜曰見今勅志若此不直揚名異域且與

矣明年行人使河南便道奉孺人歸長安會平石公亦自江淮來行人日日爲稱觥謹燕居無何行人當還報命乃請與父母俱平石公倦游又以官所局促固不許孺人乃遣平石公侍兒與行人如京師又明年行人遷爲給事中給事中有所論白上輒嘉納平生逡逡謙溫口不道人短至搏擊儉邪則貴近弗避也孺人重愛子常以爲憂居三年而孺人病給事中方謀歸孺人而病漸劇遂卒給事中伏于舍苦哭甚哀既殮則念平石公獨在家年老懼聞訃傷其心

王孺人墓誌

二

乃卽復遣使問慰之給事中余所舉士然又同關內人孺人居京師余母劉孺人嘗與相迓母劉謂余曰今見王孺人端雅莊嚴殊不類婦人固宜其子若是也卒而母劉爲傷之給事中將扶輓歸葬乃杖而乘門請余銘投以狀狀稱孺人生弘治壬子十月二十九日卒嘉靖庚戌十一月十九日年五十有九初有三男子其二早夭給事中有男胤吉聘舉人黃勅女有女許聘張四維給事中泣曰母卒時戀戀二孫最苦矣墓今卜長安木塔里葬得吉嘉靖三十一年二

月初八日也銘曰

維趙氏先世有顯人王父岳岳作藩八閩木家鹿邑來遷于秦彼大父者氣亦大振比及孺人家休未泯誰謂聞處識達群倫誰謂不學易子克臣出入京卿翟弗朱輪有輝載路或嘆或珍南山之丘鬱乎嶸嶸孤魄歸是子也傷神傷神何爲曰咨二親生不恒偕沒復一身嗟乎過矣萬有終藏千秋萬歲者竟雙

王孺人墓誌

三

祭外舅半山公文

左輔王維楨

歲秋八月有伻來詣計而乞銘主舍納寢子曰叱乎
駭栗不制管也何健今也何脆髮黹遺老書飲宵繼
彼皆泥頽翁獨揭厲嗟杯中物人曰綿世積而醇毒
翻以速楚位不當才休且假糲因覓醉鄉遂游無際
狀楊氏爲載弗漏細誌擬其槩以視來裔東門之丘
送車四時或紼而誦或酬而祭余豈異人奈何匏繫
神奔跡阻西顧沾袂曰下更東羨門永閉悲離傷絕
祭半山公文
恒若受劇旣以銘歸貽書伉儷以贈以祀有亡焉計

祭甘經歷文

左輔王維楨

謂壽必賢而公靜淵顧不得年謂仁必剛而公孝植
孝子乃既謂才必達而公嘯拔臺幕不越謂天從人
人言恂恂轉災其身謂理御數吉人儉受于何則厚
謂聖言信不善或順善茲蹈躐總之天遠然然巫咸
不謂古今皆惑回也弗延鄧攸絕傳匪公獨憐有槐
在旅仲容斯舉征日煩暑汗馬寒塗送者傾都或悼
民吁秦蜀形親我等故人視衆倍辛祖奠薤詩以當
祭甘經歷文
別卮以當驪詞
錯落似贊

祭王太史夫人文

左輔王維楨

王氏有赫厥惟太史休矣碩人寔天作比作比伊何等芳齊美如珪、儷璋、將、衡、和、芷、太史溫溫崇樸、太侈豈俗之移唯道是止朝士翕然稱曰君子噉噉令名寧獨文似碩人相之克順克理解珮齊肩動符前軌媚於士夫專愛姑妣令德允臧勿云織綺碩人之生名宗貴里兒也班生翁爲孟氏懿質、既貞、內戒、爾爾乃歸于王閭舉遂起 帝制有嘉爰旌幽履幽履載祭王夫人文

揚從以錫祉吉凶何期慶吊相隨大命奄忽殲此淑姬考祥元吉人皆信之仁賢不祿毋載空詞笑、笑、太史悼、往、傷、離、形、匿、世、隔、誰、哉、子、宜、比、目、失、涯、連、理、摧、枝、匹、翼、垂、翔、云、何、勿、悲、塵、掩、遺、琴、蛛、網、虛、帷、物、不、毀、故、而、人、不、追、維、楨、等、四、海、之、人、太、史、同、池、太、史、既、戚、予、戚、在、茲、生、非、金、石、誰、能、勿、萎、或、彭、或、鴟、造、化、小、兒、晨、旭、夕、沒、春、并、秋、腓、理、無、久、視、達、者、不、疑、碩、人、克、明、安、此、長、畢、欽、德、將、祀、冠、裳、有、秩、

祭盧太史孺人文

左輔王維楨

賢豈必壽促延惟命孺人奚傷靈輻既戒違此京室返彼齊疆嗟哉盧史休茲令匹湓爾云亡偏輪不轉隻翼不飛盧曰予殃孺人歸盧遺貧飭敬人言孟充既盧歷顯一綜內治一秉官常官常易修內治希避虛也二良靡實弗宜如彼宮鍾有聲載揚猗猗蕙蘭春爲茂艸秋萎嚴霜盧曰悲乎豈怨霜露所懷舊香漢濱遺珮荒忽邂逅交甫不忘矧茲同禍以歌以泣祭盧孺人文

痛於蒙莊有儕來集哀盧之庸酬孺人觴於鳴孺人生不踰閭冥冤于邁焉識故鄉丹旌在途依方南指竟兮與翔

同館合祭王懋中太史文

左輔王維楨

王子之行賢者之侶也。乃遽五月而疾。三十八歲而死。朝大夫聞者無問識與不識。皆爲雪涕。余等固重有傷焉。王子操儉慎微。密以名其德。然亦以是殞其身。病且劇。恨猶瑣屑米鹽之間。少恢恢大也。雖然。再牛之洪也。隆然瘠矣。顏氏子之弗遷怒也。溘然天矣。此又關人哉。天命猶幅尺也。杼杵既定。能益而長乎。王子獨奈何。若曰。作善以速殃。勅躬而滅愆。天如是冥冥也。非然哉。非然哉。

南館合祭文

2361

于鱗文抄

選唐詩序

青州府誌序

蒲圻黃生詩集序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送王元美序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于鱗

八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送楊王伯序

送宋簡宇序

邢母朱太恭人序

許母張太孺人序

御史朱公遺愛引

劉公樂峴亭記

重修肥城縣孝里鋪記

太華山記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顏神碑記

王氏存笥稿跋

李淑人大節解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

與王元美書

又與元美書

與宗子相書

李于鱗

八

與戚元戎書

與許殿卿書

與俞仲蔚書

答子與書

報劉都督書

問華渭諸生策

長與徐公傲之傳

王中丞廷小傳

錢塘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處士龔公墓誌銘

孟宜人墓誌銘

封太安人潘母趙氏墓誌銘

將仕郎趙君墓誌銘

徐給事中墓表

亡妻徐恭人狀

祭張隱君文

李于鱗

八

祭恭人文

祭饒侍御大夫人文

三

選唐詩序

濟南李攀龍

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爲古詩弗取也七言古詩惟杜子美不失初唐氣格而縱橫有之太白縱橫往往飄忽之末間雜長語英雄欺人耳至如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卽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五言律排律諸家樂多佳句七言律體諸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卽子美篇什雖衆憤焉自放子作有

選唐詩序

峭甚

自苦亦惟天實生才不盡後之君子乃茲集以盡唐詩而唐詩盡於此

青州府志序

濟南李攀龍

夫志也者志也方志是事而已欲善之以有所取義作者之志也青州爲郡其事則詩書周禮春秋國語史記管晏諸書君子得以識其大者其取義則所謂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矣

青州府志序

和譜立挾濁澤之遇漢諸王子廢絕半之迄今視其隱惟藩屏有司底長更至迭謝與高國世卿異矣解舉里選明經射策之制典焉作封建職官選舉表焚感守虛釋冤振老龍關馬山之陽乃詭天是使比論行事不達明誠伴星野災祥志海岱維青州鎮曰沂山瀟灑流惡安得決瀆洛之水汁肥自穢而放于瑯琊比先王觀太公報政禮從其俗寬緩闢達縣之平易中具五民而地重難動搖六十牧豕固陋性成方願罷西南夷不置滄海郡安得布被爲而曰齊人多

青州府志序

言也。今自見采金煮海之徒。不可動搖。不知我無以制其命。乃惟其俗之罪。作山川風俗志。雞鳴犬吠。穀擊肩摩。然陰雍長城。暨池龍夏。二分之一。非穀所生。克服其政。亦既富強。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南多山谷。登降之萌。上斷輪軸。下采杼栗。其餘鹽絲海物雜錯。戶登則田治。賦平則產息。三者相成。以官山海。卽升葵丘壯冠裳之會。入石室探文字之原。賢者亦有此樂矣。作戶口田賦物產古蹟志。若定而官。君子所由以基命。寧一而出政治之位。中國授室。群萃州處。以就閒燕。言必敬義。有社稷焉。祝史薦信。堯之五吏。安用鯢脯。雲山河伯。無所爲禱。作官署學校祀典志。昔稱節制技擊。爲之不教而戰。安謂怯于衆聞。邪。流雖數萬騎。亦由人自爲戰。議者謂顏神可城。而不可規。爲縣蓋以官具。則民置而險不爲用。是稱四塞。閭以稱兵。足備他盜。恒爲游士。之車馬。國家一統。承流載道。察民疾苦。使者相望。疲于奔命。置郵如綫。作兵防城池。關梁驛傳志。掩荷塞塗。振萃懷里。愴焉示睦。龍夏以北。至于海莊門山之祠。奚用牢

青州府志序

笑爲哉。觀孟嘗君之泫然于雍門。周斯過城而哭者。未爲失之。達于何惻心路寢。五丈夫見夢梧丘。蓋已慘于堙微發掘之患矣。齊魏之季。實崇佛老。有屹其校。伺我失道。作鄉社陵墓寺觀志。嬰之知景公。不能川仲尼。猶仲尼之知嬰。不能使景公用已。尼谿天沮。不遇非人。維諸侯享國。從治以長。大哉制辭。寵靈篤叙。九合一匡。不可繼矣。自餘取節。樂于吏體。士生其間。卓稱達枕。左司馬伯公。中大夫王邑。富強之佐。蓋姑置焉。而况崇弟。蔣弟。丁惠之功。作聖賢封建名臣宦績人物傳。相勸以趨義。忠臣所難。有激而累親。幸子之過。自公冶長受業身通。田轅伏鄭。代爲大儒。源本六經。家傳人授。終始大聖之篇。號爲閭大。王父嚴安。上書言事。感動人主。穰苴孫武。至今言兵法者宗焉。鍾離業陽助王息養程本。寄食海濱。泯子午載書三百。作忠義孝友儒林文學武功隱逸僑寓傳。俠無義。則豪輕。季次故齊人。而後之言俠者。置之。孤嘔子秋。氣足鼓衆。士有私伍。同袍之役。乃過謂之。恩憂。務剪其豪。卒然按籍。無怪其恫疑引避也。作卓行傳。

治不越閭。有脫珥之后。亦有鷄鳴之夫人。北宮嬰兒。何爲不朝。大國問焉。守數精明。倉公可謂近之矣。郎生望氣。能亦各有所長。氣同跡異。各以其極。聖哲之變。仙釋間出。作列女。方技。仙釋傳。均之進德。勸一懲二。城南大夫。自取杜滅。梁丘柏。竊過而能悛。是從末滅。崔慶之惡。失之履霜。作外傳。倉頡篇起自上世。金真藏于王府。情韶樂無章。不得其亂。羽翼經術。具列傳。義君子有道懸之間。食魚乘馬。紀有丹書。無抹于三。文學天性。後之作者。彬彬乎幽以明。爲形怪以常。

青州府志序

四

爲體。精氣相挾。假合爲物。情則然耳。君子存之。作藝文遺文雜志。凡一十有八卷。爲日四十有三。備矣。善是之具。于人事蓋獨詳焉。若曰非徒以存文獻而已。屬之其人。取義具在。後之覽者。神而用之。此秦杜二公之志。郡諸君子。貢士大夫之。相與以有成者。也有能。紹明世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是爲序。

圻黃生詩集序

濟南李攀龍

余觀黃生所爲詩。其困於賢良文學。自傷不遇。而不得其說。而將以逸民遺老。自解於斯世。而非其所安。而遂取裁於宗工鉅匠。以有事其間。而欲之者乎。何辭之屢遷。而氣變也。拙或合之。工或難之。微不容髮。其失豈缺其著哉。故里巷之謠。非緣經術。招隱之篇。無涉玄旨。義各於其所至。是詩之爲教也。魏順甫曰。生嘗以所爲詩者。屬余歸而求之。則旣已削所爲諸

黃生詩集序

一

生時藁矣。乃十餘年。又以屬余歸而求之。又削其藁。以就今所爲詩也。然則順甫使之有所不得。有所不安也。有所不得。有所不安。而後有以欲之。是爲詩之教也。故經術所以立雅。而動不能不趨於風玄旨。所以餐恬。而發不能不趨於儻斯生之辭。屢遷而氣變者。邪。君子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卽令生百不得百不安。而非其所欲於順甫。而有今所爲詩乎哉。蓋自屈宋之相師友。而楚人爲詩。由來遠矣。獨吳夫樓。樓不遇。而徘徊以自解。以求所欲焉。詩爲可以怨。而復

之楚人之聲而已。

黃生詩集序

二

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濟南李攀龍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卽南結越其不事胡結於越者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不則盜賊亡賴係阻山澤弄兵自喜不則挾持左道動搖衆心不知所爲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則天子壁馬寔式靈之瀨河更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督理河道序

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數千里漕具如故江南數十郡之芻粟日銜艦而至也不北事胡而南結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爲之慮歲滿且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爲則有餘以浸漑上潰其防令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使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自疏水力雖使爲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爲自弛其禁漕而不洩則曲陣川以逆水勢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三者以利民然且不可公

不拱手遷去不能矣。余入關中，蓋聞公嘗分泉道水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數十人，格殺之。及見公坐計陝以西緣邊四大中丞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上郡，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又及見公與右吏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占種民田不爲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上以其所不輸租，筭如辟使自入，因若爲籍得田萬頃云。此以事胡而填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爲者之變，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爲自臺中出開府。

督理河道序

二

者猶之有人哉。唯是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蓋執玉帛者萬國焉。掄才使者乘傳出西南夷，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天子德意，使下所伐材木杉枏豫章鬱結輪囷長者，竟數畝大者蔽兕象，其液如凝膏。其理如受石，樞樞疆疆由瞿唐而望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天子日夜思咏斯干之雅，誠下詔切責掄才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

所休息於汗澤，令可導爲漕者乎？游波有皓肝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寫不厚蓄者乎？何以令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杉枏豫章猶之杭輩者乎？四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爲非公不可爾，公豈能爲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枏自行，公所能爲者有何可行杉枏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督理河道序

三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序

濟南李攀龍

元美所爲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貴人側目矣亡何稱治獄使者北察燕趙諸郡居十月而竣事且入致命于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攀龍曰青州故四塞國也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鼓瑟聞雞走犬六博踴躍者乎臨淄之途豈猶無不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乎有之然利不在上也管夷吾用齊而罷士無伍按察青州序

與其爲善於鄉也不如爲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斯禦戎翟衡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今其民見以爲無不吹竽鼓瑟聞雞走犬六博踴躍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少年爾不采金于山卽煮鹽于海矣輕扞厲禁恣睢辟倪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爲急仇家不解白亦以禍與其逮于法也不如聽于豪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卽爲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發在左右之後也由是中猾以下猶姑逋逃什以示遜殺有司

之怒而其大者不挾衆負固卽自詣臺對有司者不問矣有司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令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三尋之矛惟敵是求振臂一呼超距十丈引而更卻如曳風雨其搏祕如組亦如掉螭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牆而進矢疾不得加劍鉞不得接不竣尺符捷于烽火三尋之矛若鄧林矣然則今日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者豪爲政也縣官豈有賴焉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有按察青州序

司者一治賦卽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畏糧于素人歲不廢百緡高株徵成搜市以漁陽之野何多隸韋之附注君子也三尋之矛十五相構傳以章幟寢處其間釋冰而游爰喪其馬不知獵狁受脈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汝何多之有柞浦之役有君子六千人島夷爲道委以禦貨覆者三千人矣有司者初亦惟以汝爲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于公戰卽有豪寔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語曰虧之若月靡之若熱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

吹竿鼓瑟聞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
于山煮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
有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爲善乎鄉
也無以異爲善乎家以爲罷士伍而輕扞厲禁恣睢
辟倪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
將自復若曰爲勞幾何而歲且纔食縣官而必置之
則是使暴子弟亡賴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嘆也
其若徵戍以勤天子何可以春煠高枕自媮快也
夾谷之會魯行相事者誰哉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箠
按察青州序

雖似聱牙可藥膚立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濟南李攀龍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教息愁恨之
心也卽黃次翁爲潁川宣布詔令令民皆知上意
而寬和爲名龔少卿爲渤海悉罷逐捕盜賊吏非使
勝之將安之也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
二千石猶難之每坐以爲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
非其數耳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
於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世務粗悟所居廢
遂徐子與序

亂安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爲一輩而
幸我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爲矣往者元
美以 聖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煮海
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使有司無復沈命坐
累之憂子相叅議閩中身在園城談笑却虜因計偕
博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卽有謁
閩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三黜在
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我二三兄弟豈爲不
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務盡卒抵以罔

而務不相能卽上之臺中省中若建藩陳臬諸執事
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無不相待以爲治而相適
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
從事也今之良二千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
爲繁援使游聲譽無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不則
惛惛無辭更緣爲姦乏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
陵之不檢下嘗之不報有則迂闊聖化鹵莽勸課欲
治之急還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
昵躁不自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

送徐子與序

二

度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惟
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昵
之則彼因以賣重若存若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
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
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爲
也投綸錯餌迎而吸之不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因
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人也而故
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非無
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

送徐子與序

三

子爲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
乎次翁爲吏自喜卽經術亡益安用從獄中受書矣
子與今爲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
之君子然業已爲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
我者在是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書策
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子與旣無是
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爲不効哉
余猶識在鉅鹿時子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
以國人慮同舍也子相謂余卽上績書考功乃鉅鹿
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明卿亦謂假令朝廷襍
問上計吏爾條對失上意在後叩頭謝我以給事
中臨飭左右又何忍見爾於此鉅鹿畿輔也余才出
子與下甚遠卽無是二三兄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思
焉余旣上計子與與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爲也行治
獄使者與明卿信宿我境上何爲也元美繼至一日
致齋三日致飲曰太守何得囹圄如此此子與所知
又何爲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名實不相應
耳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二三兄弟者

如此矣

送徐子與序

序

送王元美序

濟南李攀龍

以子觀於文章國朝作者無慮十數家稱於世卽北地李獻吉輩其人也視古脩辭寧失諸理今之文章如晉江昆陵二三君子豈不亦家傳戶誦而持論太過動傷氣格憚於脩辭理勝相掩彼豈以左丘明所載爲皆侏離之語而司馬遷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結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後生學士乃唯衆耳是寄至不能自發一識浮沉藝苑真爲送王元美序

相含遂令古之作者謂千載無知己此何異塗之辟辟取道一夫則相與拍肩隨之纍纍載路稱培塿則皆橋足不下稱汙邪則皆曳踵不進而雖有步趨終不自施者乎語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牘成一說不憚儕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復以易曉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竊譽不自知其非及見能爲左氏司馬文者則又猥以不便于時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讀之語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傳戶誦則一人又何難焉誠使

元美與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譽誠不能以一人一旦
遽奪其終身之見而輒勝天下風靡之士文章之道
童習白紛乃欲一朝使舍所學而從我日莫途遠且
彼奚肯苦其心志于不可必致者乎夜蟲傳火不疑
於日非虛語也先是濮陽李先芳亟爲元美道子及
元美見子時則稠人廣坐之中而已心知其爲子稍
益近之卽曰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今之作者論
不與李獻吉輩者知其無能爲已且子結髮而屬辭
比事今乃得一當生僕願居前先揭旗鼓必得所欲
遂王元美序

與左氏司馬千載而比肩生豈有意哉蓋五年於此
少年多時時言子元美不問也曰世貞奈何乃從諸
賢大夫知李先生乎自是之後少年乃顧愈益知子
齊魯之間其於文學雖天性然秦漢以來素業散失
卽關洛諸世家亦皆漸由培植揆諸王者故五百年
一名世出猶爲多也吳越數兵火詩書藏于闕閱卽
後生學士無不操染然竿澁不可區別超乘而上是
爲難耳故能爲獻吉輩者乃能不爲獻吉輩者乎
古宕峭雅酷擬太史公所謂視古修辭寧失諸理

公誠自得也

送王元美序

三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濟南李攀龍

子魯第進士者五年不調居快快失志也傷錫類中
匱而親不霑主恩自謂於藩王無君子之澤賜生之
義遠也三奏勿報焉遂往守潁州云余惟子魯論天
下事無不彷彿若即成功也則安肯不欲施盡之且
爾不聞其兄言易鄒齊間哉結髮稱田生有司以與
計偕上時卽首六郡弟子弱冠第進士所守地凡三
入郡各著異績南陽豫章諸卿大夫若父老各以其
送新潁州序
經學治行翕然重之想見風采而顧愈益畏子魯自
惟難兄夫以經學治行甚盛顯於當世卿大夫若父
老而子魯未就一業蒞一邑哀然唯知己者之私與
而未以信衆人汗不阿弟乃敬禮之若是可謂賢矣
然棲棲五年求一諸郎不獲復俛首就簿書吏跡人
以倖所不當得之嫌而自處於叔疑龍斷之謂卒無
以自明而身比於斥抑卒爲之者何其下也子魯實
自負其才故受此而不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不
薄於其官子魯豈不謂吾何使尼於所適哉頽三年

送靳子魯出守潁州序

臣治人庶乎其謂我不肯違君之情爲欲致諸其大
也方今西北有匈奴之憂而江南敞於轉餽庶民將
不安其田里而興歎息愁恨之心則淮潁之間揚淺
可慮也昔在漢孝宣之世承奢侈師旅之後黃次公
爲潁州所務耕桑節用治之時參考陰伏使姦人去
入宅郡盜賊日少三老力田孝弟有行義而民皆鄉
教化使天子得併力於邊圉亦甚行其志也卽使次
公爲相總紀綱號令亦無以自見爾豈得謂功銘於
治郡時損邪今省寺諸郎非亦亦禮優而職重無
送新潁州序
一事之善微不足紀不獲乎上一事亦不得自裁郡
國守臣便宜從事條教既定沛然惟吾法之尊苦無
所沮此爲從吾所好也子魯大人以恭謹聞山東質
行如石奮家今二子皆視古二千石何減奮哉兄弟
彬彬九江長淮之上寄有專城不借寇而民各父母
豈弟君子千里比肩馮野王兄弟繼踵五原猶有讓
焉茲不已榮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乎乃知賢者誠重
其去就夫曲士小儒感慨而舍位一不當意卽長往
者非能繫身也其言豈無復之耳向令子魯聞

詎。耶。不。能。棄。而。又。不。能。幡。然。於。潁。州。是。無。從。事。不。失。
時。之。知。不。得。於。心。斯。多。也。何。以。稱。篤。行。君。子。哉。

送新潁州序

三

送中丞陳公撫填河西序

濟南李攀龍

中丞中河西四郡而立幕府治張掖焉東起武威而
西出敦煌玉門關數千里北邊匈奴西控諸蕃而南
制湟中羌非若它中丞得一意備胡者矣今年春匈
奴樹武威度河入寇隴西郡踰湟水擊諸羌掠申冲
聚二部人畜去尋復牧西江上與諸羌爭水草之利
欲候便擊之何可久哉自漢表河曲而列四郡斷匈
奴右臂令隔絕與羌通路今湟中羌羈縻內屬顧又
送陳公序
且患苦胡而至占牧西海上出入其國旁不去則諸
羌何以賴我而以爲中丞威重也日哈密諸番數萬
又稱兵欲窺敦煌酒泉間假令國家怒而追哈密
已事往正其罪一旦開關延諸番名王貴人使前受
言則有若匈奴在青海上爲內應又何以待之中丞
自在西曹時望見虜都城下扼腕朝廷無禽敵
之士請上大閱六師不報余旣已壯之也屬且督
四道守臣使分護河西一太僕治外廐之政得以幕
府西制殊域卽令驅其軍吏發四郡騎士爲天子

揚推亡固存之威刺土魯番之三稅哈密者傳首詣北闕下而勒功昆山之仄豈爲難哉今天下厭亂

朝廷方減倭而後朝食虜又頻年出雲中上谷公卿議留上郡朔方入衛兵使者又出上郡朔方間募它敵戰之士而市西北駿馬郡國二千石各上補邊狀與計對中丞卽欲事萬里外吾恐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必且以爲無故勤四郡兵生募外國卽詔書問中丞甚苦暴露獨不計令德柔遠因循舊貫與民休息孰與此也微中丞誰不樂此

送陳公序

二

者中丞而得讓何以自解也然則陳子公之功沒齒不可復見矣優游河曲終更亟還而取卿相不已足以復給事中之跡哉中丞得一意備匈奴何如中丞今得以羗備匈奴也匈奴欲與羗合者非一世矣其計常幸羗有中國之急先赴以堅其約然今觀望卑禾海上不卽爲寇者則猶私心不能忘恐中丞兵至而諸羗背之也中丞誠以爲羗小夷卽小寇益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者釋而不問問與匈奴解仇結約者再以此擁護大豪使卒歸義我勿輕治兵遑

中使匈奴得施德於羗而羗得以資匈奴之助然後以金符之利制其命而虛其外虜豈不並制羗虜之道也羗十三種故皆有大豪保南山湟中視城郭國久矣豈其不度而損所恃以生之利於中國以託於自疑不堅之匈奴棄妻子於它種中以與中丞爲難必不然矣夷狄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耳若謂卑禾一安得有匈奴今安得從枕席上度虜也則以責之四郡不築遮虜障者徒令障候長吏多出卒若取膚獵獸以皮毛爲旃屬日操

送陳公序

三

量課杞采山理石爲航自能其力而爲實効何益哉匈奴雖在西海上羗能間得其降者時時以謀來受事中丞斥所欲至伏所必入使虜以謀洩自失而與國爲累則羗爲之障矣此謂以羗備匈奴者也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濟南李攀龍

隆慶己巳蓋大中丞孟公始舉子焉明年左史許殿卿至自公所而謂余曰中丞公年既已六十有二矣而始舉子岌岌乎其危得之也夫危得之者幾得之也幾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人之爲道厥初生民單族受姓以屬於今不絕如系一旦自我塔焉中止無論宗祧之血食社稷之委裘卽不堂不構不播不穫以比於作俑而題之曰三不孝則誰不皇皇

孟公生子序

焉而幾得之也方禱以禱祠求之熊熊以竊寐求之卽未爲失也雖不肖焉不告而娶以權求之寧脫屣爵祿以其餘易焉以倖求之則誰不皇皇焉而幾得之也攀龍曰子不可幾而得以幾之而得子者其法當自得子者也公之於人道蘊藉長者里中蓋視猶石相家卽其與殿卿所習也三十而游京師其友親且曰亦既抱子矣卽其厚必無不載也出宰縉雲其百姓父母之曰必有貴仲而季且賢矣卽其仁必有後也四十而藩屏隴右秦人無異於越人也曰不遂

而商瞿之膝下繩繩矣五十以大中丞督部河南北樽豪欽手而百姓焉依莫不壯之曰公誠自愛是將退食獨立無奈趨庭者之肩摩踵接稱詩問禮之不服何也卽其威重而氣有必息也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然固未有子也此自殿卿所及見而某所及聞於楚若越者至今相謂公無恙邪何謂至今未舉子也無亦旣已能御乎不則咳而有名者幾人乎又不則將就館者幾人乎里中旦夕覩其門有弧矢也家持羊酒往賀焉而旋且已也是年六十而齒髮如

孟公生子序

平生也是自縉雲隴右河之南北歷數十年其僕不忒也人亦誰不爲公幾得之也公乃今六十二年而始舉子余固以謂其法當自得子者也人之幾之益信其必至云爾終豈謂幾得之哉唯是幾之不得而快快然後幾而得之之爲快也氣之所息必賢且貴是天之報公以答秦越河南北若里中之所以幾公者也然後公之敦仁處厚養威持重之德始成矣此可以持羊酒往賀時也遂爲殿卿具列之如此

送楊玉伯序

濟南李攀龍

據諸玉伯蓋漢太尉震之後遷自蒲阪者九世矣。至于涇陽同母姊適三原馬伯循。時玉伯嘗從游。庶幾博雅君子也。數歲以孤卽廢居行賈。贏得過當矣。嘗謂周公九章法。孫吳以施戰陣之問。明于積著之理。哉。以掾史辟原州劉中丞幕府。陝以西蓋八郡。第編戶市租。一夕而推災得之。主計者按籍索軍實焉。玉伯雖更給事人。然賢操能。有其身。其在技藝。俛拾仰

送楊玉伯序

耻不羞。芻蕘卽所以責顯貴人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昔在張掖。諸隊率微也。以候人愆期。失一憲臣心。後憲臣卽從臺中往按諸隊將。以他事盡諸隊率。兌鉅而戍焉。以屬玉伯。始玉伯法奏之。則憲臣已意銜之矣。又不欲卒變憲臣。愈益怒。且及玉伯也。玉伯曰。令今更重之罪。豈遂在環哉。卽法至是止耳。欲自棄去。而諸隊率反相援止。謂玉伯曰。公在猶可以無冤。後人勿遽歸重吾輩禍也。頃之復辟原州幕府中。則時時爲望氣用得北虜情。大將軍以下嘗往授所奇。

門法。嚮戰多以擊破胡也。居六年入爲制獄吏。制獄蓋多親禁臣主之御史。爵方在繁。時玉伯以謂上意且所欲釋矣。及再就繁。猶謂上意且所欲釋也。久之乃復從爵以問玉伯。則玉伯曰。吾在制獄。凡見上所欲釋者。復多耳。趙司業貞吉嘗從玉伯問風角書。司業下獄時。玉伯傾身爲之不避也。今且及代其屬玉伯所治十餘大制獄。未嘗深禍取訾焉。余蓋往往過玉伯。卽嘗與治彭聃家言。以爲篤行隱者也。庚戌歲虜乃大入。玉伯始扼腕向余言。司馬法卽借箸。若可

送楊玉伯序

緊虜而管之。背者又褒然一賢豪俠矣。余聞玉伯在金陵道中時。嘗發裝遣一衛尉者。使不至貸其妻于負債家。猶爲激于義。玉伯有魯男子者。二事不及亂。從容有章過之。余爽然自失云。余觀士不喜誦人善。卽貴無一行稱實。乃僞取各何以賢于玉伯哉。

送宋籌字序

齊南李攀龍

始予給事藩省時益六郡吏各以其役隸焉六郡吏
多海岱豪家有論具請報輒度一主進者來舉察授
之無撓法又不患所陰脫歲且鉅萬則字無取也久
之蒲坂楊公始爲方岳嘗異字所行徧見諸貴人皆
以爲無害言於御史中丞府得檄書勞焉蓋昔未嘗
有之入補制獄掾吏數與大奏諫卽所錄皆重臣語
勿敢輕泄示若已聞密告也其殆五載乃謁今尉矣

送宋籌字序

衆不知其賢豪人也關中素稱游俠又尉權小不能
下大猶余往過平原嘗知字一郡國吏修行砥名干
里誦義比如趙公子藉於王者親屬有土卿相之富
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爲難矣又郭翁伯入關關
中賢豪知與不知爭相交驩此豈有一邑尉之權哉
又字赴士阨困軌於正義不可與暴子弟豪少年同
類而笑之也所嘗見諸大制獄重貴臣著卽令疏卽
停不扞文罔且今爲邑者多便宜治之往往薄法
言昔令民失守也徒使有一尉能書獄此不

變人方恐自中罪咎畏尉知矣不亦貴倨哉今之論
人蓋已攝命百里之才則曰豈亦讀書懷獨行君子
之德不知季次原憲用行舍藏乃謂鄉曲之俠効功
於當世者非也士何時而可有爲乎先臣大司馬徐
孟暉氏江陰縣掾吏也趣人之急甚己之私悅戍者
而拒其報有魯男子之義焉向令終微賤何由自見
焉字蓋將附青雲之士執鞭於斯人面貌榮名當知
掾吏多君子矣

送宋籌字序

二

母朱太恭人序

濟南李攀龍

人勿論不得其父母即得其父母非久也無以子也。太恭人之有以子也。程番公以良二千石出守程番。長官咸用命稱共理之臣。上以贊朝廷。承遠能。遇下以和。椎結休離之俗。以息息綏社植本立慈。孰使太恭人有今人者。非程番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子也。且二十年也。勿論不得於所為舅姑。即得於所舅姑。非久也。無以婦也。太恭人之有以婦也。章昌公為郡

朱太恭人序

理官治隴以西獄治也。按部使者檄而治河以西之獄。送矣。羌胡雜治之治也。所嘗平反至生祠諸郡中。比于馮野王之為人。肅肅在堂。雍雍在閭。作邦在對。以迓程番公無違之命。以正抱哺併偕之風。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章昌公乎。勿論不得於其君子。即得於其君子。非久也。無以為家也。太恭人之有以為家也。則贈中丞公者。業已游諸國子中矣。太恭人則曰。君弱冠握手天下士。非忙慨慕義以託於長者。斯士必以齒易之士。以齒易之士。斯三損日至。三損日至。

終無成名矣。既年公蓋儼然若出於世家公卿之胄也。衰然又若在胥計中。不得於宗伯之薦列也。而士無敢以齒易之矣。外有伐木和平之友。斯內有鷄鳴靜好之婦。刑于寡妻。庇其伉儷。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贈中丞公乎。太恭人之有以婦與有以為家也。且二十年也。可以無得於其父母。若所為舅姑與所為家也。不可以無得於其子。即得於其子。非久無以母也。太恭人之有以母也。中丞公之為諸生。則謂之曰。何以異爾父之為國子。慷慨慕義以託於長者。士

朱太恭人序

不得以齒易之也。及以進士為真定尹。又謂之曰。何以異爾外王父為程番哉。裁守就令。裁夷就華。以我自視。以爾視民。無不得也。以真定尹為御史。又謂之曰。父母之不得。則師法之。師法之不得。則彈壓之。遇此攘臂而仍之。不可知。已公既為御史。按部畿內。庚戌之役。即斥埃無不至。芻粟無不具也。以御史為廷尉。又謂之曰。何以異爾王父為章昌理時郡理官。所為當御史臺當也。御史臺所為當廷尉當也。公在廷尉。無論丞卿。凡蒞二都。文無害矣。今之中丞。以督部

史在外爲臺主者不下數十人其內領御史受公
之章奏以貳大夫者纔一二人耳終不遺力而讓位
公三年於此卽天子威重之臣也太恭人不知
也所知者中丞公爲諸生無以異於贈君之游國子
中爲真定無以異於外王父之爲程番守爲御史廷
尉無以異於王父之爲鞏昌理官時耳士無廢業雖
勞而善心生焉邑不以爲令母得以爲子乎卽使御
史廷尉不當太恭人意恐不能從中丞公畢正臘也
又孰使太恭人有今日者非中丞公乎太恭人之得
朱太恭人序
其子以母也又且四十年也二十年程番之子又二
十年鞏昌之婦而贈中丞之妻又四十年中丞之母
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其在鞏昌公家無以異程番公
家其視中丞公無以異贈中丞公故其於八十猶擬
之也然而不得於其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
可不得於今日也聖天子四十年於此矣勿論太
恭人免於葛藟化離之難卽使中丞公值更張之運
急絕無施又不則在忌諱之朝膏澤不下又不則處
滋彰之世好生未洽何以一令長擢御史遷廷尉以

及中丞無患也向使中丞公有一日之患以爲太恭
人憂其以八十年於此者何可知哉聖天子四十
年於此卽太恭人八十年於此堯舜在位民不夭札
是余所謂不得於父母舅姑若其君子與子而不可
不得於今日者也母家在昌邑邑令陳希南氏爲余
言母如此程番公名璉鞏昌公名璵贈中丞公名時
舉中丞名尚簡因以見昌邑多君子矣

朱太恭人序

許母張太孺人序

濟南李舉龍

余弱冠時吾黨士蓋多從殷卿游矣則殷卿乃三顧余廬中信宿與言天下事握手不置也吾黨士至相謂曰久不見殷卿何至與李生友哉李生狂生也人皆以余爲狂生蓋殷卿謂余非狂生云余與殷卿讀書負郭窮巷不能視家生產落落羈身鄉校內佔畢業爲之役僚相命以好古多所傳外家之語慕左氏司馬子長文辭與世枘鑿不相入日月省試有司伎張太孺人序

不能稱既稟室家嗷嗷視一弟子員如匏瓜矣余復每過殷卿卽縱酒談笑上嘉版築屠釣之遇下及射釣噴疹之役苟富貴無相忘也仰屋竊歎重悲昔人盛年功名扼腕之間無不志在千里計未使吾黨知也太孺人從旁觀之乃亟爲殷卿言向從兒游者無豪易高也此人亦孤貧泥淖中意若馳去才乃大常見急之勿失此人哉彼不知李生奚爲知若也殷卿亦言陸沈於俗使無嚙嚙之行邁會崛起澤太流施而人莫知我所爲生不及兒明精淵識矯矯逸氣巍

如泰山不可動浩如百川不可禦兒不及生也太孺人中歲寡居日夜埃一子有建立時儼無偷色卽從游士數來殷卿又往往輟噴迎之終日不得下帷誦太孺人始猶對客伴爲呵責殷卿者久之從游士復不謝絕太孺人則扇鑰持門戶盛氣厲辭執去諸子矣以故殷卿無擇交向令窮困時有所失私昵乃今何能不應精神降體貌以事未嘗知己者對坐以目無可與語彼我扞敵動及賄食田舍瑣尾鄙倍盈耳龜勉答問一言不相應卽怩作塵狀以伺衷疑

張太孺人序

二

我稍厭復謂無故人情引衣起走惡聲載路是不以憂太孺人乎余往過殷卿則鞅鞅去者暇余又相謂太孺人顧奈何內狂生也余尚記憶殷卿自肥子來特進不滿千錢太孺人命給余夜讀值督數升遣之余至今耿耿東壁餘光念哀王孫而進食意無已時又殷卿於我無論溫相响濡卽上書張中丞府中相推第身自賤士乃手援我殷卿豈自知後時乃至今也太孺人雖年八十乎然殷卿已著國士名大錫矣卽有憂生之嗟懼不先鼎食爾太孺人於余有

知興之感在殿卿願久下人哉時又何可爲也余猶
及復兒孩提時薛家婦抱子襁褓相藉太孺人撫育
三世而處其慈又皆秀發孺慕悅人志意斯稱吉祥
善事乎

張人肅人座

三

御史朱公遺愛引

濟南李攀龍

稱遺愛何爲也爲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
者周公居東東人私焉不系之周也公旣入爲大司
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
之居山東則濟南之縉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
吾未見按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旣而莫不曰
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
朱公遺愛周
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
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我邁之子邁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
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又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
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周公所命也而必以至
惟者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所以遺愛東人者也
之子不邁邁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已奈何佑乃
辟。巡。侯。甸。撫。萬。邦。永。康。無。斁。也。無。斁。爲。言。遺。愛。也。公
爲按察務業爰而不必于用訖公爲布政務正供而

不必于用惠。猶日存諸縉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
論焉。曰得無失。勉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顯治之。靡
保匪藩。靡登匪臬。猶曰。今爲得若在。昔無教乎。是都
御史朱公也。濟南諸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勸。以
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雖無耆尚有典常。是爲
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
居此也。不然於縉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
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爲百姓望者。雖今貌祀亦
于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袞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
朱公遺愛引

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爲遺愛備矣。濟南縉紳先生
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
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御史
者。以嘗不以未以遣。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
私之也。不然咏歌之無從。公奚取焉。

劉公樂峴亭記

濟南李攀龍

公旣在襄陽諸生間不樂也已。乃謂御史君曰。昔爲
先大父之除新鄭。雖介然一王官之大邑。丞乎。固周
室之未成子也。豈其事長而我伐。伎以馮人。豈其行
意而人稱功。以加我。蓋三載人莫知之矣。人情不能
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我始慨然慕羊叔
子。杜元凱之爲人。今以論其位。卽其功。懸諸所遇。如
此其難也。不得乎。承將求乎。身孰與不得乎。身將求
樂峴亭記

乎子也。獨如嚮之人哉。吾所爲營峴者。以若效爾大
父於不窮而吾將老焉。以是爲樂耳。方叔子建平吳
之議。欲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逼江陵。
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徑詣秣陵。已漢奇兵
出其不斥。卒如所言。何策之明也。元凱旣激湍清諸
水。以浸南陽諸田。萬餘頃。遂開陽口。起夏水。達巴陵
千餘里。以瀉長江之險。而通零桂之漕。民到于今利
之。何計之遠也。是皆踪跡之所往來。精神之所暢悅。
山川之所動盪。勲業之所肇造。策之所爲。明計之所

是以是得於峴而後世誦義不忘猶我視若於此者若能無意二子於此乎今天下南結於越北構於胡芻粟膠滯飛輓縹絕此亦牟杜一時今何以明策遠計入告我后而無勤諸執政乎即使持節監胡若粵諸軍事不者大興卒治河若以使者行水惟是南北交斂力百倍吳豈何所出何以係尉它伏中行而咎之背縣官之費歲且鉅萬乾溢不常仰給遂詘渙清零桂不啻涓委今何以使芻粟相屬千里坐至以無爲諸執事憂吾非其峴之謂夫固謂二君子之嘗

樂峴亭記

至於峴也。不然。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二君子得此於峴。若得二君子於國家。而吾以得峴於若。吾何爲不樂哉。杖屨不具。眺望不適。談詠不揚。飲酒不歡。琴瑟不鳴。俎豆不大。吾之事也。吾何以知若能爲牟叔子杜元凱與不能哉。彼且曰。百歲後。覓覓猶登此山也。未嘗不流涕于斯人。陵谷功名相爲變遷。彼且奚以二石爲矣。此其辯在。詹何之說子牟也。不得乎丞求之乎身。既得乎身。推之乎子公之所爲。自勝者。孰矣。爲峴而樂。庶乎縱之又何害乎。心居魏闕之

下也。預嘗自謂武非其功。祐蓋曰。疏廣我師也。出處之間。古人難之。慕叔子元凱之功。而猶不忘鴻鵠龜鼉之論。余於是知公不言而有以自與焉。蓋曰。夫豈不知鹿門之可以老也。然不於鹿門而於峴也。則託厯公於二君子矣。

樂峴亭記

重修肥城縣孝里舖記

濟南李攀龍

按察使周公爲舉政時出督部過肥城縣孝里舖舖在縣西北七十里孝堂山下矣公慨然顧今縣令錢君曰此非漢孝子郭巨之所以葬其母者乎君子徘徊而不忍去也今且廢矣無乃先大夫若諸有司之爲盟主也崇大茲館以爲諸大夫有司之所憇而賓客使者之所假道乎今且廢矣何以崇大如公寢也屬在敝邑其若諸大夫有司若賓客使者之憇在不

孝里舖記

佞何無乃逢執事之不聞而未得繕葺將肥之偏小介於長清平陰之間而曰疆場之邑彼一此何常之有也而緩以自解四十年于茲假道者暴露患者舍於人驅之不顧何以徘徊孝子而觀采風俗焉之邑在彼猶在此矣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乃錢君謝不敏已報上既得可自七月至于九月而舖成視先大夫請有司所崇大如公寢者益堅矣以慰諸大夫有司以假道賓客使者膳宰致饗侯者爲導長清趨而南平陰徂而東交授互勞望孝里而歸之

遠如邇非先大夫諸有司之爲盟主業孰與之是役也門屬之門堂屬之堂其個相偶其序相翼備矣而猶是舖也能無廢矣先王之教在焉而敢以爲功無亦曰二邑之蒿莸自愛曾不遣一簪者蹠鏤又何執事之不聞矣錢君既修縣城稱保障而介及足舖承蔽芾之休俾居者無警行者相勸以體周公廣施德於三邑者也周公蜀人名某錢君吳人名某

孝里舖記

二

太華山記

濟南李攀龍

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蓋指華中削成而四方者爾四方之外宮之盡華山也自縣南十里入谷逶迤上二十里抵削成北方壁下乃谷卽西南出不可行行東北大雷中雷中一峽截容人左右穿受不滿足穿受手如吹吻人上出如自井中者千尺曰千尺峽北不至十步復得一峽百尺人上出如前峽曰百尺峽則東南行厓往往如覆

太華山記

木

一

來跋此厓上複高三丈自跋首南行厓如前剡中屬耳觀耳矣三里而近爲蒼龍領嶺廣尺有咫長五百丈厓東西深數千仞人莫敢覘視是廊生所稱攝領須騎行者矣雖今得拾級行或足欲置之置先嘗一足于級上置也然後更置一足其所置足猶若置入石中者猶人人不自固匍匐進也級窮得厓峻焉高二丈一隅西北出人從其隅上南一里得厓又盡嗽不可以穿綺自汲也是皆所謂懸度矣不至百步西北曰大石出厓下西南上二里得松林五樹稱五將

太華山記

木

二

軍厓上者不見杪厓下者不見本從縣中望見松如樹葵也西一里有大石如百斛因不知何來於此橫道而處踰之爲穿徑二十所西南百步得巨靈掌掌在削成東北方壁上不盡壁五丈許人不得至掌二丈許掌形覆其拇北引如三尋之戟從縣中望見掌卽五指參差出壁上也又西百步詣削成四方上矣西南望削成四方中東北望所從上削成道道從東北隅出二十里是鐔於雲臺峰猶杓之在十矣削成上四方顧其中汗也上宮在汗中西北

宮前五尺許。水出於其上。潛於其下。東北滯大坎中。凡二十八所。北至壁下。壁下注道中。一穴北出水。從上竊之也。四壁之穴各在一搏上。宮東南上三里許。得明星玉女祠。舍神霧稱明星玉女持玉漿。乃祠在大石上。大石長十丈許。祠前輒拆。下有穴。穴有石如馬折。南五丈坎如盆者五所。如曰者一所。水方潛。潛也。下從祠東南峽中行二里。得池二所。大如輪。東南行三里。望見衛叔卿之博臺。在別顛。爲埒不盡。厓尺中如砥。可坐十人。厓南北繡繚繚也。欲度者先掘繚。繚自懸厓中。乃跡厓自汰。令就繚不得。繚還跡厓自汰。得而後釋。所自懸繚也。此卽秦昭王使人施鉤梯處也。西南上三里許。得一峽如括。曰天門。門西出爲棧。而銅柱限不能尺長。一丈棧窮穿井下三丈。窾旁出復西行爲棧。而銅柱一池在石室中。不可涸也。入門旁有臺如叔卿之臺。南望三公山三峰如食前之豆。是白帝之所觴百神也。從上望壁下大谿谿肆無景。卽月中窈窕爾久之一山。出其末若鐵矢。頃卽失之矣。是爲南峰。南峰前出南壁上。東峰出東南隅。

太華山記

三

壁上西峰出西北隅。從下望之。五千仞一壁。穴攀龍。曰余旣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截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太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太華山記

四

介石書院子游祠堂記

濟南李攀龍

伯剛先生既先後捐田二百畝郡邑諸生矣。尋又捐田一百畝建介石書院以祀言公子游其中。而宋著作佐郎王公頴明處士顧公愚從焉。以系師承。勸風俗也。則唯是其身自有之哉。始先生在給事中時上疏先帝廣曠蕩抑邪佞者五事忤旨謫居廬

一日而直聲動天下。家居論學師承所自在。風俗所自起猶是未敢一日忘其黨也。豈以今之爲文學者

子游祠堂記

乃吳于六藝視天下爲蔚然乎。然文學于吳自文學子游始。子游既學于中國歸而南北之學立。前知洙泗之間斷斷如也。而誰以易之。唯是寧不贊春秋一辭。弦歌武城。必以所聞于孔子。寧倦後焉行不由徑。必以得之于澹臺滅明。而懼夫其流異邪。今之君子蓋傷之曰于六藝焉。而吳視天下爲蔚然于理矣。當也。孰與譚性命則稱天著功令則語聖之爲快哉。遂至如許長伯號其徒唐林輩以四科一堂之上。避席危坐。稱天語聖。何顏問之具也。愈嚴爲頌愈近絢

之戲不然持說相難。顯門耀之帖括自愛。謂道在所爲六藝蔚然者舉以掩焉。而吳乃猶是其爲文學微言以諷詩之爲教。弦歌之意乎。子羽度江吳多劍術之士。未嘗無流傳斯異耳。豈其微哉。子游之爲茲厚于後世也。豈其本之則無沾沾六藝而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以附先君子之列乎。必不然矣。及觀信伯所爲薦于胡安國者。學曰師承。識曰世務。然信伯說上則獨以心學。心學奚當不世後徒所聞于二程氏者。具是即其主所不欲卒不以奪其所聞于師而迂

子游祠堂記

閱自嫌也。見無非道與學何必使自口出。及易其所聞乃以其所欲此于文學奚當焉。原魯義不仕元。執在我而已。即實行如許衡吳沈有不必信者。高皇帝大徵大儒嘗一請京師歸而伏思穿几。凡數十年有可以得諸大儒信又不但在我則亦何常論學也。吾黨諸生居以蔚然于六藝出以直聲動天下。即田三百畝若罔有之不素餐。今孰大于是。自孔子布衣

徒三千人而子游與之矣。何以稱嗜飲食。儉儒輝爭安得有君子固不用力之言。而曰是子游氏之戲

在乎此介石書院所爲偃之室。從以二君子者。卒所捐田之志也。是爲未敢一日忘其黨云爾。信伯蘋字原魯。愚字原魯。于先生爲四世祖。先生名某。字伯剛。嘉靖壬辰進士也。

于海廟堂記

三

青州兵備副使王君城顏神碑記

濟南李攀龍

君旣以靈書按察青齊諸郡縣。卽青齊諸郡縣治也。則之部請城龍水曰。是淄萊新益之間。一都會哉。天不弔百姓。一二長吏怠於疆事。俾一二不逞子弟。揭竿如林。而負固自喜。以爲父老憂。四方公命。嘯而過市。有業。銳於中。微之利。創莫敢以發。而釋擔一呼。爲皆制。機又安可誰何。百數十年來。冀氏姚氏九爲倡亂。殺我一二長吏之成者。以荼毒我百姓。焚蕩我廬舍。憊不畏明。至今一妖女子三勤我王師。剪滅此而後食。惡在其按察青齊諸郡縣爲也。余不佞。葢未嘗一日忘之。桴鼓之鳴。如出宇下。卽於靈書。又得臨龍水上。以春秋耀吾軍士。豈其防民而禁之中野。必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棄命廢職。其若父老何。我必不然。不佞之業。在烝民之七章矣。中丞傳公謂。御史段君曰。以余觀於大夫才。可使無微役百姓而義。不可使衆爲政。夫固謂一人慮始而榮施不可有也。不然。夫豈不知淄萊新益之間。噉噉者以時。爲解。

也。大夫實云畏此重書。卽有後事。安可言勿與知也。曰昔在庚戌。少司馬城潞水上。抗虜乃。天子有錫命。此自大夫家政。吾二人將有賴焉。以干城王室。備他盜。無亦大夫按察青齊諸郡。縣外城數十。豈謂是而游津梁之上。有難急也。大夫實云。勿更使父老失望於我。則君遂營焉。曰是在不佞。此一役耳。何至言鉅萬。吾因石於山。因灰於石。雖隆之天。不可勝用矣。豈猶不堅而覆黃爲之。其又令暴風雨滌以攻。一日之費。石城非不倍於委土。而十年爲計。一再築之後。

顏碑記

二

石城之費立盡。是使父老終歲率子弟而城。已君乃屬之有司。某等者。自三月至七月。有司某等者。乃以効於君。算機官錢九百餘緡。而城高丈有尋。方廣若干丈。各門焉。二水門。出南北城下。因壑爲池。百姓忽自有之矣。君以報成。今中丞某也。舉龍弱冠時。已聞一二長吏及彼中豪言。城顏文。美事且三十年。此無它。則長吏過。自好欲無受勞。民傷財。而不者。大役難成。恐中廢。作者不任。又不者。如匪行。適謀與衆爲政耳。如此。必使城自地出。然後可。百數十年來。冀民也。

氏。凡九倡亂。一妖女子。三勤王師。公論所蕩焚。卽芻餉供億。豈但可爲十城。然遂以棄之。乃平居。則又不復作一錢事。而曰。吾已爲儲芻餉。供億於某所。令足待變矣。豈爲計哉。君名世貞。字元美。吳郡人。少司馬。名忬。君其子云。

顏碑記

三

王氏存稿跋

濟南李攀龍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稱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哉今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己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卽所用心非不濯濯惟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造爲不爲者彼方且得意爲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於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卽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

王存稿跋

十

此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爲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勿違者乎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爲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揚雄劉向所稱實錄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爲祭酒重則是稿也海內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爲文章而引於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陝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於文章往

往紀列 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奉胡言胡奉倭言倭卽欲聞時政不亦輜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錄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王存稿跋

二

淑人大節解

濟南李攀龍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掩於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于上乃中丞狀之日勲瘁憂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者哉方其夫承絕弱子在抱亟低徊於一往而竟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廢不可知若將置焉而施復是顧業以勉勉孰與効以大畢之爲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未之卽

李淑人節解

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勲矣惟茲子遺笑箕在瘵疾疾用勲切怛爲勞卽庶幾將來瘡痛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毀體示絕始爲慘哉瘁矣壅關閼恤鼠憂不陽如在晦冥視聽玄勲雖猶託于世未亡人耳百爾紛紜藏之地下獨其所爲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以已足重蓋也憂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生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爲心矣預防以自用致慮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以微惠逝者

李淑人節解

寵頒寃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于殉葬善後優于軀命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非假于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蓋亦其質固有之既自不飭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爲潔而益視其華猶可物采非素以爲行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口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苟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自愛其所不得於舍生之心與其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葬自章捐軀自正溝瀆之諒匹夫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此之勤瘁不將以捐之幽苦不將以撓之手貞矣激于始絕而哀于已事與操是而身亡均之失其半矣此夫各成其信非以爲名而意自慊不解於慈非以爲功而理自全故至於今無間然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喘息相屬命脈以文神明之胄後世少復余猶及見中丞爲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偏歷三臺大蹟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勲瘁幽苦精白貞純只

大臣之道馬有味乎其言之也

李海人節解

三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

濟南李攀龍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聞宋所爲曰有之宋可伐矣見祥不爲祥乃爲禍先是有雀生鱗於城之阪偃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轅臺于宮中鳴皋血縣之自著甲冑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禮賀之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偃大說旣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瘻也偃乃更命工加寡人瘻瘻於面旣成謂之曰旣微且腫爾居徒幾何吾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顧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食乃復益三副如此於是展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

爾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汰于韓襄王之肘曰倉也何乃爲人所搏不愛輦笑乎乃移使去韓王咫尺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展其臂彈之曰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矣何得更挈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爲王交乃今且不得躍吾治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若將攫之乎所爲趙武靈王之象黑龍面而鳥喙髯髭頗大膺大胸冠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具帶翽翽黃金師比綬

擬秦昭王書

二

不著綬綴以絲綈命曰仇王惟肖拊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爲從長至函谷關然無奈其以淮北之地三百里効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遇爾爲荆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今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爲朱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教而面上色者恐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乎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鼙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卽折鉤之喙足以爲之何可不

下執事乃復爲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解其冠令王可溺耳爲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爲遽王今不珍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求救於魏今其勿令加焉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頰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公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拍東家出文公之鼎焚椎而輪偃偃不知也亡何患益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鵠夷血

擬秦昭王書

主

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濡大王象盡股則笑曰吾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天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偃於臺下偃曰梓之曰尚佯偃邪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蟻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今姑血食哉此孰與雀般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子泓之役不能如呂錡集矢爾目也遂召倪侯命羣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夷血羣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偃之

寡人象仆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
 吾當復絕爾臍矣趣使出木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
 卽前所爲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
 齊構我皆其臣擣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爲擣里疾血
 賜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癭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
 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賜夷血出如雷大宰
 戴驪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卽
 身爲索綯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
 可矣安用終日與挑梗俑人闘而曰我必勝之乎偃
 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睥其目睥其腹者如爾於
 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爾弓嚮之二子趣走唐
 鞅旣自及偃浮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
 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
 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鏤其脰矣而偃者至
 使人止偃者曰是其脰肩何爲者哉置之轎臺之
 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
 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
 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

擬秦昭王書人

四

偃自投車上馳而走至溫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
 分其地矣

擬秦昭王書人

五

與王元美書

濟南李攀龍

其不幸中於流言足下愛我乃能縷縷爲語如汚已者是猶不以基爲非人足下曩因慮及於此僕雖倔強亦已郡國一吏矣方且局促輟下也元美自信僕豈能以伯樂望衆人卽間及僕他事某一不敢知某情民苟升斗粟餬口卽飲河之願不欲爲盧至長者僕亦名爲守哉跡僕所御一朱轡而抱關者爾猶尚不免於流言胡爲爾日藉然磬折路傍早晚解綬太

與王元美書

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視事卽不崇朝閉閣臥也燕趙南北殆千里人相食盜賊嘯聚白日出禦人卽那裏之間有堊犬我輩何謂無益時理亂何謂於吏治厭薄也足下不示僕誰復言者今僕亦獨爲足下言耳

又

日爲候足下者小祗園清齋辟廬坐談名理孰與相視海岱之間雄飲盡石旁若無人也遂不知別時作何狀既抵西郭茵馮之上恍惚拍浮之態元美在前

塞帷四顧月出之光耿耿流思耳千古一快唯足下念焉今遣僕泗追謝足下不遠數百里命駕者是役也不佞敢忘所以圖報乎奏記諸臺幸假一椽屬與僕泗共之恃足下爲代益依依於此

與王元美書

土

又與元美書

濟南李攀龍

貞定郎中問械知元美病殊甚卽驚愕不識所措手
不覺吞聲實涕矣元美素健如鬪馬何至此哉嫂免
身一男子太自慰情幸無恙當難粥也示詩哀激如
秋雨真不可讀竟歌諸婢怡然矣憊困之餘非此人
無此語也

又與元美書

與宗子相書

濟南李攀龍

元美來亟謂子相出遇都門之外信宿而去蕭然各
有江湖之氣也壯哉邢州太守奉職無似罔罔空虛
一日治牘十日爲布衣之飲齋問海內旁若無人郡
城之樓不下百尺西望太行東望漳水北眺神京一
瞬千里歸復雷雨乃歌黃榆諸篇以敵其勢則響振
大陸秋色漂颿頗乎就醉遂極千載品物五子於中
原右宗左徐哀吳郎之去國悼梁生之不祿是時也
與宗子相書

曾昔牧皮爲未狂他豈暇論哉月晦興盡驪駒在道
握手洛水之上黯淡不語某雖僻情旋亦自失也

與戚元戎書

濟南李攀龍

有味乎公之言兵雖稍增而計日可罷者過之財雖
暫益而它日所省者倍焉其猷一何壯哉至謂將官
廢習技而教流黃鉸造之巧以爲奇貨中動貴人遠
事漠北又何痛時弊如此其切也然則天下注意我
公而

聖天子倚重之者當奈何無已則所謂寧置其身于
鍊金銷骨之鄉不枉其道以求悅以求事立云爾斯
與戚元戎書

大忠之定誼矣我公既在久之將習服則自求練卒
卒習善則自求利器況志存報主者多其人之爲
可恃也防秋別議已有成命是文我公之揚爾殷
畧之時也邊陲甚幸里閭寵光在此舉矣

與許殿卿書

濟南李攀龍

某抵東居且二日夜望殿卿來甚急而意不能待
愈成契闊殿卿殿卿萬里生還不當日鼓飲樂邪洪
使君力疾視事又安在哉人苦不知足初某守鉅鹿
時又焉知有三秦之役也徒謂以它遷行爲不苟去
爾柄柄入關乃日夜與二三孺子妾緝蘆而處等於
幕燕一行校閱帖括成山精神既疲披詠漸廢何爲
者乎安得與殿卿縮衿嚼舌雖然道故握手景陽之
與許殿卿書
演以弄白雲元美天下才也然願一當某久矣兄其
爲我職志

與俞仲蔚書

濟南李攀龍

惟梁君備狀起居比躅禽尚古之逸民願執鞭矣私懷偃蹇敢謂氣類亦自一老諸生在田間者耳華山圖生韻古澹披帙如夢斯王安道可知不但前輩多賢新題悲壯雅與爭奇二幅已充庭矣謹附謝章取和諸以惟梁君

與俞仲蔚書

答子與書

濟南李攀龍

異日者携許生逐兔盼子城下掠草而射之不覺鼻頭出火耳後生風批脯而食醉見大介遂西走馬秉燭使君之離雄飲相視扣舷賦詩撰思道故中夜恍慨拊髀於五子復亦不覺髮上指冠意氣交作矣十年之別不可無一晤言如此不佞則爲五子者爲使君非直爲使君也曙發更抵右史之廬散帙揮染戀戀可知踰日乘雪復與右史載酒岱陰諸山谷間栖
答子與書
息諸寺試嘗名理歸卧東村掩關藥物除夕悠悠蔬粥自愛五尺一童子炙被而已是時也不知使君左擁吳娃右抱燕姬與彼海濱遺戮蓼莪焉之二孤泣血相對狀復何似也謝中丞苦愛佳篇三使人索之不佞爲檢百章今所緝采亡慮數十不佞狂僭間易片語勿罪後聞繼奉寄示安得有文章老自知之句在人間其懷身輩諸古愈益渾雅二張氏驟列使君當爲割席耳卽存亡並舉何害邪元美一篇不佞不堪其悲安能使元美見之所謂王生雖僅存其憂

甚死者其不能贊一辭矣

管子與書

子

報劉都督書

濟南李攀龍

始劉將軍之名滿天下不佞願見其人者十年於此矣未嘗不私竊念之挾百戰百勝之功者不免自暴其才而中一朝無辜之謗者不免輒挫其志賢者猶難之也乃不佞以攝海之役執事者儼然辱而臨焉獲承顏色傾益如故先施自致不鄙下交由衷之誼披瀝唯謹有孔明集思廣益之風而慷慨以之卽過意延欸使不佞縱終重別綢繆舟中不自知其盡境

報劉都督書

慨然自失如目前者勿論也不佞既東陌落恬然秋心不犯登塲大閱復觀紀律森嚴士氣距躍技藝精與可蹈水火燔臆便捷投杖記里檠舵之利折旋如活礮石四興波濤響應削柿樹機示疑設伏所徵敘瀘升旄之步閩粵善游之徒三河挽強之騎輩相扼挽唯敵是求乃日椎牛行醵而帷幄自愛也可暴豈其才可挫豈其志乎天旣以虎臣託執事久矣然猶且有激乎宦成之後者動其所必奮堅其所久立云爾大忠完節愈困愈厲而劉將軍之名愈振矣不佞

何能贊一辭卽有問焉攝海之役不佞所以深覲其
美者如此庶取信狂夫以備稱述耳於甚盛德則奚
補焉乃既奉違恍然自失有如目前至今不置非敢
爲誕也

張劉都督書人

二

問華渭諸生策

濟南李攀龍

問潼關於穀函其猶重礎也在昔彊秦建瓴山東注
如決審每一出兵割地効賂有若俯拾山東諸侯合
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道惡爲解則俛仰之勢
異也今天下爲家

聖天子封域穀函不異字下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
虜憑陵數入寇上谷北地間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
河玉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卽有

問華渭生策

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采金甕鹽亡
命之徒以爲有司者難扼潼關而據黃河之津則山
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鄖陽之師
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而稱屯灊上雖欲不棄
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於人之道乎
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其明發念矣何以告我

其徐公敬之傳

濟南李舉龍

公名東始居約時游邑諸生間莫能厚遇久之授弟子室里中非其好也則口嗟乎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即當效魯仲連布衣而排患解紛令千里誦義爾終安能嘔嘔為章句師坐帷中日夜啣其咄畢從學兄服爾自食一會邑富人許公女年二十不嫁欲求貴夫如公者公是時年三十矣乃脫身游女家女家素長者里中少年多侮之即妻公又皆來侮徐公敬之傳人

以當公公問許公豈負是屬而欲報之然此易高耳今我在也而彼皆籍吾家令我不維是子好行皆魚肉之矣亡何微知少年家陰事以令里中里中皆謂少年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劒刺君矣少年家顧且因許翁奉百金願交驢公公乃以所奉百金益市牛酒更召外家宗人及里中父老日高會飲時其金餘尚有幾所趣賣其具日里中少年豈不多索然無奈此牛酒共具我何公既已脫逸陽大賈某氏之阨而某氏日操百金將進公及是公侍酒至暮口不忍獻百

金邑有豪亭父朱某者好衆辱人公一日從旁數之曰朱君太橫哉朱乃瞋目視公曰客何為者居邑屋至不見敬於若乎乃大挫公公作不問一日袖四十斤鐵椎謂朱曰不聞信陵客椎殺晉鄙事乎朱跪曰吾始以先生為庸人乃今知之遂相舉飲謝而去時江南大饑斗米千錢而公門下多糊糲之士然歲入實不足以奉賓客至鬻宅子錢家不令知也公始與諸兄同苦及往許翁家諸兄皆聽公去不收十年之中公益再致千金即諸兄匍匐來稱貸公又未嘗以徐公敬之傳人

無為解焉公嘗謂何知積善好行其德者為享利吾子人若棄之假人若忘之即有償者是自實其義吾不忍為也公蓋慕吳監門卒之為人而游於酒哉朋友相親歡然道故飲可五六斗而醉二三客前奏琴未嘗不為鼓一再行而據地歌矣即長興令召公公又謝病不能往公雖布衣然見邑中長老好問民所疾苦嘗謂長興西從方山來可百里所故不多為陂誠得潞水高下更相受溉可令畝一鍾何憂膜哉城南諸田即患若水暴至然以隄善潰爾禁令廣一二

丈所何慮不障又可樹桑千畝因掘土爲池可養千石魚卽雖汗邪且不失焚牧其中獨奈何棄百世之利不爲乎公既口畫縣中事縣長愈益重公門外時以干旋來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今年

徐公敬之傳

三

中長老共數百頃田何不成也家大人謝曰吾聞興百世之利以親附百姓者邑長吏之事也且吾邑長老居間者終不語今長吏幸而聽我我又奈何從邑中奪賢老吏權乎其爲長者如此

王中丞廷小傳

濟南李攀龍

中丞初以大司徒主事分曹太倉與宦者奉祿米相持也旣聲聞朝廷改監察御史而領度支官者奉尋罷亡何疏尚書錄治大冢宰不奉職狀忤旨謫亳州稍徙崑山令崑山故相某視縣令家監爾卽所欲令爲之不欲屬之雖屬之公弗與爲之故給事中某者公不與爲之矣雖欲屬焉不能也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失也和巨室大臣給事中雖廢然揣上意從

王中丞小傳

一

私家祠有所祈不領於天子之祝官歲時聞上覬復收我者爲之乃相與持一令短長何不至也而公卽又來守吳郡則吳人欲之矣郡別駕某所治逋租者獄纔一牘爾坐在戌籍當遣者六十人捕未得者又三百人公趨謂御史君曰異哉如以微大司馬府中豈無令主伍吏望見籍而走乎戌者一人主送至戌所者二人捕未得者妻子一人捕者一人是子人之獄也御史君勃然震之矣徐某者旣以其貴爲太學生而復持其兄某陰事署而揭之途御史君

以其署按其兄使在遺中公廉知其爲署某陰事者
某也曰兄不義而穢於家弟不諱而播諸國其兄已
髡鉗對主伍吏某安得儼然因爲利大冠若其日
沾沾父老前也乃奪其太學生郡歲以籍錢九千緡
市尚方物輸少府而司寇某者其子欲之公不與也
往來毘陵郡錢六千緡與之已而給事中舉奏司寇
兄之並奪毘陵郡與者官吳郡尚方物至今有司者
市之遂爲令自公始也可謂不畏強禦哉

王中丞小傳

二

錢塘節婦凌太安人傳贊

濟南李攀龍

以余觀於凌太安人何世之論節者之固哉可相勸
而成也可相勸而成亦可相靡而敗烏在其爲天性
哉方太安人撫遺孤纔五月一老姑相依至戚也姑
而姑諷更嫁之諷更嫁之矣乃歲凶復不能具餽粥
供養如姑意罵詈日滿室曰婦何家不可居而自苦
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日所恃族長者而族長者
諷更嫁之作使豪奴益肆侵侮惟產之睥睨而藐諸
凌太安人傳贊
是圖危矣不以扶助德美爲華寵也曰婦何家不可
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孰不受女太安
人尚亦有父在父而父諷更嫁之至今踰年廢歸寧
禮以自絕而猶未置焉往曰女何藏之深也則操挺
劫之至今頭搶地觸几案血流被髮紆而猶未置焉
至今斷髮毀形以相示有父而悖如此者乎曰女何
家不可居而自苦若是如就嫁之者不嫁也人情爲
其子以婦爲其子之孤以婦目爲以婦而姑不然矣
人情族有孤收之以其母有婦庇之以其身而族長

者不然矣。人情欲其女有令名，亦欲已有令名於其女而父不然矣。是三者所遇皆非人情。太安人可以影響自解，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姑？何家不可居？何家之無子？舉產而授族長者，屬姑焉？委之以不可知之子，而且令父自絕於所適，何負夫也？難者曰：姑且老可矣。藐諸之謂何？則季子業以孤寄之矣。曰：是猶相勸而成也。三者所遇皆非人情，而太安人卒能事姑以子。今聖天子下明詔，厥高行見褒，朱轡而守建昌者，孤邪？是靡之而勿敗，則非可相勸而成明矣。

凌安人傳贊

奇宕

今謂太安人自有以存其子，太安人假無子將爲一託計乎？勸之勢緩靡之勢急，緩急非所論。此余所以謂天性矣。故語節而待子，無以處夫無子者也。

太學生聶君以茹墓誌銘

濟南李攀龍

君名鑑，以茹字。其先長干人也。蓋曾大父士誠始遷曲周焉。大父文以高年起民間，賜爵一級。父景岩爲郡功曹時，則生君。君爲兒時，嘗問母郭氏曰：「見年及母，母奚若哉？」曰：「是時兒且以藥裡掩我地下矣。」君遂號泣終日，不嬉戲，弱冠以書入爲太學生。蓋兄事唐山馬健弟，畜渭南李文進之屬，相與抵掌言天下事矣。識者以謂卽以茹疆仕，何國家不可爲及被徵詣京師，則又兄今所謂賢者，卑批峨趨以得人情，備憐焉。猶日懼以冒于罪罟，無不包藏機心，狙伺事會。此升夫色厲而內荏者邪？吾卽何異於鹿豕？又安能效騏驥局促轅下乎？將伏尺蠖以範我馳驅也。是豈其意哉？初，豈願以其訾質患也，輒歸不復語仕進矣。君性好施，子卽母外孫。趙氏者，母襁褓之功也，嘗以謂君曰：「此其田二百畝，趙氏何愛孤乎？」以余觀於以茹山居耕田而得食，不責羽儀矣。起而爲吏，身諛佞者，寵利行不恤鄙夫身雖汗辱哉？用若上爲右試官。

又恐比周賓正爲姦觸大罪。怨及朋友。謫佞安可爲也。念爲倖直奉法不阿。動忤衆枉行危而毀成。倖直安可爲也。是則以茹哉。銘曰。

君子之屯以保其身。有孚于哲人兮。

蘇君墓誌銘

汪次公暨吳孺人合葬墓誌銘

濟南李攀龍

次公生十四而無寵於父也。有奴。昵。眦。父。怒。而不言。公輒奮白挺。詆。奴。無。禮。於。家。大。人。罪。當。誅。奴。蒲。伏。受。杖。乃。自。罷。之。而。中。壯。之。矣。比。居。庭。惡。聲。不。及。犬。馬。父。疾。爲。侍。卧。起。泣。旬。輒。瘳。父。乃。大。驩。驩。之。日。乃。自。燕。代。請。鹽。美。客。東。海。諸。郡。中。而。昆。弟。子。姓。十。餘。輩。亦。因。受。賈。健。公。既。饒。弟。姓。亦。各。數。倍。然。後。報。成。於。父。也。時。東。海。諸。郡。部。使。者。視。鹽。筴。必。召。公。畫。便。宜。有。司。

汪次公葬銘

乃籍公爲鹽筴祭酒。而浙東西皆知汪次公中貴人。景之守浙也。欲賄于賈而誣之法。賈皆亡。至括則獨疏次公名。謂吏此節俠得之。勿問其餘。吏顧得守信。公曰。奈何。以我殺季。乃自詣吏。景目而譴之。公曰。欲賈豈注玄儀也。旦夕且千金爲壽。不忍須臾貴人耳。景曰。吾聞守義不問玄儀。公曰。字也。此中善視賈豈。故不名。公出則實無千金。念給之重。其禍即持券貸。郡帑千金。太守梁公許諾。會劉瑾敗。而景收公得完。諸賈勞公。公謝曰。干支家言我生之辰。適有天氣果。

然蓋戊子六月六日也。公年六十歸自東海老焉。曰安能白首刀錐爲二子虜也。吾所爲修業而息之在此兒矣。蓋中丞公已生者三年及舉進士除黃巖令乃大喜曰孺子試爲吏矣。服駟以轅齒壯則良發朝雁行吾懼其泛駕已。嘉靖戊申八月二日卒年八十歲云。吳孺人者欽之長林人以大父吳公子公而歸公而吳公故客歐括間孺人則勸公受賈吳公也公行孺人爲治室中則室之南宗人疏屬之產十餘家質於孺人孺人無勿應而又不責其子錢居數年

汪公合葬錄

二

公所請者昇腰黃氏也。弘治甲子正月封君良彬生左乳懸疣悉與語合踰月黃氏乃生良植初吳公子次公孺人而諸母譏焉謂孺人曰田家兒乃大而門又安用持葢鞋鎗如諸母爲也。蓋吳公見次公冠田家冠無苛禮謂大而門。尹言鎗者示諸父之有深藏託扁鵲諸母佩組自愛雅容而已。而次公將不良于賈也。後吳氏中廢孺人偏存諸母而置其事云。生七十有八年而卒爲嘉靖甲辰五月五日也。中丞公名道昆督部閩粵有平倭功仲曰道貫邑諸生封君卜

汪公合葬錄

三

銘曰

莫煖於勢。而身是嘗之。莫美於利。而身是颺之。見取於子業乃成。謀得於失政乃行。維道則借其人。孔懷言作之述。以伉茲丘。

汪公合葬銘

四

襲公墓誌銘

濟南李攀龍

處士諱彪字仲威少時嘗爲縣官輸租廣川主計吏以輸者填委謬署處士牒以捐之遣令去矣處士竊念生平義不逋賦稅卽一旦出門輸租縣官何可輒令有離上抵負名乃竟自請輸租也久之又爲縣官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中經相屬也稍稍致之車中而逆旅人意且私之矣乃謂處士持錢百緡猶爲暴藏孰與易之金而橐中裝焉便也逆旅人襲公墓誌銘

固進處士固謝乃馳及前遺錢百緡者視錢百緡亡其車中處士下自致之曰貫得無朽哉輒超乘不顧而去豪長者馮甲嘗假處士宗人粟三十斛矣處士不知也而宗人自馮所來言收債事處士曰吾卽不能贍其族雖有粟降之天猶之露食也且馮君不難指困授爾何可使失要期乎乃爲具三十斛粟償之馮亦不知爲處士粟也嘗謂諸子非其命入無益於得卽當罄糶數奈何欲啖麥飯亦卒然喪喪者覆地上爾不然款款此此口約腹裁雖一錢們之汗出不

能去手老至操財愈急其不才子亦已視產稱貸恣
絀麗游飲詬笑乃翁纖裔作苦宛其逝矣卽倒囊入
息於子錢家甚者卒失業市乞轉溝壑令里閭咄然
相戒寧極愆於生前耳吾豈嘗不慮及是乎處士侃
侃性尤不喜巫祝嘗謂不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已
則情不力穉而徒以禱田哉不已疏乎是爲偃蹇跛
嫗疾廢之婦以爲身狐祥屬鬼而頻行爲祟者彪安
能以八尺軀磬折於前甘令其恐喝數切不敢仰視
已而操吾豚蹄斗酒以往哉由是普濟之東巫祝女
嬰公墓誌銘

子凡以其土偶若桃梗人遷者數十家矣處士其先
東強人六十祖諱全者始徙章丘焉而成而士達而
彥祥而子整而昇昇卽處士父也曾孫男若女十二
人不具其所自出也最實處士家季子哉所爲文章
稱博辯君子余弱冠與游甚驩卽猶與光炳光耀處
諸生中也其年十月十二日葬處士於蟠虬澗之陽
以許邦才所狀示攀龍爲之銘銘曰
不啗于人寧聽于神宜爾子孫振振兮

孟宜人墓誌銘

濟南李攀龍

余蓋自弱冠與許殷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殷
卿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殷卿在郡諸生中又數不第
乃宜人力貧支億甘茶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
言也殷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
宜人勞之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母
據機時耶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復啼於襁間索
殷卿甚急宜人詒之曰而父且至爲而懷果飢啖汝
孟宜人墓誌銘

何啼也且勞且詒達旦矣一日大匱太宜人中扶不
能飯宜人乃捐一空籠由易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
間宜人嘗在蓐太宜人躬爲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
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蓐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
然爲翦中襦結託市數卵以爲隣媪遺也其所曲事
太宜人者類如此殷卿爲諸生不能具衿韉率宜人
染緝疏纁成之不辨其非衣帛而曳革也殷卿守趙
州有裴素將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某家金用爲壽
耳因叱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從素謹嚴犯

無不皆掠於庭者蓋憚於殿卿焉後裝橐家伏臯余
實在邢州屬郡推官郝李君聽其獄廩廩於宜人矣
無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寧萬里太宜人宜人爲若朝
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遷德王府右長史歸凡三
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
府勸中官某氏子弟又有裝橐將寘之而逸者珠珥
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爲有
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閭萬里矣後殿卿
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某氏物何從致之哉

宜人事錄本

二十

然治家人生產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筭衡量焉太
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
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教諸
婢妾不絕卽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
濟南者三年封宜人封宜人若干庸而卒隆慶戊辰
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
云子男一人卽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
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
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朝孫女朝周末聘女五人一

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
繼宗孫谷某餘未聘殿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
列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
日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殿卿游狎
知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閭見謂自健也夫
自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閭之於宜人見謂自健
也夫力貧支慙甘荼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
宜人信自健困于捐篚翦結而不變於裝橐千金卽
不變於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筭百不失一

宜人事錄本

三

宜人信自健憚於殿卿諸婢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
宜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
蓐所而卮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館于甥於
髦髦而脫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
章而譽近於悍又奈里閭何殿卿自狀宜人批脫於
蘇季子朱買臣之取絕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
二子之妻無似耳安有匍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
土千金叱裝橐嗔怒其汚已哉何以有功於廉吏也
不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閭之未有以繫於

豈其備百行集衆美而夫是不宜子是不令以爲太
安人願乎必不能矣據邯鄲君狀太安人性喜施好
聞善言叱咤不出于相正寢之夕大風什屏匿先是
安人見二紫衣女子侍焉意獨奇之矣嘗謁壠值負
芻於道莽然芟也田者復用鉅于巖間卽蹙額稱曰
語固有之壑田及青天廝薪及黃泉其好聞善言如
此卽漆室之憂國奚擇哉承德君名相封戶部主事
先四年卒檢討殷君有誌太安人生于成化某年三
月六日凡七十四歲癸亥八月二十有六日與承德
君合葬平山之麓是爲銘銘曰
以其夫子于姑以其子父于夫維茲壠之永圖

趙氏墓誌銘

二

相勞語邪歸三歲隆慶改元四月九日終于正寢以
生于正德丁丑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年五十一歲配
姚氏子一人曰世卿娶孟氏女二人一許聘王閔玄
一許聘王侍講孫男一人曰勉學女一人未字卜其
年月日葬郡城東祖趙次誌曰信乎吏之無卑也壠
上之役東槩金鼓皆朝廷一令執槩軍國持平
分可自致致卑成尊坐于賊中環視不動苟可安諸
部足危授命生而有所不用而後能用其生也孰與
陳說利害使之自解之爲從容君子曰解官之難於
解寇也不能坐于賊中而能一朝長往邪奚自致有
二也按狀君蓋旣棄官歸之日宅不更隣田不更畔
身與太公恬焉顧所爲諸弟奔走徭賦者不以疲于
棄官自諉可謂孝友爲政克明大誼者哉結髮諸掾
積歲試爲吏一朝棄之無論其年可以爲難矣余聞
之人少宰從游之士以長君則吾門弟子高焉蓋爾
舉德往今觀將仕君之爲人所繇來遠矣是爲銘銘
曰
孰尊是須而卑可踰孰安是斷而危可罹行之既舒

止斯有餘。分不常在天。自致則然。曰君子之阨。

南唐書

徐給事中墓表

濟南李攀龍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鄆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用壁天井山龍見于甯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勞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蓋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產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橐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陂洩

南唐書

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嵒嵒赫然在隄下輒屬吏某所樹所爲棺葬焉而後去詰朝冢橐橐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嵒嵒赫然也繇是旁邑之民來歸者益數千戶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餼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繫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因尅期入逮若固在焉性敏捷一經日卽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之於

監茲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歲歉邑中豪家競相
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
取其償又若謂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今有宿
義公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閭恤之美俗云久
之徵爲戶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于官父某子克敬
世廣信之永豐人鄆人薛晨時爲郡諸生嘗館于其
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
身自出之也零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歉家相
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
後事者甚矣

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卽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
募兵教水戰爲迂而益爲斥守倭安能輒傳城下也
鄆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
盡矣乎然未有爲今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持數
者哉

亡妻徐恭人狀

濟南李攀龍

亡妻恭人徐公宜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刻校微也
嘉靖歲庚寅以適余衿繡不具明年余補郡諸生有
宅一區太恭人遽遷而翦其餘以糊口者三盡則杯
棬既合細靡錠拊爾諸市朝售焉喪久售焉餐無常
飽矣恭人佐太恭人賃縫井白宴然箕帚不滿隅蔭
一壁煬一竈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酉余旣廩諸
生間恭人嗷嗷猶若不能適晦朔所授弟子束修以
上上太恭人雖微必刻以復進始余與廬州別駕郭
君爲諸生同筆研書過余而止之飯恭人葦簾以覆
也前薦惟謹郭君察之假擔薪庚子余舉于鄉明年
置妾蔡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太恭人京邸明年疾
予告隨侍太恭人歸濟南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
京邸丁未授刑部主事三年封安人尋陞員外郎明
年遷郎中明年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癸丑出爲順
德府知府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郡余丙辰上
績得封恭人華推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疾

投効歸濟南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越在田
間凡十年隆慶改元

聖天子覃恩遺佚諫議之臣交章大薦海內二十有
二人與焉而余以一執臬吏自惟不佞方願與恭人
終俱隱之誼乃七月二十四日卒于正寢嗚呼敢狀
之長者哉恭人生五十四年乎人樸耳太恭人雖莊
臨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踰躍若失太恭人
意慈慈然自訟本辟之而反及之命耶性溺愛必躬
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祝艾家姑舉火乎

徐恭人狀

上

益曰首响哺不恤其子之近苦壓而益勸不知其不
敢爲養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闔門與余語妾輩言
事必直致其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
過不少假云嗚呼妻欲惠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
樸於室之相忘也孟德雅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觀
其志七日不答乃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惠也然作使
伯鸞偃蹇已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即舉案莫敢分視
猶之儀耳恭人豈獨爲勝邪無乃默然低頭之乎
蓋德曜有愛患之心矣恭人子二

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氏女曰采女
一人適歲貢生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
出也駒生子二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鯨氏女一曰
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子衡針孫一人曰
維商禾與鳳翔先後殤卜是年十月四日葬郡城西
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南若干步

徐恭人狀

三

祭張隱君文

濟南李攀龍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
斯文章德動物爲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
覺矣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簞者粟百里則負
髫齡纖儉笑笑在疚不振于宗違恤我後宜無忘於
愈疏而不睦以有咎也暇日修孝不宿不藏諸父昆
弟思輯用光婚姻孔嘉匍匐有喪貨財可私本支未
昌敦薄寬鄙微猷是襄此圯族所以爲凶而公自履

祭張隱君文

者祥也又其少而治產適我御窮慨拾仰取力膏務
豐若貨殖於受命謂奇勝之自躬能者輻輳不肖瓦
解彼居息幣唯吾與通若宜無忘於嘗艱而放利以
與戎也未衰戒得積而恩施館有遺裝偕旅罔知緘
誌以還歸慰其嫠非能讓財昔饒爭時激貪勸廉未
俗以移此姦富所以爲下而公自居者奇也又若外
示怯而重爲邪中賈勇而羞使氣里有少年謂我易
與間之長者式復以畏獲金珥於隕華而女泣不生
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降歸就汲窺我

篋筓慮貽之慙趨以引避晚卽廢著簾經遷儒厥季
蜚聲用賓王衢父飲于鄉子薦于藩 詔賜爵以優
老齒及耄而彌尊奚其爲政家惟化原何足以戒善
斯類蕃某等視必達於此邦而與裁於吾黨久矣痛
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邪公豈尚鑒於斯言哉

祭張隱君文



祭恭人文

濟南李攀龍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達是期
貴有今日寧爾所知授而止之不譟不疑中含辯慧
自夫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于寡姑俛焉下堂
懿斯象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孔肯 匪子而靡親
尸喪勸學孰百其身謂壹政莫大主器而承家實在
後人中節委勝託息茲倫亦既抱孫受福不那于
效我劬勞孔多代終有慶遑恤其他撫遺
祭恭人文
奈蘊結之云何

祭侍御太夫人文

濟南李攀龍

蓋聞夫人令德惟貞淑慎爾止以憲相內外傳伊始
家以慈母國乃拂土襁褓之功謬哉君子設俎秩秩
攬轡淵淵蓋屬之毛裏聰明自出寄之耳目謀哲其
諧也信蹇節不可謂非性而氣質 旨矣某等
論思一臺伯夔仲龍澄清四方協恭奮庸其將以知
興之所從嗚呼已矣徒悲烏鳥之私未遂而列栢
祭無逢矣

祭侍御太夫人